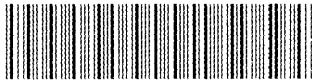


景印
說文
釋例

世界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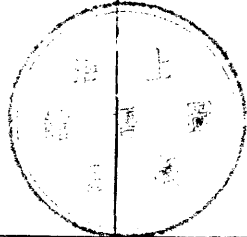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05B

王筠撰

說文釋例



世界書局印行

今天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爲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偁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讀者乃視爲類書，不已昧乎？惟是引據之典，時代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續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惜則其蔽也。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大。徐之識遜於小徐，小徐之識又遜二家。治說文者以二書爲津梁，其亦可矣。然聞人食肉而飽，究爲飽人之飽，不如自食之之誠飽也。聞人衣裘而煖，亦爲煖人之煖，不如自衣之之誠煖也。夫飽煖者，喻之以意而不可宣之，以言苟不自飽煖，亦安知人之飽爲飽，何若煖爲何若，且安知人之飽者，或不免於飢煖者，猶不免於寒乎？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讀說文而樂之，每見一本，必讀一過，卽俗刻五音韻譜亦必讀也。羊棗膾炙積二十年，然後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犂然辨，哲具於胸中，爰始條分縷析爲之，疏通其意，體例所拘無

由沿襲前人爲吾一家之言而已夫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乃往往不能識者何也則以其卽字求字且牽連它字以求此字於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識矣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中鳥鹿足相似從匕斷鶴續鳧旣悲且苦苟非後人所竄亂則許君之志荒矣夫讀古人之書不能爲之發明卽勿塗附以豐其部而說文屢經竄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尚有幾何大徐校定時猶有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苟能審慎而別白之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乃復以私意燭亂之不能不謂爲功之首罪之魁矣今據二徐本拘文牽義以求之未必合許君意卽未必合倉頡籀斯意也特以長夏養病用此自遣賢於博奕云爾道光丁酉七月三日安邱王筠萊友自序

說文釋例目錄

卷一

六書總說

指事

卷二

象形

卷三

形聲

亦聲

省聲

一全

兩借

以雙聲字為聲

一字數音

卷四

形聲之失

會意 正例三變
例十二

轉注

卷五

假借

形飾

籀文好重疊

或體

俗體

卷六

同部重文

卷七

異部重文

卷八

分別文

累增字

變例 疊文同異

體同音義異

互從

卷九

展轉相從

母從子

說文與經典互易字

列文次第

列文變例

卷十

說解正例

說解變例

一曰

卷十一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同意

闕

三六

三五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說文釋例

目錄

一

讀若直指 四九 改篆 六六

讀若本義 五三 觀文 六五

讀同 五七 糾徐 六九

讀若引經 五〇 鈔存 六三

卷十二 存疑 一三三篇 六六

讀若引諺 五五 卷十六 七七

聲讀同字 五二 存疑 四五篇 七七

雙聲疊韻 五三 卷十七 七六

挽文 以下皆
肌說 五五 存疑 六七篇 七六

衍文 五三 卷十八 八〇

卷十三 存疑 八九十篇 八〇

誤字 五五 卷十九 八六

補篆 五九 存疑 十一十二篇 八六

卷十四 六元 卷二十 九六

刪篆 六四 存疑 十三十四篇 九六

邊篆 六四 存疑 九六



說文釋例卷一

安邱王筠貫山學

六書總說

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顏注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筠案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為是通志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

案會意形聲誠為繼起若象形指事各立門戶相對相當不可分本末特以虛實論之形先事後耳似不可言為本形不可象似當云無形可象則屬諸事

不可分本末特以虛實論之形先事後耳似不可言為本物亦有會意字林處之類是也似不可單承指事

足而後假借生焉不言轉注者上文云諧聲別出為轉注業誤以轉注并入形聲中故不及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

觀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說似未確余弟範曰說文開卷即列

一上兩部故先之也余笑曰一畫開天無所不統矣然是說仍未

確姑存之

造字之本此句未允說見後

顏注承用說文惟察而見意不同今本案視而可識指字形言察而見意指字義言今本似無分別蓋顏籀所據為古本也印林曰物與屈識與意誼與搗名與成首與受字與事皆叶韻作見則非韻

周官保氏鄭注六書象形會意轉註此字似誤漢時恐未有此字然足證自古相傳皆以注為訓釋也處事假借諧

聲也賈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

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

武會合人意以合訓會是也然謂合人意則非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

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通志曰立類為母從類為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為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為主而轉其母似即此說故名轉註

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不特與說文背果如所言是會意也

各有其處處事者處置此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

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以造字之本言之則云諧聲自可蓋先有江河之名而後有江河之字其所以成字

者在工可之聲故曰可也若以用字之法論之則云形聲乃為賅備如杠柯亦以工可為聲而既以未定其形則杠為步渡柯為斧柄矣不得偏重聲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

以工可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鵠

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印林曰說文有是上聲

是上聲

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闐。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闐。闐。仍是外形內聲。衡從角。大會。意非形也。銜則純乎會意。當多以闐。闐。闐。等字。而從行聲者。無在外之字。可易。惟銜。從行省聲耳。此形聲之等有六也。

鄭注次第即不可曉

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案張氏既引保氏。則所列各目。當出鄭注。而次序不同。今本或張氏所據。

鄭注為未經倒亂之本。賈氏別據倒亂之本。乎。然二人時代不隔。疑莫能明也。

賈疏尤謬。特以其為古說。列諸卷首。而以鄙

見附書於左。

筠案此書名以說文解字者。說其文。解其字也。通志曰。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是也。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為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為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既分經緯。即不得名曰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詩有六義。亦以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說文敘解釋六書。乃全部之條例也。然考之說解。言象形矣。云從某從某。即是言會意矣。云從某某聲。即是言形聲矣。而指事。惟於上下二字言之。仍不出敘所言之外。且下字說解。小徐作從反上為下。大

徐始作指事耳。餘惟叟字。大徐曰：指事，專巴二字。大徐引小徐曰：指事，然叟以會意定指事，非指事純例。專以會意定象形，巴則純乎象形。蓋二徐皆不知指事也。故繫傳多誤以會意爲指事。大徐不引，則勝小徐之一端也。若夫轉注假借，則全書未嘗言及。遂有謂許君明於象形諧聲，昧於其餘者。噫，是未潛心之故。豈可以訾許君哉！凡其或言或不言者，皆屬詞之體當然，而非有明昧於其間也。說文每出一字，必先說其義，後說其形。此定例也。如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此字義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此字形也。苟不出象形二字，將何以爲詞哉。至於轉注假借爲形事意聲四者之緯，故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老從人毛匕，則會意也。考從老省，乃聲則形聲也。以此推之，凡轉注字皆其故知轉注假借，即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乃用字之例，非造字之本。仍以敘文所出之兩字見其例。則欠部歛歛也。歛歛也。言部諷誦也。誦諷也。同在一部，是謂建類一首。其訓互通，是謂同意相受。至明白矣。設於歛下云：與歛轉注。諷下云：與誦轉注。人將不訾其不知轉注轉訾其不成詞矣。然考老同部同義，而且疊韻。此例之至狹者也。從而廣之，則交部叟袞也。衣部袞也。雖非建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也。更推廣之，爾雅釋詁則尤浩博無涯矣。獨是敘於假借舉令長爲例，而本字下竝其假借之

義不見較之考老似尤疏闊者。則以全書說解半皆假借也。卽以開首一句言之。惟凡思也太滑也。是惟初太始一句。卽有二字假借。苟依本訓。而曰思初滑始。尚可通乎。然則假借者觸目卽是。啟口皆然。其不待強聒。又彰彰矣。惟六書之中。指事最少。而又最難辨。以許君所舉上下二字推之。知其例爲至嚴。所謂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物有形也。而事無形。會兩字之義。以爲一字之義。而後可會。而上下之兩體。固非古本切之一。於悉切之一也。一有訓爲天者。然以解下之一可也。若以解上之一。則物有在天之上者乎。且奚必在天之下。卽吾之局脚几。在書案之下。獨不爲下乎。則此書案卽下之一也。是以天解下之一。而亦不可也。一有訓爲地者。然以解上之一可也。若以解下之一。則物有在地之下者乎。且奚必在地之上。卽吾之此冊。在書案之上。獨不爲上乎。則此書案卽上之一也。是以地解上之一。而亦不可也。惟有二上二下。以兩畫成爲一字。上下本非物也。然視之而已。識上下之形。兩畫旣皆非字。則幾無以爲義。然察之而已。見上下之意。總之以大物覆小物。以大物載小物。於是以長一況大物。以短一或一況小物。了然於心目間。而無形。

之事。竟成爲有形之字矣。然而短一縱橫。惟意長一可橫。不可縱者。何也。此小大之辨也。博者必厚。其縱數不待表而著。小物則或博而卑。或狹而高。要爲大物之所能覆載而已。試觀天之下。地之上。山嶽則巍然峙也。是上下之形也。邱陵則逶迤相屬也。是二二之形也。明乎此而指事不得混於象形。更不得混於會意矣。余於其他偶舉爲例。惟指事必盡出之。段茂堂嚴鑊橋皆知指事而不盡言。蓋將待我開山也。故逐字區其族類。以告來世。

六書次第。自唐以來。易其先後者。凡數十家。要以班書爲是。象形指事。皆獨體也。而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會意形聲。皆合體也。而會意兩體皆義。形聲則聲中大半無義。且俗書多形聲。其會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卽此足知其先後矣。轉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後亦不可淆者。轉注合數字爲一義。假借分一字爲數義也。故以六書分爲三耦論之。象形實指事。虛物有形。事無形也。會意實形聲。虛合二字三字以爲意。而其義已備。形聲則不能賅備。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鍊之以火。鎔。一。字。其器兼用金木。而皆分爲兩體。此尤不能賅備之明驗也。轉注實假借。虛考自成爲考。老自成爲老。其訓互

通而各有專義也。卽楸椽挹杼同爲一物一事而名從主人各有所謂而不可改也。若夫令爲號令而借爲令善長爲久長而借爲君長須於上下文法求之不能據字而直說之故爲虛也。凡變亂班書之次者皆不察其虛實者也。

班志列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何也。形聲一門兼象形指事會意以爲聲於省聲尤可見矣。肘從肉寸會意故紂耐等字從肘省得聲苟不先有會意之肘將何以爲聲乎。此舉大體而言古文亦有形聲

字如言字是也篆文亦有指事象形字如古名乙後名燕是也

一字之蘊形聲義盡之卽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統之卽如天字一大其形也顛其義也他前切其聲也兼明之而一字之蘊盡矣象形形也指事會意義也形聲轉注假借皆聲也夫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專屬之聲者假借固無不以聲借也有去形存聲者石鼓文其魚佳可卽維何也是謂省借有字外加形者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當作盍商頌百祿是何儻何其本義也左隱三年傳引作荷是也是謂增借而省之增之其聲無不同者故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同之字如禮云射之爲言者繹

也。知射古音繹。繹數同從畢聲。振鷺在此無數。中庸引之作射也。凡云古字

通用者乃注疏家體例固然。實係以聲借用。非其字本通也。首手尺亦皆通則亦無不可。通此類以不效古人為是。

至於轉注則同一物也。而命之者不同。

則字不同。同一事也。而謂之者不同。則字不同。古人用字貴時不貴

古。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時不同也。草筆弗不律地不同也。皆取其入耳即通也。推之周人言山必南山。衛人言水必淇水。豈以遠稱博引為豪哉。今人好用古字。乃不足之證。非有餘之證。文之雅俗在乎意義。不在字體也。

取其地

之方言。而制以為字。取足達其意而已。而聖人所生之地不同也。唐虞三代。遞處於山西河南陝西之境。孔子又生於山東。各用其地之方言。不得少轉注一門矣。故同一持也。而縣持曰挈。脅持曰拊。閱持曰揲。握持曰摯。則不同也。然此猶有縣脅閱握之分也。乃揃。搯。批。抑。皆粹也。姦。媛。皆美也。娛。媿。皆樂也。義無異而名不同也。以至爾雅釋詁。一名而累數十字。未已。是又兼假借而為轉注者矣。蓋意有輕重。則語之所施。亦有輕重。是以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為其數義也。口中之聲同也。轉注者。數字而一義。何為其數字也。口中之聲不同也。故其始也。呼為天地。即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為人物。即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是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後也。有是聲。即以聲配形。而為字。形聲一門之所以廣也。綜四方之異。極古今之變。則轉注之所以分著其聲也。無其字而取同聲之字。以表之。即有其字而亦取同聲

之字以通之。則假借之所以蒼萃其聲也。是聲者用字之極也。聲之時用大矣哉。

聲音遞變。字以孳焉。卽如母。古音如米。玉篇。嬾。莫奚。莫移二切。齊人呼母。嬾。乃弟切。母也。姐。茲也。切。引說文。蜀人呼母。案。彌。米音近。爾又彌之聲。今呼。嬾。如乃。玉篇補文。女蟹切。乳也。音與乃近。則以雙聲字當本字音也。且古音疽。又米之聲轉。然則。嬾。嬾。姐。三字。仍是母字。其聲既變。其形因以變耳。廣韻。媽。莫補切。母也。案。今俗呼爲馬平聲。蓋馬古音如某。是又母字之變也。惟孃字別一音。不由母字變耳。又如古謂之糗。今謂之麩。幽宵古音通轉。是以如此。玉篇。糗。有尺沼切。是卽麩之音也。印林曰。母古音在之部。米古音在脂部。謂母古音如米者非也。今人之口舌之脂不能別。非古音本然也。然求古音近米而屬之部之字。竟不可得。吾無以譬況之。江晉三諧聲表。與某字並定爲古莫海切。部分是矣。從之可也。然母米雖不同部。其轉音則相似。所以母轉而爲嬾。嬾也。嬾。嬾。並由尔得聲。與米同在脂部。嬾又轉而爲姐。爲媽。且聲馬聲並魚部。蝦。螻。母與雨韻。當卽是讀姐讀媽也。卽孃字亦未必不由轉音。蓋魚部字與陽部字。古亦相轉。如離騷九疑。續其並迎。與告余以吉。

故韻迎印聲古音在陽部春秋寶乾圖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呂廣爲韻皆魚陽通轉之證然則孃即姐媽之轉未可知也譬之我爲吾爲予又爲印爲媿爲陽亦此理也至馬字古音亦不如某某之部馬魚部江晉三定爲莫戶切是也

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爲影與神更不能以它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如天以一大爲形惟天爲大故無與二且包乎地之外豈不在人之顛乎既在顛斯必有他前切之音不能讀爲地讀爲人矣卽地爲形聲字然亦聖人先名之爲地而後以土定其質以也諧其聲故天曰神地曰祇而許君之說神祇也曰天神引地祇提其音各相近也乃後人說字或如介甫於形聲字鑿求其義或離字形以冥按其義或附會他字以求此字之義豈有當乎

許君之立說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造字形故其說義也必與形相比附其直以經典說之而無書曰詩曰之等者皆本義也經典不見本義者遂及漢賦漢賦又不見者博訪通人故有恆見之字而說解反爲罕見者爲恆見之解與字形不合也利自

此生蔽卽自此生。反古復始。其利也。古義失傳之字。形體傳譌之字。必欲求其確切。遂致周章。其蔽也。

印林曰。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十五曰。麾今作搗。同呼皮反。又卷一曰。

手指曰麾。謂旌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案說文無麾字。指麾之說見

摩下。

筠案。旋下打。下皆云指麾。

則麾卽摩也。手指之說見搗下。

筠案。搗以裂爲正。義其。手指一說則與摩同字。

則搗麾同字

也。說解中指麾作麾。蓋許之說解。原用隸書。隸無其體。不可朶造。猶篆無其體。不可朶造也。篆用摩而隸用麾。使人一見而知篆之摩卽隸之麾矣。鄭康成注周禮。經用古文者。注仍用古文。亦此意。今人字字依說文點畫。強造以爲古。豈許君意哉。筠案印林此說。爲拘泥者破其所挾持。如璫下云。桓游旅下云。流。尤其易了者矣。

部首本無深意。祇是有從之者。便爲部首耳。如延字。可隸及部。然以延字附其下。則從延。人聲。文義不順。故不然也。然亦有無從之字。而爲部首者。則必象形指事字也。如能熊罷。本一類之物。然熊在能部。可也。苟以罷字附其下。則從熊。罷省聲之詞。不順。故能字獨爲部也。是以有可附麗者。卽象形字。亦或在部中。如互附笠下是也。不得以始一終亥。大體有義。遂依小徐部敘。字字求義。如序卦傳之不可

遂易者以致周章不通也。

象形指事字。必是三古所作。而許君附之他部而不使自爲一部。以符制作先後之序者。亦有其故。象形字之不爲部首者。𠄎附田部。𠄎下。𠄎附又部。𠄎下。朋附鳥部。鳳下。𠄎附采部。番下。𠄎附禾部。秝下。𠄎附金部。鏗下。互附竹部。笠下。𠄎附艸部。蕘下。此許君省繁爲簡之法也。苟以𠄎。𠄎。朋。𠄎。𠄎。互。𠄎。爲部首。而以𠄎。𠄎。鳳。番。秝。鏗。蕘。爲之重文。則多此八部。與全書以小篆領字之例不符。故雲。裘。箕。旻。旻。爲部首。而仍不以𠄎。𠄎。求其冠部。爲霽。籛。籛。三字無所附麗也。若其他之一字爲部首者。惟它有重文。蛇可以入虫部。若夫冢有古文兕。而兕不可入儿部也。𠄎。有古文𠄎。然將入田部。則川爲主義。將入川部。則失增。𠄎。爲。𠄎。增。𠄎。爲。川之義也。至於鳥。馬。則以下半相似。入之鳥部。主以上半相似。入之𠄎部。壺以口義可附。入之口部。故知五百四十部者。欲其分明。而苟有可附。卽附之。不欲其零星混目也。惟𠄎。萬。回。三字似當各爲一部。𠄎。象電形。當是古文電字。不當以爲指事兼會意字。萬亦象形。不當以爲從內。回字象淵及雷形。小篆回變錯也。指事字之不爲部首者。𠄎。附鹿部。麗下。與𠄎字一類同意。𠄎。本。田。𠄎。加。田。

仍是本義。爾本兩鹿皮，加鹿仍是本義，故可入其部也。凡此類字，皆是遞增偏旁，會意字亦有之。或筭爲正文，域、腊附其下，次序爲合、衡爲正文，與附其下，則次序不合。可知許君亦多因便，初無一定不易之例也。

指事二字，須分別說之。其字之義爲事而言，則先不能混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它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混於會意形聲矣。以是而名爲指事，斯爲確見也。卽以許君所言日月、江河、武、信考老、令、長、明之、日、月、江、河皆物也。令、長既借爲官名，則人類猶之物類也。其字義先不屬事，無論已。武、信考老則皆事也。而武從止戈，信從人言，老從人毛匕，皆屬會意。考從老省丂聲，則屬形聲。凡皆合數字以成字，初無不成字者。介乎其間，是字義屬事，而字形不屬指事也。知其不爲指事者，而指事者出矣。若聿乃人爲之物，巴乃天生之物，且其字皆象形，而小徐以爲指事，豈不引人入歧路乎。故吾強聒而不舍也。

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旣夕禮注，今文銘皆作名，或據此二事，以爲許君於儀禮概用今文，是又耳食也。茲於許從古文者備記之，以明

其無所偏主焉。士冠禮。古文紒爲結。髟部說解結字屢見。糸部不收。紒。士昏禮。今文阿爲廐。广部不收。廐。士相見禮。徧嘗膳。今文云。嘗膳。口部不收。咄。聘禮。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又見梧似籍之誦釋詁則作逆。言部訝相迎也。今文赴作訃。言部不收。訃。古文資作齎。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知其依古文作解。士喪禮。今文髻爲剔。刀部不收。剔。古文褶爲襲。衣部不收。褶。古文髻爲耆。髟部不收。髻。既夕禮。古文甌皆作廡。瓦部不收。甌。今文杆爲梓。木部不收。梓。今文掘爲坻。土部不收。坻。士虞禮。今文沒爲醜。酉部不收。醜。以上皆從古文。不從今文者也。又有古今文竝存者。聘禮。今文竝皆爲併。古文餼爲既。此四字說文雖收于各部。而考其音義固同也。特牲饋食禮。古文饅爲糇。則收爲重文者也。至於士冠禮。古文儷爲離。案鄭注。儷皮。兩鹿皮也。說文麗下云。麗皮。納聘兩鹿皮也。許君於古今文之離儷。皆所不用者。易傳曰。離麗也。許君宗孔子之說。故不用假借之離儷也。

凡依傍一書而成一書者。其心思必苟。其目光必短。雖幸而傳。亦必不久。無論它書。卽經亦不可依傍也。許君之精神。與倉頡籀斯相貫通。故能作說文。所引經典。聊爲印證而已。今人之精神。必出許君之

前乃能與許君相貫通。而可以讀說文。所讀經典亦聊爲印證而已。神禹之鑄鼎也。渾然大物也。雖百物皆備。兼具神姦。然使玩其一物。自謂識鼎。則必爲螭彪。蝮蝮所侮矣。史記似此。鼎說文亦似此。鼎皆洪鑪所鑄。渾然大物也。故觀其會通。則說文通矣。枝枝葉葉而彫之。則說文塞矣。宋元人好訾說文。今人好尊說文。乃訾尊雖異。病根則同。皆謂其爲零星破碎之書也。今人所以尊之之語。有訾者起。卽取以實其所訾。而許君真無詞矣。不知羣愚謗傷。固等蚍蜉。而爲羣經之鈐鍵者。亦何待於尊乎。文字在先。祇如計帳。經典在後。煥乎文章。故引伸假借。其用不窮。中古有此語。而上古無之者。卽別造一字。上古有是語。而中古無之者。卽其字雖存。而古義遂湮。祇傳其通段之義。故許君說字有支詘者。如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之類。要當以意逆志。不可援爲話柄也。

許君自敘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部首之大綱。以義爲次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部首之細目。不能據義者。以形相系。而濟其窮也。自唐李騰以其叔父陽冰書集爲部首。謂之說文字源。見崇文總目。及金石錄。林罕因之。亦謂之字源。此篤信許君而失其意。

者也。說文重別，故立部首以統之。若謂之字源，則惟象形指事乃可謂之源耳。然互乙皆象形之純體，下中丿冫皆指事之純體，而附於它部者，以其無所統也。部首而從他部所屬之字者，凡三十七，如異鼻皆從丌部之畀，史用皆從一，部之中不當以畀與中為源乎？且形聲字之不得為源也，人所易明，而彘從大部之夸，黃從火部之艾，何以解之？是知尊說文者尚不知所尊，則毀說文者愈不足置辯矣。經書亦論前後輩，又有後人改易今日之經，有非許君所見者，亦有所收非古經所有者，無論其他經典，豈有小篆小篆之作，所以適時必多溢於經典之外，今執說文某字為某經某字之正字，誣也。文選薛綜注引許氏記字，非說文解字別有此名也。緣各卷首題云漢太尉祭酒許氏記，孫鮑二本尚存此語，毛本皆作許慎記。故薛氏云然，蓋尊之，故不書其名，猶毛詩題云漢鄭氏箋也。當依許沖未加南，關二字茂堂說是。

指事

許君敘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案天地閒物與事而已，有形者謂之物，故虫黽之屬，至渺小矣，然亦有形可象也。雖狀物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

或流於指事。物能生事也。無形者謂之事。故言上下而極諸天之上地之下。如此其大亦第有事可指而已。雖狀事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亦或雜以象形。則爲是事者所用之物也。惟是許君舉上下以見例。乃例之至純者。日月之類皆然故余區其類竝著於左。

一之所以爲數首者。非曰此字祇一畫即可見一之意也。果爾則一畫成字者爲部首者十八字。列部中者二字。何者不可以爲一字哉。此卽卦畫之單。乃一畫開天之意。故平置之。

三下云從三數與二下云從偶同詞。不言從兩一從三一者。一象太極。二象兩儀。三象三才。不必由積累而成也。顧此從字與它不同。祇作象字用耳。甲下云從木戴孚甲之象。以象形字而言從亦猶此也。以二從偶推之。一下何不言從奇。此五百四十部之首。不可言從也。猶乾卦冠乎全經。大象但云天行健。竝乾字不出也。

一下云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少木之一當引而上行。物生必自下而上也。王字亦然。上達之意。玉之系自上而下。十亦然。一字不著一物是事也。

中字形義皆誤說詳繫傳校錄

八下云象分別相背之形案指事字而云象形者避不成詞也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說解云象形者皆然


采下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據許說似是借形以指事然非也且吾意直是象形字與番蓋一字也

行下云從彳從亍吾嚮以爲會意由今思之許君卽字形言之耳謂之會意卽失許君意矣人之行也必以兩足而步字已從止少矣於是行字象兩足之三屬上兩筆股也中兩筆脛也下兩筆趾也股脛趾皆動是行象矣彳亍二字則由行字分之而各會其意非行字合彳亍以會意也與片從半木同不與秣從二禾同何也人必不以一足蹠蹕而行也既無此事而有彳字足知其爲由行字分也行字由人事生彳亍又由行字生是謂減體會意彳小步也爲其由行字省之故云小也亍步止也爲其從反彳也若行合彳亍會意是左行右止矣豈有此事乎

谷部酉下云舌兒從谷省象形古文作酉案云兒卽屬事而谷與舌

各自爲物，初不相涉。許君蓋以酉字無可附而，古文有夂與谷，上體同，故以字形相附耳。一象脣，口象舌，或人或夂，皆象舌上之理。舌出脣外，以舌鉤取物也。說文無𠵽字，此其是矣。韻會十四鹽，𠵽，說文相謁食麥也。從食舌聲，又鉤取也。孟子是以言𠵽之也。案黃氏誤說文相謁食麥之字作𠵽。玉篇同，別有𠵽字。云古𠵽字，明非說文傳譌也。又案酉與𠵽之下半，皆外象舌形，內象舌理，甚相似。○經義述聞卷八，肉物條，引行葦毛傳曰：「𠵽，𠵽也。」又引說文曰：「𠵽，谷也。」案今本作「𠵽舌也」。伯申先生蓋據毛傳以舌字爲譌而改之也。不知許與毛不同，不可改。說文谷之或體作𠵽。云口上阿也。𠵽在「𠵽」部。云舌也。象形。舌體弓弓，「𠵽」下云「𠵽也」。深也。艸木之𠵽，未發，𠵽然。以𠵽釋弓，知兩字同義。惟𠵽象舌形，故可兼象𠵽形。若象谷形，豈有似上阿之花乎？詩釋文引說文：「𠵽，舌也。」又云：「口次。」通志案本肉也。此句或不玉篇廣韻皆云：「𠵽，舌也。」其重文，脣。玉篇在肉部，亦云舌也。如說文傳譌，不應一切書皆譌也。詩釋文又引通俗文云：「口上曰𠵽，口下曰𠵽。」則是𠵽在舌之上，𠵽在舌之下，兩兩相對，證知不可以𠵽爲谷。然亦不同說文。○爾雅釋草：「欂櫨含。」郭注未詳。釋文攬俱縛反。然則欂者譌字。玉篇無之。案以毛

傳臆函也推之攬橐含者三字各爲一名皆蓓蕾也谷部之重文有
啣臆攬臆同韻含函弓同音皆假借字也橐雖無徵然橐橐盛物腹
必果然猶今人謂蓓蕾爲豚胎豚胎者大腹也皆比象之名也蓋釋
草篇自淪笋莖華榮以下皆通言之惟卷施一條雜其中是一物之
專名猶釋木木自槩神以下皆通名惟縱檜是專名釋蟲翦醜罅以
下皆通名惟螟蟻賊蝨是專名也以說文校之則笋莖華皆榮也葍
芟芟乃
莖爲芟皆根也攬橐含下連華芩也則攬橐含爲未開之蓓蕾而芩
榮爲已開之華正相連屬也

巾下云象形實指事字也山有山形水有水形惟其爲物也巾是何
物而有形哉且其說曰相糾繚也糾繩三合也繚纏也則是巾象繩
形也一曰瓜瓠結糾大徐作巾而徐小徐者與上糾
繚同意皆以糾釋巾也起則巾又象瓜瓠形也且部中
苒字說云艸之相巾者是凡物之糾纏者無不可用巾也況云相巾
是作動字用矣乃許云象形者凡物相巾必有形也絲之古文亦
相糾形也然是一物故其糾也必交互則此物纏於彼物之上篆但
有糾之之物之形而無所糾之物之形故其糾也不交但據所見而
已糾之之物初不斷絕也

業下云叢生艸也。似是象形字。然下文以業嶽申之。則疊韻形容字也。知爲指事矣。此部所以次平部後者。形微似耳。○業字之意。全在首四筆。

爪下云。爪也。覆手曰爪。象形。𠂔下云。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也。許以𠂔說爪。二部一義。案𠂔部字。及它部從𠂔之。𠂔執。𠂔三字。皆持義。不誤。而以爪爲持。則似誤。爪俗作抓。把搔其義也。本部乎從爪。子。爪其子也。大徐之說。則是又而非爪也。爲下云。其爲禽好爪。非好執持也。他部從爪者。受虞采。采。皆把搔義。再。纒。纒。則執持義矣。至印。泉二字。則直作又字用矣。從其多者論之。以把搔爲主也。蓋執物者指不必向下。搔物者指必向下。此指事之明驗也。

鬥全體指事。非從𠂔。𠂔也。廿年前初讀說文。所見閤合段氏。由今思之。此所謂據形系聯也。鬥部前承𠂔部。部中有𠂔。讀者卽昧。無容不見。此必許君元文。非經校改也。說云。兩士而士無作𠂔者。卻似手字。許不謂手也。設曰從𠂔。𠂔。則𠂔。𠂔之訓。皆曰持也。戰士豈似鄉鄰之鬥。互相揪扭乎。是徒搏也。何兵杖之云。○虞下云。鬥相𠂔。不解也。案鬥與𠂔連言。似鬥可從𠂔者。然此正所謂鄉鄰之鬥也。故下文又申之曰。豕虎之鬥。不相捨。則是一與一也。非兵連禍結之謂。印林曰。疏

解許義祇得如此說。然吾未聞鬥者人在前而兵在後也。筠本懷此疑。印林乃發之。因思弓所從之弓與戢所從之己蓋同。均非人已之己。戢亂也。己象交構形。蓋構我二人。是以交亂四國也。然則戢之爲執非徒操持。乃是別擇料理之意。其物紛紜纏擾。故以弓象之。手以治之。故從手。戢之弓環繞工之上下。思之弓環繞手之上下。其狀亦同也。鬥卽是從戢。屮關下云。關連結鬪紛相牽也。卽其義矣。許說似誤。九經字樣云。說文從二乳。孝經詁章釋文云。兩乳相對。則今本作兩士。誤。屮亦後人誤增。鬥乃會意字。與鬥從二戶同。

卜字。許君亦無灼見。故存兩說。要是指事字。印林曰。卜義當宗前說。兆之縱橫自有兆字當之。







兆之古文𠄎。象灼龜之煖。水象龜兆之縱橫也。段氏以爲八部八字。非也。篆文𠄎則會意定指事。


爻字。孔子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交則變矣。故象其交。必兩交之者。象貞悔也。余弟範曰。易大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孔子於小成卦不言爻。於重卦始言爻。故小司馬三皇本紀曰。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爻字當著紙平看。不可如艸木字封起看之也。仰觀天棚。得其狀矣。

子蓋全體指事。釋詁疏引說文曰：推子前人也。象兩手相與之形。較今本爲完備。而其義亦不煩言而解。

乃字屈曲以象其難。


亼下云三合也。案合自是事。而許云象形者。物合必有形也。不言指三合之事。避不成文也。吾所以知爲指事者。以三筆合之作亼形。以三墨合之。亦作亼形。豈如日月山川之有定形哉。出入皆事也。入之形向內。出之形向外。是指事也。

乇衆皆全體指事。許君云象形。○衆部次乇部後者。衆之古文。即從乇也。玉篇作。少一畫。初字篆文。亦或作。勿勿皆象形。無分多寡。但與文弗切之。勿有嫌耳。乃勿篆韻會又作。○乇下云艸葉也。衆下云艸木華葉衆第書之爲衆。其意自見矣。如此畫折枝者。然其莖在上。花朵在下。唐韻五支作云草木葉衆可證。 。則以會意定指事。左從乇爲

葉。且有根莖。自下而上。右象下衆之形。自上而下。𠂇爲正面形。

則側面形也。其首當連於左。傳寫斷之耳。

口部中字。有中實形。有中虛形。有實形。有虛形。有二而一之形。皆指口字言不兼所從之聲言。天體之圓。無閒者也。此中實形也。中規之圓。則中空形也。圍圍有

周垣亦中空形。而又爲實物之形也。國雖實有封疆，亦有實形。然犬牙相錯，不能正方形。正圓則虛形也。回圖圍皆虛形也。而籀文雷從回，淵爲回水，旋爲回泉，則旣爲雷形，又爲水形也。囟之率鳥也。或以囟或以籠，則口又兼象罔與籠，是二而一也。何也？口非物也，非物則是指事。○竊意回字爲正，小篆變爲回，整齊之耳。當自爲部，象形字也。許君望文爲義，蓋誤。印林曰：口古蓋作○。讀若圓，員從口聲，其證也。唐韻讀羽非切，乃以圍之音破之，不知圍韋聲。故羽非切，口何由得此聲乎？凡圍圓員古蓋皆用此一字，後乃益孳益多耳。又曰：口讀若方，蓋卽方字，其形正方，亦可證圓之當作○。筠案革下云：口聲，印林說似誤。然皮之古文及革皆從○。有毛曰皮，去毛曰革，柔之曰韋。三字同物，故所從亦同。○祇是象形，非口字也。殆口譌讀圍之後，始改韋字，說解爲口聲耳。終恐印林說是，如其不然，則是○本有圍圍兩音也。

口與口同意，祇畫其三面者，與口相避也。印林曰：口是方形，與口同意。

囟下云：窗，本作窓牖麗廈闔明也。象形，案此字之形與囟相似，皆是外

匡內櫺而不得與白同爲象形者。取義于麗廬闔明也。

母下云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案此是全體指事。並不
必言從一。母以穿爲的義。持字牽連及之。上言物。下言寶貨。欲其該
備也。其實貨貝而寶龜。龜亦無事於母之。祇謂泉貨耳。下文貫下云。
錢貝之貫。猶漢言緡。今言錢串。是母虛而貫實。要之母字足該貫義。
貫蓋後起之分別文矣。

鹵下云艸木實垂鹵。然象形。吾詳思之。知爲指事。蓋第云艸木實。
則可以果字推之。謂爲象形。云垂則是事。云鹵。然則尤曉然。屬指
事也。篆蓋本作鹵。上其蒂也。下則外爲實之輪郭。內爲實之文理也。
下垂之物多叢聚。故籀文三之。非徒尚繁縟也。如所轄桌桌二字。粟
有房。纍纍垂樹上。粟雖僅有二穗。竝無三穗者。然一穗之機。亦纍纍
如貫珠也。○詩書爾雅皆有鹵字。而說文無之。似卽鹵之變文。鹵讀
若調。乃部鹵從鹵。而讀若攸。廣韻或作迨。是其比也。書云。柎。柎二。鹵。
柎。柎一。鹵。知鹵所實者。柎也。鹵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柎之意乎。博古
圖所收之鹵。其銘皆曰。尊彝。惟樂司徒。字。字。牧鼓。字。皆釋爲
鹵。然其說也。曰。加比。未詳。案。非比也。且左半直是斥鹵。

字也。若直字又恐是箇字。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案是全體指事。

克下云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二義不甚連屬。而所謂刻木者。則以古文來與彖相似也。余未能解。但卽其說。知爲指事耳。玉篇又有古文意。或卽是𠄎字。夢英書部首作𠄎。

彖下云刻木彖彖也。象形。案上象其交互之文。下象其分披之文。要之不定爲何物。不得爲象形也。彖彖猶云歷錄。形容之詞。彖部所以次此者。自弓以下皆艸木事。克下云刻木。又古文來與此下半同也。凶下云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上承白部。白是掘地。口與其外相似。故得地穿之義。云交陷者。交以釋入。陷同白。白在白部末。故取以爲義。但彼是陷穿。故從人從白。皆實象。此是凶惡。特假象以明之。又非五之古文。口非口犯切之口。

耑字不得爲象形者。凡物之耑。非有所的指也。

卩下云倚也。小徐作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案無論云倚云疴。皆是事。字形則許說已盡之。

𠄎下曰不見也。卽是事。又云象壅蔽之形。卽是指事。

彡部弱下云橈也。上象橈曲。彡象毛。麓橈弱也。弱物并。故從三。易。案大過彖傳。棟橈本末弱也。許君本之。云上象橈曲。則弓特以象其曲。非弓矢字。又云彡象毛。麓橈弱。乃是借毛麓以象其橈弱。非真彡也。然此可疑。說見逸篆。


文下云錯畫也。象交文。許君此說。第指人文。不指天文。畫者筆墨之所作也。說文一畫成文者。凡二十字。他如三氣彡川。其形相順。從而無改易者。不多見。餘或左右異向。或互相交午。所以盡文之變也。文字上體分左右。下體則交午。故曰錯曰交。乃爻亦相交。而爻文不可易讀者。爻乃六爻。上下兩卦。爻者言乎變者也。變乃玩其占。而變不定。其在貞在悔。故爻字上下皆交。豈可以代文字乎。

厶下云姦。姦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案營者環也。其文曲如環也。然環而不交。何也。公無阻隔。循環無端矣。厶者祇欲自利。其曲如鈎。不能通達。無阻礙也。

麗之古文。麗當作麗。案易傳。離麗也。兩相離。謂之麗。麗皮納聘。兩鹿皮也。是其事由附麗而來。豈非事乎。而麗之形。則是兩鹿皮形也。不似象形字乎。然厶亦不成爲鹿皮。非如虎之爲虎文。仍以兩相附麗。

者見其意而已。則終歸於指事矣。蓋此字以麗皮納聘爲本義。旅行爲引伸之義。以麗字之形知之。小篆以其不明了也。乃加鹿以定之耳。許君說解似失其序。麗聲固誤。段氏刪聲。尚未盡善。一字遞增。不得云從也。若曰從古文麗。斯無語病耳。

永字仍是水字。屈曲之以見其長耳。

飛字全體指事。說云象形者。飛固有形也。上爲鳥頭。三岐者翁。左右分布者羽。中一直爲身。不作足者。此背面形。直刺上飛之狀。不見足也。直是鳥形。而云飛者何也。鳥字篆文。以一筆象翁。此以三岐者。奮迅則開張也。之羽。向下物之性也。此羽向上者。以見奮飛之意也。

蜀下云鳥在巢上。解字義。卽解字形也。上象鳥。下象巢。苟以弓作巳字。囟作囟字。合之不成字。故以象形蔽之。亦如說飛以象形也。鳥栖是事。上下兩體皆非字。則是指事。乃古籀文。囟。上。半直不似鳥形。蓋古義失傳者多矣。

ノ、厂、入皆指事。雖ノ下云從反ノ。入下云從反厂。似會意者。然此就字形言之。若論其義。則各自成體。如ノ又然。不可反左手而爲右。

手也。○周易八純卦相對相當不可反對。此足象之。

丨部。下云鉤識也。從反丨。夫丨字象形。丨字隸其下。又云從反丨。則似會意字。然說曰鉤識也。與今人鉤股同事。於丨了不相涉。祇成爲指事耳。

弁之屬指事也。牛部牢下云從冬省。冬省卽是弁字。而不曰從弁者。牛馬

冬乃入國言從弁則其義遠也

取其四周

也是其義也。然則何不以□爲弁。曰□固象回市之形。然從□者。如國邑園圃之類。則□乃城郭垣墉之形。如環無端。不足以見始終義也。弁以上半象其回市。而以一斷之。則終矣。乃又有兩垂通於一之下者。終則有始。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弁爲終始之終之古文。不爲絲絲之終之古文。終既從糸。許君不能不以絲說之。而弁實爲終之古文。不可不系之。終下是在細心人善會之。

二下云從偶。此亦獨體字也。三下云從三數。此不云從偶數者。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未見數字。故言數。此已云地之數也。故不言數。汲古本依小徐利補一字。非也。地自成爲二數。不可湊合兩一字也。夫天一地二爲數之始。而乾卦冠乎全經。實兼三才而各分其兩。初二兩爻地位也。初言潛不言地。人所不見也。二則言田矣。三四兩爻人

位也。人本乎地而親下。故三言君子。四不言人。不言龍者。其事非人。其位非龍也。應乎初。故曰淵。淵者潛之所也。承乎五。故言躍。躍者飛之漸也。五上兩爻。天位也。五言天上不言者。人所見爲天也。不見則亢矣。天地人各二位。而二專爲地數者。陰數偶也。

斤下云平也。案兩體非字。祇象其平耳。說詳存疑。寧下云辨積物也。知爲積貯之古字。借爲當寧。既久。乃加貝別之耳。其字作以。當平看之。卽如禾麻菽麥。同貯一屋。各有筭。其相距之地。皆不作正方形圓形。故字作六角形也。段氏豎看之。誤也。惟盛米之甞。卽在部中。未免以虛統實。而寧又非物名。不能列于象形。意者甞是缶。乃瓦器也。巾部幘。載米甞也。字從巾。蓋以布爲之。又帔下云蒲席甞也。則又以蒲席爲之。特以與幘一類。牽連從巾矣。則知甞是今之布袋。去缶太遠。故附寧部邪。

彘字封起看。互相牽連之狀也。

五之古文。指事。五下云。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卽其義。言交午者。五午同音可借也。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縱一橫曰午。賈疏。十字爲之。案一縱一橫。正之則十字。袞之則十字。故知午爲借。

字。然以壺涿氏五貫。杜子春改爲午貫。推之。安知儀禮不本作度尺而五乎。○一二三五七八九皆指事。四六十皆會意。許君惟以六十爲會意。餘多云象形。案此乃寓形也。五筆是五。五墨亦是五。因物乃有形。故謂之寓形。不可云象。以爲指事。斯無弊矣。惟許君子一二三四五皆逐字說之。不使牽連。最爲精詣。玉篇四下云。次三也。五下云。次四也。六七八九下皆云數也。十下云。天九地十數之具。則成算博士矣。然籀文三。早是二。二如四。非皇頡製字精意也。許君以一二三列於一篇。二列於十三篇。八列於二篇。十列於三篇。不使類聚於末。蓋有微意。由此推之。則于支字之類聚也。誠無如何矣。

九下云。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乙下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乙承甲。象人頸。一下云。下上通也。與此不合。繫傳曰。一音徹。是知一者中之殘字也。中下云。象一。出形有枝莖也。則與此乙同意。謂一之下半直與一同意也。其上固曲。故云冤曲。象人頸之說。周章說見存疑。

午爲陰逆陽而出。故曰與矢同意。午與弁形亦近。然矢物也有形可象。午非物。豈有形哉。故曰同意也。

以上皆獨體指事。乃正例也。

旁下云闕謂冂也。案此以會意定指事字也。許君專以方爲聲。亦有遺義。從上從方。乃上下四方。旁薄充塞之意。冂則狀其無不到之形也。所重在冂。故歸諸指事。不入會意也。

示字之說。以觀示爲義。觀示則事也。大觀在上。故從二。而川則觀示之狀也。






牟下云。象其聲氣從口出。半下云。象聲氣上出。與牟同意。許說言象言意實。則以會意定指事字也。牟半皆事。無形可象。故以牛羊會其意。而上半象其聲。聲乃事也。故爲指事。又案讀此兩字。須用二合音讀之。人靈故其聲效人。與時變遷。秦漢不與三代同音。六朝不與漢魏同音。沈約定韻以後。仍有一字而七八見者。而方言又隨地不同也。物蠢故聲秉於天。終古不變。牟半二字。苟如今讀。豈似牛羊之聲哉。讀牟當用侔字發。末字收。讀半當用弭字發。滅字收。則似之矣。乃知有反切而音皆失其本。又知古人韻緩之說。非漫無主宰也。干部三字。皆指事兼會意。干之兩體皆成字。似會意純例。然從入而到之者。言其入之也。不順是意也。而所從之一。則非一字也。但言有事物焉。而不順理以入之耳。猶毋之從一。亦非一有禁止義也。故羊

字既承干而言矣。然不曰從干從一而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則是羊字從到入從二而不隸之二部者。亦非二字也。二視一較厚。故羊甚于干矣。而字則反乎干。羊以爲言。上不順理而干下。下亦不順理而並上。口亦非字。祇是指事也。

只字重八不重口。然氣之下行無由見也。故以口定之。八在口之下者。試言只則脣下侈也。

又下云手指相錯也。夫錯則五指皆錯矣。卽又字省爲三指。亦當有三指相錯。今乃一指者。聊以見指中有相錯者耳。一字亦不成爲指也。

夔下云中象決形。決物用手。故從又。中祇是決之之狀。嚴鑊橋疑當作又聲。有理。姑隨文說之。

尹下云從又。握事者也。握以說又。事以說人。然十二篇「」二字。皆無事義。恐「」非字。祇是以手有所料理之狀。要亦依文訓義則然耳。古文作。君之古文作。握之古文作。汗簡作。兩釋山碑作。然則尹字本同。月字亦同。兩手相交。有所事之狀也。何是端拱無事。故不交。月者治也。治事則手交。流傳既久。或改之而與拱手。

之𠄎相同。尹字別無所加，更與𠄎混矣。故改作𠄎，如𠄎變爲𠄎。殊失以會意爲指事之妙。此小篆不及古文也。乃友亦從二，又相交而焦山周無專鼎銘作𠄎。𠄎所交者肱而手復相背，所以表其爲二人之手也。𠄎則所交者指而手相向，所以表其爲一人之手也。𠄎則四手相交，乃兩人共爲一事之狀也。

畫字，𠄎田會意。𠄎指事。說解云：𠄎所以畫之，韻會十一陌引作𠄎，所以畫之是也。𠄎從𠄎一，小篆從𠄎，𠄎者金刻率從𠄎，足徵二字同意。段氏本誤多一筆。

甘曰：二字見存疑。

𠄎字從曰，會意。上半指事，籀文從口，與曰同意。其象形則別說，不謂其從口矣。禮記笏備用也，因飾焉。字之輪郭以象其方正，內以象其飾也。然其字或亦用正文𠄎。說文拈字引史記夏本紀：在治忽，崔駰曰：鄭本忽作𠄎。注云：𠄎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

乎下云：語之餘也。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

豐下云：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案豐滿自是事。

高下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案自下獻上，故從高省。又云曰

象進孰物形者。曰非字。乃衍文。曰可以象孰物者。與豆之古文豆上
半同意也。

畱下云。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所以表其非田字也。滿亦是事。孟子
禽獸

偏人祇是滿引伸之義故說
文無偏字。逼又偏之俗字。

及下云。行遲曳。及及。象人兩脛有所躡也。及下云。從後至也。象人兩

脛後有致之者。久下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三部相連。久部
下有

并字彙第四部者皆
因久而連及之。字義皆謂事。字形又相似。故皆以象人兩脛爲詞。云象人

者。三字去其末筆。卽人字也。不云從而云象者。蓋此三字。設云從人。

則其字形皆不甚可解。久之所躡不在脛下。而在脛上。不可解也。第

以、出兩脛之前後。用爲車輪曳踵之象而已。久與隸及同意。然從

又可解。祇是象惟自後及之。故、不出前足之前。亦不似久之在

後足之後也。今人之言久也。以物拄物謂之久。以物塞器口謂之久。

以椎加楔于鑿中。而固其柄。亦謂之久。此三說者。惟第一說與久諸

牆義相比附。然人固無事于撐拄之。故第云象人。且不分前後脛而

直在其後。久之者。欲其堅固也。故長久之義生焉。

采秀孕三字。說見非字篇。

弟下云止也。從米盛而以依朱文蒸鈔小徐本一橫止之也。一無止義。祇是有止之者耳。

而下曰覆也。此用覆字下一曰蓋也之義。非覆也之義。門下云覆也。而從門。故同其義。門為正。U。在上而覆下也。U。為到門。自下而覆上也。故曰上下覆之。夫在下曰薦。而不用寒字。上下薦覆之文者。以門部第言覆。而U不得為字也。上又加一。如包物者重複裹之也。爰字說解云包覆故

知覆有包義重複裹之。斯反覆矣。故部中字皆取反覆之義。甫下云象衣敗之形。言敗即是事。知此字除巾之外。其四畫皆破壞之狀也。敝字蓋以帔也。為正義。其一曰敗衣云者。蓋由經典借敝為甫。故加此訓也。顧甫訓敗衣。而諱乃從之者。此借其意以用之。刺繡之文。必有所穿殘。故以新物從破物之字。亦猶易卦之反受矣。示從子八。象抱子之狀。

豕下云豕絆足。行豕豕。可以曼字形容。知為指事矣。與馬形同。義亦近。但較直捷耳。

馬鼻鬣大略相同。馬鼻意皆謂馬。則是物也。然馬下云一絆其足。則一歲之馬。即當政治調習。故絆之。而一無絆意。是由會意而變為指

事之字也。鼻下云二其足，則以二爲記識。猶之本末，朱是由象形而變爲指事之字也。馬下云絆馬，本是事，又從馬而以口指其事，是以會意定指事字也。

夾下云從亦有所持，所持謂𠂔。去𠂔祇有大字，而不言亦省者，𠂔正當掖之所也。盜襲物畏人見，必裹襖俠藏之，故本其意而入之，亦部不入大部，與夾之大俠二人不同意。

霑下云雨零也。依廣韻引從雨，𠂔象零形，說見非字篇。

絕之古文，𠂔絕之是事，所以絕之者在^上。上非字，則是指事，何以謂之兼意也？曰從二絲也。今篆作四名，說也，已見改篆。既云二矣，則是本不連續，何以謂之

絕？曰二絲本一絲，絕之而爲二也。然則何不作^𠂔也？曰如是則疑於以物束絲也。然則作^𠂔可矣。其作^𠂔奈何？曰二絲仍是一絲，二上仍是一上，取其察而見意，故兩之也。

畺下云界也。從畺，三其界畫也。案田與田比，中必有界，以一象之，而上下各有一者，田無窮，則界亦無窮，以兩田見其毗連之意，而三界

以見田外之田，且無數也。

四下云陰數也。象四分之形，竊疑從八，而口則非字，說見存疑。

七字許君說解盡之說云從一一卽陽也猶卦之單也微陰從中衰出也者自子月至午月閱月凡七而一陰生焉律中蕤賓陰氣萎蕤生于下也陽喜其乍至故賓之也陽中有陰則不純故爲少陽未味也味亦事也云象木重枝葉者木字上曲者象枝葉此加一曲也

以上皆以會意定指事

惟品字牽連及之

然則何不以爲會意乎曰字義重

事不重意也卽如首一字爲笏笏下云溥也則笏薄乃其本義而

從上從方不足表明其意惟冂乃足發揮之故以爲指事也

品字以會意爲指事者也易曰品物流行品乃分別之意非多言之

意惟其相連是紛拏糾結也印林曰瀚謂多言是品字本義以從三

口知之以爲屬兩字一是多言一是鳥羣鳴知之後乃爲衆庶之通

名易之品物亦言衆庶耳物衆則品類不齊故又有分辨之意然則

分別之義引申而又引申之義也筠案四驚誦也品衆口也獨於品

言衆庶也則品之從口譬之戶口以一頭爲一口也倫三孔卽從品

區下云品衆也蓋卽區以別矣意也巽品臨皆從其聲者無論且乾

卦象傳萬物品物庶物三易其詞者乾元資始方當受氣故言萬統

詞也。亨則流形，其形各呈，故言品別詞也。庶物則對首出言之，凡庶芸芸，高下不分，卑詞也。吾說品以分別，正不遠耳。

欠字亦然。𠂇即反𠂇字，下半明是人字，而說解不曰從人氣，而曰象氣從人上出之形者，人之欠伸大抵相連，印首張口而氣解焉，氣不循其常，故反之，以見意也。

與上一類小別，以其即意即事也。

牽字指事而兼形意與聲，以吾思之，聲非徒聲也。從𠂇之古文𠂇，非從元。𠂇部𠂇下云：𠂇者如𠂇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不特兩字皆從𠂇爲同。𠂇從篆文𠂇，牽從古文𠂇，亦同也。蓋牛性之順者，以繩繫其兩角而牽之，其不馴擾者，異鄉穿牛鼻中，隔之肉爲孔，以大頭木橫貫而牽之，吾鄉以鍤爲之，名曰鼻箱，下爲兩玦相對，入牛鼻孔，其上長股繫於兩角，別以繩繫長股中央，以牽制之，故𠂇在牛上者，以箱制鼻之狀也。𠂇在𠂇字腰中者，以繩繫箱股之狀也，故牽從𠂇意兼聲，非徒聲也。又案凡畜皆可牽，字既從牛，則字形亦惟與牛宜，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惟牽牛者皆人在牛前，故𠂇以制牛在牛前，𠂇以曳𠂇在𠂇腰，而𠂇之兩垂者，齊同也。

𠂇乃繩形，非莫狄切之𠂇。

此指事而兼形意與聲者也。

采字從木而少增之以指事。

矢天交允皆從大而少增之以指事。

大字本係指事則此四字者或增之或變之非會意而何曰否仍用大意而增之變之乃爲會意此四字第用大字之形耳蓋大與小對試思此四字之事大人始有之乎小兒亦有之乎不過以大爲人形耳且天者屈也屈屬前後矢者側也側屬左右須善會矣不可謂矢爲頭傾于左天爲頭傾于右也

口下云張口也象形夫張口乃事也祇有下脣者人之張口下脣獨奢也口字象形口則省口以指事

此省體指事也

有形不可象轉而爲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刀以刃爲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力之爲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從刀而以一指其處謂刃在是而已刃豈突出一鋒乎本末朱三字亦是也六書故謂本作本木作末從上下以會意非也

古人卽事物作字後人離事物說字所注一緣蒙麓千里

小徐謂一記其處者是也木之本末皆有形而形不

可象故變爲指事。一記其上者爲末，一記其下者爲本，一記其中者爲朱。朱者禮注所謂黃腸，吾鄉謂之紅心者也。亦以一記之而已。以藏于木中之黃腸而著於外，且橫互於其腰，豈物之情哉！然人一望而知也。轉勝本之古文，忒疑於從木從品，反使人猝難索解也。

面亦是也。百既象形，而眉目鼻口皆具矣。再區之爲面，是大難事。於是從百而加口作囗。夫百兼前後，是其全也。面僅前半，是其偏也。今乃於百之外復有所加，豈有面大於首者乎？曰面之形已盡於百，於是口界畫其前後之交。若曰自囗而兩耳而頷頤，分此一半以爲面焉耳。此及眉字，古人作之甚費力，不及它字之敏妙也。

寸亦是也。又即手一以記寸口，與本末朱同意。

尺下云十寸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然則非甲乙之乙，與寸之一同。尸與寸之又同，蓋脈有寸關尺，自擊起算爲寸，自肘起算爲尺。尺字

如尺字本從乙而爲後人所改則是會意字

部乙下云鈞識也

亦亦是也。掖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於兩臂之下點記其處。若以爲象形也，未見臂下生此贅肱也。

奮之古文亦几。玉篇作𠂔。段氏謂几為聲，非也。小徐曰：裾謂衣邊，自有形而几非其形。上既從衣，即以几記衣之下耳。几既非字，又不象形，故為指事也。

卒字說見存疑。

以上為一類。

大下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小徐作為象人形，古丈人也，非是。介

明之此謂天地之大無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謂大

字即是人也。故部中奎夾二字指人，以下則皆大小之大矣。它部從

大義者凡二十六字，惟亦、夊、夭、交、允、夫六字取人義，餘亦大小之大

或用為器之蓋矣。兩臂侈張在人，無此禮體，惟取其大而已。

介即大字，而小變之法仍不異。

勺下云：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以包說勺，謂古用勺今用包也。蓋以几字曲之而為𠂔字

形，則空中以象包裹，首列匍匐，皆曲身字，無包裹意，故知是借人

形以指之也。

亞下云：醜也。象人局背之形。醜是事而不可指，借局背之形以指之。

非惟駝背，抑且雞匍，可云醜矣。爾雅：亞，次也。賈侍中所本，許君列于

後者於字形不能得此義也。

不至二字借象形以爲指事者也。云一猶天一猶地不似它字直訓爲天地則有鳥高飛不必傳於天而已不可得也。飛鳥依人不必漸于陸而已爲至也。故此二字並非以會意定指事然象形則象形矣。何以謂之指事蓋今人不知古義宜也。古人不知古義無是理也。而從此兩字者無涉於鳥義之字則本字不謂鳥明矣。不字卽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之則字之由來者事也。而此事殊難的指故借鳥飛不下之形以象之乃能造爲此字。至字放此推之抑此兩字義正相反何不用倒出爲市。倒口爲匕之例。曰其情不同也。鳥之奮飛羽尾必開張故不字三垂平分也。鳥之將落其意欲斂其勢猶張故至字或開或交以見意情事不同故不可作交。止不可作止也。

以上借象形以指事。

高字借形以指事而兼會意。高者事也。而天之高山之高。高者多矣。何術以指之。則借臺觀高之形以指之。從口者非音冪之口。乃垆界之口。高者必大象其界也。口與倉舍同意則象築也。○垆界之口篆作川。而古文卽作回音冪之口。篆作口。而從之之网。石鼓文作父。各

以意逆不必泥也。

此自爲一類。以上八類皆指事變例也。

補正

公食大夫禮有腳腫曉。注古文腳作香。腫作熏。肉部但收曉。是從古

文作熏香。七葉前九行士喪禮之上增此

行字與步字字意雖同而結體不同。行者事也。必以兩足而彳于皆

非足也。彳于之意仍是行。而人必不以一足行。是彳于由行字分之

而得義也。故彳于不見于經。漢末魏晉始用之。步從止少。止少者左

右足也。一前一後是一步也。一左一右則成步。是刺也。然必步及

乃見少字。經典不單用少字者。兩足並舉其狀乃有異。渾言之則止

字足矣。以止字統兩足。猶以又字統兩手。故從又者多有手義。大部只一卑字。已不取手義。惟門字是兩手也。是由止生少。由止少生步及也。九葉後十

五行行字條末增此

蓋本借上文櫻烏階之櫻。釋文譌從手。今本木不譌。而翟則瞿之譌

也。九葉後十五行玉篇無之。句下增此

部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依許例當言象形。不言者闕文也。然

義在絕止。終是指事。玉篇廣韻皆有黠字。曰點黠也。以主爲一。又加

黑也。與黠字一例。黠，天口切。與部中之否同音。即知庚切之轉音。今二條之開增此條

齊戾。覩，差字上半作𠂔，乃真如華葉形。小篆整齊之，不甚象矣。十一葉後

此說非展轉相從。篇末一條是。十二葉前七行

H指事。匚象形。十二葉前九行之末增此

吳子苾所得周鼎文曰：𠂔一，𠂔一，當是𠂔一，𠂔一。積古齋吳彝文曰：

𠂔一，𠂔一。釋為𠂔一，𠂔一。𠂔一，𠂔一。字之形甚似，以積古師酉敦

齋虢叔大林鐘。𠂔一，𠂔一。字與𠂔一，𠂔一。甚似而釋為迺。迺，清館周韓戾白晨

鼎。𠂔一，𠂔一。字與迺一，迺一。迺，清館別有一虢叔大林鐘。其𠂔一

作𠂔一，𠂔一。可證。𠂔一，𠂔一。二字通借。吳氏釋為迺，非也。說文雖無迺，積古齋

宗周鐘。𠂔一，𠂔一。從西明白。迺，清館又有虢叔編鐘有𠂔一，𠂔一。字。其詞與大

林鐘同。十二葉前十行之末增此




𠂔部云：靡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吾纂文字蒙求，入之以會意定

象形類中，誤也。當入以會意定指事。𠂔雖純體指事，而與𠂔同意。𠂔


既從人，可則上承面部。上一中一，即是人面。左右兩曲畫，即左右皆蔽矣。靡蔽又即同壅蔽。禮記云：擁蔽其面，即是此兩字之義也。十三葉前八行之末

此增

說文又曰：背私為公。而鐘鼎款識皆作儿口，與說文音沈之公相類。不可以背么說之。蓋古文小篆多不可合矣。十三葉後四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師酉敦，西門作。門，筠清館周敦蓋，西宮作。向，



案即古文鹵。即籀文鹵也。則說文之鹵鹵，或又經改易邪。


抑金文偶省邪。積古齋楚曾侯鐘有上字。十四葉前四行之末增此





匚部云：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以隱說之，讀又如之。是一字也。自部隱蔽也。有所藏匿，必隱蔽之。隱蔽必在幽深之處，故曰迟曲。


謂字形屈曲也。十四葉一、二、三條之開增此條

今之度曲者，殆猶得古人遺意。十五葉後十五行










筠清館格伯敦有字。釋作谷。印林校語曰：口，諸本皆作。謂積古齋瀛海筆談

錢氏款識未彥甫稱本皆有此銘也說文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于口。據此，銘口當作。

張口也。檢九千字形聲均無從者。惟谷从之，而又變作。幾不知此字究何用矣。筠案齒字下但云象口齒之形，然當是從。





則象齒形一則上下齒中間之虛縫不能上齒在上脣上也况古文
 從 𠃉 明白不能以許君未言遂謂無從 𠃉 之字也然吾意 𠃉 祇
 是 𠃉 字變體許君誤分爲二而羣書承之積古齋所收簠銘作 
 蓋卽說文𠃉 𠃉 諸體筠清館多同惟邾大宰簠作  大嗣工
 簠作  𠃉 皆古字吳氏因其從古而釋之乃糊非 積古齋禽彝  釋爲周清愛堂
 款識分中鍾喜作  皆 𠃉 爲 𠃉 字之明證且筠清館格伯敦格伯
 字蓋器凡八見器之第四格字作  以本器證本器則  之 𠃉
 是 𠃉 字 𠃉 之 𠃉 亦定是 𠃉 字矣若謂器有剝蝕則 𠃉 𠃉 二字甚分
 明也惟是 𠃉 𠃉 𠃉 其口上有所承乃作此形若 𠃉 字在上體
 者則祇有 𠃉 𠃉 二形矣是知 𠃉 字不能獨立成字玉篇分毫字樣有
 台台 注云下手支切我也 否禿 似當作否原注云下行部 言言 注云上去僂反下語 三耦殆亦 𠃉 字之
 比 廣韻七之不收台五旨不收禿廿阮收言言云言言身急 廣韻收 𠃉 字於五十五范云張口兒
 卽犯切五十一忝又收 𠃉 字云張口明忝切又 𠃉 犯切 𠃉 蓋卽之訛
 是 𠃉 尚有重文 𠃉 也 師酉教澹字之去作谷亦可爲





句證〇十九葉口字條末

說文釋例卷二

象形


許君敘曰。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筠案。○以說文韻譜爲正。外以象其體之圓。內以象其無定之黑影也。∪以古文明所從者爲正。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其闕以與日別。其內則象地影也。顧此爲迎而視之之形。卽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又有變橫爲直之形。省多爲少之形。且此爲純形。卽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大抵形聲字後人易於配合。若指事象形會意三體。蓋非古人不能也。聖作明述。具有深意。爰區其類。備覽觀焉。段氏說是者。不復說。不須說者。亦不說。

ㄣ下云雲氣也。象形。三部之後承以王。猶以義相屬。玉似王。珎從二玉。則以形系矣。氣部又承三部。形略似也。氣之形較雲尚微。然野馬流水。隨人指目。故三之以象其重疊。曲之以象其流動也。ㄨ有形之物。而屬於大。故用天道左旋之法。不與回之象雷同矣。

雨下云一象天。𠃉象雲。水需其閉也。段氏以水爲水字。詳許君之意。固然。然竊有疑者。以  比例之可知。且玉篇有古文雨。本部從雨者四字。是當有也。雨字皆純形。雨則形中有意。非古文可及也。一天。一所謂引而上行。讀若𠃉者。此地上騰也。𠃉則天上下降也。四點則雨形矣。非  變爲米也。且當作四點。今橫長者與米𠃉等字引長之同誤。不足象形矣。推雨之意。如烝籠然。地氣之騰。火之炎也。天氣之降。籠之罨也。氣無所泄。籠中之水。乃下滴。雨下之象也。故地氣發天不應爲霧。天氣下地不應爲霧也。○玉篇  多四點。朱竹君本作  少四點。緣是象形。多少任意。惟從山非義所安耳。火之象形也。五行之中。火不能自爲體。而附麗艸木以爲體。故曰離者麗也。中央似入篆者。下爲柴而上爲燄。卽第以火論。亦下巨而上細也。左右之不相屬者。火星往往四出也。有謂倒心字爲火字者。其人並未嘗見火。卽吾所謂假它物以爲此物之形者也。

山之上其峯也。下其洞穴也。

𠃉之峭直者山之體。橫出者厓之形。

𠃉之古文作  厓。蓋如畫坡陀者然。層層相重累也。𠃉阜是土而非

石層累而高不能如石山之突然而起故以厶象之厶則疊其文厶又仿厶而小變之遂不象形耳數以三爲極故厶三之厶小於阜故兩之也側山爲阜之說陋

水下云衆水竝流謂川也中有微陽之氣謂乚也顧以說三卦則可以說水字則隔膜矣川固當作三益鼎顛所從卽是也用作偏旁則不便書寫故直之因竝本字而直之猶心字偏旁作心則難於配合故曳長之因竝本字曳長之也要之水字象形全非會意試觀繪水者有長有短皆水紋也如論陰陽則川从乚三字純陽無陰川字且成乾卦矣且井之古文井川沈之古文沿淵之古文困津之古文灇湛之古文灇滌之古文昧沫之古文頰容之古文濬闕之古文闕其水皆作川小徐本竝作川豈不純陰無陽又似坤卦乎故知水字但形無意川字略有意卽象水字而去其短紋概作長筆以見其爲長流耳然則謂水字從川字而斷之不可乎曰不可人見川篆卽知其爲水也人見川篆非以水字例推之不能知其爲川也如晉部說云川卽鬻也而八分坤作川皆與川篆相近也

泉下云象水流出成川形許君兼字義字形解之不得疑其乖悟然

以事實論。言川則必有泉。言泉不必成川。而下方三歧似川字者。既

為泉矣。非行潦也。即渟泓一區。亦混混而出。有成川之理。

久象水凝之形。案初寒。蹙凌作此形。極寒久裂亦作此形。

田字說解。韻會引之曰陳也。樹谷當依今本作穀曰田象形。口此字蓋後增。本條旁注以爲象形。句注解傳寫入於正大遂不可辨。

今本形字又論。爲四倉與矣。從十。阡陌之制也。筠案古者田皆井授。經界必正。口以象之。

溝塗四通。十以象之。此通體象形字。不可謂之從十也。印林曰。溝洫

凹下者也。阡陌隆起者也。古田形。今不可見矣。但須細思田字之周

圍。與其縱橫者。凹下者乎。隆起者乎。吾與隆起者。印林以筠兼言溝

塗。遂有此論。案古田制。惟河南尚存仿佛。在周為東都。且其地勢平

坦故也。塗必高於田。塗下有溝。每春田主各發其溝之土。以增於塗。

江南則有塗無溝。吾鄉則塗皆似溝。然亦豈以齊東野語說古制乎。

众下云。案坡土為牆壁。案坡者一亩土也。然則即是吾鄉之莎擊矣。


莎擊亦方。而字作尖形者。象其不正方形也。


以上皆天地類之純形也。

心於五藏。獨象形。尊心也。其字蓋本作業。中象心形。猶恐不足顯著

之也。故外兼象心包絡。

今篆叟長一筆。趨姿媚耳。



與口古文作  廿同。小徐曰仍作口。惟從廿耳。豈復是口形哉。

凶段氏作  吾據繹山碑作  段氏以頭凶未合故斷之。吾以頭凶


未合時為氣所鼓盪故以隆起者象之。說較段氏似為近情。由今思


之其為不識此字均也。此字當平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顛前不兼

額左右不兼日月角。吾嘗執小兒驗之。凶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


繹山碑象其輪郭而為  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  也。其


空白四區則未合之處也。曩以頁面等字為例。欲其兼它體以明一

體豈有當哉。○凡人皆有凶。不獨小兒。小兒凶不合。故作  不作


 也。大人凶雖合。而骨之脛薄。究異他處。故凶字本其初而象之。

廣韻兒下有兒。云上同。集韻則以兒為古文。是從凶也。然玉篇无之。



目之古文  外象目匡。人象眦毛。○象黑睛。●象瞳子。




耳當作  外則輪郭。注中者竅也。今引長之。不象形矣。耳之郭有兩


層。故字上方疊兩筆。其輪滿平而下垂。故直之。不復左轉也。

臣當作  左之圓者。顯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臣


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為酒窩。紋深者大戶也。段氏乃欲橫觀之乎。

○積古齋。叔臣爵作  轉而向左耳。是書所有姬字。遣小子鼓作  。

陳侯鼓作。姬鋌母鬲二。一作。一作。皆臣之異文也。皆向右。










手字象五指及擊。段氏說是。古文𠄎字。玉篇亦有之。不足象形。且與背呂之𠄎相似。如非奇字。卽籀文也。汗簡又以爲拜之重文。亦不可得其意。又案拜之古文。當是從比從二。手則似手之古文本作𠄎。喜繁縟。遂增之而爲𠄎。然𠄎亦不象形。不敢強解也。

𠄎字。𠄎象脊骨。𠄎象脅肋。六書故曰。𠄎肉文非是。一象腰。其形備矣。六書故引唐本

說文作。岐其末者。殆象肩邪。夫𠄎爲𠄎。蓋且遠及於脛。況其爲相連者。然今本業已完備。不欲混淆之。抑或如槩作𠄎。韋作𠄎。小篆

直下者。古文輒歧出邪。又疑是少。溢所改。

𠄎又各象左右手之形。𠄎不在反文會意之例。

又部字。余初意旣象肱形。則當作。旣乃悟之形甚古也。駢臂子弓。旣名臂。當字子肱。乃作弓者。非曰古弓左同聲假借也。久形似。祇少一筆。因譌弓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駢臂子弘。索隱以爲誤字。非也。此字當從。弓聲。非如弓部字之從。聲也。亦以字易說。加弓一定其音。與加又以定其義者同。弓二字同音。故可

左形右聲亦可右形左聲也。印林曰：君不謂唁訖太任意乎？一字也。而左右其形聲以爲別，不更任意乎？弓宏肱一聲，通假爲當。鄉射禮侯道五十弓，今文作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公羊作弓，將以公羊之弓爲乙。公羊固今文，將以射禮之弓爲乙，則其義不當作乙也。又曰：糸部紘之重文作紘，則知左與從弓乙聲之字通，不必更有從乙弓聲字也。

呂脊骨也。脊骨二十一椎，不勝象也。象其兩兩相連而已，其中系之者筋也。玉篇呂字及從呂者皆省其系，非也。

力筋也。筋多在冑際中，其狀盤結，亦有與骨相輔而條直者，故上曲下直以象之。禮記：資者不以資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貨財無異我，則筋力亦無異我，知許說非誣。




人之形自包始，包之從己也。說曰：象子未成形，是也。幺象子初成之形，而無勺之者，主子而言也。孕亦子成形，而仍有勺之者，主母而言也。既生則爲子，子有首有身有手足，小兒之手不能下垂，故上揚以象之。足在綵中，故二而如一也。既長則成人矣，几象臂脛之形，而兩而不四者，人長則有禮，臂下垂與脛相屬也。大亦人形而有臂者，其義在大，故恢張之也。二十而冠，冠必有筓，大字加筓爲夫，是丈夫也。

若乃由人字而變之。在下則爲儿也。反之則爲匕。匕者比也。君子周而不比。相比是反人道也。到之則爲匕。人不可到。到之以見其爲化去。故真字訓爲仙真人。斯從匕矣。橫其腹則爲勺。有所包容之狀也。人死則爲尸。尸字象橫陳之人。長眠而不起也。由大字而變之。作介者。小變其形也。欠丩皆傾仄其首。左右作之者。聊以爲別也。跛者足不同。故尗曲其一足也。尗則交其足也。尗仍是大之變。竊謂方蓋古旁字。許君說爲方舟似誤。以大字側觀之。卽成方字。四方者無定之名。以所立爲中央。由中央以指四方。則是在人之四旁也。夾下云。夾旁同意。此之謂也。物之有四旁者。必方正。舟本長。兩之則近於方矣。故曰方舟。許君用其引伸之義。將以旡字無所隸邪。然各部從引伸之義者。正多也。右所論者。惟人子。幺三字象形。餘則或指事。或會意。包字則以會意定象形。牽連及之。便覽觀也。

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爲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造爲此形。不必分析說之。然說解曰。象鬼頭。不曰從由。是也。鬼頭乃無用之物。斯由字亦無用之字。卽有此字。亦是截鬼字上半爲之。與片字一例。

僧所奉鬼王諸之由。是謂鬼頭。爲鬼雅也。益附會可矣。

○許君曰。人所歸爲鬼。從人可也。曰鬼陰。

佳鳥二字。其上爲頭，頭之左爲喙，中爲目，佳之目連於背，鳥之目與長之。惟古籀文作點，斯象目矣。右四筆，其一爲翁，佳鳥同也。二三爲翼，佳鳥同也。其四爲尾，則佳之尾與翼等。鳥之尾，曳長之，足見長短之異也。佳，左下之出者，聊以象足形。鐘鼎文或有別作足者矣。鳥雖別作足，亦一而不兩也。鳥無目者，莫黑匪鳥，目色無殊，故省目以表其爲鳥也。古文說見改篆篇。琅邪繹山碑皆作以八爲右翼，小篆之誤也。不作尾者，凡長尾之禽，首與尾稱，故飛則縮足於腹下，其節向後，而爪微握以作力。短尾之禽，尾不足以稱其頭，則頭必輕，故舒足向後以代尾。凡畫飛鶴、飛鷺者，無不足向後者也。作篆者，整齊之而爲，不復成爲象形，亦不見古人體物之妙矣。○爾雅曰：鳥鵲醜，其掌縮。注：飛縮腳腹下，然則我之說誤也。姑存之，以俟說鶴鷺者取焉。

乞之象形也。它字似此者甚少，或倉頡作也。乞，燕雙聲，蓋口語遞變，以朮揣之。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燕字詳密，乞字約略，似鳥形耳。邃古字少，是以如此。商頌元鳥，周祀高禩，在唐虞之世，隆重如此，則

其事之來其字之作不起於上古乎。鳴自呼者如言鴨能自呼其名也。本象其聲而命之名耳。思乞乞其若抽。卽借音用之。札札弄機杼。

札字亦從乞聲也。爾雅燕燕。札音乙。本或作乞。或音札。卽風毛傳同。爾雅釋文。札音乙。本又作乞。郭烏拔反。案

之乙。由此推之。則說文之有札字。亦未必非後人所增。又稱爲元鳥者。如一元大武之類。尊異之故。爲之別號也。莊子名爲鷦鷯。堂韻字也。鷦與乞亦雙聲。○札字或亦從乞。禮莫重於祭。始上古重高禘之祭。因從乞。形

燕下云。籥口布。敝枝尾。許君說象形字。似此詳盡者頗少。然如今本

篆文分布整齊。又似小有譌誤。不與許說符也。云籥口而似革字上

體非也。且連頭目象之。不止象口。一之下頭也。一之出口外者目也。

一之在口內者。所以分頭與喙之界也。禽之出其目者多。而鳥字之

目點以象之。側面形也。燕字之目乃出背面形也。云布敝而似北字

省之也。鳥之古文。𠂔省六翻。而爲四足省爪。燕之翻亦四而不六。與

於字同。變而向上。直刺上飛之狀也。枝尾者岐尾也。說見魚下。以尾

與魚似。故次魚部之後。

羽下云。象形者。鳥立時兩敝形也。刀之上。象肩方闊。而下象毛殺。而

長也。𠂔則所謂六翻者矣。鳥之飛恃此。其毛最長。亦惟此。段氏謂從

兩𠂔字。則是會意字矣。正與許說象形反背。○如之兩敝相向。飛



形也。羽字敝相竝。知爲立時。飛則其敝作不等方形。不能作上闊下

形也。羽字敝相竝。知爲立時。飛則其敝作不等方形。不能作上闊下

殺形也。○鳥之蛻羽也。必相閒而蛻。若相連而蛻。則不足御風。惟慈鳥將雛之後。必全蛻。是以反哺。不然則餓死矣。於此見造物之仁。造物之巧。吾見家人惡雞之上屋也。翦其翼。比其復生新羽。則一長一短。排比整齊。未嘗全蛻。未嘗一舊兩新。一新兩舊也。以是知之。

半下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羊下云象頭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羣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羊性然也。牛則各識家而競入矣。故牛之爲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顧許君以爲角頭三封。小誤。牛頭下於肩。而肩高於頂。安得字之中出者。與兩角齊。段氏作象中直下於兩角。蓋亦疑之而未得其所以然。余妻高夢憲閣曰。中出者象項領形是也。牛領本高。河南牛服軛。領尤高矣。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顏注。封牛項上隆起者也。此雖異物。然足徵封可以謂項也。惟自後視之。先見其尾。再見其足。再見其領與角。牛行下首。故領與角三封也。乃羊字爲迎而視之之形。而有頭角四足。一尾。牛字乃兩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視之。腹能蔽障其後足。自後視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體小。爲人兩目所能攝。故四足全見。牛體大。爲人兩目所不能攝。故止見其後足也。許君之說牛也。不言

足蓋亦疑而未決。

希下云從彡非也。此字全體象形。彡字卽截其上半爲之。猶卂卽羊之上半。由卽鬼之上半耳。蓋人之首不截人字上半爲之者。人字固不可截。且耳目口鼻皆特製矣。況首字乎。尊人故詳於人之體。畜類則從略。犬兔則截其頭無用。因無字矣。其次序不可倒置。謂羊從卂。鬼從由。希從彡也。許君之列部也。由部在鬼部後。彡部在希部後。次第甚合。則此從彡二字恐係後人改。○說曰。脩豪獸。又曰。下象毛足。然則此字必如籀文乃合耳。彡象其頭。彡象其毛。卽所謂脩豪者也。希象其足。且兼有尾。如篆文則無豪矣。似夢英書以爲部首者是。然籀固從二希也。余未能決。籀字顧鈔本作彡。希本是一字。不爲異。竹君本作彡。則與希部彡所從之彡似矣。本部蓋觀彡文也。至於夢英所書。少一筆。似是纂字從之。有此一筆。彡字從之。則無此一筆也。○部首以毛訓者。有冉而兩字。冉蓋導之古文。而部有彡字爲徵。蓋本謂人毛也。而許君引周禮作其鱗之而。則兼謂獸毛矣。

犬有頭耳足而無尾者。犬尾行則盤曲而負於尻。蹲則下垂而附於股。字象蹲踞形也。印林疑爲象走形。筠意兔善走。故人於恍惚中見爲兩足。虎字象蹲踞。故亦兩足。互相掩映故也。犬乃家豎。不當以兔

爲例。故疑爲踞形。又疑古人簡質。犬字乃側面形。故舉二以見四。如
眾字四足一尾。古文兕則兩足無尾。是其比也。周鏡李字白盤獻字
從索則足尾皆具
鼠首之大。幾如其身。腹大而足短。其行卑伏而曳尾。字形象之。惟頭
與兒爲兩字同形。竊所未喻。印林曰。烏頭良不可解。鼠之性好嚙。疑
象其齒。不與兒爲同意。

兔鹿之尾皆短。字形則鹿竭其尾。兔垂其尾者。鹿尾恆豎。兔蹲踞則
尾下垂也。兔字下半似古文𠂔字者。足也。末一筆尾也。段氏增兔字
而曰。從兔不見足。以末筆爲足。非也。蓋兔下云象踞後其尾形。六字
句。段氏分爲兩句。先失之也。踞後其尾。謂蹲踞之時。足後於其尾也。
由此推之。凡象形字而盤曲其足者。大抵好蹲踞。踞伏之物矣。犬善
走而未嘗久立。止輒蹲踞。臥輒盤曲。吾與鹿遊者二年。恆見鹿鹿攸
伏。牡不多臥也。雖不知兔爲何兔。足同鹿者。殆亦聊與兔別耳。又思
鳧雁之足曰蹼。狸狐貓貉之足曰蹠。熊之掌亦曰蹠。雞之足曰跖。其
後出之。爪曰距。蟹之足曰跪。其箝曰螯。蜘蛛之足曰跗。皆殊別其足
之名。或曰兔善踞。因名其足曰踞。踞後其尾。卽足後其尾邪。家所畜
兔。或黑或白。或白質黑章。或醬水色。其足常屈。其行似雀躍。野兔褐

色無由見其緩行也。

魚下云魚尾與燕尾相似。篆蓋本作魚尾上闊而下銳。寫者斷之又分布整齊。乃似火字矣。惟魚顛旁腹下皆有撇。似火之長者象尾。短者象腹下之撇。然說解但言尾。則知略其短撇也。

卵字之象形不甚可解。案內則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釋文攔音關。本又作門。音門。筠案鄭君云。讀爲是。改字也。竊意不須改字。卵卽謂魚卵。魚本卵生。顧旣生之卵如米。其自腹剖出者。則有膜裹之。如袋而兩袋相比。故作卵以象之。外象膜。內象子之圓也。凡卵皆圓。而獨取魚卵者。圓物多。惟魚之卵有異。故取之。至於攔字。說文所無。蓋卵門形近聲亦近。故卵譌爲門。卵關聲近。故轉譌爲攔。而卵鯤聲亦近。故鄭君破爲鯤。以的指之。其實卵卽當專指魚卵言之。○凡物無乳者。卵生。亦從其多者論之。鶴鷺蝙蝠皆胎生。虫下云。象其臥形。案文似立形。則是字當橫看也。蟲多身首齊同。或首大於身。故字大首也。印林曰。虫專爲蠅。象其臥形。指蠅言之。蓋昂其首而蟠曲者。蠅之臥也。非凡蟲之象。筠案許說凡兩義。首四句本之釋蟲。此一義也。物之微細以下。指凡蟲而言。所以領部。若虫專是

蝮則部中字豈蝮類乎。我說太徑直。印林說又偏枯。若蝮是二蝮。蟲是三蝮。何由爲昆蟲之總名乎。小蟲好叢聚。故三之用爲偏旁。則重累。故一之。虫部字所從者。乃省三爲一之虫也。說又見存疑。

它字當封起看之。不當如虫字橫看矣。說曰象冤曲垂尾形。與虫分大小而非二物。故說曰虫也。非復名蝮之虫矣。大蛇盤曲昂頭居中。以向物。而尾垂於下。它字象之。○從虫而長。許君說字形。即說字義。

它字之形。不必長於虫。而它字之義。則由虫而長。許君說字形。即說字義。曲足以見其長也。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韋注。虺小蛇大也。案虺即虫。蛇即它也。此小時名虫。大時名它之徵也。段氏說誤。印林曰。

虫虺古同字。而有三義。一蝮蛇。一蜥易。一小蛇。蝮蛇之虫。或作虺。藥案衆經音義。虺古文。見顏氏家訓。引張揖古。今字詁。小象專以爲蝮。故今不行。案爾雅釋蟲云。蝮。蝮爲許說所本。省作鬼。詩爲鬼爲蜮。文選蕪城賦。壇羅虺蜮。李善注。引詩爲證。義以鬼爲不可見之物。失之。今則專以

虺爲蜮。而義不該矣。三義要當分析觀之。不必糾合爲一。龜字象形之法。許君已詳言之。且云從它。惟此字可言從。不似木之不可言從。中。禾之不可言從。木也。龜皆蛇種。職是之由。

巴亦盤曲形。小徐曰。一。所吞也。乃望文爲義。且附會食象之說也。其

祛妄篇作巳是也。與𧈧𧈧同一象形法。蟲類皆好盤曲。虫小則曲。少它巴大則曲亦多耳。夢英作巳斷之也。今本作巳。漸近楷書矣。○偶見一人講古音。讀騶虞詩葭爲姑。𧈧爲鋪。竊謂印林曰。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李注笳說文作葭。初學記。胡笳下。引晉先蠶儀注曰。車駕往。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卽葭也。然則葭讀如菰。而𧈧字當何讀邪。印林曰。方言。祀有渠疏。渠挈之名。則巴在虞部可決。然不能決其正讀何字也。偶檢韻會。巴下引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索隱。苴音巴。然則巴音苴也。然則芭苴者。是以一字之古今音合爲一名也。集韻四紙。𧈧姐同字。音紫。母也。巴在九麻部。中從且者二十餘字。且在三十五馬部。中從巴者七字。是巴且音通之證。牙古音吾。騶虞亦作騶吾。吾牙虞吳古同音。故周之虞仲亦作吳仲也。

𧈧亦蛇盤曲形。

以上皆羽毛鱗介昆蟲之純形也。其首皆向左。惟牛羊之首向上。則兼牧事象之。廌鹿之首與尾同向右。則兼其性情象之也。

穀類之象形者。來禾朮禾赫是也。來篆當作來。上出者穗也。左右四出者葉也。曲之以爲姿可矣。不可離於莖也。麥節必四。其葉亦四。以

秋種夏穫。受四時全氣。不似它穀之葉無定數也。麥在國中初生一畝。雖生一物。俗名最茂。生一白蟲。與米蟲同。而祇存空皮矣。它穀祇生一蟲。亦麥之異也。故禾菽之葉甚多。而文反省之。以其無異也。來與

禾之下注者皆根也。字與木同形。不別其巨細者。其根皆有異。麥無大根而甚長。五六月掘地。一切有纖細紛紜如牛毛者。老農曰。此麥根也。麥在野者。二百五六十日。根入黃泉矣。禾之幼也。止一直根。以其耐旱也。俗呼旱根。亦曰命根。三十日不雨而不死也。一遇大雨。則出地之兩三節。皆生根入地。上莖與下根競長。而旱根乃斷。大抵雨暘時若。禾不極茂。惟孟子所云旱則槁。雨沛然則苗浡然者。此物情也。蓋一夜生上尺矣。禾字上揚者葉也。來於左者穗也。麥穗必直立。禾穗必下垂。惟大旱無實。斯上揚耳。禾來二字之下半。不與來禾同。而禾與來亦異何也。禾之中一為地。一之上下通者。上為莖。下為根。根之左右當作圓點。不可曳長。蓋菽生直根。左右纖細之根不足象。惟細根之上。生豆纒纒。凶年則虛浮。豐年則堅好。但不可食耳。此瑞應也。故篆文象之。然禾字上半。則反象初生之時。菽帶甲而生。其項曲。異於它穀。故象之。若其枝葉叢雜而團欒。似此者多。不可象也。曲項則當作禾。而作亦者。如尙從半。亦不作白。而作白變之也。是其

比也。鹵鹵之類。或亦然矣。朮篆作朮。吾觀其形。蓋即蜀秫。初學記有胡秫之名。膠州人言如此。今之高梁也。其穗大而上出。豐年始有曲項者。故以大而曲者象其穗也。字之下半與秫同。非與赤同。它穀之莖。飲牛馬而已。供薪燎而已。而麻之用。在皮。秫之皮。亦可為席。為笠。故字形與朮相似。著其用也。吾年逾五十。而老於農。故知物情。以窺古人製字之意。今之學者或不知也。

禾下云。從木。從収省。収象其穗。許君之意。蓋以収木二字形似。然非如禾大二字。姑以左右為別。蓋収為象其穗。欲作収者。不至平爾。捺脈。不象収形也。乃說者皆以平常省法推之。或謂省収字之四曲。但存中筆。或謂第存一曲。愈使許說不可通矣。如此迂曲。不如以象形蔽之。余

前已論之矣。案吾鄉俗。謂之穀。穀乃統名。而得為禾之專名。蓋以北人所常食不可少之故。猶禾得為百穀之統名矣。顧見於經典者。則

言禾不言穀。段氏曰。伏生淮南子。劉向所著。書皆言依畝中種穀。呼禾為穀。國語。幽莠之秀也。似禾。春秋。大無麥禾。

大無麥苗。孟子。惡莠。恐其亂苗。苗亦統名。在此又為專名。蓋莠祇能亂禾之苗。不能亂它穀之苗也。詩七月。禾麻菽麥。則禾專名也。十月

納禾稼。則禾又統名也。一章之中。兩義皆見焉。然案此章。毛傳似誤。以場為圃。北方間亦有之。然春耕之種。菘至夏即平治為場。不能待

九月。且經典中築字。皆指垣墉而言。故曰築城築園築室。治地為場。

雖無專名而築之義則不合也。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結是納乃貢賦之名非登場之說。況下文云黍稷重穰禾麻菽麥諸穀雜然陳之夫麥熟於芒種夏至之間黍熟於六七月之間以次而禾而稷而麻至八九月而菽皆熟然則自五月至九月皆轆禾稼之時若必待九月而治場則麥將積於何所而空其地以種菽乎。況黍之性旋刈旋轉不似他穀之暴乾而後轆也。少遲一二日則失其性而不黏不可以爲酒矣。謹案此章乃收藏之事也。九月築場圃者北人之圃必與場毗連便於守望耕治圃邊爲短垣亦或以秫稻作籬矣。垣經暑雨有損壞故築之。此事當在九月杪禾稼皆轆之後也。十月納禾稼者納之於公也。蓋納總程秸而已。諸侯之國不能有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故下二句言其所納之色目則雜糧皆有。幽公質樸所食不必盡嘉穀也。○吾鄉禾之生也有甫數寸而旋秀旋實旋落落即復生其長甚速與前生者同高且同熟焉。土人名其先生之數寸者曰看穀老視其葉之多寡以卜歲之嫩惡於古籍未之見也。

棘部前承朮部而說曰象形以林從二木例推之此當云從二朮矣。

而許君不然者。蓋木、林、麻三部，特以字形之遞增也。故卽多寡爲次。然造字之始，必先有林字，而後省之爲木，加之爲麻，何也？麻之爲物也，莖之必比如櫛，而後得麻多而且良。若施以立苗欲疏之法，則無用矣。故必作林，象其密也。與累禾爲秣，以象其稀疏者，不同事也。其用在皮，故離皮於莖，表其功也。此乃種於地中之形，故曰𣎵。依段氏改之總名也。林本讀如麻，故麻下云與林同。玉篇林下云亦與麻同也。言亦者是時已讀匹賣切。顧氏猶聞古音，故附於末也。木則治麻之事也。治麻者必取一莖而析之，故分林之半。旣治之後，藏之屋中，故字從广作麻也。迨乎經典皆用麻，而好爲分別者，音林爲匹賣切，於是人不知其爲一字。試思麻乃九穀之一，而黍稷稻粱從禾從米，皆本義未有從广者，則麻之非本字可知。而來說曰分稟皮，則是虛字也。故許君說林曰象形，不使實字從虛字也。○說解又曰林之爲言微也。案說經者多用之爲言，明其音也。說文之說音也，直云讀若某而已。故不用之爲言。稟下云稟之爲言，猶也。秋下云秋之爲言，洋也。秋也。裕下云裕之爲言也。皆以稟、秋、裕、音相近也。而此用之者，義寓於音，而非本義正音，故用之也。卽此微其與麻一字矣。若作匹卦切，則不能讀若微也。麻古音如磨，故詩與池娑嗟施爲韻。廣韻六脂，五悲切內。

个字者，事出偶然，不得如段氏杜撰篆文也。

韭下云：象形，在一之上，紫形中有意，非如木字之上枝中幹下根，瓜字之外蔓內實，有似繪畫者比也。它菜或大葉，或歧枝，或散亂，韭則莖短葉長，紛紜滿畦，如剪斯齊，故字之中兩直，正其狀也。旁出之六筆，亦非歧枝也。象其多耳，象其多則何不依葦嶽相竝出之意，而用其上半作止乎？曰：不成意，又不成文也。衆艸競長，必不能齊，故中二直長，旁二直短，韭無不齊也。故其字直是八直並列，以況其多耳。其六畫曲而附於旁，爲其成文也。卽目錄葦字作葦，亦非歧出也。

以上皆植物之純形也。

戶篆以門篆例之，蓋寫誤。戶字蓋象形，說曰俗戶從戶，非。它書門有作門者，則戶亦當作戶。琅邪刻石所字從戶，然上曲亦非物情，直當作門戶耳。植者上下出，以象其樞，闔者以象其扇，中有橫者，或扁形邪，抑門戶連衆材而成，有橫木以固之邪。吾鄉俗謂之枕，漢之橫門音光，則枕亦橫也。此諺之可通者也。顧不象其面而象其背何也？面無它物可象也。今人門上作櫺，古蓋無之。○門從二戶，是會意矣，而與戶皆說以象形，何也？各自爲物，不相假也。卽如木字，加一木爲林，減半木爲片，是同此一

木多栽之則爲林。鋸解之則爲片也。此天生之物。門戶則人爲之物。大門廂門皆用門。一扇則不飾觀。且重累不便開闔。然欲爲門則門矣。非湊兩戶而爲一門也。東房西室皆用戶。室中地狹。兩扇則礙戶。偏東開之。附麗於牆。於事爲便。東房之戶必開特者。西牆吾鄉固然。故禮埽室聚突以有戶爲之蔽也。然欲爲戶則戶矣。非圻一門而爲兩戶也。是以禾欲稀疏而爲林。是林字由禾字生也。林必分析之而成木。是木字由林字生也。若門戶相對相當。各自爲物。不必相生。故雖說之曰半門曰戶。門從二戶。既據字形交互言之。而仍皆曰象形。則本其意以爲言也。故爲象形之別。一類與它字加減則爲會意不同。○博古圖肇有門。賤。二體。其戶皆作戶。

皿。卣。卣蓋皆瓦器也。皿口奢。卣口斂。缶則上加蓋。○皿蓋盆盎之屬。廣而庠者也。上口圓。下底平。中以象腹。而篆作皿。左右兩直不黏連者。印林曰。鐘鼎文作皿。疑本作卣。象其奢也。屢改成皿耳。紫印林說是。木部槩之籀文。卣。可證彼斷爲卣。此斷爲皿。猶之許君云兒禽。禽頭相似。則其頭當如石鼓作凶矣。乃兒自中斷之。合而自兩旁斷之。正與卣皿斷法同。是知古文既興。寫者各以意變之。遂使古

人之意不復可見。偶存一二，學者所宜盡心也。卮卮皆可，點是尅飾，有無任意。

瓦之爲物也，其坏爲圓筩，劓爲四而不絕之，既乾之後，乃就所劓之

處敲而圻之，故匪瓦

用土爲瓦，不同說文。

合四而成規，甌瓦則不然矣。詳審瓦字之

形，外則屈曲，中有界畫，蓋象其初爲圓筩時也。○說曰：土器已燒之

總名，象形。二句說字義，字形不相貫注，似可變例。乙轉之，瓦單指屋

瓦，乃有形可象，後始用爲總名耳。爲部中字，張本也。所屬諸字，惟甍

是屋瓦，知爲總名矣。且鑿堦皆瓦器，而字從土，從土猶從瓦也。

單字當倒看，其下一直乃柄也。吾鄉場中轆禾，所以推而聚之之器，

似此形，推好妨而棄之，其器亦似此形。

戈下云從戈，一橫之，戈者槩也，非戈所當從。一橫之之語，又不可解。

蓋後人所附益，又云象形，乃正解也。博古圖商立戈鼎，戈字作木，乃

足象形，小篆變之，遂不甚肖，豈可云從戈一以燔亂之乎？

弓蓋本作乙，象弛弓形，垂於左者弦也。

勿，象一柄三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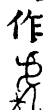
韻會引說文作勿，與利之古文物從之，者皆作柄相似，從勿之字無作勿者。

以上皆器械之純形也。以上五類皆正例也。

有一字象兩形者。弓字是也。說曰：嘖也。謂舌也。部中函字承之。恐人不悟。則以舌體弓字申之。說文曰：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謂花也。部中函字承之。而粵之初生。其葉拳曲。亦以類附焉。艸部說云：未發爲萓。蘭則草木之華亦從函也。且所云未發函然者。早已說舌者說花矣。故知一字象兩形也。

口部回下云：轉也。古文作回。水部漩。回泉也。淵。回水也。雨部霽。之。籀文說云：回。霽聲也。以此一字象兩形也。雷與淵皆回旋之物。顧地道右行。以回象淵可矣。天道左旋。不改作回。以象雷者。雷無形之物。第象其聲。故因使用回也。章下云：從回。象城。章之重。則回又象城。章形矣。然恐非是。說見衍文篇。

彡部云：毛飾畫文也。形。今之類。皆毛飾。形。彰之類。皆畫文。以上一字象兩形者。然亦純形也。

有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者。虎本全體象形。虎字省之。仍象虎文。蓋虎皮固無損者也。儿在內。虎在外。去其在內者。猶去骨肉而存皮也。許君謂虎從虎。說頗倒置。○案虎字見於金刻者。積古齋吳彝作。師酉敦作。皆純形也。其與小篆近者。虢叔尊作。虢姜敦

作𠃉是也。然不斷為兩體。繹山碑號字所從之𠃉亦然。范氏天乙閣所藏石鼓文其字作𠃉。此籀文也。俗書席字之鼻祖也。諸體惟𠃉可斷而又不從人。蓋小篆整齊之始似人字。許君分上半為虎。乃分下半為人。蓋誤竊謂盧虜等字。祇是從虎省。虞下云虎足反爪人也。疑是𠃉字之勿向左。𠃉之爪向右。故云反爪。乃變文以見意也。

𠃉象羊角形。角兩而四之何也。曰。本兩筆斷為四也。下𠃉者何也。曰。兩筆相合之處引長之也。它部中古文之從𠃉者皆從𠃉。是篆文之本形也。皆從殘肉而𠃉作𠃉與此相似

中木且皆是也。夫必先有虎而後有虎皮也。先有羊而後有羊角也。先有𦍋而後有其頭也。此物理之自然。然則謂虎𠃉且為省虎羊𦍋而作也。盡人信之矣。惟中艸木林孰知其作之先後。曰。林為葩。段氏所改者也。莖為

精也。之總名。而木則分葉之皮。此其先後無難辨也。惟艸下云從二。中

則是先中後艸矣。然艸之為物必叢生。故艸字象其形。而象形之外無它意也。是為純形。若中為艸木初生。而觀其形亦宛然艸也。知為初生者。是因其分艸之半。似木之上半。因生此意矣。然則所謂減體會意者。此之謂也。而仍謂之象形奈何。曰。減體會意。謂夫非恆有之

事物也。即如行字分之而爲彳亍。是一足行也。吾聞夔一足矣。未見此人。第見小兒嬉戲。偶有此事耳。是以彳亍字分用者甚少。以其不能獨字成義也。若剥虎之皮。斷羊之角。仍然成物。故中亦二字。依然恆用。以其自成爲物也。特是許君之列部也。往往拘於字形。惟先鬼後由。先希後土。得其序矣。

以上由象形字減之。仍爲象形者。亦純形也。

匚訓受物之器。而如是以象其形。是惟匱字之爲器。必當空其前面者。從之。匱屬之蓋。闢於前面者。從之而已。匡匪卽不得如此。而匱以受酒水。如是則泄矣。蓋匚以避匚作此形也。匚業以避口犯切之。而奔上以別之。匚字更無避法。側之而已。匚盧飯器也。奔上則不便飲食。故知爲避也。

此避它字而變形。側觀之而後合者也。然亦純形。

有象形而兼其用以象之者。白字是也。外象白形。中象米形。蓋將作匚。則與去魚切之匚。口犯切之匚。皆相似。故兼米象之。白爲米設也。楷書作白。似篆本作匚。奔其上而作匚。以取姿者。然非也。白之質厚。奔上以象其厚也。中象米者。省米之十。卽成公也。恐人疑爲八部之

六及谷從水敗兒也。故許君特言之。

此已有所兼而後能象形矣。然猶非直從某字也。

物有其形可象而惟繪事乃能象之者。則加會意以定之。谷字是也。

口之上齧有理。左右分別似久。然與久凌字同。故以口定之。

又字亦是也。篆當作司。兩點不當曳長之。點於指尖。乃是又也。又案

又為手足。甲爪訓夨。虛實分焉。經典用爪為又。聲借耳。它部注多云

爪古文又字。何其疏也。斷非原文。至於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則

亦係假借。不為誤。

電之古文雷亦是也。下半似晶字者。圓以象電形。三之以象其多。復

注中者。電中心虛也。俗以中虛者為官電。中實者為私電。云。私電者

蜥易所作也。甘肅禦電以火礮。謂有擊落蜥易蝦蟇者矣。竊意陰陽

相薄而成電。中虛者陰裏陽也。中實者未詳。火礮轟擊之。則其氣散

故止耳。然怪物不可以理論。未嘗目驗。不敢臆決其必無也。

果字亦是也。推古人作果字之初。必作。象果形圓也。然圓物多矣。

則又於。中加十。象其圻紋。攴部彜下云。果孰有味亦圻。加此句者。以字從木

也。未下云。味也。此句已見。乃言若榴。乃言若榴。

從木之意。故下第云。未聲。是其義也。桃李梅杏圻者。味必美。古尚無安石榴。

也。然⊕與井田字方圓雖異，究當別嫌，故加木焉。余因此象果形之說，肥揣糶當作呆，與杏字同體。當如本艸綱目之說曰：梅、杏類，倒杏爲呆。今某從甘，酸果何以從甘？蓋亦本象坼文。許君因其似甘而言，從又言闕也。糶非從口，亦果形也。從二呆者，樹果固多成林，然恐是啗字之類，尚繇縛而已，未必有意。梅、杏之果，皆在葉下，而字必顛倒者。二果之榦皮枝葉皆不辨，但果形及味小別耳。故顛倒以別同中之異，不似桃李之諧聲也。許君說杏曰：可省聲。說糶又曰：從口，皆似遷就其詞。曰：然則桃李何以不象形？曰：字之作也有先後。糶杏殆先作者，而二果又相似，故以象其實，而或上或下以別之。呆之初作蓋作呆，與果字同意，或嫌其混，呆果出日字也。始作呆以別之。實則呆字從日，本不非從甘，苦字也。酸果而從甘，古人不若是迂謬矣。孽乳既多，不能一一象形，始諧聲耳。○某字，二徐皆用莫厚切，是以誰某爲本義也。當依玉篇莫回切。

石與果一類，本以。象石形，而此形多矣，乃以厂定之。書字亦是也。車之中直卽軸也。于軸之端作。象書正圓之形也。且兼輶形象之矣。而小徐曰：指事，夫無形者事也。有形者物也。虫它雖

小物。然有形可象。忠孝雖大事。然無形可象。故一會意。一形聲。上下之事。極闊。然亦有可指而已。其它會意字。小徐多以為指事。皆誤也。大徐引此條。姑論之。

足下曰。從止口。此文似有改易。足而從口。豈復成義。小徐以為象股脛之形。是也。然亦不當兼言股。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即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從止而加脛以象之。脛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脛在腳指尖也。

以上則兼意矣。

為字象形兼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為猴也。有頭有腹。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厶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真猴矣。

此亦兼意者。然爪由猴生。非如果由木生。故為小異。

弋下云。象析木銳。表著形。謂析木使之銳。而表著於物也。著。直略切。大徐本誤。段氏改之。尤誤。弋訓櫟。櫟之物。人皆見之。而欲象其形。則甚難。故以厶象其所著之物之形。而丿附於厶。則析木而銳其末。有所附著之形也。必表著之者。備所挂之物。挽落也。○說又云。厶象物

挂之也者。厂者世也。象世引之形也。凡挂物者必下垂矣。○狀吅乃

係船狀也。案說文以弋為學之專字。以代為劉劉之專字。集韻有狀及狀。柯皆俗字也。乃五篇已有狀。狀矣。


漢書地理志。詳柯。

牂柯之俗字。段氏引之。為其從弋也。苟便已說。不恤其它矣。眉字之厂乃眉形也。然與十二篇於小切之厂無異。何以定其為眉哉。惟上有頷理。下有目。則居其中者眉矣。

書蟲字以蟲定之。串蓋象蟲緣木根形。中直象禾根。盤曲者蟬也。印林曰。瀚案。蟲二部。惟蠱之重文。蠱與蠱為會意。而蠱注以為象形。其實合木與虫以成文。意言虫食木耳。何象形之有。蓋虫為象形。由虫而虫。由虫而虫。而虫之形固仍在其中。苟非蟲名則已。既是蟲名。無須更象形矣。書蟲字許以象形說之。而小徐又特表章之。而象形遂不可意。然揣許意。聊以別蟲之牙聲耳。而經傳言蠱賊者。未嘗不作蠱。則蟲部之字亦串聲耳。串與古文矛同。惟省三點。再證之。或體發。古文蟬。而諧聲彌彰彰矣。

巢字亦是也。巢在木之上。故從木。巛則鳥形。白則巢形。三鳥者。象其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將抱卵。乃作巢。雖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

以上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也。𠂇乃弋形。𠂇乃眉形。𠂇乃
蜂形。𠂇乃巢形。厂目蟲木則意也。𠂇𠂇𠂇則所加之形也。
齒字象形而兼意與聲。段氏以𠂇爲齒其餘爲口。印林曰非也。口字
上爲上脣下爲下脣。今上脣之上有二齒非情也。此字當從口犯切
之。口張齒乃見也。中一乃上下齒中間之虛縫耳。筠案印林說是。
許君言象口齒之形不言從口亦可徵也。古文𠂇字從𠂇明白。祇有
下脣者。口之張也。下脣獨侈。六之者。牝爲牙。牡爲齒。當口上下八齒
皆牡。虎牙則牡而兼牝。六之則兼舉虎牙也。篆文四之者。第指當中
上下四齒也。目第舉下齒而上齒可例見也。
動物之象形而兼意與聲者。能與龍是也。龍之𠂇象蜃鱉鱗爪飛騰
之形。而從肉童省聲。能之比象足。而從肉。𠂇聲。蓋獸類象形者多不
能一一畢肖。故有所兼以成之也。顧能字即就意聲以爲形。非如它
字截然爲二爲三也。從能之字皆截然爲三。其作𠂇𠂇者近是。部首
作𠂇善矣。惜少一畫。惟繹山碑作𠂇無可訾議。說云足似鹿鹿
亦有此一畫。不過微長耳。石鼓文作𠂇乃回顧形。角耳之下則首
也。首既與肩一向。則右之上揚者喙也。左之下垂者頸也。頸但靡然

以下而已。今人曳長之，則是何物也。曲筆以連其頸與足者，脊也。後足連於其末，而又孑然上出者，何也。曰：尾也。鹿尾雖小而竭，翹於尻上，不可少也。今篆以後足連於其領，且竝其尾而失之，乃知古人之精詣，非後人鹵莽所能知也。知鹿之曲筆為其脊，則知能之後足亦有一筆連之，不可少矣。即知鹿之非從匕矣。若夫鬣鬣之橫貫，則又太長，非物情也。○龍為神物，於法當象形。然此乃文字，非繪事也。如作首尾四足形，何以別於蜥易。即增角亦恐嫌於鹿形。故兼聲意以象之。六十年骨全則蛻，故從肉也。能獸堅中，則其骨有異，何以字從肉。蓋能乃熊類，熊羆之螫也。必登木自隕以柔其骨。蘇而復上，必不能上而後入穴，則一身柔輒皆如肉矣。故字從肉也。抑即以己象其頭，以月象其匈腹，就此意聲為其形矣。○博古圖字，甚似比之古文字。但多爪耳。然亦少脊，且排比整齊，亦不象形。

以上兼意又兼聲矣。

衣字以意為形，亦變例也。上半有領有裋，下半不似衿裾，故許君曰：象覆二人之形，人象覆也。非入字也。心象二人，非从字也。一衣祇覆一人，似覆二人，故曰象也。段氏改篆為而，直從二人，非也。部中古文從二人者凡四，乃段氏所據然

豈其義雅通故不從。博古圖作念未有作念者。旅之古文念不
可據以為念從二人之證。鍾鼎文作念知止念乃寫為當作前。

此類直似會意。然非從某字。則仍是象形。

身字就意聲以為形。乃象形之極變。說曰躬也者。躬在呂部。呂脊骨也。蓋一體而六名。故躬從呂而又與身轉注也。率晉下皆云呂也。背下云脊也。案率不見於經。而脊背又人所共知。惟是論語鞠躬。猶以背言之。它經躬身多指全體。於是人不知其與呂同義。而許君何由知之。蓋易艮卦詞。艮其背。不獲其身。知身即背也。六四象傳。艮其身。止諸躬。知躬即身也。此爻所以取背象者。咸與艮皆以人取象。咸初拇二腓。與艮初趾二腓同。咸三股而艮三無股者。艮以上爻為卦主。當言敦艮。故以腓兼股。而迻下一爻。以三與咸四相對。思者心也。限黃皆與心前後相對者。五膺四身一體也。咸輔艮輔相反也。由此知五經無雙許。叔重非虛譽也。說解又曰象身之形者。乃以身之全字象身形也。既有六名。即不可一字而六用之。呂第象脊骨。率兼象脅肋。又呂乃正視之之形。身則側視之之形。躬字合兩為一。晉字從率加肉。不須創意矣。惟背字形聲兼意。北者人之所背也。北字之形亦本從二人相背也。身字面向左。向在左。背在右。猶恐其不分明也。則

一足向左以明之。故所從之義與聲皆其形也。惟厂聲似不合。韻會引說文是省聲是也。申下云象人要自臼之形。則身從申省聲亦兼意。經義述聞曰。元和姓纂。曹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然則申字子我。借申爲身也。釋詁。身我也。以上經義述聞玉篇。厂字注云。虎身字。竝從此。知所據說文亦如今本。

此則全無形而反成形者也。以上十類皆變例也。

女下云象形。而又云王育說者。蓋許君亦有疑於心也。竊詳女字下半似匕。或取在人下。故詰屈之意。而上半究不能知也。本部中古文從匕亦不可揣測也。

𠄎之象形。思而未得。姑妄言之。此背面形也。穴以象首及仙人肩。𠄎之下二畫。蓋雁柱也。直者二。則七弦分繫於雁柱也。上之橫者四。蓋兼正面之臨岳象之。

斗字象形未詳。六書正譌作𠄎。則許君所斥之人持十矣。段氏曰。斗有柄。象北斗。說似倒置。星名由人所命。先有斗斛。而北斗南斗象之。故皆名以斗。

以上皆所不解。記之以待就正。○鼎象傳曰。鼎象也。小過象傳曰。

有飛鳥之象焉。皆謂卦畫有此形也。象形字如之。

補正




五藏而有六府。故金匱論以三焦為孤府。而白虎通則以三焦為心包絡之府。蓋以加此而為十二經絡故也。列子言六藏。或即以心包絡為一藏乎。周禮言九藏。醫方又曰十一藏。皆取決於膽。蓋皆以藏統府也。二葉後 十三行

平安館晉姬鬲。姬作。三葉前 十二行


此以說文駁之耳。金刻字皆無系。玉篇未嘗不古。四葉前 二行

金刻中文之簡者。子孫字率作。子字一足。孫字兩足。而子字

亦有兩足者。四葉前 七行

金刻子作者。正面形。作者。向右形。臣作者。則右顯之

形。古文無反正也。四葉後 十四行

師寰敦牛字。蓋器竝作。可為段氏說證。六葉前 十五行


再思之以而小變之。即是矣。非脫也。六葉後 十五行

爾雅。肝。虺。牀。郭注。蛇。牀也。此亦虺。蛇一物之證。○又有一確證。風部






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夫化生之蟲。蝮不在其中。且春秋考異

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字從蟲緯
書既以字形言之知虫是省三為一之虫必非一名蠅之虫矣八葉前五行之末
剛從丞省句即可矣竹部云下丞者筭筭也與本文丞象其穗句意
同九葉後六行

集韻十五卦林或省作木十葉前十六行之注

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用苴經傳曰苴者麻之有黃者也齊衰三年用
牡麻經傳曰牡麻者象麻也案以上文推之蓋以其無黃謂之牡也
注疏未言二經之所以異竊意喪服所用皆粗惡之物有黃者立苗
必疏疏則本幹大而長枝繁牡麻密種幹細而枝亦短小故其皮之
粗苴麻尤甚於牡麻即以此為斬衰齊衰之差等矣然聞老農云牡
麻本非異種特花而不實遂謂之牡耳猶周禮之牡鞠也十一葉前六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史燕簋其簋字作亦從米他器簋字未有從米者十一葉前十一行之末增此

未增此

積古齋頌敦作頌壺吳葬作平安館毛伯鼎作積古
齋師酉敦作多兩一不知象何物或亦如之上曲彼連而

此斷邪十一葉後六行


說文釋例卷三

安邱王筠貫山學

形聲

許君欲曰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亦聲必兼意，若聲及但言聲者亦多兼意。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故執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論聲，卽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尚多第存其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此其一端。郝敬曰：後人用字尚義，古人用字尚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聲哉。卽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

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荆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減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策荊拈捩火焜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肩加意。余故詳論焉。

帝下云。從上束聲。此聲之全不取義者。與江河一類。正例也。抑余有疑焉。束篆作。而帝字中直不上出。旣無所取義。何以變形。恐字形失傳。許君以意爲之也。

禩字下許君之說字義也。已云以事類祭天神。卽足見從類之義矣。故其說字形也。第云類聲而不加從類。此當爲許君本文。又用類字。

引伸之義。而非本義。是謂聲兼意。裕字放此但是意兼聲耳大徐少聲字誤也

禳從襄聲。詩不可襄也。傳襄除也。與禳除癘殃也。義正合。而祇言襄

聲者。以除乃襄之借義也。

祿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祿。言故者。取其義也。周官掌蜃。祭祀共

蜃器之蜃。注引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

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然吉祥作吉羊。不

特用字者如此。即造字者已先有之。從此可知。已。絹下云。繒如麥。稍

而不曰稍省聲。紱下云。帛。蒺艸染色。而不曰蒺省聲。皆放此。

瑞下云。從玉。嵩。小徐曰。或有聲字。誤也。手部。揣下。又云。喘。逆之類。竝

當從瑞省。案非也。卮部。臨下云。嵩聲。讀若捶擊之捶。嵩垂一聲之轉。

故瑞揣皆從嵩聲。小徐連及喘。逆二字。尤謬。是猶衛碩人之驕之叶

音高矣。從知。揣下云。一曰捶之。即以揣捶同聲。因生此假借之義也。

元應曰。揣。初委都果二反。亦可證。校議亦駁此條。所舉證佐。不復及

之。

策下云。實。襄如裘者。求聲。棧下云。櫟。實求聲。案求古文裘。策下既云

如裘矣。即櫟。實亦猶之。栗。房似蝟毛。亦如裘也。然則求意兼聲。究是

比象之意。


歲從步戌聲。何不作斌。其分步字于上下者。原始要終之義也。朔數曰年。中數曰歲。起建子月。畢建亥月。歲星乃迢一宮。十二年一週天矣。戌聲似亦兼意。戌位屬土而兼火。火土陽土也。土受陽氣乃生物。歲功之所以成也。若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猶沿之。歸餘於終。故律書屢書後九月。當是時也。直可謂從戌意矣。

睡下云從目垂聲是也。段氏曰。宋本無聲字。目垂者目瞼垂而下。坐則爾。夫人與獸之瞑也。上瞼就下瞼。鳥之瞑也。下瞼就上瞼。親上親下之別也。若魚純陰之物。則不瞑矣。段氏泥坐寐之訓。謂坐則爾乎。且下垂作垂。邊陲作垂。說文不通用。豈可以今義爲古義乎。由前之說。則不知物理。由後之說。則不知字義。請與偃息在牀者參之。

鵠從示聲。大徐曰。非聲。案茶亦示聲。

受部敔下云。古聲。桂氏曰。古當作占。案積古齋。頌鼎吳彝皆作𠄎。無專鼎作𠄎。繼彝作𠄎。頌壺作𠄎。頌敦作𠄎。皆與說文古文𠄎相似。疑𠄎本作𠄎。後人改之也。其𠄎蓋卽是占。又金石索。周追敦𠄎。與小篆近。齊侯罇鐘𠄎。則與小篆同。秦詛楚文𠄎。𠄎字三見。則從

甘因知籀文非𠄎從甘字倒文與丹之小篆丹古文𠄎倒正同字也。要而論之甘敢平上同音占敢疊韻占敢雙聲諸文歧出總有依據不必定作占且曆字從甘金刻蔑曆字惟穉𠄎作曆或𠄎亦甘之變文乎惟𠄎不知爲何字當再考。○積古齋康鼎敢作𠄎金刻友或作習與𠄎相似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蓋古文本相似也籀讀書也。摳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傳作繇服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牆有茨傳讀抽也。夫籀之借字爲繇其訓爲讀書而繇與讀之訓皆爲抽抽即摳之或體也。然則摳意兼聲。

橐從東困聲以莽有木橐句已見其義也。段氏不知此例而增之。腹必果然故分束字于上下以見其中之張大也。且束其口以妨漏洩無底者兩頭束之其分束字爲兩亦會此意是以部中字皆從橐省。省豕豈復成字惟其皆象張大之形且以所從者質處所省之地不得與它省不成字者同類譏之俗人篆刻有錦上添花之名格式甚俗。然橐字之類卽其鼻祖又何深曲有味也。解人當自知之。參下云今聲大徐曰今非聲筠案石鼓文作亦未詳所從。玉篇

几部作夙。夙兩體。從之者皆作夙。不能別其孰爲夙。孰爲几。部之夙。印林曰。夙部之夙。或體作鬢。從彭真聲。其韻部所屬。劃然可曉。几部之夙。書傳罕聞。獨琴字從之。而從琴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毋亦徒因其形近夙部之夙。而強名之耳。今案夙字之從夙聲。蓋几部之夙。非夙部之夙也。夙之本音。蓋屬侵部。說文從夙部之夙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胎之重文作夙稍變琴從几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夙體與琴同。則知其下從几部之夙矣。夙古音屬侵部。凡從夙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几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從几從夙。夙亦聲也。許不言聲。或以義兼之。或脫佚矣。筠案從夙聲者三字。得彤皆與印林說合。彭則不合。又因說文無琛字。疑珍亦從几部之夙。釋詁珍美也。釋言琛寶也。魯頌傳亦云琛寶也。舍人曰。美寶曰琛。則兼爾雅珍琛兩字之義。且詩書竝無珍字。旅藝有之。古文也。不足據。釋詁所釋者何經邪。故疑珍琛本是一字。說文珍寶也。卽是釋言琛寶也。雖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珍與神爲韻。而班孟堅典引序曰。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珍與音爲韻。則古讀非後世韻部所能限也。惟是太

平御覽引說文。琛寶也。或今本說文。扱佚邪。
竊下云。禹廿皆聲。燿下云。次弟皆聲。稜下云。支只聲。曷下云。曷又聲。
盡下云。聿爾聲。疑下云。匕矢聲。是一字兩聲也。此類頗多。正不知其
何故兩聲也。

宅下云。人所託居也。

段氏依御覽補入字。案廣韻引說文云宅託也。人所投託也。

宅。毛聲。案託從毛聲。宅有託意。而

不云託省聲。為其迂遠也。然微兼意矣。故為別一類。

寔從更聲。更疾也。而不云從更者。恐此字與吾所輯分別文為一類。
乃一字遞加耳。爾雅釋詁。鄭風毛傳。皆曰寔速也。舍人曰。意之速。而
許君曰。居之速者。無柰其從一何也。夫居之安。乃是物情。居之速。豈
物情哉。故知寔字之意。重速不重居也。與更同意同音。故不復云從
更。若寡之從頌。則必言之矣。且申之曰。頌分賦也者。小徐無賦字。段氏從之。非也。案下云賦事也。讀若頌。以此知賦
字頌頌之本訓為大頭。大頭何以為寡。故必表之。此類頗多。學者各以
意消息之。爾雅釋詁。釋文。寔本或作更。是二字通用也。
寔下云。扱聲者。以上文云。深扱。義已明也。大徐改從扱。殊不瞭。
疝下云。腹中急痛也。殆方書之絞腸痧也。陰陽不分。糾結作楚。故從
斗聲。斗相糾繚也。

覆下云捕鳥覆車也。設聲聲中有意覆車。吾鄉謂之翻車。不用四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纒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此真所謂一目羅者也。若捕小鳥則用罨。其形相似。但弓上結網為異。覆特以繩連綴之。故從設也。

置下云直聲。小徐駁之。以為會意。大徐遂刪聲字。非也。罷之從罔。能也能聲不合。故許君委曲為是言。非本意也。置字但可云聲。即云聲矣。二徐乃欲為介甫先聲乎。

麗從麗聲。猶裘從求聲。皆後人竄易。

穰下云農聲。唐韻奴刀切。今人口語猶然。潘安仁藉田賦。以農韻茅。可知古音農如穰也。石州曰。此轉音。非古音。

聾從龍聲。案龍無耳。以角聽。許君不言從龍。龍亦聲者。將謂龍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邪。牛雖有耳。亦以角聽。

嫁從家聲。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白虎通。嫁者家也。

新從亲聲。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薪之古文。詩薪之楨之。固以靜字作動字用也。蓋樵蘇之謂矣。案栗荆榛。說文不同字。詩有栗薪。案豈

不可爲薪乎。特其義委曲。故許君不言從某。不得如段氏從斤木辛聲也。

辰下云尸聲。大徐曰。尸非聲。案身從尸聲。則辰亦當是尸聲。此余制切之。尸非呼旱切之。尸也。然究當闕疑。
左宣十二年傳。屈蕩尸之。杜注。尸止也。今本譌尸爲尸。毛詩孔疏引不誤。繫傳引之。扈下。作屈蕩扈之。策引注。扈止也。固是記憶之誤。然必作尸。乃可誤記爲扈也。釋烏九扈。說文作扈。左傳作扈。釋之曰。扈民無淫。杜注。扈止也。許君亦用此傳說。扈是亦訓扈爲止也。是卽訓扈爲止也。然扈扈下皆第云尸聲。不云從尸。卽尸下亦無一曰止也。之說。是知形聲字有義者極多。然意屬假借者。則許君一切不言。所以無穿鑿之病。如此而後成爲六書。敘所云字例之條也。今人於說文大義。不能闡發。乃於形聲字中。鑿求其義。是則王介甫之傳法沙門矣。至於尸下。亦不出止義。則以假借之義。悉數難終也。故吾於一日之文。不敢盡信。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

二也。分別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則不然。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實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形不復見者三也。學爲酷急之正字。今借用酷者。以其同從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覺作枯。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學曰學省聲。不云告亦聲也。此字之止匕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匕。但以爲會意字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裕之義曰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禮下云。從豐。豐亦聲。豐。行禮之器也。禮之從豐。用其正義。是謂意兼聲。

祐下既云郊宗石室矣。而又曰從石。石亦聲。此用石字本義。故雖已出石字。而仍云從石。胖字不入肉部。而入半部。而說之曰半亦聲者。此許君分別之意。以

判爲臙判之字。以胖爲胖合之字也。天官腊人臙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肉部臙下云。周禮有臙判。是許君從鄭大夫說。於腊人作判也。說胖云。半體也。今本有肉字元應引無是許君從禮家說。於儀禮作胖也。喪服傳曰。夫妻胖合也。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作夫妻判合。然則周禮腊人借胖爲判。媒氏及儀禮借判爲胖。兩字久已混淆。故許君大爲之別也。特是儀禮釋文。宋槧本固作胖合。是知今本之胖。卽胖之壞字。媒氏注所引之判。又未必非因經而改注也。○云半體者。喪服傳又云。夫婦一體也。然則此謂兩半合爲一體也。字義主謂入。故肉非正義。而入之半部。若增肉字。則仍是臙胖。當入肉部矣。○經義述聞曰。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天官夏采注。故書綏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綏。而說文遂無禮字。大司徒使之相調。杜子春改調爲糾。而說文遂無調字。占夢。二曰。壘夢。杜子春改壘爲惛。而說文遂無壘字。夏官大御。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讀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此前賢之疏漏也。以上竊謂許君於字本不盡收。嘗注淮南矣。而不收斲字。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說文不收趾銘。至如大司徒調改爲糾。取糾察義也。若鄉師調萬

民之藉院。鄭司農云。凋讀爲周急之周。此凋不可改爲糾矣。而仍不收者。則周字足以兼之也。罍字當作器。卽罍字。與器部罍。或作罍。一例。唐徐浩八分書。嵩陽觀紀感應頌。有罍字。是其證。然謂許君不收罍字。因杜子春改之。而然。則寤部說固云二曰罍寤。心部亦不收子春所改之罍字也。釋天釋文。罍本或作罍。大御注。或讀軒爲簪筭之筭。戴東原以軒爲輟末。亦未審所出。許君去取之故。既不自言。今本又爲後人所亂。尤不能以意揣之矣。

柵下云從冊。冊亦聲。小徐祇云冊聲。段氏亦然。蓋謂冊意不協也。不知此乃象其形而從之也。冊便是柵形。此正古人妙處。不得拘墟以說之。

貧下云從分。分亦聲。小徐祇云分聲。是也。以財分少也。句中已見分字意也。說文之例固然。不得率意增之。且有第用其說解。遂不出本字者。如羣下云孰也。孰字正從其義。諱下云告曉之孰也。則借義。然均曰羣聲。不曰從羣也。凡引申假借之義。皆併入聲中。往往小徐不出而大徐出之。識出乃弟下矣。

懶下云從氣。氣亦聲。此人殊鹵莽。彼不知說文之氣。乃今所用之氣。

說文之氣則今所用之餼也。第見愾訓太息謂息即氣也。遂冒昧增之。金部釳怒戰也。氣聲段氏改爲愾省。即揚波歎醜者也。許君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釳。今本作愾。同聲借用耳。且古言怒。今言生氣。惟趙策太后盛氣而揖之。略近此意。然不可徑以氣字作怒字用也。雅言俗語膠葛胸中。致此笑柄矣。欠部歌下云盛氣怒也若威氣即是怒則此語不通矣。

惟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申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眾不匡懼。乃省借耳。此人即據記文率然增之。印林曰。禮器釋文匡本作惟。瀚謂匡惟通。皇愾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大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愾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

娶婚姻下。大徐本竝云亦聲。誤。小徐本祇云取聲。昏聲因聲。不復言從取昏因是也。說己云取婦也。娶婦以昏時。女之所因。則意已明矣。皆引伸之義。非本義也。故下文祇說其聲。大徐本則不知例者所增也。

婢下云女之卑者也。兩體俱見。則說形當云從女卑聲。二徐皆云從卑卑亦聲。韻會又祇云從女卑。少聲字。何細心者之少也。吾所見韻會婢字通在所少葉中。此據註

氏所引

緇下云履兩枚也。又云從兩，兩亦聲。抑此說解蓋盡經改易矣。履之兩猶車之兩。詩百兩將之。葛屨五兩。若作緇，輒反不足，以見意。車部輩下云：車百兩，初不作輒。何以獨收緇乎？釋文百兩無音。五兩下云：王肅如字。沈音亮，不言說文作緇，並不言字。書作緇也。玉篇：緇，絞也。履，緇頭也。云緇頭不云兩枚，且與說文一曰絞也。在下不同，恐本是一義。而顧氏所據者，說文真本也。方言云：緇，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絞。絞，通語也。案子雲別其異語，而語之所指爲何事，尚不明了。故許君申之曰：履，緇頭也。謂作履者，絞其履之頭也。吾鄉謂合履之幫爲一，正謂之絞矣。是知說文本如玉篇。後人分爲二說，又改易而倒置之。當云兩聲。後人因譌爲兩枚，遂增從兩耳。廣韻：緇下云：雙履。所見之說文已如今本矣。印林曰：郭景純方言注謂履中絞也。玉篇：絞，履中絞。廣韻：絞，屨中絞。繩。集韻：絞，引博雅：緇，絞也。又云：一曰履底繩，皆足證緇之非雙履。然所謂絞，曰履中，曰履底，則非合履幫也。與履，緇頭之意亦別。

坪下云：從土。從平。平亦聲。小徐本從土平聲是也。上已云：地平也。足

以明之。凡此類皆大徐誤增。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即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字即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從赤而省之。釁。釁反。不省也。將謂釁。釁而省。即不成字。則釁部中字皆從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間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

瓊之或體璇。云從旋省。案不言聲者。說文於或體字多不致詳。其爲許君略之。抑或後人妄削。未可知也。然此省法大謬。說文從省者多有。然必既省之後。仍復成字。未有草率割裂者。旋字從於從足。去方留定。豈復成字。且於字以石鼓文作𠂔爲是。枉與華蓋形也。說文之形。即已不類。若省爲定。是必但識楷書者所爲也。後又有定字一條篆下云引書也。索引即丨部說引而下行引而上行之引。指運筆而

言玉部瑑下云圭壁上起兆瑑也。又云篆省聲者。取篆義也。段氏改爲彖聲。則聲是而漏其義也。蓋周禮注曰瑑有圻鄂瑑起也。圻鄂今作垠。垠猶周禮之兆域。故許云兆瑑文字既有點畫。卽有圻垠。周禮中車孤乘夏篆。注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鄭云五采畫轂約也。案畫約與篆文同形。作篆自合。或易其字爲瑑者。蓋不知篆之義爲引書。而其說固不肯也。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郛也。鄭蓋讀幾爲圻與夏相類。郊特牲大圭不瑑。注瑑當爲篆字之誤也。案許瑑字說則當作大圭不瑑。而鄭云當爲篆。然則兩字得通借也。集韻瑑有重文瑑。是從篆不省者也。

苗下云明省聲。明字會意。從省自可。此據大徐言之耳。小徐本從囙月聲。當係從月囙聲之誤。倒與囙部說之讀與明同。正相灌注也。然囙下引賈侍中說。讀與明同。則苗直從囙聲可也。卽據囙讀若獮。亦一

聲通轉。況有從明不省之萌字乎。

筱下云條省聲。案條亦從攸聲。徐氏豈以筱今作篠。故改其文邪。卽以今韻論之。尤韻有修脩悠攸。滌有韻有滌。而蕭韻亦有條條。篠韻亦有篠也。說文條從攸聲。有筌无條。玉篇條大么切。亦作筌。案二徐說文本。皆收筌於尤韻。說文韻譜及玉篇則皆收之蕭韻也。條條皆從攸聲。

犢下云漬省聲。而漬固從賣聲也。上虞王煦曰：鄭氏攷工記輪人注，絜讀若涅，從木熱省聲。竊謂絜自以絜爲聲，而鄭氏云然，則說文中不須省聲之字，不盡是唐宋人改竄矣。筠案其說固然，然亦漢人墨守漢音，忘卻古音也。鄭君非作字書，亦不與說文一例。印林曰：鄭君既解形聲，即與字書無異。讀如涅，明漢音也。然也。酒正注，絜之字從設，從百省，也是鄭君所謂省者，皆不可解。

咍下云宣省聲。咍既不取宣義，何須言省。宣固從巨聲也。噉下云薑小徐謬作省聲。虫部有蠆，則蚌屬也。非蜂薑之字。其薑蠱二字，說云：毒蟲也。象形。丑介是乃今所謂薑也。蠆從萬聲，而讀若賴，則薑從萬聲，亦未嘗不諧也。李氏刻說文韻譜，薑蠱作薑蠱，未詳所本。翁氏鈔本，則仍作薑蠱。玉篇薑字次序，與說文同。注云：或作蠱，而別出之。虫部不收薑蠱。集韻十八夬，薑蠱下引說文。廣韻亦收薑而無蠱，然則今本直是壞字耳。疋部邁，疒部癘，下皆云薑省聲。邁下云邁或不省。苟無薑字，則邁直云萬聲可矣。何以云省，且何以有不省之邁乎。山部嶺，下云薑聲。讀若厲，愚意萬薑直是一字。說詳說文韻譜校。

哭下云獄省聲。獄字會意自可省。然從犬何以知爲獄省。凡類此者，皆字形失傳，而許君強爲之解。

赴下云仆省聲。仆下云卜聲。赴超也。仆頓也。其義迥殊。

邁下云躉省聲。案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年字屢見。作𠄎

者固多。然甲午簋作𠄎。天錫簋同。從彳。明白。至如寰盤。周壺

司敦。𠄎。𠄎。𠄎。皆從彳之變文。仲虺父敦。𠄎。則從止

而省彳。曾伯靈簋。𠄎。則從彳而省止。要之皆借邁為萬也。聲苟不

同。何以借用。何必委曲其辭。而謂之省乎。萬與邁同聲。即與萬聲類矣。吾謂萬第一字。此亦可證。

進下云閨省聲。案玉篇進有古文邁。從隴聲。

迓下云作省聲。案作字小徐作聲。大徐不知改為從乍。鐘鼎文皆以

乍為作。可知作為形聲字矣。乃迓下作省聲。小徐本亦同。蓋前乎二

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

逢下云峯省聲。說文固無峯。即有之亦當從夆聲。形聲字不可省也。

大徐乃因此而補峯篆。何也。峯蓋當借用封字。封禪即其義也。吾鄉

俗語謂撮土以識地界曰封。亦象山峯。且沿古封疆之界之義來

也。

𠄎下云博省聲。案博字大徐會意。小徐兼聲。如溥從專聲。薄又從溥

聲。可知專聲自諧。不須言博省。口部嘽亦云專聲。嘽𠄎音義竝同。

齟下云柴省聲。而柴固從此聲。似校者因讀若柴而改之。

躡鵠下並云適省聲。而適固從啻聲。小徐本躡下云商聲。鵠下云啻

聲。皆是也。大徐本躡下云啻聲。而曰當從適省。乃得聲。蓋自隸變之

後。鮮有知商卽啻者。是以尤紛錯也。

鈔在中
又有說

罔部商下云。章省聲。安康王玉樹松亭說文拈字曰。漢書律歷志。商

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費誓徐邈讀商爲章。

斯下云斯省聲。丌之占地無多。何取於省之。而使不成字乎。集韻十

二齊引說文作誓。初不省也。玉篇無斯。後收字中有誓。云聲振也。呻

也。○斯者。悲聲也。口部無嘶。此卽是也。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則疒

部嘶。乃其正字也。又案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

斯字。郭義云。本或作𠄎。當作非古斯字。案字書誓先奚反。亦訓善。詩有

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云解白之
字作斯筠案。此雖不訓善。

然。知鮮可借用斯。卽知鮮可借用誓矣。匙者少也。義似不合。直由今

用鮮少。遂轉譌耳。附記於此。石州曰。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

之斯。左傳作庾公差。亦字子魚。差斯聲。近相通。兩人之名。其本字蓋

皆當作鮮。借用斯也。又例推之。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

訓斯。僞孔傳不足論。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人以毛公故護之耳。顧亭林唐韻正早發其凡。

凡省必成字。然亦有不成字者。則以其牽連爲一。上下兩借也。如童從重省聲。重從壬從東。童字省人。則壬不成壬矣。並以東之首一畫合於辛之下一畫。則東亦不成東矣。惟其牽連故也。

史部事下云。出省聲。以有古文叀從之。不省可證耳。若少字何由知爲出省。

段從耑省聲者。許君未收阜字也。竊意豈敝可言從耑省。段所從之阜。當直是耑之重文。以阜例之。可見阜者本也。初生之物。下只直根。而上則仁之兩瓣者在地上。故大頭也。阜之上大頭而下直根。與阜同也。中一爲地。與阜同也。特阜指在下之根。阜指在上之題。爲不同耳。不然。作段豈甚難。如湍歛之類。胡不省乎。

寸部將下云。牆省聲。犬部糞。水部漿。皆云將省聲。既云聲矣。可一律也。如謂糞漿兼意。則糞於將帥意尚有合。漿則無此意也。

取下云。卂省聲。蓋本無省字。卂字作偏旁。少縮其垂筆以配合之。鹵莽者直書爲耳。校者因增省字。

營下云榮省聲非也。熒字會意。榮榮之類皆從其省。惟熒惑星亦作營惑。營者惑也。苟云營省聲尚與營義有合。鳥部鶯亦從榮省聲。井部犇則從瑩省聲。蓋未檢榮瑩皆從熒省聲。榮下之熒小徐編爲榮榮亦從熒省聲。犇犇皆從勞

省聲。勞亦從熒省會意。

𠂔部殤。食部飭。皆云傷省聲。人部傷。角部觴。皆云觴省聲。心部傷。云

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省法頗嫌破壞。

小徐傷下云從易傷下云易聲易亦非字

竝當作錫省聲。省矢之下。

乃部鹵下云從乃省。鹵聲。小徐本從乃。鹵省聲。皆誤也。𠂔卽是了。以

在下變其文耳。鹵亦從𠂔。不言省也。當云從乃。鹵省聲。以下句籀文

鹵證之。文義通順矣。然鹵自是籀文。西而篆文。鹵從之。鹵自是古文。

西。而籀文。鹵從之。以篆從籀。以籀從古。時代甚順。有何省不省之可

言哉。乃如籒下云。籀文從微省。亦自有敬字。不須言省也。如此乖刺。

定不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從得其中間隙者。更不知幾何

矣。

豈下云微省聲。段氏據大徐敬字校語。改爲敬省聲。是也。敬字會意。

故可省。微字形聲。那可省。水部激下云微省聲。段氏亦改敬聲。是也。

蓋下云蒸省聲。案蒸有重文蒸。此文蓋粗疏者所改。非必蒸爲後人羸入也。

盥下云農省聲。案鴻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凡從農者如濃醲之類皆有厚意。

飡下云殄省聲。案殄固從殄聲也。今飡作餐。或亦古有是體。將無說文之不須言省聲者。皆有其故。而今不可悉知。邪。抑校說文者以隸作餐。因漫改之邪。小徐作殄聲是也。

甸下云包省聲。案勺古包字。包古胞字。此人不分今古。故改勺聲爲包。省聲耳。且甸直是會意兼形字。勺卽窰形也。田部甸下云從包省。亦當云從勺。小徐則包省聲。聲蓋衍文。

臠下云鹹省聲。明是鹵字。而云然者。聲兼意也。鹹味長。與臠訓長味合。字意統言味。不主於鹵。故不入鹵部。

號下云號省聲。食部饔之籀文。號下云從號省。雖不言聲。承上可推知也。然口部號下云讀若暘。說文雖無暘。廣韻暘。古老切。玉篇號呼交切。平仄韻合。卽與號音土刀切。號音乎刀切。亦無不合。則號號皆云號聲可矣。而必云號省者。唐韻號呼訝切。作呼許切者非則其音不同也。可

知凡省聲。後人以近世韻書改之者多矣。

繼下云繼省聲。繼下云從系繼。一曰反繼爲繼。案此語承絕之古文繼而言。然必出古文繼。而說之曰。古文反繼爲繼。既經挽失。繼篆之後。乃附此句於繼下。而改古文二字爲一曰二字。又改反繼爲繼之繼作繼。竝改繼下之繼聲爲繼省聲。幾於泯沒其迹矣。然固不能不曰。從系繼也。則繼果何字邪。王煦曰。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繼。帝堯碑云。繼擬前緒。汗簡云。繼見王庶子碑。

繼在屋之邊。故曰邊省聲。聲兼意也。段氏改爲鼻聲。似是而非。特下云特省聲。特固從寺聲也。

彙下云隱省聲。此等省法。極爲鹵莽。段氏謂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不省心。是也。蓋隱從意聲。意從弓聲。卽已有穩字。獨不可作檣乎。韻會引篆作彙。說作隱聲。集韻十九隱。二十四焮。皆誤合穩彙二字爲一。而亦不省心。

彙下云彥省聲。亦不甚妥。然彥在彡部。不作彡。而分其彡於彡下。已不可解。非如彙字有意者比也。蓋彥爲美士。苟入文部。則彡難爲說解。入彡部。則更謬矣。不得已而入彡部。是彡字先未確。宜從之者亦

不妥也。唐韻所簡切。段氏謂今南北語言皆作楚簡切。余妻高膠州人。其讀書語言皆作所簡切。恐它處尚或有之。勿以不見者爲無也。𧇧下云。𧇧省聲。小徐作豕聲。而又有𧇧字兩字。蓋訓釋之詞。而文有闕佚也。豕部說云。讀與𧇧同。校者以當時讀豕不與𧇧同。則與𧇧不合。故加箋注。大徐冒昧徑改之也。

囊下云。襄省聲。段氏改爲叕聲。是也。囊下云。匄省聲。改爲缶聲。亦是。但當明著之。案以楷書囊字去其上半。則襄爲囊省矣。此不識篆者所改也。匄省近似兩借。尚可不改。

暴下云。赧省聲。讀與赧同。案赧從反聲。暴從赤。何由知爲赧省。蓋說曰。溫溼也。不可謂之從赤。因勉強歸諸省聲耳。

曠下云。堇聲。大徐曰。當从漢省。乃得聲。案漢下云。難省聲。而難之正文作鷄。其說亦云。堇聲。蓋真元寒聲通耳。後又有漢字一條

夜下云。亦省聲。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卽以所從之字。貿處其所者。多有如啓祭省啟之口。而以日與木代其口。晷暴省暴之米。而以言與系代其米。夜亦以夕代亥之點也。此自爲一類。不與它省不成字者同科。

黍下云雨省聲。案雨部古籀文從雨者凡四字。則玉篇收古文雨字。可信也。原文蓋本云雨聲。楷書依篆文耳。後人疑之。加省字也。

籀下云籀省聲。案籀即籀之或體也。何須言省。且籀籀皆曰籀聲。此與鹵下不云從鹵。蓋下不云從菘。同誤。說文從重文者多矣。勿疑許君有不從重文之例。

冢下云殽省聲。宕下云碣省聲。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爲某省。凡此類吾皆不能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曰。冢當從象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彖聲。劉子政九歎。蠡與嵯峨爲韻。揚子雲賦。蠡與它爲韻。廣韻蠡亦收戈部。與冢字古讀合。筠案朱竹君本。蠡誠從彖。但彖乃後增之字。姑存鈕說。俟更詳之。

營下云從宮熒省聲。去宮存兩火矣。爲炎聲不近邪。以雙字推之。知炎字兩火。可益非真。請從熒聲也。從一營從宀與罷之上下兩借者不同。乃何以崇訓設繇絕爲營。即曰營省聲也。依小徐本。殆以相似而兩借邪。

辭下云絳省聲。說文固無絳字。卽有之。亦當作卒聲。廣韻辭下引說文會五綵繒也。今本也。作色。又出絳粹二字。云上同。玉篇絳。周也。似是粹盤之意。日部新附粹字。曰周年也。

粉下云從粉省。當作粉省聲。上文云畫粉矣。但聲未著耳。

份之古文彬。下云從彡林。林者從焚省聲。紫林者六字。恐係後人所加。小徐无林者二字。文義亦不貫。蓋許君於重文多不致詳。且言從彡從焚省聲。足矣。而林林者三字。不贅設乎。況焚說文作焚。從火從林。林亦聲。林在彡部。從彡從林。如其意則亦云從林省聲足矣。蓋此人以林爲閉口音。與彬字部分絕遠。而以焚省遷就之。又忘說文自作焚也。

坭下云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爾雅水潦所止泥止。蓋許君所見本作坭。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蓋緣尼止山來。漢夏堪碑作仲泥。又憶顏氏家訓。謂孝經當作仲坭。凡皆似不必然。坭蓋後來分別文也。

監下云𩺰省聲。非也。六書正譌曰。歃血爲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從血會意。是也。卽觀古文警從言。亦可徵矣。

船下云鉛省聲。鉛下亦云台聲。

欠部歃下云。噉省聲。不云歃省聲者。以噉下云吼也。呼也。與歃說所訶之義有合也。故又云讀若叫呼之叫。噉叫聲意皆近。

髻下云茸省聲。以髮亂必蒙茸。故云然。然王篇作髻。固不省也。將無
篆既悅艸。注乃加省邪。抑如椽。檣之類。篆隸固不同邪。段氏改爲耳。
聲於音。則是於事實則非。茸下云聰省聲。則不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子長報任
安書。茸以蠶室。文選作俱之蠶室。此茸從耳聲之明證。

萼下云華省聲。案六篇。萼。艸木華也。萼。榮也。爾雅釋艸。華。荂也。華。荂
榮也。是二字音義竝同。許君於混淆之時。力主分別。以此兩字各有
從之者。遂分兩部。未免矯枉過正矣。然萼下之華省聲。必是萼聲。後
人猶知萼音許。而華已變爲戶瓜切。與萼之胡化切近也。遂改之耳。
此條二徐竝同。知其誤已在六朝變音之時矣。且萼山之得名。以其
形如蓮華也。故尚書直作華。知萼爲漢以後分別文。未必古作。亦不
必定讀去聲也。卽如齊之華。不注。如改作華。豈可通哉。

犀從犀省聲。案犀亦從辛聲。

堅下云堅省。小徐有聲字。皆不似許君語。蓋取下云堅也。則取堅同
意也。取苦閑切。堅古賢切。又同聲也。云堅省。則不如云從取。云堅省
聲。則不如云取聲也。大徐特以堅口莖切。與取之苦閑切不類耳。然
許君固說取曰讀若鏗。鏘之鏗矣。則堅之口莖切。今音猶如古。而賢
之胡田切。堅之喫善切。賢之侯簡切。已爲轉音。若取莖之去刃切。趣

之棄忍切。腎之時忍切。再轉矣。徐氏不疑彼而疑此。何也。印林曰。馭聲字自當以古賢爲正。口莖爲轉。

馭下云。的省聲者。日部的下已引易爲的顛也。本處說解又引易爲馭。顛者。校者不知爲引以證說解。而謂爲引以證篆文。遂改之也。然毛本作馭。顛。孫鮑二本仍作的顛。同用大徐本而字不同者。知大徐校定之後。又有人以私意亂之也。乃經典釋文已謂說文作馭。竝未檢日部。不知作的者正字也。指經文言。若以字論。則是假借。作馭者。後來分別字。轉不明了。

矣。有白在顛。的然而明。故射臬亦謂之的。的。字祇作白字解。故曰爲的顛。若馭作白顛二字解。則爲馭顛。豈非爲白顛顛乎。重疊豈可通乎。且玉篇云。馭。顛。白顛馬也。以白解馭。以顛解顛。不似今本說文之蒙混也。易不言爲白顛者。的以見其圓。今之所謂玉頂也。若白而不圓。則驢下云。馬白顛是也。許君見此分別文。而收之。其引易則仍作的。而說解卽沿易義作的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不料後人貿亂之也。段氏竝的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又案爾雅釋畜釋文出的字。云字林作馭。與易釋文不同。然則此字其爲說文本有。字林襲之。抑或字林始收。而後人羸入說文。尚未可決。按。下云。讀若馭。顛之馭。又案爾雅邢疏引

舍人云的白也。知舍人所據本仍作的。與陸氏所據本同。不應許君所據本獨作駒也。

麋之要省聲。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炷省聲。凡從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

閔下云。兩省聲。玉篇作兩。未嘗省也。


災下云。教省聲。效卽古文教。不當言省。

黥下云。殿省聲。案殿固從戾聲。

穀下云。穀省聲。案從穀聲者。凡十餘字。穀亦在其中。忽作此言。豈有許君如是謬妄者乎。

天部奔下云。賁省聲。鼓部鼗下亦然。小徐皆作卉聲。案賁本從卉聲。又鼗之重文作鞮。是卉賁同聲。此則大徐獨抒謬論矣。

奚下云。絲省聲。似乎破壞而非也。系絲本無異。卽也。不必以省卞爲疑。

寒下云。塞省聲。土部塞從寒。小徐則寔聲。豈部寔。蘇則切。其聲固諧。然許君引虞書剛而寒。今本作塞。又詩其心塞淵。亦借塞爲寒。故云塞省聲以關之。非它字妄言省者可比也。此字篆作。懲之。或體

𠄎從寒省聲。楷竝作寒。其形不別。

𠄎下云雙省聲。段氏引漢書作𠄎。不省。案玉篇𠄎亦有重文。𠄎皆可。徵雙省之不誣。不然。隻自是字。豈可不得其聲。而遁詞於省。許君引左傳駟氏𠄎。今本作聳。同聲借用也。釋文不云說文作𠄎。知唐人讀說文本疏。勿膠固從其說。

況下云況省聲。段氏改兄聲是也。況亦從兄聲。白虎通曰。兄者況也。況父法也。此以同音相訓釋也。史記呂后本紀。酈寄。字況。呂產謂酈兄不欺己。此以同音相假借也。

漢下云難省聲。大徐曰。從難省。當作萇。而前作相承。去土從大。疑兼。从古文省。案暎下云萇聲。大徐則云當從漢省。煠下小徐本云萇聲。大徐本則漢省聲。蓋鼎臣改之。然即此難省聲。亦當是六朝人所改。蓋鳥部鷄下。固云萇聲。而其重文一古文二。皆從土不從大也。至若歎從鷄省聲。有籀文歎。不省可證。嘆從歎省聲。則兼義不爲誤也。淖從朝省聲。大徐無聲字。淀從旋省聲。玉篇亦作淀。案二字省法甚破壞。又正相對相當也。朝從軫從身。軫從於從旦。旋從於從足。淖省舟可也。並割軫之右半而省之不可也。旋省於可也。第割於之左半而省之不可也。

作自環爲私。環營皆旋繞之意。乙字之形亦回轉也。營訓回飛。故云營省聲。如徒聲無意者。則皆曰營省聲。其不然者皆誤也。

厶下云劫省聲。案劫字下雖攵從力去聲之文。然肉部肱。犬部狝。皆去劫切。未嘗云劫省聲也。則厶亦當云去聲無疑。金部鉞下云。劫省聲。讀若劫。則益見其複矣。虎部虤從去聲。而唐韻呼濫切。大徐亦不能強解矣。第曰去非聲耳。竊謂虤乃虤之譌。後人所羸入也。玉篇虤。虛暫切。虤屬也。又虎怒兒。虤忘狄切。白虎也。虤胡甘切。白虎也。廣韻四十九。敢。虤口敢切。虤屬。又收之。五十四。鬪。呼濫切。虎怒。廿三。錫。虤下。引說文。白虎也。廿三。談。虤下。亦云白虎。爾雅釋獸。虤。白虎。釋文。虤字。林下。甘反。又忘狄反。故竊億。虤一譌而爲虤。再譌而爲虤。其呼濫。虛。暫。口。敢。三切。則甘既譌爲去。而音未變也。陸氏不引說文。而引字林。則知音時已譌。虤爲虤。而呂氏依字作音也。然陸氏既引字林。下甘反。而又曰。又忘狄反者。甘聲。豈得有忘狄反。郭璞有爾雅音一卷。恐忘狄反。卽出其中。陸氏兼存之。此正古人小心處也。如喪大記。北牖。陸氏曰。依註音酉。舊音容。唐人墨守注義。安敢駁注。而固知古人之無北牖也。亮社北牖。勝國也。尙爲北出牖。編氓也。知其當作墉。卽存舊音。以待學者之用心。故

彪既譌彪。猶以說文自作彪。遂存此忘狄反也。後人偶見有虢字。遂以譌字冒舊音而入之說文。而又見說文自有彪白虎也。遂支綴其詞曰彪屬。不然。爾雅廣雅皆無虢字。其爲不典。不亦明乎。是當以呼濫等切。定虢爲彪之譌。再以忘狄反。定彪爲彪之譌。而於說文刪虢字。於爾雅改彪爲彪。

耿下云炷省聲。下又引杜林說。從光聖省。是又謂光聖並省以會意。蓋此字可疑。許君亦未能決之。故云然。要之從形聲字之省者。必取其義無義而省。吾不能知也。十八卷中又有說

徻從從省聲。從字合。从辵二字。以成文。徻字之省。與縱字之省正同。然不止分之。仍成字。尚非十分破壞。

羸下云羸省聲。鮑氏本同。孫本小徐本直作羸省聲。不足道矣。段氏依韻會作羸。案羸下固云羸聲。大徐曰。當从羸省。乃得聲。段氏曰。惟

羸羸二字。可云羸聲。羸字當云从貝羸。羸者。多肉之獸也。故以會意。

筠案羸羸羸羸下皆云羸聲。惟羸此字彙說多異文已詳繁傳校錄字從其義。說曰。畜產疫

病也。段氏本亦作羸。而從羸作羸聲。良由肉部羸下云。或曰豨名象形。闕發端言。或曰。其爲不可知也。甚明。云豨名象形。則又約略言之。

並不言從肉而入之肉部者。以亡口凡皆成字。而會意諧聲皆不合。惟肉字尚可說。能龍皆獸。而字從肉。故勉强附麗於肉部耳。其云闕者。闕其音也。唐韻郎果切。則後人依放羸羸等字之音而妄爲之也。段氏何所見此畜。而曰多肉之獸乎。且殪字從其義。將又謂爲善病之獸乎。特以從羸者凡七字。許君不能不收羸字。據此之故。而郎果切者三。洛戈切者一。遂以爲得羸之正音。其羸之力爲切。猶易於作合音。故曰羸可云羸聲。惟羸羸二字不便謂之合音。遂強爲之解。曰一會意。一省聲。蓋知非會意字不可省。猶勝大徐並此不知。然而其意無由會也。說又見一字數音篇。蠲下云。漸省聲。漸亦斬聲也。蓋以明假借矣。史記有高漸離。蓋以物名爲名。而字不作蠲也。故云漸省聲。以闕之。段氏改爲斬聲。未之思也。

颯下云。涼省聲。關經典通作涼也。然改詩爲北風其颯。豈可通哉。與策風鷺鷥同。此篆蓋後人增也。釋天釋文且目爲古字。

鑿下云。鸞省聲。緣上文鈴象鸞鳥之聲來也。否則云繼聲矣。大徐作从鸞省。便漏其聲。此形聲兼會意字也。

銛下云。劫省聲。銛乃劫束馬鞍之具也。不然。第云去聲而已。合也。惟

下又云讀若劫則吾不能解。前有丘字一條

範下云從省聲。範形聲字。何以省。此以車質處水之所也。

鞞下云從省聲。其破壞如縱字。或曰車可質處水之所。車與系不可

質處之乎。曰不可。泥合水弓爲字。故水可省。從合是。从爲字。古

蓋作𨔵。後人配合之。乃作從。豈有古字從後世字者。許君宗毛者也。

召南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夫人之蹤。古

人尚不專製字。況車鞞乎。且轍古通徹。以詩書皆名軌。不名轍也。經

典無車鞞之言。豈宜有此字乎。○古無是言。即無是字。今有是言。即

有是字。博古通今。本兩事也。鈕非石。說文新附攷。必爲俗語。求古字

蔽也。且今人好用古字。不知古在義不在字。避這用者。用遮。避認用

仍。將得爲古言乎。是羊質虎皮也。卽如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

此。隨時所作。使人易曉。夫子賢於堯舜。非曰斯賢於茲也。孟子願學

孔子。非學十翼之此。不學論語之斯也。

趨趺朕缺疾皆從決省聲。然決字大徐會意。小徐則以爲形聲。是也。

夬卦彖傳。夬。決也。夫子以聲解義。而後人尚疑其聲之不諧。是惑也。

案夬映鳩翼袂奠

小徐說此字

快抉缺。二徐本皆作夬聲。雖映下大徐曰

當从決省。𨾏下大徐作缺省。此緣說曰缺也而改之。小徐作夬聲。突缺𨾏三字下。大徐決省聲。小徐則夬聲。𨾏下小徐決省聲。大徐則夬聲。並當改歸一律。皆作夬聲。又詳大徐言𨾏當从決省。則知二徐本之決省聲。皆出自前人改易。非二徐之過也。

印林曰。此篇漸多不安於心。鄙意以為今作某聲者。固不可加省字。至大小徐。但有一本作某省聲。斷不可去省字。蓋言某省聲。仍無害其為某聲。去一省字。則少一義。後世雖有智者。無從考辨矣。筠案印林所以不取者。蓋見筠所舉省聲。率加駁斥也。不知敘中已舉大例。則凡如例者。概所稟承。不如例者。始加辨難耳。若謂義也。則瑑取篆義。𨾏取漸義。未嘗不駁。它說以存之。且豈可謂庶似火飛而從粟省。羔有光耀而從照省乎。竊意印林於會意諧聲。尚不免畸重畸輕之見。不知許君於其有義者。尚不冒強目為省聲也。祠下云。多文詞。而不曰詞省聲。振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振。而不曰蜃省聲。躁下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而不曰藻省聲。誦下云。聚語也。叢下云。聚也。皆不曰聚省聲。騏下云。文如博碁。駮下云。色似鰕魚。驛下云。文如鼉魚。而不曰碁省聲。鰕省聲。鼉省聲。駮下云。

馳馬洞去也。而不曰洞省聲。媒下云。謀也。謀合二姓。灼下云。酌也。斟酌二姓。而不曰謀省聲。酌省聲。卽乳下云。祠于高禴。以請于生民。疏引蔡邕曰。禴猶媒也。而禴下亦不曰媒省聲。絹下云。繒如麥。稍紱下云。帛。蒺艸染色。而不曰稍省聲。蒺省聲。其所以如此者。何也。誠以於聲得義。猶之於形得義也。是以瑞下云。禾之赤苗謂之藁。言瑞玉色如之。璫下云。色如藁。故謂之瑞。二字之形。初非藁省也。靖下云。染以茜。故謂之靖。字形亦非茜省也。由此觀之。設祠曰詞。省聲。祔曰蜃。省聲。必無以爲此三字地也。且禘下云。告祭也。告聲。此類意聲互相備者。亦將無以爲之地也。故筠於它篇。亦第於敘中舉例。而篇中則舉其可疑者。所以省餘文也。而泛而觀之。遂與篇題不相應矣。故因印林之說。發凡於此。卽如檀木色紅。故字與禴同音。而禴聲中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色意。可知形聲字之意。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中。者。自成爲音理。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朱竹君小徐本謂下云。謂省聲。凡全書中有聲之不可通者。可以此徵之。

五經文字。謚謚上說文。下字林。案省三爲二。極爲破壞。由此推之。則字林之作。所以適俗。故道遙。祧。禰。無不增入也。則說文從省之字。間有破壞者。或後人以字林改之乎。

博古圖。銘言從彝者多有。惟從尊。銘曰。止。止。其從作。止。無。千。从。又。

齋從示齊省聲。

淮源廟碑齋字即其不省者

二字上屬則爲齋，下屬則爲示也。與它省聲

字不同。且禮曰：齋之爲言者，齊也。是聲兼意也。韻會九佳引作齋聲。

又云：齋古齊字。案三體石經作𠄎。特說文未收耳。小徐作齊聲無省

字。疑韻會是。

兒之從𠄎，從兒省也。以兒屬口爲𠄎，以兒屬白爲兒。

罷之從熊罷省聲也。以能屬罔爲罷，以能屬火爲熊也。

豕不從豕省，從尾省聲。以彡屬豕，則爲豕省。以乙屬豕，則爲尾省。

說文見豕

豕從彡豕省，一字上下兩借。

黎從黍勑省聲。此以禾字左右兩借也。故篆作勑，楷作黎。

𠄎下云：從絲省，升聲。案從古文𠄎兩借耳，非省也。

昏下云：從氏省，則字當作昏。若作昏，則不必省一畫。氏從彡聲，本不

當直。故𠄎從之者皆曲也。不然者作𠄎，豈不可。有目部𠄎字爲例

矣。惟昏莫同義。莫日在艸中，昏日在氏下。氏與日相連，故省一也。凡

日部字，日在上者，早景晏晷，早見晷曩，曩昌昱，晷曩暴昆之類。雖

不盡是光明字，而無一昏暗字。日在下者，管廂管暫，管暫否管之

類大都是昏暗字。惟啓有由昏之明之意。晉下云日出萬物進不主日。哲字則大徐誤也。小徐作晰是。古文則昔磨二字不同此例。

以雙聲字為聲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為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夫墨

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為遁辭而已。不知二

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為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

從兀聲。說之或體作覓。乾論語作覓。裸從果聲。論語禮記。傳注為裸。曾從囙聲。曾昨核切音唐。囙音。意與唐雙聲。叟從奴聲。哀從

衣聲。心部引孝經哭不從。今本。作像哀依亦雙聲。曼從冒聲。敏從每聲。致從矛聲。致從古聲。辭從并

聲。牂從舛聲。纂從畷聲。虛從彬聲。自真至尤。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與蕭通。又豪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櫛從尚聲。觀

佳從圭聲。儺從難聲。難從難省。囟從囟聲。袞從公聲。若字作袞。從谷。聲則聲韻。袞從采聲。觀

從鬲聲。鬢從莫聲。猜從青聲。存從才聲。舉從艸聲。思從囟聲。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

亦聲。說以其說思字。曰從心從自。自亦聲。尚勝於彼也。心與思亦雙聲。籀文隄從辰。辰與蜺則雙聲也。夫此三十字者。皆以雙聲之字為聲。

亦足為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字。即安知古亦讀為愚。袁切也。

舉一裸字。即安知古亦讀為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

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劓從列聲。而讀若刺。𪔑從毀聲。而讀若隔。隸

從高聲而讀若擊。斂從豈聲而讀若猥。穀從設聲而讀若庫。楮從哥聲而讀若艾。小徐本艾同。從艾聲也。邾從年聲而讀若甯。邶從朋聲而讀若陪。邶從萌聲而陪若陪即回。此字也。僊從悉聲而讀若肩。祥從半聲而讀若普。般從安聲而讀若牽。庫從卑聲而或讀若逋。愜從虎聲而讀若移。悞從弭聲而讀若沔。霽從鮮聲而讀若斯。實從真聲而讀若資。媪從盟聲而讀若奧。縹從集聲而讀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即作𧈧。鈔從多聲而讀若撞。瑩從熒省聲而讀若銳。葦從差聲而讀若遲。夫此二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者。況𧈧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不甯惟是葦滓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音第也。宰與子雙聲。而子與第疊韻。是取雙聲之疊韻以爲聲也。然猶可曰梓或作梓音子。阻史或祖史之譌也。乃若鑄從壽聲而之戍切。𧈧從出聲而讀若孽。起從里聲而讀若孩。起留意也。里留亦雙聲。此類波及雙聲之疊韻者約十許字。吾以其汎濫。但舉此數字以見例而已。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義亦非其變也。可甯也。更改也。頌權也。僂憒也。佻偷也。

竊淺也。纒淺也。皆雙聲也。餽列也。則吏列雙聲也。此類亦尚多。不煩更僕也。夫許君之讀尚。或出於漢音。許君之說尚。或出于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有然。葑須從也。薺疾黎也。葑須薺疾皆雙聲。葑從薺黎皆疊韻也。當又名菑。雙聲而兼疊韻也。菑又名苗。則雙聲也。苦罌果菘也。苦果罌菘皆雙聲也。是故葑或作遊。許君引詩盧獐。今本作令也。是故莫以早莫爲正義。轉爲適莫。則與正義爲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爲麋鹿也。以釁代眉。人不以爲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爲如者尚多。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而以爲轉語詞也。韓非子自環爲么。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然則雙聲可以爲偏旁。可以爲讀若。可以爲說解。可以爲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而獨於仁之從二聲者爲之厲禁。則甚矣其惑也。

纂讀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荃也。荃與纂臙皆雙聲。艸部荃芥臙也。臙當作臙。芥臙即芥荃肉部臙字後人加之。

一字數音

從隋羸皂嵩彖汗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

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煇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羸之類是也。說文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皇下云。自始也。與爾雅由從自也。同。與自部說鼻也。異。然又曰。自讀若鼻者。蓋自疾二切。鼻父二切。似許君時固如此讀。且似古人本如此讀也。上古名爲自。中古名爲鼻。二字疊韻。猶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二字亦去入疊韻也。

瓊從夔聲。讀若柔。詩無教猱升木。猱與夔同。從柔聲。此類不備記瑀從畺聲。讀若淑。廣韻。畺在十八尤。瑀作瑯。與淑皆在一屋。然說文。茶。經典作椒。從叔聲。尤宵二部。則通瑀。讀若毒。與此相近。一。下云。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暹。

少。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

玉部。瑒郎計切。大徐曰。易亦音麗。故以爲聲。十二篇。易部及部中之協。協。駟。皆胡頰切。而艸部。荔亦郎計切。弼。從州聲。而讀若祝。與瑀一類。

足部云。古文以爲詩大足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案胥從足聲。雅古音吾。尚與足相近。足聲則遼遠不相及矣。

谷部囟下云。古文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案囟禱沾三音。猶是疊韻。誓則遠矣。

訶下云。勻省聲。又讀若元。

取讀若鏗。古文以爲賢字。唐韻取苦閑切。刪庚二韻遠隔。而鏗固從堅聲也。

罍下云。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

翳從夾聲。而讀若濼。

亏部云。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亏巧疊韻。亏則遠矣。此上古假借字。中古欲其有別而增之也。

焮下云。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讀若唵。或以爲藹。廣韻五合切。此音與讀若唵合。水部濕字。從此音也。頁部顯下云。焮聲。此音與古文以爲顯字合。二音懸殊。必不可通轉也。惟藹音與顯疊韻。然亦非同音也。囟下云。讀若獷。賈侍中讀與明同。明從囟聲。然亦非同音。諭從兪聲。而讀若紐。二部本相通轉。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瘞下云。讀若脅。又讀若掩。二音同部。

慨從及聲而讀若蛤。二音遠隔。

綦下云。讀若詩葛。藟綦之一。曰若靜女其祿之祿。虞庚二部而相通也。則亦不須言韻矣。并彖等字之數聲絕不相通者。此類可證。

者從占聲。讀若耿介之耿。

頁下云。頭也。古文韻首如此。鐘鼎文首作見二形。許君所云古文信有徵也。唐韻胡結切。雖於古無徵。然一體而曰首曰頭曰頁。三名卽當三音。且許區別之曰。古文韻首如此。是亦謂漢時讀頁不同首也。胡結切音纈。纈與首音理遠隔。

頤下云。出聲。讀又若骨。言又者。明著其非一音也。骨在臻攝。出在蟹攝。然蟹攝有出滑二字。則二音亦通。

牽下云。讀若瓠。讀若籥。

吳下云。古文以爲澤字。唐韻古老切。

巖下云。大也。案唐韻乙獻切。蓋此義之音也。又曰。或曰拳勇字。則謂借巖爲拳也。一曰讀若僂。則又一音也。三音皆疊韻。

墮卽其篆文。許規切。凡從墮者。墮體之音皆此類。而墜徒果切。與墮同音爲一類。其有二類也。與從墮者同。可知墜墮二字。古兼徒果許規二切。故尚書以墜墮墮爲韻。而隋文帝借墮爲墜。九成宮醴泉銘。皇甫碑仍作墜。

羸卽果切。從其聲者。羸羸羸羸羸羸。轉遞從羸聲者。羸羸羸羸。皆同而羸羸從羸聲。及轉遞從羸聲之羸。自爲一類。

自部云讀若粒。此句大徐無。小徐在食部。而逐之。此者以下句又字及從之字定之。又讀若香。鴟彼及切。炮都歷切。與

粒音合。至若鄉鄉二字。及從鄉聲之響饗鼻關。皆與香音合。

嵩多官切。從其聲者。喘遄端。端端端端端端。皆在

一先。從嵩省聲之段。及從段聲之鞞。鞞鞞鞞。又從遄聲之槌。皆無異

也。惟喘端皆在四紙。瑞喘皆在五寘。是別自一音。瑞喘皆在三十四

果。又別自一音。然許說云。喘讀若捶。擊之捶。廣韻之累切。與此音合。

唐韻旨沈切。則仍是一先之上聲也。喘唐韻兜果切。而廣韻市緣切。

喘唐韻丁果切。而許說曰。讀若端。則仍屬一先也。且廣韻喘。丁果切。

喘。初委切。又丁果切。則音韻流通不滯。非言部分者所能拘也。

希讀若弟。羊至切。彡部彡通貫切。小徐本無彡字。巖鏡橋合彡彡爲

一。是也。從希聲者。惟帚部隸字。籀文隸。篆文隸。皆可證讀若弟之音。

從彖聲者。喙、蠡、蠶、籪，皆與羊至切近。鷄、篆、椽、椽、緣、喙，及從篆省聲之
 璩，皆與通貫切近。然而隊從彖聲，徒玩切，地之籀文墜，則又從隊聲
 也。小徐墜從官土彖聲。大徐從隊，皆不得其說而改之也。況乎喙讀
 若腭，戶佳切，則隸十三佳，又出六至二十九換外也。然則帚字本有
 三音也。

斤古賢切。小徐曰：斤，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見從斤聲者，其音四分
 五裂，故為是遁詞也。豈有無音義而成字者乎？𠃉、𠃊、𠃋、𠃌、研、𠃍、研、𠃎、研、
 𠃏、研、𠃐、研、𠃑、研、𠃒、研、𠃓、研、𠃔、研、𠃕、研、𠃖、研、𠃗、研、𠃘、研、𠃙、研、
 𠃚、研、𠃛、研、𠃜、研、𠃝、研、𠃞、研、𠃟、研、𠃠、研、𠃡、研、𠃢、研、
 𠃣、研、𠃤、研、𠃥、研、𠃦、研、𠃧、研、𠃨、研、𠃩、研、𠃪、研、
 𠃫、研、𠃬、研、𠃭、研、𠃮、研、𠃯、研、𠃰、研、𠃱、研、
 從刑聲之刑，從并聲之并、𠃲、𠃳、𠃴、𠃵、𠃶、𠃷、
 𠃸、𠃹、𠃺、𠃻、𠃼、𠃽、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也。糲屬噉，勤皆從萬聲，則與二十五願一類也。要之古讀不必不三類也。

從葺聲者，惟講字遠隔。

說文無弁字。玉篇主倦切。火種。然諸從弁者，竝無此音。蓋弁弄二字，隸竝變爲美，弄音居倦切。故弁主倦切，以字從火，因漫謂之火種耳。此音既誤，除此不計外，朕併皆在四十七寢，併在四十七證。此三字一類，乃從弁省聲之逆。蘇弄切。自爲一類。從朕聲之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仍與併同類。乃若褒從朕聲，其正文辭從弁聲，而唐韻而隴切，與送一類。然玉篇辭子徇切。廣韻釐子峻切。辭上同。獨爲一類。別有十九代騰，徒耐切，亦獨爲一類。然則弁字凡四音也。

綜以上諸字而觀之，其音判然，不得強命爲通轉者，可以不必從爲之辭矣。取而譬之，鼎下云：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二字之義判然，而可以通用。又何疑於音之判然乎？又有古本一音，今則變音而從之之字，各用一音者，乃古讀如仍，而芳訖仍仍，皆如古音。惟鼎獨異。集韻則云甯鄧切也。余音古今不異，而斜賒今別爲音。乃至茶別作茶，則一人之形影分道揚鑣也。雖然，燹從彖聲，闕仍從燹聲。

此固可通。斲從亞聲。鬪又從斲聲。此不可通。而許說固如此也。是以巖鏡橋說文聲類作圖以明之。而學者多不謂然。則請與之讀廣韻。其偏旁與部頭不同部者甚多。蓋自古而然。不盡後人杜撰。則說文一字數音者。或古音本可通轉。亦未可知也。




補正




○疒部痲。曲脊也。玉部玖。讀若人。句脊之句。艸部蒺。艸也。可以染留黃。糸部緱。帛戾艸染色。吾作句讀。謂句脊為省形存聲。又謂戾艸當作蒺。此亦畸輕畸重也。戾。籒通用。漢百官公卿表有籒綬。音灼曰。籒。艸名也。可染綠。然則字尚可作籒。豈不可作戾哉。是形聲字以聲為重之證。續之二葉前六行之末





眾從弟從眾。段氏以鰥例之。謂可云眾聲。然弟眾同部。是此字一類。續之五葉前十六行從匕下





音語文公立四年篇子犯曰。其眾莫不生氣。似與俗語合。然非也。生氣即上文戰鬥直為壯意。六葉後十行


今又見一本。亦云從女卑。引徐曰。會意。或即因小徐之說而刪之。七葉後字條積古齋楚公鐘。夜作人。叔夜鼎作人。皆從大。且人之夕。在左。

而仰。卜人變夕爲月。豐媾敦作。從火省矣。而夕亦在左。師酉敦二器一蓋。凡三夜字。一作。二作。十二禁夜字條

朝字。積古齋仲殷父敦。蓋作。器作。筠清館周乙亥彝作。



周鼎作。廟字。積古齋吳彝作。師酉敦作。三見並

同。甲午簋作。筠清館周允敦作。案惟甲午簋與小篆同。而亦無人。然則淖字自從古文省也。不可謂之破壞。特不識

。是何字耳。十五葉淖字條

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篇內。尚書下。梁有費尫。是梁人已以尫爲名。沿字林之誤。十五葉後九行



從羸之字。金刻罕見。惟筠清館鄒子簋字釋爲羸。中央之。似能字左半。凡作皆與小篆不合。惟其文曰。秦羸則固當非誤。

釋。○史記索隱。魏公子列傳。侯羸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是同。此從女之字。而一音盈。一音雷也。可知羸字本兩音也。○羸字若依鄒子簋。似是從舟能省聲。然從舟之義難明。又上半之與相

似。或是小篆變錯。十六葉羸字條




嚴氏曰。彖宋本作象。與部首彖同。汲古改作象。依小徐也。案如此說。

則象本衍文玉篇無之可證十八葉後二行

有形非兩借而實則兩借者小篆孫作金刻作許君據小

篆從系而知古文之系在臂之下為兩借故入之系部也說詳句讀

十八葉兩借篇

說文從昏者凡十字作者少作者多惟手部可為吾

說證亦可謂一字千金矣十九葉昏字條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為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御覽引春秋元命包

曰仁者情志好生受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注曰二人言不專于己念施與也巧案此說尚勝大徐夫墨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

二聲不諧姑為遁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為聲說文中

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說文或體作覓裸從果聲論語禮記借義為棟每

從母聲萃從宰聲莫從艸聲曾從囧聲曾詳校切音增因音意與層雙聲但曾字余義鍾作曾曾層鐘作曾曾不知所從何字叟從

奴聲哀從衣聲心部引孝經天不怨今本作依哀依亦雙聲史記天官書蔚然曰即位漢書作哀鳥星經作依鳥皆形容之詞然蔚與哀鳥依皆影母字史記之蔚即是寧字漢書星經則長言之就是依聲託事矣喁

從禺聲延從厂聲曼從冒聲設從青聲敏從每聲教從矛聲矚從買

聲太元用矚與雖賦為誦注曰矚音麻是知漢音麻仍如磨瞑從冥聲叢從彬聲自真至先古韻多不通又虞與辰幽通虞幽與蕭短從豆聲

聲槁從弓聲篲從鼻聲虛從彬聲又彙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梲從宰省聲或作梓棣從隶聲杖從大聲耑從尚聲秦從春省聲郤

梓從宰省聲或作梓棣從隶聲杖從大聲耑從尚聲秦從春省聲郤

從音聲旂從斤聲。說文從斤之字凡二十其仍同古音者無論惟旂旂斬斬斬斬斬入微亦旂旂為根之重文而然者非也。得五年左傳旂與晨辰振宵焄軍卒為韻是旂之古音如斤旂與熈雙聲從可知。旂古音與旂旂從有聲熈從

乏聲。懷從夔聲。宄從九聲。伊從尹聲。允從呂聲。伊允可互。佳從圭聲。儼從

難聲。難從難者聲。佻從囟聲。犀從辛聲。犀字雙聲。尸部犀從犀省聲。犀音題與犀疊韻。袞從公聲。若字作袞從公聲則疊韻。袞從

采聲。兢從丰聲。覲從商聲。鬢從莫聲。狃從狃聲。釋文曰。德。崔集注。懷農狃亦雙聲。廼從而聲。

聲。哀從衣聲。夔從夔聲。水部蓋下引詩。綠沸溢。火部輝。夔正與同音。蓋由夔弗雙聲。故舉古切之字。敦勿切之字。同從夔聲。蒙從艸聲。思從囟

聲。鳳字說曰。管思。思今之顛字也。顛思亦雙聲。今亦以顛為囟字。則是展轉復歸本字也。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亦聲。說以其說說思。思曰。從心從囟。自亦聲。尚勝于彼也。心與思亦雙聲。憲從害省聲。漕

從曹聲。汜從八聲。潛從曾聲。洧從有聲。汎從九聲。滓從宰聲。凝從疑

聲。齔從禺聲。奐從而聲。需從而聲。需從而聲。需而為如。聞從可聲。閔從於聲。孥從奴聲。

奴之從又聲也。奴之從奴聲也。三韻古本通尚。可謂之疊韻。惟孥從奴聲則非雙聲。無可言也。皆由雙聲而轉。惟厚字為慶。靡等字之疊韻。故持舉之。與前舉衍字之法。交互以見意。

嬰從般聲。般讀如盤。則般嬰雙聲。般如字。婪從林聲。許君詩。若。澤。則非雙聲矣。

畚從弁聲。細從囟聲。綃從有聲。蜨從廷聲。徒典切。蚺之籀文。壁作辰。辰與

蚺則雙聲也。廛從庌聲。庌讀若通。蟆從莫聲。蟲從卑聲。蓋讀卑為婢。貽反也。

雖從佳聲。字林有餘繡。餘季二反。古維字作佳。餘季為維之去聲。餘

繡則同貌。是雙聲也。斲從斤聲。軌從大聲。軌從九聲。說文。軌。有。若。章。二。章。軌。與

壯韻或欲改爲不端犯非也

存從才聲。至於江從工聲。偶從禺聲。此類古同音。而今雙聲

者。概不舉之。然已九十一字。加注中所有。祁。靳。頡。沂。斲。魍。糜。糜。靡。靡。

糜。糜。十二字。則一百三字。亦足爲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字。卽

安知古亦讀爲愚袁切也。舉一裸字。卽安知古亦讀爲古玩切也。則

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瑒從曷聲。而讀若淑。夢從夢聲。而讀若

萌。劓從列聲。而讀若刺。𧈧從穀聲。而讀若隔。𧈧從鬲聲。而讀若擊。𧈧

從豈聲。而讀若墜。穀從穀聲。而讀若庫。楛從胥聲。而讀若艾。小徐本艾同從艾聲也

邗從年聲。而讀若甯。𦉳從朋聲。而讀若陪。邗從萌聲。而讀若陪。邗由此字來也。憇從悉聲。而讀

若肩。艘從宐聲。而讀若莘。艘音梭。與莘同雙聲。揀炎。艘古居字。艘居亦雙聲。庫從卑聲。而或讀若逋。炷從

圭聲。而讀若回。芥從介聲。而讀若益。愴從虜聲。而讀若移。悞從弭聲

而讀若沔。𧈧從象聲。而讀若演。葉林字。莊子作操。象。象聲。讀若演。象聲。讀若演。霽從鮮聲。而讀若斯。霽從

真聲。而讀若資。玉爲真同。媪從盍聲。而讀若奧。姐從且聲。而讀若左。媪

從盍聲。而讀若糾。唐韻居天切。是音媪也。盍。糾。媪。三字皆雙聲。媪從舊聲。而讀若陸。縶從集聲。而讀

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蜈。塌從冎

聲。而讀若甕。鈔從多聲。而讀若撞。鏗從鹿聲。而讀若奧。瑩從熒省聲

而讀若銑。葦從差省聲。而讀若遲。孛從三子而讀若翦。此雖會意字。

然子翦亦雙聲也。若夫璿從牽聲而讀若曷，等韻則牽曉母，曷匣母而曉母亦有顯，蓋古音牽曷同母也。夫此三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也。又有本字與讀若之字雙聲者，暱從是聲而讀若瑱，唐韻他計切，廣韻則他甸切，是暱瑱雙聲也。隸從隶聲而讀若虺，唐韻則許介切，是隸虺雙聲也。翊從夾而讀若濼，唐韻則山洽切，是翊濼雙聲也。昕從斤聲而讀若希，唐韻則許斤切，是昕希雙聲也。旭從九聲而讀若好，唐韻則許玉切，是旭好雙聲也。祥從半聲而讀若普，唐韻則博慢切，是祥普雙聲也。故從出聲而讀若中，唐韻則丑律切，是故中雙聲也。𧇧從示聲而讀又若銀，唐韻則與其切，是𧇧銀雙聲也。鎬從雋聲而讀若灑，唐韻則子全切，是鎬灑雙聲也。況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爲義亦非其變也。苟溥也，祈求也，禍害也，呢嗻也，趨窮也，時踏也，捷疾也，逆迎也，通達也，踰越也，此類單字爲訓而不雜以他字者，凡七十餘事。鄧氏既輯爲專書，故不復覩縷也。夫許君之讀尚或出於漢音，許君之

說尚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自然須殮蕪也。薺疾黎也。須殮薺疾皆雙聲。須蕪薺黎皆疊韻也。當又名菑。雙聲而兼疊韻也。菑又名苗。則雙聲也。苦婁果菹也。苦果婁菹皆雙聲也。是故莫以早莫為正義。轉為適莫。則與正義為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為麋鹿也。以麋代眉。人不以為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為如者尚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為轉語詞也。許君引左傳歆而忘。是正字。今本借如字。服注亦破為而字也。口部引詩嘽嘽駱馬。疒部又引彳彳駱馬。單多亦雙聲。韓非子自環為私。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而且許君自收之重文。亦有可徵者。玼或作瓊。葩或作蔘。音香扶云反。則與肥雙聲。營或作芎。宮字今同。古則雙聲。

聲 菱或作遴。大部引詩蘆獨璜。今作今。存仁是韻。今仁本非韻也。今連亦雙聲。故詩車耶耶。爾本是韻。今亦以雙聲而為韻也。 薺或作雉。音欲。谷古音欲。 鵠或作鶯。囿或作圉。音訖。化古音訖。 稜或作穆。駕籀作格。麇或作麇。音說引揚雄說。夫而漢書揚雄傳曰。上天之聲。是確以確為義也。其字從宰不有。 銳籀作劇。麇奢籀作奢。音者。音者。 緇籀作絳。從宰省聲。音說引揚雄說。夫而漢書揚雄傳曰。上天之聲。是確以確為義也。其字從宰不有。 此十五字者。其偏旁皆各為雙聲。又有份。古文彬。則彬分雙聲也。遷古文拙。蓋古讀卷如僊。僊西雙聲也。又有古音疊韻。今音雙聲者。蓋之古文。與執歆俗作嘍。龜或作龜。是其聲。 紕或作鞮。是也。又有正文會意重文。

之偏苟與正文雙聲者。省古作省。少與省雙聲。獸或作獸。呂與獸雙聲。夙之古文侏。所從之酉音誓。與夙雙聲。躬或作躬。弓與躬雙聲。冰俗作凝。疑與冰雙聲。是也。然則雙聲可以為偏苟。可以為讀若。可以為說解。可以為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可以為重文。而獨於仁之從二聲者為之屬禁。甚矣其惑也。改以雙聲字為聲屬

今韻之異於古韻者。亦皆由雙聲而變為之古音。則諺也。委之古音則阿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變音之兆。在春秋時也。池古作沱。音既變。且竝形亦改也。江之古音則工也。泝之古音則洪也。孟子曰。泝水者洪水也。固猶以音解義也。絳字多見於古籍。紅惟春秋論語各一見。當是一字。而說文曰。絳大赤也。紅帛赤白色也。不以為一字。是許君之疏。然絳讀如紅。有泝洪可證。而假為大紅。小紅。則讀如功。或者二字本異。未可知。且我於音理素未究心。而音之流變。又更僕難終也。即附前篇之後

王懷祖先生以一屋為十九侯之入聲。然未出叔字。二十一葉收居竦切。尹余準切。古文作。君之古文作。金文惟周夜君鼎作。猶足見其為合為。其他多作。又史頌敦蓋

作𠄎。器作𠄎。則月卽尹亦卽収也。特不識覲爲何字。史頌敦文曰：天子覲令積古齋。追敦文曰：天子覲揚。阮氏釋覲爲顯。似于文義合。乃說季子白盤文曰：不顯子白。又曰：孔覲又光。兩文並見。正難定以爲同字也。然可知𠄎讀居竦切。亦可讀余準切也。金刻君作

𠄎者猶易識。二十二葉 隋字條前

淮南說山訓注。倭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與顧讀若捶擊之捶。可以

互證。二十二葉 高字條內

地理志。并頭山。顏注并若見反。又音牽。史記五帝本紀作雞頭。括地志作并頭。○禹貢導岍及岐。釋文岍字又作泝。馬本作開。廣雅曰：吳山謂之開山。從馬本也。然則說文謂開從并聲。或從馬乎。又紫桂氏曰：魏王基碑。齊隴東王感孝頌。皆形字。從井聲。今卽依此兩事。去開形兩字。其餘仍有三十餘字。皆瓜剖而豆分。亦是敝筭不能救鹽池之鹹也。

說文釋例卷四

安邱王筠貫山學

形聲之失

許君曰。俗儒啻夫。未嘗覩字例之條。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筠案。菜名東風鳥名巧婦。今作兼風。鷺歸。豈復可解。乃玉篇卽已有之。說文先有之矣。苟取分別。曾無深意。若不覺其重複拉雜也。然易童牛之牯。說文引作告。而牯下引費誓。牯牛馬。則史籀以前早已如此。吾終不能無槩於心。爰輯之以備覽焉。

告從牛。而牯又加一牛。

巖從囧。囧二口也。而巖又加一口。乃巖之古文。巖已從三口矣。竊謂巖是本字。加品作巖。省一口作巖。借爲威巖之義。迨爲借義所專。再加山作巖。又作巖。仍與巖同義也。何則。厂部巖。崑也。从部曰欽。崑。山部。崑下曰岑。崑卽公羊傳三十三年傳之嶽巖。穀梁傳之巖。唵。其體屢變者。疊韻形容之詞也。巖從厂。敢聲。業已足矣。而巖加品者。與自之古文。同。蓋「之古文也。詩曰。維石巖巖。泰山巖巖。故得威

嚴之義。小篆省一口，以爲威嚴之專義。因加山以爲山巖之專義矣。言從口而唁詁各加一口，且唁從口言聲。詁又從言口聲，亦大任意矣。

益從水而溢，又加水。然水祇可在皿中，而益之水在皿上，則增益之意，卽兼有汜溢之意。滿招損也。溢似後來分別文。

沓從水而沓，又加一水。

叢矇皆在目部，焦燹燉燎皆在火部，垂埤皆在土部。

窞皆會意，其訓又同。惟唐韻音切不同耳。皆在目部。瞞下云：讀若勿卹之卹。唐韻於說切。廣韻六術十七薛皆不收，而收於十六屑。於決切與穴同部，則何以瞞從窞而由窞之穴得聲？窞從穴而反烏，皎切。邪集韻亦收瞞於屑部，而又有重文。眈則尤可疑也。卹從血聲，血亦在屑部。易曰：需於血，出自穴。是血穴自古同部也。特窞下無讀若不知許君讀窞爲某也。

𠄎皆在目部，一會意，一形聲。

皿部盧飯器也。從盧聲。案飯器者，卽皿部說解之皿。盧飯器也。留部盧，𠄎也。讀若盧同。是知盧盧一字也。篆文作𠄎，籀文作𠄎，案皿留皆

器而義尚微別。笛缶則異名同實矣。虜既從笛，盧又加皿，鑪又加缶。鹽直從兩笛矣。豈有古人制作而蕪雜如是。大抵虜爲古文，盧爲重

文，餘皆任意分別文也。

臚之編文作者，即可微虜盧制作之先後。

梅之或體作棐，某之古文作棐。案梅相也，是所謂梅梁者，固大木也。某酸果也，則詩之標有梅也。棐乃從某，混兩木而一之，宜今人祇用梅字，而某別作誰某用也。況棐從兩木邪。咎從人，俗又加一人。

燮字聲義全矣。燮又加火，且皆訓火飛，恐燂乃變隸之後，不知票本從火，因加火耳。雖唐韻反切小異，不足據也。

或從口，國又加口。

彡從止，徙又加止，或體作𠂔。韻會引𠂔以爲古文是也。冒從目，睪又加目。

會意

許君敘曰：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案會者，合也。合誼即會意之正解。說文用誼，今人用義。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左氏曰：

止戈為武。自鄭漁仲倡為異說。後人多信之。不知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也。東方滑稽。乃有是語。豈春秋而有之乎。六書例解曰。或謂莖字从亡聲。非从止。此執隸形之變。案漢碑武字有數體。莖為正體。莖為變體。武武為譌體。惟嚴訢碑。劉讓題名。作武武。武有似亡字。亦譌體也。筠姑依樣畫之。俟求漢碑質實。金刻皆如小篆。惟虞彝作武。上體小異。

天字說曰。從一大。凡言從者。從其義也。一大連文。不可言從一。從大。不可言從大。一此與人言為信。止戈為武。同為正例。信字在言部。信以言為主也。而其說曰。從人言。其詞順也。大徐不知而改為從人從言。謬也。果如所改。即當入人部矣。天字不入大部者。重一也。

采從爪禾。所爪者穗也。而禾字根莖葉穗皆全。此不能省禾以會意者也。故全從之。

獸從甘朕。徐小朕。犬肉也。何以專飽義。古所貴也。鄉飲酒禮。祇言一狗。崇從示出。徐小此亦順遞為義者。大徐不知。漫為增益。蓋人神道殊。豈可出而與人接示而出也。是為崇矣。說文校議曰。據小徐通釋。當言

出亦聲。

示部不收宗字而入山部者分別之義天神地祇壇而不屋人鬼乃
廟祭是山中之示也故說曰從山示徐小

刺從束刀徐小刀不可束也聚刀而束之豈能如束溼薪未有不乖刺
者矣此取義於必無之事故不入刀部而又在束部束從口木束
刀非其本義也余方謂無束刀之事旋聞小僕曰適見行路者繩束
四刀負之手持一刀恐非善類也余問其束之也何如曰刀皆向內
耳附記之以見腐儒不足論天下事也

閨下云從王在門中此亦順遞爲義者特不可言從王門必加字以
連屬之文法雖變亦正例也

十部丈下云十尺也從又持十案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鄭注鄭司
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元
謂羨不圓之兒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筠案璧徑九寸去其廣之一寸
以增於袤則袤十寸廣八寸矣然八寸亦尺十寸亦尺也十寸之尺
固分十寸八寸之尺亦分十寸也橫黍尺當縱黍尺之八寸一分而
兩尺皆爲度初非僅用一尺也對言則咫尺分散言則咫亦爲尺猶
今尺隨地而異而名不異且莫不分爲十寸也八寸尺之寸蓋以中

指中節為度以手為尺從而遞增之則仞及尋常之名生焉十寸尺之寸蓋以寸脈為度以肘至尺脈為尺從而遞增之則丈引之名生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周禮溝洫亦言廣深八尺二尋二仞則周時田畝用八寸尺也儀禮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疏又

引鄭君答趙商曰三咫只即咫也此文作咫及只內宰注天子巡守禮曰制幣丈八尺純四咫疏引趙商問亦作咫而鄭答則作咫釋文亦周禮作咫儀禮作只篇韻皆無

聖字是帛亦用八寸尺也考工記廬人以尋常計數是五兵亦用八寸

尺也乃家語肅慎楛矢長尺有咫又似二者兼用矣其它圭璋車輅

則似用十寸尺也圭璋即以五人證車以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證

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而伸臂則一尋人之縱橫相等故丈尋異名同

實文字從又持十此之謂也孟子言枉尋直尺猶言枉丈直尺再詳者以咫為周尺信而有徵

以上皆合兩字為意而順遞言之者正例也它如音從口距辛局

從口在尺下崙從止在舟上夾從大俠二人此類極多難為更僕

吾又未能於其中見疑義故不及也○易曰雷風恆雷雨作解此

一類也皆相連為義順遞一門蓋足象之

吏下云從一從史此兩字並峙為義者亦正例也亦可言從史從一

特字隸一部故先言一然不可言從一史與天從一大為異耳夫史

特字隸一部故先言一然不可言從一史與天從一大為異耳夫史

者，人也。一者，心也。印林曰：以一爲心，小徐之聲說也。許云：吏治人者也。從一，則所以從一者，爲其在上也。一爲數始，餘其執法如一，又重之。數皆處其下，吏位在上，故從一，亦猶古文市示之從一矣。何必論心乎？籀繁九經字樣說吏字云云。在上與印林意同。先有是人而後論其心，似當入史部。然吏義廣，史義狹。古

之史似今之書辦。此第借作人字用耳。故入之一部。凡象形指事之文，其聲必在字外。形聲之文，其聲必在字中。會意雖兼二者，而有聲者較少。既兩字皆義，而義有主從，當入主義所在之部。此指兩字皆部首者言之。若一字爲部首，一字爲部屬者，不在此例。此定例也。

冬從宀從冫，四時之終，恆有久也。古文臯，則順遞爲義矣。日窮于次之謂也。

以上竝峙爲義者，凡兩言從者皆是。大徐好兩言從，小徐好一言從，於其文意之連屬與否求之，不難辨也。○易曰上

天下澤履，上火下澤睽。竝峙一門，蓋足象之。

辯下云：從言在辯之間。此於字之部位得其意也。

闕之古文闕，開之古文闕，皆是也。惟闕兼形耳，非從引也。之，竝手也。之，門直是兩手而已。且闕之，仍是左手。之，仍是右手。闕之，之，反是左手。之，反是右手。何也？開乃初開，故以一象肩。兩手奉肩以開之，必順其手之常也。闕則大開，肩在門後，故字不作肩形。兩手推之以附着於牆，則兩掌向外，反其手之常也。闕變爲開，斷其一爲兩，直其

尸爲什。繹山碑。卽如此。是李斯之鹵莽也。段氏曲解。开聲。豈有當乎。玉篇開下云。說文作開。是又於斷者連之也。又曰。開古文。是亦於曲者直之也。以今準古。古猶今也。大抵不識物情。不能識字也。向。下說。當兼依二徐本作從口。從內。內亦聲。口在內中者。以字形見字義也。今作𠂔。則其意不了。此字雖非象形。然是以形見義。而兼聲之字。

以上以字形發明字義者。若迻其部位。卽不足見義矣。如𠂔從二。臣相違。夆從又。𠂔相承。义從ノ。乂相交。皆是也。特各明一義。遂分見耳。○易曰。天在山中大畜。明入地中。明夷。部位一門。蓋足象之。○以上三類。皆正例也。

方名之東南北。皆會義。東取義於升於扶桑。南取義於艸木之曩亭。北獨取二人相背。何也。直取其相對相當之形。相背之義也。相對相當者。以兩而化也。相背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蓋物之屬北方者。莫不穀諸兩。蒼龍朱雀白虎。皆一物也。至北方元武。則兩物。規矩繩皆一物也。至北方權衡。則兩物。心肝脾肺。皆一物也。至北方腎水。則兩物。天地生物。至北必兩之。聖人製字。至北安得不兩之哉。天

時人事皆於是乎去故而就新。然天字不能相背也。故以人相背明之。印林曰：古背字蓋即北字。後又加肉別爲一字耳。故背爲北堂。邶風亦作鄙風也。

六下云：陰變於六，正於八。如此立文者以八在二篇故也。下文七九相決則分說之曰陽之正也。陽之變也不復如此立文。從入從八。夫以

數言之，先有六而後有八，以字論之，則先有八而後有六，可見許君說解推本先聖製字之意，不用後世計算之法也。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老變而少不變，變乃玩其占也。八變爲六，故六字從八。然則七變爲九九不當從七乎？以七篆之形，拗折之，即成九矣。許君云：屈曲，殆亦此意，但未明言從七耳。

右二字皆聖人創意爲之。若執字形以求其義，則不無窒礙。故爲變例也。它字尚當有類此者，吾未之見耳。

王部承三部。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王下云：三者，天地人也。知王字從三。又云：三畫而連其中，一部云：下上通也。玉下云：一貫也。通連貫意皆近。似是從一。然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則是一以貫之之意。一爲一之變體。然則王字當屬變形會意，且兼指事也。屯下云：難也。此正義也。引易卽證此也。又曰：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

難者此班志所謂象意也。難之意無可象，借中以象之。凡草木之生，其根必直下，若根先曲，則生意不遂，惟其芽有所礙，始有曲耳。而屯字曲其尾者，字本取難意，不主艸而言。故曲其尾也。易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屯卦上承乾，乾純剛，坤純柔，屯震下坎上，皆一陽二陰，剛柔相交之卦，自此始也。震之陽在初，坎之陽在二，皆不能直達於上，故難也。以卦德言，動而陷於險，亦難也。屯之爲字，中在一下，是艸在地中也。在地中而有枝莖，無此事也。又曲其尾，尤無此事也。無此事而作此字，第以會難意也。故地本在下而在上，變也。中曲尾亦變也。凡類此者，皆謂之變形會意。上亦從中從一，中在地，上是出也，與屯反對。

芻象包束艸之形，案從兩勺字。許所謂包，即指勺字。從艸字，兩體皆成字，即是會意。而許君云象形者，此以象形爲會意也。若直是會意，則當作𠂔矣。惟芻爲既刈之艸，故所從艸字不依本形。如斲字從斤，斲艸是其比也。必兩包之者，便於擔荷也。

斲隸艸部，而變艸之形爲斲，以會既斷之意，不入斤部者，非在艸部，不足見意也。與支之古文𠂔不相似。

詩之籀文𠂔，從二或而一，或倒者，非倒不足以見意也。或之本義，則

疆域也。借義則或人也。疑或也。蹙字三義皆可通。兩國兩人相晤。未有不悖亂者。即心覆圖反。展轉不定。亦終歸於悖也。

奇從口。距辛。非第與言字相避也。奇者語相訶距也。非順理之事。今所謂譎詐。蓋當用此字。其詞不直。故曲以象之。廣韻作呬。已失其意。子書作啞。竝失其形。

盟下云。不滑也。從四止。案一人兩足。四止者。兩人之足也。上二止倒之。而且反之者。兩人相對。則其足趾相向。故倒之。其左右正相反。故反之。苟相順從。必二人從行矣。今兩足相晤。是憤爭之狀也。故得不滑之意。

冂覆也。似指事。然云從一下垂。則會意也。一非物。何以能下垂。覆物以巾。本平正。如一字。既有所覆。則質柔必垂矣。故本其意而言。從一也。冂曰。冂皆覆冒之義。遞增以見其重疊。特是玉篇云。冂或作帽。然則曰當爲象形字。故曰與冂得遞減以會意也。不然。冂訓覆。則虛字也。而部中有冠字。以虛字領實字。非法也。又案冂似是古幘字。乃象形字也。

以上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如門從二戶。夾坐北之從二人。燕之

從二匕。𠩺之從二臣皆是也。其字已別見。

牢字會意兼象形。牢乃古終字。而曰從冬省者。牛冬乃入牢。若夏日有汗入牢。則毛盡禿矣。故知爲從冬省。旣爲閑養牛馬圈。則何必從牛。牛於六畜中最畏冷。北方牛牢多以艸障蔽之。馬則不然也。云取其四周帀。卽此之謂。亦兼指字形。牢字周帀牛字外也。

棗從重束。棘從竝束。其木同而高卑不同也。許說曰。叢生者卽指竝而言。豈如段氏謂束尤多乎。

以上兼象形者也。抑棗棘爲疊本字以會意。如二玉爲珏。二木爲林之類。吾已別輯之矣。顧其中亦有別焉。如龍虬之類。祇是加一倍法。龍飛龍也。虬虎怒也。龍善飛。加一則愈飛。虎善怒。加一則愈怒。是龍仍指一龍。虬仍指一虎也。抑又念五經文字云。贄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竊意似俗作是也。蓋虬下云二虎贄下云兩虎。據此知其不顛倒。贄下獨云從虎對爭貝。若如今本。是背而不對也。疑字本作贄。如贄字之比。以其難寫。乃作贄。李勣碑如此。文選魏都賦亦有此字。後復改之。而說文亦因而改易。不然。楷字皆取便利。贄作贄。甚不顧其安。爲其便於書寫也。何獨於此字倒之。以自蹈於不便乎。

外是爲攀援於字形見意則兼指事矣。

𠂔步亦是也。止字象足形本不分左右。若以兩足取象則必分左右矣。故𠂔步所從之少不取蹈也。本義而以少象左足。止象右足。𠂔之足平分而兩向是刺也。步之足前後相隨是行步也。猶之又爲右手力爲左手合之而作𠂔作𠂔也。乃無𠂔字不與步同例者。手無上下兩用之事也。又無𠂔字不與𠂔同例者。足無左右易位之事也。○行步兩字之義可卽字形得之。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案半躡之則後一迹躡前一迹之半。兩足必左右相並矣。故行字不于相並也。禮又曰堂下布武鄭注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案此則兩足相繼矣。故步字止少相繼也。

束字從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束擇之不可於束外束擇之也。束困皆從木從口然束縛者必當其中以困爲束不可也。木乃高聳之物今爲物所口是困也。以束爲困不可也。故意在字形中非率然合併兩字便爲會意。

以上皆兼指事者也。

有會意而意反不在字中者。則得意於筆墨之外矣。斑下云。車苓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然則皮篋乃斑之正義也。然而其字不從皮。匚等字。而從珽。從車。珽在篋之中。車在篋之外。皆不直指其物。特以所盛者玉。故從珽。使必乘車。故從車耳。而玉不可頓置車上也。即此見其有篋矣。

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其孔效與爽同意。爽下云。明也。小徐以縫隙說之。則爾爽兩字皆指窗櫺。其空白處乃字意也。爾字又兼聲

秣下云。稀疏適也。指兩禾字中間之空地也。立苗欲疏。故兩禾離立。與棘字取其密比者異。故字形雖同。而命意不同也。

邕下云。鄰道也。兩邑祇有鄰意。所謂道者。中間空地也。

州下云。水中可居者曰州。周遠其旁。從重川。其為指字之空地。尤明

了也。

歸下云。兩阜之間也。意重間。不重阜。

以上意在無字之處者也。

有展轉而從所從者之所從。以會意者。甘部曆字是也。各本誤為曆。小徐曰。麻音。歷。知麻為麻之為知字當

作厚也說曰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調之即和之矣。然麻者治也。麻從秝。秝，稀，疏適也。當作稀，疏適，歷也。周官遂人疏曰：稀，疏得所，名爲適，歷。然則調和得宜，亦謂之適，歷。是曆從麻，所從之秝爲意也。

宰下云：舉人從辛。辛，舉也。案辛本不訓舉。其說解曰：從辛。辛，舉也。是辛之所從有舉義也。而舉字即在辛部。且辛辭皆訓舉，而辭字亦有舉義。是從辛之字爲舉也。以二者推測之，知辛亦舉也。然究係株連。

不意文字中亦有瓜蔓鈔也。并下云：舉人相與訟也。從二辛，辟下云：節制其舉也。則直以辛爲舉矣。

以上所從之字不成意，轉由所從與從之者以得意也。

匠人建國，則圭臬準繩，其器也。匠人爲溝洫，及困窳倉城之屬，則畚鍤，楨榦朽鏝，其器也。二者皆土工也。匠人營國，則兼木工也。其器械尤多矣。欲爲之製字，則不可臚列也。乃獨注意於木事，而其審曲面執，神奇工巧，又無可措意也。乃以箱篋盛器械者，必係工人。爰以口中有斤，會成匠意。然斤之爲器，不能入口中也。斧鑿繩墨短小之物，皆入口中而不從之者，爲其意不著也。故有非情理之實，而人望之而知者。匠字是也。吾見江南木工，不用斤，亦不失其爲匠也。匠及工巫皆人，也。而其爲字，則皆以事表其人。吾同年友黟縣余正燮理初曰：江南木匠斲樹成材，及用木牌。

料者皆用斤。作屋作器之匠俱用成材不用斤。

此意不勝會而所會之意不實不盡者也。

有卽其文而少增之卽爲會意者。𠂔從彳彳小步也。引長之則長行也。𠂔從舟舟三十也。三十年卽爲一世矣。而又曳長之者。繇繇不絕之意也。𠂔從日而曲之象出氣也。半從生而達於下。𠂔從𠂔而連其上。

取下云象形實卽耳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許君言象形者公羊傳所謂辭窮也。說文無繇繇之詞故云然耳。試思取訓耳垂無以發其意也。反由耳之上增之以象其垂無此形也。然人觀之卽知其爲下垂也是以知爲會意。

以上就本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者也。

有必從省乃足會意者。如𠂔𠂔是也。苟作𠂔非不可見暴肉之意。苟作𠂔亦非謂嫌於蠅乳肉中之𠂔也。𠂔所度者半體之肉故省肉之半。𠂔之爲肉甚零星從肉則嫌於一肉矣。故知此二字者古人刻意作之且兼象形知爲會意者非會合肉字思之不足得其意也。彳于二字分行字以爲意。許君謂彳象形于反彳行從彳于是謂于

行皆會意誤也。夔一足，乃罕有之物也。然既分矣，何以謂之會。則以非識行字，卽此二字不可識也。仍是會合本字耳。

夕片亦是也。月字象形，不可分半也。而夕從月半見者，午日當空，月自無景，至夕則見矣。然不如夜月之明也。故曰半見，豈云見其半哉。夫朝亦半見，安見夕之不爲朝。月生於西之義也。且自朝而禺中，月漸卽於暗，自夕而下春，月漸卽於明矣。故夕得爲將莫之字也。木字象形，木可分半也。而字之形不可分半也。木以上出者爲枝葉，下注者爲本根。苟以事實論，則欲判之爲片者，必先斷其本。依此形而作字，則成中矣。且再斷其枝，依此形而作字，則成一矣。夫而後去其皮，夫而後析其榦，而片以成焉。依此作字，豈能以一更剖爲兩乎。片之爲字，去一半之枝與根，而一半之枝與根故在也。古人製此字，不於物情中得其意，而於字形中得其意，當亦自詫其巧，自笑其非理實也夫。

櫛之古文不從木無頭，與片同省一字而各得其意。占從半，𠂔。

了子子皆從子省之，以見意。了無兩臂，子無右臂，子無左臂。許君說

了曰象形誤。予子從了，則部分所拘也。無左右臂之說，爾雅釋文引之云出字林。

川字象長流之形，由川而減之為巛，再減之為人，則會意字也。非以

川字比例而推求之，不可知其為巛。澮故曰會意也。是以巛巛二字

終不可行。之古文𠂔，直從田，川會意。篆文𠂔，則諧聲。巛則經典借

同聲之澮，而說解曰：水流澮澮也。是即發明假借也。段氏謂澮澮當

作活活失之。○段氏謂許君不言象形為省文非也。許君亦以為會

意，而與吾說不同也。巛下云：水小流也。是謂省川左右四筆，獨存中

筆，以見其為小也。巛下云：水流澮澮也。則由巛而增之，以見其稍大

也。川下云：貫穿通流水也。則又由巛而增之，以見其益大也。然許君

說水字未允，故吾於此三字亦知其意而不敢從也。川下說引澮巛，距川谷下又引巛澮澮，距川可見巛不能

單行，即連用高不能久行也。川者天生之，巛人爲之。即此足知製字之先後。

谷從水，半見出於口，與巛從水，敗兒同。皆於省文見意也。泉出通川

為谷，固非窮瀆不通。然究是深山穹谷，與長江大河不同。故從水半

見為陰厓所蔽，不能洋洋滿兩涘也。口則假借，猶後世言谷口矣。

支下云：去竹之支也。從手持半竹。此字重竹不重手。然則省竹之半

作巾可矣。為其與巾字疑似也。加又以定之，乃茂堂增巾以為个字。

何也。

隸字從尾省者。不省則意不見也。尾可省者。尾從尸從到毛。本係以會意成象形字。故可省也。

九下云象形。然當是會意。說云飛九九也。可以疊字形容。則是事也。

而吾確知爲會意。非指事者。尸篆當作𠄎。省尸之文以會意。凡則省

飛之文以會意也。𠄎篆之右垂者。凡四畫。其一翁也。二三翼也。其

四尾也。飛之翁則開張矣。翼則左右奮揚矣。於卽羽字受飛之形故反背也尾向下。首向上。

是直刺上飛之形也。凡則省飛之翁及羽者。迅疾之至。仿佛知爲鳥

而已。不可得而詳察之也。九又省凡之下半者。羽毛未臻豐滿。但見

其爲一團而已。此雛之習飛者。非鍛翮之禽也。如非省凡而作。何以

審知爲短羽哉。此蓋會意之極變矣。省飛爲凡。猶序卦傳之正受省凡爲凡。猶序卦傳之反受省至九字無可省矣。故凡字又加三也。

非凡二字。由飛字而生。然飛自屬指事。非凡則省之。以會意。何也不

合飛字觀之。則其爲非凡之故。不可見也。非下云從飛下。𠄎。所謂下

者。指向下兩筆言之。飛之𠄎向下。非則上二筆仍向上。下二筆變而

向下。以會其相背之意。不必有此物情也。鶴鵠九頭。其心各有所向。

則𠄎或拗折。固有此物。然造字不取此也。且許君此言。特言字形之

由來至說字義則曰違也。故部中字皆取違意，不取飛意，或作𠄎者，變文以取姿，不虞即成飛之省文，而六書正譌直以爲正，以飛爲隸，謬也。凡下云從飛而羽不見，不言翁不見者，羽大猶不見，則小者可知也。苟非迅速，何以如此。此二文者，不由飛字推論，豈可知其意哉。

○鐘鼎文𠄎字，蓋周氏所本。

塵之籀文𠄎，以會意兼象形，其法殊妙，又不得議其重疊也。篆文從麤土會意，籀文三鹿無足，塵空不見足也。土在上者，爲鹿所揚也。以此二端知兼形也。

以上皆省文會意者也。有一省者，有遞省者，有同省一字而各有取義者，吾向者以此等會意爲會悟之會矣。由今思之，乃是會合本字以爲意，離卻本字，即不成意也。然則會意中終無會悟一說矣。

有從省文會意而其義實非省者，𦍋部再再二字是也。此乃以𦍋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即如有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即杖也。再所從之爪，即手也。而所從之再，即如布之舉

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竝舉也。苟不以再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竝之云？

此名省而實不省者，爲省文會意之奇變。吾能識之，亦有功於此

二字也。

各由再字悟入，吾鄉俗語舉物之中謂之再，爾雅稱舉也，卽此意而借偏字爲之。

止部少蹈也。以足蹈物，則其足不主，故常故反之以見意。

正部卽別無說解，祇引左氏。蓋說義說形說音之詞，盡佚之矣。與輔字說解正同，不必曲爲之解也。又案正字當以正鵠爲本義，全體象形，非會意也。正鵠必正向人射者，亦正己而發。於是中正之義生焉。之以拒矢，與正之受矢相反，故反之以見意。拒矢是欲其無矢，於是賈乏之義生焉。吾恐許君之說正字也，祇言其借義，未言其本義也。殆亦千慮之失耳。

力下云象形，不云從反。又者，左手自有其形也。又下不云又手也，而力下云力手也者，對文則力又有別。散文則又字統兩手也。卽如少反止而訓爲蹈，是虛字也。而此步所從之少，則仍是足。若散文則以止統兩足也。

爪下云亦爪也從反爪言亦者承部首爪凡也而言其字玉篇作爪廣韻作尢二書皆有爪字云梁四公子仇啓後案孟子之母仇氏則此姓甚古印林曰孟母仇氏古書從無道及者明時始有之恐屬無稽未可據據孟林有金時碑作李姓亦無考而聲意不合蓋卽此尢字斷者連之連者斷之卽成仇也廣韻掌下云又姓或本是一姓乎段氏引小顏注揚雄賦尢古掌字案掌下云手中也知爲手掌之專字尢旣訓凡當爲執掌之專字也而賦無異者散則通也印林曰以字體論當先有爪而後有掌以字義論當先有手掌而後有執掌許乃以爪爲執以掌爲手中不幾舛乎竊謂爪又有掌猶爪又有又爪凡皆特造之字掌又則有所因而造矣爪訓覆手又訓手足甲而詩之爪牙史記之揃爪義皆爲又非直假借而已古時蓋無又掌字惟作爪爪後又添出又掌乃從而分屬其義然周禮許多掌字竝無古文作爪之說然則掌固其本字而非爪之假借也許君分繫其義使人讀爪爪而卽知其爲又掌讀又掌而卽知其爲爪爪馬耳又曰禮喪大記爪足爪手俱作爪曲禮不蚤鬚作蚤鄭注蚤讀爲爪是禮本文及鄭意皆以爪爲手足甲也筠案字有不見經典者許君卽其形說之推印林之說卽得其故至以象形指事字爲先作形聲字後作正不盡

反印

西藏回疆其印色名曰蠟捺形如響人所獲響車紅黃色不知何物為之其封物也不用黏貼以火炙蠟捺令粘化印釐之以按於封口即固矣且既開之後即再以膠黏之亦不相著矣以其似古之泥而又甚巧也附記之

丸從反仄仄側傾也側而傾不可轉也丸之傾側無所謂傾側也本無正面故也字形相反意亦相反矣

辰從反永永者水長也長者為川川有分派江別為沱是也與經流別意故從反永此於字形見意耳段氏謂衰流別則正流之長者較短是於永字之義有反矣江別為沱江豈能短於沱哉非事實故知非許意也段氏又夾入漾東流為漢沈東流為涕亦非此乃隨地異名非別出也引爾雅河出為灑是

目下云從反己案此到之而又反之也蓋己反之則為到到之則為目

既通體到之而上半用其反而後到之形下半用其到形也

下云從反𠂔案此說未合當依步部例𠂔步皆從止少𠂔字兩足

左右分故為刺𠂔步字兩足相繼故為行步𠂔𠂔皆從𠂔又𠂔兩手

相向是拱手也𠂔兩手向外是有所攀附也各會其意不得謂之反

𠂔步下云從止少相背則此亦云從𠂔又相背可矣蓋𠂔字𠂔字𠂔字

在左又𠂔字𠂔字在右如其本位𠂔字又一反在左𠂔字反在右無此事

也特以指爪外向似易其左右耳

舛下云從久平相背。玉篇引同。然終恐是後人改久部無平。直是反久耳。取相背之意。則以久兩向作之。猶雖從二臣相違。不得緣其文而妄於久部增平。臣部增丑也。凡相反之有義者。如少戶之類。必是原文。其無義者。如𠃉(𠃉)之類。吾皆疑之。而𠃉尤甚。其說曰。從反邑。𠃉字從此闕一也。玉篇不收二也。大徐不引唐韻音切。是唐韻亦不收三也。朱翱亦無反語。四也。類篇引小徐怨既切且以事實言之。𠃉下云鄰道也。鄉下云里中道也。鄰里一義。而唐韻皆胡絳切。則其音又同。當爲一字。而𠃉字會意。鄉乃孳育之形聲字也。然則兩邑仍是一邑。取其中央闕然爲道耳。若是兩邑。則吾鄉邨落最密。相距亦必二三里。不能有此二三里之闊。巷也。且邑安有反正。然可以云反者。會其意也。東西巷。則居南者北戶。居北者南戶。南北巷亦然。是相反也。何取於別作邑字。然則舛字下亦云從二久相背可矣。𠃉字下亦云從兩邑相背可矣。金刻從邑之字。在右者皆正。在左者或正或反。則邑祇是邑之變文。

久從後至也。平跨步也。從反久。此則兩義不相蒙。而但取字形相反者。北從二人相背。猶夾從二人相向。反人仍是人也。

耶之與門以非從反門例之則卯下當云從反門矣而許君不然者云從反門則是開字意也故竝不云從二戶相背第云象開門之形此許君措詞之審細也耶下云閉門故此耶閉門而字不反耶以反耶仍是門字也故連其上以見閉意此又有所避而變形為會意之變例

可從反可匕從反人无從反欠身從反身司從反后入從反入入從反入上從反上以上八字雖無說特由此類字少皆集之以備考也

以上皆反文以會意者也其中亦有不然者類聚便於觀覽如非遺少也二字亦相反而許君不言殆以其同義邪沙之重文作沙矣原與虱同義多與已同義而皆言反則七下不言或亦偶然耳○易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此一類也皆於

反正取義反文到文蓋足象之

下下二字之說解小徐本作從反上為下案當言到而言反者上字無反故通其文

干從到入而說曰從反入人字無反不待分別言之到入非字而得言從者入之以不順所以見干犯意也

幻下云從反予當依玉篇作從到予推予者事實也到之則幻妄也
丹篆作丹徐小而古文作日是顛之倒之仍一字也惟與甘篆作日疑
似蓋小篆變其文印以此也

卑從到宮而說曰反

市從到出而說曰從反之而市也者此必當言反者也出者出也既
出而反是周市也苟言到則無以見意

匕從到人尾從到毛竝加尸以會意鼎從到鬲去從到子充從到古
文學

以上到文以會意者也艸艸中巾正相顛倒然各自象形不在此
例○以上十二類皆變例也

有會意字而所從之字各自爲意必不可會者許君亦兩分說之不
肯勉強扭合聞疑載疑也君下云尊也從尹此釋尹字也君尊尹三
字聲相近又云發號故從口此釋口字也君字尹口二義不甚聯貫
故許說兩對立文設以在口部而曰從口從尹則是爲君者尚口也
即如小徐從尹口又是所治者口也人部伊下云尹治天下者訓尹以治文義皆不可通許君
說字必揣聖人制字之意不肯執見成之字隨文說之遇難說者必

不牽合。今之君子見其字上尹下口，卽曰從尹口，亦曾念二字之不相附屬乎。

孛下云孛也。從米此一義也。承孛下說艸木孛孛之兒來也。人色也。從子此又一義也。起下所引論語也。兩義相對立文不復牽合爲一。

又春秋有星孛于大辰西，此不及者卽孛字之引申義也。

聯下云連也。字義不難知也。然絲可以連耳，何以連合絲於耳，又何以連字形殊難知也。故許君分疏之，而各以連字與字義黏合，終不扭合耳。絲爲一義，疑以傳疑也。段氏增四字，非也。

右三字許君本疑之。

冢從冫豕，文不成意，與家字同一不可解。

冫下云登也。從門下不甚可解。段氏改下爲上，則誤。門之上則楣，楣之上則字，非可登之物也。

右則余不能解者，記之俟質。

凡會意字，或會兩象形字以爲意，或會兩指事字以爲意，或會一形一事以爲意，或會一象形一會意，或會一指事一會意，皆常也。然亦有會形聲字以爲意者。言從辛聲，而詹衍信音，音善，則從之以會。

意也。支從卜聲。而食寇敗敗收改攸枚見。則從之以會意也。初從丰聲。而契契從之。穴從八聲。而突竈次從之。句從斗聲。而拘筍鈎雖從之。放從方聲。而教敦從之。畀從由聲。孫陽齊謂從由聲似也。而鼻異從之。夔從弓聲。而夔夔從之。聿從一聲。而筆庠聿建從之。疑從匕矢兩聲。而儼儼從之。身從尸聲。而躅躬從之。能從弓聲。而罷態從之。辰從厂聲。而辱畧辱從之。糴從翟聲。而糴糴從之。取從臣聲。而緊堅畧從之。柔從矛聲。而鞣燥從之。壯從斗聲。而共焚從之。彡從九聲。而役投殷般從之。齒從止聲。而齟齬從之。獲從得。而得彡聲也。郵從垂。而垂丞聲也。凭從任。而任壬聲也。辭從受。而受舟省聲也。肸從舟。而舟八聲也。釗從壺。而壺共聲也。曹從旬。而旬勻省聲也。會從曾省。而曾囙聲也。等從寺。而寺土聲也。徵從微省。而微徵聲也。疊從宜。而宜多省聲也。寡從頒。而頒分聲也。僂從更。而更丙聲也。顛從景。而景京聲也。擘從藥。而率卉聲也。縣從帛。而帛白聲也。董從黃省。而黃芡聲也。銜從金。而金今聲也。陘從毀省。而毀毀省聲也。醢從盍。而盍右聲也。无從元。而元兀聲也。禰從類。而類賴聲也。襁從襄。而襄毀聲也。嵐從風。而風凡聲也。釐從聲省。而聲彡聲。彡則未聲也。博從專。而專甫聲。甫則父聲也。

瞑從冥而冥門聲也。腥從星而星生聲也。塞從塞而塞冥聲也。饗從鄉而鄉皂聲也。寤從夢而夢普省聲也。纒從纒而纒眾聲也。畱從畱而畱乖聲也。侍從待而待寺聲也。債從賈而賈齎聲也。熈從羸而羸聲也。竣從夊而夊允聲也。應從廣而廣黃聲也。泐從叻而叻力聲也。勞從徹而徹育聲也。醫從毆而毆医聲也。沙從少而少ノ聲也。鼓從熱省而熱執聲也。又有兩體皆形聲字者。寤之從寤省從言也。設之從言及也。認之從言思也。教之從攴攴也。誼之從言宜也。敷之從攴羣也。𩑦之從虛宐也。至於展轉而從形聲字者。如音從言而從音之章不計也。鼻從畀而從鼻之𩑦不計也。然已一百一十字。會意字凡千二百餘。已幾及十之一矣。蓋形聲字上古卽有之。如五岳四瀆之名。縱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亦在唐虞之世。卽身齒言聿星風黃金皆不應爲古所無也。李斯作小篆卽合古之形聲字以爲會意。亦理之自然者矣。○五百四十部首而形聲字五十五。由此推之。而會意形聲之不分。氏印亦可見矣。故六書之次。班志則象意先於象聲。說文則形聲先於會意。

轉注

許君敘曰。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裴務齊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以隸釋篆。至爲鄙俗。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亦用左回右轉之說。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到子爲去。用以爲例。是以形之變轉其義。則混於象形會意。鄭樵六書略曰。諧聲轉注一也。則混於形聲。不知許君云建類者。建立也。類猶人之族類也。如老部中。字。耄。耄耆。耆壽。皆老之類。故立老字爲首。是曰一首。乃諸字皆以老爲義。而耆字直說之曰老也。與考下云老也。同詞。顧不云老者。而云考老者。則以其同意而非相受也。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始爲相受矣。何爲其相受也。老卽耆。耆卽老。故不能相受。若老者考也。父爲考。尊其老也。孝下云子承老也。此老字卽作考字。用以孝字。上承考字。故云也。鄭詩所本。然考有成義。謂老而德業成也。永錫難老。考槃在澗。則不可互用。是知以老注考。以考注老。其意相成。故轉相爲注。遂爲轉注之律令矣。說文分部。原以別其族類。如譜系。然乃字形所拘。或與譜異。是以唐書宰相世系表。同一韋氏。而九房分焉。同一郭氏。而陽曲華陽中山分焉。或同姓而別其

支或同氏而異其祖而說文不能也是以夔芑皆嘉穀而字既從艸不得入禾部也。荆楚本一木而荆不得入林部。楚不得入艸部也。故同意相受者或不建類一首矣。考老疊韻惟策荆當蓄之類尚與同例。它或不能矣。頁百首面四部。又手寸三部。止足走走四部。如世系表之分房其轉注宜也。而部首意絕遠者亦得轉注。則如人之爲後於異姓者矣。要而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何爲其數義也。古人於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卽有是字者亦借之。取其入耳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匕。會意字也。考從老省丂聲。形聲字也。則知轉注者於六書中觀其會通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

策。刺也。荊。策也。當。蓄也。蓄。當也。皆同聲相轉注。

菱。芰也。芰。菱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薜。若。皆國別方言。但以義轉注。聲不同也。

蒹。蒹。薊。薊。以初生未秀。八月已成爲別。聲相通也。

菌蘭蓮茄荷莖蕩以根葉等實爲別聲不通也

性同而形不同則殊異其詞如楊木也檉河柳也吾鄉呼爲隨河柳柳小楊也以

其皆可爲栝椹也檠山桑也柘柘桑也俗小以其皆可飼蠶也段氏謂

柘桑相似蓋未見其木夫蠶之初生桑芽未發剪柘濟之即如蠶將

老而桑已盡則縱之豌豆中亦可不死但繭薄耳又如山蠶食柘及

櫟樗蠶食樗及蕀麻皆不可謂之相似也又椒亦有蠶女好而有二

黃角觸之則角縮如蝸牛杏亦有蠶入地作繭特堅於它繭頗難得

此皆所謂野蠶成繭古人以爲瑞應者也余恆見之不以爲異

栢椹椹一物也而周秦齊魯分焉椹椹栢槐椹聯一物也而齊楚秦

分焉产屋栢也秦謂之栢齊謂之产是齊呼椹爲栢秦呼栢爲椹則

一名而各有所謂焉且齊既謂栢爲椹又謂栢爲产則一地異名焉

有因所用而異其名者園圃一也而養畜與禽獸分焉園圃一也而

樹果種菜分焉

牯下云驪牛也驪下云牯馬也羯下云羊殺牯也羖下云驪羊也羖

下云羖豕也猗下云牯犬也其事則一隨所施而異其名耳交互說

今假謂之編

揃之下爲搃。故說揃曰搃也。搃之下爲批。故說搃曰批也。批及揃之下爲粹。故說批揃皆曰粹也。至粹而異名畢矣。卽說之曰揃曰搃曰批。曰揃人究不知爲何事也。故質言之曰持頭髮也。而上四字皆可知矣。如此易解。而段氏改搃下批也。爲擘也。以擘下一曰搃頰旁也。爲據。且無論一曰之文多不足信。或以批擘之形不異。卽訓可互通。故加此句。卽屬許君原文。則有正義。有借義者多矣。搃爲批之正義。爲擘之借義。獨不可乎。且卽如段氏意。則許君何以使搃批相次。而擘反在四十六文之後乎。○又案兩字轉注。有一習見字乃可用。如此五字者。今皆無此語。蓋許君時亦無此語。故逐字遞相注而不復轉也。亦轉注之變例矣。

有隔字而後轉者。如論下云議也。議下云語也。語下云論也。有互見以爲轉者。如讞下云誕也。誇下云讞也。誕下云詞誕也。譎下云讞也。四字相注。而其詞則不轉也。段氏謂詞誕爲誤。非也。許自用無逸之既誕耳。傳云欺誕

恚下云恨也。段氏改爲怒也。而謂各本作怨也。皆誣也。案自慤至快。凡十七字。惟惡憎二字橫互其間。餘十五字皆怨怒之類。且恚下云

恨也。恨下云怨也。怨下云恚也。展轉流通。此多字相爲轉注之法。與兩字轉注更無它字者不同。段氏必能知此。此則倦時偶誤。

轉注有羅紋法。言部誣相毀也。此毀乃嬰之借也。女部嬰惡也。此惡

乃誣之借也。猝視之若不相涉。而其意可以互證。且兼以明假借矣。

說文同部轉注。異部轉注。段氏皆發其端矣。然惟衣部袞下云。夤也。

交部夤下云。袞也。此類段氏乃知之。如女部媯下云。覲也。面部覲下

云。面醜也。此類轉注之法。段氏則不知而改之矣。又有轉注而再加

注以申之者。段氏尤不知。則以句讀不明之故也。日部早下云。晨本作

段氏也。而晨部云。早昧爽也。早字自爲句。蓋以晨早轉注尚不定其爲

鷄鳴時邪。抑旣旦時邪。故加昧爽二字。是所謂早者。乃指將明未明

之時。而晨之義始與旦之義別也。周書時甲子昧爽。傳曰昧爽。早旦

是也。然則何不云早也。昧爽也。曰此說文例也。以早通晨之名。以昧

爽釋晨之義。苟加也字。則分爲兩義矣。而玉篇往往加也字。則顧氏

不如許君之精審也。食部餽下云。祭酌也。玉篇同。廣韻集韻引竝同。

漢書王莽傳。李注引說文。餽祭酌也。何伯求傳。李注不引。亦同此。文。惟元應引作酌。祭也是也。以西

說文無餽字。以其說之祭酌也。與今本同。誤知所引即餽下說也。部酌下云。餽祭也。絜之可知。餽酌轉注。皆祭名也。竝作兩句讀。二事

皆主謂酒。故玉篇餽亦作醞。虞韻分之。其韻亦合之。土部垣下云牆也。而嗇部牆下

云垣蔽也。牆垣之用。皆取於障蔽。左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兼下

云茅甬也。亦兩句讀。而微與它處不同。甬下云春去麥皮也。乃其本

義。漢人呼茅爲甬。而又不甯之正字。見甬部。故先以茅通其古名。再以

甬通其今名也。此處已明。故茅栝下皆直曰甬矣。吾鄉皆呼爲鑿。而

斗部斛乃其正字也。釋器斛謂之斛。斛從斗。斛下云榘木薪也。榘下云榘木未析也。

此既已轉注。而又互申其義也。稽下云穫刈也。似可不加刈字。以穫

下云刈穀也。足以了之也。必別言之者。刈乃芟艸之專名。稽穫則刈

穀之名也。釋詁。識稽獲也。獲殆獲之譌矣。卩下云瑞信也。瑞下云以玉爲信也。虞書第言五

瑞。則不兼周禮諸節。而卩固其統名也。故先以瑞通其名。而後說之

曰信也。甸下云帀徧也。謂甸帀之詞。皆徧之意也。帀下云周也。不用

甸字。所以發明假借。設甸下第云帀也。則假借之法。不明。惟徧下亦

曰帀也。於是。以帀說徧。以帀與徧說甸。而後以周說帀之爲借。曉然

無疑。而凡說解中之用周爲徧。不用密也之本義者。亦皆曉然無疑。

而段氏改帀下云甸也。於此。又疑徧爲衍文。何其不瞭。么下云姦衰

也。其姦下云私也。旣用借字矣。於此。又加衰字者。則以么之義廣於

姦凡不公不正者皆是不第爲媮逸之名也。段氏欲刪衰字，誤也。庖下云廚也。廚下云庖屋也。玉篇同業轉注矣。而加屋字者，庖爲宰殺之所，不在屋中。廚則烹飪之所也。故微加區別。虫部蛩下云蛩也。宋蘇而長部駃下云蛩蛇毒長也。二徐也。玉篇曰蛩也。蛇毒長也。此自是玉篇例，不得於說文增也。字示部柴下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火部燹下云柴祭天也。柴燹皆其名。祭天乃其事。而又一詳一略也。餽部擲下云塞上亭守燹火者。火部燹下云燹候表也。燹燹轉注，而候表亦是兩意。候主望敵爲言。表主表示本國言。如列樹以表道之表矣。木部械下云篋也。篋乃匣之或體而匸部匿下云械。小徐有此字藏也。二字皆非恆用。故申之以藏。阜部隅下云隅也。而隅下云阪隅也。又疑阪爲隅之誤。阪隅聲類字也。於隅言阪則隅可知矣。凡物有角皆謂之隅，而不謂之隅。此自古人偶不借之耳。不得謂隅爲通名，而隅爲阪隅之專名也。阻下云險也。險下云阻難也。峭下云陵也。陵下云峭高也。皆兩字轉注，而加難與高以申明之也。以上晨饒酌牆榘椀櫛櫛卍匊厶廚駃燹漢醫阪險陵凡十九字。惟廚阪二字說解一句讀。其餘說解並作兩句讀。皆既已轉注而又加字以申明其義者也。又有

轉注而其字即可通用者。禩下云：禩牲馬祭也。段氏引杜子春曰：禩禱也。此卽許說之句讀也。先以禱釋禩，再以牲馬祭說其所爲之事。音義旣同禱，而不列爲禱之重文者，蓋其義分廣狹矣。廣韻三十二皓禩牲馬祭也，無禱字是知說文句讀者也。且人所以讀爲一句者，殆以牲馬不應祭而附會旣伯旣禱之文於是小徐引詩作禩而大徐直以爲許君語。然禩字之得存卽以此也。詳說所據者周禮句祝禩牲馬也釋天旣伯旣禱馬祭也第據詩言與許不同。初學記引說文祭豕先曰禩則讀者疑之而又以爲無用直刪之也。荐下云薦蓆也。薦自爲句音同則義通今所用薦藉字皆荐之義。蓆也始說荐義矣。頭下云選具也。謂頭選通用而其義則具也。玉篇云頭或謂僕古文作選。案人部僕下亦云具也。而選下云遣也。頭下之選非其本義故又言具以明之。殺下云綴聯也。兩句讀殺綴同義。蓋遞增之字。唐韻不同音。蓋亦古今分也。段氏曰：以綴說殺猶以案說公得其理矣。以上三字則以轉注而兼明假借者也。又有卽是一字者。干下云跨步也。干跨一字以重文爲訓也。步字乃釋其事。毳下云毳也。覲下云毳毳也。覲毳一字故再用毳下之說也。澱下云滓沍也。此廣三名也。故於下又以澱滓連文。滓沍二字下皆云澱也。黥下云

黥謂之塗塗滓也。而澱黥之爲一字明矣。別有發明假借而令人誤讀爲一句者。禁下云。一曰禁衛使灾不生。當作三句讀。禁也者。衛也。使灾不生也。禁衛雙聲。又人之血氣曰禁衛。皆非衛之本義也。論下云。便巧言也。便自爲句。所引論語。今本固作便也。巧言乃直解之。夔下云。營求也。營字一句。所引書序。夔求。今本作營求。宗下云。尊祖廟也。宗尊雙聲通用。故伯宗亦作伯尊。又有發明它部字之引伸假借。而亦當讀爲兩句者。行下云。人之步趨也。而循下云。行順也。此乃循行國邑之行。於此發行之引伸義也。順則以音釋其義。豈可刪乎。訓下云。說教也。而詁下云。訓故言也。玉篇後漢書桓譚傳注引說文。詁訓古言也。然則訓字一句。與說教義同。詁之義也。古言也。一句。又以字形說字義也。而今譌古爲故者。蓋以毛詩故訓傳。今本作詁。遂緣古故之通用。忘其爲兼說字形而改之也。不然。詁爲會意兼聲之字。而但云古聲者。則以說字義已見古字也。辟下云。法也。而澱下云。辟澱。澱也。此乃萬辟千澱之辟。以辟說澱。再加澱澱。以覈其實也。表下云。表也。而箋下云。表識書也。此表爲箋之別名。識書則其義也。毛詩釋文。鄭氏箋下引字林。箋表也。識也。禁下云。吉凶之忌也。而籓下云。

禁苑也。此乃宮禁之禁。又以苑通其名也。故玉篇引漢書注縣連禁禦以說之。禦人之義。說文借用御節字從御。故以禁說之。蓋謂節苑一物。何以有兩名。特以御人使不得闌入。故又名節耳。苟連讀禁苑而苑下第言養禽獸不見禁意。將無苑爲不禁人之所乎。不可通矣。

備禦之義。古常用御。漢初則借禦。故許君說禦曰祀也。所以存古訓也。如邛風谷風。亦以御冬。以我御窮。此古借御之證也。已傳御禦也。此以漢時借字。釋古借字之法也。釋文一本下句卽作禦字。此後人以今字改古字也。大雅縣禦。海釋文作御。云本又作禦。說文珠下引國語。珠以禦火災。蓋後人因語珠以禦火災。蓋後人置下云赦也。而奠下云置祭也。以見置之又訓爲奠。而

奠之事則祭也。召南毛傳。奠置也。鄭箋。謂教成之祭也。各舉一義。許君兼明之。蔡下云攘臂繩也。而裊下云蔡束也。此蔡以靜字作動字。用爲裊之別名。韻會謂裊亦作蔡。則兩字本通。而束則其義也。冠下云蔡也。所以蔡髮亦以

蔡之借義爲束。已於裊下明之。不嫌於以冠爲攘臂繩也。箸下云飯菽也。而倬下云箸大也。此乃箸明之箸倬箸雙聲。故通其詞。雲漢毛傳。第云倬大也。足證箸字句絕矣。倬下云辟。大徐作遊。而倬下云倬也。

此乃倬陋之倬。故又申之以寔玉篇。但云倬也。而注倬曰邪也。將無倬爲邪倬乎。此顧氏之疏也。接下云交也。即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之謂。而裊下云接益也。此以布帛相續而謂之接也。其事爲接其義爲益。蓋衣短而別以布帛續之。有益於舊也。鑠下云銷也。而煉下

云鑠冶金也。此補鑠下說之未備也。金部銷鑠轉注。而與鑄同義。鍊下云冶金也。煉與鍊同音義。而加鑠字者。謂銷鑠之。而後去粗取精也。冶下云銷也。鎔下云冶器法也。許君以冶金說煉。即以說鑠。漢書董仲舒傳。若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即許君義也。玉篇煉鍊下皆曰冶金。蓋誤。駟下云壯^者馬也。而樊下云駟大也。樊駟同音。相訓謂壯馬之駟之。又訓樊。非謂訓大之樊之。又爲壯馬也。釋言樊駟也。方言。凡人之大謂之樊。許君合用之。其或與右數種無涉。而亦當兩句讀。者。竝綴於後。殂下云往死也。往字一句。尚書疏亦以殂爲往。爾雅云殂落死也。而許君曰往者。殂徂也。徂往也。本乎天者親上人。死則智氣在上。故謂之殂。本乎地者親下。故曰體魄則降。而謂之落也。許所據尚書作勛。乃殂則尊尊之詞。猶曲禮天王登假矣。殂下云微盡也。微字亦當是一句。而似有譌誤。蓋爾雅穀梁傳皆曰殂盡也。許君加微字。而微之音義皆不與殂合。殆用公羊殲字。而曰殲盡也。以殲說殂。音義通也。再以盡說之。則質言其義也。讀者蓋未檢公羊殲漬之說。疑殲爲殂之譌。殂下云細也。細下云微也。棘下云微。殂爲功。殆展轉而改爲微。乃不可通乎。剗下云剗傷也。剗下云利傷也。皆似是

兩句其實爲劃爲利其義則傷也顧劃傷詞猶相連利傷必不相連此蓋爲聘義廉而不劓作注解廉則疑於鋒利矣然不鋒利故無所傷也鄭注傷也乃直解之許君加利字則原其情也櫛下云棺櫛也其用則棺其形則櫛也雖下云葬榮也兩句讀然與它處少異雖葬榮三者皆其名以其義不須說也莽下云艸之莖榮也莖即雖之或體爾雅釋艸同釋言曰皇華也與說文引雖萼也異蓋本用或體莖後又省艸也稽下云留止也兩句讀稽留成語留止不成語留下云止也玉篇稽下云留也皆可證元應引留止曰稽亦不知句讀而顛倒引之稽之爲止乃是少留非竟止也故不能直以止說之賒下云賈買也以賈通其名以買表其實故賈下云貸也玉篇曰不交賣也蓋易曰交易而退而賒者但取其物不付以錢其事爲不交有似借貸而後必付之故曰買也故賒賈二字下作兩說展轉以通其義賒者之錢交以遠日故假賒爲遠夙下云早敬也玉篇早也敬也早以通夙之名敬其義也下文早敬者也則連言之承此文也乃其言爲早而字從夕者故下文申其義以詩多夙夜連言禮乃單言夙興故知此字以夕爲主義而不入夙部抑本部字皆正言夕獨夙從夕而

義則爲早與部首反對故在部末乃此下又有暮字吾恐卽是夕部之夢重出於此也而玉篇亦有穉下云虛無食也兩句讀備下云熾盛也毛傳祇言熾也知爲兩句備之義爲熾而詩人之意則以喻褒似之勢盛也故熾盛二字一表一裏迭相訓釋非如偲下云彊力也爲順遞之詞也設曰熾也盛也則成兩義故合爲一句其實則分字而字義而說之也備下云均直也同上玉篇增爲均也直也段氏不察而依之卽如倬下云明也大也所謂明卽說文之箸也亦分爲兩句矣覲下云遇見也兩句讀草蟲毛傳云遇也覲下云蔽不相也見覲蔽雙聲自爲句卽下云望欲有所度及也固是兩句然如小徐望下加也字則成兩義卽下云輔信也所引書今作弼釋詁弼棊輔比備也易曰比輔也卽當卽是易爾雅之比特輔之爲信未見耳序下云儲置屋下也儲字一句人部儲侍也侍待也此加置屋下者謂頓置於屋下以待用兼釋字之從广也而儲侍二字之義皆明矣序侍同音是同字也座下云礙止也兩句讀石部礙下云止也則此云礙也足矣而必加止字者則以座礙二字世多連用故礙下不云座也爲其詞之不順也駢下云駢有馬駢句絕鄭注檀弓曰駢馬曰駢箋

詩曰驂兩駢也。𤇑下云灰𤇑煤也。呂氏春秋任數篇云臺煤入甑中。高注讀臺爲𤇑云。𤇑煤煙塵也。然則說文灰字一句爲其訓義。𤇑煤連文乃灰之別名。乃不云灰煤灰也。本部又無煤字。蓋經倒亂。攙佚矣。高氏所云煙塵者。謂煙之所熏久而積爲塵也。又水氣所生曰莓苔。火氣所生曰𤇑煤。其物相似。故音同也。𤇑下云大白澤也。兩句大白以字形說字義。從大從白。承此句澤也。句直解字義。古文以爲澤字。承此句抑此澤也。蓋白鳥鬻鬻傳。鳥白肥澤之澤矣。或誤讀爲一句。而謂爲白澤之大者。白澤非中國物。古人不應爲製字。且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譬下云廢一偏下也。廣韻引同。玉篇第云廢也。案廢字一句。廢者屋頓也。乃向下委頓之名。偏者頗也。頗者頭偏也。此云一偏下。則不用偏之本義。乃左傳晉楚各處其偏之偏。偏者邊也。謂一邊下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邊下斯廢頓矣。一邊下即有一邊不下。如跛者之偏。任一足。故引伸爲替代之義。憚下云忌難也。其情則忌。其故則爲其難也。忌下云憎惡也。憚不用其正義。故加難字。且忌與忿。悁。恚。怒爲類。是毗於陽者也。憚與憊。愁。恐。懼。字爲類。是毗於陰者也。其氣有盈歉之分矣。快下云不服懟也。亦兩句由其

心不服而生懟也。玉篇懟也。不服也。悵下云望恨也。亦兩句望爲悵之故。恨爲悵之情。故詞人悵望連用。疊韻字也。慄下云愁不安也。其訓爲愁。其意爲不安也。慄慄爲吾鄉常語。猶醫方所謂胸口嘈雜矣。沖下云涌搖也。兩句讀涌下云滕也。滕下云水超涌也。段氏依韻會改涌爲踊。案涌滕轉注。且下文湑洗波三字皆言涌。似不須改。惟沖之義與涌同。而所指不同。故言搖以別之。容下云深通川也。言容者深也。而非淺深之深。謂深川之湮塞者。通不通。以使之通也。此處引書容畎澮。距川川部。引作澮。从距川。而說之曰言深澮。依釋水疏補澮字从之水會爲川也。卽是深通川也。之箋疏而深字自爲句明矣。振下云舉救也。其義爲舉其事爲救也。謂之舉者。猶云拯於水火之中。拊下云上舉也。妻下云婦與己齊者也。婦自爲句。蠶下云小蟬。蠧也。兩句讀蠧下云蟬也。渾言之。此析言之。蠧乃良蠧。色具五采。形小於蟬。而蠶之色則如蟬形。則如蠧。鑄下云大鐘。澇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合三句以解一字。曰大鐘謂其用也。曰澇于之屬。仿像其形也。設鑄果是大鐘。則鑄下云大鐘謂之鑄矣。鑄鑄非一物也。段氏謂大鐘下當有也字。非。自下云大陸山無石者。大陸廣其名。山無石者。釋其義。以

上諸句讀段氏率不知而混為一義偶然分之則增一也字或且誤加刪削不知字有表有裏名目表也意指裏也兩也字即成兩義而連讀之則有必不相屬者即如顛下云選具也既具而後可選擇不能先選而後具也其四字者如杖下云杖疏四布也杖疏其名四布其義人皆知之而此兩字者獨混為一句乎雖所輯有可句者有可讀者亦竟有不必分者而吾不憚穿鑿為畫鴻溝之界將使鹵莽者趨於精詳不慮精詳者墮於溝泥也亦國奢示儉之意夫

補正

異部重文篇一條較此詳辨可刪此存彼

一葉前十一行竊謂以下至本條皆刪

妥所從之爪是叟字則采所從之爪亦當是叟字禾之采必下叟也若是指爪則爪禾為采不當與爪木為采同意乎

二葉後八行采字條


重之在上者謂字形一在史上


三葉後十二行

盥下云從白水臨皿此順遞為意而兼指事者也然筠清館周仲子

化盤曰自作盥盤


作盤二字皆反文

其篆作乃為完備上半白水之白乃沃

盥之人之兩手也此奉匱之狀古匱字作乃不從匱而從水者

其事主乎水也中央之卽字乃澡手之人之兩手也下有

皿以承其水其事乃備小篆省下兩手許君始以白爲澡手者之手矣。七葉前一行


積古齋魯鼎昔作日其肉愈多。八葉前十六行

眾者目及其尾也。隶者手及其尾也。似有遠近之分。然還仍是眾。逮



仍是隶。釋言逮還也。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作還聞。以雙聲

而通用也。尾者譬況之義。尾隨之也。又部及逮也。从又从人。及字之

形亦與眾隶一例。九葉後一行隶字條

鐘鼎中字多矣。皆作永字用。然如仲駒父敦。通體皆反。可也。而

叔殷父敦。獨此一字反也。曾無一器用爲派者。十一葉辰從反永條

平安館子斯父簠。字似邦字反文。○筠清館周邛君婦壺。

字邑在右亦反。九葉後十四行

說文釋例卷五

安邱王筠貫山學

假借

許君叙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發號也，長久遠也。此其本義。春秋楚有令尹，周禮建其長，借為爵名矣。許君所謂令長，則舉漢制大縣為令，小縣為長，而言許君嘗為汶長呂忱嘗為愷令矣。

中部愷下云布也，出東萊，玉篇同。前漢地有愷縣，以為在布可覆視也。其為因縣出是命而以布名縣，抑為布出是縣而以縣名布邪？雖不可知，而布與縣之不分，而字可決也。說文既無愷字，而孫強輩入玉篇，廣韻依之分訓，集韻乃云愷布名，出東萊，按縣於是載愷為兩字，石泐曰愷從巾，本字也。鄰國志地形志從心作愷，晉志省弓作愷，宋志從手作愷，皆誤字也。又按地形志愷下注云有愷城，然則字本作愷，固其地出布，乃加中，以氏縣也。說文不言愷縣，以本字當作愷也。

夫假借一門，觸目皆是，不勝書也。茲錄孫暢齋一篇，以見其概。自撰一篇，佐之。夙昔札記數事，亦綴於後。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矣。

福建惠安孫經世暢齋說文解字假借攷曰：六書之有假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為，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者，蓋舍是無由。故令長一證，許氏特偶舉，呂見例其實。此例散見於說文諸部，固指不勝屈焉。今攷諸部解語，有言故為故，呂

爲或呂爲者。凡呂明夫此之可僭爲彼也。如勰下云。故呂爲朋黨字。鳥下云。故呂爲烏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韋下云。故僭呂爲皮韋。蜀下云。故因呂爲東西之西。鞏下云。或呂爲首鞏。止下云。故呂止爲足。是也。而嗇之爲嗇。夫能之爲能。傑州之爲九州。呂及子之僭呂。僂人勿之僭呂。僂遠不肖之僭呂。僂不侶其先。視此也。有言書呂爲古文呂爲籀文。呂爲者。凡呂明夫僭此爲彼之淵源自古也。如鼓下云。周書呂爲討。中下云。古文呂爲艸字。疋下云。古文呂爲詩大雅字。亦呂爲足字。諛下云。古文呂爲頗字。取下云。古文呂爲賢字。罍下云。古文呂爲覲字。亏下云。古文呂爲亏字。又呂爲巧字。哥下云。古文呂爲訶字。羃下云。古文呂爲顯字。宀下云。古文宀。古文呂爲魯衛之魯。完下云。古文呂爲寬字。倣下云。古文呂爲訓字。臭下云。古文呂爲澤字。汙下云。古文或呂爲溲字。渴下云。古文呂爲灑埽字。且下云。古文且。又呂爲几字。童下云。廿。古文呂爲疾字。鼎下云。古文呂貝爲鼎。籀文呂鼎爲貝。爰下云。籀文呂爲車轅字。是也。而古文豕之卽爲古文亥。篆文公之卽爲古文沆。篆文菱之卽爲古文莖。篆文章之卽爲古文壙。篆文粵之卽爲古文得。篆文禹之卽爲古文俛。篆文嬖之卽爲籀

文孀呂及周書之伯鬻爲古文囧商書之粵懽古文作由枿視此也
有言史篇呂爲杜林呂爲楊雄呂爲賈侍中呂爲者凡呂明夫借此
爲彼之傳授有人也如姚下云史篇呂爲姚易也喪下云杜林呂爲
麒麟字構下云杜林呂爲椽桷字導下云杜林呂爲貶損之貶麟下
云杜林呂爲竹筥楊雄呂爲蒲器幹下云楊雄杜林皆呂爲輶車輪
幹厄下云賈侍中呂爲厄裏也亞下云賈侍中呂爲次第也是也而
棋爲醜董爲蕩根櫛爲椅隍爲法度躄躄爲足垢稽稭稭爲木名之
各本諸杜賈呂及嵩爲猛獸之出自歐陽喬虞爲封豕之屬之出自
司馬相如視此也有言亦如是亦如此者凡呂明夫彼之義不同此
而亦借此呂爲之也如塙下云虞書棚淫于家亦如是鎬下云武王
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媿下云闔媿亦如此是也而虞
書蔓字之即借目少精之眊丹朱字之即借純赤之絲視此也有言
或說一說或曰一曰者凡呂明夫借此爲彼之自成一義也如皂下
云或說一粒也我下云或說頃頓也囧下云或說蠶薄也澥下云一
說即澥谷也巽下云或曰拳勇字賙下云或曰古貨字覈下云或曰
早霜也巴下云或曰食象它娃下云或曰吳楚之間謂好娃鞞下云

或曰羝羊百斤少又爲執隄下云一曰鷄字解下云一曰解薦獸也
奇下云一曰不耦。虢下云一曰師子。裘下云一曰南北曰裘猶下云
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意下云一曰十萬曰意。滿下云一曰半滌也
沾下云一曰益也。潛下云一曰漢爲潛。娶下云一曰虞書雉娶。鰭下
云一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鰭。翬下云一曰伊洛而南雉五采皆備曰
翬。是也。而他凡本義後別出一義。視此也。有言一曰而後引經傳以
實之者。凡呂明夫某之俗義當屬之某。而非可概爲施也。如假下云
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于上下。均下云一曰匠也。而引逸周書均匠
滑下云一曰露兒。而引詩零露滑兮。罇下云一曰田器。而引詩序乃
錢罇。麓下云一曰林屬於山爲麓。而引春秋傳沙麓崩。嫫下云一曰
女侍曰嫫。而引孟子舜爲天子二女嫫是也。而附婁之婁之爲小土
山。而證呂春秋傳附婁無松柏。視此也。有別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爲
某者。凡呂明夫某之見某。乃其俗義。而無容與本義混也。如堅下引
虞書龍朕聖。說殄行。而云聖疾惡也。枯下引虞書惟箇露枯。而云
木名也。圜下引商書曰圜。而云圜者升雲半有半無。指下引周書師
乃指。而云指者指兵刃以習擊刺也。貌下引詩獻其貌皮。周書如虎

如貌而云貌猛獸。愈下引周書有疾不愈而云愈喜也。奠下引周書布重奠席而云織蒻席也。爨下引周書爨爨而云巧言。數下引詩服之無數而云戮獸也。廋下引周禮牛夜鳴則廋而云臭如朽木。禕下引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而云謂畫袍。皋下引周禮詔來鼓皋舞而云皋告之也。麗下引禮麗皮納聘而云蓋鹿皮也。雉下引春秋傳盟于趙而云趙地名。枵下引春秋傳歲在元枵而云枵虛也。馮下引春秋傳馮馬百駟而云畫馬也。斛下引爾雅斛謂之蜷而云古田器也。嬖下引楚詞女嬃之嬋媛而云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是也。而易突如其來如之即爲云。周禮柔皮之工鮑氏之即爲鞞。呂及虎竊毛爲虢。苗之竊之義取諸淺視此也。凡此皆明言假借也。抑有不明言假借而可彼此參互而得之者。如恍恍慨也。而引易恍龍有悔。則呂恍亢聲同而借之也。黷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黷。則呂黷續聲同而借之也。絺絺屬也。而引虞書絺類于上帝。則呂絺隸聲同而借之也。姪殊也。而引虞書姪絲于羽山。則呂姪極聲同而借之也。繪會五采繡也。而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論語繪事後素。則以繪繡聲同而借之也。戚戔也。而引商書率籲衆戚。則呂戚憾聲同而借之也。

筠案此類乃省借非聲借如虞書作

會借會為
總亦是

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𠄎則呂𠄎好聲同而借之也𠄎夫行也而引周書尚桓桓則呂桓桓聲同而借之也𠄎治也而引周書我之不𠄎則呂𠄎避聲同而借之也媯婦人妊身也而引周書至于媯婦則呂媯屬聲同而借之也碧碧也而引周書畏于民碧則呂碧借聲同而借之也贈貳目視也而引周書武王惟贈則呂贈冒聲同而借之也𠄎迨也而引周書常𠄎常任則呂𠄎伯聲同而借之也諛問也而引周書勿以諛人則呂諛儉聲同而借之也宗臧也而引周書陳宗赤乃則呂宗寶聲同而借之也緇旄絲也而引周書維緇有稽則呂緇貌聲同而借之也侘完也而引逸周書呂侘伯父則呂侘溷聲同而借之也芄艸覆蔓也而引詩左右芄之則呂芄親聲同而借之也芃市買多得也而引詩我芃酌彼金壘則呂芃姑聲同而借之也芃芃亦借字晤明也而引詩晤辟有標則呂晤寤聲同而借之也晤目相戲也而引詩晤婉之求則呂晤晏聲同而借之也芃案晏天清也今詩作燕然也漢明眼燕借借字釋大言不有作晏之本聒耳大垂也而引詩士之聒兮則呂媯聒聲同而借之也聒目驚視也而引詩獨行聒聒則呂聒鈞聲同而借之也媯含怒也而引詩碩大

且媿則呂媿儼聲同而借之也。僕大也。而引詩任任僕僕。則呂僕驥聲同而借之也。嚶殘蕨田也。而引詩天方薦嚶。則呂嚶癢聲同而借之也。燻乾兒也。而引詩我孔燻矣。則呂燻難聲同而借之也。侗大兒也。而引詩神罔時侗。則呂侗恫聲同而借之也。贖恨張目也。而引詩國步斯贖。則呂贖頻聲同而借之也。伎與也。而引詩籥人伎忒。則呂伎伎聲同而借之也。戩滅也。而引詩實始戩商。則呂戩勦聲同而借之也。擎束也。而引詩百祿是擎。則呂擎摠聲同而借之也。坡一亩土也。而引詩武王載坡。則呂坡旃聲同而借之也。鯨鯨臭也。而引周禮膳膏鯨。則呂鯨鯨聲同而借之也。幣鬚布也。而引周禮駝車犬幣。則呂幣憊聲同而借之也。藪艸兒也。而引周禮藪雖藪不藪。則呂藪稿聲同而借之也。儻精謹也。而引明堂月令數將儻終。則呂儻幾聲同而借之也。韜黏也。而引春秋傳不義不韜。則呂韜暄聲同而借之也。廷往也。而引春秋傳子無我廷。則呂廷譙聲同而借之也。既小食也。而引論語不使勝食既。則呂既氣聲同而借之也。衿裾也。而引論語朝服衿紳。則呂衿衿聲同而借之也。諛徐語也。而引孟子故諛諛而來。則呂諛原聲同而借之也。徕行兒也。而引爾雅徕則也。則呂徕是

聲同而借之也是則呂上下文互推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吝下引易
呂往吝遯下復引作遯則呂知遯即吝之借也櫟下引易重門擊櫟
櫟下復引作櫟則呂知櫟即櫟之借也駟下引易爲駟顛的下復引
作的則呂知的即駟之借也枋下引詩桃之夭夭媿下復引作媿則
呂知媿即枋之借也汜下引詩江有汜漚下復引作漚則呂知漚即
汜之借也媿下引詩靜女其媿祿下復引作祿則呂知祿即媿之借
也褻下引詩是褻裨也紕下復引作紕則呂知紕即褻之借也薈下
引詩薈兮蔚兮媿下復引作媿則呂知媿即薈之借也躡下引詩載
躡其尾囊下復引作囊則呂知囊即躡之借也僂下引詩婁婁僂
婁下復引作婁則呂知婁即僂之借也屮下引詩屮兮達兮達下復
引作挑則呂知挑即屮之借也應下引詩應彼淮夷瞿下復引作穰
則呂知穰即應之借也艷下引論語色艷如也孝下復引作孝則呂
知孝即艷之借也嬖下引春秋傳嬖嬖在疚宓下復引詩作宓宓下
引春秋傳宓歲而漱日翫下復引作翫作愒則呂知宓即愒之借翫
與愒即宓與漱之借也鬻下引商書西伯戡鬻或下復引作黎隼下
引虞書烏獸隼鬻下復引作鬻作毛速下引虞書旁速孱功倂下

復引作救作倭。則呂知黎卽鬻之俗。鈞案揚齊未言戕或之異蓋戕殺也戕刺也其義不異或卽一字。褻卽穉之俗。

救卽速之俗。而髦與孱又卽毛與倭之俗也。是則呂前後文互勘焉。

而可得者也。又如匪。侶竹匿器也。而媾下引易匪寇婚媾。則呂知匪

之可借爲非也。格槩也。而柅下引夏書柅榦格柏。則呂知格之可借

爲檜也。繇馬髦飾也。而霖下引商書庶艸繇霖。則呂知繇之可借爲

蕃也。后繼體君也。而詞下引周書在后之詞。則呂知后之可借爲後

也。宿止也。而詔下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詔。則呂知宿之可借爲肅

也。猗。犛夫也。而詔下引周書詔詔猗。則呂知猗之可借爲兮也。爪。凡

也。而獮下引逸周書獮有爪。則呂知爪之可借爲又也。輞。重也。而怒

下引詩怒如輞。飢則呂知輞之可借爲翰也。兩。二十四銖也。而髮下

引詩統彼兩髮。則呂知兩之可借爲兩也。施。旗兒也。而鼠下引詩施

鼠澣澣。則呂知施之可借爲蚊也。淇。漑灌也。而軌下引詩淇呂釐軌。

則呂知淇之可借爲釜也。棘。小棗也。而齧下引詩棘人齧齧。則呂知

棘之可借爲五也。納。絲溼納納也。而艘下引詩納于艘陰。則呂知納

之可借爲內也。視。瞻也。而佻下引詩視民不佻。則呂知視之可借爲

示也。夢。不明也。而牧下引詩牧人乃夢。則呂知夢之可借爲寤也。巨

規巨也而業下引詩巨業維樅則呂知巨之可借為虞也革獸皮去
 毛也而殮下引詩僚革有殮則呂知革之可借為勒也朱赤心木也
 而縵下引詩貝冑朱縵則呂知朱之可借為絳也味相應也而鬻下
 引詩亦有和鬻則呂知和之可借為盃也萌艸芽也而耤下引周禮
 呂興耤利萌則呂知萌之可借為氓也率捕鳥畢也而旗下引周禮
 率都建旗則呂知率之可借為衛也洗洒足也而解下引禮一人洗
 舉解則呂知洗之可借為洒也孽庶子也而蓋下引春秋傳蓋利生
 孽則呂知孽之可借為蠶也蠶亡也而疝下引春秋傳齊侯疥遂疝
 則呂知遂之可借為豕也燕元鳥也而暱下引春秋傳私降暱燕則
 呂知燕之可借為寔也瀆溝也而攢下引春秋傳攢瀆鬼神則呂知
 瀆之可借為嬗也俠俤也而虜下引春秋國語俠溝而虜我則呂知
 俠之可借為夾也博大通也而叅下引論語不有博奕者乎則呂知
 博之可借為籀也荷扶渠葉也而菝下引論語呂杖荷菝則呂知荷
 之可借為何也俾益也而柰下引虞書有能俾嬖則呂知俾之可借
 呂言使也條小枝也而柰下引商書有條而不柰則呂知條之可借
 呂言理也筠崇理治玉也是理以治為正
義用為條理亦借義也獻宗廟以犬肥者獻也而劓下引周書劓

陸殷獻臣。則呂知獻之可借。呂言賢也。相省視也。而勸下引周書勸相我國家。則呂知相之可借。呂言治也。實富也。而匪下引逸周書實元黃于匪。則呂知實之可借。呂言盛也。此止也。而鬪下引詩得此鬪。鬪則呂知此之可借。呂言是也。瑟庖犧所作弦樂也。而憫下引詩瑟兮憫兮。則呂知瑟之可借。呂言莊也。如從隨也。而藁下引詩顏如藁。藁則呂知如之可借。呂言侶也。盧飯器也。而獐下引詩盧獐獐。則呂知盧之可借。呂言犬也。孔通也。而驥下引詩四驥孔阜。則呂知孔之可借。呂言甚也。又手也。而斯下引詩又缺我斯。則呂知又之可借。呂言復也。佗負何也。而曆下引詩佗山之石。則呂知佗之可借。呂言彼也。胡牛顛衆也。而虺下引詩胡爲虺蜥。則呂知胡之可借。呂言何也。祇帛丹黃色也。而攪下引詩祇攪我心。則呂知祇之可借。呂言適也。齏羌人所斂角屠齏也。而濫下引詩齏沸濫泉。則呂知齏之可借。呂言泉出也。滌滌水也。而楛下引詩榛楛滌滌。則呂知滌之可借。呂言衆多也。鷲日且冥也。而藹下引詩算算藹藹。則呂知算之可借。呂言茂盛也。岐岐山也。而礙下引詩克岐克礙。則呂知岐之可借。呂言有知也。袞袞衣也。而穠下引春秋傳是穠是袞。則呂知袞之可借。呂言

雖本也。榦，築牆耑木也。而楸，下引春秋傳楸部薦榦。則呂知榦之可
借呂言骸骨也。喙，口也。而餃，下引爾雅餃謂之喙。則呂知喙之可借
呂言食臭也。好，美也。肉，截肉也。而瑗，下引爾雅好倍肉謂之瑗。則呂
知好與肉之可借。呂言孔言邊也。若，擇菜也。而鶻，下引易夕惕若厲
則呂知若之借。義爲相若也。或，邦也。而鞏，下引易或錫之鞏。帶，則呂
知或之借。義爲或然也。畜，田畜也。而牝，下引易畜牝牛吉。則呂知畜
之借。義爲畜養也。節，竹約也。而卮，下引易君子節飲食。則呂知節之
借。義爲節制也。參，參星也。而兩，下引易參天兩地。則呂知參之借。義
爲參兩也。萬，蟲也。而曠，下引易燥萬物者莫曠乎火。則呂知萬之借。
義爲千萬也。戲，三軍之偏也。而諶，下引詩善戲謔兮。則呂知戲之借。
義爲嬉戲也。報，當報人也。而瑤，下引詩報之呂瓊瑤。則呂知報之借。
義爲施報也。乾，上出也。而灑，下引詩灑其乾矣。則呂知乾之借。義爲
乾燥也。獨，犬相得而鬥也。而蹠，下引詩獨行蹠蹠。則呂知獨之借。義
爲孤獨也。宛，屈艸自覆也。而坻，下引詩宛在水中坻。則呂知宛之借。
義爲宛然也。彼，往有所加也。而繭，下引詩彼繭惟何。則呂知彼之借。
義爲彼此也。去，人相違也。而蟻，下引詩去其螟蟻。則呂知去之借。義

爲除去也。終，練絲也。而倣下引詩令終有倣，則呂知終之僭義爲終始也。縣，擊也。而旒下引周禮縣鄙，建旒則呂知縣之僭義爲鄙縣也。獲，獵所獲也。而取下引周禮獲者取左耳，則呂知獲之僭義爲捕獲也。涂，涂水也。而溼下引春秋傳脩涂梁溼，則呂知涂之僭義爲涂路也。亼，禾麥吐穗上平也。而捷下引春秋傳亼人來獻戎捷，則呂知亼之僭義爲亼魯也。爾，麗爾也。而菑下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則呂知爾之僭義爲爾汝也。雝，雝鵲也。而崧下引春秋傳川雝爲澤，則呂知雝之僭義爲雝塞也。廣，殿之大屋也。而輿下引春秋傳晉人或呂廣隊，則呂知廣之僭義爲廣車也。甲，甲乙也。而擗下引春秋傳擗甲執兵，則呂知甲之僭義爲甲冑也。盛，黍稷在器中也。而禰下引春秋傳盛夏重禰，則呂知盛之僭義爲壯盛也。御，使馬也。而珠下引春秋國語珠足呂御火災，則呂知御之僭義爲扞御也。離，離黃也。而廐下引易日廐之離，此下引詩有女仳離，覲下引爾雅覲髮弗離，則呂知離之僭義爲離明爲離別爲彌離也。方，併船也。將，帥也。而圯下引虞書方命圯族，昌下引詩東方昌矣，娠下引春秋傳后緡方娠，斌下引詩有斌方將，葬下引周禮呂待裸將之禮，極下引春秋傳賓將極，則

呂知方之僭義爲方棄爲方位爲方然將之僭義爲將大爲將送爲將然也是則呂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凡此皆得之所引經傳也引經傳而外其僭義多增他字訓釋中如於順言理卽呂見治玉之理之又爲順也於誣言常卽呂見下帶之常之又爲誣也於喜言樂卽呂見音樂之又爲喜也於通言達卽呂見行不相遇之達之又爲通也於親言至卽呂見鳥飛從高下至地之至之又爲親也於專言布卽呂見泉織之布之又爲專也於儉言約卽呂見約束之約之又爲儉也於可言冑卽呂見骨肉閒冑箸之冑之又爲可也於計言會卽呂見會合之會之又爲計也於詒言遺卽呂見遺亡之遺之又爲詒也於速言疾卽呂見疾病之疾之又爲速也於俗言習卽呂見數飛之習之又爲俗也於代言更卽呂見更改之更之又爲代也於償言還卽呂見還返之還之又爲償也於佞言鄉卽呂見鄉黨之鄉之又爲佞也於賃言庸卽呂見訓用之庸之又爲賃也於緣言純卽呂見訓絲之純之又爲緣也於讎言蠡卽呂見蟲齧木中之蠡之又爲讎也於相言垂卽呂見舂去麥皮之垂之又爲相也於未言豆卽呂見古食肉器之豆之又爲未也於注言灌卽呂見灌

水之灌之又爲注也。於愆言過卽呂見過度之過之又爲愆也。於憎言惡卽呂見過惡之惡之又爲憎也。於謀言反閒卽呂見閒隙之閒之又爲謀也。於侯言司望卽呂見司事之司之又爲侯也。於略言經略卽呂見織從絲之經之又爲略也。於淺言不深卽呂見深水之深之又爲不淺也。於暫言不久卽呂見從後灸之之久之又爲非暫也。於忘言不識卽呂見知識之識之又爲不忘也。爲案識當也。一曰知也。常者旗也。說文無識。因爲引伸之義。然與無美之借不同。於假言非真卽呂見僂人變形登天之真之又爲不假也。於廷言翰中於覲言秋翰卽呂見翰夕之翰之又爲朝廷爲朝覲也。於覲言難治於險言阻難於蹇於踧言夏易言平易卽呂見鸛鳥之難之又爲艱爲險。蜥易之易之又爲夏爲平也。於適於般皆言辟於任於場皆言保於撥於討皆言治於儀於擬於過皆言度卽呂見訓法之辟之又爲適爲般訓養之保之又爲任爲場治水之治之又爲撥爲討。法制之度之又爲儀爲擬爲過也。凡若此類亦皆呂本文與苟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是又得之引經傳外也要而論之。假借則一而其例有正有變無其字而借而所借皆同聲之字是則爲正有其字而借及所借非同聲之字是則爲變。說文於引古及襲用

成語。往往正變錯出。至自爲注義。則概從其正。閒或偶涉於變。如釁下云酉所。呂祭也。借酉爲酒。會下云曾益也。借曾爲增。錫案酉字非借已別見。邑下云匕合也。借匕爲比。錫案匕下云相與比叙也。是匕比同義。是以此之篇文作匕也。旋下云允進也。借允爲執。寡下云頒分也。借頒爲班。望下云壬翰廷也。借壬爲廷。孫下云系續也。借系爲繼。此例要亦寥寥無幾焉。誠呂變之可參。不若正之可守也。讀說文者。於諸部解語。別其字之孰爲借。復別其所借之孰爲正。孰爲變。而引而伸之。貫而通之。則於六書之學。思過半矣。

筠案。惕齋文中。所有疵瑕。附辨於後。

韋爲皮。止爲足。子爲人。皆正。非借。許君說偶誤。辨已見它篇。

𠂔。粵美變之。重出。蓋非原文。已別見。

𠂔下云。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乃各家異義。非借爲某義之比。厄亞。放此。

躅。躅爲足垢。案說文曰。或曰躅躅。此一義也。乃係連語。與上文住足也。爲躅一字之義。別也。又云賈侍中說足垢也。此又一義也。蓋仍係躅一字之義。不連躅言也。蓋侍中爲許君之師。不待或人傳述。然後得聞。

我下云或說頃頓也。案本作我頃頓也。似是我頃爲連語。卽今之俄頃頓也。乃我頃之訓釋也。人部俄下云行傾也。故億我頃卽俄頃也。

貌下引詩書。而又曰貌猛獸。此連毛傳引之耳。惕齋系之無容與本義混條下。似非。蓋許君說貌曰豹屬。而又用毛傳猛獸之說。正是一義。豹豈非獸之猛者乎。尚書僞孔傳。貌執夷。虎屬也。正義曰。釋獸云。貌白狐。其子曰穀舍人曰。貌名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筠案白羆猶之白狐。特其異名耳。非謂貌爲羆之白者。狐之白者也。如狐之類。今有謂之馬鹿者。初非鹿也。諸說皆以爲虎豹熊之類。皆足見其爲猛獸。乃正義非借義。

惕齋云。彋下引周書彋彋而云巧言筠案茂堂亦如是斷句竊疑

印林曰。以巧言代彋言。乃是訓詁相代。卽史記引書之法。耳。本不須斷爲二句。

編字下引周書截截善編言與

今本同。而公羊文十二年傳曰。惟譏譏善諍言。王逸注。劉向九歎引作譏譏。靖言。豈不可云彋彋巧言乎。抑或本作彋彋諍言。諍言。巧言也。爲後人刪之。印林曰。諍諍。靖一聲之轉。元耕二部本相通。

也

如平詩編異讀從之例

巧則非矣。蓋諱正字，淨靖假借字，淨不可讀巧，淨爲諱

之假借，乃可訓巧耳。後說再酌。

燭火光也。商書曰：予亦燭謀。讀若巧拙之拙。惕齋謂尚書借燭爲拙。蓋據今本作拙。僞孔傳依文訓之而然。然恐許意不然也。夏官司燿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熱湯爲觀。則觀火謂熱火與。筠案鄭君所據尚書亦作燭。故說觀以熱。書詞予字爲主。若觀火以下十字，皆喻君之威也。作者火作也。左昭十七年傳：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又曰：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十八年傳：七日其火作乎。是也。逸者火之逸也。商頌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知此乃商時恆言，故盤庚言之也。

又謂桓桓聲同而借。案書云：桓桓重言也。凡重言皆形容之詞。大抵是借。爾雅：桓桓威也。然說文：桓，亭郵表也。則所謂燕昭王華表爲千年木者，是其類。木豈有威義，不可以今本尚書作桓。遂謂桓爲借。安知非衛包所改邪。且魏三體石經遺字亦作狝。周虢季子白盤：𠄎借趨爲桓。走亦從犬也。印林曰：石經定從正書也。從犬有威意。

又謂辟避聲同而借亦據馬鄭義爲言竊謂許君所言乃尚書正解也。辟治也推究流言所自起而治其罪也。若云避位則不應居東。詩駕言徂東。毛傳東洛邑也。則周公居東亦是洛邑。卽居陪京。何言避位。且果係避位則流言自東來。公反居東。竝無尺柄。以當餒虎之蹊。亦不智矣。業已避位則王疑當釋。何待風雷之警乎。罪人斯得。斯者遲之也。以公之智而須二年乃得公之仁也。其事彰著而後云得也。此正辟治之明驗矣。故以居東爲東征者。誤罪人未得無可征也。以爲避位尤誤。周公乃爲流言所撼。忍置王室於不問。此後世不足者。避嫌之伎倆耳。其餘則汪中容甫述學詳之又謂戩勑聲同而借。案勑齊斷也。與詩意不協。此爲回護太王之說所惑。辨已別見。

既氣一字也。集韻說是。論語食氣複語也。非借氣爲氣。說別見的爲正字。駉爲分別字。說別見。

怒如朝飢。作朝之本。多於作朝之本。茂堂主朝字。惕齋又謂借朝爲朝。皆誤也。說別見。

民部說曰衆萌也不第勑下引周禮借萌爲氓。特汲古刻改本作

眾氓也。或惕齋未見初印本。

又謂許君自爲注義概從其正。此又必不能之勢。如一下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請放史記用尚書之法而改之。曰。思初滑始。道立爲一。就分天地。化成蟲物。凡一出屬皆從一。此必不可通者也。故知世無假借。必不可以成文。豈屈指可數乎。

惕齋之文。至辨皙矣。第所論者許君所作之說解也。未及許君所錄之文字也。倉頡籀斯所製文字。先有假借矣。余不暇全論。則姑卽一篇部首論之王珏氣尊四部首。它部無從其義者。示玉士艸艸五部首。它部從之者皆本義。亦竝置無論。其從一之字。雨之一。在上爲天。氐之一。在下爲地。是以指事字借爲象形字也。然天上地下。如其本位。乃且立之一。皆以在下者爲地。而屯才聖。且以上一爲地也。夫之一象簪形。皿之一象血形。是亦借爲象形。而各象其所象也。弟之一則止之。溼之一則覆之。再之一則所以舉之。是以指事字借爲會意字也。乍以一止之。于一以平之。是又各會其所會也。乃至本末朱寸。仍歸于指事。而亦各指其事。而非計數之本事也。帝之古文帝示之。

古文示直以部位在上而借爲上字矣。從上之字五示平皆本義。辰以物皆生而從上亥以微陽起而從上。是自下上上之義。非高也之本義也。正之古文正從上。是借上爲一也。與帝示之借一爲上。正相當也。與帝字說篆文從二。古文從一。又相反也。從三者。豐以三爲界。畫三本指事。而此各指其所指也。從一者。玉以一象貫形。中以一象出形。京以一象高形。是指事字。借爲象形字也。介爲詞之必然。則是以一形取義。謂一爲氣之直出也。是又借爲會意字也。從中者。嵩以中象形。舍以中象屋。嵩以中象冠。於從中而曲之以象旗。是象艸形者。又象它物形也。豈之中取上見。重之中爲財。見靦奏妻之中皆上進。眉之中爲通識。此大徐說。蓋以中讀若微。故以聲得通微義。是象形字。借爲會意字也。中之生氣通達而形上進。蓋借之者。猶自本義引伸矣。凡此皆它部字之從一篇部首者也。說文之例。會意字必分主從。隸其字於主義所在之部。它部之從之者。其爲引伸假借固其所也。則吾更以本部中字明之一部。說曰道立於一。化成萬物。以一對萬。數目是其本義。故元天從之。丕者大也。一何以爲大。則以一者不二。不二則不雜。是渾一之義。猶言統一海內也。吏治人者也。一何以治人。則專一之義也。是皆引

句爲準。後世有字亦假借。乃其變例。然亦必歸之依聲。孫說每以引申之義與古今異義爲假借。又及非同聲之字。已漸泛濫矣。某友又推之造字時。卽有假借。誠爲探原之論。然於依聲之旨或不盡合。所謂一者不必皆一。所謂中者不必皆中。至帝示之古文從一。篆文從二。自是各從其從。許云古文諸上字皆從一。意謂篆文從上之字。古文皆從一耳。非謂古文之一卽篆文之上也。一爲數始。餘數皆在其下。原有上意。故可以從一。可以從上。若云借一爲上。古文安知篆文之從上而借之邪。若此可云借。則咳之古文作孩。亦可云借子爲口乎。周古文作𠄎。亦可云借及爲口乎。

吾下云我自稱也。說文以稱爲稱。道以稱爲稱量。此則通用。印林曰。或是後人改。筠曰非也。說解率用漢字。

識下云常也。段氏以爲字誤。非也。常雖訓下。帛而亦用爲旗。常之常。說文無幟字。而中部翦下云幡幟也。微幟下皆曰幟也。各本同。惟說文韻譜。微幟下皆作識也。此古本之僅存者矣。帛下云幡也。省去幟字。微幟皆旗。常之屬。故曰識也。與此識常也正合。

璆者公執桓圭之正字也。其說卽曰桓圭是以借字說正字也。

尸者人也。尾從尸。人豈有尾乎。直以尸字左方爲尸。與尸字形似耳。此聲義無可借。而緣字形借之者也。屮屮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夫屋之從尸。直作人字用。此乃以尸爲屋者。直謂是從屋省耳。非借也。○屮下云走也。從弄在尸下。案卽是從三子在人下。弄字分爲三而用之。三子者三人也。人三成衆。而有人臨其上。以統攝之。是迫走之義也。若依弄謹也之本意說之。則致謹於尸下。豈能成走也之義乎。故尸仍作人字解。大徐曰尸者屋也。非品部之虫。粟皆從三口。而非從品物之品。義部之屮。從三羊。而非從羊。臭之義。品部之壘。從三日。而非從精光之晶。麤部之麤。從三鹿。而非從行。超遠之麤。乃至心部之縈。以爲從心。疑之。心固不可通。卽以爲從三心。亦不可通也。字既屬會意。似可入糸部。蓋許君以從心難解。則甯入其部耳。尤下云淫淫行兒。玉篇引同。案當作尤。尤行兒。知然者。彤下云長髮森森也。玉篇長髮彤彤也。甄下云蹈瓦聲。躡躡也。依一切經音義所引玉篇甄甄蹈瓦聲。皆說文用借字。玉篇用本字。獨此引說文。故不之改。

筠以假借一門。無大意義。故錄孫愴齋文。竝自作者。皆別爲發明。自印林言之。始覺其河漢無極。與茂堂所論轉注同一泛濫矣。乃

復輯之專以本無其字爲主有其字而借者雖屬依聲亦概不采焉。

惟初太始水部泰滑也古文作太太卽其省文在此仍作大字解猶始祖曰太祖乃尊尚之詞讀他蓋切亦可讀他達切滑泰固是他達切卽介爲籀文大音亦如此

道立於一鳥部古文作於尚書用于毛詩于多於少謂毛詩於盡讀鳥者謬也然于是古吁字作語詞用亦是借于部說曰於也則仍音鳥與毛傳于於也不同

入部也下云女陰也象形此下小徐有入聲案女陰之說他無所見姑置無論凡

在某部必從其義入者流也流者器之嘴也於女陰無涉而字乃從之乎且謂之象形卽必通體象形何以抽其入爲義而中獨象形它部無此詭異之形也小徐以入爲聲未有徒聲無義而在其部中者也反覆求之無一是處謂是許君原文吾不信也博古圖周義母匜作匜孟皇父匜作匜張古娛贈我叔液匜作匜皆與也篆相似葉東卿贈我鄭伯盤銘有貳匜字卽既夕禮之盤匜也匜以注水盤以受水故連言之周伯温以也爲古匜字信而有徵矣○也字之類注家

所謂詞也。司部詞下云：意內而言外也。夫天謂之天，地謂之地，以其實有是物也。大謂之大，小謂之小，以其實有是事也。若意中向背疑信，不於言決之，而於言之發聲收聲決之，則惟詞爲然。如余者，詞之必然也。其內之意則必然，其外之詞則曰余，是謂意內而言外。謂夫不直道其意，而可以意會者也。若此者，率類聚於一部中，而散見者絕少。其部首卽屬詞者，常也。部首屬指事會意者，變也。象形者尤變矣。八部三余，詞之必然也。曾、詞之舒也。尚、曾也。庶、幾也。只、部二。只、語已詞也。𣎵、聲也。讀若馨，然則東晉人語如馨爾馨，冷如鬼手馨，皆此字也。白、部五，皆俱詞也。魯、鈍詞也。者、別事詞也。曷、詞也。智、識詞也。曰部三。曰、詞也。圓、出氣詞也。替、曾也。乃、部二。乃、曳詞之難也。𣎵、驚聲也。知聲卽詞者。魑、見鬼驚詞。一本詞作聲，是也。𠂔、部二。粵、亟詞也。寧、願詞也。兮、部三。兮、語所稽也。粵、驚辭也。辭音乎、語之餘也。于、部一。粵、審慎之詞者。𠂔、兮于三部皆從乃，故多語詞字也。死、部二。禍、並惡驚詞也。竊、事有不善言竊也。玉篇注中無竊字，故知言卽詞也。从、部一。泉、眾詞與也。欠、部一。吹、詮詞也。象、形者。矢、部三。𠂔、況也。詞也。知、詞也。矣、語已詞也。與只字同列人、部一。侷、備詞。口、部一。哉、言之閒也。以上三十字在白

首者。曾尚皆。曷曰替。乃寧。粵。攷。吹是也。在句末者。余只。馱者。兮乎矣。哉。是也。在句中者。泉是也。其魯。暫。固。鹵。粵。知。糲。隳。倭。則亦意內言外之詞。而非語詞也。

示下云。天垂象。象獸也。此借爲靜字。六書象形。又借爲動字。支部。效象也。亦動字。易傳象也者。像也。像字雖古。要是後作。不得云借象爲像也。

祈下云。求福也。求乃裘之古文。

王下云。天下所歸往也。所。伐木聲也。玉篇曰。又處所。今此所字。又處所之義之引伸也。○三畫而連其中。而者。頰毛也。其籀文箕。○一貫三爲王。爲母猴也。

玠下云。大圭也。引書介圭。毛詩訓介爲大者。極多。八部介畫也。

瑁下云。似犁冠。此犁謂耜也。木部。樨下云。六又犁。一曰犁。上曲。木犁。韃。此犁兼耒言之。要皆是器名。乃靜字。牛部。犂下云。耕也。本動字也。蓋古名耒耜。漢名犁。而借動字爲靜字。尤爲常例也。考工疏。謂古耜用一金。是唐已用兩金。以今語言之。耒耜。通謂之犁。而金之有冠者。曰鏡。直底則利推也。圓而凹居鏡上者。曰犁。句底則利發也。不論堅

地柔地巧於古人矣。鄉甯猶用一金呼鏡爲朶。

右一篇上共得十一字。其餘可以類推矣。凡與本義不符者皆假借也。不煩覲縷。

尅飾

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已。沿襲既久取其悅目或欲整齊或欲茂美變而離其宗矣。此其理在六書之外。吾無以名之。強名曰尅飾焉爾。

上部上下二字。夫上下許君所標也。二二亦說文所有也。帝旁從二卽合

上二下二以各爲一字。則隸書之上下亦可也。從而曲之豈有理實。

周禮疏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知唐本說文本作上下。段氏


改之非也。況有從上之憾字。從下之𠄎字乎。

中中猶之上下也。夫曲一則無以表其正中。加兩二字亦無所取。直

所爲義之俗書趁姿媚耳。段氏謂中爲敘所云之虫曲中誤列於此

非也。虫曲中猶之乙力於土爲地。謂虫字之形。曲中字而爲之。本與

中字無涉。中字鐘鼎文作其口近是其人則亦無取義。

悉之古文作蓋從囧從心。囧明也。明於心也。上出者乃起筆之處。

左右垂者。則由中以達於外耳。由此知古人作篆。自正中起筆。而左而下。而右而上。而復左合於起筆之處。顧罔亦象窗形。凡既上及左右皆出。無此窗也。特成斂飾耳。

𠄎之籀文。𠄎從一。无意也。特以一界畫於斤與収之間。取飾觀耳。

皂之白象穀。直似黑白之白。眾之𠄎即目字。皆不應上出。此古人起筆。偶露痕

迹。後人效之。遂成斂飾也。李監書澤字亦從𠄎。雖異於說文。亦不爲異。

𠄎字四圍象匡。中象榼。不應上出。其故同前。古文𠄎無上出者。可證也。

比之古文林。案當作林。故玉篇作𠄎。若如今形。無緣作𠄎也。仍是比字。加兩畫耳。如𠄎之古文𠄎。蓋仍是兩又。分重竝耳。加兩畫以爲飾。何足道。祇是加一貝耳。古文則作則

矣。

一二三之古文。𠄎式式。𠄎從弋聲。尚合。二三亦相沿從之。蓋嫌筆畫太少。加此飾觀耳。已與後世防作偽者近矣。印林曰。謂一二三之從弋爲文飾。是也。至謂𠄎從弋聲。二三相沿從之。未免太輕視古人古

人果如此淺率邪。瀚謂此等說未必甚安於心，何不姑從蓋闕之義，筠聞此說始覺不安，存之以志吾過。

暮所從之異，卽亞字。於兩部說云：讀若晉徵之，猶齒從鹵，榮從囧，皆加八，或亦是由上達下，由中達外，而爲寫者所離析乎。

籀文好重疊

牙之古文可因，蓋從牙從古文齒，而傳寫少譌，此必籀文也。部首之耳，則古文也。然當依夢英作耳，乃象上下相錯之形，典籍牙與互交譌，亦以二字形相似耳。若牙齒兼從，定是何物哉！以絲縲致然耳。文勝質則史，雖良史亦然。漢印牙有耳，耳二體。

敗部豎之籀文豎，案敗旣無重文，豎則此字安所從哉！恐亦因便加几，取絲縲耳。受部豎字，蓋亦同此。

敗之籀文豎，說曰從賧，案敗從文貝，以見破敗之意，賧頸飾也。小物也。集韻比之古文作𠂔，知所據說文同今本，卽知玉篇所據之不同。雁之籀文鷹，佳鳥兼從，複矣。段氏曲解之曰：應省聲，夫應從雁聲，而鷹又從應省聲，則雁鷹一字，何異於鷹從鷹聲乎！且凡從形聲字而省者，必其意有合也。

次之籀文嫩。佩觿集謂水林一字。

炙之籀文鍊。康聲不合。或會意邪。康部韃。徐楚金曰。言束之象。木華

實之相累也。然則鍊之從康。或亦如以肉貫弗也。

震之籀文蠹。從火者。雷出地時有火光。如鳥槍然。從高者。陽烝陰迫。

如鼎沸也。從爻者。勞歷所震物被其虐。離披散亂之狀也。火爻皆二。

取其整齊絲縵耳。

鱸之籀文鱸。既從魚。又從虫。即云鱸聲。亦何所取。

亡之籀文𠄎。象形之法。較古文為明顯。

系之籀文絲。從爪。絲會意。爪絲猶言挈絲也。愈知爪為今之抓字矣。

采采皆同意。系殆省絲之會意。而為指事字也。系繫也。下系而上。

有所繫屬之狀也。許云。人聲亦恐未然。

共之籀文燕。陸之籀文隰。乃之籀文乃。就之籀文就。員之籀文鼎。則

之籀文刪。副之籀文副。鹵之籀文鹵。桌之籀文桌。玉篇同。大徐作古文。粟字。玉篇

之籀文臬。秦之籀文秦。強之籀文強。垣之籀文垣。堵之籀文堵。城之

籀文韞。陣之籀文陣。堂之籀文堂。臺之籀文臺。玉篇云。古文。車之籀文車。韞之籀文韞。印林曰。石鼓

麟。子之籀文子。玉篇作。體似。設。孳之籀文孳。樂

或體

說文之有或體也亦謂一字殊形而已非分正俗於其間也自大徐本所謂或作某者小徐閒謂之俗作某於是好古者概視或體為俗字或微言以示意或昌言以相排是耳食也請以從之者證明之集之或體集從之者有渠雜縑錄四字雖之或體隼從之者有犂臙_{房之}也或以從或將_{謂通得其宜字}準三字尙之或體廩從之者有孌字盪之或體盪從之者有醢字筮之或體互從之者有罌桓二字粦之或體荇從之者有跨誇二字粟之或體棠從之者有敎字秫之或體朮從之者有荒述術誅痲怵沫甦鉢九字壘之或體星從之者有腥猩二字農之或體晨從之者有鷄字穰之或體康從之者有康歟濂三字鼻之或體弁從之者有昇開拚畚叁畚六字菊之或體藪從之者有籟窳窳窳四字淵之或體崩從之者有邇蕭蕭肅媼五字總之或體脈從之者有霰字處之或體處從之者有齷字疇之或體畎從之者有禛馱馱馱馱馱六字而從壽之禱壽籌鄒儔燾且有展轉而從畎之聲者矣口部屮下云畎古文疇此類語雖後人所增蓋亦必有考據是則或體中有古文也卽隼互求崩象形柩之或體互會意兼指事康形聲皆當為

古文姻之籀文媯從𠂔則𠂔非古文即籀文也。又况徙之或體𠂔韻會引說文作古文云之或體𠂔髮之或體𠂔玉篇容之或體𠂔作𠂔紂之或體𠂔蠹之或體𠂔玉篇皆以爲古文即不本之許君亦必它有所據。𠂔之或體𠂔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兩都賦注皆引說文𠂔古𠂔字是知說文所收之古文今且改爲或體也。𠂔之或體𠂔檠之古文𠂔從之則知𠂔亦古文也。改大爲八與𠂔作𠂔爲一類祇是省筆從八也檢之粗疏尚當有遺然即如此亦云多矣。夫以從或體者如此之多而謂本字顧俗邪抑從之者之盡爲俗字即𠂔之從或體者亦不得爲古文邪。夫許君別裁僞體以成此書而顧以俗字昭示後來則不如不作矣。惟𠂔字說曰今文全書無此文法或後人所孱入者要之讀書者心貴細氣貴平不可任口揮斥隨聲附和也。

廣韻二十五寒難說文作鷄鳥也。本又作鷄是兩字出於兩本後人合於一部。

天官外府鄭注古字亦多或此古文有或體之證。

俗體

誌下云俗讞從忘

肩之重文肩下云俗肩從戶案繹山碑所字作𠂔所本從戶聲然則

戶戶一字也印林曰此由𠂔趨簡之驗也肩肩所從之戶戶則皆係象形並非門戶字乃

象其肩之上方闊而下迤也此字應上曲門戶字不應上曲別有說

肩少一筆者與革之篆文作革一類分𠂔省耳其意同也俗肩從戶

之說必非許君原文乃後人不明六書見其似門戶字而以意改之

竝不知戶字亦作戶也從肩者有𠂔願二字段氏改𠂔從肩而願未

改然則前乎段氏憑肌奮筆者多矣無從致詰也

𠂔下云俗𠂔從光豈周禮獨用正字它經祇用俗字邪月令注引詩曰踣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𠂔下云俗𠂔從肉農聲

𠂔下云俗𠂔從肉今

𠂔下云俗𠂔從金茲聲玉篇𠂔在金部云𠂔鉗鉏也不言其為𠂔之

重文孟子雖有𠂔基必不可作𠂔基也前漢樊噲傳則作茲基似是

省借抑孟子固多俗字𠂔亦其一邪印林曰𠂔之從金猶鉗之從金

耳孟子借𠂔為茲非漢書借茲為𠂔也周禮蒞氏注亦作茲基可證

○說文校議曰絲衣釋文𠂔引說文作𠂔則六朝舊本茲聲下有詩

曰鼎鼎及𠂔筠案說文果𠂔𠂔竝收陸氏不應云說文作𠂔字音茲

知此句亦引說文者。開首已云音蓋苟非出說文則必不重出也。然許君不言音。此句蓋出音隱。

言此者以別於徐音災。郭音才。皆因熹從

才以發音。許所据毛詩作鎡。即据從茲發音也。釋器釋文於施音災。郭音才之外。第引字林音載。而不及說文。明說文不作熹也。且字林音載亦由從才發音。然則字林始收熹字。後人補入說文鼎部。反移說文金部之鎡以爲之俗體。又移引詩於熹下。遂致泯沒無迹矣。非鍊橋啟其端。吾不能發其覆也。

豉下云俗技從豆。漢乃名。未爲豆。信乎豉之爲俗。馱下云鋪豉也。爾雅鴉鋪技是也。古有技字。鴉乃得借以爲名。無緣從後世之豆也。提壹已言

小豆。知古亦呼未爲豆。但不多見耳。

躬之重文。躬下云俗或從弓身。凡大徐作或小徐作俗者。吾皆不采也。惟躬字誠俗。故用之。說已別見。

袖下云俗褻從由。玉篇則有衷袖而無褻。

簪下云俗先從竹從替。

啾下云俗歎從口從就。

印部。印之重文。抑說曰俗從手。

灘下云俗灘從佳。案此四字無一通者。必非許君原文也。鳥部鷄之

或體作難如其意亦當云俗鷺從難而云從佳將謂左半是漢字邪離析破碎一不通也在鳥部則曰或在水部則曰俗二不通也從鷺之字鷺之外有鷺鷥二字從難之字灘之外有難鷺鷥灘鷺五字豈皆俗字邪抑此五字本從鷺而爲俗人所改邪乃緣此讀說文者遂謂或體字一切皆俗鈕氏微露其意段氏則昌言攻之其亦不思耳矣○艸部難字在前如延切鷺字在大篆從艸中呼盱切其說皆曰艸也將謂一俗一不俗邪難字重出於火部爲然字重文說別見凝下云俗水從疑玉篇分收之初學記引說文冰水堅也以冰爲久恐是從俗非說文本然也

蚊下云俗蠱從虫從文

塊下云俗𠬪從土鬼爾雅釋文邢疏皆引說文以爲俗字故從之大徐以爲或體玉篇則用爲正文而𠬪下云同上

大徐本云俗者盡錄之小徐本祇錄其二然已十六字矣何其多也將謂盡出後增恐非事實然許君收之果何意乎將謂使人用之則有正字可用矣將謂辯僞存真則既有所收之正字卽不收者爲俗字矣漢人著書體例皆然初不作辨駁語此其所以簡古

也許君於禮經之古今文尚且有所去取況此無稽之俗字乎且漢碑存於今者俗字滿紙則此十六字又太少矣況既名爲俗字卽必無篆文許君顧代爲杜撰篆文邪豈後人掇拾於它書而附於說文卽自目以俗邪吾終不能明以俟君子

印林曰說文重文於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體俗體者皆以紀小篆之異文也或體有數種或廣其義或廣其聲廣其義者無可議廣其聲者則有古今之辨此種蓋不盡出自秦篆而亦有漢人附益之者如營司馬相如說作芎陵司馬相如說作遊芎杜林說作芎此皆或體芎則明言或以發其例餘可類推也然以古音部分攷之營宮聲屬東部芎弓聲則屬蒸部矣陵聲屬蒸部遊遼聲則屬眞部矣芎支聲屬支部芎多聲則屬歌部矣雖皆一聲之轉而與周秦之音不合斯爲漢人附益之明證類此者錫易聲或體作飴則也聲易支部也歌部也囟化聲或體作圖則絲聲化歌部絲幽部也此蓋亦漢人附益不知何人所說則該之以或而已卽此可明制字之先後聲音之變遷要於六書之旨無乖故許君錄之若以此遂疑爲俗體非矣不惟或體非俗卽俗體亦猶之或體也俗世俗所行猶玉篇言今




作某耳。非對雅正言之。而斥其陋也。凡言俗者。皆漢篆也。躬俗作躬。時通行作躬也。无俗作簪。時通行作簪也。躬俗作抑。時通行作抑也。推之。它字皆然。漢人手跡。不復可見。書經傳寫。已失其真。唯碑版是當時真跡。而漢篆寥寥。不足徵矣。鄭康成氏之注。王制也。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以今攷之。卷之讀。不必俗於衮。而鄭云俗者。謂記禮時世俗讀衮為卷。故記作卷字。而其通則曰。衮者。謂通其義。則本字當作衮。通猶解也。非謂衮通雅而卷俗鄙也。許君所謂俗。亦猶是矣。累溯而上之。一時有一時之俗。許君所謂俗。秦篆之俗也。而秦篆即籀文之俗。籀文又即古文之俗也。不然。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許君而猶錄之。止句之苛。何以不列于篇哉。筠案。止句之苛。是謂確據。特漢人所行者。隸楷也。而此皆篆文。吾終疑之。

補正

玉篇止部苛。呼多切。古文詞。廣韻七。敬苛。止也。是知止句者。止可之為也。

盃乃器名。筠清館引金石錄云。廣川書跋引說文。盃。調味器也。是今本脫器字。積古齋有穴盃。冊父考。盃。筠清館有周伯鼻父盃。周茲女也。當音弋支切。說文從也之字。凡十二。迪。故。柅。馳。施。馳。地。地。馳。其聲。

盃五葉前十二行



皆與匝音移爾切相近無一與也音羊者切相近弛有或體號虎亦與匝音近地有籀文墜象即讀若弟之帚亦與匝音近秦碑秦權皆云其於久遠也而秦斤云其於久遠殿殿於計切在十二霽乃以雙聲轉也○筠清館齊侯匝作叔嬭匝作匝公匝作隸

當作盍為從來字書所未收十二葉後二行部也字條




大部奔大也乃後起之專字不可云借介為奔也十三葉後二行珍字條


說文本義亦不可盡拘如莽不以草莽為義寔祇是速而曰居之速

乃為字形所拘也十三葉不煩觀壁下之小注

阮葉吳三家款識借為伯仲者皆作中其中中央字有凡中

凡四形作中者偶見未有中之形十四葉前二行中字條

金文有中四形惟豐兮尸敦蓋作其形大異以其

器作而識之十五葉前五行高字條

師寰敦銘蓋作器作據字形當是牆字然其詞曰卹乃牆

事則是借牆為穡也十五葉前七行牆字條

隸隸康部足知束為康也之譌小徐據譌本而說之十五葉後五行駁語

齊侯罍二器紹字有和和和和四形末一字直是嗣字蓋

誤其三字則從系明白。是說文收紹於系部。祇是小篆竝證知系乃

索之省。絲卽系。系絲一字也。十五葉後十
二行系字條

𨾏子籛有𨾏字。十五葉後十七
行秦之籛文森

車之籛文𨾏積古齋吳彝作𨾏。𨾏證知今本乃傳寫之訛。左兩田輪

也。兩一牽也。貫乎輪與牽之。一軸也。中一之連于右者。輶也。右之

輶也。輶下似人字者。兩馬也。吾有此器。拓本其輶不斷。積古齋斷之

亦誤。十六葉
前一行

輶之籛文𨾏。案吳彝又有𨾏字。卽輶字。是知𨾏亦當𨾏。十六葉
前一行

說文釋例卷六

同部重文

安邱王筠貫山學

說文者主於分別之書也。漢碑之存於今者，皆出東漢，其體雅俗雜陳，半不合於六書。當羣言淆亂之時，許君發憤有作，又恐竹帛迻謄，易滋魚豕，故即同音同義之字，不盡使之類聚。其類聚者有三種：一為無部可入之字，如云？？二字，不入雲部，即無復可隸之部矣。一為偏旁相同之字，如祺之籀文，褱，祀之，或體禩，仍從示，義不得入它部也。一為聲意不合之字，如泉之古文罍，雖從囙，從赤，兩體明白，而不可入此兩部，故附之泉下也。非是三者，而類聚焉，蓋出後人妄為迻併矣。故以玉篇照之，雖不敢謂盡本之許君，亦未必盡出顧氏離析也。

弋蓋從一，弋聲也。入一部固宜。玉篇亦同。特說曰：古文恐是奇字也。一字當最古。印林曰：一古於弋是也。似六書故已言之。從弋聲則非也。前篇謂為苙飾是也。弋古音之部，一古音至部。弋廣韻職韻與職

切一廣韻質韻於悉切古今韻皆不合也況更有式式之必不可弋聲乎

上部諸重文玉篇竝同是也惟雱字從雨方聲當入雨部而不然者所以表正文旁之為旁溥也借為四旁既久恐人致疑故以雱字表之雖玉篇雨部又收雱字似是孫強輩誤增以其在後收雜字中也

玉篇批
下字

示部裊之或體駟玉篇在馬部作驕

玉部瑱之或體鯨玉篇在耳部玩之或體旣玉篇在貝部玼之重文蟻玉篇在虫部靈之或體靈玉篇在巫部以上數字雖注中言其或

作某而不收於一部惟既字不在後收字中

部首珏之或體鼓玉篇在玉部在珎字上虛字也次序頗合

气部氛之或體雰玉篇在雨部

中部毒之古文蒟芬之或體芬玉篇竝在艸部說解曰從刀菑說詳

句讀

共之籀文巖玉篇既收之本部而阜部巖下又以巖為陸之古文蓋

誤

艸部節之或體稂。玉篇在禾部。𦉰之或體𦉰。玉篇作𦉰。在麻部。

菹之或體蘊。蘊皆從皿。血部又有蘊。蘊此後人誤。迨於此而又謠血

為皿也。且蘊字從缶。又從皿。則鍾複不成義。豈古人所作乎。又菹為

酢菜。是黃齏也。蘊為醢。則肉醬也。合為一字。鹵莽甚矣。玉篇菹有重

文菹。而蘊。蘊亦在血部。

菹之或體盜。玉篇同。似當入血部。而玉篇不然。故記之。若其

斲之篆文折。玉篇在手部。云今作折。或說文本無乎。而小徐祛妄篇。且以為籀文。印林曰。小徐雖未必確。然攝

斲者有斲。而無一字從斲。誠有可疑。段氏皆改從斲。似非專輒也。

采部番之或體躡。玉篇在足部。躡下。其古文𠄎。在丑部。作𠄎。云今作

番。又有𠄎字。布賀切。今作播。案播從番聲。故借𠄎為播。乃分𠄎。尹為

二字。此必孫強輩之過也。手部播之古文𠄎。下。段氏引九歌補注曰。

𠄎古播字。筠案此番之古文。九歌省借耳。段氏既引於此。不當又引

於彼也。

悉之古文恩。檢之未得。

口部吻之或體脣。玉篇則吻下云亦作脣。又出古文脣。肉部別收脣
















字。廣韻有脣無脣。

嗑之籀文𠄎。玉篇作𠄎。云本亦作𠄎。博古圖作𠄎。漢書百官公卿表。𠄎作朕虞。師古曰。𠄎古益字也。案許君象口象頸脈理之說是。蓋本象形字。後加口旁以定之。篆文作𠄎。則形聲字。伯益之名。或本取嗑義。而借用益字也。印林曰。益嗑同聲假借。未定孰是。猶翳之音近假借耳。

咳之古文孩。玉篇在子部。注曰。幼稚也。又不言同咳。然孟子孩提之童。趙注亦以知孩笑為說矣。內則咳而名之。釋文云。孩又作咳。是所據兩本不同也。孔疏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孔意似以咳為頰。廣韻頰頭下與說文義異。蓋小兒不自笑。以手弄其頰則笑。當合小兒笑及承子之咳為一說。其義乃明備也。是以字從口亦從子。唾之或體。唾已見刪篆。

哲之或體。哲玉篇在心部。洪範明作哲。尚書大傳作哲。詩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正用洪範。知其同字矣。蔡九峰尚書本作哲。或即據詩改邪。

君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蓋當依博古圖。宋夫人鼎蓋作𠄎。𠄎即。是古尹字。以楷作之。則形同。故顧氏不出也。尹之古文作𠄎。玉篇


作肅似文本作小篆省之。中分月字即成小變月字即成猶禽兕頭本同。石鼓作中分之而作旁斷之而會所也。手有所治故兩手相交而作若即拱字。有垂拱而治之意。不見為君難之意。一日二日萬幾故上下口猶予手拮据予口卒瘠也。握之古文汗簡作此斷為之證。

嘯之籀文獻玉篇在欠部。說文欠部又有之大徐率以部分前後定欠部為重出。段氏又強生謬說。何其艸率也。文選嘯賦李注曰籀文為歎在欠部。唐初所有字書不過說文字林李氏云然。恐人檢之口部不得也。說文蓋經何人逐併而欠部未刪。故重出。余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本由此悟入也。歎下引詩其歎也。謨今本作其嘯也。歌王風條其歎矣。釋文云歎籀文嘯字。本又作嘯。是古本原不一也。周之古文用玉篇不收。

嘖之或體讀玉篇在言部。

吟之或體齡吟玉篇齡在音部。吟在言部。

昏之古文昏玉篇不收。昏塞口也。口乃可塞。甘豈可塞哉。

饗之古文似從口。而玉篇作饗。則從甘。蓋稼穡作甘之義也。饗

從甘而譌口與昏從口而譌甘正相似。口甘在篆則異，在楷則同。故說文收之。玉篇不收也。廣韻猶不收。集韻則收之矣。蓋所據說文已如今本也。知書以古爲貴矣。

嗥之或體犛。玉篇在犬部。

呦之或體歛。玉篇呦下云。或作歛。似歛之譌。又似從幼省。而欠部不收。歛歛二字。

咎之古文鹵。玉篇廣韻皆無之。案容與容祇爭一畫。夕部大徐說曰。義不應有中一。謂丹省其口。祇應作占也。然則容字乃未增一者耳。吾恐此爲後人竄入也。

𠂔部嚴之古文巖。玉篇同。不入品部。可知它重文之入別部者。蓋許君本然。非顧氏立異。印林曰。此恐持之太過。

走部起之古文迨。玉篇在辵部。

𠂔部登之籀文聿。正部之古文正足。是部之古文是。玉篇竝同。說文蓋聿以足爲主。不得入収部也。古文從一。篆文從二。正不得入上部。足止一物。足不得入足部也。是從古文正。又可類推矣。可知古人列字之意。初非率爾堆砌也。玉篇収部聿字重出。

是部躑之籀文。悻，玉篇在心部。注曰：怨恨也。廣雅：悻，悻，恨也。皆不以爲躑之籀文。第音不異耳。集韻：七尾，躑，下。繼收悻字，兩字各義，然則宋時說文尚無此重文也。

彳部迹之或體。蹟，玉篇在足部。引詩：念彼不蹟，而用毛傳之說曰：不蹟，不循道也。與迹訓步處義既不同。其蹟字之下，即出跡字。迹，跡，古今字也。而其注亦不云同蹟。廣韻亦以迹，跡，速爲一字，而蹟別收之。說同玉篇。豈唐本說文迹下猶無蹟邪？釋訓：不邁，不蹟也。郭注言不循軌跡也。以跡釋蹟，豈偶合邪？抑以同字爲釋邪？印林曰：迹亦聲，屬魚部。蹟，責聲。速，束聲，則屬支部。二部音不近，似迹爲一字，蹟速爲一字也。案段氏六書音均表迹責束皆屬支部

進之或體。徂，玉篇在彳部。

造之古文。船，玉篇在舟部。徂，浩切。天子船曰船。廣韻：昨早七到二切。引說文云：古文造。

速之古文。警，玉篇在言部。譌從文作警。云言疾。古文速，先云言疾者，以言之疾速爲警之正義也。行步之速，似未可用警。印林曰：此正重文之廣。其義者從彳則行之速，從言則言之速。重文類此者多矣。不

必獨疑此。

徙有或體。徙，玉篇。徙在彳部，非也。又無徙。其古文虺。玉篇。廣韻竝無。

遷之古文。栖，玉篇無。

返之重文。返，玉篇在彳部，不言同返。

透之或體。螭，玉篇在虫部。於為切。形似蛇。又音詭。案詩委蛇。委蛇，毛

傳。行可從迹也。又周道倭遲。毛傳倭遲，歷遠之兒。釋文引韓詩作倭

夷。又重言之而為委委佗佗。它，蛇本一字。倭與佗蓋即委與它。但加

人旁耳。隸辨有透蛇。過也。委為同聲。作透即可作過。廣韻有螭蛇。因

蛇從虫而加虫作螭。即可作螭矣。舞賦注引說文曰：螭，蛇邪行去也。案所引蓋即透也。說解以賦云：螭蛇，故以螭蛇易透也。虫部無螭字。螭自以

玉篇為正義。以聲借用固無不可。然以透螭為一字，理所難信。小徐

說文本原無螭字。蓋是古本。張次立補之。蓋不辨其為後增也。廣韻

螭字注詳於玉篇。亦無同透之說。且委蛇，疊韻形容字也。凡形容之

詞例皆借用無專字。或者說文祇有地字。後人見地訓衰行也。遂增

透字。而說之曰透地。衰去之兒。以趨。趙說解例推之。此類甚多則既詳說於

透字下。即地。下當云透地也。不須別加說解矣。且衰行則通。衰去則

不通。古人言來往。不言來去也。召南釋文委蛇。韓詩作透地。云公正

不通。古人言來往。不言來去也。召南釋文委蛇。韓詩作透地。云公正

見許既宗毛不應又用韓詩即用之亦不得舍公正而云衰去也考
工記注地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是鄭亦與許同也案爾雅遷
地沙丘疏引說文遷行也地斜行也然竊揣許君說地字之意蓋主
禹貢東地北會于匯後人增透字第爲連語起見不主於說經又案
螭字篆文少一筆直由妄增者不識篆之故非傳刻者脫之亦一證
也印林曰此字誠可疑委爲同聲今音也古音則委脂部爲歌部不
同聲也委蛇是雙聲非疊韻然則爲此字者其在委爲同聲以後乎
筠案小徐本委從女禾聲是也唐韻正曰古音於戈反引曲禮主佩
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五支垂古音陀又姜音於危反引小
雅谷風嵬姜爲韻檀弓積壞姜爲韻然則委爲皆當在歌部記之再
質印林

透之或體隣玉篇在人部云力軫切慙恥也廣韻同案小徐本無隣
字當是古本張次立依大徐增之耳

追之或體權廣韻同玉篇作遷以爲古文案從翟聲諧而從兆則義
不諧似玉篇是段氏以兆爲逃省從爲之辭也順字不足據
近之古文芹玉篇在止部走從彳從止芹省彳但從止也

道之古文耐玉篇不收

远之或體踈玉篇作逌而踈在足部

彳部徯之或體蹊胡計切玉篇徯胡啟切或為蹊蹊在足部云遐雞

切徑也廣韻徯胡雞切有所望也又胡禮切待也蹊胡雞切徑路薺

審二韻不收

往之古文逞役之古文逞後之古文遂玉篇竝在辵部又謂往役為

古文蓋以當時不用之故

得之古文尋玉篇不收見部尋字兩書說同知彳部尋字當刪

玉篇見部
尋下云今

作尋亦作覓貝部又有財字云都勒切今作
得為見為貝是又孫強輩所增之譌字也

牙部犄之或體齠玉篇在齒部

足部跟之或體跟玉篇在止部

躡之或體鞣玉篇在革部為鞣之重文案說文鞣鞣屬鞣革履也廣

韻同玉篇作單履也似為廣韻亦以躡鞣為一字而鞣別為一字集

韻同

龠部龠之或體箎玉篇在竹部後收字中乃龠下云或箎字

冊部之古文箎玉篇同嗣之古文尋則在子部孤存二字之間

谷部之或體啣玉篇同。又一或體臄則在肉部。丙之古文鹵玉篇亦同。

言部詩之古文誣謀之古文誓。玉篇口部有啣莫戾切啣慮也不言其爲謀之古文誓玉篇竝無。

謨之古文暮玉篇本部作暮而暮在口部。

信之古文佻訖玉篇訖作訖蓋從立心而譌爲小也。佻見注中收人部。

誥之古文臄玉篇無案前有咎字與此臄字正同惟肉又二字有在

上在旁之異耳玉篇誥字後即列咎字恐說文列字次第本如是。下即

列咎字其次亦同大徐乃補詔字廁其間耳既經後人遷易之後而咎字仍留未刪乃少改其體以

爲誥之古文耳從肉從又於誥字義既不協以爲祭省聲又不諧也。

詠之或體咏玉篇在口部。

諧之或體喯玉篇在口部子夜切引廣雅喯喯鳴也然諧在後收字

中云七个切磨也義亦不同說文。

詩之或體悖玉篇在心部而籀文璽仍在本部。

繼之古文孿玉篇不收案繼下云亂也一曰治也與受部商乙部亂

義竝同則從爪者治之之意仍是從絲之古文𦉰言之古文𦉰而

義竝同則從爪者治之之意仍是從絲之古文𦉰言之古文𦉰而

傳寫有譌其方難解或本是連綴於絲與言之末如岳之從品相連後乃斷之耳。

譌之或體譌玉篇以爲譌之重文是也。芎爲芎之或體。芎芎固一字也。雖分爲二部乃以各有從之之字故然耳。其形同其意同。惟唐韻況于切戶瓜切不同。然況于切爲古音。後乃戶瓜切耳。惟是譌在後收字中。又似顧氏漏落者。印林曰。唐韻于瓜異音矣。若以古音推之。瓜讀孤。正與于不遠耳。筠論唐韻而印林以古音正之。殊不相中。以其說有用。故存之。

諱之或體憇玉篇在心部。

業部僕之古文僕玉篇同。不入臣部也。凡此類兩體分明有它部可入者。乃記之。否則不記。

兵之古籀文玉篇不收。

革部鞞之或體鞞玉篇在韋部云鞞也。

鞞之或體鞞玉篇在鼓部作鞞其籀文磬則未收。案鞞乃籀文磬字。鼗而從磬非義所安。周禮以磬爲韶字。或者夏擊鳴球擊石拊石。后夔既屢以爲言。則八音石最難調。故韶字從之邪。然玉篇韶下亦未

收

鞭之古文食。玉篇在支部。譌作食。但卑絲切可證耳。

鬲部之重文甌。屨。玉篇甌亦在本部。而屨在瓦部。

鬻之籀文鬻。玉篇在鬻部。不在後收字中。然本部次序兩書不同。

補之或體釜。玉篇在金部。

鬲部鬻之或體餗。餗。玉篇鬻部。鬻居言切。粥也。或為健。其食部謂

之。餗。宋謂之餗。案鬻。糜。古今字。餗則鬻之借字也。粥則鬻之省文也。

玉篇鬻下亦云粥也。而說文鬻鬻下皆曰健也。夫餗以餗訓。鬻又以

健訓。正轉注法也。則健鬻之為一字信矣。段氏乃目為淺人乎。說文韻譜先列健字。

而鬻餗針健四字皆同上。廣韻二十二元收健及籀文鬻。注中出針字。二仙收健。與玉篇同。集韻則元仙並收此四字。且有異文。○玉篇餗不在後增字中。

鬻之或體鬻。玉篇在鬲部。羹在羊部。

速鬻之或體餗。玉篇在食部。

鬻之或體糝。玉篇在米部。而曰說文作鬻。似說文本無糝字者然。

鬻之或體餗。玉篇在食部。

鬻之或體煑。玉篇在火部。本部別有重文粥。

鬻之或體煑。玉篇在火部。本部別有重文粥。

又部左之或體肱。玉篇在肉部。古文乙作云，則不得已之極思也。然足爲^〇變爲云之旁證矣。

宐之或體倣。玉篇在人部。而籀文寄仍在本部。

及之古文蓮。玉篇在彡部。作蓮，小異。

叔之或體村。玉篇不收。案漢碑多作村，即由村而變。玉篇叔字重出于未部。云同未，必孫強輩之謬也。

琴之或體箏。古文箏。玉篇竝在竹部。

友之古文^𠄎。玉篇作^𠄎，猶^𠄎之楷作隼卒也。

畫部之古文劃。玉篇刀部有二。一作劃，一作劃。云古文案說文刀部亦有劃。而玉篇書部畫之古文畫，下云又作劃。然則後人即緣此語分其一入畫部也。

及部役及古文假。玉篇役在彡部而不收假。

支部救之或體侏。玉篇在人部。

目部睥之或體睥。大徐所補也。玉篇二字同義，然分列兩處。廣韻二字同音不同義。集韻始合爲一字。嚴鋈橋曰：下文睥字當作睥。經典睥字極多，而睥僅見于凱風。御覽引韓詩簡簡黃鳥，則毛詩古本當

是睨。睨黃鳥。完見形近而譌。如論語莞爾。釋文莞作莧是也。筠又得兩證。邶風釋文。名完字。又作兒。俗音丸。易釋文。共莧。一本作莞。睹之古文覩。玉篇在見部。

佳部從鳥者十字。玉篇皆在鳥部。惟雀。鴛。玉篇與經典同作雀。鴛。別收鴛字。似後人增也。

隹部舊之或體。鶴。玉篇在鳥部。

羊部羌之古文來。玉篇不收。

犇部之或體。羶。玉篇在羊部。

隹部集之或體。集。玉篇在隹部。



鳥部鳳之古文朋。玉篇失收。廣韻一送作匆。十七登作朋。凡本部從隹之字八。玉篇在隹部。惟無。瞿。及鷄之第二古文。

鳥部之𠂔。即於字。玉篇在於部。誤也。有二古文。𠂔。𠂔。蓋就絲之形而變之。而不顧義之所安。變則無從意揣矣。

鳥之篆文。離。玉篇在隹部。此必當依玉篇者。若離在鳥部。則鳥下云離也。不可通。而鳥部又有鵠。

華部棄之古文弃。玉篇在収部。籀文棄則不收。




受部叒之籀文設。玉篇見注中。古文叒仍在本部。不入及支二部也。

鬲之古文玉篇作其形大異案古文與小篆同但多爪下之


其餘不過部位迆易耳似玉篇誤



集韻作變

奴部叡之或體玉篇在土部叡之古文睿在目部籀文在土部

尪部殪之古文玉篇在死部作集韻作又說解曰古文殪

從死案壹亦省矣


朽之或體玉篇在木部


殄之古文集韻作玉篇不收而有古文殄



骨部髀之古文玉篇在足部


肉部臚及籀文膚玉篇分收之第訓臚爲陳乃引伸之義非古也臚




又在後收字中


脣之古文玉篇在頁部

勝之或體玉篇在骨部先訓股而後訓脣

膾之古文膾之古文玉篇在疒部

眈之籀文玉篇在黑部云亦眈字

臚之古文玉篇作臚之或體玉篇在火部

狀之古文  玉篇不收恐即是火部然誤逸於此從犬從火故同其從日也則亦如魯之肉誤爲日耳

冑之古文冑玉篇不收



筋部筋之或體腓筋之或體朒玉篇竝在肉部

刀部利之古文勑廣韻同玉篇在勿部

則之古文剛玉篇不收而刻有古文剛段氏謂譌而誤系蓋是汗簡

引剛以爲說文續添

剛之古文信玉篇不收

制之古文  小徐作  玉篇作制

刃部刃之或體創劍之籀文劍玉篇竝在刀部本部別有刃字與刃



音義同而兩字不相承殊不可解觀其形知爲俗字或後增乎

簠之或體鬲玉篇不收廣韻雖有之然吾鄉之簠以木爲之多竹之





地當以竹爲之故玉篇棖下云絡絲簠也或作箠其字亦竹木兼從

也若以角爲之似於物情不合

簋之古文盾玉篇不收從广似不合

簋之古文  玉篇亦誤 匱 從匚 玉篇在匚部其古文  玉篇在木部後增字中


注曰渠鳩切引爾雅曰枕繫梅不以爲簋字印林曰於此可見玉篇之意其分析皆此類耳

簋之古文籩之籀文玉篇皆在匚部○博古圖醫有




二體借大爲夫猶秦碑借夫爲大也惟從北難解





筥之或體互玉篇二部亦無之或失收也


管之古文玉篇在玉部不在後收字中然琯乃器也在瓊瑋之間亦非其次


籥之或體玉篇不收案籥訓禁苑從又殊難黏合字形又與鮫字相近或後人所附也



箕之古文五音韻譜作玉篇作又一古文玉篇作




誤也乃之小變連者斷之耳箕之舌不能不連屬也變爲竹


已誤變爲尤誤舌兒也將謂箕止一舌邪其籀文則在

匚部又多一古文翼案此數字之形當最古上爲舌下及左右爲

郭其交叉者以郭含舌舌乃固也中象其文之上體似有誤下

從兩手簸之也其從許意謂有架以薦之然箕無取乎架恐係

収之譌也印林曰鐘鼎文固多從者恐非譌猶具字篆從隸從也箕從竹者蓋借其爲

語詞之後加竹以爲別也亦分別文玉篇之翼則全無理實其字

其字

也。玉篇別收其于
兀部又有古文亦。

兀部異之篆文。兀，玉篇之異即是也。仿象其形而變之耳。

典之古文。籀玉篇在竹部。

工部巨之或體。槩玉篇在木部。又收矢部。矩下。巨下云大也。已如今

義矣。

日部。圖之籀文。回玉篇不收。

兮部。粵之或體。惛玉篇不收。案說曰。粵或從心。非也。恂自是字。當云

粵或從恂。心部有惛字。云單也。獨也。或作覺。與此字形似而義絕遠。

于部。虧之或體。虧玉篇不收。而注曰。俗作虧。廣韻同。豈以從虛為俗

邪。恐虧即俗字也。集韻始收印林曰。亏象气舒亏。兮象气越亏。義固近。

鼓部。鼓之或體。鞮玉篇在革部。

鞮之古文。鞮玉篇在革部。公洽。公币二切。橐也。以防捍也。說文革部


鞮。防汗也。蓋捍作扞。又為汗也。玉篇不以鞮鞮為一字。或此古文係


後人增抑。或說文革部鞮字說解。有云古文以為鞮字。後人因遂於



此而刪彼處說解邪。


虎部。虞之或體。鏞玉篇在金部。




虎部之古文玉篇不收。


皿部盞之或體玉篇在瓦部。


凵部之或體玉篇在竹部。注中未出。





血部之俗文玉篇在肉部。




丩部音之或體玉篇在欠部。注中未出。






井部之或體玉篇在穴部。而古文仍在本部。






鬯部爵之古文玉篇不收。



鬻之或體玉篇在禾部。




食部之二古文玉篇皆不收。案從肉。即已偏枯。而已見

心部。且從心。與義尤不合。玉篇有字。云如甚切。熟也。與音義


竝同。依此作則當作與相似。恁或之譌。廣韻肉汁

脍味好。並不謂與同。集韻有或體。古文。而亦別收之。然

則蓋之譌也。印林曰。後說似長。再檢類篇。

饗之或體。玉篇無之。而有。廣韻同。又一或體。玉篇在米部。注

中不出。

饗之或體。玉篇在米部。

養之古文。𦵑。玉篇在支部。案此字從支。殊不可解。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事。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

舖之籀文。𦵑。玉篇在皿部。

饗之或體。𦵑。玉篇在口部。

會部之古文。𦵑。玉篇無之。而有會。𦵑。兩古文。又彳部有𦵑字。與此相似。云他合切。行兒。一切經音義引會。古文。𦵑。

缶部。𦵑。之或體。瓶。玉篇在瓦部。

矢部。𦵑。之篆文。射。玉篇在寸部。

高部。𦵑。之或體。頤。玉篇不收。

冂部。之或體。垌。玉篇本部。土部。兩收之。

𦵑。部。𦵑。之古文。𦵑。玉篇不收。似小徐作𦵑。爲是。印林曰。瀚謂𦵑。省其曰。𦵑。省其口耳。似本作𦵑。早而捩一筆。

厚及古文。𦵑。玉篇厚入厂部。𦵑。入土部。

畱部。良之古文。目。玉篇不收。又一古文。𦵑。作𦵑。亦誤。

向部。之或體。廩。玉篇在广部。

畧之古文畧玉篇不收。

嗇部牆之籀文牆玉篇云古文。

來部糝之重文俟玉篇不收。

麥部麩之或體萃玉篇麩下云亦作萃而艸部出萃字云艸也。

舛部躔之重文踏玉篇在足部注中不出。

舞之古文習玉篇在羽部。

彛部彛各本誤從生此從葉本之或體萁玉篇在艸部注中不出。

韋部韋之或體彀玉篇在弓部。

鞞之或體緞玉篇在糸部。

鞞之或體鞞玉篇不收又一或體拏則在手部。

木部杔之古文杔玉篇不收者仍是從屯斜向書之耳在隸則同故

不收也或見說文無杔字而欲以杔當之非也玉篇杔杔一字。

築之古文篁玉篇在竹部。



樛之或體鑄玉篇在金部云呼高切除艸也又奴豆切是以鑄爲樛

樛兩字之重文也。

朶之或體鈔玉篇朶下云今作鐸金部出鐸字以鈔爲重文蓋鐸亦

從弓聲。

枱之或體鉛。玉篇在金部。云亦作耜。段氏說同。玉篇枱下又云與耜同。則與大徐同。

栝之籀文  玉篇在匸部。作  與段氏所据小徐本同。又有古文匡。

槃之古文鑿。玉篇在金部。籀文盤在皿部。不云籀文。櫛之或體壘。籀文黹。玉篇皆在缶部。又一或體壘在皿部。

櫛之重文三。玉篇概云同上。不別其不柝為古文。且又有柝字。說文弓部。粵下亦有兩柝字。與櫛下同。引商書而字異。

榎之或體栖。玉篇在示部。作栖。又說曰柴祭天神。玉篇作柴祭天也。誤也。柴乃祭天之字。柴乃祭羣神之字。司中司命皆星名。故曰天神。

豈謂上帝乎。又案說解先言柴祭天神。乃言或從示。蓋分別之詞。榎可用為祭天神之字。栖從示。不可泛用於薪之榎之矣。故先釋其義。

而後舉字形也。犬部獾之重文祿下云。獾或從豕。宗廟之田也。故從豕。示。文法相似。彼豕示與犬豕皆異。故先釋從豕。後釋從示。此則

酉聲不異。特從示為異。故專釋之。不得依段氏倒置也。玉篇榎下云與栖同。栖蓋榎之譌也。抑或榎之譌矣。

大宗伯以標稊釋文亦作楛楛亦楛之誤也說文楛柔木也
工官以為與輪玉篇同與標義絕異又案與輪玉篇作輟輪

休之或體麻玉篇在广部不言同休案麻字義重广似後人以說文無麻而附於此

楛之古文互玉篇注中云今作互而二舟兩部皆不收且曰今作是不以為古文

柶之古文出玉篇不收印林曰無以下筆作楷之故筠案玉篇收之○曰未嘗不依篆法書之

及部之籀文彘玉篇同而若下又有籀文彘恐是一字故後人作若木也

萐部之或體萐玉篇在艸部方言華萐賦也是以
為兩字郭注萐音徐

口部困之古文朱玉篇在木部

貝部贛之籀文贛玉篇不收

貧之古文宀玉篇在宀部

邑部邦之古文苗玉篇在田部


邦之或歧古𡗗邠之重文幽玉篇皆在山部扈之古文岵玉篇不收從弓亦本不可解或從戶而譌邪集韻弓有重文吗玉篇收之口部

譌作𠂔。此其比也。以支枝為一字，整固不得古於歧，即以支枝為兩字，整亦不能古於歧也。

邛部。鄉之篆文巷。玉篇不立邛部，並不收邛字。部中鄉鄉二字皆入邑部。鄉下云與巷同，不收巷字。而卍其兩部亦不收巷字。

日部之古文日。玉篇不收隸體無異故也。武后則用此字。

晉之籀文腊。玉篇在肉部。注解判然。時代漸降，古義漸微。顧氏即知之。亦或從俗。後生愈不知矣。腊不在後增字中，而在脯腊之間，次序甚合。

於部之古文。玉篇不收，亦隸體不異。

游及古文逕。玉篇游下云亦作游。游字在水部洄字之下。然此部已經倒亂，不足據也。逕在彳部。為遊之古文。而遊下云與游同。說文無遊字，則逕即是也。竊意當依玉篇分訓。游為旗游，省作游，俗作旒。逕為教游，俗作遊。旗旒則不得從彳也。

旅之古文表。玉篇在止部，非也。鐘鼎文作。即於之古文，不得以為止字。古文傳久，失其本形，遂不可解。率類此矣。

晶部壘之古文壘。玉篇在品部，或體星在日部。夢之或體夢。亦當是古文說，或省非也。

亦在品部。農之或體晨。玉篇為晨部之今文，而農下云亦作辰。蓋顧

希馮時已如今義也。

品象呈形不得以形似而謂為品字。

明部之古文明。玉篇以明冠部。以明為古文。部中萌失收。而收盟。囧部祇收盟。盟案集韻引博雅。萌遽也。故或以萌為忙之古文。○鄭禮茂字明。說文茂。勞目無精也。檀弓鄭注。明。目精也。唐石經。明字從目。說文從囧之字。如舊齒之類。玉篇皆從目。然則明字從囧。即是從目。或者明為日月之明。明為目睛之專字。本是兩字。許君合之邪。附書俟質。

夕部夙之古文。偈偈。玉篇在人部。

弓部。函之俗文。胗。玉篇在肉部。注中不出。

鼎部。薰之俗文。鎡。說見俗體篇。

未部。秠之或體。朮。玉篇在木部。不在後收字中。然前幅亦多羸入之字。

杭之或體。稔。小徐以為俗字。玉篇亦不收。而杭亦在後收字中。

穉之或體。遂。玉篇在艸部。

稭之或體。糲。玉篇在米部。

糠之或體。康。檢玉篇不得。印林曰。米部糠。俗糠字。不知此即康之譌。

邪抑挽佚邪。

秦之籀文秦。玉篇在秣部。

黍部黏之。或體粘。玉篇不收。

米部粒之。古文粦。氣之。或體籩。玉篇皆在食部。

籀之。或體鞠。玉篇在麥部。而正文作麴。以今字領之也。

糟之。籀文釐。玉篇在酉部。作醴。

臼部臼之。或體抗。玉篇不收。又一或體𠄎。則以爲臼之重文。似誤。

赤部技之。俗文豉。玉篇在豆部。

宀部宅之。古文庀。玉篇不收。

宗之。或體誅。玉篇在言部。

寓之。或體腐。玉篇見注中。而广部不收。

窳之。或體窳。玉篇在穴部。

呂部之。篆文膂。玉篇在肉部。

躬之。或體躬。玉篇在身部。而躬亦重出。

广部疾之。籀文矧。玉篇不收。

痲之。或體歎。玉篇注中見之。而收於欠部。云掘也。似誤。

瘡之籀文。玉篇在九部。

冂部冕之。或體絕。玉篇在糸部。

冂部之重文。玉篇在革部。元應作鞣以爲古文。

网之。或體罽。玉篇重出于糸部。作網。

翼之。或體蹶。玉篇在足部。注中不出。

西部覈之。或體覈。玉篇不收。是也。說別見。

巾部常之。或體裳。帚之。或體褱。幘之。或體禪。帙之。或體袂。玉篇竝在

衣部。

帷之。古文匱。玉篇在匚部。云呼韋切。亦古幃字。是也。寫說文者亂之。

耳。幃。匱。竝從韋聲。無可疑也。

席之。古文廂。玉篇在厂部。案說解當云。古文席象形。石省聲。禮圖之。

筵。正作因形。抑此石省。與它字省法不同。乃以因之輪郭兩借用也。

市之。篆文鞞。拾之。或體鞞。玉篇竝在韋部。而鞞下云。今作市。蓋誤。鞞

爲篆文。則市爲古文。且象形者必古文也。

白部皤之。或體顛。玉篇在頁部。

人部保之。古文示。玉篇見保字注中。而出諸子部。其序正在孟之下。

擊之上。是知說文示字本在子部。後人逸之人部。而子部未刪。或又不知而改其說。曰古文孟。吾懷此疑久矣。得玉篇乃敢自信。甚快也。示乃會意兼指事字。從子。八象抱子之形。非七八之八。印林曰。說文子部果有示字。自當次字穀下。不當隔斷。季孟擊而強廁其間。疑示自是古文孟。後人見其與古文保無別。誤於玉篇注加保字耳。筠案印林亦自有見。而吾終不改其前說者。惟示爲古文保。故得增人旁。而爲保。采從示聲。襄又從采聲。古包孚一聲。故也。諸字一貫。則示爲古文保。不可易。即不得爲古文孟矣。若保而從孟。非義非聲。何以解之。說文重別。果古文保孟二字同形。則哉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當用此例。

傀之或體瓌。玉篇在玉部。不在後收字中。

份之古文彬。玉篇在彡部。不在後收字中。

儻之或體擯。玉篇在手部。云相排斥也。是不以爲儻之重文。

嫉之或體嫉。玉篇。候。秦栗切。引廣雅曰。賊也。嫉在女部。慈栗切。如嫉

也。是音義皆不同。

匕部真之古文𠄎。玉篇作真。

匕部卓之古文卓。玉篇作卓，仍是小篆也。案卓之形，直其曲者，即是今卓字。是今字不由小篆變之，而由古文變之也。印林曰：鐘鼎甲原多作十，筠案甲作一爲是象甲坼之形也。金刻或作十，其十字亦或作一，皆非也。

部首丘之古文丘。玉篇不收。丘從北從一，一即地也。下又加土則重複，即曰象形，一亦地形也。土亦重複，殆奇字之類乎。

永部泉之古文泉。玉篇不收，亦本不可解。

王部徵之古文徵。玉篇在支部，說別見。

臥部監之古文警。玉篇不收，言部別有警字，兼言血而從之。

衣部襪之或體擷。玉篇在手部。

衰之古文合。玉篇不收。

尸部居之或體踞。小徐作屣。玉篇無屣。說文足部本有踞。玉篇同其

次。

屋之古文臺。玉篇不收。汗簡有之。段氏謂即手部握之。古文多。前纂繫傳校錄於尸部，以爲臺臺一字。於手部又以爲兩字。今乃折衷之曰：作兩字是也。多字當依說文。下半從室，上半乃屋之華飾。

如後世鴟吻之類。非艸蔡之多。汗簡入之多部。非也。𠄎即汗簡至部之𠄎。從尸者。搯持之意。𠄎則𠄎省聲也。亦近於兩借。

部首履之古文顛。玉篇在足部。

舟部般之古文舩。玉篇不收。金刻有舩股二體。

部首先之俗文簪。玉篇在竹部。

部首兒之或體顏。玉篇在頁部。

見部視之古文眦。眦觀之古文舊。玉篇皆在目部。眦作眦。舊作舊。舊

二形。

欠部歌之或體謠。玉篇在言部。

歛之俗體嘖。玉篇在口部。

次之古文玉篇不收。

歛之古文𩇛。玉篇在水部。作涂。從二水。重複不成意。又一古文食。在

食部。玉篇不立。歛部歛。歛皆入欠部。歛之或體映。在口部。

部首次之。或體漿。玉篇在水部。作汎。又出一正文涎。

頁部顏之籀文頰。頂之或體瑣。頰之或體嬾。玉篇並在眚部。作嬾。瑣

嬾。說見存疑。

頰之或體髑玉篇在鼻部不在後收字中印林曰古安曷同聲詩以按徂旅孟
子作以遏徂莒嶽檠同字亦此例也此許君所知而顧氏所不知宜
其分析瑣屑矣

頰之或體倂玉篇在人部

頰之或體疣玉篇注中有之而字在疒部云羽求切結病也今疣贅
之腫也又有痂字云尤咒切頭搖也與頰同廣韻四十九審頰于救
切引說文顛也痂上同十八尤疣羽求切結病也疣上同然則玉篇
廣韻皆謂疣痂一字頰痂一字然說文肉部疣之籀文作黠贅也玉
篇同未敢輒改疣為痂也

髻部髻之或體剝玉篇在刀部

多部彡之或體鬣玉篇在髟部

髟部髮之或體鬣玉篇皆部作𦘔云古文其古文頰在頁部

鬣之或體豮玉篇在毛部豮在豕部

髡之或體髡玉篇失收而髡亦為從几

印部印之俗體抑玉篇在手部

部首色之古文𦘔玉篇不收

勺部匈之或體肖。玉篇注云或作曾肖。而肉部有曾无肖。印林曰勺形凶聲。月形凶聲皆是也。既從勺又從月。是何意乎。玉篇之謬如此。筠案此謬不第玉篇形聲之失一篇皆是此類。

么部羨之或體誘。誦玉篇皆在言部。其古文羨本重出。玉篇祇收於羊部。其注云今作誘。又出羨字云同上。

山部岫之籀文宙。玉篇在穴部。

崩之古文翮。玉篇崩注云亦翮字。而阜部翮注云步等切。山部又收隕字。云古崩字或誤。

厂部底之或體砥。玉篇在石部。

石部礪之古文卅。玉篇不收。廣韻有古文鉗。而卅字則別收之。段氏說甚辨哲。

碣之古文𠩺。似從自。玉篇作𠩺。則從自。

磬之古文硜。玉篇磬自爲部。而硜在石部。云又口定切。即是謂與磬一字也。硜字之譌。段氏已依汗簡正之矣。乃亦在後收字中。

長部肆。玉篇作肆。其或體鬣。玉篇在彡部。作鬣。部首勿之或體旒。玉篇在扌部。

而部耐之正文𠂔。玉篇在彡部。云如時切。頰須也。又獸多毛案其音則而之音。兩義又皆而之義。是顧氏以𠂔爲而之重文也。印林曰。此以頰所見本佳。且

引說文罪不至髡也。於耐字下。將無今本𠂔字注。梳。遂以耐下說解

割分𠂔耐下邪。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疏按說

文云。耐。據下言象形。知此字當作而。此特爲下文覘其鬚緣起。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

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上。似當作而。寸爲法也。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

字者。宜建侯而不宜是也。筠案能不甯。蓋與柔遠能邇同義。從知李

鼎祚周易本。跛而履眇而視。仍是跛能履。眇能視也。隸辨載督郵斑

碑。漆遠而邇。即柔遠能邇也。鹽隄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蓋能者獸名。耐者罪名。同一借也。特借能者多耳。樂記。人不耐無樂



注。古以能爲三台字。

部首彡之籀文。玉篇失收。即從此。不可少也。

彡之籀文豪。玉篇在豕部。

彡之或體蝟。玉篇在虫部。

彡部彡之或體犴。玉篇見注中。而犬部失收。

象部豫之古文。玉篇不收。且依其形分之。則象當有古文。

不足象形。予亦當有古文乎。又似不及。段氏乃師心改其形。邪。馬部。駕之籀文格。玉篇在牛部。不在後收字中。然在犛犛之間。亦非其次。自當與牽犛爲伍耳。

驅之古文毆。玉篇在支部。

聿之或體絜。玉篇在糸部。

鷹部灋之。今文法。玉篇在水部。灋亦重出。古文金在人部。案此字從亼。正會意。入人部不合。

夫部犛之重文怯。玉篇在心部。

獾之或體祿。玉篇在示部。獾改從璽。璽俗繭字。蓋傳寫之誤。祿下云。獾或從豕者。獾隸犬部。故先言從豕。言豕與犬異也。又曰宗廟之田也。故從豕示者。豕字因與示音近而衍。此二句爲祿從示解也。

樊之或體斃。玉篇在死部。注中祇云俗作弊。

狂之古文性。玉篇在心部。


獬與或體獬。玉篇分爲兩字。獬普年布眠二切。獬婢賓切。蓋古音通。今音別也。

鼠部鼯之或體蚘。玉篇在虫部。

魑之或體猛玉篇在豸部

火部然之或體難玉篇不收

熬之或體熬玉篇在麥部


煙之古文寧玉篇在宀部小徐本亦作是也

光之古文燹玉篇在炎部案艾從廿火廿古疾字速也火速則光盛也又加炎則解復晦滯矣恐是籀文

燿之或體烜玉篇分爲兩字燿與說文說解同烜下云況遠切火盛兒說詳存疑

炎部燄之或體燄玉篇見注中而炙部不收燄而收燄案炙小熱也炙熱也燄兼從之則重複意不可會聲又不諧後人湊合之字於六書無當也

部首赤之古文莖玉篇不收

經之或體赭玉篇作其或體赤玉篇在水部且分收之赤側加切赤滓也又棠木汁玉京切赤也亦作經○赤下云經棠棗之汁或從水棠當作經或從水棠棗之汁蓋經賴可用作以呼棠棗之汁而赤証從水則不泛用於它赤色於同聲同意之中寓區別之意故

赤字說解仍承輕字言之而証下云赤或從正第承赤字言也此例本少惟芻部同此耳芻協黠協下說解文法同惟心力思眾爲異區同中之異正以通異中之同也至於叶叶二字則專爲協之重文矣故說解單承協字來而曰古文協從曰十曰或從口與証專爲赤之重文者同一文法語意本極分明段氏分析非也

臣部五字雖曰文二重三似亦猶之赤協

部首奢之籀文麥玉篇在大部

部首亢之或體頽玉篇在頁部然以咽也一義屬之苦浪切似誤其亢字注云戶唐古郎二切人頸也又苦浪切高也則是矣蓋自用亢爲高亢頽爲頽頽乃作吭以代之反以訓頸之頽爲苦浪切隋丹元子步天歌以亢與狀爲韻則其誤已久然蒼龍七宿星經第言氐胸房腹箕所糞也者則以角爲龍角亢爲龍頸以及心尾皆可觀名知義也而今人皆讀去聲何也印林曰此段以說玉篇猶可說文固不須此同字分音而義因之別自是周沈以後陋說觀廣韻序直至隋時仍是紛紛未定顧野王丹元子烏必與今之四聲同邪況玉篇之音不必無孫強以後所彛邪

本部奏之古文二玉篇皆不收

竝部替之或體替。玉篇見注中。而曰部失收。

部首𠂇之或體臍。玉篇在肉部。先恣先進二切。又有重文脗。而頁部又有顛顛。上文已有顛息來切。注曰頰顛矣。息即古思字也。

心部慎之古文春。玉篇在日部。而目部又作春。今人皆誤用之。春字從春可據。

怒之古文恚。玉篇怒字失收。恚下云奴古切。恚也。怒下亦云奴古切。恚也是兩字音義正同。然亦不類聚。案玉篇心部與說文次第絕異。且從小之字皆在前。從心之字皆在後。分析亦殊可笑。又它部從增俗字在部末。心部獨在中間。必是孫強輩倒亂之。非顧氏原第也。意之籀文意。玉篇分收之意。奴店切。而無訓釋。案其音似念之重文。態之或體儻。玉篇在人部。

惰之古文媼。玉篇作媼。而女部媼之重文則作媼。案方言媼美也。南楚之外曰媼。注言媼媼也。夫子雲作媼。景純作媼。而列子楊朱篇亦云媼媼。女部媼下許君正用方言。則玉篇可信。其借媼爲惰者。與媼同意。女子好媼也。大徐謂媼俗作媼。頗覺率爾。

憇之古文聾。玉篇在耳部。以聾爲其正文。雖不云同憇。然注曰無知。

兒固即盤庚傳文也。

愆之籀文𠄎。玉篇在言部。不在後收字中

但與或體𠄎。玉篇分收之。但丁割切。悲也。𠄎得漢切。爽也。忒也。

惕與古文𠄎。玉篇分收之。惕他的切。憂也。疾也。𠄎也。𠄎他歷切。勞也。

又云說文與惕同。案皆無敬也。一義。

備之或體癩。玉篇在疒部。而心部又別收𠄎。大約玉篇此部。至爲雜

亂。孫強輩亦未必不通至此。蓋何人又亂之也。

水部瀾與或體漣。玉篇已分爲兩字矣。

淵之或體淵。玉篇失收。

津之古文𠄎。玉篇在舟部。

沂之或體遡。玉篇在辵部。

淦之或體泔。玉篇不收。

涿之奇字𠄎。玉篇在注中。而日部不收。

汀之或體𠄎。玉篇在丁部。

泰之古文太。玉篇在欠部。

林部淋之篆文流。淋之篆文涉。玉篇皆在水部。

亅部之重文𠂔𠂔玉篇皆在田部

川部𠂔之古文𠂔玉篇不收

𧈧部𧈧之篆文原玉篇在泉部作原

辰部𧈧之或體𧈧玉篇在肉部又收俗脉字

谷部容之或體濬古文濬玉篇在水部云浚深也濬同上濬古文

欠部冬之古文𠂔玉篇在日部又作各

雨部𦉳之或體𦉳玉篇在羽部多飛兒一義

部首雲之古文云𠂔玉篇別立云部以𠂔屬之又重出霽𠂔二

字蓋後人加也

霽之古文𠂔當依汗簡作𠂔玉篇作𠂔非也

魚部𩺰之或體𩺰玉篇以爲鱗之重文今義也印林曰則卽古音義

俱同故𩺰𩺰一字若脊與即相去遠矣安得一字甚矣玉篇之謬也

則即古音之部
脊古音支部筠案小雅脊令釋文亦作即又作鴛釋鳥鴟鴞釋文作鴛云

詩作脊同是謂即脊同音也當再詳之

𩺰部𩺰之篆文漁玉篇在魚部有𩺰𩺰漁三文𩺰字注中祇漁𩺰二

文文選西京賦逞欲𩺰𩺰注引說文曰𩺰捕魚也據此謂今本𩺰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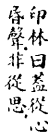
篆固可然。注家依文訓義以賦之斂。即說文之灋。而引其注亦所時有。不必盡云說文作么。依字當作么也。驟補之亦涉孟浪。

飛部翼之篆文翼。玉篇在羽部。

部首乞之或體。旣玉篇在鳥部。即此字愈知乞字之古矣。蓋中古字多乞不甚象形。故加鳥以定之。






部首西之或體。棲。玉篇栖下云。音西。鳥栖宿。又作棲。是不以爲西之重文。蓋其注西字曰。方名。不用說文鳥棲之義也。論語有栖栖。孟子俗字多。乃有棲字。而王風亦作棲。爾雅雞栖于弋。爲櫟。鑿垣而栖。爲塉。即釋王風而字作栖。土部塉下云。雞棲于垣。爲塉。述爾雅也。而字作棲。竊以云作雲。匡作筐。例之。皆正文爲借義所奪。乃於正文加偏旁以定之。則西作栖爲宜。棲或後人改也。廣韻棲下引說文曰。或从木。西是說文作栖之證。即玉篇栖在西部。而不入木部。亦可證也。門部閭之或體。塉。玉篇在土部。與瞻切。巷也。閭下亦云。余占切。巷也。但未言或作么耳。


閔之古文塉。汗簡作


 印林曰。蓋從心。聲。非從思。

從古文民。是也。朱文藻鈔小徐


本作。似不應從小篆。魏三體石經作。民之古文作。小徐


通論中篇作，但不詳爲何字。玉篇在思部，作，云眉殞切，傷也。痛也。古文愍，段氏蓋未細檢，故曰玉篇不載。惟云古文愍，不云古文閱，集韻亦引于愍下。心門二部遠隔，不知何以迆易也。愍，痛也。與閱義近，音又同，或即一字。嚴氏引石經作，謂從民從目，即眠字。耳部聞之古文，瞻，玉篇作，又有古文聿，似當從采。賊之或體，馘，玉篇在晉部。


部首臣之篆文，頤，玉篇在頁部，籀文，在晉部，頤不在後收字中，且得其序。

配之古文，𠄎，玉篇在戶部，云牀已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𠄎，亦作扈。案此與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同。竊獻兩疑：君子察焉。一則直是戶部字，誤在此，從戶已聲，階，𠄎也。一則從戶與肩字從戶同，本非戶字。古義失傳也。七經孟子考文尚書原績咸熙照作𠄎，又證知配，𠄎果係一字。

手部，揅，及重文拜，玉篇失載。

扶之古文，，玉篇在支部。

握之古文，，玉篇不收，說見前。

撫之古文，，玉篇在辵部，云安也，循也，追也。雖不言其爲一字，而音

義同，但多追也。一義。

揚之古文馘。玉篇在支部。

播之古文馘。玉篇在支部。案采部番之古文作𠄎，則番爲小篆。而此

古文乃從番。從知小篆中亦多沿古文也。

抗之或體杭。玉篇在木部。胡剛切。州名。全拋古義矣。

拳之或體茶。玉篇在木部。

女部娟之或體脩。玉篇在人部。不謂爲一字。

婁之籀文𦉰。大徐本無之。毛本補於部末。玉篇亦不收。

媿之或體媿。姦之古文媿。玉篇並在心部。

部首民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段氏本誤。

ノ部乂之或體刈。玉篇在刀部。

戈部或之重文域。玉篇在土部。既已音義皆別矣。何況今日。

部首琴之古文𦉰。玉篇作𦉰。不過小變耳。瑟之古文𦉰。玉篇作𦉰。

則說文似有損壞。

匚部直之古文稟。玉篇在木部。作稟。似誤。

匚部匿之或體篋。匡之或體筐。玉篇竝在竹部。

匱之或體檜。玉篇在木部。

留部。虛之篆文。鹽。玉篇以爲籀文。其籀文鹽則在缶部。云壘也。不以爲同字。

瓦部。甑之籀文。鬻。玉篇收在鬻部。○篆當依朱鈔顧刻兩小。徐本作

鬻。鬻。大徐本兒作兒。譌也。彌部字可證。且以事理言之。以象釜中氣上蒸。凡氣上大小不得下大於上也。段氏未改。

弜部。彌之古文。芻。玉篇不收。小徐以爲或體。似後增之字。又彌字大徐以爲或體。小徐以爲古文。玉篇彌下云同上。似大徐是竊意。兩因非字。祇是加一因耳。

部首系之或體。鬻。玉篇在處部。說文無此部籀文絲。在絲部。

糸部。續之古文。賡。玉篇失收。○檀弓請庚之。鄭注。庚。償也。案償當用貝。庚或賡之省文。爾雅賡續也。爲尚書賡歌作注耳。許君以爲一字。蓋誤。字當從貝。庚聲。

緹之或體。祇。玉篇在衣部。之移切。適也。又音歧。與緹音義皆異。案適也之義。玉篇屬之祇字。此唐以前說也。故唐石經祇適字皆從衣。集韻則屬之祇祇兩字。此宋時說也。至今沿之。無復借祇者。

紵之籀文綫。玉篇作綫。金舍皆從今聲。無以定其是非。

網之古文松。玉篇不收。網之下綱。或用木為押。故字從木。

紵之或體茨鞞。玉篇紵注曰亦作鞞。鞞革部。鞞之重文作鞞。注曰亦作鞞。鞞艸部。茨下云音伏。茨苓藥也。又車茨兔。是不以爲同。紵也。縻之或體縻。玉篇縻在縻之上。云余至切。重也。廣韻縻無重文。六至羊至切。內收縻字。云重多。是皆不以爲一字也。集韻五支收縻。同說文。五寘又收縻。以爲馳之重文。則義同玉篇。




縻之古文縻。籀文縻。玉篇在絲部。未言其爲古籀文。

縻之或體縻。縻之古文縻。玉篇皆不收。

縻之或體縻。玉篇以爲古文。

縻之或體縻。玉篇在麻部。

彝之古文彝。玉篇作彝。在素部。又古文縻。在絲部。而失收彝字。○古文所從之。上。上半與隸書同。則隸亦萌芽于古也。縻從絲。與從糸。從素同意。上。蓋非兩爪。彝無把搔意也。殆是鳥翼形。或作饜。饜形者。則從旦。其爲雞彝鳥彝者。則從上。上。○金刻彝字。朱仲子尊作。下從。三點蓋米形。餘皆鳥形也。左首右尾下足。諸器大同。惟

作兩點尾上之。又作小異。父已尊作省之也。惟農彝作從糸。未見從夂者。殆小篆仿佛古文而變之。不必皆可解也。

素部綽之。或體綽。緩之。或體緩。玉篇並在糸部。

虫部蠃之。或體蠃。玉篇失收。而部中有曲蟮。北人語也。又云寒蟻。即

蟬。南人語也。蚹下亦云。蚹。知此字為漏落也。

蠓之。或體蠓。蚤之。或體蚤。玉篇作蚤玉篇竝在虫部。

強之。籀文蠶。蚺之。籀文蠶。及古文壁。玉篇皆不收。其蚺字下云亦作蠶而蚺部亦不收

蟬之。或體解。玉篇在魚部。云胡買切。鯛也。

蛾之。或體蠋。玉篇如大徐說。

虫部之末。汲古刊補。蚤之。古文蚌。蓋據玉篇增也。然說文虫部蚤之

或體蚤。古文蚌。玉篇皆不收。虫部蚤字下云莫交切。蟹蚤也。此說說文又

莫侯切。食禾根者。此與說文蚌字下引說文云。古文蚤。虫部蚤下云與蚤

蚤同。虫部蚤下云。蠶。蚤也。此與說文螽也。此與說文然則二書自不同。不可強

合為一也。集韻。蠶下出蚤。蚤。而注云通作蚌。亦與說文不同。

虫部蚤之。或體蚤。玉篇不收。

蚤之。或體蚤。蚤之。或體蚤。玉篇竝在虫部。

蝨之或體螺。玉篇有古文蠹。而虫部亦收螺。

蝨之或體蚤。玉篇注云亦作蜉。而蜉在虫部。為蝶之重文。其義則同。

又蝨。邛移切。蝶。毗交切。

蝨之古文 𧈧。玉篇廣韻作蝨。是也。它書或為 𧈧。

蠹之或體蜜。玉篇又有正文作蠹。而蜜在虫部。兩雅蠹字。蓋亦蠹之變文。蠹及即蜜勿也。

蠹之或體蝨。玉篇以為古文。

蠹之古文 𧈧。玉篇不收者。以楷作之。仍是蠹也。說文長箋乃作 𧈧。

何其孟浪。作篆亦當作 𧈧。不得徑如竹篆也。

蝨之或體蚤。玉篇蚤下云亦作蝨。蚤。蝨。多足蟲。蚤在虫部。云蚤。蝨。蛟。

下无注。蝨下又云蝨。蛟。蝨。蝨。一聲之轉。蓋一物也。

蝨之或體蜉。玉篇在虫部。云蜉。蛭也。蓋即蜉。蛭。他字注中。則屢言蚘。

蚘。

蝨之古文截。玉篇注曰。或作截。倭。戈部。截下云亦蝨字。不以為古文。

亦不從。戔。人部。倭下。引說文。富也。

蝨部。蝨之或體蚘。蝨之或體蚤。玉篇並在虫部。

部首。風之古文。𧈧。玉篇作風。

黽部鼃之或體。鼃。玉篇以爲正文。失收鼃字。其注云鼃。鼃。蟾。蟾。即許說之先鼃。詹諸也。

鼃。鼃之或體。蟹。蛛。玉篇作蜘蛛。在虫部。

且食從皂而古文皆從皂。無首畫。蓋皂之辨。一會意。一會意定象形。本皆無ノ也。

土部塤之古文。塤。玉篇作垚。蓋當作垚。如垚之作垚。

垣之籀文。垣。堵。城之籀文。齮。齮。玉篇竝在臯部。案墉之古文亦作

臯。此三字皆牆類。故從之。與城。臯字同而義不同也。玉篇齮下云。古

文墉亦作臯。然則玉篇固謂臯字有兩義矣。其齮蓋不本說文。非今

本爛。挽一半也。蓋垣堵從城。郭之臯。義已迂遠。若城字從之。則城邪

郭邪。定是何物。混淆不清矣。且先有城而後有郭。城反從郭。失其序

矣。

封之籀文。封。玉篇云古文。其古文。圭。收于之部。與戶。光切之圭。合爲

一字。

璽之籀文。璽。圭之古文。珪。玉篇竝在玉部。

皆不在後收字中。而前幅亦多孱入之字。

坻之或體汝渚。玉篇皆不收。而有重文。坵之或體隄。玉篇在阜部。

圮之或體醱。玉篇在酉部。云彼美切。酒色。說文配。酒色也。滂佩切。上去之分耳。玉篇配下。又無酒色一義。似即以醱當說文之配。蓋妃有平去二音。其去聲。今以配代之。故然耳。

壞之籀文敳。玉篇在支部。敗字之上。大徐本在支部。敳字之上。敗敳二字之說。皆曰毀也。則次第竝合。

塿之或體障。玉篇在阜部。

里部野之古文埜。玉篇在土部。林部又收古文埜。

田部曜之或體晷。玉篇失收。

畱部畱之或體疆。玉篇在土部。

力部動之古文連。玉篇在辵部。

勞之古文縶。玉篇作勞。

勇之或體戒。玉篇戈部作戒。以爲古文。其古文勑。玉篇在心部。

部首易之重文協。古文叶。玉篇皆不收。叶則在口部。

金部鐵之或體鐵。玉篇不收。○其說曰鐵或省案載在大部。從戠聲。

直質切。踐在戈部。從呈聲。徒結切。然則鐵下當云鐵。或從踐聲。雖重文說解多略。然如此則嫌於踐非字也。

鏝之或體罌。玉篇見注中。不特出。案罌象形。必古文其形似盃罌之。下半。壺有蓋有頸有腹。罌則無蓋也。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又云飲一豆酒。鄭注皆云。豆當爲斗。聲之誤。筠意豆當爲罌。形之誤也。猶壹篆從壺從吉。而隸變從豆也。然因此知罌之容正一斗矣。周禮傳自劉歆多用古字。詩酌以大斗。則聲借也。蓋斗爲量名。罌爲酒器。各有專義。而聲同可借。罌遂不見於經。木工之墨斗。蓋亦當用罌。故斲字從之。玉篇鬪俗作鬪。集韻十九侯。佷罌同。眊罌同。到罌同。鄧同。五十侯。罌罌。誼。短同。罌。陘同。此皆罌變爲豆之證也。而四十五厚。罌。短。罌同。尤其確證矣。

鏤與或體鐸。玉篇分收之。而音義則同。

鈕之古文玨。玉篇在玉部。云本作鈕。是不以爲古文。

不在後收字中

銳之籀文厠。玉篇在厂部。有音無義。

鏝之或體棹。見刪篆。

鐘之或體鏞。玉篇同鏞。又引說文同鐘。案庸甬皆從用聲。

鑣之或體鑣。玉篇在角部。

几部処之或體處。玉篇見注中。而又別立處部。

部首且之古文且。小徐本有。玉篇作且。

斤部斲之或體斲。玉篇在凡部。而本部別有重文斲。從畫。或譌。或自有此字。而段氏不檢。凡部。輒改從畫。而仍從凡。不從斤。誤也。印林曰。畫。盟同音。段改從畫。當矣。無論從凡。從斤。皆其義。而畫則其聲也。凡部有斲。其在說文既譌。以後乎。





斲之古文斲。玉篇在刀部。


部首矛之古文戎。玉篇在戈部。而本部又有古文錄。案矛象形。必古文也。鈔從金。當在後。戎則矛戈兼從。不定爲何物矣。或奇字籀文之類乎。


車部軹之或體軹。玉篇在革部。而本部又有重文軹。


軹之或體轍。玉篇在金部。云魚傑切。鑣也。廣韻十七韻。鑣。魚列切。馬勒旁鐵。皆本爾雅。不以爲軹之重文。說文或誤。印林曰。獻義一聲之轉。說文不誤。篇韻則据引申義區別之耳。



輓之或體輓。玉篇在木部。

部首阜之古文  玉篇不收。案上半與函從品同意。阜雖土山，亦有巖穴也。  則與小篆同。第變單爲複耳。陸陳之古文皆從  省品矣。山部岫之古文則從  亦重之則亦足象巖穴。


陟之古文  玉篇在人部。



陸之篆文  玉篇作墮。以爲陸階兩字之重文。









墮之古文  玉篇在谷部。云亦作瀆。墮不云古文。


防之或體墮。  之或體  玉篇竝在土部。案止部說曰：下基也。象艸


木出有址，則址址皆止之重文。愚意不然，別有說。

陴之籀文  玉篇在臺部。

𨾏部  之篆文  玉篇在阜部。兼爲阨之重文。

𨾏及篆文  玉篇火部有燧。燧𨾏三字皆與說文異。本部有𨾏字。云似醉切。延道也。今作  此魯文公請隧之隧，吾錦呼爲門延道。 說文皆無之。或許君以  爲  似當依玉篇補  字。  從豕聲。  即從  聲。於理甚順。且烽燧不必

在  中當入火部。

部首五之古文  玉篇失收。  字之義精爲五所蔽而不見。周禮五貫象齒之五。蓋本作  後人以篆文改之。杜子春又改爲午。鄭君不

如是正而從之宜顧氏之不知也。

九部旭之或體達玉篇在彳部而有古文旭從呂聲意皆不合不知

有為否

部首夙之或體蹂玉篇注曰或作狙而蹂在足部亦不以為夙之重

文釋欲其頭也又曰脚邊多批也即如之字又似如玉篇之說

部首甲之古文命玉篇不收

乙部乾之籀文乾玉篇不收


辛部辜之古文姑玉篇見注中而字體為不特出

辭之籀文嗣玉篇在司部以為詞之籀文博古圖釋為司字

部首去之或體流玉篇云古文

育之或體毓玉篇作毓不知毓在何部然說解云育或從每不言從

古文流恐是育而加每正如玉篇之體後人多見毓少見毓因改之

耳部首申之古文玉篇作串又先籀文昌而後古文串遞泝而上於

理甚合

酉部醮之或體襍玉篇在示部

酸之籀文黻玉篇云古文。醢之籀文藍玉篇不收。

右凡說文同部而玉篇異部者三百三十一字。說文之重文玉篇分爲兩字者五十一字。不收者一百一十六字。其別有發明者不復計其數。或曰子將刪其不收者以符許君原數邪。苟以三百八十二字分於它部則正文不愈多邪。曰否。傳寫既久淆亂孔多。幸玉篇尚可校讎則舉其異同以破墨守之錮疾而已。不然吾所輯異部重文凡四百四十三字。苟皆彙集一處則重文不滋多乎。○玉篇注云古作么或作么者是明著其爲一字者也。其或不言而按其音義初不異者雖知爲一字而仍注其一曰注中未出以備他日再考究也。玉篇以重文入它部率廁諸後收字中。偶有在前者必注其下曰不在後收字中。然其爲數殊寥寥也。余又不能無疑焉。夫使許君本收於兩部而後人合併之。印林曰必無後人合併之事玉篇之離析尚恐不盡由顧氏也顧氏尚當見未合併之本則其序之也應與同義之字類聚而何以多廁後收中邪。將無許君本收于同部顧氏因偏旁不同乃離析之。以便人檢閱邪。又何以偏旁畫一者顧氏亦如說文同部邪。世之

君子必有能知其故者。姑獻其疑以俟焉。凡吾之意欲啟人用心之端不欲故智自封。蓄疑不言反爲人之障蔽也。○印林甚不取此篇而甚取異部重文篇。不知吾輯此篇正爲彼篇而設。

補正

王汾泉說文音義曰古一弋皆有意音禮記壹戎衣尚書作殪戎殷田獵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翳爲弋是古文弋以弋爲聲式式則因弋而遞加也。前修謂古文不盡可以六書推此類皆是一葉前十四行印林所舉之禁朱竹君本作𠄎可謂一字千金。可知其餘亦係後

改二葉前五行

上一手當作左手。下一手當作右手。於事便也。

二葉後五行孔疏注

透之或體螭一條當入刪篆篇。

四葉前十五行

鍤橋謂岸即旂字。据金刻作𠄎也。

然省𠄎爲止。

頗不妥。說見

存疑艸部斬字。


五葉前八行



繫傳恁下曰李舟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飪字。故說文校議曰恁蓋出說文續添也。然因韻會引古作𠄎而謂續添本作𠄎以𠄎爲爛文。又引聘禮記注古文飪作𠄎謂𠄎與𠄎同。此以恁𠄎形近而調停



之也。印林意亦如是。竊以儀禮古文作脗，後人即據以增於說文。傳

寫既久，訛為恣耳。十葉前七行 食部任字除


廣韻二十二覃，脗排囊柄也。說文同，同是誤以為瓦部之脗也。十二葉後十七行

鐘鼎文孟字皆同小篆，惟積古齋孟申鼎作，似可為示古文孟

證。然番君鬲云，子孫永用之，反文也。是知又為

子字。籒文孟申鼎所從者此也。孟姬鼎作，亦然。豈可謂亦

孟之古文乎。十四葉人部係字條

吾疑當作，上半皆象形，非從北。十四葉後九行十一條

印林說不妥。玉篇不過分收兩部耳。音義故同也。十五葉後四行

玉篇糸部五十八葉，五十九葉，皆有緝字，皆在後半葉之第四行。其

為孫強之謬，可知。十八葉前十四行

何願船曰：古文以琴從瑟篆文，以瑟從琴。今本玉篇蓋誤于夷下增

必字。二十一葉前五行

吾鄉呼海大蠨之筐有兩錐者曰鯛，不知與玉篇同否。二十二葉前十三行

說文釋例卷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異部重文

彌下云古文亦鬲字凶下云此亦自字也。集韻以自為異之古文是也一聲之轉麻下云與

毓同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頁下云古文諧首如此晉下云百

同古文百也。玉篇引說文與百同古文首也此說誤介下云籀文大改古文夫以部首而有

重文者有從之之字即為部首以便於領字也說文重別故纂

叅從籀文彖而附希部疏從或體流而附去部此外更無矣夫

部首尚有重文顧欲執部中之字其類聚者謂之重文不然則

否豈有當於許君重別之意乎惟是許君之說部中字也曾不

言亦某字同某字惟勻部与下云此与予同亥部古文布下云

與豕同而已不似說部首字之直捷者將無說文本亦云然遂

為後人所遂其或不言者乃得留邪鹵莽者遂謂同部重文之

外更無重文矣且偶遇一二易知者輒遂使相附更足以泯沒

其迹矣其遂之此部而彼部直刪之者既不可見既遂而忘刪

者人或以為許君健忘兩部複收而已不知許君之意苟其為

字也。兩體明白，卽別隸之，以覲傳之永久而不誤。既有部首定其字之半卽
而其義既同，其聲又同，細心人讀之，無難知為一字也。不料為
同部者所蔽，遂謂此外別無重文，乃出許君意外矣。故輯錄之。
 以俟君子詳察焉。

示部祿下云：明視以算之。又云：讀若算。卽所引逸周書亦計算之義。
 衆經音義曰：算古文祿。六書故引蜀本說文算字古文作祿。示此兩算字皆當作

艸部菑蠶薄也。曲部云：或說曲蠶薄也。月令：具曲植籩筐，祇作曲。

采部云：讀若辨。収部夔下云：采古文辨字。

口部噶與人部僂同。噶下云：聚語也。傳下云：聚也。皆引詩十月案詩

釋文：噶引說文作僂，似噶爲後人增，不知傳下已引詩。而據今詩作

噶，遂增此篆。而引詩作噶也。許君敘云：詩毛氏則毛詩本作僂。左僂

十五年傳亦引作僂也。毛傳云：噶猶噶噶，沓猶沓沓，但重言之。箋申

之曰：噶噶沓沓相對談語，以相對說噶噶，卽許所謂聚也。以談語說

沓沓，卽曰部沓下說解之語多沓沓也。抑或卽本毛傳之沓沓矣。今

毛詩作噶者，或習詩者以三家詩易之，許亦采自三家詩，故亦引詩

耶則猶江有汜之。又引作涇矣。要之傳傳猶言纂纂。祇當訓聚。不當訓聚語。語乃沓字之義也。今云聚語。乃由噂從口而生。此義也。艸部。蓊叢艸也。亦聚義。

嘒小聲也。引詩嘒彼小星。言部識聲也。引詩有識其聲。王伯厚詩考。謂即雲漢有嘒其星。然則嘒識一字也。

嚙與人部倍同。

高與立部。螭音義竝同。

牛部。犖與足部。躡同。

走部。趨下云躍也。此依小徐本乃以重文為說解之例。大徐本躡也。非是。足部。躡下云迅也。唐韻皆以灼切。

蓋亦以為一字。玉篇則趨廳。歷切。廣韻他歷切。不收於藥韻矣。

趨與心部。懇同。

趨與足部。連同。趨與足部。踣同。趨與足部。踣同。趨與心部。窳同。

趨段氏引廣韻曰。同。蹠。蹠在足部。說文趨。趨特也。玉篇蹠。蹠也。說文述也。廣韻蹠也。蹠也。集韻不以爲一字。

趨下云。側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趨。足部。蹠下云。小步也。詩曰。

不敢不蹠。正月釋文及疏。皆引小步也。玉篇。蹠下引詩。而曰。今作蹠。

恐陸孔未檢走部。故不引側行一義。而說文蹠下引詩。或後人加也。

趨與足部踊玉篇以為同喪之踊亦是跳但足不離地耳段氏必殊別之何也

趨與足部跳同惟跳以蹶為正義躍為引伸之義是其別耳若云雀行專指雀之行則非許君之意雀能躍不能步人之跳似之故雀行仍指人若因雀之行特製一字古人不若是猥瑣即如蕨鼈也亦謂鼈又為菜名豈釋蕨為魚鼈哉今本爾雅作鼈大徐所謂肆意增益也

是部延與又部延同退與又部敗同

連與車部輦同此古義也而又與耳部聯同此今義也

迫與又部敝義本相近廣韻以為同

避與人部僻同僻下云避也即以重文為說解也避下云回也上承

適下云回避也本詩小旻為說也其詩曰謀猶回適傳曰回邪適辟

分而訓之許君以回釋適合而訓之者高邪乖僻其義相因且此以

回避釋適起下文以回釋避而後人曉然知避即邪僻之字與俗語

迴避無涉也毛傳辟字釋文作僻云匹亦反宜也乃人部僻下引詩

宛如左僻今作宛然左僻此為回邪引伸之義而釋文云辟音避一

音婢亦反。秋官司儀三還三辭告辟。注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此所謂遷延而辭避矣。而釋文云音避。劉薄歷反。下客辟三辟趨辟。放此案下文云客三辟。注三退負序也。此正與詩左辟相當。而亦有薄歷反。則祇是盤辟之意也。惟是陸氏不知避可讀入聲。元應引避字說曰迴也。皆為俗語所牽。故玉篇廣韻避字無普擊切一音。大徐引唐韻亦云毗義切。韻會改適下說為回辟也。小徐改僻下說為辟也。皆由不知許意而然。若夫避人者必不與其人相直。是邪義之引伸。今以借義為正義也。回適又作回沘。回穴。

彳部程與辵部逞同。蓋是從彳其意本通。故彳部有從辵者三字。是部有從彳者四字。

後與行部銜皆云迹也。足部踐履也。蓋同字。而玉篇廣韻皆分收之。小徐本銜踐也。蓋以重文為說解也。

徯待也。胡計切。言部詈待也。胡禮切。釋詁。徯待也。釋文。胡禮反。韻會引增韻。徯或作詈。後又有口字一條則借義也筠案詈蓋與徯小異。怠惰者每事好姑待。

故從叕聲。讀若餐。叕惰也。餐小兒嬾也。

很與言部詛同。很下云二曰韃也。詛下云很底也。即以重文為說解。經辰同義。

種與足部踵同。玉篇亦以為一字。又以踵踵為一字。則今義也。異於說文。

齒部齶與口部嘔同。齶與豕部豮同。

足部跨。渡也。又部午。跨步也。玉篇云與跨同。

躍與彳部擢同。

跛行不正也。即繼以蹇。跛也。允部尪。蹇也。是音義並同。禮云跛倚亦

以其似蹇而名之。初非跛為偏任一足之名。而尪專為蹇疾之名也。

躡與革部鞞同。

足部跂與去部疏同。

品部啗與言部誓。講同。

品部詔與言部訃。警。口部噉。叫。五字並同。詔下引公羊傳。叫然。今本

作噉。然。玉篇。叫同。噉。是詔。叫。噉。三字同也。訃下引左傳。或訃于宋。太

廟。秋。官。庭。氏。注。引。作。叫。是。訃。叫。同。也。惟。警。訓。痛。呼。小。異。然。玉。篇。警。亦

有大呼一訓。與詔。訃。之。訓。大。呼。同。也。廣韻集韻皆分為五

部首啇與言部訥同。其說曰言之訥也。亦以見其同矣。以重文為說解者頗多。勿混於轉注。

言部讓與人部儼同

詆與口部咤同引詩亦同

謀與欠部欺同訢與欠部欣同詆與口部咤同喜與日部沓同

說與号部號同說下云號也以重文為說解也

部首辛與心部愆同說曰讀若愆即以明其同也廣韻以辛為愆之

古文又與走部邈同眾經音義引以為愆之古文案籀文魯亦從侃

部首𠂔蓋即手部拱之古文也𠂔下云竦手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

作拱手也即以重文為說解後人不知而改之

弃下云兩手盛也廣韻曰說文音𠂔下云在手曰𠂔

龔與心部恭似同分別文共字
條可互訂

革部鞞與木部蔡同說見誤字

鞞與牛部犛糸部紂同段氏別之然所引據者皆郊祀志未見其有

別且鞞下亦言車不知何以言專屬馬也鞞雖形聲字然皮
革兼從殊嫌舛

高部贈與瓦部甌同一字異體即在兩部者多矣段氏能盡刪之乎

韻會曰甌說文甌也此所引者瓦部甌下說也而又曰本作贈從

高曾聲驚屬也甌無底曰甌徐曰今俗作甌此所引者乃高部贈下

說也。楚金忘郤瓦部有甌而目爲俗作猶其兄忘媾爲心部媾之古文而以爲女部媾之俗字也。黃氏既見甌字爲之辨正而合爲一可矣。乃惑于小徐俗作之言而曰本作贈。嚴氏又惑於本作贈之言而以贈甌也。從鬲曾聲爲小徐真本。可謂重紕牒繆矣。況黃氏所引甌無底曰贈定爲許語。嚴氏不引以補鬲部之闕亦大疏忽也。鄭司農曰甌無底甌許君全用之不復倒其文曰贈無底曰甌而讀說文者以其在贈下也。妄添曰字不可通矣。知許必有此句者甌在瓦部故說之曰甌也。以甌篆承之曰甌也。一穿而其義自明。贈在鬲部部中無甌而上承鶯篆故說之曰鶯屬然鶯似贈而不同故再以甌無底贈申之。考古圖亦引說文曰甌無底甌也。知其誠爲許君語。甌下云甌也。知非脫無底字者下文云一穿苟云無底甌則一穿爲贅設也。又部叔與刀部刷同。元應曰叔又作刷。

取部豎壹部封人部亘竝同。

段下云繇擊也。古文殺如此。玉篇段遙擊也。古爲投。然則字林始有遙字而說文不收。即以繇攝之而段即投之。古文殺爲寫譌也。手部投下云擿也。二字同音義似微有別。擿也者如子罕削而投之。之投

遙擊也者如荀瑩投之以几之投遙而擊之則必槌槌是物者不必有所擊也

設與反部敲同左定二年釋文引說文口交反又口卓反

瑩玉篇云亦作與反案尸部反柔皮也人善切誠爲一字亦部與稍前大也而沈切與瑩同音尚非一字玉篇又云反或爲與此後世借用之字非許君本意

瑩部齟之或體襄與毛部肆同

反部故下云撫也讀與撫同是以重文作注兼作音也玉篇曰故或作撫韻會曰撫古作故引說文曰古尚書撫字也與今本異

致與木部椽同

致與手部揜同廣韻致作斂集韻斂致並出引說文持也而曰或從金似說文本本作斂者然

敷與人部傷同衆經音義曰傷或作敷今作易同

用部甯與弓部寧同

旻部夔與見部親同

目部眈與見部覲同眈與言部諠同眈與手部搢同

羽部羿與弓部彗同玉篇彗下云又作羿

睪下矢羽一義與金部鏃同

羊部羣下云輩也宀部窘下云羣居也以羣說窘知其同義連言居者為其從宀也

車部窳與足部躓同躓下引詩載躓其尾今本作窳

奴部窵坑也井部阱陷也玉篇窵穿地捕獸華嚴音義以窵為籀文

阱字

夂部姑與木部枯同朽亦從木作朽是其比也

骨部之髑髏即頁部之頤顛惟髑髏音切不同

肉部腴穴部突韻部齶似同玉篇突或為腴閑說文腴孔也突穿也

案穿下孔下皆曰通也則祇是一義齶下云阜突也以突說齶知為

同字言阜者以字從齶也特是玉篇有齶無齶且訓曰阜突也所冀

切唐韻七志齶疏吏切山阜突也十六屑於訣切內無齶字然則說

文齶始是譌字唐韻於訣切或是大徐以意為之以說解曰突故字

譌從夂廣韻之突蓋亦譌字

集韻十六屑引同今本

竹部箴與金部鍼同

玉篇曰：珎，今作展，蓋謂今人所用展字之義，與珎同耳。非謂其爲一字，尸部展下云轉也。是展者轉之半之謂。
玉篇曰：寔，今作塞，亦猶之展也。案寔，室也。啟閉之義，塞隔也。邊塞之義。

鼓部鑿與金部鐘同。

皿部盃與网部罍蓋同。大徐以罍爲俗盃字，謬也。段氏欲改烏合切爲烏含切，亦不須也。盃小徐恩甘反。玉篇於含切廣韻烏含切，皆段氏所據也。然罍烏感切，廣韻亦收合韻烏合切，集韻則乙盃切，烏含烏感烏合，乃一聲之轉，不須改也。

盃與瓦部甃同。

血部卹與心部恤同。比部𪔐下引書無𪔐，于卹今本作恤。

皂部旣與米部氣集韻以爲一字，是也。氣有重文，旣旣從旣而加米，不顧旣之已從皂也。籩從氣而加食，不顧氣之已從米也。蓋孳育寢多，不必作自古聖，故不顧其安如此許君引論語，不使勝食旣。今本旣作氣，正是一字。蓋近世用籩而以氣代氣，惟論語猶存此正字。解論語者，乃以氣臭解之，非也。食氣祇是一義，古人正多複語，卽今

語能耐做作一以兩字皆借者合爲一語一以正俗字合爲一語便於語言不爲重複也既下云小食也當作稍食也或以同音而譌或讀者誤解爲稍稍食之因誤改也考工記玉人之事以致稍餼注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然則杜子春已不識氣字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稍食也然曰讀爲是改字也蓋漢時已專用餼字惟中庸猶存此正字而鄭君字學遜於許君故不知也既稟亦是複語稟下云賜穀也

食部餼與米部粗同饁與鬲部鬻同

缶部缸與瓦部瓊同缸下云瓊也是又以重文爲說解也

鈗與刀部刮同

磬與穴部窆同引詩亦同元應曰磬古文窆

宮部簣與二部竺同玉篇謂竺篤竝同案簣下云讀若篤然篤從馬義其訓厚者乃假聲爲義也與簣竺尚非同字

來部族與立部族同

族從行來之本義非參之本義

今作俟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郭注不

可待是不復來玉篇族族也族待也然則族以待爲義足徵與族同字矣而段氏非之以訓待爲今義夫郭注云待亦可謂古義矣段氏

不引者。不便於其說也。又案釋文出不糝而說之曰。宜從來本。今作侯字。是陸氏卽據說文而改之。所據爾雅本亦作侯。不作糝也。

韋相背也。則與走部違同說。詳存疑。

木部擣與斤部斲同。

檓下云。斲謂之檓。釋器云。斲謂之鍤。說文無鍤字。石部礪下云。斲也。唐韻檓礪皆張略切。是一字也。

桑與艸部穰同。案桑下云。讀若薄。而玉篇云。說文音託。落也。與穰同。積與匚部匱同。桂與支部鼓同。

禾稽蓋亦一字。音義皆同也。玉篇禾又有五漑切。云亦作礙。

邑部鄒卽阜部隄也。然鄒字當爲妄人所增。彼以左傳所有輒補之。不知隄本阪名。因爲地名也。隄變爲鄒。猶郟閣頌鄰作隣。左右移易。乃古人常事。以爲在右。必是邑字。斯謬耳。是以其篆亦譌。孫刻本正之。又是顧千里所爲。不如仍之以見爲不識字人所增也。○九經字樣。隄音葦。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鄒。

日部曠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曠乎火。火部燠乾兒。然則曠燠蓋亦一字。而王風曠其乾矣。許君引於灑下。云灑其乾矣。案毛傳鄭

箋皆曰傷於水恐字本作灑而譌為暎也

誓與女部媿同

片部牘與刀部副同

麻部廢與艸部鼓同

宀部寔與心部瘧同

害與寤部寤同害下曰寤也亦以重文為說解也韻會寤下云說文

或作害

穴部宐與水部淫同但淫又有清水一義耳吾鄉皆用淫也

寤部寤與心部憊同廣韻收之十三祭而譌從穴

疒部疢與頁部頰同

巾部幪與衣部襜同

人部倮與力部勅義同而玉篇唐韻廣韻集韻皆倮去勅平恐係一

字

倮與言部警同

佛與髟部髻同然吾疑髻為後增即以不收髻字知之

倮與疒部序同冬官粵無鑄注引詩倮乃錢鑄說文鑄下引作序

併與部首竝同。僖與女部嬰同。儻與心部憺同。傷與矢部矧同。矧下云傷也。亦以重文爲說解也。

徐與彳部徐玉篇以爲同。

僖與羽部翳說皆曰翳也。翳下引詩作翹。釋言翹僖也。僖翳也。釋文僖字又作翳。說文無僖而翳僖又當是古今字。然則尔疋蓋本作僖。翳也。翳翳也。說文引詩亦當作左執翳。玉篇僖直由切。侶也。又大到切。翳隱蔽也。則與翳音義同矣。又案僖與翳皆名也。隱蔽則其義也。故先以翳釋僖。再以隱蔽釋翳。說文亦多此等文法。莫讀爲一句。設云翳也。隱蔽也。則嫌於似兩義。故不然也。又玉篇說僖以侶義居前。則亦是時見行之義矣。廣韻卅七號僖隱也。豈有唐韻止直由一切者。大徐誤引也。其韻卅七號翳翳一字。傳自爲一字。僖翳一字。殊味也。○小司徒執僖。注鄭司農云。翹羽葆幢也。爾雅僖翳也。然則先鄭所据周官作翹。後鄭所据爾雅已作僖也。以翳葑雉夢諸說解推之。許所見經書古本。鄭君多不見。則說文彌可貴寶。而諸人之論說文者。未嘗及此。亦疏忽也。

僖與心部惘同。案痛也。一義尚存於玉篇。廣韻則平上二音皆屬之。

偶人矣。集韻一東。備下引說文痛也。

言部託人部侏說皆曰寄也。案託蓋謂以物託之於人。侏蓋謂以身
侏之於人。意正相對。然孟子士之不託諸侯。即侏義也。與論語可以
託六尺之孤。不分兩字。玉篇引論語作侏。是一字也。

倦與力部券同。大徐以倦爲俗字。何其疏也。考工記。輶人左不捷。注
捷或作券。今倦字也。鄭君云。今則券字不古。方言。殽。倦也。又加人旁。
衣部褻與糸部結同。

見部覲與目部睨同。覲與瞟義同音近。覲與睽同。
欠部鞦與酉部酌同。

飲下幸也。一義與見部覲同。口不便言一義。則與口部吃義同音異。
面部覲與心部忞。段氏以爲同。案二字音同耳。玉篇覲。姑也。又覲。慙
兒。乃兩義也。忞。祇與覲之慙兒一義同。女部姑。面醜也。醜可惡也。非
不美麗之謂也。何人斯毛傳。覲。姑也。姑尚無說。故許君以面醜說姑。
卽申毛義也。覲。顏向人。諺尚有此語。正以其不慙也。轉而訓慙。核其
實也。以相反爲相成矣。段氏改姑下說爲面覲也。非也。說文轉注之
法。兩字中有一習見者。乃用之。若兩字皆非習見。則必變其說。使人
繇繹之而自明。若如段氏所改。則覲。姑二字。終古不明也。且言覲卽

不當連面言之。釋文亦云面醜也。雖非引說文然證知此文非誤。面部輔與車部輔同。此據說解言之。余心終不謂然。

部首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案豸下大徐曰司殺讀若伺候之伺。然廣韻司伺皆息茲切。不必異音。而說文無伺字。凡伺察皆用司。如職司也。覲司人也。伏司也。說言相覲司也。皆即伺候下云伺望也。則直用俗字作伺矣。狹部獄下兩言司空。則獄即司之別體。微分廣狹耳。玉篇云今作伺覲。說文亦無覲字。廣韻覲亦息茲切。

鬼部勉與示部神同。

山部岵與阜部隅同。隅陬也。陬陬隅也。岵陬隅。高山之節。讀若隅。大徐無讀若句。蓋爲唐韻子結切所蔽。遂刪之也。而唐韻所由誤。則以不知高山之節句。特爲字從卩而設。誤以說義者爲說音。遂謂爲與節同音也。玉篇陬陬隅也。廣韻同。則說文之陬陬隅也。當爲字訛。然二字疊韻連語亦可分可合也。而玉篇廣韻岵字音注皆如唐韻。蓋其失傳久矣。集韻十虞收岵字。勿謂後人不勝前人也。

崔與岵部崖同。

岵部崖與厂部厓同。

广部廡與土部壁同。廡與尸部屏同。音疑屏為後增字

厂部廡下云崙也。此以重文為說解也。山部崙下云山之岑崙也。岑崙者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之巖唵也。又崙下云山巖也。讀若吟。然則廡崙崙三字音義竝同。乃廣韻崙五咸切。與巖同音。巖下云岸也。又石部砦下云砦崙也。以崙說砦是二字同也。又礮下云石山也。似與巖不同。而砦下云礮石也。與砦下之砦崙一義。然則巖砦礮三字音義竝同。且與廡崙崙音義竝同也。以吾言之。巖亦與廡字同文。許君以經典用巖字。皆威嚴義。故入之口部。說之曰。教命急也。然其古文作廡。何所取義。厂部曰。山石之厓巖則知厂者巖也。故廡字從之。廡增為巖者。此從官之古文厓省也。從品以象山之巖穴也。詩節南山維石巖巖。釋文巖本或作嚴。是知嚴礮一字也。後漢書桓榮傳。嚴一。名嚴。注云。東觀記嚴作礮。是知嚴礮一字也。說文崙下之岑崙。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之岑崙參差也。而史記作岑巖。是知崙巖一字也。楚詞招隱士。倒之作嶽岑。則音為欽吟者。此如穀梁之巖唵。公羊作嶽巖。釋文音欽巖。於穀梁則曰唵。本作崙音吟。一音欽。則嶽可讀欽。崙亦可讀欽也。顧巖崙同字。而穀梁之巖唵。釋文作巖崙。又可以為連。

語者形容之詞。重言連語本同類。西周音無別。則曰維石巖巖。春秋音小別。則曰巖崧也。猶之揚雄傳。玉石巖崧。音義云。巖古岑字。而張衡南都賦。幽谷巖岑。則音爲岑吟。亦以兩字同者。小變其音。以爲連語也。七字當爲一字。而反古復始。蓋祇有巖之一字。

砬與手部摘同。摘。拓果樹實也。他歷竹厄二切。砬。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周禮有砬蒺氏。丑列切。是唐韻固不同也。然夏官鄭注引鄭司農云。砬讀爲摘。康成謂砬爲古字。然則司農讀爲摘。與鄭君不同。例而自與其蒺讀爲爵蒺之蒺同例。時所行者摘字。故以爲說。故鄭君亦謂之古字也。卽據許君以摘說砬。亦是以同字爲解。何果實空青爵蒺之別。其摘法乎。

碩與阜部隕同。礫與隊同。碎與瓦部頽同。

确與土部橋同。礲與墩同。墩下云。礲也。卽以重文爲說解也。兩字之次第當依玉篇。先礲後确。

火部煉與金部鍊同。

焯與水部淬蓋同。焯。堅刀刃也。淬。滅火器也。似不同者。然爲滅火而作一器。無此迂闊之事。正謂以器盛水。滅刀之火。以堅其刃也。今謂

之濺。刀甫出火，卽投之水，故兩從也。猶之火所煉者金，金之鍊以火，故兩從也。刀之利在淬，淬視水性爲好醜，水性柔則刀便，水性剛則刀脆。青州之刀勝於都中，以水剛柔適中也。

燂與炎部，燂大畧同。二字之義皆謂煮之之時少。燂下云：於湯中燂肉。燂，玉篇作淪是。是卽燂祭之燂，謂生物小煮之也。燂下云：火熱也。是已熟，既

寒之物，再溫之也。中庸注：溫讀如尋溫之溫。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是借尋爲燂也。有司徹注：古文燂皆作尋，是又借尋爲燂也。然則燂原其始，燂要其終，而皆可借尋，卽謂之同字可也。

燂與燂蓋一字。燂字說當依六書故引唐本作火燂燂也。燂燂祇是火兒。燂下云：火行微燂燂也。亦是疊字。將無洛誥之始燂燂，亦有作燂燂之本乎。玉篇：燂，火焰也。燂卽燂之俗字。此以俗字釋古字法也。燂字在部末，蓋後增。然火焰之說卽光燂氣燂一類。此等義許君蓋以屬之焱字。焱，火華也。與燂皆弋贍切。廣韻五十五豔燂，光也不收。燂韻會二十九豔燂，或作燂。唐韻燂，余廉切。玉篇同。而廣韻韻會無此音。衆經音義云：字詁古文燂，今作燂。三蒼作焱。黑部蹏下云：蹏謂之塗，釋器云：澱謂之塗。水部澱下云：滓塗也。今人

不識乃作靛也。集韻收靛。

黓與艸部甚同。魯衛異文。段氏別之誤。

芥部睪與部首眚。蓋古今文。眚左右視也。苟非有所驚患。何爲左右視哉。是足賅舉目驚睪然之義矣。卽睪下云。鷹隼之視亦以其字從佳。故云然。竊疑以眚爲主。以佳爲譬。况言人之驚顧如鷹隼也。段氏引詩之兩睪。睪禮之心。睪目。睪以爲皆當作睪。亦恐未然。經典無睪。而有睪。何以竟無用正字者。惟經文改竄已久。今人不見許君所見耳。

寡與人部傲同。女部嫫下云。侮易也。其意亦近。

立部頤與雨部需同。

心部惛與言部諝同。懣與譎同。懣與人部倭同。倭乎懣與女部嫌同。前漢趙充國傳。媮得避嫌之便。注嫌亦嫌字。

恢與多部經同。

怛與女部媼同。懔與婪同。

慙與言部誑蓋一字。誑欺也。慙誤也。玉篇慙詐也。廣韻云。誤人。然則誤也者。謂相誑誤。非自誤也。而集韻亦分收之。

水部減與川部齊同。瀆與阜部隴同。

辰部颺與目部眠同。

欠部滄與水部滄義同。而唐韻切脚不同。

贖有重文聲。贖小徐頁部類下云：頭蔽玉篇類也。類下云：癡玉篇不聰明

也。案贖類類三字皆五怪切。而聲與蔽皆從叔聲。贖與類皆從彖聲。

贖聾也。與類之不聰明也。訓義又相似。或者三字即一字也。然則衛

之崩贖即是蔽類。取義於癡類也。出公輒。或即取之誤。取字下秦公

子取。大徐本即譌為輒。鄭公孫輒。既字子耳。亦當是取。知出公父子

皆以耳命名也。古人多以身體命名。其曰黑肩黑臀者。小兒初生多

有青色。不定所在。今俗謂之記。故古人以為名。段氏云：夢神規其臀。

引古不切。附會失實。

心部擬與言部擬同。

懾失氣一義。與言部讐同。服也一義。與人部儼同。

手部揣與木部揣同。舉與部首昇同。攢與彡部還同。扌與人部仍同。

女部媿諦也。言部謔理也。案媿媿也。玉篇作媿也。諦審也。佛見不審

也。小徐作見不媿也。甘泉賦注引同。西京賦注引作諦。然則諦媿一

義媿誤一字。

嬖與走部遺同。媿與水部渚同。嫖與人部僂同。唐韻嫖平僂去隸韻三十五笑合為一字

娉下云問也。耳部聘訪也。此聘名士禮賢者之說不足盡朝聘之義。

蓋許君以字從耳故第舉此義。至於小聘曰問則聘足兼娉娉蓋聘

之分別文。玉篇廣韻皆曰娉娶也。皆不用說文義。

姍下誹也。一義與言部訕同。

媿與言部誵同。然從女非義。玉篇竹媿女媿二切。飢聲。廣韻同。案竹

媿切則與誵同音。女媿切則與誵同音。是媿之一字而兼誵誵二字

之音也。爾雅誵誵累也。說文誵下用之而誵下亦云累也。則後人亂

之玉篇誵下云誵誵是也。疊韻連語不可圻一字以成義而媿下亦

云誵也。與之同。誤恐後人以媿兼有誵誵之音遂妄改之。且以誵也

連篆文作一句。讀為媿誵也。玉篇之飢聲未必不本之說文。

部首入與申部史手部捺三字當為一部。部首厂與申部史手部拙三

字當為一。厂指事最古。史曳會意次之。捺拙形聲。蓋最後作矣。而

此六字者皆當為雙聲連語也。入下云流也。從反厂弋支切。厂下云

拙也。明也。象拙引之形。余制切。史下云束縛捭拙為史。從申從乙羊

朱切。曳下云。史曳也。從申。人聲。余制切。捺下云。卧引也。同都切。拙下云。捺也。余制切。案。入讀若移。而唐韻亦弋支切。而史捺之音復不同。恐許君於此字小疏。而說解亦有闕。挽也。蓋。入為向左。挽之。入為向右。挽之。玉篇。入作。云。流也。字。移也。從也。入。挽身兒。猶。入為右。戾。入為左。戾也。入不當為器之流也。入下有拙也。一義。則。入下亦當有捺也。一義。今挽。佚耳。由此推之。史當從。入。且兼取其聲。而非甲乙之乙也。曳當從。入。且兼取其聲。而非右。戾之。入也。又以曳下云。史曳也。推之。則。史下當云。束縛。捩。捩為。史曳。不當少曳字也。再以史曳為雙聲字。推之。則。捺下當云。捺。拙。卧引也。拙下當云。捺。拙也。不當如今本也。何則。捩下云。曳也。捩下云。持頭髮也。兼之。捺下之。卧引也。據此三說。而以情事推之。人持一人。而束縛之。則其人卧於地矣。再持其頭髮。而捩之。故曰。卧引也。捩。捺。拙三字相次。本有意。此橫逆之事。豈有定向哉。故。入。以象其左右。捩之也。捺字從余。知其讀同史。入讀若移。而以雙聲推之。知其亦讀同史也。且。入字果止流也。一義。則從反。入之說。何所著乎。蓋從反。入。則是以為會意。云流也。則又以為象形。豈非騎牆之見乎。所以加此訓者。特為也。字張本器之流。以注水。女陰亦以小便也。此亦有誤。已別辨之矣。○友下云。

從大而人之曳其足則刺友也。人亦當作尸。故上言尸。下言曳。明其爲一字也。○蒼頡篇悞。明也。從曳得聲。而有明義。與尸爲古曳字。而說曰明也。將無同。○舟部世字說云。從舟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謂從舟從尸也。以曳代尸。知其同字。案世字之形與舟同法。然又下云引之。世下云。曳之者。特爲取尸聲。而設字義。取諸尸。而字形作世。右十向左。曳之是從尸也。左十向右。曳之是從入也。尸入兼從。而但言尸者。與坐之左人如匕。跪之左匕。如人一例。○士相見禮注。古文曳作拙。

戈部肇與支部肇同。案肇字蓋後增。卽其不云屮聲。而云肇省聲。知爲不識字者妄作矣。肇下祇云上諱。鼎臣乃引切韻以說之。五經文字肇作肇訛。增肇字者。蓋在張參之後。鼎臣之前。以肇字爲時所行用。而不知肇字卽其正文。漫然增之。今人幾以肇爲肇之俗字。卽與增肇字者有同心也。博古圖有肇篆。二體肇與肇。近似又並從。不從。肇。○後漢和帝紀。章懷注。伏侯古

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案當作肇。下文所以音大可反。大可不知何字之訛。上諱也。但伏侯許慎竝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筠案章懷蓋謂伏從文。許從戈。而支部肇字未嘗引及。蓋唐初說文

尚無肇。又案釋詁疏曰：肇說文作肇。當作犀始開也。然則章懷引說文之肇而字訛作肇，邢疏引說文之犀而字訛作肇，是知傳寫錯誤未可鑿求。依曰：始推之，則當作犀之字曰始。說文犀始開也。卽本釋詁特以字從戶，故云始開耳。蓋犀肇同音各義，後變肇爲肇，而兩義皆歸之。故章懷注三見竝作肇。邢疏兩見竝作肇也。

部首匚與彳部徯同。案徯待也，而敢云同者，蓋其說曰：徯徯有所俠藏也。此以徯徯釋匚，以俠藏釋徯徯。下又曰：讀若徯同。既與徯同義，又與徯同音，是一字也。

匚部匱與艸部莛同。唐韻陞平夜太，集韻蕭分嘯合。

弓部彊下云：弓有力也。弜部云：彊也。此以重文爲說解也。唐韻不足據。

虫部虜與魚部魴同。大徐曰：今俗作魴，非。是何其善忘乎。廣韻三十九耿魴虜虜同。

風部颯與水部涼同。說曰：北風謂之颯。爾雅釋天文也。釋文作涼，而曰：本或作古颯字。是陸氏以颯爲古字也。

土部堇與艸部糞同。云：讀若糞，卽以明其同也。小徐本埽除也。句首

有弃字。當是拚之誤。儀禮禮記皆借拚爲埴。故曰拚。埴除也。拚字句絕。言其可借也。埴除始是訓釋。然拚以拊手爲本義。埴除是借義。不得徑謂與埴同也。

坻與水部派義同。但有平上之分。玉篇派之是切。不收坻。其埴字下云滯也。與說文同。段氏謂坻埴音義皆同是也。案氏是古通。故姓氏者改姓是也。

坡與阜部陂同。填與穴部寘同。

埤與會部餽衣部裨竝同。衆經音義裨說文作埤。或作餽。

勻部与下云此与與同。而昇部與下云黨與也。与下則云賜予也。予下云推予也。則與予二字竝同与。故繫傳祛妄篇引此文云與予皆同。曲禮鄭注與或爲予。

車部轄與舛部牽同。左昭廿五年傳。昭子賦車轄。釋文云本又作牽。案毛詩作牽。而此詩及泉水釋文不言有作轄者。且牽字會意。而意復曲折。轄字形聲。其爲古今字甚明。說解曰車聲也。一曰轄鍵也。似兩義者。然詩曰閒關車之牽。今車聲之說。卽附會閒關二字耳。恐此義非許君本文。玉篇轄口外切。車聲又胡瞎切。車鍵也。兩義分屬兩

音尤非古法泉水以牽邁衛害為韻車牽以牽逝渴括為韻去入豈有別乎印林曰此類殆不可勝究四聲安能與古韻合也

部首豶下云犝也田部畜下云田畜也牛部犝下云畜牲也吾鄉今

呼為牲畜知豶畜一字也玉篇亦以為一字案豶象形當為古文如

疑豶為畜之總名無所指的指形何由象則鳥佳艸木蟲豸皆總名也

○爾雅釋畜篇頽下疏曰案字林畜作豶本作獸今改說文曰獸也今之畜

養者也筠案上引字林而下引說文文法不合蓋本作說曰謂字林

之說云云也傳寫誤加文字耳獸也者獸字即在本部通之也畜養

者即謂與畜同字也特無用豶養者是其別也瑄讀若畜牧之畜艱

讀若畜牲之畜皆不作豶積古齋周王母鬲音同阮氏釋為豶宮

又曰古字同獸周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釋文本或作豶平安館

師寰敦蓋作器作

已部眞與足部跽同玉篇眞長跪也或作跽知說文踞字為跪字之

譌廣韻已無眞字矣

有兩字同部說文不謂為一字而案其音義則同者竝附於後

示部禱稠一字而微別稠下云禱牲馬祭也禱字一句謂其同也牲

馬祭也。一句言其專施於此也。周禮甸祝禩牲禩馬。杜子春云禩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是許君所本也。詩吉日爾雅釋天。既伯既禱。釋文竝云禱。說文作禩。然則說文引詩必作既伯既禩。小徐兼改伯為禩。非也。然韻會所用者。小徐本初不引詩。知許所引詩已佚。大徐乃直以小徐語為許語耳。

革下云萍也。萍下云革也。似是轉注。然當為一字。革符兵切。萍薄經切。乃唐韻分入庚青耳。鹿鳴傳曰革萍也。箋曰革籜蕭也。皆本爾雅。鄭義為長孔疏。萍為水艸。非鹿所食是也。許意同。毛特以萍有大篆從萍之意。故不彙於一處。若水部萍則與萍一字。鹿鳴釋文云萍本又作萍。是也。然萍字必非許君所收。

𧈧與部中莽蓋一字。而各書分收之。說文莽下說乃以字從犬難解。故云然耳。說文韻譜謂莽同𧈧。蓋不誣也。集韻二字同音。

走部趣趣二字。易夬卦其行次且。釋文次本亦作趣。說文及鄭作趣。則趣趣固一字。而趣又次之。分別文也。嚴鐵橋即據此疑趣為後增。似是。

課註義同音小異。

翼被二字。廣韻分爲二集韻。合爲一案。門雞固用爪喙。亦復以翅相擊。畜鴿者必用春生之雛。夏日暴之而翅猛。且能擊鷹矣。秋生者必爲鷹所攫。網也。豈被通言彊弱者而翼第謂其彊羽猛者邪。元應曰。翅古文翬。翬二形。

昂與部中厚蓋一字。觀其說解可知。

木部析櫟分收。而音義皆同。玉篇櫟字次第。與說文大略相當。而以

櫟爲重文。抑又思之。櫟下云判也。片部云判木也。版牖下皆云判也。

櫟從席。牖從畐。與詩不圻不副聲同。圻裂也。副判也。生民釋文引說文分也。字林判也。然則

櫟祇是解木之稱。假借爲器名。夜所擊櫟。乃剝木所爲。剝亦判也。故

得借之。本文自曩至枋。皆說木之性情形狀。而櫟櫟二字。亦廁其間

者。此初治而未成器也。自柳以下。始是成器。詳於宮室。而櫟在雜器

中。蓋櫟字判義少用。惟借爲櫟。故玉篇亦不分別也。易繫辭釋文。析

說文作櫟。然則櫟下引易。或後人增。周官宮正注。司農引易。則作析。

郭扈二字。段氏引姚察云。戶扈郭三字同是也。案尚書作扈。蓋漢別

作郭。戶又扈之省也。從知許君於重文。不必盡合之矣。

毘與部中之鄉音義同。玉篇不收毘字。

於部旅游音義同。玉篇旅與招切。廣韻集韻皆收旅字于四宵。然字從攸聲。則唐韻之以周切。固非誤也。

穴部窈與窵。窵與窳皆似一字。而玉篇均不謂爲一字。杜詩動影窵。窵窵融閒篇。海窵窵深遠也。窵乃窵之譌。窵窵窵窵皆窵窵也。蓋窵窵古字。窵窵後作。不得以上去爲別。

尸蓋古文。部中屍蓋分別文也。尸象臥人。人死則長臥矣。大司樂屍出入。則令奏肆夏。釋文屍音尸。本亦作尸。是其證。說解曰。陳也者。左成十七年傳。皆尸諸朝。杜注。陳其尸於朝。喪大記。男女奉尸。夷於堂。鄭注。夷之言尸也。士喪禮。夷作俛。鄭注。同。如注言之。則是奉尸。尸於堂也。祭之尸。無所事。陳列之而已。然爲依神之主。故主之義。生馬殺老牛。莫之敢尸。是也。一義引伸。而以死人爲本義。借用既久。乃作屍字。爲專義耳。棺下云。所以掩尸。廣韻初學記引。並作屍。段氏改之。不誤。但未知二字本同耳。

山部墮墮二字。當依段氏合爲一。

火部分焜燬爲二。玉篇焜下收焜燬二文。並云同上。段氏說信。而有微燬殆出於字林乎。火下云。燬也。玉篇云。焜也。可知分爲二字。之後。並改火下說之。焜也。爲燬也。

焜字。段氏以爲燬之或體。是也。焜之說曰。焜燬。小徐本卽作焜。焜。焜。

唐韻普活切。玉篇云扶勿切。與莢甫勿切同。

爻敫音義同。玉篇以爲一字。

心部悛惕音義同。猶說文之濠養。今作蕩漾也。惟惕兼平也。一義耳。

華嚴音義以悛爲古惕字。

悶懣同。

水部渼渼同。韻會十三職。渼引說文。又曰或作渼。廣韻七志。渼下云。出文字音義似渼。爲後增者。然亦未敢定也。王玉樹曰。水經渼水下。鄜注時人謂之敫水。高誘注淮南云。渼讀如燕人。強秦言敫同也。是渼渼皆讀如敫。

潤下云。水流浼浼。浼下引河水浼浼。玉篇潤亦音浼。特浼又有汗也。一義然。則浼足兼潤。而潤不足兼浼也。

雨部霰音義同。而玉篇廣韻皆分收之。然廣韻霰霑也。霑漬也。霑則仍是一義。惟玉篇霰所成子廉二切。霑子廉力豔二切。音微不同耳。況水部灑漬也。亦子廉切。恐玉篇廣韻之霑漬也。或以霑冒灑之義也。

門部開闔同義。特唐韻闔苦亥切。爲異。廣韻開下云。經典亦作闔。集

韻十六哈皆收之兩書亦收於十五海

女部妹媿下皆曰好也引詩靜女其媿衣部袿下云好佳也又引作靜女其袿知妹媿袿一字也

娒婉二字玉篇以為一字然婉當係後增說別見

戈部戔戔同戔下引西伯戔黎邑部鬻下引西伯戔鬻

𠂔至二字詳其說解知是一字殆古作𠂔後人恐其不顯加土以表

之不必如段氏分析集韻謂立生一字廣韻至生至整也出字林

呂上兩字為一者乙百六十九字三字為一者一十三字五字為

一者一字七字為一者一字同部而兩字為一者廿七字三字為

一者一字凡二百一十四字逐字計之則四百四十三字若以一

字為正文餘為重文計之則重文二百四十一字

印林曰大著以說文重文不必類聚亦有散見各部者又有同部不

言重文而實為重文者誠為不刊之論自有說文以來未有能見及

此者瀚通校全篇凡四百四十三字可謂眾矣然觸類推之似尚不

無遺漏如走部趨行輕兒一曰趨舉足也足部躡舉足行高也是趨

躡同字也即走部善緣木走之趨亦讀如躡亦未必非同字孫音之

不同非許所知也。集韻四宵出踈越踈踈四字云。舉趾謂之踈。或作越踈踈。走部越度也。走部越踈也。是越越

同字也。走部逾迭也。足部踰越也。是踰踰亦同字也。走部趨狂走也。

疒部痲狂走也。喬求聲近同部。是趨痲同字也。即心部訓恐之怵亦未必非同字也。引博雅狂也。或作痲。疒部痛病也。心部恫痛也。一曰呻吟也。

病痛呻吟。義皆相因。馬部駭驚也。心部核苦也。馬部騷擾也。常武毛傳。心

部怪動也。驚之與苦。擾之與動。義亦皆相因。似痛恫駭核騷怪皆同

字也。手部摩研也。石部研礪也。礪石磴也。而礪即次研字下。是摩礪

同字也。鼃部鼃水蟲似蜥易。魚部鰾魚名。皮可為鼓。而馬部驛字解

云。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鼃魚。詩鼃鼓作鼃。夏小正剝鰾。尚書大傳江

鰾皆作鰾。是鼃鰾同字也。虫部蟠鼠婦也。鼠部鼯鼠也。或曰鼠婦。是

蟠鼯一義不同字。一義同字也。首部斲截也。或作剝斤部斷截也。古

文作剝。斲截義既同。而斲之或體從專。斷之古文從皂。皂為吏之古

文。專本從吏。是斲斷一字也。均案一字遞增。是分別文一類。至同部不言重。而實重者。如聿

之與筆。領之與頗。亦多有之。茲就所憶及者。聊疏一二。不能盡也。未

知與尊意有合否。

補正

願船曰疒部爲亦同。

二葉前五
行局字條

願船曰人部俱亦同。趨。

二葉前
十行

劉申受云口部听心部忻音義與訢欣同。

三葉後
十四行

咤字當刪說已見句讀。

同上

願船曰口部唬亦同。

三葉後
十五行

卅部丞與手部承音同義近已部奄從丞而以謹身有所承說之則

是同字也惟卅手一義承字兼從之則復漢書有承字從卅從下於

義已備惜說文不收。

四葉前并
二條之間

又案噪字亦與叫同口部噪聲噪也唐韻古堯切則似與曉聲義

皆近然釋言曰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孫炎曰祈爲民求

福叫告之詞也春官大祝掌六祈鄭注祈噪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

於神以求福釋文噪音叫劉音禱案鄭注孫注皆有告字則知釋詁

曰祈告也者主事而言之釋言曰祈叫也者主聲而言之同是一事

各有所指耳。

四葉前七
行之末

人部倝心部憺同義惟唐韻平上異耳集韻二十三談倝憺皆徒甘

切四十九敢倝憺皆杜覽切然皆不合爲一字繫傳曰倝猶憺然平

安之意是亦不以爲一字也。七葉前十七行

願船曰藜下引詩藜祥。祥下引詩祉祥。則藜又同祉。八葉前八行

左太冲吳都賦礲礲乎數州之間。李注礲礲山深險連延之狀。案李

氏因賦言數州之間。故云連延耳。其實礲礲卽岑崆之異體也。集韻

二十一侵崆或作礲崆。或作礲廣韻不收者。此等異體不勝收也。玉

篇雖兩字皆收。而皆以石訓。非連語。九葉前廠字條末

馬部駙與兔部彘音義並同。九葉前字條後

願船曰走部趨亦同嫖。十一葉前十四行

申部曰神也。又曰申旦政也。又部屮下云神也。既與申同義。是一字

也。人部伸屈伸。支部倣理也。與申旦政義合。且倣理之是定其曲直

也。與屈伸義亦未嘗不合。是申屮伸倣四字當合爲一。又人部身神

也。與申屮同訓。亦未必非一字。申屮下皆云神也。乃謂神有申理之

義。非謂申屮有神明之義。釋詁神治也。乃許君所本。釋詁又曰申神

重也。凡須申理之事。必非一目了然。當反復重疊以究之。故又得重

義。是治義引伸之義也。申神同訓重。卽可知申神同訓治矣。十四葉前第四行已部異一條

之後下文兩條。卽附本條之後。

願船曰劉申受先生嘗言重文可併者如迅之與弔鈞案此當入分別文遲之與俾

鈞案二字微別尚可古吹之與齋鈞案吹沒言齋專言不可合味之與酥鈞案味乃唱和酥則樂之調和不可合達之與衛鈞案達是聘禮士率沒其聲之率衛是周

禮字即建旗之幸豈可以經與國借率字而合之毋貫遺攢四字竝同鈞案毋貫可合遺攢亦可合然不能合四為一似皆可補入

願船曰大著所未及者如心部懼與欠部歡同言部戀亂也一曰治

也案緣古文从爪楚金曰象絲亂而爪治之是與鬲亂音義形意竝

同當併為一字韻書入之平聲非許所及知也心部憲云憲箸也足

部躡峙躡不前也止部峙躡也然則憲即峙也一直由切一直离切

特唐韻依偏旁為分別非許君意也鈞案謂絲鬲亂一字是也引徐

說從爪則非也爪字去去爪則是是何字乎汗簡言字作

四夢英與郭恕先為友所集十八體書則作皆字之異

體說文傳寫小誤耳至憲之與峙必不可合憲箸峙躡皆雙聲字也

其音既異即為兩語即如躡躡玉篇曰行不進也是與不前同意且

與憲箸峙躡六字同一雙聲亦可云躡與憲峙同字躡與箸躡同字

乎爾雅有荳藷五味也廣雅有藷藷葱也一直离切一直由切豈可

合為一物乎凡吾所以輯此篇者為目光短者而設然必恰相當對

以期不失許君重別家法若如申受先生所言非家法也

願船曰同部字而音義竝同如劉申受所舉牛部犗將皆牛白脊也
句讀已有虎部燒號皆云虎兒管見如心部慙痛也慙痛聲也依殷同聲
也依殷同聲則亦一字筠案燒號據唐韻則雙聲據段氏音均表則
疊韻雖無他證佐亦當存此說至於慙有詩正月憂心慙慙可證是
專主心而言慙則許引孝經專主哭泣之聲而言固不可合然依殷
同聲本之鄭君自見會悟之妙

十六葉前八行
在坐一條之後

說文釋例卷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分別文 累增字 此亦異部重大以其由一字遞增也別類之

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為後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是為分別文其種有二一則正義為借義所奪因加偏旁以別之者也舟字之類一則本字義多既加偏旁則祇分其一義也俗字不足兼公侯義其種有三一則古義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類一則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復而不用疑一則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而不用獨凡類此者許君說解必殊別其文姑即援字明之爰從爰爪又皆手也故援下祇云爰聲不言從爰乃變例以著其為一字也既一字矣何不收之同部蓋以其勢均力敵為已久也凡形聲字以形為主以聲為從此則以聲為主以形為從乃形聲之大變矣或曰馬知非後人刪從爰乎曰後人目光短見援字不復念及爰字即有念及者祇能因其無從爰而增之必不能本有從爰而刪之也

曰裘從求聲麗從丽聲子力闢之於此又謂非許君不能不自相矛盾乎曰否彼既類聚矣而猶云聲則文義不順此固在兩部也亦有同部者則必其義廣狹微別也而永義無別則各國異文如甚黜之比也然其中必有後人孱入之字則吾不能辨之特以其為形聲之變故別輯於此

八部會下云詞之舒也尚下云會也知會以語詞為正解會部云從會省會益也則益為會之假借義土部增下云益也第分會字益也之義不關詞之舒一義祇云會聲

介下云畫也畫下云界也界下云境也境新附下云疆也畫下云界也三其界畫也然則界即介也祇云介聲

然下云語聲也蓋即然否之然火部然燒也借為應詞又加口為別耳脈經凡應答之詞皆以然字代曰字然下祇云然聲

部首冊與曰部冊同云從冊冊亦聲

部首共與部中龔人部供蓋同龔給也供設也一曰供給是龔供同也共下雖云同也然具下云共置也則共供同義供蓋共之分別文也周禮以共為供左傳以共為恭似非省借一類蓋供具為共之本

義凡周禮所云共王共祭祀共賓客其事皆當致敬則恭義生焉而所供非一物則共同之義亦生焉故古文𡇗四手上向則恭以奉上之狀也恭行天罰或作龔行天罰正以恭龔皆共之分別文故用之也龔從共龍聲供從人共聲

又部多入水有所取也水部沒沈也沈卽入水也沒下云從多

支部敷主也案主義經籍仍用典不用敷也祇云典聲

𠂔部百與人部佰微有動靜之分廣韻佰音陌云一百爲一佰也唐韻竝博陌切佰下云從人百

殍爲臭之分別文許君說臭爲𦏧誤也古者臭爲氣之總名不分美惡故大學曰惡臭如有殍之專字則曰如惡殍氣可矣既有殍字則臭義廣而殍義狹殍下祇云臭聲

刀部制裁也衣部製裁也制聲

豈不云還師振旅樂也部中愷下云康也

者然大司樂以先愷樂獻於社注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然則經典之愷卽說文之豈也表記引詩凱弟君子左

僖十二年傳釋文凱本又作愷其字皆作康樂之義然則經典之凱

心部重出愷字云樂也小徐本亦云康也作樂之與喜樂本一義之引伸似

似兩字

似兩字

似兩字

即說文之愷也。孔子閒居釋文凱本又作愷，又作豈，然則愷即是豈也。云從心，豈豈亦聲。

於部族下云矢鋒也。金部鏃下云利也。此說解之變例耳。矢鋒所取者鏃利也。玉篇廣韻鏃祇訓箭鏃無它解。且鏃下云矢金鏃翦羽謂之鏃。爾雅釋器文也。是亦以鏃為矢鋒。鏃下祇云族聲。石部磬可以為矢鏃。

宀部奧下云宛也。室之西南隅。水部澳下云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官部隩下云水隈厓也。加水字者以字從官也。澳從水故不言水。說文例如此。皆云奧聲。似與奧無涉。

然衛風瞻彼淇奧，大學引作澳。釋文澳本亦作奧。本又作隩。蓋奧宛也在內之意。故厓之內取以為名。而澳隩皆其分別文也。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許讀與郭讀不同。許蓋謂隩隈皆厓之別名。但分

內外耳。郭讀既分隩隈為一事。厓內為隩。外為隈。為一事。則不應既為一名。而又有內外之分。故李巡破隈為鞫也。然大雅芮鞫之即毛

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鞫。疏

引爾雅直改之曰外為鞫。案傳意則芮鞫猶言鞫芮窮極。水厓幽隱之地皆居民也。鄭箋未知所本。李巡以與爾雅相似直改爾雅以應

之然則何不竝改內爲隩作內爲芮乎。○土部塙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依文選西都賦注引此依禹貢四隩既宅爲說也。蓋許所據本作塙然則塙與澳隩亦同字。塙下亦云奧聲。○郭景純時引字林不引說文故其解爾雅也。須葑菘之爲誤倒說文具明證。而郭云未詳溪闢流川說文溪闢流水處也。疏亦不知引之。其沈晷之互譌霧霧之誤一名爲兩事。霽謂之霽誤作濟謂之霽。此類極多。苟彙而辨之亦所以反晉學爲漢學也。

釋山碑親刺遠方即親巡也。

親與見部親義同。惟音不同。玉篇窺且仁且僅二切。至也。祇云親聲。俗下云合也。從人合聲。古香切是合俗義同音異。俗音如蛤通力合作合藥及俗語合夥皆俗之音義也。今無復用俗者。玉篇俗合取也。支部故下云合會也。從文合聲。古香切大徐本從合合亦聲。則妄增之也。釋詁故合也是俗故音義竝同。偏下云鄉也。則作面已足。段氏又增背之之義亦多作面者。知本一字也。祇云面聲。伸字段氏以爲可刪。然從之者有倣字未可輕議也。祇云申聲。又部

屢亦云。𠂔聲。說詳誤字篇

像下云象也。從人象。象亦聲。小徐祇云象聲。易曰象也者。像也。乃以中古分別字釋上古假借字也。許君卽顛倒用之。段氏遂像與似相近。而玉篇引說文象也。又與傅佻僂僧偶儂相次。與說文大同。不須逐也。它字說解中象字。段氏皆改爲像。忘卻許君言象形不言像形矣。

匕部頤下云頭不正也。人部傾。阜部頤。皆曰仄也。從頤。頤亦聲。案云不正則凡不正者之統詞矣。仄亦不正也。知傾。頤。皆頤之分別文。絲下云毛冉冉也。須部。籀下云頰須也。從須。從丹。丹亦聲。玉篇。丹有而鹽一切。廣韻亦收二十四。鹽。汝鹽切。內但不與籀字相連耳。

部首交與人部佼。義同音異。小徐本云交聲。
介部奚下云大腹也。女部嫫下云女隸也。義固較然。然嫫字不見於經。天官酒人以下多言奚。鄭注皆以女奴訓之。故廣韻集韻皆曰嫫女奴也。蓋本借奚字。後乃加女爲別。與省借者不同。科釋文奚如字。又胡禮反。初不言說文作嫫。廣韻集韻十一薺皆不收奚。嫫下云奚聲。若執大腹之訓以求之。則豕部豨下云腹豨豨兒也。正其義矣。而

亦云奚聲。職方氏。猒養注。杜子春讀猒爲奚。說文無猒。數下云幽州奚養。

奕下云稍前大也。讀若畏。便人部。便弱也。從人從奕。肉部。脆奕易破也。木部。檣工官以爲奕。輪革部。鞣奕也。金部。錄。鍤之奕也。皆便弱義也。

類與部中。颯音義同。詩不云自頻。孟子頻顙。皆頻之正義也。颯下云從頻卑聲。與兼同例。

女部娶爲取之分別文。故說之曰取婦也。易蒙取女。咸取女。釋文並云。本亦作娶。姤取女。釋文作娶。云本亦作取。論語君取於吳。釋文作娶。云本今作取。案周禮媒氏作娶。則其字誠古。然上古必無此分別。小徐本作取聲是也。大徐本從取。取亦聲。非例。

婚爲昏之分別字。媿爲美之分別字。大徐云從昏從美。非也。小徐不誤。

氏下云本也至也。韻會引小徐本如此他本並誤木部。柢下云木根也。象緯之氏。謂之天根。節南山傳。氏本也。皆正義。非借義也。柢下。祇云氏聲。說詳存疑

土部。毀下云缺也。女部。嬖下云惡也。毀聲。蓋毀譽之專字也。言部。誦

誣謗三字說則皆曰毀

勺部云挹取也廣韻引同一切經音義卷四引作料也木部料勺也與勺異部轉注杓下云料柄也則杓即勺也小徐本云勺聲大徐不知而改之案勺下當云料也所以挹取也不加所以則不明但恐是出自庚注耳

与下云此与與同昇部與下云從与

說見異部重文

糸部絲與部首米同米足兼絲義絲不足兼米義此尤一字遞增之最顯者說云從米米亦聲

斤部新下云取木也艸部薪下云蕘也案公羊哀十四年傳薪采者也疏云猶采薪詩棫樸薪之槩之毛傳槩積也鄭箋所以為薪筠案

二說竝以薪為薪蕘竊謂與新字取木之說正合蓋曰薪采猶曰樵蘇兩字同意自是複語槩之既為積之則薪之當為取之尤易見也

然則新為采取薪為芻蕘雖分動靜實一字也為新舊字所專

舊字亦以芻留為本

義人遂不覺耳而薪下祇云新聲

斗部云十升也木部杓也此即栝杓字蓋專為酌以大斗而設行葦釋文大斗字又作料然斗部斝是酒器料挹也賓之初筵賓載手

仇注。仇讀曰料。亦酒斗事。其字第從斗。知斗兼斗斛。酒斗水斗羹斗。四義。加木爲料。第分其酒斗一義耳。料下小徐云。斗聲。大徐誤改爲從斗。

亞部云醜也。宋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甫以爲條侯印。是亞卽醜惡之古字也。心部惡下云過也。是善惡之惡也。言部誣下云相毀也。一曰畏誣。是誣乃惡人於人之惡。又爲畏而惡之之惡也。廣韻十一幕。認說文作誣。誣惡下皆云亞聲。

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晶部農下云房星爲民田時者。祇云辰聲。以上分別文。

艸部蕤與生部蕤同。未必以華實爲別。蕤下祇云蕤聲。

八部公平分也。人部佂。口志及衆也。許君以公字之形說其義。所引

韓非子背公爲公。卽口志及衆意也。韻會引謚法。立志及衆曰公。公

下祇云公聲。雖俗職耳切音鍾與公不同音。然爾雅釋親夫之兄。乃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然則佂之音鍾。益亦漢音釋文作松。孔氏以爲俗本。釋義鄭注。又云女松。則婿之婢也。釋名。又作兄松。是松松又皆公之別體矣。

口部台說也。悅也。小徐心部怡和也。當係一字。怡下祇云台聲。

走部逢遇也。夂部逢。晤也。午部晤。逆也。走部逆。迎也。相迎是相遇也。

逢下云峯省聲。誤。說文無峯字。大徐乃緣此誤說而增之。

萃部叢下云聚也。艸部叢下云艸叢。依小徐及孫本生兒叢聲。

昇部昇有或體。舉升高也。辵部遷登也。然則舉加口為遷。再加辵為遷耳。廣韻舉同遷而遷下祇云舉聲。

支部云去竹之枝也。詩本支百世左莊六年傳引作枝。是支即枝之古文。許說云然者取其於字形有合也。非分已折者為支。生樹上者為枝也。枝下云支聲。

隶下云及也。辵部逮下云唐逮及也。段氏曰唐逮與聲蓋古語祇云隶聲。部中隸音義亦同。集韻以為一字。隸下云從隶泉聲。

馭下云堅也。讀若鏗鏘之鏗。石部堅下云餘堅者。從石堅省。說見省聲案論語經。硜然說文以硜為磬之古文矣。則知堅即硜。硜然之字而馭讀

若鏗。即堅之古文也。故堅在馭部。而說解又云古文以為賢字。吾不謂堅賢與馭一字。而以馭賢為一字。於其義得之實於其音得之也。

堅當從馭聲。○公羊成四年經。鄭伯堅卒。釋文作馭云苦刃切。艸部馭去刃切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筠案作

堅者。與說文堅也之說合。作賢者。與古文以為賢字合。然則經文以

釋文作馭為正。

及與部中投音義同云從及者同部也

數與手部擊同擊下祇云數聲

寸部專下云布也支部數下云岐也祇云專聲

自部鼻與山部寡同至若鼻下云山山不見也騁下云目旁薄致山

山則是借山爲鼻爲騁以其音同也山與鼻騁尚非一字寡下祇云

鼻聲

受部守五指持也一本持作拵集韻五指守也玉篇守五指也亦作

拵取也摩也廣韻六術守持取今守禾是手部拵取易也廣韻十三

末拵手拵也取也摩也或作守然則守拵一字也拵下祇云守聲

爰與手部援皆說曰引也援下祇云爰聲爪又皆手亦又加手殊嫌其複益爰從手故爾雅訓爲予借我奪之乃加手爲別耳

鬲與乙部亂皆說曰治也而亂下云從鬲則闕其聲矣此後人改之

而忘增鬲亦聲也說曰乙子相亂以相反取義也何好古者必謂暴亂當用敝邪玉篇亂下云或作鬲也

肉部冑下云小蟲也虫部蛸下云冑也依集韻所引即以其正文爲說解也

祇云冑聲唐韻有子

弓部粵人部俦皆曰俠也大徐俦使也非是以俠下云俠也知之俦下祇云粵聲惟粵兼有亟詞

一義耳

曰部杳語多杳杳也言部諧譔諧也玉篇解之曰語相及又曰妄語也是杳諧一字也諧下祇云杳聲

哥下云古文以為譌字欠部歌之重文作譌祇云哥聲抑此明言古文則凡遞增者其為篆文明矣○又案說解曰聲也古文以為譌字語正相承聲是何等聲乃即謂歌聲也與巧字以氣欲舒出勺上礙於一為正義而古文以為弓字又以為巧字則是假借者不同由此知重文之在兩部者或無說解如子部古文示後人不知改為古文孟此則有說解者後人昧焉以聲歌為兩事故得不遂也吾向也見不及此故異部重文篇中謂許君不自言也

豆部古文豆之下即桓字案其說解固豆之重文也玉篇先釋之曰同上而後曰木豆謂之桓薦羞菹醢也屬詞極為斟酌蓋後人見桓下說解獨詳故以為各字案豆桓以瓦木為別是冰協一類雖然吾恐桓為後人附益也說文及玉篇皆曰木豆謂之桓即本之爾雅釋器謂之豆釋大豆又作桓書武成執豆釋文大豆木又作桓木豆器之總名而桓籩登為三器之專名者然非也今本作木豆謂之豆者是蓋謂古人先以木為之名曰豆後人乃以竹及瓦放豆形為之

而殊別其名。木器液。金器腥。故聖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此上古先用木器之徵矣。經多遷豆對言。生民又以豆登對言。則豆專爲木器。又甚明矣。考工記。斲人爲豆。正不知何代之制。且亦爲簋。簋亦木器也。況卽據此。謂豆爲瓦器。則當言瓦豆。謂之豆。不當言謂之登也。小徐樞下無反切是也

皿部。盍與盧部。盍。玉篇以爲一字。盍下云從盍。盍亦聲。

盧。同盧。而祇云盧聲。

血部。盪卽肉部。耽。祇云耽聲。

夂部。復下云行故道也。彳部。復下云往來也。夫往而復來。則所行者必故道也。玉篇曰。復。今作復。案從夂。義已足矣。又加彳。微複也。復下祇云復聲。

萼部。云艸木萼也。萼部云榮也。案爾雅。木謂之華。艸謂之榮。知爲一字。萼下云從萼者。兩部相比。人所易見。又以萼況于切用。古音萼。戶瓜切。用六朝音。是以誤分爲兩字。許君本文。必曰萼聲也。

口部。因。手部。扞。皆曰就也。扞下祇云因聲。

貝部。賣下云銜也。人部。儻下云賣也。祇云賣聲。或據小徐本。賣也。作

見也。聘禮鄭注覲見也。謂說文無覲字。債卽是也。段氏注止字曰。士昏禮北止鄭注古文止爲趾。許同鄭從今文。故不錄趾字。如從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又謂趾銘爲後出之古文。止名轉爲最初之古文。其說皆確。竊嘗思之。篆至漢而大備。故許君之錄之也。及於漢律。及於挈令。竝及於俗字十餘。蓋許君見人用之故收而辨正之欲其全也。惟至於經。則以爲聖人之典。必當別白而定一尊。用今文止名。卽不收古文趾銘。用古文三年導服之導。卽不收今文禫。將爲荒經蔑古者。大爲之防也。惟是聘禮釋文。出鄭注私覲爲之作音。而經文覲反。不出與它處云。說文作某者不同。是陸氏初不謂覲說文作債也。鄭注亦不言古今文之異。是本無異也。愉下旣引論語私覲矣。吾恐覲字亦闕佚也。仍依周禮以債爲賣之重文。

禾部秣與部首來同。而祇云來聲。段氏斤爲俗字是也

安下云靜也。宴下云安也。人部佞下云宴也。祇云安聲。

巾部冢下云覆也。巾部幪下云蓋衣也。冢聲。玉篇幪下亦云覆也。

白部窠下云際見之白也。阜部隙下云壁際孔也。小徐本云窠聲。大

徐誤加從窠。衆經音義云。隙古文窠。隙卽隙之俗作。六書正譌謂窠

從日不從白。又云別作隙。非案白篆上畫直下。與川相連爲一。玉篇亦收之。白部。而字作京。不以楷法變之。是謂拘泥。周伯溫則更亂道矣。三部參從。京省聲。伯溫初不作參。將謂省八字邪。不思字體無此等省法也。今之學者多煽其說。更不足怪。玉篇京。壁際見白也。蓋據說文善本。

肥下云艸華之白也。艸部葩下云華也。祇云肥聲。肥下云白者。字隸白部也。不爲異。

黻下云箴纓所紩衣。衣部襦下云紩衣也。從衣黻。黻亦聲。蓋後人增也。

完下云完也。則當言完聲矣。而云從完者。爲所引逸周書所蔽也。段氏謂引以說假借者是。而胡困切亦緣此矣。

係與部首系同。大徐言從系非也。小徐祇云系聲。說文繼系也。廣雅繼係也。是其證。

見部尋下云取也。彳部得下云行有所得也。祇云尋聲。其得之古文尋。說見同部重文篇。如果同部則得不可云尋聲。

苟部敬肅也。聿部肅。持事振敬也。心部慈敬也。從敬敬亦聲。

博古圖齊侯鐘不致弗慈賦

部首豕與夕部豕同廣韻豕音弛豕音侈集韻則豕有弛侈兩音說云從豕

凶部鬣下云毛鬣也象髮在凶上及毛髮鬣鬣之形髟部鬣下云髮

鬣鬣也祇云鬣聲段氏疑鬣為後增益未當以諸累增字比類觀之也

心部恚下云恨也女部媿下云不說也祇云恚聲

懣與夕部夢同祇云夢聲

水部滋與艸部茲同茲下專言艸木者以字從艸也滋下祇云茲聲

永下云水長也徐小引詩江之永矣部中莖下云水長也引詩江之莖

矣蓋齊魯韓詩異文也以其同部故云從永羊聲然陽唐庚青自通

齊侯鐘篆係其身
馮子萬篆係用之

部首辰下云水之衰流別也水部派下云別水也從水從辰辰亦聲

二部亟敏疾也心部極疾也亟聲

阜部陵下云隋高也山部陵下云高也祇云陵聲

宇部云辨積物也貝部貯下云積也祇云宇聲

以上累增字

右凡八十三字其遞增之字則九十二或別無它義其為同字何

疑但言從某而失其聲者。九字在本部而從其義者。四字。誤言省聲者。一字。兼言義聲者。八字。其餘七十字。祇云某聲而已。可知有從某者。亦後人增也。段氏欲刪稜派二字。不爲無見。然使彙而觀之。知其徒黨衆盛。敢遽興苻堅伐晉之師乎。至於傾頤二字。則又泥人阜之別。夫人阜固。有別。而頃從頁。頁者人之頭也。與人亦有別乎。吾願學者觀其會通。不可隨文生義。致多窒礙也。許君所目重文中。亦有一字遞加者。今附於後。比類觀之。愈可無疑矣。

一二三之古文。式。式。蓄。之。或。留。釐。之。古文。厖。

說曰。古文釐者。蒙此字可省。米聲也。厖不成義。支部。下云。厖之性。拆。則厖可

以代其而。厖不能代其也。

冊之古文。箒。鬲之。或。甌。及部。首。彌。慧之。或。簪。左之。古文。乙。卝之。古文。兆。鳳之。古文。朋。及。鵬。筮之。或。互。箕之。籀文。其。工之。古文。匠。巨之。或。槩。門之。古文。回。樞之。古文。互。秫之。或。朮。糠之。或。康。氣之。或。餽。宜之。古文。甶。保之。古文。示。裘之。古文。求。兒之。籀文。貌。美之。古文。羨。厖之。籀文。斤。磬之。籀文。鼓。勿之。或。旃。囟之。或。窗。允之。古文。隄。淵之。或。淵。容之。或。溶。雲之。古文。云。乞之。或。馱。戶之。古文。屎。臣之。篆。頤。籀。緘。又之。或。刈。或。之。重文。域。匿之。或。篋。匡之。或。筐。它之。或。蛇。封之。古文。坐。曜之。或。匡。鏗之。或。盟。以上四十五字。皆許君自收之重文。其少有增損者。不

計玉篇於古文林麗之外別出篆文麗故不以說文麗爲麗之譌而麗字亦不計凡所計者皆一字遞增者也篆文或體之繇於籀文者其常也其或省於籀文者則反爲最初之古文式式屎必不古於一二三戶也臣下有篆文頤籀文齧則臣之爲古文從可知也朋鵬同爲古文而其作之先後亦較然也惟是犇當爲莽之古文于當爲吁之古文併前所舉殳部之投豆部之桓永部之羨顛部之鑿皆當爲一字而許君收之同部而不目爲重文者此乃古今人用字之界大爲之別所以適用也易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文字之作原取其有別可下云古文以爲可字又以爲可字知古可字皆作可爲其無別也乃即可加一以爲可加工以爲可各適其用不復相通矣小宗伯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然則許君所目爲重文者據當時仍合爲一也所不目爲重文者據當時已分爲二也古蓋無位字故用立及已有位字即不復用立字使人觀名知義不須推求也今人舍專字而用古人通用之字以是爲博以是爲雅直命爲惑焉可也顧分別文中誠有繇復無用者此則古人所占便宜矣如今日各省有土字

有倉頡出亦必采之不盡廢也○段氏以八部之父爲兆字而以卜部之州爲譌不知此乃累增字也小篆增州爲州猶之弋式式矣隸作坻猶存其仿佛雖汲古初印本作州五音韻譜平津館本竝同吾終以汲古依小徐本改者爲是

案一部僅數字而音義皆相近者大抵盡是分別文句部云曲也部中三字拘止也筍曲竹捕魚筍也鈎曲也卩部云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卩起部中二字艸艸之相卩者糾繩三合也元與部中茲據廣韻祇是一字卽與部中敝皆云敝衣但敝多幪也一義不部否下云不也唐韻皆方久切匠部文二重三然似是一字畱部云比田也部中畱界也夫兩田相比必有界也畱部云系坡土爲牆壁部中系增也至至擊也夫系坡土與至擊無異而其說解用系可知三字一也殺部云綴聯也部中祇一綴字亞下云醜也部中畱字云闕唐韻皆衣駕切而下云讀若晉汗簡以晉爲惡字云出魏石經史記盧縮傳亞谷漢書作惡谷秦詛楚文以亞駝代滹沱禮記則作惡池然則亞晉一字皆以醜惡爲義也夫此十部者其所轄之字皆與部首音義相近許君集爲同部而不言其爲一字蓋卽以分別文告來世也

育浸多之後其音義豪無異者始命爲重文其少有異者雖亦名爲重文而仍區其同中之異如芴部文一重五是也至於此類音義皆小別矣不爲類聚則原流不明不加區別則分用已久卽如句部三字以鈎入金部筴入竹部拘入手部而說以從句句亦聲未嘗不可也蓋上古祇有句字以手句之後卽加手作拘矣以竹句之後卽加竹作筴矣曲禮自下拘之釋文拘古侯切是拘卽句也巾車注故書鈎爲拘杜子春讀爲鈎是又通鈎也釋器寡婦之筴謂之罍從句從畱卽句畱之謂也至鈎說曰曲也與句訓曲正同又無論矣此三字者各適其用不復相通而反古復始祇向一字較之叢從求聲麗從麗聲一部之中尙有它字相閉廁者尤爲彰著也卽方部之抗永部之羨音雖小異亦當是一字是以𦉳可入𦉳部糾紮綴可入糸部敝可入支部壑可入土部而許君不然其昭示來許之意深矣謂予不信則請更以他部之從其義者證明之雝者雝鳴而雝其頸也胸者脯挺也曲禮左胸右末注屈中曰胸病者曲脊也玖讀若人向脊之句且借句爲疴也木部櫛一曰斤柄性自曲者考工記鄭注引爾雅句櫛謂之定今爾雅作斲許君則收斲於斤部以上皆從句義者也

杝者高木也。爾雅下句曰杝，以句爲義，卽是以句爲義也。其餘八部無從其義者，不復論。是知雖胸病不收於句部，杝不收於句部者，本是各字也。雖病可省借作句，而必入疒部也。惟拘、筍、鈎則古祇作句，故不可入之他部也。

疒部云足也，而部中疒下云門戶疏窻也，疒下云通也。案二字皆疏通之義，與足大遠，疒何不入疒部，而說之曰從疒足聲，疒何不入疒部，而說之曰從疒足聲，疒何不入疒部，而說之曰從疒足聲，疒何不入疒部，而說之曰從疒足聲。必有閒隙，則疒入疒部宜也。且效二疒也，部中爾爽兩字皆開明之義，尤可證疒入疒部爲宜。而許君不然者，蓋部首下稅、佚、疏通一義也。疒象足形，而亦借爲疏通字，後乃有疒、疒兩專字，子從其父，故入疒部也。故三字皆所蒞切。

口部圍、圓、圍，蓋皆口之分別文。唐韻羽非切，與印、林，但以爲圓，皆適得一偏，而謂字體當作○，則是也。圍者謂○，正圍無圭角也。圓者謂○，完全無欠缺也。二者皆直指○之狀而言。圍則主其中空白而言，若以○爲國邑之象，則其中所圍者人民也。詩長發：帝命式于九圍。傳云：九圍九州也。正義云：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是也。

若以○爲軍旅之象則其中所圍者敵人也。史記高帝紀圍宛城三
而是也。既有圍圓圍三字。瓜分其義。故經典無用口字者。員從口聲。
是圍圓卽口之證。韋從口聲。是圍卽口之證。而員從口聲。圓又從員
聲。韋從口聲。圍又從韋聲。是又展轉相從。復歸本字也。

具下云共置也。俱下云偕也。案毛詩無俱字。大叔于田。具字三見。節
南山正月各一見。傳竝云具俱。小旻二見。箋云俱。四月一見。楚茨三
見。箋竝云皆常棣桑柔各一見。傳箋雖無說。蓋亦同也。惟無羊爾牲
則具。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與共置義合。然則毛詩具字率皆俱
字也。蓋毛公時始有俱字。故以之釋具字。是知共置之物必非一品。
故引申卽得皆義。毛詩本非省借。而許君解此二字不見分別文之
意。亦小疏忽也。

繡似希之分別文。希部曰脩豪獸。肅部繡下云習也。義固較然。然今
肆習字用篆文。隸而又小變之。初不用繡及籀文。隸爾雅釋獸之隸。
修豪正與希訓同矣。而字與繡之籀文相似。蓋本作隸。因譌隸也。知
然者。繡隸二篆多異文。竹君本繡作隸。嚴氏合希豪篆三字爲一。此
亦一徵也。大徐之隸。竹君本作隸。汪本作隸。皆似譌。玉篇作肆。則篆

當作隸也。顧本作隸，雖係刊改，然自可解。彖者彖之譌，卽希之籀文。右半固同，左半則籀文從籀文也。且爾雅之隸又多異文，釋文曰：「衆家作肆，又作隸，舍人本作隸。」案肆是借字，隸則變爲從長求聲，惟隸從彖與獸義合，以愚論之，隸本同希，借爲肆，習之義，借義奪之，遂分爲二字。本從希，希聲，爾雅用之。小篆從聿者，鐘鼎率從聿，聿卽肆之入聲也。楷書用肆，故其籀文以少用而譌，不可推求其聲義。如玉篇之隸，豈可以彖爲聲，卽今本從彖，則刻木彖彖之字，本作彖，上半固不同，又不可加彖，彖之加彖，乃脩豪也。○大徐之隸，當作隸，希部彖之古文，隸竹君本作隸，則知彖之古文彖亦作隸也。

疊文同異

凡疊三成文者，未有不與本字異音異義者矣。其疊二成文，則音義異者固多，而同者亦有之。似徐氏未留心，而唐韻亦本未留心也。今區爲二類，埃覽者正焉。

示部，示下云：「明視。」蓋借作示字用以算之。從二示，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示，均分以示之也。」讀若算。蘇黃切珏部說曰：「二玉相合爲一珏。」古岳切艸部說曰：「百卉也。」從二中。倉老切八部，八下云：「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

曰故上下有別兵列切○引孝經說承重入朱

叩部說曰驚噤也從二口讀若謹

况袁切

十部廿下云二十并也古文省多人汁切

言部臺下云籀文諄從

二或蒲沒切

詰部說曰競言也從二言讀若競渠慶切

収部拜下云揚雄

說并從兩手居珠切

又部爻下云同心為友從二又相交交久切

臣部照

下云乖也從二臣相違讀若誑居况切

目部說云左右視也從二目讀

若拘又若良士瞿瞿九遇切 𠂔部說云二百也讀若𠂔彼利切 𠂔部說云

雙鳥也從二隹讀若𠂔市流切

𠂔部說曰微也從二幺於計切

元部茲下

云黑也從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子之切

廣韻收茲於一先胡涓

切內全引說文又曰本亦音滋是說文各本音不同也亦可為疊文

音同本文之證 可部哥下云聲也從二可古俄切 𧇧部說云虎怒也

從二虎古閑切 林部說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力母切 生部姓下云

衆生竝立之兒從二生所珠切 貝部賁下云頸飾也從二貝鳥董切 𠂔部

𠂔下云艸木乃盛也從二𠂔顧本此下有闕字胡先切 多部說云重也從重夕夕者

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疊得荷切 𠂔下云古文竝夕 束部棗

下云羊棗也從重束子皓切 棘下云小棗叢生者從竝束巳力切 秣部說

云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厯郎擊切 𠂔部說云葩之總名也𠂔之為言

微也。纖微為功象形。許君於此不曰從二而麻下又曰與林同則麻為麻之古文矣而唐韻曰正卦切在直由

此反足證瓜部瓜下云本不勝末微弱也。從二瓜讀若庾。以主从部說云

相聽也。從二人。疾察先部炆下云炆炆。本作替替依玉篇改銳意也。從二先。字林覲

部說云竝視也。從二見。弋笑頁部顛下云選具也。從二頁。土切

上也。從重火。于廉赤部赫下云火赤兒。從二火。炎部說云火光

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讀若伴侶之伴。薄草竝部說云併也。從二立

云飛龍也。從二龍。讀若杳。徒合切至部至下云到也。從二至。人質切龍部龍下

說云聞也。從二戶。象形。莫奔切耳部聑下云安也。從二耳。丁帖切女部女

下云訟也。從二女。文選切戈部戔下云賊也。從二戈。昨干切弱部說云彊

也。從二弓。闕。其兩切○大徐無闕字絲部說云蠶所吐也。從二系。息姦切蝱部說云

蟲之總名也。從二虫。讀若昆。古魂切土部圭下云瑞玉也。從重土。古畦切

畱部說云比田也。從二田。闕。居良切○大徐無闕字韻部說云兩阜之間也。從二

阜。似解切案孫鮑二本房九切。小徐扶九反。玉篇扶救切。廣韻四十四有

作隄。房九切。盛也。是與阜音義皆同也。惟夢英似醉切。與毛本同。竊

謂是也。蓋說文無隧字。韻卽是也。說曰：兩阜之間，則大風有隧。晉文請隧，依閒字解之，無不通也。六書正譌亦徐醉切，而又收於卦韻作隧，以爲隘之古文，則非也。

右一類皆音義竝異者，凡五十。字皆先說字義，後說字形，或有

讀若以說其音，曉然明白，無可疑也。雖其閒入之於八，廿之於十，

爻之於又，炆之於先，類音近義異者，更分 至之於至，其音皆相近。

又詁訓爲競，而依競作音，弱訓爲彊，而依彊作音，畱部有豐而

依豐作音，似與黍從二余而讀如余者類，然會意字而兼聲者多

矣。其義相承，卽其音相似，乃理之常。初非除音之外，別無意義者

比也。卽言闕者有三字，似失其音者，然非疊文而言闕者多矣。不

得以是疑之也。

八部余下出黍字，說云：二余也。讀與余同。其計部中字數也。曰重一

黍字之外，更無重文也。玉篇亦列之余字下。云：全上大徐不引唐韻

小徐亦無反切。效部說云：二爻也。力几切，是依爾作音也。從字從又，固取其爻之形。然效部屬

念別疑正取及字意也。入部从下云：二入也。兩從此闕筠案兩當依集韻所引作

兩。然此句固後人所加也。如黍下云：二余也。鱣下云：二魚也。夫魚可

有二余不可有二也

即曰余語之符也三余亦不可解

特以其與余魚同字故即形為義不

復說其形曰從二余從二魚也恐其言從則似與余魚各為字也如

匙下云是少也從是少其文不異而不從其省字義字形必當分說

不相假也然則从從二入即音義當與入同而顧云闕者或許君無

所受於師抑或後人加之也而兩從此三字如非後人所加則兩字

於口之中有从焉其為雙雙而至無可疑者而更以一分为二以

象兩則相對相當各占一區乃會意兼指事之最明了者也而何以

兩下亦云闕邪由此兩下云闕而不云從从推之則从下之兩從此

定為後增即良獎切亦由增兩從此之後遂依傍兩字以作音而不

知說文之例从固當讀若入也東部棘下云二東替從此闕大徐

未引唐韻小徐曰說文舊本無音今字書音曹然則唐韻不收此字

說文音隱亦不為之作音也夫無音是非字也然知其非後人孱入

者說文固多一字成部然東部若無棘字則杲從日在木上杏從日

在木下東從日在木中當與之類列於木部矣況有從棘之曹字乎

顧曹下云在廷東從棘是謂棘即東也不須為作音矣憎藏宗切切

韻收於冬部是從曹者仍由東得音然則字書音曹依曹從棘作音

不如依棘從東作音也玉篇作遭切廣韻不收先部說云前進也

焜下云進也從二先贊從此闕所臻切案焜義同先而又云闕殆亦一字

也真先二韻古通 卩部卩下云二卩也異從此闕士德切案與頤同音 屾部說

云二山也所臻切 豕部豕下云二豕也幽從此闕伯貧切又呼闕切 案幽下云從豕

闕疑豕本非字後人加之伯貧切即依幽字作音玉篇豕火類切則

又依豕字以作音也廣韻六至許位切內收豕字云字統音銑然闕

從豕聲而撫丈切則與幽聲近豕正不必蘇典切也玉篇豕部有豕

字古懷切又邱愧切大也與廣韻豕字同音是從豕得聲者亦復瓜

剖豆分也 林部說云二水也闕之要切 王氏玉樹曰鄜氏易坎為水

作林筠案佩觿集水為林火為焜形聲異而物同集韻五旨林之誅

切閩人謂水曰林是謂以口語之變而其字遂異也然坎為林吾甚

信之 黨部說云二魚也闕大徐無闕字○語居切是與魚同音也 斤部所下云二斤也闕蘇斤切

徐本無闕字而有從二斤三字蓋後人改之 質下云从所闕小徐作所聲 案許說曰以物相贅與贅下說以

物質錢相應猶今言典質則貝可解所不可解故曰闕竊謂似當以

甚質為正義 榘俗作砧切菜之版鍛者之質今皆謂之砧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榘弓部引作甚說文無榘 質者知凡斫之捶之而用以薦

者皆謂之槩質質以受刃故從斤斤卽兵也故兵亦從斤顧質用木石而字從貝者此猶斂之從貝也斂奴探堅意也又申之曰貝堅實也作質之物必堅實故借貝用之其從所猶之從奴亦殘穿意也不從一斤者鍛不一鍛射不一射故以所見意也

右一類凡十一字而言闕者八焉蓋音義與本字同者也夫其字作𠄎其說卽云二余也其字作𠄎其說卽云二爻也可知其義不異而吾以爲音不異者何也不特以𠄎讀與余同爲指南車也𠄎之切脚亦與魚同它字或依放從之之字以作音或用本字同部通轉之音豈有如祿讀若算𠄎讀若庾者乎且說文通例說義之後必繼以說形說音而此十一字卽形爲義則其卽形爲音可知矣夫旣別無音義則效岫林𠄎何以爲部首曰不見四部中字仍以爻山水魚爲義乎第許君屢言闕似亦不以爲一字者而吾以爲此籀文也籀文好重疊吾別輯之矣夫余不能有二也東不能有二也斤魚豕更無取乎二也爻三而成八卦爻六而成六十四卦二爻更無義可取也古人第取茂密可愛而已當與宜之古文𠄎爲一類而何必曲爲之說乎爰附疊三成文者於後比類觀之

自了然也

爾下雖云二百也然百可有二與二十為廿三十為卅同故不入此類○廣韻五十五范口張口兒上犯切五十一忝公張口明忝切又亡犯切案山印口此亦疊天同本文之據○刀部縮下云務文副從誦大徐本無從

惟絺下不云二希也故附于末

嘉哲之古文也艸艸之總名也品眾庶也嘉疾言也善羊臭也藿羣

鳥也森木多兒晶顯也从眾立也毳獸細毛也磊眾石也羸眾馬也

麤行超遠也彘疾也焱犬走兒焱火華也恣心疑也彘三泉也闕

者惟此言三亦惟此言闕竊意許君所以收此字者特為彘字而設然似當收之尸部不必立此為部者也原與眾同意而必別為兩字者并亦有泉小池之滄泓一區者亦有泉惟原與委對言則長流之川也兩山之間必有泉故從尸其從三泉則言其多也如河原曰呈宿海以其作如列呈不知其幾千萬泉也則亦於尸部收彘而說之曰從尸從三泉可矣

聶附耳私小語也鱖新魚精也姦私也蟲有

足謂之蟲姦土高也芴同力也轟羣車聲也弄謹也

字除彘恣等字不論其餘由數目取義者或曰眾或曰多或曰羣皆

不言三未有如珏下之二玉相合焮下之兩犬相齧即以篆文定其

數者可知即至十百千萬皆以三概之也即其獨體成文者不能

別之為三也三之以見其重疊也三不能止於三也三之以見其叢

聚也川不能分之為三也三之以見其浩渺也而且山字三峯火字

三燄斷非拘以數也指之列多而少又約之以三足趾同乎手而止

亦約之以三然則凡數多者皆可約略而計以三也故知三也者無

盡之詞也

疊字說云。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案秋官言三日者。入東矢鈞金也。立於肺石也。皆在決罪之前。方士則三月而上獄。訟於國。縣士則三旬而職聽於朝。遂士則二旬矣。鄉士則旬日矣。上而小司寇。亦至於旬。乃弊之。豈有決罪以三日者乎。言三日者。言其詳審也。多部說又云。重日爲疊。言重不言三。故知三也者。無盡之詞也。

說文有疊四成文者。艸部𦰇𦰇三部。吾重惑焉。由此推之。則五人爲伍。亦可疊五人字以爲字也。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亦可疊一萬二千五百人字以爲字也。不爲隳括之詞。而爲的指之法。必滯礙而難通矣。吾意艸字從二艸。非從四中。何也。當先有艸字象形。後有中字分艸字之半以會初生之意。蓋艸必叢生。故兩之猶之林。必密種。故兩之中與朮則分艸。林之半。非如木禾象形。而林秣合二以會意也。試觀中部中字。仍是艸。而熏直是屋上乾艸矣。艸則艸上有中。翹翹錯薪是也。艸字艸與艸相連接。則蒙茸蔽翳矣。若是初生之中。卽四之。豈能得艸意乎。卽艸之從中。豈能以初生之中。加於衆艸之上乎。𦰇字從二𦰇。非從四口。𦰇驚呼也。卽喧譁之𦰇也。𦰇衆口也。讀若戢。又讀若𦰇。小徐作一曰𦰇。似是較異文。蓋一本作𦰇。一本作𦰇耳。非本有兩讀若也。唐韻阻立切。小徐錄色反。玉篇壯立切。廣韻亦收之。二十六譌。而女交切。內不收。是皆不從𦰇音也。案讀若𦰇者。小

徐曰。嗽謹也是仍用四義也。此音既各書所不用。或本係說義後人誤改以爲說音。姑置勿論。讀若戢者。與四意反對。四爲喧譁。品加一

四。反當是密語者。固有微也。廣韻。品戢皆阻立切。而與聿緝同部。字又皆從聿。詩巷伯緝緝毛傳。口舌聲。釋文云。說文作聿。云。鬲語也。高字

本作聿語也。聿附耳私小語也。史記魏其武安傳。咄聿耳語。說文無聿。蓋當用聿。由是觀之。

品。卽聿字之異文耳。凡諧人者。必浸潤無所用。喧嗽。小人成羣。故曰衆口。卽韓退之文。語刺刺不能休。亦當用聿。而伊川程子改爲刺。

讀如辣。誤也。品從二四。而反不喧譁。猶之州從重川。而反非水。轉指中央可居之地也。易序卦傳。固或正受。或反受矣。大篆從艸而小篆

從艸者。五十五文。寒下云。以艸上下薦覆之。其艸亦分爲二。是艸爲兩艸之證也。從器者。皆分諸上下。而囂之。或體賈。但從四。是器爲兩

四之證也。卽如競下云。非聲。而字固從兩非。亦可爲非證也。獨至於

𠄎。竝無從二。工三工之字。積言齋。稽。有江字。而詞異。不甚可解。吾遂窮於術。而彼亦躐等失次也。有艸聲。而後有聲。有品。而後有品。猶有倫存。𠄎極巧視之也。許君不言讀若某。而唐韻知衍切。則

是依衰屨作音也。衣部。衰從𠄎聲。知扇切。尸部。屨從衰省聲。虫部。屨從展省聲。竝知衍切。且本部祇一寔字。從其義說曰寔也。𠄎猶齊也。

夫申之曰猶齊則不取極巧視之之義蓋室如七月之穹室熏鼠室有孔穴以泥蔽之不須極巧以視但使之平正與未破處齊同而已夫依從之之字以作音是無音也從其義者尚別立一義是本字無義也經典又無此字是非字也非字而許君收之者直以前人率然作之而適有它字形與相近非此無以統之許君遂不得不收耳豈誠以爲然乎且從辨器之字無不分而爲二居於所從之聲之上下獨從珪之四字無論聲義皆聚於中間則是所謂猶齊者直於字形得之謂其四面如一均齊方正而已矣要而言之疊四不成文也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部中字亦有疊四成文者四之籀文三是也儀禮鄭注嘗言之金刻亦往往有之吾終疑其不及古文有意義也盟字則自有取義已見會意六書正譌作盟非也其合四字以成字者如毀暴竊寶寒真履塵籀溼彘亟亥是也合五者罇是也合五而又加一形者爨是也合六者囀囀囀囀靈是也合七者鬻是也凡此文絲不殺者大抵屬籀文文勝質則史其官固然初不足怪惟爨乃篆文籀文爨業已足矣何爲附益之且爨小事耳猶尚如此若祭字不當以牲牢酒醴俎豆

簠簋之屬。概爲臚列乎。況鬻爲古文。吾尤疑之。風雲雷雨。天之四佐。惟風無可象。餘皆當爲象形字。○雨旣象形矣。籀文下說云。回雷聲也。非謂詩云。虺虺其雷。回虺一聲。虺虺卽回也。回字象淵。亦以象雷。猶七爲比敘。亦爲柶。則一會意。一象形。斗爲斗斛。水斗酒斗。則象三物形也。蓋雷古作回。後又增加耳。然卽增之。亦必由天上之雷。而作。而後有尊壘之象。其文者。今鬻字如此方正。乃以尊壘之象。雷者。截取一方以爲字。是天上之雷。轉由從以得聲之壘而成字也。顛倒事實。豈倉頡而爲此乎。然幸從四田之字。皆有所附麗耳。不然者。能不立鬻部以統字乎。夫雷從田。卽已非理。何乃四也。○近見楚公鐘銘。字釋爲雷。乃知爲象形字。如今人所畫雷鼓形。籀篆整齊之。斯不象耳。商書之仲虺。漢書古今人表作仲鬻。集韻作鬻。說文雷之古文鬻。汗簡引作。從此推之。鬻有雷虺兩讀。鬻者之初變形也。省之則爲鬻。再省則爲。又方之正之而爲四田字。遂不可解矣。

易曰。洊雷震。隨風巽。水洊至。習坎。明兩作離。兼山艮。麗澤兌。疊文一類。蓋足象之。重卦與小成卦名不異。亦疊文與本字不異之證矣。孔

子曰蓋取諸夬此文字之統宗也許君嘗述此言竊以例推之又得相似者數事各以其類附證焉

體同音義異


聖人正名百物而作文字而事物之蹟非象形指事會意所能窮也於是有形聲文字至於形聲而后不可勝用矣有事君以忠者卽製忠字有憂心忡忡者卽製忡字設本作事君以忡憂心忠忠卽亦永爲定體矣惟定爲以忠忡忡卽不可交易不可合併矣憶某書云橫直異體從合可也邪說誣民蓋以是字罕見而發此謬論也故舉恆見者以爲例而彙說文同體之字於後

其均爲指事者本末朱皆從木一也

其爲此會意彼兼形者天從一大會意立從大立一之上一地也夫從大而以一象先也尹丑皆從又從人尹以手握事其義重又丑以ノ紐其手其義重ノ也

其兼會意象形兩字同法但以重並爲別者棗棘是也棗高而棘卑且成叢也

多勿則重並無別○棗亦稱棘周官九棘是也若果是棘則太卑不可以表位魏風園有棘傳棘棗也

其一為意兼形一為意兼聲者。市篆作皆從中從八也。

其為一象形一形聲者。易昞皆從日勿也。昞皆從日勿也。昞與昞相似而篆固不同。

其竝為會意者。出屯皆從中一也。古叶皆從十口也。夂步皆從止土

也。収彖皆從収又也。伐戍皆從人持戈也。卜占皆從卜口也。古文

皆從心言也。仄子皆從仄人也。困束皆從口木也。杲杳東皆從木

日也。干亼皆從入一也。羊白皆從入二也。出部之圭土部封之古文

圭其形且絕無別也。

其為一會意一形聲者。千什皆從人十也。言音今作皆從口辛也。甸佃

雖有勺人之異。而勺亦由人變也。左傳乘衷甸。說文引作中佃矣。徒法

請如象句之句。仍如今本。斯芹皆從艸斤也。善詳皆從言羊也。妃改皆從女已也。拳拱

皆從手共也。沓汨皆從水曰也。衍沂皆從水行也。舩俯皆從人舟也。

集椎皆從木佳也。走征皆從彳止也。美牽皆從大羊也。愚悞皆從心

禺也。

其竝為形聲者。批芋。訶唁。句叫。暮嘆。吟含。召叨。瞽矐。檄槩。柔杼。栞栝。

柅。木名。柅。柅之重文。今本論柅。龔櫛。睹暑。盱旱。齋穡。季籽。謀誓。怡怠。慕悞。慨愨。怒恹。愈

柅。木名。柅。柅之重文。今本論柅。龔櫛。睹暑。盱旱。齋穡。季籽。謀誓。怡怠。慕悞。慨愨。怒恹。愈

价恭悞悍愚裹裸襲襜裊袍屋垢是也梓從木宰省聲菜從木辛聲其形固同也細從系凶聲總之古文舉從古文糸亦凶聲今說解有譌猝難見也虫部之蛾蟻之古文也虫部之蝥蝥之或體也大徐據爾雅蛾羅蠶蛾也謂虫部蛾爲重出非也玉篇不收蝥或虫部蝥爲重出耳答與結之古文當印一字說別見

至於昞督李籽廼厥覲脈怛忌迻其部位而仍爲一字者求之說文甚寥寥也

其爲二徐本不同者齟齬齶齶蹶蹶鳴鷺唐飢昉留哲晰擘畢穢藁魂覓礮脈覓駁媽擎擻擊擄坪坐玉篇作坐引說文曰地乎也亦作坪鏖墜盪鉤整鉞鏗鏗於詞字鑑引作晷然李文仲元人也今所傳宋本無一作晷者不知元時本何以獨異也佩鶴集詞明之字是謂隸行注曰本作晷服郭恕先宋初人蓋所據說文作晷色從人從卩卮下云象人卩在其下也但未直言從人耳

互從

說文有此字從彼字而彼字又從此字者乃讀者不知古音而任意改之也爪部孚之古文采說曰古文孚從采采古文係此句校者所加凡類此者並當退入注中不可以混

許君說解

人部保下云從采省當云從古文采古文字孚當削示下云古文字保說見剛象係下

云古文係不省是采係二字互相從也示當為指事兼會意字從子

從八八乃抱子形也從子是意而義主於抱之故曰指事至於係字

蓋倂之重文左氏偶借為寶許君遂誤以為保之古文許君敘固以

左氏為古文也案春秋左氏經齊人來歸衛俘杜注公羊穀梁經傳

皆言衛寶此傳亦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曰按說文保從人采

省聲古文係不省然則古字通用或係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是


知唐初說文即如今本然采從示聲係不得轉從采聲故知係即俘

字古寶倂一聲鐘鼎文多借保為寶故左借俘為寶也至於衣部裘


下小徐本固云采聲大徐乃誤改為係省聲也

豈從敝省敝又從豈省大徐已駁嚴氏曰六書故第八引唐本故在高部云敝見其高也

列從占聲肖又從列省聲大徐疑從占省案占楷作彡與列左半同

形篆作  則判然矣此不識篆者所為也

匕下云從垂穗上貫一為匕之向左垂者與眾之向右垂者相似也

然眾之古文  即從匕禾下云從眾省眾象其穗乃字形與匕正

同與眾相反也

臬下云射準的也從木從自李陽冰曰自非聲從劓省從知本作自聲今本少聲字也然李氏初不知省聲之例未有如此省法况劓之正文作劓從臬聲若臬又從劓聲則彼此互相從矣蓋此字會意非形聲臬以木爲之故從木射者之鼻與臬相直則可以命中故從自自鼻也

卜部貞下云一曰鼎省聲小徐本鼎部云從貞省聲

補正

兮部乎語之餘也是以乎爲語助也言部誅召也兩字較然然積古齋師遽敦王乎師卯敦半令卯曰筠清館周望敦蓋文云王乎史季器則作乎周大鼎作乎他器皆同案皆作誅字用卽呼字恐古亦但作乎也許說似未確二葉刀豈
三葉之聞
十行

胡禮切則與徯同音

十行

漢書韋賢傳卷于彭城顏注卷古遷字其下竝同又律歷志周人遷

其行序鄧展曰遷去也

五葉前
十行

覆案之此說殊泥詩北山二章以濱臣均賢爲韻知自真至先六韻古本一韻也則唐韻賢胡田切卽是正音以其子定其母則取當音

賢而唐韻苦閑切仍是曼韻公羊釋文之苦刃切則曼韻兼雙聲也

斲口莖切則語轉而雙聲矣是知堅賢斲皆取所孳育也五葉後四行

四篇韞部曰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木部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楨字

案蓋也即書官堂官構也則構即韞之案增字也且由對交之形而

引伸之彡部邁遇也見部觀遇見也皆其義也易姤釋文古文作邁

鄭同序卦及彖皆曰遇也說文無姤字蓋亦用古文易又曰男女構

精詩草蟲鄭箋引作觀則構亦有遇義蓋構之為言鬪也說文戰鬥

鬪接不同字左傳曰讒人交鬪其間即詩構我二人也○杜林以構

為楬者說文斛平斗斛也月令則曰角斗角是韞角一聲也五葉後十

廣雅釋器升四曰桓桓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即左昭三年傳

豆區釜鍾也雖非木豆之義然亦足徵六葉前十六行豆字條

積古齋號叔大林鐘穆作勗楚曾侯鐘作錡智鼎作錡筠清館號叔

編鐘作鑿井人殘鐘作鑿七葉後二行京字條

釐字積古齋師酉敦一蓋兩器皆作釐史伯碩父鼎作釐亦蓋而之

變即說文亟字然則夆亦當是亟字許君以為從未或誤八葉後九行○因夆字而記之

積古齋頌鼎頌壺頌敦皆曰王各大室即立是位字又曰頌入門公

中廷是立字一器而兩義皆見焉。蓋人不行謂之立，因而所立之處亦謂之立。以動字爲靜字也。後乃讀于備切，以別其音。遂加人旁以別其形耳。九葉前十一行

師本父鼎黃耆吉康師器鼎黃句吉康則祇是省形存聲字與雝胸

病聲兼意者尚不同。十葉前十二行

此蓋與庵字一類。古有广而無庵。以奄字之音與广近也。遂注奄于广下而作庵。○有圓音。遂注眾員于○之中而作圍圓也。又有圍音。

遂注韋于○之中而作圍也。十葉後九行

子部季教部及二古文𠄎效部中𠄎及其篆文學支部效凡正文四重文三當爲一字。且當以季效爲之母。教部說曰：上所施下所效也。是合師施教弟子受教以爲言。季放也。是受教者效從文。文卽扑也。扑作教。刑是施教者。季之所孳育爲學爲𠄎效之所孳育爲教。教之所孳育爲𠄎。至於效則當爲效之小篆。文部云交也。師弟子五倫屬朋友。朋友以交而成。火部炆效一從交一從效而音義皆同。則效效豈非同字乎。效象也。與季同意。又與教之下所效同意。教從言與效同意。又與教之上所施同意。𠄎學說曰：覺悟也。則先覺後覺兼之與

教同意。禮記引兌命曰：學學半，亦兼兩義也。以其子定其母，則李效

均當兼兩義，而七字安得不為一字乎？十一葉後四行之後，
疊文同異目之前。

希部之古文希條，及下條並刪去。十二葉前十四行十五行後十三行之
三字十六行之釋之與希句因此皆刪。

裴松之引孝經中黃讖，替為日載，東亦以棘為東，惟曹從曰非從日

耳。十三葉
後三行

希部說曰：脩豪獸古文作_糸部中，_糸下云：希屬從二希，古文作_糸引

書，_糸類于上帝。案書_糸作肆，爾雅肆修毫是肆，卽希也。釋文曰：肆本

又作肆，亦作肆，音四。案釋文之肆當作說文_糸部之肆，今之肆字也。

然肆右半不訛，肆左半不訛，肆則全訛，當作肆。玉篇此字作肆，左半

亦訛，是書肆字作肆，故知肆當作肆也。竹君本篆作肆，則左訛而右

不訛，肆皆羊至切，而又曰亦作肆，則與_糸下所引_糸類同也。肆肆

古通用。玉藻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為肆，是也。然則_糸仍是_糸，_糸仍是

_糸。許君蓋以希讀同肆，肆讀同肆，以音之小異別之為兩字，然說_糸

曰：希屬，初不能別之為兩物也。十四葉前十一行之後，
下條即附本條之後。

左部雖無差，而阜部陸從_差聲，許規切，此如_隴之息委切，祇是轉音

陸之重文，墻他書作墮，有許規徒果二切，然則_差亦當是左之重文。

此條為說文所無○卷十六
王汾泉一條當與此參看

右一類凡十一字改一為二十四葉前

惟絺下不云二希也故附于末增之十四葉
十一行
後八行下

筠清館齊侯壘二一作皆借留為壘雖文有剝蝕而牽連

之筆亦微異要可證也十六葉後
十二行

其為一象形一會意者丹部篆作月古作日倒正同字也甘部篆作

日受部叡本從甘聲許君誤以為從古聲而籀文設所從之月必不

可謂古字有此變形也月當作月乃日之倒文也與丹之兩體皆相

似又倒正同字正相符十七葉前十三
行之前增此

口部聶聶語也耳部聶附耳私小語也曲禮負劍辟咤詔之釋文引

何云口耳之間曰咤索說文無咤字何說與附耳私語合而音則絕

遠弟子職曰循咤覆手則只是口耳之間無言語意矣汗簡有取字

以為聽字兼以為聖字說文亦無聶取皆會意咤則意兼聲附之十七葉
為會意條後

章從干上而辛不從羊上者蓋金刻辛字多作章古真先韻通辛似

是從一辛聲同上

艸部菲從酉之古文𠂔為聲酉部酋從艸酉會意補之十七葉一會
意一形聲條後

秦始皇本紀之罽東觀刻石以怠旗疑尤治罽爲韻知怠怡古不異

音卽尤亦讀如怡也十七葉後十六行

侶從人呂聲允從儿呂聲儿乃奇字人也呂繹山碑作臥卽今以字

亦從人呂聲特說文不收耳十八葉前四行後補此

言部訾下引詩翕翕訛訛或後人依今詩改經典作訾者多惟小[旻]

召[旻]作訛十八葉前十一行之後補此

偏旁體變增之卷八體同音義異篇之後互從篇之前

建首五百四十字他部從之而變其本形者大率取匹配整

齊無他意義其在本部而或變其形或變其義或析爲二其

中亦有取匹配者衣部首袞終褱凡二十一字皆分衣于上

下所從之或聲或義皆閒廁于中央無一于字形取義者且

袞又有袍袞又有衿雖相別異亦不能于字形中得其別異

之故與隸他部之袞袞袞袞同韻部之爽𠄎部之幽皆然此

類皆不致說但取有意義者說之

八以分別爲義故部中十一字而有閒隔其中者凡八字從八之小

半尤三部皆然采部義取分別而形與八又相似故繼其後○部中











公分也。分亦是別。故卜部州。丫部旅。皆取別義。皆於其中間隔之。行部字。無論會意形聲。無不閒廁其中者。則以行卽是路。人必中道而行也。水部衍。亦取水由地中行之義。衍則形聲。不廁其中矣。非但與行相避也。

器部中五字。皆分之上下。實是分之四面。與艸部字同法。自噐以下。大氏是衆口。喧詳意。噐則無聲而有口。故說噐云衆口。而不云喧詳。卽爲噐字地也。

樹從交。在林中者。本非林也。樹藩也。木部柵。編樹木也。二物相似。皆斷木爲之。林則生木也。柵從冊。冊非冊書。多木卓立而中有編之形。樹從交。交非卦交。木與木相連。其間必有罅隙。故交在二木中。是柵柵二字結體亦相似。故受之以交部。純主罅隙而言。于卦交全無交涉。部中兩字皆形容之詞。非實物也。

受物落上下相付也。又以標有梅證之。然則梅者物也。上爪是樹上摘梅人之手。下又有樹下拾梅人之手。故部中字。多以他字閒受之中。以見其爲兩人爰。爰受爭是也。而夔。雪之爲一人之手者。亦沿之。守五指捋也。此亦一人之手。則受在上而一在下矣。守音律。以手理

線謂之守。吾鄉俗語也。惟叡字以形附。不取手義。

巫之古文。不言所從。小徐曰。口以歌。収以舞也。案口者諠譁也。巫多故從口。小徐曰。収而二徐篆皆作。似。然無論。非。吾皆不能解。則以說解云。象人兩袂舞形。象人者。工也。工部云。象人可證。除工則仍是兩袂矣。彘之袂在口上。口是兩手。又在口下。具在工下。殊難解也。○從異之字。戴之籀文。亦向外。飴之籀文。則向內。平安館。𠄎彝偏旁作。積古齋號叔鐘作。筠清館作。我所得榻本則作。一人之器。文句竝同。而篆法不同。

舛部說曰。相背部中舞字從之。亦云相背。舜部繼舛部後。艸之蔓延。或東或西。有背之形。無背之意。舛部中牽字。變舛之左右相背。為上下相背。故韋部繼舜部。而亦說以相背。且反覆申明之。而以皮韋為借義。則是以韋為違也。否則以為散也。又不然。則夔與漳亦皆回邪背戾之詞也。而諸字之說。皆云韋聲。無言從韋者。即經典中韋字。亦未嘗有背義也。此許君為字形所牽制。豈可深泥而塗附之哉。且放此而去。○則將以秩為古文舛乎。抑將改之為舛歟乎。散妙也。微隱行也。此兩義今皆併于微。即據古論之。從其義者可別。

從其聲者不必別薇之。籀文作菽是也。乃從微聲者有黠字。以此爲例。則微作綴可也。從微聲者有微字。以此爲例。則作綴亦可也。我終不能得其意。似隨便作之。無義例也。微徽放此。微下云行于微。自當從微省耳。

勺部與口部同意。皆取其中有所容受。故無論聲意。皆注于其中。車部軍缶部匄皆從勺。亦同意。卽言部匄目部匄之從勺。省聲者亦沿之。而不改而橐部從口部之囟聲者。則又形意兼之。不但聲也。

炆部獄獄二字。但以形附。皆取伺察之義。非復兩犬相齧之義矣。獄當依西嶽華山廟碑額作炆。卽獄亦當作炆。獄司空之說可證也。周官司空雖闕。而司徒司馬司寇故存。無一作獄者。蓋此皆大官。不當以伺察爲能。惟獄司空所掌者小。故特製獄字。以見正名之義。而用之既久。仍以同音之司代之。故獄獄空之名。不見于他書。卽許說亦但作獄司空也。玉篇獄息利息黎二切。辨獄官也。察也。今作伺覲說。文伺察字。概作司。見部覲司人也。與覲義同。而音小異。覲覲覲觀也。七四切。與覲音義皆近。

能合所從之聲義。以爲形。本象形之別種。而繼之者熊部。其體已誤。

以及部中罷字他部罷罷態及或能則能能互見此寫者離析之非本然也當改

焚字本不甚可解說曰屋下鐙燭之光一非屋也何不從宀一可疑也云屋下則焱當在宀下矣乃二火在上。一火在下。二可疑也焱火華也。下火壯而后上有華。上華必小於下火。上一下二宜也。焚從之則上二下一華安能壯于火。三可疑也。如謂古人之燭在室中不在堂上。故有四壁爲之口界在口內之火。此真火也。火之射戶牖而出者。則火光也。或自戶出。或自牖出。火旣不一。牖有樞楯。光尤多矣。故二之耶。果爾亦非火華也。卽從焚省聲者亦頗多可疑。第一可疑者營從宮。則是宀而非口矣。祇有兩火不可謂之炎聲耶。何熊從炎省聲耶。營訓市。市者必回旋。禁下云。縣蕞爲營。營下云。回飛則其從營省宜矣。然又是口而非宀也。且縈亦週市。縈有北域。何以皆云焚省聲。而不云營省聲耶。然則禁焚亦何必非焚省聲也。况從縈省聲之縈。從禁省聲之營。全無理實。直是後人任意改竄矣。皆當作焚省聲耳。至於從焚省得義者。則有勞從勞省聲者。有犖從犖省聲者。皆當作焚省聲。蓋許君於從二火一口之字。其聲必不可合爲一。其形又無可附

麗故分熒勞爲兩類。乃說熒曰從焱口已涉牽強。而說勞曰熒火燒口。焱古初印作門用力者勞。直難通曉。口者遠界也。郊野林口皆是空名。豈可燒之物哉。蓋博訪通人考之於達。皆不能通其義。許君亦聊存疑案而已。後學勿再塗附。

類不作瀕。部中鬻及言部鬻。木部櫛亦皆不從瀕。恐夢亦是古楸字。步在二水之間。是行于水中之象。步分于三之上下。坎爲水。是自此達彼。原始要終之象。非無義者比也。

許君引詩曰六轡如絲。則轡從絲。譬況之義。何以在絲部。然繩索糾縻以麻爲之。締綌以葛爲之。而字皆從糸。則轡可知矣。分絲于左右以衷閒其中者。御者居中。左右手各執三轡。以罄控縱送之也。若糸部之繼。言部之繼。則只是匹配。惟絕之古文𦉰。從二絲者。乃一絲絕之而爲二也。繼之則是連二絲爲一絲矣。乃仍是二絲者。只取反𦉰以會意。則是又一世也。如易卦之有二世三世。○從繼聲之字十七。皆配以上下。惟繼配以左右。猶之從𦉰聲之字十三。惟瓊𦉰𦉰配以左右。殊不便於作也。

辨羣人相與訟也。部中辯治也。從言在辨之間。則是聽訟者剖判之

也辨辨皆是分別之義辨辨但取字形匹配辨者交也則合其異者
而同之也猶序卦之反受

說文釋例卷九


安邛王筠貫山學

展轉相從

有一字展轉相從而總為本字者。麗麗或域之類。兩字為一者。已見分別文篇矣。若夫ノ即肱也。加又為左。再加肉為肱。門即垌也。古文加口為回。或體加土為垌。盧。加皿為盧。再加留加缶為鱸。鱸。與升高也。或體加尸為罍。再加走為遷。登也。音義不異。是一字也。甘象形。加丌為其。仍象形。再加竹為箕。則會意也。岡加亡為岡。再加糸為岡。巨規巨也。加矢為矩。說文無矩。宅部變從之。再加木為槃。睿加又為叡。再加土為壑。是皆三字總為一字也。

有展轉相從而卒歸於本字者。𠂇拱手也。依一切經音義引。加廿為共。同也。再加手為拱也。肩即臂也。加爻為殿。擊聲也。再加骨為髀。則肩之或體也。亦即掖也。加夕而省亦為夜。再加手為掖。仍是亦字也。自借亦為因。踞而及之。詞遂與掖異訓。且俗作腋字。以為肘腋。又與扶掖異訓。而唐之左省為左掖。尚如本義也。𠂇古賁字。貴字從其聲。而加艸則為賁也。𠂇古終字。加欠為冬。再加糸則為終也。𠂇古廩字。加禾為稟。給

之稟再加广則仍倉廩也。一覆也。玉篇曰今爲冪冪。卽巾部幘字也。冥從一聲。幘又從冥聲。束木芒也。加刀爲刺。爾雅釋草曰菜。刺則借刺爲菜。再加艸爲荊。卽同束也。况乎荊策也。策荊也。雖策楚革切。古必無異聲。亦未必以艸木爲別也。囙部說云。或說曲。蠶薄也。加玉爲囙。歌曲也。再加艸爲齒。蠶薄也。谷口上阿也。加卩爲卻。節欲也。再加口爲啣。則谷之或體也。疆界也。加弓爲彊。弓有力也。再加土爲疆。則疆之或體也。非引也。加林爲樊。驚不行也。再加手爲樊。則非之或體。卽今攀字也。以上皆閒隔一字。而卽歸本字者也。无气。並不得息也。與詩亦孔之僂同義。加心爲恚。再加久爲愛。再加人爲僂。此義許君未言。无首。筭也。加无爲炆。銳意也。再加日爲替。曾也。再加竹爲簪。則无之俗體也。以上皆閒隔二字。而乃歸本字者也。且說解中亦有之。壬部說曰。挺生爲壬。是謂壬卽挺也。加又爲廷。再加手爲挺也。讀若呵。可從丁聲。呵又從可聲。案說文無呵字。玉篇廣韻皆云。呵同訶。又收之。三十八箇中云。噓氣竊謂可亦當訓曰。噓氣。噓吹也。可下云。气欲舒出。勺上礙于一也。然則可從反。可是已舒出也。與噓气意合。以上二字。則說解所見正文無之也。

又有許君所不言而竊推測得之者。舛下云共舉也。加車爲輿。再加手爲舉。對舉也。唐韻舛舉皆以諸切。是一字也。𠂔下云所依據也。恙下云謹也。隱下云蔽也。然孟子隱几而卧。趙注隱倚其几。檀弓其高可隱也。鄭注隱據也。是皆依據之義。與𠂔同也。邕下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也。加佳爲雖。雖渠也。再加廣爲靡。辟靡也。韓詩說圓如璧。壅之以水與水。邕成池意合。詩禮又借用作辟。雖則三字皆通用矣。互爲極之古文。加心爲恆。說文在三部從心從舟再加木爲極也。○下云。○盧飯器。加大爲𡗗。相違也。再加竹爲筭。則○之或體竊意三字固一字也。○象形。𡗗加大大者益也。昏禮鄭注之筭。簾方言作去。筭皆卽○。盧也。漢書蘇武傳去中實而食之。顏注去謂藏之也。五行志乃匱去之。顏注去藏也。史記周本紀亦曰積而去之。雖訓𡗗爲藏。與○爲器名。小異。然以靜字作動字用。古人往往有之。檀弓子手弓而可。是以手爲執也。公羊傳吾爲子口隱矣。是以口爲叩也。陳遵傳則曰藏弄以爲榮。字又加艸。艸說文之𠂔字也。箕之古文亦從収。緣是器械。故収執之。若𡗗第以相違爲義。則何以從収乎。賈下云頸飾也。加女爲嬰。再加糸爲纓。冠系也。此乃男子之纓。儀禮士昏禮說婦之纓。則

女子之纓也。鄭注其制未聞。又樊纓之纓鞅也。鞅頸鞅也。凡名纓者皆在頸。則女子可知也。恐頤卽纓之古文也。鄭注昏禮曰：蓋以五采爲之。然則卽以之系兩貝矣。東下云專小謹也。專句絕。謂東同專也。專下云六寸簿也。特以其字從寸。故舉其僻義也。壹下云專壹也。則通義矣。媻下云壹也。玉篇則云專一也。是東專媻三字一也。而專下之紡專則媻之古字。媻下之媻媻則重言也。卽玉篇所謂可愛之兒也。皆引伸假借之義。

五經文字引跨字。說文作踳。以跨爲經典相承。紫干跨步也。卽以重文爲說解。加大爲奔。再加足則跨矣。張氏所說與說文例合。集韻四十禍以跨爲跨之或體。

匕部說云變也。從到人部。中化下云教行也。則與匕異義矣。鬼部魄下云鬼變也。似卽匕之分別文。其云變也。同。而加鬼字者。以字從鬼也。然人不可到到之。則是化去矣。孟子所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化卽此匕變匕則變匕而已。何鬼之獨異乎。

矢部說云醫盛弓弩矢器也。引國語兵不解。醫今國語作翳。韋注翳所以蔽兵。玉篇醫所以蔽矢也。羽部翳下云以羽翳自翳其省。則翳自有隱蔽。

一義然毆從医聲別爲一字翳從毆聲則與医同字
口回也韋從口聲圍又從口韋聲云守也案楚公子圍徐廣曰史記
多作回然則圍亦口之近字也

母從子

六書通以兩從从也而曰部首母也部中字子也从屬入部而兩爲
部首不當從之原文更不可通案此亦用心之端然說文主於分別有從之
者卽立爲部首無從之者則不立爲部首原不以母子爲拘拘也若
立从字爲首而兩字屬之則兩萬二字將何所屬乎夫五百四十部
首母從母者致多而母從子者亦時有之恐人誤聽閔氏之言以是
致訾於許君故采錄焉葦從辰部之辱聲從反部之彘哭從炆部之
獄址步皆從止部之少行從彳部之予向從入部之內異鼻皆從丌
部之界史用皆從丨部之中皮從爪部之爲教從子部之孝頤從臼
部之百豈從彳部之微會從八部之曾章從口部之回然非也回爲正文小篆改
作回則不象形矣章之回康從弓部之号綴從米部之臬瓠從大部之夸宮從
呂部之躬寤從夕部之夢卯從卩部之夂丸從厂部之反危從厂部
之尸長從儿部之兀能從已部之巨夊從干部之羊奢從臼部之者

頻從林部之涉。鹽從臥部之監。戈從厂部之弋。戊從一。部之卜。風從二。部之凡。黃從火部之炆。金從人部之今。然則母從子者。除兩從。尚有三十六部不爲少矣。況兩下不云從。則以下之兩從此一句。其爲後人羸入不問可知。何彼三十六部皆不譌。閔氏皆未之見。獨見此一部之譌。文邪爲字學而讀說文。猶之經也。尚且如此。草率宜其書。玉石雜糅也。且兩從此之爲後人加也。試舉隅以明之。厂下云。虎從此。玉篇曰。虎身從此。而曳字從厂。義兼聲。少覺深曲。卽不知舉之也。覓下云。寬從此。囂字隱僻。卽不知舉之也。是知此類語皆讀說文而粗淺者之所札記。我尚不屑爲之。而況許君乎。蓋作書自有體裁。脈絡必須貫通。覓下云。凡覓之屬皆從覓。而寬囂下皆曰。覓聲。互相筦攝。莫不賅備。乃贅寬從此一語。掛一漏萬矣。設從之者有數字。將一一舉之乎。然幸兩從此之箋於以下也。若徑箋於兩下。孰能辨其僞乎。

說文與經典交易字

磚木也。丑居切。案此幽風采荼薪樗之樗也。又曰。樗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樗。案此今人貼弓之樗皮也。玉篇樗救於切。惡木。

也七月毛傳樛胡霸胡郭二切木名樛同上廣韻九魚樛母居切惡木四

十禍不收樛而樛樛亦分收之集韻四十禍以樛樛爲一字佳部雇

或作鷄此樛讀若華之證華古音盱與戶零疊韻也楚詞大招朱唇

皓齒媻以媻只王逸注媻好貌也廣雅則曰媻好也此亦葦零古今

互易之證又廣雅卷一媻媻姑也卷五媻媻也則是以媻媻爲一字

亦可爲葦證邑部郭右扶風縣名胡古切玉篇鄰地名呼古切玉篇兩

收鄰一在郭字上注同說文一在邲字上與說文次第同注云呼土

切魯地名廣韻十姥侯古切內收郭字云縣名在京兆府本夏之扈

國秦爲鄆縣也呼古切內不收鄰字案玉篇廣韻音切鄰與鄆疊韻

恐卽是一字故廣韻不再收說文之收亦似後人附益故云地名說

文不言某名也玉篇兩收尤爲駭異殆亦媻媻一字之比○綱目集

覽樛里子下引索隱曰樛當作樛音摠案此說與說文篇韻皆合而

汲古閣刻索隱單行本未見此語

職下云記微也是經典識字義也論語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是也

識下云常也一曰知也是經典職字義也釋詁職常也是也蓋知識

主發猶云神以知來心火藏陽也開竅於口故識從言記職主納猶

云知以藏往腎水藏陰也。開竅於耳。故職從耳。經典中互易之。不知始於何時。然尚有存者。楚詞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向本識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矣。是其徵也。說文所用職識字亦盡爲人互易矣。然亦有存者。史部說曰。記事者也。故事字卽在部中曰職也。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讀說文者以職事爲恆言。誤解事職也。之職爲周官大宰之職之職。幸得不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箋表職書也。呂氏猶作職。而今說文反作識。此後人改易之明證也。顧鈔小徐本此部策職也。大徐本作識也。此亦宋槧猶存本文也。艸部蔭下云黃蔭職也。亦本作識。而今改之。夏小正采識可證。校者以釋草職黃蔭。肥揣說文無職。則偏翁爲後增。故改識爲職。以合之。不知廣韻作識。雖加艸猶從識也。巾部微幟下皆云幟也。說文無幟。小徐韻譜微幟下皆云識也。左昭二十一年傳。釋文引微識也。士喪禮注。故以其旗識識之。案上識字卽幟字。下識字訓記。今禮記少一識字。然則不通之人。改易經典不可究詰。明非許君立異也。

拏牽引也。案此紛拏之拏也。典籍多作拏。拏持也。一曰誣也。案持也。

一義。尸玉篇拏字注之手拏也。誣也。一義。卽女部媿下所云誣拏也。大徐作字以今字改之。廣韻賢媿也。廣雅賢諛拏也。其意已如今義也。唐韻拏拏兩字皆女加切。非也。拏當如玉篇女豬切。餘詳句讀。

辛部童下云。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人部僮下云。未冠也。韻會曰。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以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後漢書循吏傳。童恢。章懷注。謝承書。童作僮。然則姓尚可以改易。何況其他。

禾部種下云。執也。種下云。先種後孰也。稌下引詩。黍稷種稌。今詩作重。省形存聲也。設本不作種。何由省之。而作重乎。周禮內宰釋文。種本或作重。則知周禮與詩同也。又曰。案如字書。禾莠作重。是種稌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

沈辱。醋酢。懽懽。霰霽。翰鷄。此五偶皆已見句讀。

列文次第

叙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大體。以義相屬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小體。以形相屬也。而卷首一部說云。道立於一卷末亥部說云。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且寓循環無端之義矣。而楚金部叙。但據義。段氏注部首。又但據形。皆蔽也。

至於每部列文自有條理與部首反對者必在部末又部之干是也若無從戶之字則亦必在彳部末矣。疊部首爲字者必在部末耳部。聃聃是也。且可知示部終以祿不得復贅禁禪二字。十部終以廿不得復贅射字也。至於部中字之先後則先實後虛。先近後遠。諸大部無不然者。其或無虛實遠近之可言則以訓義美者列於前。惡者列於後。如言心等部是也。艸部有變例。三姑舉之以爲一隅焉。莊字居首者。凡上諱皆在首以尊君也。故不復解其義。段氏謂莊字不出非也以下列菰字者亦變例也。字旣從瓜不得入之瓜部而注之曰從二瓜從艸。雖有瓜字而以微弱爲訓。其從二瓜乃譬況之詞。是虛字也。菰卽瓜固實字也。說文之例實字爲部首者可以收虛字。虛字爲部首者不得領實字。故不能立瓜爲首而列菰於其下。是以特列艸部之首以表其爲變例也。芝以下三文瑞物也。藁以下十二文嘉穀而間以稂莠也。自蘇至蕈皆菜。自苒至落皆艸名也。自芽以下則虛字矣。直至第字皆論艸之榮枯也。而苑藪閒廁其中者。毓草木之所也。自苾以下八字仍承上義。特集香艸於一處。惟芟字不與薙字相次爲可疑。自荐至茵皆艸之用。而菜蔬亦在其中。惟菜字在前不次耳。自芻至蒸皆

馬艸燒柴也。菌蕕斫三字。太艸義太遠。故在末。芄字亦當在此。不當在卉字下。蕉字當與葩茅相次。蒜字當與薑蓼相次。葎字當與荐藉相次。皆不應在此。而卉字當殿全部之末。不應此下。又有兩字也。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艸。此例爲它部所無。故其序字也。再以實字起。小徐失此區別之詞。而於虛字之後。再序實字。則失次矣。自芥至歸。皆艸名。菜名。芑字不與夔相次者。以有從艸之異也。自葆以下。言艸茂。草藪皆微物。蓄字去艸遠。春字當在部末。菰字不應在其下。或後人亂之。芻字則茂堂明辨之矣。○說文校議曰。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艸。小徐無此條。他部亦無此例。許君敘言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則大篆卽籀文也。乃左文蓬籀文。省作葦。從艸之言。竟復不驗。他部次字以類相聚。審觀左文。則艸篆前都有此類。顯非原次。此條必校者輒加也。議刪其說。艸字也。曰依說文大例。艸字當作部末。今艸後復有芄蒜及左文。必舊本脫落。校者據多本補收也。筠案果據多本。則其本亦當類聚。卽照樣迻謄。一過足矣。何必使多者續於後耶。又疑葦不從艸。尤誤。此五十五字者。無論正文重文。一切從艸。苟夾一從艸者於中。轉似其餘不從艸。且漏一不從艸之葦矣。推其所以。

區別之由良以它部籀文未有如此之多者此既連篇累牘故變例以表之且省籀文鏤橋屢言重文例得見注中於此乃疑之乎

兩字為名之物必使相從如玲璽二字相連是也然有一字而為兩

物之名者則不使相從亦所以醒人目也如薏苳一物也苳苳亦一

物也而薏苳苳三字各在一處者蓋薏為苳苳之專名苳苳為苳苳之

專名苳苳則華盛為專義故各從其類列於三處

奉部最為明了首罽字者司察而捕之也得則執之矣故受之以執

既執則入之獄故受之以圜匿情則反擊故受之以藍惟訊籍在論

報之先而先報後籍為不合耳而玉篇亦如是且藍字在部末尤不

合也

浪下云滄浪水也而滄以寒為正義故別與洄滄也瀟冷寒也類列

廣韻十一唐浪魯當切滄浪水名唐韻亦必有此音大徐用其來宥

切者用為波浪既久漫然引用不加察也

尚書滄浪之水傳疏無說周易為滄浪竹疏謂竹初生之色紫蓋謂其色青白則滄浪亦謂水清也吾鄉

韓昌黎詩多有之非生吞活剽以就韻也

物能統事事不能統物有物而後生事也故部首屬物者部中有言

事之字部首屬事者部中無言物之字如日月物也部中無一非事

者手足物也。掌、拇、指、拳、擊、居、首、蹠、跟、踝、跖、踣、居、首，仍是物。以下則皆事也。兩部之末，拳、拇、及、路，又是物者。乃因手足而生之物，非手足之本物也。手、事、也。部、中、字、無、一、物、乃、行、亦、事、也。而、術、街、衢、衝、衙、皆、是、物者。詩曰：「示我周行。」行，即路。本是物也。惟一字所統者大。故「天吏」皆在其中，不與它屬事者同。其它偶有變例，各隨文說之。

酉部次弟甚明。劃雖有數字，不合然大局不誤。或尚未甚倒亂也。蓋許君本謂「酉酒」一字，故「酉部」之首先列「酒」字。部中說解之從「酉」皆即從酒也。作酒必以籩，故「醪醑」先焉。有麴，即可釀矣。故「醪醑」次之。釀之則熟，故「鬻」次之。既熟必蓄，故「醕醔」次之。蓄之則分名，自別色味。自醴以下十一字，皆酒名也。自「韮」以下四字，依小徐補會字皆酒味也。自「醜」以下三字，皆酒色也。於是可以飲矣。自「酌」至「醕」皆飲也。飲則或樂或亂，或致病而謁醫，故自「酣」至「醫」十二字次之。蓄下說專主乎祭事，以爲言。故特記於酒事既畢之後。而「酢醬」之類，皆藉酒而成。故竝在酒事後。釀訓雜味，而「鬻」則義闕。故「殿」焉。惟其中「醕」不與醴類。醴醕皆一宿酒，而不類。醕爲薄酒，與醇醪等字相反。而不類。醕爲黍酒，又不與前諸酒名類。醕訓釀，祭而不與「首」類。恐係後人亂之。然玉

篇亦無大異。但少收醕字。無從知其改逆之迹也。○醕字段氏依玉篇改爲醕。案兩書不必盡同也。如髟部髻說曰。茸省聲。玉篇果作髻。不省。今醕字依顧氏刪艸。不將於髻字依顧氏增艸乎。且耐下釀上之醕。訓曰濁酒也。玉篇作醕。莫公切。亦曰濁酒。幸而後增雜字中有醕字耳。不然段氏不又將改之乎。

邑部列字失次。殊不可解。竊謂自邦至鄙。皆統名也。以之冠首。自是以下。似當先錄三代時國名。以漢之郡國繼之。而依地理志序之。其縣邑鄉亭各附所隸郡國之後。其第云地名者。蓋不知所屬者也。概列於末。而鄴之爲外夷者。終焉。今本絕無眉目。豈許書本真乎。周官肆長云。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此二句。卽許君列字之律令也。

列文變例

許君之列文也。形聲字必隸所從之形。以義爲主也。會意字雖兩從而意必有主從。則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顧說文以字形爲主。形聲字一形而其形或與字義乖隔。會意字兩形或並與字義乖隔。蓋許君記字之時。去倉頡造字之時已

二千餘年矣。古義失傳，胡可詳究。此例之所由變也。其形既然，卽第以形附麗焉。諸大部有倫理之字多，故附其義遠者於末，猶易見也。若一部數字者，第見爲雜亂而已。不知乃體例所拘也。故擇字之不與部首比附者，具說其意。埃覽者正焉。

艸部 菌糞也。人不食艸，安得糞中有艸。此借艸以會意，特取其無雜意也。

八部 尔曾尚詹余五字，與兮部說解八象氣之分散相合。與八字本義絕遠。許君蓋無如何。凡無實義之字爲部首者，大率類此。

台而從口，是山猶有口也。其爲引伸太遠，故居部末。本部自高以上皆人之口，嗽喉

喉以後皆鳥獸之口，矣故以使大之。喉領之而局台，固無本意，故在末也。

足部 𨾏𨾏二字，皆會意而兼足聲。則以𨾏入𨾏部，𨾏入爻部可矣。雖

𨾏所從之爻，由形得意而非本義。爻部爾下云其孔，爻亦由形得意，謂其孔，𨾏爾也。而所從之足，亦由形

得意而非本義。部首說解有足，雅胥記四義，無通意也。況𨾏下旣云

門戶疏窻，此意字在穴部，疏窻者，疏通也。段氏妄以窻爲𨾏之俗字。矣，乃不曰從𨾏，而曰𨾏象𨾏形。此語殊不

可解。𨾏下已云象形於此，不須複說。又嫌於𨾏不成字，且𨾏卽是𨾏。

不幾於囟象囟形乎。余於此部多窒礙當問之。

本部說三字皆所值切。部亦祇三字皆力軌切。

器下云眾口也。故噐以下四字訓聲訓呼聲從口出也。若噐字第說之曰象噐之口不復言從噐。噐无聲也。即其從犬亦不可解。古義失傳。許君亦望文為說而已。字隸噐部而不從其義。故在末或謂當依八分書作噐。妄也。變犬為工猶因作囟。變大為工。幸幸變天大皆作土耳。此自是隸變不可以說。篆文周公望鐘銘作噐。散氏盤銘作噐。皆犬形也。又周一觚一鼓有噐。噐字釋者以為噐字似未確。

谷部囟下云從谷省象形。案第當云象形耳。谷之與囟各自為物不相及也。省谷為囟再省始為囟亦不徑云從谷省何不用烏部例。喬蓋無可隸之部不得已而入囟部也。其字從矛而其義為錐大小不倫不得入矛部。然又非聲不得入曰從矛。且字在囟部而不云從囟。從矛者竝非從囟也。錐之穿豈有言語之義。因穿與入意同。囟從內內從入。遂展轉而從囟。字遞從之入字耳。即不然入內也。內入也。兩字同意。喬亦從內意耳。總於囟字無涉。小徐作囟聲則非。意兼聲則可。而在某部即必言從某乃定例也。然則何不入矛部不較為易。

解乎。惟其尙字尤難解。斯必入尙部。它部多有此例。許君非曰因難見巧。正所以極表其無如何也。○尙字亦由尙所從之內生義。故說曰從外知內也。猶贅下云。教貝猶放貝亦因教從放也。今人息錢。猶曰放債。而壬部望下云。壬朝廷也。則轉以加文爲廷而得是義也。一減一增。是又假借之兩門矣。

諳者競也。善字何以隸此部。將無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有爭自濯磨意邪。小徐通論下篇有善字。或亦說文本有而今掇邪。善疾言也。則亦爭競意也。

聿部收對字。乃聿嶽相竝出之意之引伸也。以說解無方二字知之。然此字似當入口部。從聿則無方也。從寸則有法度也。乃便便唯謹之意。又聿嶽未見它書。似與權柞鄂也之柞鄂同意。乃連縣字。形容之詞也。凡艸木叢生。必爭高競長。博古圖對字。從土不從口。是知漢文帝初非杜撰。業部僕苟入之人部。而曰從人從業。業亦聲於文甚順。惟其意重業。故入之此。

釁部收釁字。義全無涉。特以形似而附耳。既云血祭。安所用釁乎。又業血祭二字。極爲斟酌。孟子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郟因以

祭之曰釁則望文爲義矣。而公羊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又前乎此矣。夫釁鐘釁鼓釁器。猶可曰以血塗之。豈春官天府釁寶鎮及寶器亦可以血塗之乎。故知許說是也。重器必祭而禮異。人鬼故用血。脊而無膾熟。至於釁之爲隙。以聲借。非以義借。不必附合也。鐘鼎文借釁爲睂。又將何以說之乎。

門部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案止部有少。而夂部卽云從止少。步部卽云從止少相背。尸部有身。而卯部卽云從尸身。其不爲部首而在本部中者。如夂部有干。而身_𠂔在其中。則曰從夂干相承。尸部有身。而夂在其中。則曰從尸身_𠂔相交。以此推之。則_𠂔部有_𠂔而門承其後。亦曰從夂從_𠂔可矣。而不然者。此特以形似而綴集之。其義則不相涉也。止少皆足形。夂則左右箕張。步則前後接武。尸身一義合而爲卯。推之夂。兩部義皆相成。故說解亦取其義。惟夂爲夂。據_𠂔爲_𠂔。控持與戰鬥不倫。故亦別爲說。解此斂所云據形聯系也。考經諫諍章釋文以爲兩凡相對。九經字樣亦引說文從二凡。則與門從二尸。雖從二臣。一例似凡部本無_𠂔字。後人加之。

支字以竹枝爲正解。其云從手持半竹。第以解字形耳。而所屬之敲。下云持去也。與持半竹之持相黏合。太回穴矣。似敲當以箸爲正解。

乃與支相比附。箸下云飯敬也。汲古本從支作敬。此由後人別作敬

字訓箸而以敬專為傾敬之敬器也。今人誤用或讀者誤謂敬鼓不同。乃

改為持去邪。又吾鄉以箸取食品謂之敬。或持去即指此邪。

聿部收筆字與其字在箕部正同。蓋皆一字也。經典之用此四字也。

各立門戶。竝無此強彼弱之分。而許君以其為箕之古文。不以筆為

聿之重文者。以音辨之也。經典讀其如姬。如記者多有。而聿筆異讀。

故聿下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下云秦謂之筆。初學說引此四句亦

連合為一。惟弗作拂為異。其詞相連而及以見其為一物。而以謂之別其為不同音也。

律亦從聿而不入此部者。此名以音不以義。與弗同例。又案從聿諸

字皆書寫續畫之事。而聿所從之一。又是聲非義。則聿固早是筆形。

且字作聿亦當是手持半竹。與支同體。特顛倒之耳。所以次於支部

後。恐又持巾之說亦不必然。

臣部臧。祇以形附義。全無涉。莊子臧三年。則是臧獲之謂。與臣義合。然許說曰善也。初不取此為說。

攴下云小擊也。案尚書扑作教刑。說文無扑字。攴即是也。又手一物。

卜有在上在右之別耳。其器名攴以器擊之。亦曰攴。故部中之字即

從器義。不從擊義。且或第從又取義。攴字亦不主於擊。特其器不可

說文釋例卷九

三九五

少耳。惟字從又。故許君以擊說之。○或問楷書又字。答之曰。今人以又爲正。以文爲俗。誤也。說文所收之小篆皆從又。古文籀文皆從文。文卽今之變文也。人變爲亼者。如旌旗從人。乾從人。楷皆變人爲亼也。又變爲又者。如文篆作_{與文篆作}。今又變又而連書於十之下也。豈可斥爲俗乎。且楷從又者。有鼓。敲。敲三字。不必尊古籀文而改爲敲。敲。敲也。它字皆從文。卽亦不必尊篆文而闢古籀文也。或有刀辨變當作變者。則更今作更。豪無景響。何不聞其力辨之也。推其致誤之由。則以篆生隸。隸生行。行生艸。三語註之。不知李斯作篆。王次仲作八分。程邈作隸。兼助李斯作篆。皆始皇時人。是知篆隸八分。猶之兄弟。而古籀文乃其祖禰人之貌。有似其父者。亦有不似者。旣不以反之。不似其父者。爲非其子。更不得以文之似父者。爲非其子也。雖然。此就說文論之耳。若鼎彝銘文。從又者。皆作_{仍從古文卜字}。則今人之說。亦有理。然楷已變篆。而欲正篆之誤乎。卽如於字。能使之象鳥形乎。猶之此矣。_{竹君小徐本古籀文亦作与}

白部中字。無一與部首相合者。此又許君無如何也。部中字之說。解皆曰詞。故說白曰。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聊爲黏合。夫天門常

開地戶常閉鼻不司詞口不司氣而百字更不可訓以詞也則用自由也之說而曰從一白又曰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以釋從一白之故蓋漢錢一緡與今同法一百者一貫之所自每百爲之區別麻麻章明也然古之刀幣必不能十百爲一貫蓋古義失傳許君聊以漢制說之耳○說云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段氏謂上從自省下從口愈證成許君語病矣許君所以言此者爲部首是鼻而部中字無一從鼻義者聊爲此說以統攝之然殊不必如自部祇一鼻字而說其義不說其形夫下半之冎非字誠不可說並上半之從自不出者冎不見之義與鼻無涉也竊揣自冎之本形蓋作自白上狹而下濶乃鼻形中則鼻上紋故多少皆可它書有作冎者未始不象形不可以下半爲口○玉篇不立白部部中字檢之未得惟者字在老部乃以楷書相似隸之全無義矣

羽部翟下云山雉尾長者是佳爲主義羽爲從義當與雉同入佳部不比翡翠翬之諧聲不得不入本部也特以其尾長與部首下長毛之說合故隸之此佳部說曰短尾則不合也然烏訓長尾佳訓短尾亦就字形言之耳雅雉尾皆不短雉尾尤長皆從佳也鴛鴦鶴鷺水

鳥之屬多短尾皆從鳥也。且隹部之雞雛雕雍雌翟雁雛其籀文或體皆從鳥。鳥部之鷓鴣鷓鴣鶻其古文或體皆從隹。豈尾在短長之間可以任人指名乎。至於堆塢則訓曰肥大固當無論其尾矣。又案羽部翰翟翡翠翬五字外無鳥名而翰翡翠皆以青羽赤羽得名者。翬則五采備者也。將無翟之羽亦有異故特隸羽部邪。翬翟皆古夫人之上服亦或以此。

翬不用羽爲之而其用與翳相似故在羽部末。

隹部隹字三義皆與從又持隹之說不合。小徐所言略相附屬。案玉篇以翟舊繼隹之後皆鳥名也。隹殿於末其義遠也。或說文原次如是而顧氏從之也。

鳥部祇鳥馬二字。下半本同。不云從鳥省而祇云象形。極得變通之道。雖此三字各有從之者。亦可分爲三部。說文一部一字者凡三十。七部矣。何獨於此合之。合之而不相從乎。貴之也。故於馬下發其旨而朋燕二字牽連及之。如或燕字下半亦如鳥則亦必入此部。不使之一字爲部矣。乃或因馬亦是也。句連上論燕字之後遂云馬燕同字。果爾何不列燕於此而使別爲一部乎。且此文以凡字領起而

以故皆象形結之彼固句讀不知也獨是馬亦是也許君終不能言其所以可貴如羽蟲之長云云者而第以例推之謂凡象形者卽必有可貴云爾宜夫己氏之目昧也

華部畢字第以形附玉篇在部末是也

虫部憲於小謹之意太遠故在部末玉篇反在惠字前何也將無虫馬之鼻乃正義邪又案說曰虫馬之鼻是謂虫字爲兼象形之指事今穿牛及橐佗之鼻者以大頭木穿其鼻而繫木之小頭以繩U繩形也日鼻形也U則木形也乃虫之固是事也

豐器名也部中之豔則從豐引伸之義故再說豐曰大也

部主否二字皆以形附

丹部彤下云丹飾也此字飾意重當入三部彤字與彤同意固在三部不在青部矣然如持一佳爲隻二佳爲雙秉持一禾棘持二禾說解中明言之許君非忽略也隻在佳部雙在雒部棘在秝部至爲的確而秉獨在又部不與彼三字一例而與彤字一例不歸所重之部豈偶然變之以示會意字不必盡分主從邪抑許君偶忽之邪且彼四字者本皆以又爲主而其所以分別則在乎一二故轉以禾佳爲

主亦變例也。○又案秉以禾為主義，彼有遺秉是也。兼者不必是禾，以又持二禾表其為兼而已。故秉持一禾之語在兼下，特以證成兼字之義，而非謂秉果是一禾也。秉者把也。刈禾之時，一把當有數十莖，豈止一禾而已。故秉下云從又持禾，不云一禾也。

靜字從青，殊難索解。既無可隸之部，許君第以形附。諸君曲為之說，是塗附也。

井部刑剗二字，皆從井引伸之義。蓋刑法與剗業者，必皆井井有條理也。又案訓井為法，以說刑從井之意，則與刀部刑字大異。刑者剗也，剗者殺也。刑部慎刑部殺司乎。刑即所謂律例也。刑法志當用此。今刑部印文作刑是也。其

意重井，改邑不改井，刑法亦精密森嚴，不可改也。從刀舉其最重者言之。五刑五流五罰，皆在其中也。故說曰罰臯也。原其意而補之，非真以罰釋刑也。段氏謂刑系諸執法者是也，而其說不了。○初學記政理部刑罰篇曰：春秋元命包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網言為詈，刀守詈為罰。罰之言內也。陷於害也。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

以全命也。初學記注中亦故此字從刀從升也。筠案元應所引元命包與徐堅

所引說文全同。而引說文之前固先引元命包。則說文曰三字或徐

氏誤記或傳寫誤增也。其說罰字亦異於說文。或亦出元命包乎。許

君之言平正通達。苟非字形與字義不相比附者。如持刀罰罵則一有纖仄

之詞。吾卽疑爲後人竄易。不得見它書中此等謬語。遂取以補苴說

文也。漢石經論語君子懷刑是漢法也德刑之

人部舍字以形附說曰從人中。這象屋也。今乃棟宇及梁之形。中卽

艸也。市居曰舍。不過茅茨也。又曰口象築也。築謂牆之四周也。經言

築城築囿築室皆謂牆。又案魏三體石經遺字作舍。從口余聲。然

則舍當入口部。從口余省聲矣。然余字固從八舍省聲也。或魏人率

意加兩畫乎。博古圖音姜鼎命字釋

倉部倉以形附說曰鳥獸來食聲也。玉篇食下有穀字。今本挽也。補

此字乃與倉微有關會。下引書則重言之形容之詞也。與食穀聲豪

不相涉。公羊定十四年以頓子

矢部矻知矣三字以形附。其爲引伸太遠矣。又案矻下云從天取詞

之所之如矢也。上已言從矢。此不當再言。知此句爲後人箋記。以爲

狝知矣三字總說非許君本文也

夏夔夔三字頭及手足皆具何以獨重足而入夂部

高部毫字以形附又虛字不當領實字

舛部舞牽二字皆以形附但以相背字黏合之用足相背之用當依

兩穿相背改作兩兩人舞則足每相背一人之足安能相背牽下云

兩穿相背者軸之兩端各有一穿皆以鍵轄之使輪不外出故牽字

分舛於上下象鍵在軸之兩端也段氏謂每端作兩穿則將午貫之

乎無益於事有損於軸段氏不達物情往往致誤

木部梟字以鳥名而在木部蓋磔之而懸頭於木上且鳥字不全也

今律文梟首雖當用梟然所以借梟者亦取頭在木上非徒以聲借

也若從全鳥則與集字同義矣五經文字所引半不足信不可據改

又隸字從木不可解故附部末非失其舊次也

林從二木非云止有二木也取木與木連屬不絕之意也故部末有

森字木不能生木上謂平林之中有翹出者則上木與下木枝葉相

爲重疊尤陰森也故本部中字皆叢雜茂盛之意與木部字微別惟

麓字不甚合本義芬字則從木得義以已有粉字故從林耳然不在

部末者森從部首而加木與壘部首爲字者同定例當在部末也。出部末收融不安而後出出非融之正義也。小徐乃列之糶字前非也。

眾部索字南三字皆不甚合本義。

稽部中兩字皆從稽省。省則不成字而不入禾部者爲其皆從尤也。然兩部字皆以止爲義自可變通而合爲一。許君務爲分別致此拘泥。

昌在日部而不在部末可疑似當入日部。

暱瞽香昆眩五字之義去日遠故在部末。然此下猶有瞽字者其說曰日無色是日失其常也。故以反對之義終焉。先暱瞽等字而後瞽字。猶易之游魂歸魂也。其曉晰二字則大徐誤。當依小徐列於晰字下。

族矢鋒也。則是矢爲主意。似當入矢部。不知何以入於部。

晶部壘字以晶從三日附。非本義也。

米部梁下云米名也。此許君拘處禾米一義。梁自是穀名耳。乃糶字卽以爲穀或米字係禾字之譌乎。

繫下云牙米也。牙乃芽之省借字。平淮西碑繫牙其間同此米則不能芽而非有米不生芽也。以字在米部故云爾也。九章算術音義引作米牙。蓋是猶本草之麥芽也。

籀不以米作之。而字從米。古人不拘拘也。糲說曰麤是其比也。鞠則從麥矣。玉篇則作麴矣。許君蓋以籀爲古字。故不於麥部收鞠爲正文。而以籀附之也。

竊者不必米也。而云盜自中出。則非由穿窬而入。不得入穴部。家人所竊。不過米鹽雜物耳。故附米部。○廿古文疾。禹古文僕。與入下云兩從此。皆一類。總係後人箋記寫者。誤入許君正文。重複而又掛漏。至爲不通。段氏不悟。力爲疏解。辯駁無事之擾也。

臼部。召直以臼爲穴。乃部首下掘地之義。如今人言窠臼是也。不入人部者。重其陷也。凶部。繼臼部後者。亦以臼象掘地。

林部。檄字非本義。故再說之曰林。分檄之意也。以明其爲引伸之義。宙下云舟輿所極。猶言舟車所至覆也。自爲句。猶言天之所覆以宀爲天也。本部字皆從宀之本義。而宙字獨否。故在末。罔部署罷置詈罵五字。義皆遠。罔之從罔。則於象形之外。別生象形。

之法。畧則轉從网所從之冂爲義。二字雖與彼五字小異。要皆由网之用而假借之。

列文變例。當以烏部爲極。而巾部卽次之。日部字必言從日。月部字必言從月。此定例也。惟烏部字無言從烏者。故爲極變。巾部字無一言言從巾。實則從巾之正義者。自帑至帑。七字而已。帑字不能入帛部。故附此幅幌則遠。帶幘稍近。自帔至幪。大抵下垂之物。巾下垂。故從此義也。而其中巾幪幪輸爲一類。帖帙爲一類。帑幪當與飾幪爲類。今本次序似不合。自幪至幪。大抵以布爲之者。字形則布從巾。字義則巾從布。諸字轉從布義矣。而帚席幪則又以艸爲之者也。幪與帑又各爲類。自布至帔。自爲一類。部末幪字。已見存疑。大抵種族之多。莫多於此部矣。

壬部惟微字從本義。望下云壬朝廷。望下云壬微幸。各爲壬字別立訓義。固已足見其意矣。蓋許君於壬字先不能決也。曰從人士矣。而又曰象物出地挺生。則變士爲土。而上半直非字也。大徐所謂人在土上。猶是和合兩說。未有折衷也。字與部首不合。於說解見之。亦是一例。它部多有。量字形聲義無一不回穴者。蓋失傳也。既云從重省。不得不說之曰

稱輕重實則輕重屬權不屬量。彙本形聲字非從其義，卽不得云省。祇一日字，又何由知爲彙省？古文從口，又將以爲何字之省乎？聞疑載疑闕之爲是，後人從爲之辭，益誣許君矣。大徐用唐韻呂張切亦誤。案當力尚切，旣從俗分四聲，則五量乃其本義。稱量則引伸之義也。○量字以周禮量人說之，約略可通。其職曰掌建國之法，則從日者，所謂以土圭正日景也。又曰軍社之所，里注里居也。然則營后官量市朝道巷門渠，其各有所里可推也。字之下半直當是從里耳。惟餘俯仰兩曲畫不能解之。

監臨皆不從臥本義。詩天監有周，照臨下土。上帝臨女，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書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若日月之照臨，皆天君之詞。自上而臨下，其形必伏，故取伏意也。

欠部字瓜剖豆分，從本義者首二字。自吹以下八字，及歛歛歛歛，四字猶爲近之。蓋欠字從人，從反气，故气之類從之。欠之形則張口，張口則欠缺，故口之事從之。欠缺之事亦無不從之。歡欣者气舒，其字十歛歛者气歛，其字九怒者气暴，其字五欽欲者意中有欠缺也。歛者腹中有欠缺也。其字七次者品第欠也。欺者事實欠也。糞歛之類。

則直以欠爲口。歎則閉口。正與欠反對矣。約略說之。君子察焉。大抵部中字有張口

意無氣悟意

影部鬢髮二字皆鬼魁事也。畫鬼者蓬其頭。故入影部。魁從彡即此意

司從反后。后之字形向右。司之字形向左。以右爲內。左爲外。故說曰

司事於外。而詞之說曰言外。是以隸之然竊意詞入言部爲宜。以詞

去臣意太遠也。豈許君欲特表其言外之義。故入之司部邪。○鐘鼎

文皆借嗣爲司。

卩。瑞信也。節。竹約也。二義較然。然厄從卩。卽以節飲食爲說。蓋卩所

以節制之。竹節有分畛。卽爲止而不過之意。故二字義得通也。卩部

首四字爲符卩之義。邵字已難強解。自厄以下五字皆節義矣。而厄

卻二字亦直以節釋之。山部岳下云。陬隅高山之節。從山從卩。亦以

卩爲節也。

勹部中字不一律。首三字祇取人曲意。勹雖有包裹意。乃手形。非人

形。勹勹勹勹勹。祇取包裹意。勹不從人作勹。欲明其在人身之中





央。微兼象形矣。勹字乃包義之引伸。勹則非人有所包。乃包人之物

也。說解不第曰墳而曰高墳。直由字形取象。與勹略同也。軍字有車

部可入。卽不入勺部矣。故當以意逆志。乃不致尊許而反誣許耳。○軍之所以從勺車者。古者車戰。故從車。以左傳以藩爲軍推之。知軍者卽今之所謂營盤。必有營壘。舟乎其外。故從勺。說解曰。圍圍也。卽此意。

由部禺。不入內部者。以由易譌也。要之禺與萬。皆全體象形。不宜分之。爲從某從某。而說文分別部居。不得不有所屬。是在學者之善會耳。

豸部貉。乃人也。段氏迻於部末。是。

鹿在鹿部末。段氏迻之。有理。然吾終疑之。石鼓文。鹿字有角。鹿字無角。與物情合。本部麇有角。麇部麇亦有角。皆籀文也。小徐類聚篇。鹿字固有角。吾億許書原有角也。或從有角之鹿者。列於前。惟鹿變爲無角。故附於末邪。若麟麇之等。皆以牝訓。然皆形聲字。不妨從有角之鹿。鹿獨爲全體象形字。故異其文也。石鼓文作。上有耳而無角。匕在足。閉不似。今本說文匕在足下。知爲象其陰形也。牛部之牝亦猶此也。鹿字說曰。從北省。北字說曰。匕聲。似管誤。鹿篆之誤。以鹿繫之。可知。鹿一角。故上作。中角有耳也。鹿兩角而有岐。故石鼓上半作。小徐類聚篇上半作。

皆中角有耳也。

犬部自攬以下皆非犬也。

立部自孺以下皆從立引伸之義。惟頤當迻於竢下。竢、堦二字皆有
所驚。愬則必不能立矣。與孺羸意同。惟竭增之從立則樹立之意。於
人之立相去甚遠。豕部說云竭其尾故謂之豕。據此則豕蓋本作豕。今引長其尾與
馬同法則與豕之短尾者不肖。故
負舉也者謂負之背而舉之也。高樓無屋但作俾倪直如城上女牆
矣。則亦但見其卓立也。青州多此樓。

雨部需。頤也。本之易傳。此正義也。又言遇雨不進者以字從雨也。故
又引雲上于天爲證。說字不得不然。正不可泥。雨生義也。乃李少溫
謂當作霽。可謂不善讀許書矣。案坎爲水。又在上卦者爲雲。在下卦
者爲雨。此物情也。需既雲上于天。將謂其字從雲省乎。以此說字說
經。全無是處。

孔字在乙部者。以與乞字相似者太多也。甲乙之乙。十二篇弋支切
之乙。於謹切之乙。及之古文乙。汲古改作乙。全
同乙字。皆與相似。苟入子部則從乞
之義不著。

戶部收房字。案戶之制爲房而設。而房之制不以戶而盡。是戶之物

由房生而房之字反由户造也似失其序惟此字除户字則方字矣以方爲聲不能不在户部矣苟如鄙意以方爲古苟字則可列於方部案房下云室在苟也字從方而以苟說之可卽此而證方之爲苟也堯典方鳩僇功五帝本紀作苟聚布功說文速下引作苟速孱功倂下引作苟救倂功又可卽所引而證方之爲苟也更廣徵之經典則洛誥苟作穆穆迓衡釋文苟步光反葉林宗本苟作方校語云開寶中改作苟方施象形方告無辜白虎通論衡皆引作苟秦風在水一方鄭箋乃在大水之一邊大射儀左右曰方鄭注方出苟也周書方行天下僞孔傳以方爲四方案其文意似繫辭傳之苟行而不流淮南主術篇有作方周禮男巫職苟招以茅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苟磔鄭注苟磔于四方之門東京賦羣后苟戾李注苟四方也荀子方皇周浹卽苟皇也案下云徇徑其或禮作枋案說文無徑字新附字下見之卽苟字亦當是後人改蓋本作苟皇皆可徵方之爲苟也若夫房之取義於苟又有可徵者東京賦迺構阿房薛綜讀房爲苟然則房之爲言苟也堂之內爲室室之左右爲房房在室之苟也室亦用户故曰户牖之間謂之扃扃字亦從户也房別有户以通之獨是房字說之苟字乃借義非正義上部苟溥也卽今所謂苟薄也下部

循附行也。周禮牛人職云：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循。鄭注：居其前曰

牽，居其旁曰循，是也。此就牛人言之耳。牽牛者皆居其前也。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左牽之，效犬者右牽之。苟不居其

耳。吾鄉語：凡曳一輪車者，無論何畜，皆為牽之者。苟也。何左右之異乎？蓋牛無事時曰牽，駕車時曰循。平地任載之車，不用御者，人居牛旁，樂之

為循。吾鄉語：多古言，皆為辨學究攻之，今漸少矣。人部循近也。是所謂依循也。四旁究無專

字，故竊欲以方當之。雖央下云央旁同意，既以央為中央，是即以旁

為四旁。顧央從大，大者人也，則旁所從之方亦當是人形。中央則從

大，取大字之形正也。四旁從方，取方字之形側也。然旁從上從方，則

上下四旁無不到之意也。若為四旁之專字，則旁溥當為借義，而何

以為正義，且其從上不可解矣。

門部闐闐，兩閱闐闐，其從門之意，皆不甚了了。許說皆以門字黏

合之，頗拘讀者不必鑿求也。

匸訓俠藏，故部中皆藏匿字，而匸字獨否，以其捲之似藏，故曰從匸

八。然以入八部而取匸，夫匸婦為義，以夫婦有別釋八字固無不可，

而其從匸不可說矣。故甬入匸部也。

弦部所統三字皆與弦無涉，皆第取絲軫當依段氏之意。今之絲弦以直

絲為骨，而橫絲繞纏，竟體是內外相戾也。筋弦則絞急之是左右相

戾也。故部中三字之說皆曰戾。

糸部自絮至紼皆麻杲之屬已去絲遠紃纈則毛織布矣由緝爲氏
羌之布故類列耳彝乃金器故附於末抑以爵隸鬯部例之彝何不
附米部大徐增繳於末非其次也它處補字各以類附此不然者殆
以部中字無訓密者故邪虫下云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
鱗以虫爲象案此卽列文變例之發凡也凡字與部首不甚合者依
此推之而無不通矣

龜部諸物不倫而皆大腹者也

二部竺字之外其二皆分於上下以見相對相當之意亟亟画蓋皆
當平看許說亟之二曰天地說亟画之二曰上下似豎看者蓋據字
形非論字義也亟之二兩頭有事也勢須兼顧則當亟亟之二則兩
岸也自此達彼是有恆也画之二兩地有物也未知的在何處故往
來求之也竺字訓厚者一加一爲二加倍故厚也惟凡字其內則一
其外似乃而曰從二從古文及說之者多不確當闕之又恆字似當
隸心部從心從互互亦聲當問之

土部圭從重土與圭從之土同意諸侯寶土地也雖古文作珪亦可
隸玉部而附篆文圭於下然以土爲重之意不見且圭字之作當先

於珪故不然也。

里部釐先野後當依玉篇乙轉之釐字從里之意遠。

官字入自部故說之曰自猶衆也。然其說字形也。先云從宀而后云從自。然則何不入宀部且宦仕也。守守官也。固皆與官同意而在宀部矣。亦有臣寸部首可附也。且申自猶衆也。之說曰此與師同意。乃師亦入市部不入自部也。吾究無以窺許君之意。似是從自難說。則甯入其部耳。

公雖非虛字。然一節之形也。而所轄之字。則爲蟲爲獸。是以虛字領實字也。爲例之大變。○本部似當用烏部例。一切不言從內。案其字體皆全體象形字也。卽如萬字稍引長之。則蠍之全形也。且萬禹禹說皆曰蟲也。蟲之迹豈能如獸足乎。○本部次序惟禽禹可依說文。其它當依玉篇禽禹承部首獸字言之。萬禹禹蟲也。次之鷖怪物也。附於末。○鷖玉篇作鷖。以萬從隹推之似當然。說文之譌久矣。惟依玉篇少得其仿佛耳。○鷖下云北方謂之土螻。從內象形。是謂齧象形也。其中之白。以禹字例推之。當是其首。兩白是何物乎。山海經昆侖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與說文食人之說合。

土螻之名合。惟如羊與如人不合。然亦名臯羊。蓋卽一物也。然則兩曰益象四角。或本作𧈧。作篆者整齊之耳。如謂角不當三歧。則萬之𧈧卽蠍之前足。本似蟹螯而篆亦作三歧也。

纂叢從帚之籀文。而在帚部。疏從去之古文。而在去部。它部無之。如人儿大彳皆分收也。

斗以斗斛爲正義。酒斗水斗羹斗爲借義。金部之盃乃酒器之正字。而斗部中字。則諸斗皆有之。諸斗雖有大小之分。其有魁容器。有杓可執。皆同。卽北斗南斗揣之。如古斗無柄。何從取象。以名星乎。惟此部列字頗失次。似當以斛斛說曰量也。乃度量之量。斛居首。皆器名也。以料說曰量也。乃稱量之量。

斛斛斜攣料斛次之。皆用斗之事也。以斛次之。斗之引伸義也。以斛斛次之。此酒斗與挹酒事也。以魁次之。羹斗也。以幹次之。蠶瓢也。是水斗之類也。而以升終焉。以斗十分之也。說文列字通例。大率如此。○酒斗亦有柄。毛傳。大斗長三尺是也。○士冠禮注。勺尊斗今本謂升。所以斟酒也。是謂酒斗。少牢禮。蠶水有料。所以斟水也。是謂水斗。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孰。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是謂羹斗。

補正

設亂也。加衣爲襄。解衣耕也。再加女爲孃。煩擾也。雖設女庚切與孃女良切雙聲。然段氏謂設當本在陽唐。轉入庚青是也。

陸敗城阜也。隋從陸省。裂肉也。壻又從隋。則陸之篆文也。以上二條補于展轉相從字端末字條中

水部泰滑也。古文作泰。皆從大聲。羊部牽亦從大聲。讀若達。走部達

行不相遇也。引詩挑兮達兮。又部支滑也。則引詩支兮達兮。案挑達

雙聲字也。故毛傳合解之曰。往來相見兒。吾友陳碩甫毛詩傳疏以

相見爲衍文。案支下云滑也。當是合釋支達。達下云行不相遇也。亦

當是合釋支達。泰從大聲而得滑義。則達從牽聲。卽由牽從大聲而

得滑義。此其形不相嬗而聲則相通者也。二葉後四行之後

原稿本無此篇。聯玉圃謂予曰。樛樛二字。乃經典與說文交易者也。

因補之。三葉後十行目下注不念所自始也五國善悟

若謂許君作說文爲有漢一代之書。則當以郡國居先。古國邑居後。

亦不得以鄗字冠國名之首。七葉二條之不



風俗通說禊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言人解療生疾之時。

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夫曰釁潔。則豈得以血污蟻之。且人豈有釁都



可塗乎。九葉前五行之末

王子吳鼎     釋為自作 𠂔 𠂔 他器皆云  



十葉第
二條

彝器銘百字。說季子白盤  五百二字連書之也。習鼎作  宗周

鐘曰  福保命。釋為  神保余。又以明說  我亦疑是百字。同上○
前十五行

曾侯鐘作   與我說似。同上○
後六行

王懷祖先生亦主全鳥為說。以玉篇收之鳥部。及漢碑為證。非也。十三
葉前

行漢光和解。量字兩見。口文作  𠂔。底文作  𠂔。卑則是上形下聲字。○

象斗中有米形。章則聲也。隸辨收量字凡五。作量者四。惟曹全碑作

量。然其陰亦作量也。且是碑與斛皆漢靈帝時物。在許君後。十四葉
量字條

古人尚右。故左傳曰。楚人尚左。言蠻夷不知禮也。至漢猶然。項羽本

紀鴻門宴是也。又淮陰侯列傳。韓信致李左車。東鄉坐。西鄉對。師事

之。十五葉
司字條

十五葉
司字條

說文釋例卷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說解正例

許君說解必先字義而後字形其說形也。或此字形屬會意則先舉本部首而后及別部之字。如天在一部云從一大先一後大是也。如字義重大即必入大部而說曰從大從一矣。然有以其詞之順而先言宀部之字者。如斲在艸部而說曰從斤斲艸是也。即其文不如是亦必曰從斤艸而不曰從斤從艸。蓋並峙爲義則先一義爲主字當入主義之部也。此類往往小徐得之。大徐多兩言从非也。或此字之形爲形聲之正例也。則曰從某某聲而已。如其變也則聲兼意。意兼聲。其詞並同。曰從某某亦聲。或曰從某某亦聲。如腓下云從半從肉半亦聲。珥下云從玉耳耳亦聲是也。亦有退本部首於下者。便文也。然此亦據今本言之耳。吁字本在于部也。說詳刪象說之曰從口從于于亦聲。後人不知而求之口部以爲漏也。而增之。遂曰從口于聲。苟有校者刪去于部吁字則亦無從知之矣。否字本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亦聲。後人亦增于口部而說曰從口從不吁則有聲無

意失于義也

否則有意無聲苟且如此知為後人竄亂而大徐且據口部在前謂于部吁字重出否字則竟不知矣何其疏也

元始也此直解其義者也

芻下云溥也當云芻溥也雙聲字蓋漢人之有魄後世之磅礴滂沛霈霈皆一義後人多為區別耳是以霈字兩體分明說文每多異部重文而霈不隸雨部所以表著之也

灋以事類祭天神此以字形說字義類為右半神則左半之示也不屬會意者從類之借義也

兩字為一物一事者則於上字詳說之琅玕一物也則琅下云琅玕似珠者玕下第云琅玕而已玕玕一事也則玕下云玕玕明珠色礫下第云玕玕而已惟石部當以磊為殿則於砢下詳說之曰磊砢眾石也磊下云磊砢也今本乃後人所刪不可據也若其變例則如蛸下云蟲蛸堂娘子蟲下云蟲蛸也此以虫蛸二部相連而虫部在前故先於下字出其訓義若部分遠隔者仍見於上字下也蟲螻同此而蠶蠹又不同此若夫為後人刪削倒亂者則凡有九種有倒其訓義在下者如蝙蝠下云蝙蝠也蝠下云蝙蝠服翼也為其自上下下

便於讀也。有上字出其義，下字出其名，與一以一字成義，一以兩字成義相混者。如鏗下云鏗也，鏗下云鏗鏗也，玉篇則鏗下云鏗鏗鏗也。是也有刪其訓義，後人撮捨之，反加一曰似成兩說者。如娑下云妗也，妗下云娑妗也，一曰善笑兒，玉篇娑衿美笑兒也。是也。然以上猶存其訓義也。又有第存名目者，如媠下云媠也，媠下云媠媠也，死螻蛄之類，皆是許君作字書，必須名義相副，不可使人不知所謂。別檢三蒼五雅也，其或連語而一字有兼義，一字祇專義，從而刪之，尤足惑人者。如繆有稟之十絜一義，故一曰絜繆在下，若絜祇有絜繆一義，故其次先繆，后絜，而絜下云繆也，乃刪之，而連篆讀也。段氏為所惑，曲為之說，果爾，亦當先絜，后繆也。有連語而刪之，或轉注者，如媠下云媠也，媠下云媠也，彼謂此語無用，聊且存之也。又有刪其名目，第存訓義者，如妓娑婦人小物也，而今兩字下皆曰婦人小物是也。顧此或倒或刪，而其篆文猶然類聚，則猶易為考補，其或離析兩處，則刪削之迹尤難見者。如拮下當云拮拮，拮拮持也，以此三字類列，而遞相下當云拮拮，拮拮也，拮下當云拮拮，拮拮持也。以此三字類列，而遞相引伸，以為說，其為合併毛詩經傳而解之，了然言下矣。乃先拮後拮，

而拈字遠隔在後其說解又大加刊落粹難通也其尤可恨者連語而偏旁不同從而刪之更不易見如緇下云冕也段氏謂當作緇冕亂也蓋先刪緇亂二字而連篆讀為一句有疑之者謂冕亦作統與緇從糸同類不加深考而改之非吾茂堂誰能正之乎前漢胡建傳冕作冕與冕甚似或此字本作冕而誤大凡刪節古書其人即無意智是以變怪百出不由一律凡過此等依類核之不可隨文求義也

或此字必合兩字乃為一物一事而彼一字即為一物一事則別立一例如蘇有桂荏之名不可單名荏也故荏下云桂荏蘇而桂下則云江南木百藥之長不復及桂荏之名矣合譎於誑乃為多言故譎下云譎誑多言也而誑之一字即為多言故誑下不云譎誑矣誑咄同字咄亦訓多言則誑之一字即為多言明矣其為物懸殊而字同者亦如此例匚部匱之或體積小栝也盥下云櫬盥負戴器也其器迥異故各自為說不復於櫬下及此義

繚亂也此以疊韻訓者也

餅下云麪養也養下云稻餅也此轉注之又一法也以麪作之則曰餅以稻作之則曰養兩物同形而異名也又案言稻不言粉者周官

言粉養此言稻餅互相備也如彌部鬻下云粉餅亦與周官糗餌互相備也糗下云熬米麥也案古謂之糗今謂之麩古謂之熬今謂之燻周官言糗尚不定其為米為麥許言粉則稻米明矣鄭注合烝曰餌餅之曰養鄭意其材同其法同但形不同耳許皆言餅則謂其形同者何也蓋周官重在糗粉二字而餅養則通名也但以糗為之則曰餌以粉為之則曰養耳曰養稻餅也者以水漬稻米而乾之而粉之而餅之取其滑易也曰餌粉餅也者以不漬之稻米而熬之而粉之而餅之取其鬆活也若謂餅之面更傳以大豆之糗則鄭君固吾縣人今作餌者未有此法安徽所謂糍粑即養也亦不以豆屑傳其面也粉下云傳面者也似即今之胡粉其解固可蚊或係後人竄改若段氏以面為餅餌之面何其回穴難通也且豆屑為粉更無他用而但以傳餅餌之面邪粉字之上不承餌養等字何由知為餌養之面邪

榭枚下皆云可為杖皆老者所用之杖也及其說杖則曰持也似以靜字為動字者統之也凡長大可杖者之通名也攢下云積竹杖即刀槍之柄也稅下云不杖也楛下云稅也是棒亦名杖也

楛 榭 古 今 字 天 官 書 天 官 書 宋 中 興 天 文

杖也。立仗馬儀仗之類。亦謂旌旗有柄也。故大徐曰：俗別作仗，非是。
河下云：發原注海者，本之爾雅釋水，以爲下。大江淮涕發，凡以見其
爲瀆。瀆者，獨也。江淮涕下，但云入海，不云發原，承此文也。它水言出
者，必言入，其原委不出一郡一縣者，則言在，皆有所附以入海，故不
謂之瀆也。溺水言自者，經不言弱水所出，淮南子謂出窮石山，山在
今山丹西南，而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許君
亦不審知所出，因桑欽謂禹導之自此，故言自也。其言受者，本之漢
志，禹貢據所受者言之，則曰東別爲汶，東流爲漢矣。許君據受之者
言耳。派滌淶下，獨言起，起似出之變文，或譌文。小徐本派下仍作出
也。

字有不能直解者，則分情狀說之。如快下云：不服懟也，不服其情也。
懟其狀也。懟下云：愁不安也。愁其情也。不安其狀也。懟下云：怨也。怨
者不必有理，而快之懟，則由無以服之也。愁憂轉注，不必其不安而
懟，懟之愁，則兼不安之義也。故兩分說之。與重下云：專小謹也。專以
釋重，小謹以釋專者，不同例。

說解變例

說解之例必先說字義再說字形即不待說而自明者亦必說之體例固然也如天顛也帝諦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說以雙聲疊韻之法而非字之正義不似解說正例篇中所舉有

中下云和也不可改為內也說見繫傳校錄

蘆菴乃以二字為名者而似蕪菁實如小赤者之說不出於蘆下與它二字為名之說不同例以蘆兼有薺根一義也薺根名蘆不名蘆菴故變例出於菴下抑此薺字當依詩其甘如薺不用疾黎本義薺根可食故得名猶人淺有蘆也疾黎之根則無用之物不應有專名

菴下云大薺菴下云根如薺蓋皆薺菜

菴下云蚘蚘也此以假借訓也蚘蚘乃蝥也菴則艸也陳風傳箋皆作芘芘蓋後人因其為艸而改從艸耳不然芘芘二字本部皆收之必非後人改芘芘為蚘蚘也爾雅菴蚘蚘釋文蚘本又作蚘即許君所承用也疏引舍人云菴一名蚘蚘其字並從虫蚘凝血也集韻十八尤蚘字三收其披尤切者以為胚之重文

艸部莽下云。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為莽。果爾。則何不隸諸犬部。蓋
往往但出其隱僻之義。既省詞費。又資多識。有微意焉。不然。倉頡造
此字時。不遠千里。訪南昌一土語。以教北方人乎。且黃帝時。南昌即
有此語乎。

采字當以獸爪為正義。辨別為引伸義。以其象形知之。而許君不然
者。部中字皆從辨別義。惟番從獸爪義也。

競字上半則詰。下半則从也。說云從二人。不云從从者。競彊語也。若
云從从。則是順从也。非其義矣。故不與常例同。又案競祇是彊說解
連言語者。為其從詰也。

翬下云。下垂從羽。以翬不用羽。故先解其從之之故。字下云。竄也。從
木。人色也。從子。兩對立。文其例同。此而小異。段氏增補。失其句讀也。
虍部虍下云。從虎。虎足反。爪人也。案字形直是從虎從爪。何不列之
虎部。以如是則義不合也。故分為三字說之。朱文藻繫傳考異作𧀮。
爪在人上。更足見其非從虎矣。
血部盥下云。血醢也。以其字從血也。猶之肉部胷下云。血祭肉也。以

其字從肉也。血肉相連之物。故古人製字不拘。盥不以血爲之。而字可從血。猶曾爲血祭。而字反從肉也。從本是血。而字又作。脰是其比例。許君創立部首。爲前

此所無。其說字也。必欲其相附屬。故不免拘矣。然則盥下不云血。醢何也。曰。卽承此文言之也。設醢字亦在本部。則肉醬之說。必有更易。卽以盥承其下。而說之曰。醢也不連言血矣。且許君亦恐後人真謂以血作盥也。故引禮而釋之曰。牛乾脯。則其無血可知。而且梁籒鹽酒不第一脯也。何後人字比句。擲轉證成許君語病乎。

高部毫下云。京兆杜陵亭也。亭名乃與高字形意有合。顧商時無所謂亭。而有三毫。將何所從哉。此古義失傳。而許君遷就其說耳。

麥部云。有穗者從久。此字之從久。不可解矣。故以穗久疊韻解之。許君之意。不謂然也。段氏乃以從來有穗者絕句。來麥一物。何勞更釋哉。大徐謂以行來而從久。夫許云。故爲行來之來。則其爲假借明矣。麥仍是來。反從來之借義乎。闕疑可矣。

粒糶也。此不須說。而舉其別名者也。

宣下云。天子宣室也。說殊偏枯。詩書有宣字。漢乃有宣室。無奈其從山何也。姑以爲說耳。竊意宣似從亘意。非徒聲也。亘求亘也。而垣之

古文𠄎所從之𠄎。蓋古文小篆去其半，遂似回字。許君直以回說之，亦誤。此指事字，象其上下旋轉以求之之狀也。宣蓋從之會意。室中富有，所求皆得。如孟子云：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也。而宣布之義，從此生矣。又紫玉篇：宣有古文作宣，似說文本有觀其形，正當作𠄎也。○博古圖：晉姜鼎作𠄎，其𠄎向左右。魏三體石經亦然。又遼二于中，考古圖有𠄎，𠄎二形皆向左。又省二，其文則謂宣王之廟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穀皆以為宣王之廟。左氏不說。注：宣榭，講武屋。疏引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設依此為說，亦勝宣室也。

併下云竝也。並下云併也。此非轉注，乃以見其為一字也。此類甚多。伍相參伍也。什相什保也。佰相什佰也。不直解其意，而牽連定義，使人知伍什佰即五十百，而微分動靜也。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以此推之。而千人曰傑，萬人曰聖，不必更有什佰字也。抑此什保之保，亦作伍字解。與參伍什佰文法同。知保當作𠄎。匕部𠄎下云：一曰十。大徐繫傳曰：𠄎，五家為𠄎也。使之相比次也。案地官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作什保自通。竊意許君作𠄎者，生字易於見意也。

后部之說當作兩說觀之所云象人之形謂戶也。卮下亦云象人。卍在其下也可證。施令以下又分戶一口為三字。蓋此字義疑許君亦不能定也。云施令以告四方故戶之也者。戶。拙也。明也。施者戶之意。令者明之意。又案咍隸本部者。后有厚意。故說曰厚怒聲。以厚為主。故不入口部。周禮疏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其說上下雖非然所謂人者亦以戶似人字也故知象人形指戶。

鹽下云鹹也。猶之酸下云酢也。鹹乃鹽之味。酢乃酸之質也。字本不須說。故變例說之。段氏改為鹵也。非。

戶。護也。據內而言之也。門。聞也。據外而言之也。勇夫重閉。故戶以護內。門聞也者。吾嘗於冬日塞向。瑾戶。鄉人招瞽者。歌於屋之北室中。聽之。則聞聲自南來也。出戶聽之。則聞聲自北來也。乃知門聞之說之信不誣也。

揆。葵也。詩天子葵之。傳曰葵揆也。然則許君以葵釋揆。即以廣假借之門也。揆字見於經者多。其義易知。且葵從艸。尤為易見。人斷不至疑揆為菜名也。故即發明假借。亦豈孟浪為之哉。木部揆木也。又度也是從癸者。多有度意。即從之者之訓度。而所從者之訓度。可推知矣。六書正譌曰。✕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也。从二木許君以為象

水似誤矣。即其籀文作𣶒從夂。與度地以步同意。從夂與渠同意。更無水流地中之意也。鐘鼎文作𣶒。又似不從二木。

摹下云規也。玉篇規摹也。集韻釋之曰：謂有所規倣是也。

蠶下云屋棟也。蠶固非棟正當棟耳。不如是釋之。則當用繇文也。

改本汪刻小徐本並作吐絲蟲。段氏合兩本從之。非也。謂蠶任以疊韻為訓是也。人所共知。故變例耳。

說文說字義之語。其變例亦多端矣。如臣牽也。父矩也。此為一類。皆以疊韻訓。而說在字意之外。臣心當牽繫於君。父當立矩。獲於子也。羊祥也。為一類。亦疊韻。而用可借之字也。大吉羊。即大吉祥矣。民眾萌也。為一類。此亦借字。而非本篆之借也。文選辨亡論曰：夫四海之萌。非無眾也。西征賦注引尚書傳曰：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而未部。勑下亦引周禮以興勑利萌矣。故民下曰萌。以見萌可借為氓也。瓢蒼下皆曰蠡也。為一類。乃顛倒說解也。蠡可訓為瓢。以蠡測海是也。龜下云舊也。則兩字皆古音也。龜音蓋。舊音休。疊韻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而讀爲邱慈乎。故知爲本音也。西京賦以龜與鮒牛秋爲韻。是後漢猶讀龜爲邱。六朝始變耳。鬪下云龜聲讀若三合繩糾。是龜音區之證。

匙下云是少也。覲下云面見也。此乃會意常例。不過定字說解有餘。丈此祇分本篆爲兩耳。不足爲異。其或第以聲爲義者。則當分爲二類。佼下云交也。佻下云合也。儻下云賣也。僻下云辟也。此分別文也。至如誥下云告也。誥靜字。告動字也。謂誥所以告人也。周書固誥告連用矣。政下云正也。謂政所以正人也。斂下云分也。謂分此物而斂賦之也。劑下云齊也。謂劑不齊而使之齊也。仲下云中也。中足賅仲之義。仲不足賅中之義也。待下云待也。以儲下云待也。證之知待。謂儲以待用。與痔同字。非如待下云俟也。之爲統詞也。院下云完也。似有誤。像下云象也。此假借也。喪下云亡也。二字同義。禮曰亡矣。喪矣。雖分二類。而其說解竝當云從厶厶聲。佼下云從人從交。仲下云從人從中。中亦聲。類此者皆非也。義與聲互相備。況其中有分別文乎。像下云從象象亦聲。尤爲笑柄。古借象爲像。故不論本義。若言從象。則人之像與獸何涉。而云從乎。此下云止也。從止從匕。兩體皆義皆

聲故不及聲也。夔下云衛也。則隼之譌字矣。口部否下云不也。此字以在不部者為正字。以不為主義。即云不也。與艸木部中字無絲丈者。則第云艸也。木也。乃是以義為解。非以聲為解。不在此例。

說解有即用本字而加偏旁以說之者。帝諦也。走趨也。正是也。糾繚也。古故也。詰競言也。莘叢生艸也。取堅也。盾。敵也。自鼻也。羊。祥也。車。專小謹也。箕。簸也。工。巧飾也。豐。行禮之器也。人。三合也。入。內也。厚也。嗇。愛濇也。久。從後灸之。桀。磔也。口。回也。臼。舂也。瓜。蔞也。西。覆也。匕。相與比敘也。从眾立也。身。躬也。衣。依也。見。視也。火。燬也。黑。火所熏之色也。允。彼也。欠。凍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厶。象城土為牆壁。段。綴聯也。丑。紐也。辰。震也。午。悟也。未。味也。申。神也。亥。茲也。其。即是一字者。自鼻也。車。專。厚。已。小異矣。此外以義訓者十九字。以音訓者二十一字。漢儒偏主音釋名尤甚。許君無所偏主。故宜為漢儒之傑出者矣。

許君之說字也。固多本之經訓。然亦有使人易了。即用漢文者。或於本字下不出其義。惟於它字下見之。是以今義明古義。而不以今義冒古義也。或即於本字下見之者。則經典概用借字。而古自有專字。

者也。二者皆有是字，乃假借之類，亦有古無是字，取漢字以明之者。使人知漢之某字即古之某字，或漢某字之義即同古某字之義也。而讀說文者，或以說解有之，欲補於篆文，或以篆文無之，欲改其說。解皆程子所謂扶醉人者也。今畧區四類備稽考焉。有其字屬物以漢名說古名者，為下云母猴也。古名為漢名母猴，即項羽本紀之沐猴。今所謂馬猴者也。籟下云莆爰也。兩字皆借，故無偏菊。玉篇則實言之曰竹牘也。筐下云取蟻比也。櫛下云梳比之總名也。漢尚無篋字也。策下云柶雙也。廣韻柶雙帆未張。漢尚無篋字也。椴下云撞樓也。玉篇有樓字。桎桓下云行馬也。赤下云豆也。象赤豆生之形也。經典皆作菽。惟投壺一言小豆也。巢茱相隆。鈇鏡鑿七字下皆言菽。鈇下又言錘。菽者春去麥皮也。錘者郭衣鍼也。皆非此義。釋器。剡謂之。龔。許書收龔於留部矣。說解則借菽者。當時所用也。郭注釋器云。皆古鍬。插字。廣韻引作錘。與劉伶荷錘同字。知錘字至晉乃借之。銛下蓋傳寫譌。今呼為杓者是也。貝下云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其說錢字也。仍以周頌錢鏹為義。不以後世之訓汨亂之繫傳。有一曰貨也。句必後人所加大。徐不用是其功也。頌下云權也。今所謂顧也。玉

篇始有之。曹子建洛神賦。靨輔承權。是三國時字。猶作權也。震下云。劈歷釋天疾雷為霆。靨注謂霹靂。疏引說文。又曰。霹靂俗字也。軀下云。大如又股。此又今之釵字也。鈔下云。又取也。此又今之杈字也。古名也。又名畢。陞下云。牢也。乃牢獄也。古無牢名。戡下云。長槍也。槍亦漢名。故加長字以別於鉅也。之本義也。軌下云。車徹也。徹今作轍。故云車以定之也。隄下云。唐也。汲古初印詩中唐有甃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雖不謂隄。然隄上可行。與路同一義。引伸。故不加字以定之也。凡此者皆以今名說古物。而後今人知古名。如或漢無是物。則匱匱下云。古器也。錢黈下云。古田器。言古者慮今人妄以今器擬之也。至若邑部。阜部。率舉漢郡國而後及古名。其為漢所未立者。始專舉古名。水部皆漢名。間及古名。惟九澆皆言州。明其采自周官也。其立文之意。統視乎此矣。有其字屬事。即以漢語釋古語者。頤下云。繫頭。頤也。孟篇為惟不同說。文廣韻頭多。頤頤不甚可解。溫蓋即為此借義作音也。報下云。當罪人也。漢書奏當之成。所謂論報也。扶下云。竝行也。讀若伴侶之伴。是扶為古伴字也。伴下祇云大也。不及此。漢義擬喬下皆云。駮也。佻下云。癡也。讀若駮。是知佻為正。

字駭為漢時行用字。駭者馬行危危本無癡義也。其以漢時借字說古之專字者。嚮下云桓圭。經典皆作桓不作嚮也。義下云己之威儀也。古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自鄭司農已言之。故許君以人所宜說誼。以威儀說義。存古訓也。然不云己之威義者。使人知古用義者。今用儀也。是以必下云威儀也。賓之初筵釋文必引毛傳標授也。又云說文作儀而不言其訓有異。則此當作威儀標授也。兒下云頌儀也。駭下云馬行威儀也。無不用儀者。教人之法。則然敘用誼字。四初不從俗作義者。自作之文。則然也。有直以漢字說古字者。籍下云簿書也。不出簿篆。曹全碑尚作簿。又恐此字是後人改。筭下云簪也。先部云筭也。依漢皇后紀注所引剛首字。俗先作簪。俗者漢時風俗也。欲人易知。故不以先說筭。髻下亦云簪。結也。旄下云幢也。不出幢篆。幡幟下皆云拭也。案拭下云。叔也。叔下云拭也。是飾拭一字。周官內豎注。振飾類沐之器。釋詁。振拭刷清也。振刷即振飾。世婦注。振拭也。是鄭亦用拭。特飾兼文飾。拭滅二義。漢時拭字。第分其拭滅一義也。不出拭篆。立部云住也。躋下云住足也。案邁下云不行也。本無馬字。毛氏引增非也。讀若住。是邁乃古住字也。不出住篆。趨滇淨海。注潢。沼隍八字下。皆言池。說文有波無池。然其於寢下言滹波。此名漢時未改也。禮記則作惡池。引詩作流。波北流。汲古初印本。經文不可改也。自作說解。則一切用池。仍不出池篆。閣下云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扶下

云讀若伴侶之伴。不出侶篆。扞下云指麾也。玉篇廣韻引同。摩下云
旌旗所以指麾也。玉篇廣韻引作指摩。韻會引同。今本吾謂今本是
也。言漢麾字即古摩字也。不出麾篆。原下田下皆言阡陌。畹畷。畛
四字下皆言陌。實則古之封疆畛畷。皆是物也。即如商鞅開阡陌。似
古有阡陌而後鞅開之。不知亦以漢語說古事也。不出阡陌篆。軒下
云曲輶輻車。小徐本漢書景紀注引許說輻車之蔽也。蓋即在曲輶輻車
下。以不收輻字。故因便申說之。大徐以無輻字而改之。且竝刪此文
也。乃至說解中藏字凡三十見。經典皆用之。惟漢書用藏字。夫書契
之作。本取有別。若已有專字而仍用古之借字。惑也。然新增之字。乃
隸體。苟為之杜撰篆文。則惑之甚者也。惟其然而寫下出隸篆。娶下
出婉篆。廩下出廩篆。蛾下出螻篆。吾皆得而刪之。寫下云隸也。蓋許
君所據毛詩作維寫有巢。故云隸也。謂經之寫字。即今隸字也。陸氏
作釋文時。經已作鵲矣。故曰字林作隸。玉篇則隸鵲二字皆在後增錄字中。雖不曰說文作寫。
為陸氏之疏。然不曰說文作隸。則知今本篆文。乃後人據字林增也。
苟正文作寫。重文作隸。而以重文說正文。許君乃如是不通乎。且盛
風赤寫。凡凡擊下引作赤寫。擊擊。卷下引作赤寫。已已寫者。屨也。於

彼引之。所以補其借義於此。不言恐反亂其正義也。此與亦為等字人皆昧其本義故立文如此若本義不晦者亦多兼及餘義非謂本字下定無借義也。媯下云順也。引詩媯兮媯兮。此下出媯字云媯也。又出媯

字云順也。引左氏太子痤媯。媯乃後人增也。媯下所引詩蓋許君所據本固然。媯有篆文媯。篆文則作媯而不作媯。故不依詩句本。次而先出媯字。引詩作媯。再出媯字。說曰媯也。使人曉然于詩用隸字作媯。即是篆文媯字也。讀者不知以今本作媯兮。媯兮且據媯下。媯下皆言媯。輒於媯下增媯字。竝于媯下增媯字。不顧下文自有變字。乃即今之戀字也。況增媯字而目為重文。增媯字而不敢目為重文。不知死宛既已同聲。而其說又同義。必不容有音義皆同之轉注。豈得不為一字乎。左傳生佐惡而媯。太子痤美而很。彼乃錯舉之。是荒經蔑古之人也。毛本以變重出而刪之。五音韻譜亦刪然尚注明而嚴鏡橋且以為是嗟乎。不用心者增之。不用心者刪之。然刪變而不敢刪媯。則何如留變以為左證乎。媯下云晏媯也。蓋即新臺燕媯之求也。媯下則引是知毛詩所有媯字古丈或作媯或作媯漢時皆以媯攝之也鏡橋曰媯媯皆訓順。則順兮順兮為不詞。豈知詩有別裁。不得以定經繩之乎。媯媯疊韻。例無兩義。加兩兮字。長言詠歎也。行行重行行。唧

唧復唧唧一字也而且云重復矣鸚之鵠之鷓今鷓兮一物之名而斷為兩矣鍊橋不當驚怖之乎麋下云麋也又出麋篆云麋屬余疋

麋有麋麋麋麋諸名說文祇收麋字餘蓋本用借字後加麋旁如雞專鳥況所無之麋

字乎詩野有死麋毛傳不說是漢初尚無異名許君時則呼為麋麋

篆必後增即觀其說曰麋屬亦可見麋下云麋也祇是一物安得言

屬乎考工記山以章注章讀為獐齊人謂蠶下云丁蠶也蛾下云羅也蠶下云蚘蟬也

蚘下云蠶子也四字類列安得蛾為蠶蛾廣雅云蛾蠶也說文當與

同詞謂古文作蛾漢字作蠶以今語說古字也余疋蠶字四見知為

漢時字即許君先出蠶字亦非無意也蛾是總名當以冠首然是時

余疋已作蠶矣故蠶丁蠶者余疋之全句也以之居首庶人知蛾之

即蠶也讀者第記蠶羅一句而忘學記蛾子時術之遂以余疋改說

文蛾字解又以上下文皆言蠶遂增蠶篆我聲豈聲古今音皆不同

部故不以蠶為蛾之重文然釋蟲蠶羅上我下虫故郭注曰蠶蠶其

在說文則虫部蠶或作蠶說曰蠶化飛蟲豈於蛾字有干涉哉是人

目光短不之見冒昧改之以致千年來如長夜也

說文引經證本義者引經正讀者皆不復論其引以證偏旁者麗旅

行也。旅者，侶也。謂鹿之結隊而行者也。而附麗之義生焉。麓下引易百穀草木麗於土。引依類篇所特以本句有艸字。明艸亦得言麗也。豐豆之豐滿者也。而豐盛之義生焉。靈下引易豐其屋。徐依小屋即山也。以見山之得言豐也。庸下云：庚更事也。引易先庚三日。以見庚之得訓為更也。卮下引易節飲食。以卮從卩。而卩節義通也。有引經為本字廣一義者。嚙下引詩大車啍啍。毛傳重遲之兒。非口氣之本義也。詵下引詩詵詵兮。傳眾多也。非致言之本義也。戢下引詩服之無戢。又申之曰：戢，戢也。非解也。之本義也。荆下引易井法也。部首下無此義也。枵下引左歲在元枵。申之曰：元枵，虛也。此釋天文也。枯下引書唯箇輅。書依竹部作枵。竹部作枵。枵格。枵非。申之曰：枯，木名也。燠，乾也。與日部曷相似。引詩我孔燠矣。傳：燠，敬也。釋詁文也。愈下引書有疾不愈。申之曰：愈，喜也。涓下引介足汝為涓。則水名也。洗下引詩有洗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聖為空之古文。引書朕聖。讒說殄行。申之曰：聖，疾惡也。以上諸引與一曰某也同。然如嫫下云：一曰女侍曰嫫。而後引孟子二女嫫。此不一曰領之者。皆假借之義也。有引經為宀部字廣一義者。蓀下引書厥艸惟蓀。此介足厥其也之義。非發石之本義也。蓀下引周禮乾蓀。

此乾溼之乾也。史下引論語荷臾。此詹何之何之借字也。越下引詩威儀秩秩。瓌下亦云玉英華羅列秩秩。秩之本義則積也。罫下引詩雉離于罫。離者麗也。壬下引易龍戰于野。申之曰戰者接也。有引經明假借者。鞞下引周禮鮑氏。而曰鞞即鮑也。粵下引書若顛木之有粵枿。若擇菜也。此本無其字之借。植。什木也。顛則有字之借也。敵下引左敵而忘言左。借如爲而也。荒下引易用馮河。借馮爲湖也。埵下引詩鸛鳴于埵。借鸛爲翟也。有引經而經與篆各爲假借。不可一律論者。漚水也。一曰詩江有漚。汜水別復入水也。詩曰江有汜。就字而論。則漚爲水名。而可借爲水別。復入之汜。就經而言。則汜爲本字。而可借用水名之漚也。凡若此者。大抵皆引伸假借。而讀者或謂引以證本篆。於是麗加艸。豐加山矣。故余亦不備考。粗引數事。以例其餘。庶幾讀者知所區別焉。本非說解中之要義也。

許君說解。不可一例觀之。有爲經作辨正者。如璆下云弁飾。往往冒玉也。此言曹風其弁伊騏之爲聲借也。趨下云趨田易居也。謂晉於是乎作爰田之爲聲借也。握下云木帳也。以字從木。故云然。其實帳以布爲之。故從巾。以木張之。故握從木。凡形聲字不能該備。但舉一

端如以火鍊金而鍊煉二字一從火一從金許君以巾與帳意近故帳下云張也以聲說之握則迂回故以木連綴之其實帳必張之以木不能無骨而自張也而握亦非板屋純以木爲之也漢書則作幄矣。

一曰 或曰又曰並同

案此二字爲許君本文者蓋寡其爲後人附益者一種也合字林於說文而以一曰區別之者又一種也其或兩本不同校者彙集爲一則所謂一曰者猶今人校書云一本作某也是又一種也余向也奉爲圭臬今思得之爽然自失願讀者勿爲所愚無說者不出○玉篇之說與余符者引之異者亦引之以使異日再加精思且不願庸人之耳目使不聰明也

裡下云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裡案精意者潔也以享者祀也尚書裡于六宗釋文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孔疏引國語曰精意以享裡也又引爾雅注孫叔然曰裡絜敬之祭也而申之曰知裡是精誠絜敬之名耳足徵其非兩義矣國語在前許君蓋即述之後人易以王子雍說而校者並錄之玉篇兩句皆引初學記第引潔意以享爲裡而潔字之誤用俗字與本書同

柘下云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此一曰蓋附益之語。五經異義既云大夫士無主矣。於此何又云大夫有主。即云有主何異於天子諸侯之用木而獨以石。孔悝反柘時在衰周。事則孤證。何得據爲達禮。且杜元凱謂柘爲盛主石。玉與郊宗石室語意合。亦不得云以石爲主也。初學記引作宗廟之木。主名曰柘。其不以石。尤彰彰也。山部室下云宗廟室柘。小徐作主石。或此主字爲室之殘字。則可通也。

祝下云從人口。一曰從兌省。此一曰似是許君本文。蓋此字可疑。不可以爲從兄。因分爲人口。人口又不成詞。故又以爲從兌省。然兌字從儿。占聲。省占之儿。而留口。既無此省法。且省形聲字以成會意。尤無此法。蓋此字失傳。許君所訪通人。於其說皆不安。故聊且存之。如此。太祝舍鼎作祝乃人跪而向神之形

珽下云讀若詩曰瓜瓞。奉奉。一曰若螽蚌。此乃六朝人語。豈漢人語乎。小徐韻譜所用者。李舟切韻也。一董。奉奉皆補孔反。三講。蚌步項反。廣韻。奉邊孔蒲。蠓二切。珽蚌皆步項切。此其所以異也。然蚌珽皆從丰聲。奉從奉聲。奉亦從丰聲。本無異也。許君安知後人韻部乎。○韻會引作讀若蚌。詩曰十字。竝無特玉篇引此句於以爲系璧之下。

是謂球形似蚌故同從丰聲也則是義非音當再詳之

玳下云一曰石之美者此後人因玳亦借爲珉遂遂珉之說解於此也玉篇同今本韻會則不引此句

芋下云麻母也一曰芋卽臬也此蓋原文玉篇亦引作說文

篇芋同芋蓋芋形似芋因誤

釋此芋麻母也也釋文作芋玉

薦下云一曰矮也

韻會不引

案薦菸也菸鬱也互相引伸而義已明矣爾雅

鬱氣也邢疏謂鬱蒸之氣也是卽菸鬱也之義若夫矮者病也與菸

字亦相中然言鬱則得其致病之由言矮反不了也此昧者改之校

者見兩本不同並存之耳故知此一曰矮也者猶云一本作矮也並

非別一義吾鄉於艸木花葉之形色未變而已失其性將就墜落者

謂之薦而重言之故吾知之審也又案詒字說曰韭鬱也與此鬱字

意近玉篇薦菸也黠也而無矮也之說

草下云雨衣一曰衰衣此係原文特衍衣字耳玉篇云雨衣一曰蓑

以蓑易衰乃以今字易古字而說文之衍衣明矣衣部衰下云艸雨

衣秦謂之蓑衰字從衣不從艸故說解表其爲艸蓋雨衣或以布帛

爲之特不名曰衰耳草下云一曰衰正與衰字轉注借爲盛衰旣久

乃加衣字以別之不知一曰蓑猶今言一名蓑也許君除總名之外不言名魚部多云魚名亦後人改也下文又有一曰草蓆似烏韭則別其名義與上一曰廣二名者不同

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此又改易之丈也韻會不引一曰句木部榭下云其實阜一曰樣樣下云榭實玉篇樣有重丈橡橡即象斗子之象也大司徒注司農云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掌染草注

藍蓆象斗之屬知先鄭猶呼草斗後鄭即呼象斗矣大氏榭柔樣柞櫟為一類之木說文柞櫟下雖皆曰木也不與榭柔轉注然柞下云櫟實廣韻以櫟為柞屬夫櫟實所以名柞者猶之茱萸實裹如裘也

此依爾雅釋文今為實裹如木吾鄉名其木曰柞其實曰橡子實之外有皮包之如栗房名

曰橡子盈可染緇是即草斗矣竊疑一曰象斗子句或出字林呂氏以許書不合時諺而改之唐之試明字科者合兩書為一以便於誦讀故有一義而分兩說者而字林之亡即以既經合併故無傳述者

耳上篇引一曰椽斗蓋別二名也余因椽椽一字搆知式樣之樣亦可作像像下因云讀若養字之各兵特古人未用耳廣韻有椽字云式椽蓋唐時俗別字也

胖下云一曰廣肉廣字不知為何字之譌若謂肥也則古無謂肥為胖者許君何從聞之玉篇廣韻皆不引此句集韻始引之知為唐以

後俗人所附益。即觀廣肉二字。拙而不古。亦可知非古訓矣。韻會引之。又引增韻。脅側薄肉。內則鵠鵝。以證。

啖下云。一曰噉。說文無噉字。此校者謂啖。篆一本作𠵽也。玉篇廣韻皆噉為正文。啖為重文。或即本之說。文似傳寫說文者。或說噉字。或說啖字。校者見其異。而記於篆文之旁。寫者誤入說解中。遂似以本字為說解。蓋一曰之謬。莫謬于此矣。韻會云。或作噉。噉下云。鳥鳴聲。一曰鳳皇鳴聲。噉。此又校異文也。各據葛覃卷阿為說耳。

唬下云。唬聲也。一曰虎聲。此亦校異文。玉篇虎聲也。廣韻收禡部者。訓虎聲。收陌部者。訓鳥啼。玉篇在前。虎聲當是。若謂其字從虎。不得訓唬。則不然。獨不見號字。亦從虎。而訓呼乎。

趙下云。趙趙也。一曰行兒。段氏說是也。蓋趙趙雙聲。形容之詞。而趙下之行。輕兒。即趙趙之訓。此說輕字也。讀說文者。或愛趙趙字新。而刪行兒。或以不恆用。而刪趙趙。校者見兩本不同。故加一曰。抑玉篇即同。此文則其亂也久矣。

越下云。一曰越。舉足也。即國策之越足。此越一字之義。非越趙連讀之義。故再

出越字而後說之。此蓋許君本文。小徐本此在從走堯聲下。是也。凡別一義者皆然。大徐往往亂之。

遁下云一曰逃也。此後人逆遯下說於此也。茂堂說是。案遁字古蓋與循同聲。不與遯同聲。聘禮賓辟不答拜。鄭注辟位。逡遁。過秦論。遁

逡而不敢進。遁逡。逡即逡巡之倒文也。玉篇則謂逡逡一字矣。

達下云或曰迭。迭下云一曰迭。韻會不引此句。如段氏說。迭亦作迭。迭亦作迭。

固可也。即謂是辨正之詞。謂迭為達之重文。迭自為更迭之字。亦可也。二字雙聲。固可。迭易玉篇。列達于達上云。達也。迭也。亦與達同。則

或曰迭自是訓義。釋言迭迭也。又恐本是迭也。迭迭亦雙聲。

速下云。又曰怨匹曰速。韻會引作一曰速。怨匹也。

古文也。公羊則以姓別矣。且上引虞書而此言。又曰屬詞尤不妥。況詩君子好速。釋文云本亦作仇。而公侯好仇。釋文不曰或作速。是知

仇從人與匹耦意近。速則同聲借用耳。借義甚多。可勝書乎。免置鄭箋亦作怨耦曰仇。是增此句之人。直亂道耳。非真左氏本有作怨匹

者也。人部仇讎也。毛傳仇匹也。案仇讎仍取匹義。俗云冤對是也。

遽下云。傳也。一曰窘也。當係後人附益。釋詁駟。遽傳也。玉篇。急也。疾

遽下云。傳也。一曰窘也。當係後人附益。釋詁駟。遽傳也。玉篇。急也。疾

遽下云。傳也。一曰窘也。當係後人附益。釋詁駟。遽傳也。玉篇。急也。疾

也。卒也。廣韻始有窘也之說。穴部窘下云迫也。即急疾之意。案此遠之引伸義也。左僖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于鄭。杜注。遽。傳車。又。遽興姜戎。杜無注。蓋亦同之。戎事急迫。故乘遽。猶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矣。此類引伸之義。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

很下云。一曰。謫也。此又校異文也。與不聽從也。爲一義。史記司馬相如傳。謫夫爲之垂涕。是謫卽戾也。弦部謫下云弼戾也。以字從謫。故云弼耳。

疋下云。或曰。胥字。玉篇引疋字說解甚備。而獨無此句。然則此亦校者詞也。謂亦以爲足字句。別本作亦以爲胥字也。即觀上文兩言以爲而本句不言以爲而言。或曰。亦可知也。

繼下云。亂也。一曰。治也。案乙部亂治也。則一曰者。校者恐人以亂爲敵。而箋記於側寫者。誤入正文。抑或亂爲敵之假借。本兩義邪。玉篇亂也。理也不絕。

也其理也。即此治也。

諄下云。數也。一曰。相讓也。此又校兩本異文也。數卽讓。左傳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諫下云。數諫也。皆其義。別本所以作相讓者。此下卽列

讓字也。玉篇有。

詆下云苛也。一曰訶也。小徐本苛作荷。苛荷皆訶之借字也。韻會引說文訶也。集韻則引作苛也。可知是據本不同。非兩義也。

鞞下云轡鞞。一曰龍頭繞者。玉篇云轡鞞也。籠頭繞者。然則下句即上句之注解也。蓋本文祇作轡鞞也。後人以其言太簡。故以籠頭繞者申說之。傳寫既久。遂迨於從革弇聲讀。若應之下。若爲兩義。而籠字又挽竹。遂不可解矣。段氏必用正字作籠。則大不然。說文有部收籠字。云兼有也。讀若籠。小徐本籠籠同音。即可借用。說解中每發明假借之例。段氏多改用正字。則許君之志晦矣。且鞞罩馬頭之外。與籠訓兼有意合。然籠以罩物。亦未嘗不合。若以籠頭爲籠之專義。則從有龍聲。無以見其爲皮革所成之物也。

閔下云從戈矣。又云或從戰省。或下當有曰字。要之此句不妥。蓋後人校語也。從戈從戰省。皆會意。本無分別。且既云試力士錘矣。則戈與錘意尚相近。若鬥即是戰字。既從鬥。即不當再從戰省。將無以其聲略相近邪。

貞部云。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案積古齋鼎作鼎者。屢見。已見存疑篇鼎字下。許君時諸器未出。故但據京房說。

盱下云一曰張目也乃小徐語益知一曰之真偽雜糅矣且盱下云

張目也恐小徐誤認盱為盱也

玉篇無此義

盱下云一曰旦明也玉篇有上二句而無此句字從目安得有旦明

義蓋此人誤以盱為眇也眇下云尚冥也冥則非明然眇在早昧二

字之間早下云晨也

晨下云早昧爽也

而言之則曰冥由後而言之則曰明耳昧與冥同義而說之以旦明

故盱亦得為旦明也兩旦明段氏皆改為且明是也莫下云日且冥

也是其證

羿下云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此不解古諸侯者所增也苟如弓部晉

下明言射官則彼無由加此矣

鷗下云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此校者詞也蓋鳥也本作鳳也承

用爾雅既譌之後校者見一本不譌而未敢直改乃記於下又因其

雌皇句遂連鳳言皇也如謂爾雅之鷗鳳為鷗鳥之譌則釋鳥一篇

無言某鳥者

惟黃鳥兩字為名苟無鳥字則不成詞

又不應不及鳳也

皇黃鳥也自別有鳥名皇

惟是玉篇次鷗於

禽下說文則不然恐亦經遠易矣韻會無一曰句

玉篇但云理也

此又校者詞也唐高宗諱治故有改此

注為理者。別本未改。故校者記其異。夫既改矣。何獨有不改者。蓋唐人避諱之法寬。如圭峯碑。世世竝出。而說文。猗下云。虎牙也。一本作武牙也。至今相沿矣。余知一曰有校者之詞。實由此理也。一句悟入。又案南唐尚避唐諱。故小徐說吏字曰。吏之理人。大徐引用。改為治人。既事新朝。不得不爾也。

將下云。一曰將腸間肥也。一曰臄也。蓋一曰本一。而校者二之也。後

文臄下云。牛腸脂也。脂下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而膏肪下皆曰肥

也。然則脂膏肪肥皆同物也。著兩骨之脂。吾鄉謂之肪脂。安徵謂之板油。其腸間脂。吾鄉則曰花脂。蓋說文兩本。一本作

一曰將腸間肥也者。別其義也。一本作一曰將臄也者。通其名也。實

是一說。而校者以為異。而並存之。惟臄義與骨肉義別。知一曰為原

文矣。臄將雙聲。故臄亦名將也。又案鄭注禮曰。凝者脂。釋者膏。蓋牛

羊之脂。以火鍊之。冷則堅凝。豬脂雖冷。不能堅凝。故曰釋者。是則通

謂之肥。而肥固不同也。夏日豬脂投蘿蔔其中。可以市月。而味不變。

肥以多肉為正義。訓脂則其引伸之義。玉篇第引腸間肥一義。非也。說文大列此字於膏臄助之間。不與臄字為伍。玉篇亦然。豈可少膏肉一義。

剽下云。一曰剽劫人也。案力部剽。劫也。直由今作剽。劫。率加此語耳。

非曰二字同音通用也。

觶下云出胡休多國段氏據太平御覽改為出胡尸國一曰出休尸國又謂事類賦祇引出胡尸國案此一曰蓋謂一本作胡一本作休非有兩國一名胡尸一名休尸也而多即尸之譌文

觶下云一曰觶觶也蓋謂經星之觶又名觶觶也非如段氏以觶釋觶玉為觶大觶也又星名韻會四支云又觶觶星名四紙云一曰星名皆不似

引說文

平下云爰禮說五音韻譜作又正也可見凡一曰字多係後人增改韻會並無而引廣韻正也

盃下云讀若灰一曰若賄小徐本一作或亦校異文也

食下云從自亼聲或說亼自也此亦校者詞或說猶一曰矣上說謂為形聲字下說謂為會意字亼自猶云集香耳段氏膠葛為一宜其不可通也

餒下云一曰魚敗曰餒此後人以爾雅羸入也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何注魚爛自內發案人之餒在腹魚之爛亦自腹起故引伸其義而用之非別義也韻會不引

普下云一曰棘省聲是篆當作𠄎也𠄎也𠄎大徐无此句蓋知為謬說而

刪之古文來來相似故生此說

披下云一曰析也

依段氏所引葉本及類篇

小徐無之恐亦後增

榛下云一曰蕞也五音韻譜作蕪也案此蓋後增棗栗荆榛許君分

爲二此人知之故增此說不知榛爲散木有之則蕪穢不治矣本一

義引伸不須出也韻會不引

櫝下云又曰大椀也小徐作又曰櫝木枕皆誤也當依玉篇作小棺

廣韻韻會亦皆有此義大椀乃初譌讀者以爲不通改爲木枕也木

部楷下云棺櫝也此櫝爲棺之證漢書高帝紀注服虔曰楷音衛應

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

槩下云一曰門柵也蓋後人因柵下云門楬也故增此文耳槩弋轉

注本爲凡槩之通名而柵則爲門槩之專名故闕下曰門柵不復曰

門槩增之轉使人疑也

昧下云一曰闇也案上文昧爽旦明也爲周書作解也此又爲難蜀

父老習爽闇昧作解也然昧爽之時較日出時言之則爲闇較鷄鳴

時言之則爲明本是一義不須區別

旭下云一曰明也夫既云旦出兒矣日出則明一意引伸小徐无

此句是也。玉篇亦无此句韻會不引。

昌下云。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案此因誤記詩詞。因生日光之訓。

玉篇无此說後人以字屬日部。遂信之。而不敢刪也。案昌從日。古文昌從口。似

當隸之。曰部。以虞書昌言為正義。字從日者。乃譬況之義。猶今言日光

玉潔矣。韻會引作亦曰目光也。徐按詩美目昌兮。筠案小徐亦誤記

富下云備也。一曰厚也。此亦校者之詞。富福皆從畐聲。故皆說之曰

備。此古音古義也。如王子伯服之作伯瞞矣。古音失傳。乃改為厚也。

校者見其異而掇拾之。小徐本無此句。

寯下云寯寯不見也。一曰寯寯不見省人。小徐本作一曰寯不看人。

案既云寯寯不見。知此字以聲為義。不能獨字成義。寯下云山山不

見也。本說寯字。乃不曰山山而曰山山。於是。以聲為義之意愈著。山

山寯寯。皆是不見。寯合山山為一字。仍是不見。此不見之義。信有徵

也。至一曰之文。吾大都不信。而此文介在兩可之間。大徐衍見字小

徐。說一寯字。又說省為看耳。省人。省錄人。也不省人。猶曰不有寡君

也。即不見引伸之義。有無皆可。玉篇寯寯不見。一曰不省人。是也。

冥寯雙聲。亦形容之詞。與寯寯重言。不為異。矚下之山山。雖指目旁

薄綴爲言。非不見之說。而其以聲爲義愈明矣。

瘼下云減也。一曰耗也。案減也者降殺之義。是瘼即左傳自是以衰之衰也。耗即耄字。是瘼又爲衰老之衰也。一切經音義出衰耄字。而引此瘼減以釋衰。又曰耄今作耗。秋官司刺再赦曰老旄。宋版釋文作老耗。今本作老耄。然則耄之作耗。乃唐人俗字。若如段氏說。則耗也。仍是減也。不可解矣。

供下云設也。一曰供給。二義無別。

玉篇无供給

假下云。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廣韻三十五馬假下云。非真也。而后云。說文又作假至也。案此篆說在彳部。則此爲後人所增明矣。儼下云。僭也。一曰相疑。蓋亦一義。左傳如二君。故曰克如二君。於景楚公子美矣。君哉。惟其僭也。故相疑似耳。

玉篇无

韻會引一曰相儼也。則是儼人必於其倫之意。

并下云。從从开聲。一曰从持二爲并。案此字義疑。許君存兩說也。從从开聲者。謂此字屬形聲。其篆當作并。汲古作并。非也。一曰从持二爲并者。由开聲不諧。而謂此字爲會意。其篆當作并。段氏依韻會所引。改爲从持二。蓋據开下云。二千也。不知彼說原可疑。篆作干。

隸作干。以隸為篆，豈有當乎？且干，犯也。犯，非物。那可持？乃二亦非物。而言持者，則據字形而言。𠂔，𠂔，以从貫乎？二猶白之入合二也。袷下云：一曰背縫。此必後人亂道也。禱下云：衣躬縫。讀者以袷禱同音，遂謂其相通。不知玉篇兩字亦較然也。袷下云：新衣聲也。此下即繼以禱字。云：衣背縫也。又有襦，褶二重文。是知與袷非一字也。韻會引之，遂亦通禱。蓋據晉語：衣之偏袷之衣也。不知彼是聲借字，假借之義，不勝書也。

裘下云：求聲。一曰象形。當刪聲。一曰三字。以箕下甘象形。秫下木象形。為比。豈有以本字之古文為聲者乎？

屨下云：一曰屋宇。案宸下云：屋宇也。是謂屨即宸也。諸說解中所云尸者，屋也。直以尸與广字形畧相似，而強為之解也。恐不安。屋乃會意字。凡字訓屋而從尸者，當是從屋省。

履下云：一曰尸聲。韻會不引殆以從尸從彳從夂，似重複邪。然古文顛且從頁矣，豈不尤無理乎？

屨下云：履也。一曰鞮也。案革部鞮，屨也。則屨下以鞮也為本文，或改為履也者，則以屨屨屨下說皆系諸部首而云履，故改之也。屨下大徐作履，小徐作履，而無

屨兼校者以其文異故記之非兩說也

歔下云一曰出氣也此後人謂歔同噓也口部噓吹也吹噓也本部

吹出氣也即此知口部吹字為後人誤增

玉篇無

頌下云一曰鬢也玉篇一曰眾也

煩下云從頁從火與熱頭痛之訓貫串會意字也又云一曰焚省聲

者此人因火而生焚兼意與聲自以為巧妙矣校者不察而錄之不

知許君不為此穿鑿也韻會引作一曰勞也當據以改正

廣韻煩下云勞也說文曰熱頭痛也則勞

也句人似不本之說文

穎下云難曉也從頁米此蓋本文或有脫誤從米不可解也一曰鮮

白兒從粉省此後人以前說不可解而易之鮮白與粉自謂貫串不

知頁人面也鮮白非所以言人面也玉篇亦並引之蓋羸入已久

壺下云山兒一曰山名玉篇廣韻皆曰山兒則是說文一本譌為山

名而校者掇拾之也

廛下云屋麗廛也一曰種也固下云窗牖麗廛開明是前義信有徵

也椹下云種樓也古無稜之名漢無稜之字借用樓字最是蓋有欲

其有專字者乃以廛字當之故加此說玉篇猶無此說可知六朝以

後始加也。廣韻亦無此韻乃引之。

礪下云厲石也。一曰赤色。玉篇廣韻皆曰赤厲石。則此一曰尤謬戾

也。小徐無之。韻會引作礪石赤色。礪字俗。

易下云一曰從勿。案此似是原文。然少從日。或蒙上句來。或許君不

甚信之。故簡畧其詞。案此文凡三說。首說為允。日月為易。強與周易

相牽合。則彖象之名。何以解馬。如乙力於土為地。乃分也。字為乙力。

祕書說大率類此。而路史謂勿為月彩之散者。六書正譌直改為是。

皆為所愚。而煽其燄矣。韻會但引首說。

驃下云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髦尾也。此亦校異文。謂黃馬發白色。一

本作黃馬白髦尾也。改此者亦不解發字。誤謂黃白相間。其意與段

氏同說。已見存疑。廣韻云馬黃白色。

騷下云擾也。一曰摩馬。此亦校異文。段氏刪上四字甚快。

騰下云一曰騰牯馬也。案騷下云牯馬也。此以騰騷疊韻。誤謂其同

義耳。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乘匹皆合楊之詞。周禮牧師云

以累騰二字皆讀如來。駉誤矣。豈有牯馬而能乘匹者乎。廣韻引韻會引而又引月令以證之不可解。

騅下云苑名。一名馬白頷。廣韻皆引之。案孟子引詩白鳥鶴鶴，牛部摧白牛也。白部雉鳥之白也。是從崔之字，多有白義。知馬白頷為騅之本義也。玉篇亦祇此義，而無苑名一義。其列字也在嗎字之下。說文嗎篆之上之騅驗二字，其下之嗎字，玉篇雖不符合而相去不遠。其上下諸字皆馬名也。或說文本次原不在此，自增苑名之說，乃迯使與駟相屬耳。且許君說字之本義，至於借義多不言，以其不勝言也。試問先有騅字而後以之名苑乎？抑先有是苑而後製騅字乎？地名多有無定義者，苑非其比。如後遂妄意其為古也。騅之白頷蓋與駟之正圓異，如其無別則此細事不須造兩名也。

吳下云：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此亦校異文。小徐所引不吳不揚，即許君本義。其所以入矣部不入口部者，即以此蓋讀者以此說少用，改姓郡二義。校者見大言一義，反續加於末段。氏所刪是也。然玉篇引說文曰：姓也，誤也。多此義或增之，或以其少用而去之。亦郡也。又大言也，則其孱入也久矣。韻會第引大言也一句，不知所據者善本邪？抑知其僞而刪之邪？

牽部三：一曰至紛錯矣，一曰大聲也。玉篇引之一曰俗語以盜不止。

爲李。玉篇雖有。而在引說文之前。則是後人羈入。其一日讀若瓠。段氏謂瓠當作執。而未言其故。案執從牽聲。是其證也。而譌爲瓠者。地理志韋縣。顏注韋即執字。而前漢王子侯表。韋節侯息。顏注韋即瓠字。是其證也。然說文無韋字。此語正不知何人所記。不必曲爲之解。
瓠從瓜。安得有執持義。蓋從爪。爪者執也。執從我。或從爪作爪。

圍下一曰十二字。小徐無。或後人箋記。玉篇兩義皆有。而不引說文。口部又收圍字。第云養馬韻會皆引之。

均下一曰一曰匠也。下文又云逸周書有均匠。如引書爲原文。即後人因加一曰句也。如一曰句爲原文。則後人引書以證之也。故間隔三句。文不相屬。

應下云闊也。一曰廣也大也。一曰寬也。似皆無甚分別。或亦校異文也。
玉篇秋云大也。寬也。廣也。云大也。引說文人口誇切。

怒下云飢餓也。一曰憂也。案憂也。蓋本文。詩怒如調飢。毛傳怒飢意也。蓋許君以詩言如。則怒如朝飢。即飢如朝飢矣。不成文法。且小弁怒馬如擣。如云飢馬如擣。尤不可也。毛彼傳故。又曰怒思也。
鄭君蓋亦覺之。故後汝墳亦曰怒思也。爾雅釋詁。怒思也。釋言怒飢也。許君通之。概曰憂也。後人以毛傳改許書。而飢餓連文重。

復無義或是飢意之譌要非許君意也抑怒如調飢疾如疾首文法
正同然痰熱病也病也祇是泛言病耳疾首乃的指之非重複也不

與此同王篇飢意也夏也蓋先用毛義後用詩說

憚忌難也一曰難也蓋校異文玉篇難也畏憚也韻會引廣韻難也

沔下云或曰入夏水紫水經謂夏水入沔不應沔乃入夏此句或後

人加之王篇無

洛下云一曰下也此後人以偽孔傳羸入詳見繫傳校錄余之知一

曰有後增者實由此悟入聊復記之韻會洛字四見雖不引說文而

無下也之說

演下云一曰水名段氏曰未詳案玉篇曰又水門也門名雙聲名似

門之譌而廣韻亦無水門之義消下一曰水門玉篇同廣韻則曰水

名此名門互譌之比也

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又以羸入者加於上也凡在某部者說解

必見部首之義且有勉強黏合者如溷下云水石之理也所引周禮

祇有石理竝無水理玉篇不糸部首為說故第云石散溷凡玉篇之

說多宗說文而少此黏合之字者乃其書體例固然竝非所據說文

少水字也。况溷從園聲。當以濁爲正義。亂則引伸之義也。玉篇溷濁也。引楚辭而後釋溷曰亂也。亦可證。○溷所以從水者。散溷屬石。而所以散溷則屬水。卽如碑碣。夏日暴之而驟雨淋之。則石理縝密處。如故鬆浮處散溷矣。段氏說甚快。吾自隨文解義者。終不能無疑也。蓋溷下云水石之理也。段氏刪石字。而引防地理也。初木之理也。以證之。又自加一說曰。力者人之理也。案防初二字。許君皆以爲形聲。雖聲兼意者亦多。而兼意必非正意。若力爲人之理。則防初爲意兼聲字。說解當云。從力力亦聲矣。而第云力聲何也。且從力聲者。尚有切勒肋切四字。肋亦可云肉之理。切亦可云手之理乎。從力之義者。有幼筋虜男劦五字。說解未有理字。則知理非力之的解也。力筋也。筋肉之力也。兩字互訓。不言理而總下則云血理之分。衰行體中者。是人之理曰總。而不可以力當之也。永下云象水壅理之長。是水固有理。而不必有專名也。王制祭用數之仂。鄭注算今年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疏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溷。聲同則意通故以溷證仂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指其數。注防謂三分之一。是防仂通也。說文無仂者。蓋亦作祭用數之防乎。設說文有仂。則從人從力。段氏將說之。

曰人之理不復遷就其說於力矣且玉篇有泐郎得切泉聲也設說
文有之段氏將說之曰水之理亦不遷就其說於泐矣

漥下云一曰窅也謂兩字通用也吾鄉皆謂下地為漥不識窅字矣

玉篇牛蹄跡水也亦窅字同廣韻引清水一表

瀆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溝此校異文段氏不須曲說

廣韻引

潑下云汗灑也一曰水中人也此校異文苟不為其中人安問其灑

乎今京師驅車者呼之其音如荐

玉篇相汗灑也

捉下云搯也一曰握也玉篇二義兼有恐握也係原文後人以下文

即搯字說云捉也遂改之耳不知持下云握也摯下云握持也操下

云把持也握下云搯持也把下云握也搯下云把也是此八字同意

而搯搯同音且當是一字搯握初非兩義也特散在數處或後人亂

之惟搯下云把也把當讀平聲不與此八字同意

攬字說韻會引之一曰握也下又有一曰搯也似有無皆通握者搯

持也握搯一義故無之通也乃握下二十餘字始是捉搯也一曰握

也搯捉也其訓與握同而不類列者蓋握搯同形而異情自絜縣持

也至揮提持也凡十八字皆區其持之法惟捉是捕捉之意搯則

搯吮拊背之謂。非持物之說也。捉下既區搯握為兩義。則有之亦通。持下小徐本作偏引。一曰跨也。玉篇廣韻皆無。一曰跨之說。蓋後人加之。謂跨跨通也。足部跨一足也。乃謂人之一足者。廣韻四紙。跨一足。又作跨。跨牽一脚。又引說文偏引也。左襄十四年傳。諸戎跨之。注跨其足也。然則增此句者。即據此傳為說。以跨一足之名。被以跨牽一足之義。亦似有合。而繫之以小弁伐木持矣。則其說不通矣。毛傳伐木者跨其巔。鄭箋跨其巔者。不欲妄踏之。皆渾解之。未嘗破跨字。許君則破之曰偏引也。以為引木之巔。引鹿之足。無不可也。今之伐木者。必相其木之曲直地之平陂。恐其踏時為石所墊。為溝厓所閃挫。於是繩繫之以人引之。而後其踏也。得其地而無所傷。故箋云不欲妄踏之也。孔疏不達物理。又不考說文偏引之說。而曰跨者倚也。夫終倚之則終不踏矣。欲其踏而去所倚。則仍聽其妄踏矣。豈於傳箋有當乎。

擣下云手椎也。一曰築也。此一曰蓋後增。椎之亦不必徒手。言手推者。為其字從手也。段氏謂築者必用築。以此區為二義。受其愚也。土為引

○又案玉篇引亦作推。孫本小徐本皆作推。傳下云推持也。既以推持連言。似作推為是。據下云推也。與築為兩義。玉篇據推而持也。當再詳之。

搯下云縫指搯也。一曰韜也。小徐作一曰韜韜段氏作一曰韜韜合兩本從之是也。業此句或出字林。恐人

不解縫指搯而改之也。玉篇韜韜也。既用此義，即不復用縫指搯義。

亦可證其非異義也。金部鎔，以金有所冒也。是今謂之套者，古謂之

沓也。沓套一聲之轉。車部輶，輶輶鎔也。大徐作沓。自通。今衣工指用銅沓冒之，殆即所謂雙指搯矣。

搯下云一曰攄也。段天依韻會改。與前義不異。第分詳畧耳。

撥下云刺也。一曰刺之財至也。似是一本經刪節也。然玉篇云搯也。

恐刺也，即搯也。之譌，撥字上承搯字故也。則與刺之財至為兩義矣。

此處數十字，兩書次第猶相仿佛。幸可窺測也。

捲下云一曰捲收也。此俗說也。大徐曰：今俗作居轉切，以為捲舒之

捲，而不悟收也。即此說也。玉篇尚無此義，亦可證知其俗。古人祇

用卷舒論語卷懷，即是收意。韻會一曰收也。治也。在引莊子之下，不

知亦是引說文否。

搯下云一曰蹂也。玉篇祇有此義。然搯從手，蹂從足，義何由而生。白

部昏下引詩或籛或昏昏，今本作蹂。然釋文引於或春或掄下云掄，

掄白說大作昏，正與昏掄白也。合似今本說文譌春為籛。詩傳或籛，

穰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下文又云：又潤溼之。疏申毛曰：或

使人蹂踐其黍。申鄭曰：或復以水潤溼之。將更春以趨於鑿。筠葉潤溼而後春之者。惟大麥。故吾鄉別其名曰帥。以其糠米黏著也。他穀必暴乾而後春。不可潤溼。或蹂在或簸之後。當非倒丈以就韻。今人簸米者。或有細糠未盡。以手著箕搓之。謂之撚。亦謂之搓蹂。吾縣呼之如作或即此詩所云也。蓋春簸之後。不得再施以蹂踐。蹂踐之名。祇可以代茶鞣。而不可以代春。古用立杵。手執春之。今用卧杵。乃任足也。然則許君以蹂釋撚。即以撚釋詩之蹂。為毛傳未能顯白。而以此通之也。

妮下云：嫗妮也。一曰弱也。集韻引作一曰弱也好也。茶嫗妮俗作嫗娜。揣知說文原本必是嫗妮弱好也。刪者或存其名。或存其義。校者兩存之。不知為一義也。而以一曰互其間。王篇嫗下云：嫗妮也。妮下云：委兒也。委下云：委屬也。殆即所謂委隨也。亦與弱義近。廣韻：妮，地身弱好兒。始下云：婆始也。一曰善笑兒。其故同妮。玉篇：婆始美笑兒。可徵也。廣韻二十四鹽始下曰：始婆善笑兒。又兩收婆字。一云始婆善笑兒。一云婆始喜兒。集韻始下云：始婆善笑兒。三收婆字。一云始婆喜兒。一引說文始也。一曰始婆善笑兒。一引說文婆始也。一曰喜笑兒。蓋二字疊韻無倒正也。玉篇之美當係善譌。

婚下云俛伏也。一曰伏意。此校異文耳。段氏據集韻類篇改伏為服。夫悅服必俛伏矣。良由誤謂一曰盡出許君手。故勉強為之分別也。

廣韻引一曰意伏也。則為而又倒玉篇無此句。

嫌下云一曰疑也。案心部慊疑也。此人見禮用嫌疑。不知為慊之借字。因而增之。王篇有集韻第引上句不引本句。

踐下云利也。一曰剔也。蓋亦校異文。玉篇有利也。而無剔也。蓋所見者未譌之本也。廣韻有剔也。而無利也。蓋所見者已譌之本也。集韻則竝引之矣。蓋校者掇拾於一處耳。說文無剔字。

甗下云一曰穿也。曰字當是衍文。考工記甗實一。補厚半寸。脣寸。未言其幾穿於甗。則言七穿矣。鄭司農曰甗無底甗。韻會引說大甗部補下說曰甗無底曰甗。即是此語。而行曰字。少

牢饋食禮。鄭注甗如甗。一孔。一孔。卽無底也。蓋即本諸許說之一穿。寫說文者誤增曰字。○甗。考古圖作甗。則是從鼎獻省聲也。於法

亦合。惟是博古圖所收之甗。其下皆連鬲。則是二器相連為用。甗從虜。殆兼取虜所從之鬲為義乎。但許君收之瓦部。則是以瓦作之。而

博古考古二圖所收。則銅器也。鼎亦銅器。豈銅作者字作獻邪。○考古圖引說文曰甗無底甗也。則不必云一穿矣。○韻會不引一曰向

紆下云詘也。一曰縈也。玉篇曰：紆，曲也。詘也。無縈義。又曰：縈，旋也。知紆與縈異。紆猶之胸，祇是一頭。詘，縈則回環旋繞也。絳下云：紆未縈，繩也。是謂紆曲之而未縈繞之繩也。其區別尤明著矣。士喪禮不結，注：結讀爲絳，屈也。江河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絳。釋文引說文：絳，縈繩也。似說誤。公食大夫禮，疏以爲設豆絳案。經文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案此六豆，先自西而東者三，繼自東而西者三。是詘也。自西起者至西止，是不縈也。顧儀禮之絳，是借喻。若論本義，則繩之詘何以有名。蓋作繩者，初絞爲一股。詘此一股而合之，謂之繩。其詘之而猶未合者，謂之絳。今呼爲坯者，殆即此乎。再問通人。○玉藻：齊則結佩。注：屈也。蓋但屈而上之。若縈繞旋轉，不成威儀。考工記：紆行，蛟屬。蛟行亦但屈折，不盤曲也。皆可證。○儀禮古文作精。今文作績。鄭破爲絳。說文：績，下無絀義。而於絳下見之。蓋說禮與鄭君同。○上文：繼下云：絲勞也。玉篇作絲縈也。然則一曰縈也。蓋本在繼下。乃既譌爲勞之後，校者見不譌之本，而添注于下。後又遂入紆字下耳。若繼訓絲勞，則當與紆字爲伍。

廣韻：繼，絲難理。

綖下云白鮮衣兒而從糸炎聲之下又云謂衣采色鮮也玉篇則但云衣綖色鮮也然則白鮮衣兒乃許君語謂衣采色鮮也蓋庾注而為寫者所離折耳上文綖下亦云白鮮衣兒玉篇則曰鮮絮即今兒此條雖無一曰而情事大同故附著

繫下云繫纒也一曰惡絮原本蓋云繫纒惡絮也繫纒讀如谿黎以疊韻字為名目也惡絮則所目之物也刪者各存之校者掇拾而誤

分為二段氏所引廣韻緯纒惡絮是也吾鄉於布帛之不堅緻者謂之谿流解去聲網谿流即繫纒纒流雙聲語轉耳解網者如網之鬆解

也集韻引云繫纒也今惡絮亦不云一曰也韻會引繫纒也一曰維也從糸叢聲一曰

維也乃纒下說也亦可見各本之有移易矣

纒下云繫纒也一曰維也玉篇一曰絰纒也然則是絰譌作維而又挽纒字也一曰猶云一名謂繫纒又名絰纒也仍是疊韻字絰下云

繭滓絰頭也是知絰纒仍是惡絮特呼之者不同詞耳

屨下云履也一曰青絲頭履也蓋兩本一詳一畧耳玉篇屨胡瓦切

屨屨也廣韻三十五馬作屨云青絲履又繩履集韻三十五馬作屨

云履也方言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屨一說青絲頭履或作屨二十陌

亦作屣引說文履也青絲頭履案字當作屣如扉之從尸說解之戶聲當改爲從履省或體作屣明從履省委古音窩自歌轉麻若戶聲不得入馬韻又不得讀如陌也乃是會意字

贏下云一曰虎螭案一曰下當再出贏字乃蝸之別名不連螺矣玉篇力果切螺贏也又力戈切蚌屬至為明晰蝸贏之贏今作螺大徐第音郎果切不足關虎螭一義○蝸下云蝸贏也螭下云虎螭也玉篇蝸螺螭螭也案委虎者有角之虎也蝸有角故名虎螭猶云蝸牛矣

里字下小徐本有一曰土聲也本屬乖刺段氏改土爲士尤謬韻會不引然引從甲土亦誤

劫下云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小徐無止字吾向纂繫傳校錄以其與上一義別也遂依之今知非是祇是一義兩本詞有詳畧校者掇拾之觀其少從力去聲之文亦可知殘闕多矣不得強爲之解也段氏依韻會補從力去三字案說解已見去義但未明著其聲故知當云去聲也玉篇廣韻引云人欲劫以力有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即如今本矣而人欲劫劫字皆謬錢鈔也古田器鈔下云温器也一曰田器玉篇鈔温器也錢田器也

案顧氏不以錢鈹爲一物。蓋說文本然後人以毛傳增入錢下。因增一曰田器於鈹下。

鈹下云鈹鑷大犁也。

廣韻引此

一曰類相。此亦校異文。犁相一物也。段氏不

察而強以人牛分之。誤。玉篇鈹耕類。蓋耜類之譌。鑷作鑷。云犁鑷也。

但不連言鈹鑷耳。

衛下云從行。一曰衍省聲。此校異文也。故小徐祇從衍省聲四字。衍

當作衍。衍衍皆會意字。故可省。然不知孰爲本文矣。

陪下云大阜也。一曰右扶風郿有陪阜。蓋一曰以下乃原文。讀者以

陪是阜名。改爲阜也。率意加大耳。案自解至阮凡九字。皆舉其名以

實之。而又舉郡名以定之。陪繼其後。例當同文。故知其爲原文也。設

誠爲大阜。則當與陵隄二字同列於首。乃得其次。校者掇拾之。反以

正義爲別義。玉篇祇云大阜也。廣韻引說文亦然。則祇據刪改之本

未見真本也。集韻引如今本。



醒下云病酒也。一曰醉而覺也。節南山正義引之云病酒也。醉而覺

無一曰字。兼無也字。似是原文。仲達申之曰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

病。得其旨矣。蓋病酒之說。述毛傳也。醉而覺。又爲毛傳加疏解也。夫

人之醉不以爲病也。當其既覺則頭目不清，心神昏眊，夫而後病。其醉也，然亦惟醉而已。覺覺而猶醉，而後以爲病，迨異日仍沈湎者，則以是時覺而無醉，反是真醉而無覺也。故以醉而覺解病酒矣。玉篇醉未覺也。未字恐譌。至於說文無醒字，或係挽佚，即云借用醒字爲美惡不嫌同詞，亦無不可。瘳爲病亦然欲分病酒也。爲詩憂心如醒解而以醉而覺也。爲左僖二十三年傳醒以戈逐子犯解。釋文醒是項反則恐未然。乙亥七月檢韻會，則一曰句爲所不引者。凡二十餘事，是書所據者。小徐本也，亦可見一曰之不足盡信矣。惟我所據本，凡挽七十字，適當所挽者，即不知其有無，當更求足本核之。

補正

湯都毫古書多作薄。蓋毫亦秦漢間字。四葉後十七行
筠清館齊侯壘二器，洹字屢見作  二形。五葉前十三行
案武梁祠畫神農所持之番，其金與古幣同形，非今款也。七葉後十七行

此
页
空
白

說文釋例卷十一

安邱王筠貫山學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半意半形者象形之變格也。半意半事者指事之變格也。許君於其意必出其字而後解之。於其形與事則不出而直解之。蓋以苟出於說解則人疑其為字也。故文字之格變而說解之體亦與之俱變。今本多有出者則枝者恐人不知所謂。側注於旁以醒人目而昧者傳寫輒以入正文也。其無是字者猶為易見。其有是字而非從是字如谷字非從欠之類苟出之則尤眯人目矣。

苟下云從上闕方聲。案闕謂冂也。冂非字而兩古文所從之占八概可知矣。

示下云三垂謂川也。似小而非小也。古文川下半之川似川而非川也。

番下云田象其掌。田非字。蓋後增果字下不云田象果形可證。牟下云象其聲。氣從口出謂么也。嫌於音私之么。故不出。

牽下云象引牛之縻也。指口而言不出者，嫌於莫狄切之口也。口用疏布或絺綌，兩旁無著，必下垂，縻則繩也。繩弱亦不能正直，其意相似而物不同也。

嗑之古文，𠂔下云。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分為兩體，故言上下。謂𠂔象口，則𠂔之口作𠂔，非古也。𠂔與冉之篆文正同，故均不出。○考古圖，王子吳飲，𠂔知字不從𠂔。

君之古文，𠂔說曰：古文象君坐形。蓋從口，仍與小篆同。𠂔象坐形也。嫌於居竦切之𠂔，故不出。

𠂔下云：象水敗，兒不出。八者，嫌於七八之八。

單下云：從口，卑，亦聲。闕案：卑乃後人誤增。所謂闕者，即指此也。卑既非字，安得言從？若既言從，則大也。說其義從口，卑說其形，口亦聲。說其音，三者備矣。復何所闕乎？又案：繹山碑戰字從單，漢印中單姓亦往往如此。博古圖從單之字，其形甚多。小篆整齊之，遂從口。許君隨文說之耳。說詳存疑艸部斬字下。

登下云：豆象登車形，頗不安於心。豆既不足象登車形，即象形亦不當出豆字。段氏曰：案籀文省𠂔之肉，小篆併肉，収省之。其說較妥。而

尚未盡善。以登發為從豆，彳省聲可也。不言聲則不可。且彳字豆中有肉，兩手奉持於下，是祭器也。故致敬若此。若發之及收，兼從者登車執綏，登山亦或攀藤附葛，抑凡登又不必盡用手也。故收或有或無，皆通耳。至其以登為小篆，正不必然。許書之例，固以小篆居首。然彳為籀文，人彳為古文奇字，人𠂇為古文大，人𠂇為籀文大，皆以冠部矣。夫有籀文，人古文奇字，人則古文，人篆文，人何不收也。曰彳即是也。有古文大，籀文大，則篆文大，何不收也。曰𠂇𠂇皆是也。是知一字而篆籀古文兼全者，是遞變者也。有篆古者，是籀文變古文，而篆文沿之者也。有篆籀者，是籀文變古文，而篆文反用古文者也。第有篆文者，是終古不變者也。抑且第有篆籀者，容倉頡尚未造此文矣。第有篆文者，容史籀尚未造此文矣。遞相制作，至李斯而大備，故以小篆領字也。若盡用古文，以符先後之序，偶遇古無之字，當變例矣。玉篇亦以時行之字在前，而說文之字在後，正許君意也。不然者，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而或體居其半，何許君之陋所識古籀文止於此乎。品部，岳下云：從品，相連不出山者，嫌於山水之山也。干部，𠂇下云：下口，𠂇之也。口亦後人箋注，誤入正文。口既非口，犯切

之U。又非去魚切之U。是非字也。且說中下字即指U而言。並非謂
非上下兩U。言下U以別上U也。蓋上U已在從干句中矣。孫本為
作中。尤非。

谷下云上象其理。不云上象其理。足徵不當云下U非之矣。人既非人。凌字。又與眉之上象額理者
似也。

只下不云從八。嫌於七八之八。

業下云從中。中象版。如是言從何所底止。第云下象版可耳。

饜下云。臼象持甌。持以釋臼。甌以釋用。用不出者。非字也。下文門為

竈口。雖非本義。然猶可以形借用。故不同也。○鐘鼎文釁字作盞。釁

借釁為眉。則作釁。其日即同也。緣是象形。故多少任意。惟自是

百字。自是鼻字。未有從酉者。又盞從皿。蓋本從血而刻為耳。



又下云。象又之形。又下云。象形。不出一二者。嫌於數目字也。

支下云。中象決形。案中即楚危切之夕也。字形雖有裏直之分。然中字從之固直也。然云象形。則非

字也。不當出。此注或是後人改。嚴氏曰當從夕聲。

眚部𠃉下云。從眚。𠃉段氏以𠃉為十二篇余制切之𠃉。然其形不似。

於小切之𠃉。則形似而義又不協。恐原文作從眚象形。蓋𠃉之說曰

目圍尸以象圍繞之形耳既經闕挽之後或見尸無說解遂增尸於
目下而又不取言從尸之所以然且不敢作楷字而依篆文畫之正
與虫部蠲下尸象形之尸同此其謬誤不待辨矣○亦部之罌鐘鼎
文作則罌當作

眉下云象眉之形謂尸也此不出尸則罌下之尸愈可見又云上象
頤理謂尸也獨加上字者以見所云象眉之形指在中之尸也苟兩
句連言象則不知所指矣尸嫌於尸凌字故不出○眉無當於五官
五官弗得不麗故不得以毛概之而與須髮同為特製然須會意髮
形聲眉乃象形而兼會意又別加一形以定之是古人亦有不得已
時也雖然鐘鼎文或假廩字為之或假釁字為之恐眉字非三代所
有則亦宜其支詘也由此字觀之則雖其形同而於本義無關者猶不敢冒言從也今
之人乃以本無之字列於注中自謂詳審其未識許君小心之故

半下云象聲氣上出與牟同意謂尸也不出者嫌於姑泣切之尸也
又案聲氣上出小徐少聲字非也半以象羊鳴時之

聲氣上出非平時氣輒上出也牟下亦云象其聲氣從口出

車部寬下云引而止之也所謂止言字從止所謂引則指口也不出
者嫌於莫狄切之尸也然此字玉篇作寬注云一本作寬蓋是孫強

汲古本五經文字其體各異當
以五音韻譜作半為正

輩所加注解謂玉篇兩本不同體也。案寬從東，東之凵即是繩而牽亦當從虫，然亦加凵為繩也。集韻五寘東音帝，頤也。六至寘音樹，聆也。寘音致，重大有走似之，諱廣韻不收也。胃下云囙象形，囙非字也。鹵字直云象鹽形是也。小徐本加囙亦非也。如果是字，則鹵下不當云胃省矣。

互字象形，當是古文，而說曰筮或省，倒置矣。筮加竹非互省竹也。筮下云象形，謂互通體象形，故下句加中字，中謂夕也。不出者，非字也。或謂夕即夕字，誤也。必分別解之者，蓋此器即吾鄉之絡絲杲子也。其形正似工字，惟象人手推握之狀，斯成互耳。其絲往來相交而交互回互之義起焉。

巨下云象手持之形。依小徐本謂凵也。不出者，非字也。古文巨亦象手持之

與互字形略似，手持與推握義亦略似。

囙下云象氣出形，割上半之凵以象之。

凵下云凵上礙於一也。凵字非後人所增，即乃字也。乃雖作了，而凵適從之，皆作凵。下之下半正同之矣。蓋本作了，上礙於一，寫者疑其不類而改之，不知乃凵二部相次正以此故。乃本難詞，凵亦氣不舒，故從之也。是以古人借為于字者，乃借其義而為于，嗟之于也。氣出

難故長吁以發之。又以為巧字者，則以聲借用，義全無涉矣。巧從丂，聲猶鐘鼎借佳為維，維從佳聲也。

兮部乎下云：象聲上越揚之形也。謂丿也不出者，嫌於於小切之，也。又案乎字，蓋卽古呼字，借為語詞，既久，乃加口作呼，分別文也。然許說曰：語之餘也，則如今義。

豆下云：從口象形，謂上之一下之，以也。然此字自象器中有物之形，從口二字亦疑後人加之。

豐豐皆下云：象形，謂曲也。𠂔也，皆非字也。

血下云：一象血形，夫既象形，則一非字矣。然說文屢出之，其從一之本義及從一聲者，無論若夫雨不二字，則以一象天也。亟字則以上一象天，下一象地也。出非立至且以下一象地。毛七以中一為地，才丕反，以上一為地也。毋則以一為錢貫也。夫則以一象簪也。戈則以一象形也。干則以一為人，也。冂亡之一，則覆之之物也。夫一本指事。以上諸字，則借為象形矣。然亦有各自指事，而與本事不相侔者。甘之一，則道也。音之一，則音也。古文帝之一，卽上字也。十則以一為東西也。于之一，為氣平，則以一字之形平也。寸本末朱之一，則記識也。

且有會意者。丙以一為陽也。陽奇陰偶。一為奇數。丙固陽火也。艸止也。從艸盛而以一橫止之也。則一為止義也。毋止之也。從女有奸之者。是一象奸之。又為止之也。乃至其形既變而仍謂之一字者。則門之從一下垂。由之一屈象形。可屈而下者。亦可屈而上也。意者道立於一無施不可。故其義絕不比附。亦無嫌乎。市下云從巾象連帶之形。獨不出一字。勺下云中有實。所實者一也。亦不出一字。

主下云從王象形。案從王二字必後增。非字不可言從也。此字全體象形不可分別說之。其下為鐙樂。上曲者鐙盃。則鐙炷也。從一亦聲。說皆勉強。但形似耳。至於其義。則許說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絕謂句絕。即所謂滴露研朱點周易也。豈鐙炷所可附會乎。且一之音義。亦如易之一音單。一音坼。×音交。口音重矣。皆後世強為指名。未必出古人本意也。即如點句勾股。乃一類事。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即今之勾股矣。尺下云乙所識也。卜下云鈎識也。皆即此意。要是姑以為說。莫認真也。

丹下云象采丹井。既以月非字而不出矣。又云。象丹形。小徐本云。丹形也。案。當作及象采丹井及丹形也。八字一句讀。說詳句讀。



篆體當依朱文藻繫傳攷異作卩。卩古文日而倒之也。大徐本丹青二部。有四文從。餘皆引長之。如一字不復成為象形。

井字全體象形。分之為井。皆非字也。乃象構韓形。向不出井而。鑿之象也。則出者。必後人加之。小徐本象構韓形。鑿象也。文義亦不順。元應引象構韓形。象鑿形是也。且此字本是汲井。借為井田。以象甕知之。而許說先云八家一井者。井田九區中為公田。民宅之二畝半在田者。卽在此中。詩所謂中田有廬。公羊所謂井竈蔥韭皆取焉者也。許謂八家共汲一井。非謂方里之井也。釋水疏引說文井鑿地取水也。此句蓋在八家一井上。

自下云象嘉穀在裹中之形。謂白也。此字小誤。見改篆。

鬯下云中象米。謂※也。正之卽米矣。不言從米者。鬯既釀米為酒。不復見米形也。且鹵胃皆作此形。不可概謂之米。此乃許君精詣鹵莽者。必云從米矣。○牧。𠂔作𠂔。與禽離等字同法。其𠂔皆不斷。乃全體象形字也。

爵下云象爵之形。謂盞也。非字故不出。爵雀蓋古今字。然將徑訓為小鳥。則從鬯從又。難為說解。將徑訓為酒器。則盞亦難為說解。故許

君和合兩說以解之亦說解中之變例矣。奔與鹿字上半相似不知何以象雀形。古文似四雀在木上之形。或傳寫少改易之。雀好羣集木上也。然古木寒雅未嘗不羣集也。再欲其象酒器形則吾愈昧矣。不可強不知以爲知。○商雷篆爵銘作與此相似。舍下云口象築也。倉下云口象倉形。非字則不當出。既出之則不當言象。然此非後人附益也。口部中字皆非屋也。惟囙囙中必有屋。然義取禦罪人使不得逸出則重在周垣而已。舍倉則皆屋也。以口象其屋之牆微有不同故出之而仍言象也。

京下云一象高形。一非古本切之一。蓋後人所增。

高下云曰象進孰物形。讀者以其似楷書曰字而加之。不知篆自作曰。無此字也。此是全體指事字。並從高省之說亦牽強。不然高字下半全似土田字。而云象高厚之形不出田字何也。然幸其未嘗一切增加猶有隙可入也。大徐本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小徐本從高厚之形。案小徐是而從當作象。

宀下云從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案從入回殊牽強。然知非後增者。於穀所振入徵之。象屋謂入也。戶牖謂回也。然此乃全體象形字。不

可闢入會意。

夂部爰下云象皮包覆。𦍋謂兀也。下有兩臂謂人也。夫爰訓𦍋蓋而字形有頭有臂。下又從夂。是又有足也。人之全形與夏字有首有手有足。何以異哉。且𦍋蓋字而隸夂部。義尤遼遠。恐古義失傳。許君隨文說之耳。

舜下云象形。謂匿也。匿非字。

果下云象果形在木之上。謂田也。似井田字。故不出。

朵下云象形。謂几也。嫌於短羽之几。故不出。今謂花枝為朵。亦取垂朵朵之意。又謂藥為朮。朮朮大腹也。蓋象藥形而借之。朵朮雙聲。朮朮疊韻。○說云此與采同意。采當作秀。秀光武帝諱也。諱之故借用采字。朵篆作𦍋。秀篆作𦍋。既非短羽之几。又非曳詞之乃。蓋皆象形也。朵下垂禾之秀也。亦下垂。乃在禾下。與足字口在止上同例。第象其垂耳。不謂穗在禾之根也。乃朵不作禿者。禾卑而木高。華實之垂去地甚遠。故不然也。又案孕字下云從几。一切經音義引作乃聲。竊謂似亦與朵同意。几包乎子之外。象人懷妊而大腹也。否則孕字從子從几。篆偶盤曲於上。寫者誤為從几。而改其說解乎。從秀

之莠誘誘從莠之莠其篆皆作𠄎與乃篆同惟秀篆從𠄎與几篆同蓋既無說解而人以爲從乃也

稟下云入象形茱下云竹象形兩字同義象形亦同然出入竹二字則非也果從入則稟以掘地可從入之義果從竹則竹工瓦切茱互瓜切可從其聲既云象形而出之者後人增也稟為象形而兼意與聲之字茱為以會意定象形字

樂下云象鼓鞞謂幽也非字故不出雖釋樂疏引此文云樂五聲八音之總名象鼓鞞之形木虛也白詞也是象鼓鞞之形但謂幽也似於虯切之幽故不出然左傳季札觀樂固分歌舞兩項此指其作之而言若說文鐘磬簫龠下無不指名之為樂則樂之本義主器而言也白詞也一句或習說文者所增未可信也

艸下云象形明是中字部中又皆取艸木義而不言從艸者段氏謂草木方盛不得從艸木初生之中義固是也然每亦訓艸盛不既從中乎此部承出而出三部之後得無字形本作艸邪

巢下云象形𠄎非川白非居玉切之白

畱下云象宮垣道上之形是此字除口之外皆非字也玉篇以入橐

部者既變為壺矣。以隸亞部則非理。不如以上半形似入於前一部矣。非謂從束得義也。說文玉篇案部皆在口部前

昔下云從殘肉謂𠂔也。六書統以𠂔為駟廩之虞𠂔既非字而可云從既云從而又不

出𠂔者固由肉省而為欠也。不言從肉省者𠂔固兩欠不可云從兩

肉字之省也。蓋殘肉者剔解之肉也。則零星矣。若登於俎者半體之

肉故俎從半肉不可多也。俎從一肉字之省而其肉反大。皆從兩肉字之省而其肉反小。

毋下云象寶貨之形謂𠂔也。上文云從一故知之。要是全體指事字。

並不必言從一。

弓部函下云象形謂函也。

束下云象形謂門也。與樂字同為會意定象形字。

鼎下云象析木以炊也。謂鼎也。案鼎字全體象形。目其腹也。鼎之上

出者為耳。下注者為足。不當以下半別象一事。豈以如此則四足與

說解三足不符邪。然方鼎固四足也。

米下云八象泉之皮莖。出八字誤也。六篇之米云八聲。此又以八為

形。即作米亦庸有別乎。今呼已析之泉皮為麻米。轉音為匹。與匹

刃切雙聲。然則中即麻蒸。祇是皮形非字也。

岿下云出其飾也。出字可疑。以爲止而切之。出則不可。然無象字。則刪之不成句。或本作上其飾也。校者以上與出相似。遂改之耳。月。下云二其飾也。二字之難解同此。若巾下云一象系也。既有象字。則一可刪也。

巾部帶下云象繫佩之形。謂卍也。此字象形兼會意。重巾其意也。卍其形也。帶帀於腰。形本難象。故卽當胸之一面。而作一字以象之。知一爲帶

形者帀下云象連帶之形是也

一不可謂之帶也。故加佩形。

傳曰帶有結微兼象結形

佩之形仍未顯著也。故

再加重巾。非重中也。帶之垂者也。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是也。

紳既下垂。則兩端並於一處。是以重也。

衰下云象形。謂絲也。不出者嫌於而剡切之絲也。此以意定形字。古文合絲則純形。上象其覆中象其領。下象編艸之垂也。

卒下云題識。謂尸也。嫌於於小切之人。故不出。

履下云舟象履形。舟履雖大小懸殊。形尚相似。兒下云白象人面形。人面多白。字形亦頗相肖也。不直言從舟從白而仍出之者。尚有仿

佛。故不與毫無意義者同詞也。

兒下云象小兒頭。凶未合。謂白也。嫌於杵白字。故不出。

先下云匕象簪形。即此益徵匕兼棘匕天畢之形。先者今所謂叉簪也。故亦不直言從匕而謂之象也。

覓下云象形。嫌於大小之小。故不出。𠄎之象形也。弁以皮爲之。蓋尅飾。會弁如星之意。上出者。弁有邸也。弁師職云象邸。與臼衆等字之上出。爲起筆處者不同。𠄎則兩手執之以加於頂也。

𠄎下云象左右皆蔽形。不出。𠄎。

弱下云上象橈曲。謂弓也。如其不爲弱者。此第說字之半。體下文弱物并始說全體也。嫌於弓矢字。故不出。又云

故從二易。易亦非字。不出。則文義不明。故變例出之。然疑其不妥。別見遼篆篇中。

后下云象人之形。謂尸也。尸爲臥人。尸從反尸。而又到之。然不自成體。故言象也。卮下說亦曰象人。下文又分尸一口爲三字。非也。段氏說當是。

嶽之古文𡵚。說曰象高形。謂冎也。楷作岳。冎本仿佛丘篆也。冎其上者。嶽爲大山。大則丘壑必多。故曰昆侖丘。昆侖虛矣。吾由此推之。丘篆當作冎。象形字。古文當作𡵚。會意定形字。蓋山丘不以大小分。以石爲體。而上銳者謂之山。以土爲體。而上平者謂之丘。故昆侖爲絕

大之山亦以丘名不然丘從北一一即是地土又加土豈不重複

石下云在厂之下口象形後人誤增口字也所謂在厂之下即指口

言苟以口橫互其中即文義不順

琅邪碑山二碑石從口舌之口不及說文

磬下云象縣虞之形指声而言声非字故不出竊疑此文本在籀文

殷下象縣虞之形解字之左半又擊之也解字之右半今逸於此而

曰籀文省史籀豈知李斯加石乎○段氏引或說凡象磬之股一象

磬之鼓近是然如其說則作尸可矣何必分而為二以象兩乎此篆

原文蓋作𠄎也凡之右象其股之博而短左象其鼓之狹而長造

變而加石又有聲磬等字從之得聲下有所增則作字不便乃比而

同之獨留一筆引長耳

誤字篇中又有說

長下云斤者倒亡也此乃讀者加注恐人不知亡聲為何所指耳故

其字作倒非傳寫譌也段氏不知而改為到字雖是而失其實如鼎

臣所云倒亡者不亡也苟六朝已有此說即必續倒亡也之下矣此

刻版之妙也

與下云幽與響同意闕

上五字依大徐闕字依小徐

幽非字後人增也蓋此字去火所餘者與也幽非字則無聲無義許君不得已而謂之與響同意謂幽為

舉之上半也。舉為輿之或體升高也。火飛亦高。微有肖似。然幽有著矣。一尚無著。故云闕也。段氏謂從輿省。省并為一。以言楷書則可矣。然亦無此等破壞之者。篆自作輿從収。収不能省為一也。輿字楷作輿。五經文字有西部。云說文作輿。初不顧曲。有西字。莫靈切。同也。既有說文諸人尚嚮壁虛造如此。

亢下云象頸脈形。謂几也。似几席字。故不出。抑此篆當依前目作几。今篆依楷作之也。又此字似通體象形。人非大省。頸上承首。首大於頸。故以人象之。几之外則頸形中加一者。象頸中間之高骨也。今謂之結喉。

淵下云。左右岸也。謂八也。中象水兒。謂非也。皆以為非字而不出。此則許君誤也。抑其次第本誤矣。當先出困字而說之。曰從口水。會意字也。乃陂塘之形。口為岸。岸中有水也。次以開。再次以淵。則合矣。蓋古人作口字。自上方正中起筆。自中而左而下。而右復上而左。以會於起筆之處。抑或有取便而左右各為一筆者。故它書口字或作口。不當斷而斷。猶之目不當上出而上出。前有作者。後人遂為典要矣。既作兩筆。或即拗曲而為直。已為不顧其安。此困之所以變為開也。顧開字中央。即如益字之從橫水。當是水字本形。或者困本作目。開外變而中

猶不變乃作𠂔則不便書寫始變𠂔為𠂔也再加水為淵則內外皆水更非理實許君殆以淵字時所恆用故先列之然它部從淵者有𠂔𠂔𠂔𠂔𠂔五字而無一字從淵則淵猶近古也

霽下云𠂔象零形𠂔非字或後增恐篆本作霽與本之古文𠂔同形而異情大木之本多出地而有孔竅下銳則入地之形也雨之零也其在空者渾然一氣不可分別故闕其上其近地者分明可覩故銳其下而三之以見其多則兩字同意或寫者因口字古文作𠂔而此則篆文也因憑肌變之遂似品字巖字從品與𠂔同意而其形則平列也以此知品字亦可平列

龍下云飛之形謂𠂔也非字故不出韻會從肉之下衍𠂔肉二字將於𠂔絕句則肉飛不成語將于𠂔肉絕句則非字不成義段氏從之殊孟浪也古人作書使人可讀以非字者入文中何以讀之六書故所據唐本蓋亦李少溫所改之本少溫善書而字學殊疎又好師心杜撰貽誤後人不如是正而從之得不謂兩臂相扶乎

不下云象形謂𠂔也不出者似從木無頭之𠂔也至下云象形謂𠂔也

取下云從耳下垂蓋卍字不可斷也若如段氏斷之卽不足以象下垂又於說解增了字殊令人憤懣也大抵段氏所改是者極多錯亦不少此篆及從參之篆皆放楷為篆不思參從〇〇以象星形與△△亦作參者不同也晶部參篆幸尚不誤

弦下云象絲軫之形為其似古文元也案糸之古文𠄎此𠄎當如之然系細絲也不與弦意合故亦不言從糸此以會意定象形字也絕之古文𠄎下云象不連體絕二絲絕之者一也一非字率字全體象形故說解言象言上下而不指為某字也

虫部蠱下云象形竝從虫不言韻會引篆作𧈧象仍不言從虫則是挽佚也吾意萬蠱直是一字詳見說文韻譜校

蜀下云上目象蜀頭形云上又云目頗重複然目字猶可出者小蟲之屬以兩目盡其頭也又云中象其身蠅蠅中謂了也了則不可出也

蠲下云從虫目緣上蜀字可知也又云了孫說二本作了尤象形韻會引從虫益聲則後人

增也亦緣上可知直當云從蜀益聲耳

蠹下云象其形串非字也

龜下云象形。謂白也。似居玉切之曰。故不出。此文短脰大腹。籀文龜又加足。形最明了。惟是龜固無尾。字乃有尾。殆所謂理會蝌蚪時事者邪。

畧下云象耕屈之形。如此則疑於畧非字矣。小徐本畧象耕田。溝詰屈也是也。溝非溝。洫之謂。凡既耕既耙之後。田之文理詰屈。正如畧字。段氏以畎釋之非也。蓋水耕火耨。其所習見。北方事理未之覩也。畧篆下云畧或省非也。當云古文畧字象形。小篆加田以表之耳。玉篇不收畧。似係後人增者。此自顧氏誤耳。𪔐𪔑𪔒皆從其聲。

金下云左右注嫌於七八之八也。既云注則當作。不當曳長之。生成之物。多作圓形。璽下云古〇復此中與此注字同意。

喜下云象形。謂〇也。非口舌及口字。其形當正圓。案喜以鍤圍於軸之端。即出口字。未嘗無意也。而許君猶不出之。則其它之非字而出者可知矣。

𠂔下云象形。謂𠂔也。嫌於息夷切之𠂔。故不出。〇說曰九聲。似未然。𠂔蓋通體象形。許君引爾疋其足。躡其迹。𠂔之古文作𠂔。象獸掌也。以𠂔而印於地。豈一𠂔足以象之哉。其外必有匡郭。其內必有凹

凸故去之內以象其指迹外以象其圻鄂乃爪所攬畫也

禽下云象形離下云從禽頭皆謂凶也說別萬下云象形謂苗也禹下

云象形謂白也鬻下云象形謂留也嫌於從與省及從白也禹下云

象形謂白也嫌於西之籀文也然吾謂禽字而外皆全體象形字已

有說

子下云乚象形子下云丿象形夫子字有左臂以見其為無右臂子

字有右臂以見其為無左臂理也然曰乚象形是以乚象其無右臂

之形也曰丿象形是以丿象其無左臂之形也目昧者東西易位豈

第詞不達意已乎乚非字刪之自無窒礙矣且夢英書部首子部

後為子部了部郭忠恕與書曰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

收在子部段氏改合收為後校謬又謂子字乃了字之譌更文法不通矣於理是而說文無此例且謂今目錄妄改

知是時據本固然非夢英妄改也部分既已妄改則說解可知其不

通宜矣總之以了子子皆入子部皆以從子省說之而義不煩言而

解

寅下云象山不達顛寅於下也寅字惟山是字更蓋從古文巜省而

加一耳更固非字而亦不特言從山但牽連出之便文也小徐說顛

為擯斥之意。大徐本說擯字便難解。蓋得其指不必依段氏改體為演更不可改寅為演如無寅字即不通矣。須知漢人說字皆以意為之。史記以蠙釋寅謂陽之升也。許君以骸釋寅謂陽之伏也。意同而所指不同。故寅字不用替身字。猶三伏謂陰伏實是陰長也。

同意

有謂指事者。𠂔下云與牟同意。謂𠂔乙皆象其口氣之出也。乙下云與一同意。謂一之狀直出。乙則有礙而曲其頭也。有謂象形者。彙下云與牽同意。謂𠂔象引牛之縻。彙亦然也。工下云與巫同意。巫下云與工同意。壬下云與巫同意。謂此三字之形非人形。而其意則主謂人形也。皿下云與豆同意。謂此二字皆器形。特豆高而皿卑。豆有盛而皿無盛。是其別也。韭下云此與耑同意。謂韭與𦉳皆象怒生之形。一則地也不謂巾之象根者。韭亦有此意也。𦉳下云從𦉳。𦉳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亦有垂飾。且當依小徐作𦉳。大徐從𦉳。非也。𦉳下云從𦉳。𦉳象形。與爵同意。小徐從斗象形。𦉳與爵同意是也。表下云與衰同意。謂求象表形。𦉳象蓑形。而又皆從衣。故物不相涉而意則同。特求即表字。而𦉳非衰字。是其異也。勺下云與包同意。謂有所含容。

之意同也。鼠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謂兩字上半皆作留也。冡下云與禽离頭同。毘下云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兔下云頭與毘頭同。龜下云龜頭與它頭同。鼃下云鼃頭與它頭同。此皆謂其物大小不同而一節之形則同。即其字形亦同。故言同而不言意。而禽下云禽离兕頭相似。卽冡下說又變文而言相似矣。鹿下云鳥鹿足相似。角下云角與刀魚相似。則專指字形與物形無干也。有謂會意者。尋下云此與戛同意。謂工口同也。爾下云此與爽同意。竝在效部。而此語仍指效言者。謂其空白處如臼樞之明也。高下云與倉舍同意。謂從口也。央下云央旁同意。謂央為中央。故從大。其字形正也。旁為四旁。故從方。似大而形側也。𠂔下云𠂔與庶同意。漢孔和碑庶作𠂔謂𠂔庶皆衆多意也。臺下云與室屋同意。謂其皆從至也。管下云與俎同意。謂其皆從殘肉也。奔下云與走同意。俱從夭。此文似後人所加。古文兩字皆從犬。石鼓文奔作𠂔。周子白盤走作𠂔。本同意也。小篆則𠂔從犬。奔從夭。不同意矣。蓋走若不從犬。無由走部。繼哭部後。大徐所加標目作𠂔。不誤。十五篇原目反誤也。奔若不從夭。無由在夭部。或斷爛之文。後人據隸書補于夭部。卽自謂之同意耶。瀛下云與法同意。二字義本

近其從水之意又同也。聖下云從畱省，而又云此與畱同意則複矣。小徐本無此文，而在下云此與坐同意亦不妥。官下云從自與師同意，此則難解者也。款下云古文喜從欠與歡同，蓋挽意字。麻下云與赫同，則謂古本一字非此之類也。且有比類為言，不云同意而實則同意者，多下云重夕為多重，日為曼，隻下云持一佳為隻，二佳為雙，兼下云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皆是也。惟見下云匕目為見，匕目為真。當作匕目為真，或謂當作目匕為見，匕目為真。以下筆之先後為次，非也。真從匕不從匕，此由真字從目難解，故以艮字例推之。見者很也，鬥很者四目相攝，故從匕。匕者比也，真者僂也，僂乃人目所不識，故從匕。匕者變化也，午下云與矢同意，矢象形字也。午指事字也，而云同意者，牛舟上半相似，此由字形得意。午為陰氣，午逆陽而出，矢之貫革亦同意也。

闕

許君叙曰：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書中多署闕字，然許君所自署者，其條有三：一則字形失傳也，爾下云從二，闕方聲，闕字在從二之下，是謂「非字也」；單下云從「𠂔」，𠂔亦聲，闕是謂「非字也」；說「巳」別

見然攷繹山碑尚作單許君入之口部先失之也段下云闕謂從又
之外不可知為何字也周伯琦謂從皮從二強作解事也鼻下云闕
者鼻在自部而自者鼻也不見者目也故並不言從自門與穴尚相
似則無此字矣繫傳曰下蓋象重覆也謂是兩門字相疊也門者
覆也重覆之則與不見義合而上半既不可解故一切不言而云闕
也芾下云相當也闕讀若山此其義其音皆傳而形不可解特以羊
角兩兩相當與義尚近故附之竹部門則不可強解也屨下云從久
闕讀若僕此謂上半分之合之皆與字義無涉也琴下云闕謂舛非
字也小徐作舛聲無闕字而繫傳仍作闕竊意琴瑟祇是古今文之異以夔字推之則舛即舛
也舛下云闕說文無舛字也夔下云舛與夔同意小徐本舛朱竹君鈔本如此注刻都刻皆
作舛與農晨同意闕案當作與輿同意闕夔火飛也輿升高也故曰同
意一則無著故曰闕無論作舛作輿皆非字例不當出一則字形較
著而不可解者也此下云窳也闕案口自是字而不可以得窳也之
義故云闕然不云從此則似傳寫脫佚此者止也情窳者止而不行
非不可解也窳下云從又從灾闕小徐本從又灾無從闕二字非也
元應病見於脈之說尤穿鑿也羸下云或曰罍名象形闕或曰之上

當有說文既隸肉部當言從肉不得以象形了之蓋分為亡口肉凡四字本不可解統以象形又不可知為何畧故闕之或以為羸蟲三百六十之專字亦強作解事也某下云甘闕為其與酸果不合也肥下云搗擊也從巴帚闕小徐作聲非案博下切則巴聲也然巴固無擊義即帚亦豈有擊義凡此者皆字義與字形不符者也一則曼文與本文無異者也說已見曼文同異篇中今再摘其云闕者而論之弱之與弓畧之與田不可謂為一字而云闕也以大徐本無者為是又疑弱下說去讀若疆校者自加之蓋兩闕字皆在管從之之下凡部首下讀若皆在此也乃若卍下云巽從此闕而巽下云卍聲𦉳下云贊從此闕而贊下云從𦉳棘下云𦉳從此闕而𦉳下云在廷東從棘此三字即已不無可疑乃至豚下云豳從此闕矣而豳下云從豚闕似豕部未嘗有豚也豳下云豚豳則不云闕从下云𠂔從此闕矣而𠂔部云從从闕似入部未嘗有从也所下云二斤也闕矣大徐闕字作從二斤非也而質下云從所闕小徐闕作替其也似斤部未嘗有所也竊以棘呂二字唐韻不收推之疑豚从所本無此字許君特以豳不可言從二豕𠂔不可言從二入質不可言從二斤故疑豚从所亦當是字而老師宿儒未有傳者乃出其字而云闕即從之者亦云闕邪即如岫之與山林之與水蠶之與魚義同

而音又近。或亦本無此字，特以他字從之，而列之為字。故言闕邪。既為部首，則部中之字，不得如豳兩質之別在一部者。故僉漁櫛櫛之下，不復言闕邪。麤部之闕亦猶是也。有闕字非許君本文，而為後人所加者，則以說解挽佚也。遽下云：各彙闕。據繫傳則久田二字誤合為各，則非字。朱文藻鈔小徐本作讀，與石鼓文合。是彖聲也。彖下云：逸周書曰：疑沮事闕。案今逸周書作聚疑沮事。蓋許君據本作彖疑沮事。傳寫挽彖字。讀者以其與篆無涉也。故注以闕耳。馱下云：闕李少溫以為軌之籀文是也。乾之籀文作斲，足以明之。康下云：闕大徐本無之。弓部弓字小徐本無之。故康下之從弓，弓亦聲。二徐本同。此篆佚之矣。鵠下云：李聲闕。小徐作孝聲無闕字，而篆仍從孝也。王篇廣韻皆從孝。蓋枝者以篆說不同，自加闕字也。聆下但引國語，知說義說形之詞皆佚矣。故枝者記以闕字。舊皆皆云闕。此殘闕也。其義猶見於玉篇矣。戠下云：闕從戈從音，是謂說義之詞殘闕也。易豫卦：朋盍簪。釋文云：虞作戠。戠叢合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戠。則戠非無義無音之字也。

詩戠爰爰曰微戠當作戠。以刊和戠。皆之。雖禹貢所言者土性周頌所言者耕作。

似其義亦相近

𨾏下云闕則鼎臣已有說矣。𨾏下云闕而𨾏部曰讀若𨾏則𨾏當即亞之重文而汗簡云𨾏古文惡出石經案史記盧縮傳亞谷漢書作惡谷然則以𨾏為惡猶之秦詛楚文以亞駁為溥沲而禮記作惡池也有不但闕字為後人增並其篆亦不可信者。𨾏下云从反邑𨾏字從此闕大徐不引唐韻凡大徐本从字小徐概作從獨鄔𨾏二篆相連說中有三从字然則是小徐本無𨾏字校者依大徐增之也。𨾏部闕字小徐本無夫既無𨾏字而𨾏下云從邑從𨾏則尤當云闕矣然據繫傳云二邑為鄰也是知小徐本原作從二邑或者改為從邑從𨾏初不顧邑部無𨾏字遂又有增𨾏字者而其誤成矣兩部相聯而曰𨾏字从此是授人以間隙也有不須言闕直當是衍文者。𨾏下云亦𨾏也從反爪闕豈謂闕其音邪然揚雄賦用之顏師古以為古掌字矣。𨾏下云亦持也從反𨾏闕此字雖無用者然𨾏𨾏蓋即𨾏揭之古文也。𨾏下云𨾏也闕或闕從反𨾏邪而𨾏𨾏之從反爪從反𨾏者亦自云闕也。𨾏下云從𨾏𨾏將無本無𨾏字故此云闕邪然亦可說之曰從二𨾏相對也。𨾏下云入山之深也從山從入闕𨾏下闕字大徐無𨾏下闕字小徐無以上三字則形聲義皆具者抑或尚

有一曰△也之文。校者見其殘闕而加之邪。恐皆衍文也。

讀若直指

注家之例云讀若者明其音也。云讀為者改其字也。說文無讀為者。逐字為音。與說經不同也。然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論也。

皇下云自讀若鼻。案自下云鼻也。象鼻形於此。又言讀若鼻。則是古今字也。集韻以鼻自為一字。別以自自為一字。極合。然不似籀文。人籀文大之即著於本部下。而見之於此者。乃尸欠介形。小變而皆象形字。此則自象形而鼻會意兼聲。其體既別。而其音亦異。故第於此表其古音也。古人詞不迫切。故曰自讀若鼻。而不曰自古鼻字。瓊下云讀若柔。柔在十八尤。變在六豪。二韻通轉者多矣。

瓊下云眉聲。讀若眉。案珣下云句聲。讀若苟。以從句之字。不盡讀如苟也。璠下云佳聲。讀若維。以從佳之字。不盡讀如維也。乃璠下云息聲。讀若蔥。即已難解。讀若眉則更不可通。每字之下。不當盡有讀若乎。詳見聲讀同字篇。

瓊下云又聲。讀若沒。案又沒二字。唐韻皆莫勃切。尚未嘗有異音。豈

漢時轉有異音乎。此類恐皆後人附益。

莠下云秀聲讀若酉。酉秀異音。故別之。此為正例。

蒼下云君聲讀若威。業易革卦上六象傳。蔚與君為韻。蔚即威之去

聲也。王莽之威斗。蓋即熨斗之異名。而吾鄉諺語呼為運斗。則與君

協矣。但不知威轉何等聲。即與君協耳。且九五象傳。炳字不能上與

之志為韻。殆下與蔚君為韻。尤不知其如何讀矣。○威下引漢律威

姑。即爾雅釋親之君姑。字隨聲變耳。○集韻八未收窘字。巨畏切。○

暉輝從軍聲。音況。韋切。亦蒼之例。○其文蔚也。說文引作其文斐也。

業部業賦事也。謂分之以事也。故從八。八者頌之入聲。故讀若頌。頌

字從分。古真文元寒山先同部。而又云一曰讀若非者。分非雙聲。周

禮匪頌。即分頌也。斐與君韻。與蔚同例。

夢讀若萌。案古音夢在蒸部。明在陽部。而聲近可通。然因此知郭本

爾雅有悅字誤句也。釋草蒹蒹。葭蘆。葭蘆。其萌蘗。菴葦。莖

華榮。郭讀如此。而說文蒹葦之末秀者。蒹蒹也。與郭讀同。葭葦之

末秀者。蘆下雖別為解說。然以上下文推之。似亦無異義。莖之正文

作蒹。云葦之初生。蘆蒹也。八月蘆為葦。葦大葭也。蘆蘆也。失以初生

說薊以薊說亂則是以莢亂其萌為句也別收夢字而以灌淪說之則足爾雅其萌下本有夢字因萌夢讀同而稅也灌淪二字說文不收知卽此灌淪之謔乃夢之別名且自為一物與蒹葭無涉

王臨廣韻皆曰夢草可為常也

蓋生而如帚故名曰灌淪猶爾雅木族生為灌夏小正啟灌藍夢也若葭葦之屬不可為常吾鄉有草小時可食大則蒙茸茂密可以為常以一材為之不待束縛也

笋下云艸之莖榮也

云華榮也或作莖則是以笋莖華榮為句不連上淪字也諸文皆明白並無罅漏祇因郭所據本稅一夢字遂致句讀皆誤○郭讀如彼者蓋以上丈其上蒿其莖茄等句例推之遂絕其萌蘗為句不知莢為葭之萌亂為蒹之萌設云其萌莢亂則似兩字為名故倒其文也知然者詩蒹葭傳蒹蒹葭蘆也碩人傳葭蘆莢亂也皆同爾雅不加區別惟七月傳亂為葑葑為葦分別明哲傳之亂為葑卽釋草之蒹廉說丈之蒹蒹也此四字為一物傳之莢為葦卽釋草之葭蘆說丈之葭葦也此四字為一物許說葦曰大葭也與說葭曰葦之未秀者相應許說葑曰亂也與毛傳亂為葑相符惟說莢曰葑之初生則葭也而混於蒹說亂曰八月亂為葦則蒹也而混於葭吾恐當作葦之初生八月亂為葑也抑或卽云八月亂為葑葑為葦述毛傳而加經文八月字也如不本之毛傳許何由定為八月乎蓋爾疋云莢亂許

卽說亂曰荊也。以其萌芽相似。既交互言之矣。復引毛傳以區別之。而當作葦之初生。愈無疑矣。

邕從州聲。讀若祝。春秋隱四年。衛州吁。穀梁傳作祝吁。是其證。而祝翁畜雞。卽附會此音而起。

頽讀若顛。毛詩論語皆作顛沛。

邊讀若害。車部轄與舛部牽同字。轄從害聲。

甌讀若疏。古詩交疏。結綺窗。卽借疏為甌。

喜讀若沓。辛讀若愆。案其義並同。此直以讀若表其為一字。並非假借矣。獨為一類。

邇讀若住。說文無住字。後漢光武紀。章懷注曰。逗。古住字。案許君於邇字之下。卽出逗字。殆以其音義並近邪。

業讀若頌。一曰讀若非。段氏引周禮匪頌之式。先鄭云。匪分也。筠案讀若非。直是讀若分耳。頌非分三字。皆雙聲。八又頌之入聲。蓋古本作讀若非。後人見業從八聲。非似不諧。改作頌。不思非分聲通。頌亦從分也。故此一曰亦校兩本之詞。

飶讀若載。石鼓文卽借飶為載。

戲讀若杜陳平傳杜門竟不朝請顏注杜塞也字本作戲音同

鼓讀若屬大徐無此句玉篇鼓之錄切擊也又公戶切蓋大徐習熟

時讀而刪之也廣韻第收於十塊集韻兼收於三塊特為從豈作鼓耳

陌讀若秘段氏据五音韻譜改為逼古不分四聲況逼乃大徐新附

字也玉篇亦云彼利切又音逼

爽讀若郝爾雅郝郝耕也邢疏引其耕釋釋又言澤郝並音釋吾鄉

用犁耕秫間以之代耘耔謂之郝不呼如釋

翌讀若皇春官作皇舞鄭注故書皇作翌天官掌次設皇邸鄭司農

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釋文皇邸一本作皇羽邸竊疑經文本作翌

邸既改作皇乃增羽也

翌讀若紱紱乃帔之譌也說文翌翌二字相次蓋為春官樂師作辨

正樂師注曰故書皇作翌不言故書帔作翌知故書翌字許鄭所同

見故書翌字許與先鄭所同見而後鄭所不見也康成引鄭司農云

帔舞者全羽又云社稷以帔故許云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全用

司農說而司農所由知為全羽者以翌字從羽也言全者以別於羽

舞之析羽也康成所見已借用帔故破司農說曰帔析五采繒以帔

字從巾遂疑先鄭誤也。許君所見周禮蓋已多作皇帟，故列其正字而曰讀若皇。讀若帟，以明時行周禮本之為假借，安得用紱綬字。且說文固無紱，誰復識許君苦心乎。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馬，釋文皇作翌，蓋鄭本固然，故云畫羽也。幸小羊也。讀若達。詩先生如達，鄭箋達，羊子也。奴，殘穿也。讀若殘。殘字一句，謂其通用也。穿也，句言其別也。殘，賊也。固自有其專義。

脾讀若罷，罷蓋讀如皮。罷從罷省聲，籀文即作𠄎，可證。𠄎讀若舊，舊雷是其本音也。

𠄎讀若然，蓋亦一字。古文作𠄎，即從火，特肉，譌為日耳。案噉語聲也。是乃然否之專字。古人既借然，今人好作𠄎，否殊不達也。

籬又讀若繼。言又者，承隴聲來。言此字兩讀也。

籬下云讀若錢，故玉篇有才田子田二切也。然終恐唐韻昨鹽切為正。易賁卦彖與園為韻。詩伐柯伐木，踐與阪衍遠，愆為韻。召旻，玷與貶為韻。是占聲彖聲之字。古音與今音無異也。豈許君而有異讀乎。或是鐵字減筆作錢。集韻變或作鐵或以為非字而改之。印林所得說文校本。

云錢當作鐵

算下云讀若筭此區別之詞也二字經典通用許意其器名筭乃射禮釋筭之謂算計曰算乃無算爵無算樂之謂二字以形別不以音別唐韻筭蘇貫切算蘇管切以音別之非許意也又案論語何足算也漢書作何足選也又知漢人亦讀為上聲

丌讀若呵說文有訶無呵

封立也讀若駐馬部駐立也玉篇曰封又作駐又案人部伾立也足部邁不行也讀若住是則封駐伾邁音義並同惟駐從馬則有所的指耳

匱讀若遠玉篇匱今作適謂借用適也吾鄉諺語猶言調適矣正與其注之飯堅柔調也相合然與說文之飯剛柔不調相箸正相反背食下云讀若粒大徐無此句案匱下云或說匱一粒也蓋以匱為粒之古文然則此讀當在匱下云讀若粒又讀若香又字乃有所承二徐據本蓋皆在食下故小徐存之而刪又讀之又以其無所承也大徐以其不協而刪之乃不刪又字者蓋以上文云匕所以扱之遂謂扱字兼以說音以又字承此而言故不刪也

公讀若集詩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與公訓合義近集則借字也

騷下云萑榮也讀若皇爾雅騷萑也或體作莖案釋言云皇華也釋

草云莖莖華榮是今本莖用或體皇又省艸也許所引者蓋釋言文

然石經釋文皆作華皇也釋草郭注引亦然或誤其說解之萑榮也

則用釋草文艸部笋下云艸之莖榮也毛本作皇亦此文也

管厚也讀若篤經典厚義皆借篤

稠下云讀若以道家呼一卷為一弓讀若周以篆作𠄎連者斷之斷

者連之即成弓矣以可讀若周則從周聲者亦可讀如以同韻故也

柔讀若杼二字形同音亦同特予有在上在右之別今或作茅讀神

與切皆分別之意與許不同

搭讀若還小徐作還口部無還也然搭樾曼韻為名而樾從還聲搭

又讀若還何如名為樾樾之為愈也新羅物名多重言之如呼黎黎之類似此句本在樾下如

瑠睂聲讀若睂之比


摘讀若滴小徐讀與滴同吾鄉檐瓦有當者謂之滴水即此意也

欄讀若拔振當作屎屎之重文也欄屎一器而有別

標讀若藪今考工記作藪

圜讀若驛似豫知衛包改經而正之者奇事也。孔疏釋經云曰圜釋傳云圜卽驛也。又引王肅云圜霍驛消滅如雲陰。又引康成以圜為明言色澤光明也。足知唐初猶作曰圜。衛包乃照偽孔傳落驛改之也。印林曰詩載驅箋古文尚書以悌為圜。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圜。古文作悌。今文作圜。賈逵奏定為圜。史記宋世家作悌。徐曰一作洩。尚書後案曰悌乃悌之譌。洩乃悌之譌。又云載驅箋以豈為閭。弟為圜。圜明也。圜訓明正與冓對。晚晉人妄改為落驛以對蒙非也。集韻一東森下引洪範曰訓曰

森

鬻讀若許。第謂其音同耳。而經典無不借用。惟史記鄭世家尚有鄒字。且說解曰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敘中溯其得姓之田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於許。許不作鬻。夫以五經無雙之許君。而於其姓尚且從眾。不敢擅改。可知考古義當嚴。適時用當通。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世之好用古字者。良由所識本少也。夫○鐘鼎文作。邾讀若塗。說文有涂無塗。於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論語左傳皆借偃為於。

籠讀若聾。小徐作籠是也。玉篇訓曰：馬籠頭，蓋以羈絡馬頭，與兼有義合。籠，絡又恆言也。亦以讀若明假借矣。

佷讀若樹，今皆用樹立。

唐韻常句切故又附前對字下

禡讀若督，亦謂其可借也。方言：繞縮謂之襍禡。郭注：衣督脊也。案醫方之督脈亦謂脊脈，故莊子曰：緣督以為經。玉篇：禡有襍禡二重文。禡無色也。讀若普。普，日無色也。此則讀若兼意也。

毳讀若選。上文既言選取矣，此亦兼意也。兜讀若瞽，而說曰：靡蔽是音義皆同也。

覲讀若兜。目部眇下云：一曰曹兜是借兜為覲也。

腠讀若柔。玉篇曰：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為柔字。

勾聚也。讀若鳩。經典用鳩聚。

窻下引春秋傳窻窻，又曰：讀若焦。故今本左傳借用焦也。窻，焦音義皆同。特以卜事重，故特為製字。

翰讀若浣。浣從此。小徐有此句案浣即瀚之重文。蓋原本祇讀若瀚三字。校

者加瀚從此。因改為讀若浣。後又有校者刪瀚從此句，即以其複也。奈下云：讀若齧。大徐無此句。齧既非字，刪之可矣。段氏何必改為齧。

讀若某者。為其字之難識。而以易識者明之也。若再用難識之字。則無所取也。

鼻下引書若丹朱鼻。又云讀若傲。今尚書即作傲。蓋衛包以今字改之。

慄讀若悚。說文無悚字。豈挽文邪。抑後人增此句。謂慄即今悚字邪。爾雅釋詁。悚。愾也。似借悚為慄。特是慄者驚也。當是悚然起敬之謂。尚微不同。

忤讀若吁。案忤。憂也。卷耳毛傳。吁。憂也。此讀若。謂忤可借用吁也。于部吁下云。驚詞也。不訓憂。

懈從弭聲。而讀若沔。轉音也。新臺泚。瀾鮮為韻。釋文引說文瀾。水滿也。案說文無瀾。而瀾下云滿也。陸氏蓋即引此。抑或瀾即瀾之壞字矣。又沔。彼流水。毛傳。水流滿也。說文無此訓。或亦以沔瀾聲通。可借用邪。瀾下云。水流浼浼。兒。以浼釋瀾。懈浼瀾三字。固一聲之轉也。

漾。水漾。養也。讀若蕩。今用蕩漾。漾即養之篆文也。

沅。轉流也。讀若混。混下云。豐流也。孟子原泉混混。孫疏。混混。滾勢而流。案泉原豐盛。勢必旋轉而流。是混沅義相生也。

闕讀若闕。漢書即借用闕。

娶女師也。讀若阿。國策長於阿保之手。即借阿為娶。

戟讀若棘。段氏引周禮棘門。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是皆借棘為戟也。義無可借。是借聲也。而刪讀若棘何也。印林曰。左昭十年傳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

蝮讀若昆。謂經典借昆為蝮也。夏小正戴傳。昆者由魂。魂也者動也。是即蝮之說解矣。

鼃下云讀若朝。即闕楚詞之借朝為鼃矣。史記索隱鼃錯下云。朝氏出南陽。漢書亦作朝錯。下文乃云杜

林以為朝旦非是。既云非是矣。下文又云從旦。文義之不相貫。注如此。豈許君所為乎。蓋非是二字。後人加也。古人注書。網羅舊聞。從其是者。則非者自見。若曉曉辨駁。乃後人識日卑。心日粗。非大聲疾呼。則不覺。要是習氣。說文無之也。獨此與耳部耿字下。皆駁伯山說。其屬詞之不通。又相似。亦概可見矣。○從旦者。朝從軌。軌從旦。從旦即是從朝也。惟蟲名而從旦。殊不可解。竊恐緣鼃字而變之。不顧其安也。如罍變為罍。以工為壬。豈可以理論哉。李斯為小篆之祖。殆亦倉頡之罪人乎。

壘讀若糞，兩字音義同。若聘禮既拚以俟矣，則借音用之。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釋文作撲，蓋是俗別字。不知糞字從収也。玉篇出撲於拚下，蓋亦後增。

憑讀若馮，關經典借馮為憑也。所引周書憑玉几，今本作馮，蓋本作馮，而衛包又加心也。

隴讀若瀆，經典皆作溝瀆。

水部塗下云：讀若隴。塗字又見土部，則無此語。大徐漫以水部在前，謂土部重出，非也。土部說曰：從土，泥聲。水部則曰：從水，從土，危聲。即足徵其為改竄矣。玉篇祇收於土部，尤為明證。且引說文木貢切，不引讀若隴，則其為後增可見。且凡讀若某，其為後增必多，不可盡求其故也。

凡部首下有讀若者，惟一部云：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引而下行讀若，還承說義之詞而申之。兼字形字音而說之，則在凡一之屬皆從一，向上同此者，則中讀若徹，於讀若偃，豕讀與豨同，三部而已。其在凡一之屬，向下者，鞞讀與罔同，采讀若辨，四讀若謹，及讀若撥，是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品讀若戢，又讀若呶，詰讀若競，辛

讀若愆。聿讀若泥。昇讀若余。虱讀若戟。馭讀若鏗。鏘之鏗。几讀若殊。
營讀若奕。一曰若雋。見讀若颯。眊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晒讀若祕。
奮讀若睢。雀讀若和。竹讀若菲。莒讀若未。瞿讀若章。句之句。雖讀若
疇。受讀若詩。標有梅。奴讀若殘。夕讀若檠。岸之檠。丰讀若介。丌讀若
箕。同豐讀與禮同。皿讀若猛。皂又讀若香。亼讀若集。富讀若伏。久讀
若葡。米讀若輩。囧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毋讀若冠。弓讀若含。
鹵讀若調。束讀若刺。秝讀若歷。亦讀若骸。冂讀若草。苒之苒。西讀若
晉。似讀若欽。崙讀若瞽。广讀若儼。然之儼。彘讀若弟。互讀若罽。覓
讀若九。夨一曰讀若瓠。夨讀若滔。忒讀若易。旅瑣瑣。辰讀若稗。縣入
讀若移。大徐在凡
八句上丁讀若縻。屮讀若隱。匸讀與後同。匸讀若方。糸讀若覲。
虫讀若昆。弄讀若翦。凡六十二部。將謂後人所增。抑為後人所逸。則
不應如是之多。且辛讀若愆。此下有張林說一句。囧讀若獷。此下有
賈侍中說讀與明同。證知其為許君本文也。然讀若亼者。指本字言
也。凡亼之屬皆從亼者。指定字言也。其不當顛倒者一也。部中之字
亼聲之下。繼以讀若其常也。此六十二部。固多象形指事會意字。然
瞿覓二字。則形聲字也。眊聲之下。繼以讀若章。句之句。肖聲之下。繼

以讀若丸其詞為順而必間隔之果何取邪姑發其端以俟智者詳察焉

讀若本義

字音隨義而分故有一字而數音數義者第言讀若某尚未定為何義之音故本其義以別之

珣讀若畜牧之畜

許救切

猶之麋讀若畜牲

似亦當作牧

之畜

許救均

而畜之本義則

田畜也

且上切

音義皆別故的指之案豈當是畜牲字畜專為畜牧字經

典借用耳

搗讀若糗糧之糗糗熬米麥也糧穀也糧本非糗之正義特以其為

恆言用之耳此無異音者

玉篇雖有尺沼一切恐漢時未必有此音

不須分別故此類不多及○釋

言糗糧也費誓峙乃糗糧傳糗糗之糧公劉乃裹餼糧釋文餼食也

糧餼也以上皆謂糧為糗者崧高以峙其糗箋令廬舍有止宿之委

積孟子師行而糧食注皆遠轉糧食以食之以上皆謂糧為穀者許

君訓糧以穀但舉本義也

哽讀若井汲綆綆下云汲井綆也然則此以綆之本義定其音也雖

考工記鄭注讀綆為餅許君或未必如此讀井汲綆之云殆非以義

別音。然此類人所易忽，皆記之。

趨讀若髻結之結。結者儀禮之紒。今之髻也。說文不收此兩字。髻部注中結字五見。然固結之引伸義也。故以髻定之。吾鄉謂總角為髻結。或汝南亦以為恆言。故許君用之也。

趨讀若小兒孩。孩小兒笑也。此字蓋無定義。則許君此語出於偶然。無深意也。

赴讀若無尾之屈。尾部屈無尾也。蓋屈伸蒲屈。其音各異。此如本音。故以本義定之。屈唐韻九勿切。似當作非勿切。

過讀若桑蟲之蠋。虫部蝓蝓二字說皆曰蝓齋也。本之毛傳。固無可議。但依此桑蟲之文。則蝓下當依玉篇加桑中蠹蟲之說。乃為分明。蓋下文云螟蠕桑蟲。是枝葉間蟲。蝓則木幹內蟲也。醫方謂之桑白蟲。吾鄉於石中之蟲亦曰石蝓蟲矣。必指言桑蟲之蝓者。或恐傳寫謠短尾之蠹邪。許書無蠹。又爾雅蝓桑蠹。郭注即蝓蠕。又曰蝓蝓。郭注木中蠹蟲。又曰蝓蝓。郭注在木中。說文序字率類聚。今蝓蠕與蝓蝓五字。分列兩處。似非一物何邪。

鬪讀若三合繩糾。糾部糾繩三合也。吾鄉諺語皆呼鬪如邱龜之古。

音固如邱也。山西人同許讀。

瞿讀若章句之句。謂此句不音鉤也。

朕讀若決水之決。決水名。見水部。豈決水之音。不與排決同乎。

穀讀若筍。筍。筍斷竹也。筍中生薄白皮名筍。凡空中之草。葦。葭。皆有

之。玉篇。筍下云。葭。筍。葭中白皮也。說文。筍下云。艸也。此兼以廣其訓

釋矣。吾鄉於秫葉下半之包其橐者。謂之盧筍。雖與葭筍之在內者

異。然由此知凡相附著者。卽得筍名矣。

輪讀若易卦屯以屯亦為屯聚也。

楛讀若芟刈之芟。刀部。又或作刈。芟艸也。胥及同韻。小徐芟下云。芟

聲。大徐作從芟。蓋以今韻不合而改之。

模讀若嫫母之嫫。嫫字無定義。似是偶然如此。

槐讀若枇杷之枇。前文云。枇杷木也。而枇又為篋字。故別之。

揮讀若渾天之渾。此亦本音。

楛讀若驪。駕玉篇。杜思漬切。肉凡也。楛同上。又思井切。徙同上。案止

徙之聲。與驪同韻。而楛則不同。省本會意字。不知古音何似。

援讀若指撝。小徐作讀若揜。皆有譌誤。不可強解。

森讀若曾參之參案曾子字子輿似取參乘義參星亦取左右參謀

義

此天文家說也古無參謀已有參星矣

皆讀若森恐參字古無驂音也

黽下云黽聲讀若黽蛙之黽黽部鼃黽也虫部蛙蝮也此或以音同而借或後人所增繇復無用故也小徐無此句

者讀若耿介之耿似亦不須區別

拙讀若巧拙之拙所引盤庚今本作拙

扶讀若伴侶之伴說文無侶字伴大兒亦非伴侶義也蓋後人謂許

書之扶即今所用之伴遂加此注然後下云今作葆則人望而知為

後增此云讀若迂而不明

扞讀若抵掌之抵抵並當作抵下文出扞字云側擊也是國策抵掌

而談之義上文抵下云擠也則其義不協許君蓋亦恐抵抵易謾預

為之防也

妓讀若跂行段氏改跂為蚊是也惜挽行字

媯讀若竹皮筍苟無此讀吾敢遽信玉篇而知媯之當作媯乎說文

韻譜厚部篆不誤

屮讀若阡陌之陌說文無阡陌且凡讀若句皆在某聲之下文義乃

相附屬。此乃在從系戶聲之上。蓋後人加也。
至讀若兔窟。本部堀下云。兔堀也。穴部不收窟。小徐兔下行鹿字。汪
刻又譌為塵。鹿非窟中物也。段氏好怪。故從之。

讀同

凡言讀與某同者。言其音同也。凡言讀若某同者。當是讀若
某句絕。同字自為一句。即是一字。分隸兩部也。然傳寫既久。
必有與若二字互譌者。謹分別說之。然亦其可疑者耳。不盡
出也。

私讀與私同。上文云。厶聲矣。厶私之聲不異。而又言之者。恐人以隸
書譌改篆文也。篆之古文。厶。肱之古文。乙。隸並作厶矣。惟以私證之。
庶不傳譌。如圖隸作習。而今溜篆即從習。玉篇則有溜字。是其徵也。
此古人不可及處。毋與眉聲讀若眉同類而譏之也。
今所謂碧璽私者。即
私也。而音轉如斯。

徐讀若塗同。若當作與。
赴讀若跬同。此以漢字音古字也。段氏引諸書作頃。作窺。作躡。蓋以
證不作跬也。然亦未有作赴者。將謂赴字亦當刪邪。走足二字義近。
故兩部字多通。已見異部
重文篇篆文赴從走。漢時隸書跬從足。故以讀若明其

同而不列。跬於篆以畫篆隸之界。

啍下引春秋次于啍北。又云讀與聶同。今春秋作聶。

齟讀與和同。經典皆借和。

攷讀與施同。經典皆借施。且施下云。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是以施為旗。本由推測知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論語作巫馬期。蓋同聲借用。釋草卷施草。蓋亦謂其卷如旗也。猶茶之有旗槍矣。亦可證施之為旗。

故撫也。讀與撫同。是謂其同字也。與當作若。

叶讀與稽同。亦謂其可通借耳。而小徐所引之叶疑。大徐輒以為許語。則孟浪也。

雀讀與爵同。與當作若。此一字而又各有專義者。經典之用爵為雀。非特借音已也。爵隸夔部。自以禮器為正解。然曰象爵之形。乃謂上半象飛爵之形。非象酒爵之形也。知然者。下文又云。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則上半之為飛爵明矣。抑或爵為古文。雀為後製。小佳會意。頗不深曲。且小於雀者甚多也。

莫讀與蔑同。所引顧命莫席。今書作篋者。衛包不識竹字。改為竹也。

然窺許君意，似是時固有借蔑之本。

爾讀若亂同，是謂為一字。

曾讀與隱同，說見展轉相從篇。

朕骨差也，讀若徐小跌同，蓋謂蹉跌可用差朕也。

祭讀若祭徐小同，若當作與。

丌讀若箕同，案丌蓋同箕之古文，其穆天子傳赤烏之人，其凡兩見

赤烏之人，丌一見，又丌字兩見，皆一人也。玉篇其下有古文亦，蓋亦

即此字。墨子書其字多作亦，俗刻盡謬為亦多一筆者，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

二也，今有元姓。

迺讀與記同，玉篇迺今作記。

筭讀若銓同，銓即今之燈，似與筭不同。

膏讀若庸同，徐小玉篇廣韻皆以膏為庸之古文。

囧讀若明同，既以闔明說其義，而復言此，是賈侍中直謂囧明一字

矣，是以盟之篆文從囧，古文從明也。

豕讀與豨同，豨下云封豨，左傳作封豕，豨下云豕聲，大徐誤改為豨

省聲。

懈讀與怒同。兩字皆訓憂，當是一字。特怒有飢餓義耳。

勢至也。讀若摯同。關雎箋：摯之言至，是勢摯音義同也。許所引周書大命不勢，今本卽作摯。所引虞書雉勢，今本則作贄。說文無贄字，宀經多用摯，蓋亦衛包改之。盧讀若盧同，一字遞增者。

範讀與犯同。上文軼下云：犯軼，轆牲而行。徐小為範軼，是範卽取犯義。

但以其為祭事，特為製字耳。

禹讀與偃同人部。偃下云：堯司徒殷之先，尚書作契，偃之省借。漢書作禹，蓋正字也。古人質樸，故舜以艸名禹，及夔龍虎熊羆以動物名。及斯以器名。皋陶蓋卽考工記之皋陶鼓木，亦以器名也。則禹以蟲名，亦其理矣。孳育寢多始作偃，以為專字耳。

讀若引經

引經以證其音，亦以義為別之類。特以其引經文別錄之。然其無義可據者，不具及也。

趨讀若春秋傳曰輔趨。段氏以讀若為行文，是也。許引此者，以見趨亦為人名。與趨下引春秋傳以見趨之，又為地名，均不必取動義也。

是部讀若公羊傳是階而走亦衍讀若

谷部因下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段氏引士虞禮鄭注曰古文禫或

為導喪大記鄭注曰禫或皆作道許君蓋從古文不錄今文禫字禫部

注也筠案木部椌下穴部突下又用此文突下則大徐未引蓋辨正之意不然與禫

同音而說文所收之字有藺譚禫窳四字隨舉一字可矣而必導服

之轉音者乎抑吾於此又知古人著書不作辨駁語其品學皆高所

言可信從而嘒嘒又非氣質之美故鄭君箋詩異於毛者十之三四

然亦直言之而已獨說文駁杜伯山者二事而似此者又不加駁吾

重疑駁語之偽也

賤讀若白蓋謂之苦相似既言讀若又云相似唐韻固失冉切不用

炎之本音以此推之或四聲萌芽於漢乎

賤讀若詩曰施畧濺濺网部畧下又引亦同大部畷下云讀若詩施

畷濺濺宋本及小徐作泔泔水部無濺字泔下云濺泔也讀若椒當作

字與說文乖異而瀏下繼以濺與說文瀏下繼以濺次序正同說文

濺字在末非其次玉篇後收雜字中亦無濺字然則賤畧二篆下不

為澦字引之，得以不改。澦下引作澦亦得不改。而引於齎下，斯作澦矣。宋棐之澦，澦

則同音借用也。引於澦下，斯又作澦矣。而小徐猶作澦，澦則是改篆

未改注也。又有自謂細心者，斯鑄成此錯。段氏刪改之，殊快人心也。

暗讀若易曰勿卹之卹，卹從血聲也。廣韻於悅切。

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此又平上之分也。與睽一類。

受讀若詩標有梅，謂受標通也。

竅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段氏改為竄，三苗之竄。案衛包所改不足

據也。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明是繫之省借。當依之，即依禹貢二百里

蔡左傳蔡蔡叔改之，亦勝於竄也。

縈讀若詩曰葛纒縈。小徐為作縈。之一曰若靜女其袿之袿。案艸部縈下引

詩葛纒縈之衣部，袿下引詩靜女其袿，女部。媯下引詩靜女其媯，葛

篇篇釋文出帶之云。本又作縈，說文作縈。靜女篇釋文引說文作媯，

玉篇收帶字云覆也。案縈依今本為是。毛傳縈旋也。說文縈，艸旋兒。

蓋分別文也。媯，媯下皆云好也。袿下云好佳也。玉篇佳好也。其意自同。惟從

衣義遠耳。縈，袿同。在衣部，故引詩同。陸氏不言說文，又作袿，或未詳

檢也。

蕊讀若易旅瑣瑣。玉篇桑果切。又才規才累二切。段氏以此二切為是。案蕊會意字。蕊藥等字之音皆由此出。不以祖宗定子孫之姓。反以子孫之氏改祖宗之姓乎。

羅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刀部。剝下引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案夏書甘誓。天用勦絕其命。釋文不言說文作剝。而曰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又引玉篇子小反。案玉篇刀部。剝子小切。絕也。剝同上。力部。勦勞也。楚交子小二切。是知勦剝二字之異。以形不以音。剝變為勦。則刀力亦易淆矣。羅篆下勦字。誤。剝篆下周字。誤。至於馬本作巢。似是。剝之省借。然謂與玉篇同。則巢字又似傳寫之譌。豈所大書之勦字。本作剝。乃別之曰馬。本作勦邪。則玉篇固有勦字也。抑陸氏所據尚書誤作勦。而曰馬。本作剝邪。則玉篇正字作剝也。所云與玉篇同。正不知指某字也。所謂切韻亦未知所指。陸法言之切韻。今已不傳。說文韻譜所用者。則李舟之切韻。而其注甚畧。羅剝勦三字。皆在小部。子小反。雖是書率畧。不足以資考證。而剝勦固非一字。亦可見夏書不當作勦也。

擊讀若詩赤烏擊擊。段氏曰。當依豳風作几几。是也。引經正讀。不得

如諺語同字也。釋文亦不出几几。而曰說文作某。似說文與詩本不異。登下又曰讀若詩云赤舄已已。

繡讀若易繡有衣。為也。絮下引易曰需有衣絮。案虞氏易作襦有衣

絮。注云。絮。敗衣也。說文絮弊。當作衣。不收。絮字似絮與易之絮相當。如

駑。經典作駑之比。而引易則在絮下。然其說云。一曰敝絮。說絮以絮

不甚可解。似當作一曰敝絮。然絮下云敝絛也。又似當作一曰敝絮。

疑莫能明。五經文字。絮下云說文作絮。案下句則當作絮京氏作絮。見易。周官羅

氏注。襦讀為繡。有衣絮之繡。考工記弓人注。絮讀為襦。有衣絮之絮。

釋文絮本亦作絮。周易作絮。

食部謙讀若風。謙。嚴氏疑風為水之譌。引潘岳寡婦賦。水謙謙以

微。疑禾部稂讀若風。廉之廉。桂氏又疑廉為謙之譌。若然。則之字為

衍文矣。愚案乾卦嫌於无陽。詩采薇疏。引鄭本嫌作謙。注曰。嫌讀如


羣。公謙之謙。即文十三年公羊傳有公廉又疑風廉之廉。或即此文之譌。然無以見其必





補正

大徐作 非也。小徐作 鐘鼎文亦祇 二體。一葉前十行較論

積古齋戎都鼎眉作



三葉前
三行




或以、主同聲也。曰金文父字皆作是從也。夫見於經者主與賓對文。若以父為主。將以子為賓乎。春秋襄昭之世家。臣稱其大夫為主。然亦祇晉為然。非天下之通稱。若以父為主。將以子為僕乎。許君所云舉杖尚不可深泥。況此等寤語乎。五葉王
字條

金刻有      諸形。故許君曰象析木以炊。小篆

變之。取字形茂美。我即据小篆說之。非也。六葉後
十六行

廣雅釋山曰土高有石。山釋邱曰無石曰阜。阜即阜。十三葉後
十一行

筠清館周許子籛澗字邑在左而作周邛君婦壺字邑

在右而作乃周格伯啟益銘器銘皆釋為壘。積古齋

格伯籛上釋為土二字。蓋古人作字不拘反正。如永多作

是也。十二葉前
十二行

芟或讀如殊乎。殊斷也。芟殊同音。集韻芟有重文。蘄此說文蘄包字

也。斬聲則不可入虞部矣。或音既變之後。乃有此或體乎。二十一葉
後十六行

穀梁傳注曰鄧公地。是又借公為某也。二十三葉
前二行

說文釋例卷十二

安邱王筠貫山學

讀若引諺

彙下云讀若春麥為彙之彙自大徐以非異文為疑後人莫不疑之
 王煦欲改為彙余亦謂然由今思之殊不達也說文主於分別固是
 眼學然當時口授亦兼耳學春麥為彙乃當時諺語諺語在人口中
 未嘗著於竹帛許君欲人以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本無可疑特雜
 於引經本義之中遂為之眯耳故余於此類盡錄之彙集一處自無
 不瞭致疑者當為之啞然也對下云汝南名彙咸為對此亦諺語
豈嘗著之典冊對字本有彙或義子
 誚讀若反目相眯眯下云童子不正也人之反目似之此蓋常語來
 古音釐來牟亦作釐蓂故誚讀如之

詎下云如求婦先詎疑之此以諺明其義兼明其音但未言讀若耳
 該讀若心中滿該

牂讀若粗牂大徐無此句此亦諺語也玉篇亦仕角切而字譌為牂段氏改

粗為粗是也以牂為衍字非也此連言粗以定牂之音非讀若粗也
 盧讀若鄜縣蓋名從主人今猶然也如獲嘉獲鹿雖異鄉人呼之不

能各操土音也。

餽讀若楚人言恚人。案此謂其言恚人曰餽也。留其聲於言外，更可徵俗語之無字矣。

馘讀若拔物爲決引也。

幪下云讀若水溫羸也。日部羸下云安羸溫也。此猶諺語之合於字義者也。

倂讀若汝南潏水。不特說文無潏，卽玉篇及它字書並無潏也。案其字蓋本作倂。許君汝南人也。其地有小水，不著於地志，而土人相傳呼爲倂水。旣無正字，許君卽以倂字寄其音。故老所傳無不呼倂水者。則見此讀若卽無不識倂字者。是許君正讀之指也。蓋有如大徐疑彙不異文之人，以其爲水名而率意改從水，初不意其非字也。獨讀若楚人名多夥。𦉳下云齊人謂多爲𦉳。玉篇亦作𦉳。廣韻乃作夥。然皆云楚人。

鬚讀若江南謂酢母爲鬚。醋豈有髟邪？何春麥爲彙，必當有專字邪。段氏曰鬚無異字者，方言固無正字。知此俗語，則髮兒之字之音可得矣。案此說最明了。

卸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許君又操土音矣又部叔下云汝南名收芋爲叔不引九月叔苴而言此者幽風古言猶存其鄉以爲榮幸也

汝墳被文王之化沿襲古語固其所矣汝南語

簾讀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荃也此謂俗語呼荃爲簾也

燎讀若黥燎此謂讀若燎而連黥言之黥灼龜不兆也似與燎不比

附段氏曰漢時蓋有此語理或然也

着沛人言若盧變讀若爲言若以方言廣其音也

枕讀若告言不正曰枕枕從手豈有言義豈獨春麥爲彙不異字

乎

嫗讀若蜀郡布名段氏乃以緝當之果爾則何不云讀若緝乎此乃

口中有音筆下無字者也如欲指實言之卽當云讀若蜀郡嫗布耳

嫗讀若人不孫爲不宋本無此字是也嫗案嫗謹也不孫是不謹也非謂美惡不

嫌同詞也校者並此不知是以增不字嫗謹也乃古義也不孫爲嫗則俗語也兩不相蒙

此讀第以證音非以證義段氏欲改爲倨亦未達也

妹讀若謹救數數蓋亦俗語

缺下云讀若煙火炆炆蓋俗語也而火部無炆焯下云焯焯煙兒蓋

卽此矣。然漢有快姓，豈得無快字。

蠶讀若蜀郡布名，猶之嫫也。段氏又以蠶當之。

蠶可讀如蠶，於蠶讀若蠶微之。

鈇讀若漁人莢魚之莢。州部莢，州實也。

吾鄉呼莢，凡實有皮裏之者皆曰莢。

無莢魚之說。段氏

改爲夾，以周禮并夾，取矢爲徵，謬也。手部籒，刺也。引周禮籒魚鼈，籒

爲經典所有。莢則鄉俗之言。許君第以明音，不謂莢有籒魚義也。必

於俗語求正義，正字其失也。固

互部琦，棄也。俗語謂死曰大琦。雖非讀若，然亦相類。蓋死亦從互。故

億大琦之語當作琦。蓋猶之言棄世矣。

夫以俗語正讀，而不易本字者，所以曉同世之人也。人皆習熟此語，

則以耳中之語識目中之字，其音必不誤矣。且此法不自許君始也。

亦不自許君止也。則請以周禮儀禮徵之。周禮磬師注，縵讀爲縵，錦

之縵。疏云：依俗讀之。華氏杜子春云：燠讀爲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

樵之樵。疏曰：子春讀燠。樵二音，皆作俗讀。圉師杜子春讀樵爲齊人

言鈇樵之樵。筠案：吾鄉呼鈇樵如簪。或卽此音乎。職方氏杜子春云：

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掌客鄭注：耗讀爲耗。秭麻荅之耗，輪人鄭司

農曰：藪讀爲蜂藪之藪。鄭君解之曰：蜂藪者，猶言趨也。轉人司農曰：

需讀為畏需之需。冶氏鄭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鮑人鄭注。故書需作劓。司農讀劓為柔需之需。筠案當為柔奕之奕。竝億。翰人畏需亦。是畏奕也。梓人司農曰。筍讀如竹筍之筍。廬人注。蝟讀若井中蟲。蝟之蝟。弓人注。測讀如測度之測。儀禮士喪禮。綦讀如馬絆。綦之綦。以上十三事。皆賈疏命為俗讀者。皆與本字無異。其與本字有異。而疏亦謂之俗讀者。足相發明。竝附於後。周禮典庸器。筍簾。杜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疏云。此當俗讀。當時語者有博選之言。故讀從之也。大祝注。皋讀為卒。嗥呼之嗥。司弓矢。司農云。庠釋文如此。今本譌痺。矢讀為人罷短之罷。後鄭云。庠上同。讀如痺病之痺。兩痺字。當作痺。庠今訛。之言。倫比疏云。先鄭依俗讀。蜡氏注。蜡讀狙說文不收伺字。此足證。之狙。萍氏注。讀如小子言平之平。疏云。俗讀筠案。小子者。穉子也。穉子不能正言。蓋其音近頻矣。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柞氏。司農讀為音聲。喏。喏之喏。屋。管之管。疏以屋。管為俗讀。雜氏注。讀如鬚。小兒頭之鬚。士師。司農曰。汙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庶氏注。此禴讀如潰。癰之潰。輪人。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柞讀如迫。喏之喏。案此喏乃借字。鮑人。以博為棧。注引或說。讀棧為羊。豬。彘之彘。釋文。彘宜依殘音。筠案說文。餈。禽獸所食餘也。陸氏蓋借殘為

炳與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顧脰注故書脰或作掣。司農云掣讀爲鬮頭無髮之鬮。弓人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儀禮聘禮注數讀爲不數之數。以上十七事皆疏謂之俗讀者。又有疏不言俗讀而亦當然者四事。士師荒辯之法。司農曰辯讀爲風別之別。下文傳別注故書別爲辯司農亦讀爲風別之別案風別發音分別今山西人語同然。輪人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疏不解其義。但云亦是取急意而已。釋文眼魚懇反。李如字切如字。李倉變反。筠案此亦俗讀也。限卽門限。切古砌字。皆以如字讀爲是。弓人司農云恆讀爲繫。絛之絛。裳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筠案同字而兩舉之。證知其爲俗讀矣。夫此三十四事者皆以俗語正讀。鄭司農杜子春皆許君之前輩也。鄭君又許君之後輩也。可知漢儒家法經由口授。其正讀也。趣于近之。而又無反切之法。其於經子有徵者引以明之。其無文者則以俗語明之而已。迨夫滄桑屢變。風流歇絕。後人不得聞其語。而拘文牽義以求之。至於不可通也。則妄意爲傳寫之譌。是亦先儒所無如何者矣。禮記讀若本少。孔疏例不言俗讀。不復引之。

聲讀同字

璿下云眉聲讀若眉。蓐下云傳聲讀若傳。喑下云集聲讀若集。咙下

云龙聲讀若龙。越下云匠聲讀若匠。迂下云干聲讀若干。小徐齶下云

柴省聲。蓋本作此聲讀若柴。闌下云賓省聲讀若賓。改下云已聲。此已干讀若已。

業此已字顧鈔小徐本作巨又配下云祭無已也亦即巨字非已干之已旌下云方聲讀若方。朕下云決省聲讀若決。水之

決。凡從夫者皆聲也大徐不知改為決首胥下云丞聲讀若丞。朐下云办聲讀若創。創即办之重

文案。孟子創業垂統。借創為朐。豈讀若創。係後人增。以此明其可假

借邪。圓下云員聲讀若員。鄭下云蔓聲讀若蔓。響下云緜聲讀若緜。若新

城。綠中。嚴氏據前後漢書改為蠻中景下云赧省聲讀與赧同。颯下云鼃聲讀若鼃。蛙之

鼃。小徐無此諭下云兪聲讀若兪。良下云良聲音良久。說文不言音。小徐

亦無此句。宋本作音良。又力康切。皆大徐所加音切。久乃又之。譌也。

裾下云居聲讀與居同。襍下云蜀聲讀若蜀。頽下云翩省聲讀若翩。

大徐曰从翩聲。又讀若翩。則是古今異音也。案似此者多矣。鼎臣何

以僅疑此字。蓋以讀若翩。因改為翩省聲耳。翩字從羽扁聲。頽但從

羽。何由知為翩省。豈史記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即當用頽邪。顛下云

籥聲。讀與籥同。小徐無此套下云氏聲讀若氏。簡下云簡省聲讀若簡。樂

下云學省聲讀若學。河下云哥聲讀若哥。小徐霽下云禹聲讀若禹。小徐

鮪下云而聲讀若而。娥下云衣聲讀若衣。小徐姑下云占聲或讀若占。作依

小徐本小弱也。從女占聲。一曰女輕薄善走也。讀若占。蓋占聲當如

唐韻齒懾切。占之入聲也。此為小弱一義之音。而輕薄善走一義則

直讀如占矣。大徐妄為湊合。又自加或字。知然者言部註字兩見說刪之後於前註字下云從

也。緜下云粟聲。讀若粟。颯下云列聲。讀若列。勸下云讀若萬。汲古改為厲依

從力萬聲。則又倒置矣。錯下云慧聲。讀若慧。小徐銳下云允聲。讀若允。

字。可謂多矣。小徐本無者四。異者六。次序異者一。將據此而謂讀若

句皆後人增邪。則何至如是之多。且彼於要義或刪之。何獨作此費

詞。將謂許君有意。則從其聲之變者。反不為之分疏。獨此無異者。乃

灌灌邪。吾窮於術。姑輯錄之。以俟智者詳察焉。小徐本女部始下云句聲。讀若句。大徐無

也。大徐無聲字及讀若句。西部

讀下云。高聲讀若高。大徐作離。

雙聲疊韻

梵書有二合音。吾儒未嘗無也。彼有二合音。不復有兩字分

其音。是以長存也。吾儒有二合音。又有兩字分寄其音。是以

沿襲而不覺也。雙聲疊韻。非乎茨。疾黎也。茨疾雙聲。茨黎疊

韻。之于諸也。諸之雙聲。諸于疊韻。經典中形容之詞。如窈窕

參差之等莫不皆然無論知與不知作詩屬對必不誤惟人名物名則不知者必誤於屬對矣此類字其聲兩字如一組合之也若一然一否則讀之似一長一短故不對也梁之王筠必與唐之杜甫為偶一雙聲一疊韻也此事非說文要義而亦說文所有聊輯錄之以示初學

雙聲之為人名者伊尹也萋母也王育也譚長也皆說文所載不及它書條故此其為物名者蟬螻虹也是天類也唐犀石也是地類也鏞錦火齊也是寶器也

其在毛物則駒駘也其在羽物則鷗離也嬰萸荃藜藜蔗皆植物也詹諸也鼈鼈也榮蚘也蝻齋也阜蟻也蚣蝟也蟻鹿也虎輸也蠟蠟也

也蝘蝓之可借子子也皆小蟲之屬也其為事而言者趙久也躡躡行不進也亦可借為彳亍也峙蹠不前也視觀闕觀也在行則為

連遺在言則為諛謔也玉篇諛下云諛謂察擊也謔下云謂謔嘲也案謂謔當乙轉又下云嘲皆指笑糝

粲散之也戟揭戟持也拮据手口共有所作也嫌价不正也贅頰頰

高也酸痛頭痛也饕餮貪也許君說引左傳則饕下當云饕餮也今兩字下皆云貪也似說饕餮之引說文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饕此乃左氏文十八年傳實是

容之詞者易曰天地壹壹詩曰一之日澤浚二之日溍瀨溍瀨又作

颺颺也涔涔久雨也琴儷枝條兒也稭穉多小意而止也稭穉亦止

法也許君師重當用其說今本說也然傳文初不分說且字皆從巧韌似謂人之技巧也玉篇亦無說其為形

說許君當附之說釋之末如罔已等字實說在末是其比

也倚移者阿難也在古爲曼韻在今爲雙聲也磊砢眾石也媿嬰也
媿媿也覲髮弗離小見也鎗鏹鐘聲也麗廈開明也允壇蓋龍兒也
駢驢馬載重難行也木部有穆差糸部有參縴竹部有參差亦有參
差與詩關雎同也

曼韻之爲物名者在地則截薛之大山附婁之小山女牆之名俾倪
也在人則嬰媿也嬰媿之爲嬰兒也鬪髀之爲首骨也其在動物解
鷹委虎齧拏漚令皆獸也鸞鸞刀鷄鷄騁舊留鷓鴣皆鳥也小蟲之
屬則蜥易也蠅蜓也蜉蝣也蠓蛸也悉蛰也螟蠕也蠹蛸也蚋蜨也
蚋威也蛸螬也丁蛭也蠶蟻堂蝦也蝸贏蒲盧也皆一物兩名先蠹
蚋蠹蝦蟇一物三名而無非曼韻也吾又以螻蛄爲曼韻者集韻螻
龍珠切與吾鄉語合故老所傳必有所受之也若螟蠕者則怪物也
其在植物則菑稂也秧穰也果蔬也祥蕞也夫蕞菌蘭也茅菴茹蘆
也皆二名同爲曼韻也其在器用則玫瑰火齊也○盧飯器也鍍鍍
頸鍍也銀鍍鎖也蓋錐斧也槍唐鋸也令丁鈴也銚鍤釜也甌甌器
也樞榭棹指也筐當蒲爰也柝雙颿也玉篇作柝雙廣韻別有路瓿胡豆也路瓿堅立也解體船
名也隨所名之物而異其偏旁蓋皆可作舟便也
其爲事而言者饑饉相謁食麥也槎檣不能行爲人所引也欺詒

詐也。眴，目微視也。瀆，業蓋煩辱之事也。齧，契刮也。娵，鹵貪也。越，隲

輕薄也。踦，區藏匿也。其為形容之詞者，蔽額頤頰，皆頭兒也。其慎事

者，色艷麟也。其不憂事者，怵慌也。拘覩，未密緻也。槍攘也。謫，詘也。認

諧也。誓，講也。委隨也。咄，呋而無慙也。美則姿媚，媠也。醜則仳，惟穀

替也。頤，額而面黃也。譖，拏而羞窮也。趨，趨而遠行也。犀，遲不可得也。

日之溫安，羸也。其無色則埃，簪也。山之高，隄，隗也。萃，危也。小徐作萃，危，萃，辭，切。玉篇才律切。今皆

讀此音說文韻譜八五支萃危卽隄隗也隄隗雖上聲然玉篇隄徒罪切亦作隄唐韻隄都回切岑，崱也。嶰，嶰也。焦，燒者。屨，屨也。暫，礪亦云。

暫，岳也。二字本不連段氏謂當依玉篇從之其，石磊，崱而重聚也。銀，鏗而不平也。其徑路則透

迤而敝，隘也。水則潒，養也。莽，沆也。漆，沛也。小則滎，溢也。釜中，浹，渾也。

則火之燁，燹也。艸則曼，延而莖蓋也。木則甞，亭而杖疏也。從風則披

靡也。麗，爾靡麗相綢繆也。木之檣，施也在旗則為旂，施也。旛，絲於蹇

皆旗兒也。室大則空，曰康，良也。杳，窳窳突皆深廣也。亦曰窳，窳宜偃

仰也。艸之競長，謂之葦，嶽虛業維樅，謂之捷業。敵有鉏，鉏亦相類也。

龍之蚰，蟻馬之駮，駮犬則攷，攷犬守自可明珠，玳，是其珍也。驚，姍

駢，黠莫之陳也。欲貫穿之，終闡，闡也。

屨，屨當為曼韻字。唐韻屨楚洽切。屨，直立切。說文韻譜同。玉篇屨同。

上屬則有楚立所甲二切廣韻緝洽狎三韻皆收屬初戢側洽所甲三切惟緝韻收屮直立切案三十一洽收番與三十四乏部次相近乏部中亦收說文姦字恐屮亦本在此韻轉音入緝韻玉篇之屬楚立切蓋亦轉音也

集韻二十六緝屮下引說文屮屮謂少也

竄下云汚表者汚竄雙聲表竄疊韻也竄下云汚竄故此與爾疋茨蒺藜同此反切之祖也後人窮思畢精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外

竄下云竄著也玉篇作憲云憲著也竄同上見說文廣韻十八尤作憲而引說文籌著也別收躊字云躊躇也案說文之峙躊即踟躕憲箸即躊躇也廣韻集韻九魚雖不收箸而收著直魚切說文無著祇用著廣韻又有籌藉葱名知連語以聲爲義不必特製字也

著字文知藉即躊之異文

玉篇籌下云藉葱也蓋注中說

聖人正名百物大物皆一字爲名小物乃兩字爲名其尤不足道者乃以雙聲疊韻爲名右所輯小蟲之屬三十他物未嘗有也鳥屬之朋乙鳥鳥獸屬之馬牛羊犬豕鹿兔皆爲之專製象形字且他物雌雄同名而鳳皇麒麟雌雄各命一名貴之也南方草木惟橘柚錫貢一字爲名至於荔枝枇杷橄欖桃榔無論美惡皆以雙聲疊韻

爲名則以不得聖人錫之名也。乃人之命名，或連其姓爲謔語，其亦不思矣乎。獨是王莽禁二名，誤讀公羊者也。我亦以一名爲貴，初非煽巨君之欲也。

毛詩形容之詞，不過重言連語。重言有二：首篇之關關，有聲無義者也；二篇之喈喈，聲義兼取者也。連語有二：窈窕，疊韻兼取義者也；參差，雙聲但取聲者也。要之形容之詞之所重者，以聲爲主，無論其字之有義無義，其義皆在聲中。當用公羊傳耳治之說讀之，卽如廣韻有啗字，是卽關關之專字也。又如清人篇消搖，今作逍遙，或以爲說文漏落得之字。林則事實顛倒矣。關關消搖，誠皆假借而啗啗逍遙，自是後起，當與羽蟲安鳥水族著魚同類共譏也。

祝文

傳寫既久，安得無闕佚。抑或有意刪節矣。初學記引祭豕先爲禮，字通蓋以槽祭之故曰禮，今苗民之爲盤，而飯後者其歲時致祭風之以槽，以是知之。月祭爲禘，今示部並篆文無之。又引淒雨雲起也，淒雨雲覓也。今竝倒作雲雨，則不可解。又引宗廟之木主名曰祏，今本且曰以石爲主也。文選及後漢書注所引皆有足補今本之闕者。嚴鋈橋說文校議至精確矣。

茲特以臆見所及妄爲增益無所本也幸覽者正焉。○與鑊橋閣合者刪之爾雅疏所引爲鑊橋所漏者補之。

禴下引周禮禴之祝號案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本文摘一字引之與泂下所引爾雅同其苟且且禘字見上文類卽禴造雖與禘異音而告祭之說與天子將出造乎禴其義相符恐亦一字也則全引周禮此句亦有何惡而必刪之乎。

社下云從示土案當作從土土亦聲蓋與祐同意後人以六朝音讀之遂刪之耳小徐本作土聲亦可從也。

皇字下段氏所增改是也蓋皇字從王從自自者始也其取始王義奈何上古無王者民之有王自三皇始故曰始王者三皇此分自王爲兩義而說之也王本是君皇尤爲大故大君也句承大也句來此合皇字全形說之也乃自本是鼻何以訓始故下文再釋其義鼻子義新故用之始祖爲鼻祖亦未始非此義也。

瑗下云人君上除陞以相引又云爰聲當云從爰爰亦聲爰部爰引也蓋用援引既久忘爰本訓引而刪之也。

珥下云從玉耳文不成義當云從玉從耳

此類不多記

釋草疏引說文曰艸百卉也又曰象野艸莽蒼之形

蒼下云艸也段氏引爾雅蒼山蔥而謂為許君所不用案爾雅邢疏

曰蔥說文云菜名生山中者名蒼細莖大葉者是也本草綱目蘇頌

引說文云蒼蔥生山中細莖大葉食之香美於常蔥宜入藥用食之以下蓋蘇氏說

兩人所引符合知非以它書當說文今本乃刪削而又譌蔥為艸耳

不得從蓋闕之例

嗜下云小聲也引詩嗜彼小星此兩義也疑本作嗜小聲也凡詩

之鳴蝮傳毛傳聲也嗜傳中節也嗜傳和也皆統之矣惟有嗜傳衆星兒其星

及小星傳微兒不足統之故又引此與小意有關與聲無關也

趨下云趨趨也玉篇同趨下云遠也蓋趨字獨字即成義趨字連趨

乃成義而趨趨之義則佚之也廣韻趨下云行兒似即說文本義也

玉篇趨丑效竹角二切廣韻丑教切皆云行兒則趨不連趨亦有行

兒之訓集韻十八藥趨下引說文趨趨也謂疾走案謂疾走蓋丁度

所加之訓釋也

趨下云趨也趨下云趨也趨趨雙聲乃形容之詞不當割裂且當更

有釋義之詞集韻十七真趨知鄰切注趨趨行不進兒乃為完足馬

部駢下云馬載重難行也

句首亦當增駢驢二字集韻十七頁之人切內收駢字注云駢驢馬載重難行兒似是說文足不引見它書者

驢下云駢驢

也正是此例趁趨之說解僅存一字遂成轉注不可解矣又案馬部

一本作載重難也無行字臧玉林經義雜記引屯六二釋文馬云遭

如難行不進之兒蓋別本挽行字非本無也

止部峙下云蹠也足部蹠下云峙蹠不前也案峙下當云峙蹠不前

也蹠下當云峙蹠也凡連語形容必合兩字乃成義不當單言蹠也

直是苟且者則之而連案大為一句而於上字見全義下字承之無論同部異部莫不然也

艸下云從止少步下云從止少相背案艸下當云從止少相背步下

當云從止少相承據艸下云從二臣相違舛下云從久牛相背其體

皆平列故言違背足以例推舛字矣舛下云從久牛相承其體重累

故言承足以例推步字矣乃若牽韋二字分舛於上下而均曰相背

若步亦可言相背者然牽韋從舛舛下已言相背此即承之不可以

例步字

還下云迨也迨下云還也玉篇迨下云迨還行相及還下云迨還是

也凡轉注之法必有一習見字乃可用迨還互訓終不可解況係疊

韻連語後人以不常用妄分之也粟下云目相及也足徵行相及之

說言部諧下云譔諧也諧下云語相反譔也玉篇譔下云譔諧語相及諧下云譔諧妄語也段氏據以補正是也還爲行相及沓下云語多沓沓也如蝸如蟾則連續不絕亦相及之意也譔諧當爲義兼聲字

糾下云從糸小徐下有聲字然當依并下之從小亦聲如句部三字皆云從句句亦聲也

詔下云言諧讐也讐下云失氣言一曰不止也玉篇讐下祇言不止一義詔下云詔讐言不正也正蓋止之譌當增於讐下云一曰詔讐言不止也而刪詔下言字知詔讐字不在失氣言之上者心部懾失氣也與讐音義皆同以讐從言故云失氣言耳此讐一字之義故知一曰之下始有詔讐字且讐篆在詔篆之上亦明徵也

鞞下云車軾也大雅韓奕傳鞞軾中也疏曰蓋相傳云然亦謂其不甚通也玉篇鞞有重文鞞云軾中鞞也蓋毛傳未掄本顧氏及見而述之韻會十蒸引說文鞞車軾中鞞也蓋所据者說文未掄本而鞞當作鞞廣韻十七登鞞鞞分收而解竝同玉篇集韻三收而一引說文兩云車軾中鞞鞞則非此所施也

嘉靖丙申韻會不誤

講下云鼎實惟葦及蒲陳雷謂健爲鬻重文作餽案此說凡兩義經
義述聞引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饁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
又引博古圖宋公緜餽鼎是鼎實及謂健爲鬻之證也而謂惟葦及
蒲爲惟筍及蒲之異文引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淡蒲筍菹是豆實非
鼎實以爲許誤殆非也謂大雅借鬻爲菹蓋是也惟葦及蒲蓋經刪
削非許君本文筍云鼎實惟葦及蒲是他物不得爲鼎實也夫詩詠
筍蒲乃舉時物而言並非不論四時拘定此兩物則許君此言殊爲
固執釋言不謂之菹郭注菹者菜茹之總名況爲鬻字引之而不云其鬻維何維筍及蒲則文義
亦不明說文古本必有詩曰其鬻維何六字乃別爲假借之義不與
鼎實連文艸部菹下無菜也之說蓋卽以鬻攝之也抑或惟葦及蒲
爲後人羈入故譌筍爲葦經典無食葦之文故吾疑之若爾雅菜謂
之菹則說文不同爾雅者甚多也

文選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引說文翩翩飛疾兒今本無翩翩知重
字爲後人刪者多矣

釋鳥疏引說文曰鳥者羽禽之總名案與今本異

釋鳥疏引說文曰隼鷲鳥也案此句當在鷩篆下云祝鳩鷲鳥也

鶴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許君乃如此苟且可笑乎此必先加訓義而後引詩何人刪之且連篆文讀鶴鳴九皋爲句何其鹵莽也玉篇水鳥也廣韻似鵠長喙迨此兩說以補之庶成詞乎○韻會引鳴九皋之上有鳥名二字亦不似許君語

鶯下云鳥也引詩有鶯其羽則形容之詞毛傳鶯然有文章也恐說解鳥下有悅字蓋自唐人試士以鶯出谷命題誤以伐木篇之嚶爲鶯而後鶯爲黃鳥之名然爾雅曰皇黃鳥也曰倉庚商庚曰鶯黃楚雀曰倉庚鶯黃未嘗以鶯名小雅所詠者桑扈亦不得雜以倉庚東京賦作麗黃說文作離黃惟邱遲與陳伯之書羣鶯亂飛是梁人爲唐先聲也且佳部已言離黃倉庚苟鶯與同物則當曰離黃也不當曰鳥也雖鶯字上下皆實字不當閒以虛字然本部實字多自鶴以下亦虛實相閒不盡如例則亦經倒亂矣玉篇鶯鳥有文尚述毛傳不應許君反謂之鳥也○黃栗留吾鄉多有將蟄則飽食以喙插其尾中入水展轉以苻藻自裹遂蟄矣至春仍奮而出與出谷遷喬相似故後人以嚶嚶之鳥專謂倉庚也○高誘注呂覽月令曰含桃以鶯鳥所含故曰含桃又名鶯桃其注淮南時則訓曰含桃鶯桃玉篇

鷲黃鳥也。高氏以鷲鶯爲一字。殆即以鶯爲黃鳥之始乎。說文無鷲字。

釋鳥疏引說文曰：鷲乘輦以尾爲防鉞。案輦字誤。尾字當補。華部畢下云：田罔也。從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田聲。案或曰之上當增從田二字。以說曰：田罔知之。雖象畢形微之說與牽下象引牛之糜文法正同。罔固有此字而非本義。安知此田非亦以象形而非田之本義哉。曰此句乃爲從華解也。華爲推弃之器。於田罔無涉。故特加此解。而田字未有說也。且或曰：田聲云者。是先有從田會意之說。而又有從田諧聲之說。故加或曰。否則或字無所承矣。此篆卻不須補。亦以或字知之。

步部𠂔下云：古文殪。從死。案當增壹省聲。壹從壺吉聲。此則以死代吉也。然許君說重文。大概徑省其文。殆以比例易見之故。膽下云：連肝之府。當云連肝。肝之府也。云連肝者。它府不連於本藏。如胃爲脾之府而不連脾也。大腸爲肺之府而不連肺也。小腸爲心之府而不連心也。惟膽連於肝。故先云連肝。指其部位也。又云肝之府。明其職也。玉篇第云：肝之府也。或所據說文無連字。或有而疑其

不詞而刪之

脛下云鳥胃也。案臑下云一曰鳥臑。脛然則脛下當云臑。脛鳥胃也。吾鄉呼鳥胃。脛音不改。而臑音如不。蓋沿古語而轉譌耳。臑。臑韻字也。至於下文一曰脛。五藏總名也。乃謂鳥之五藏。蓋不連言臑。脛也。其實鳥祇有心肝肺腎胃。小鳥無肺。雌者無腎。此云五藏亦假借言之耳。

箭下云矢也。嚴氏據諸書引爲矢竹也是也。部首六字皆竹名。筍以下九字乃就一竹而詳分其名也。箝。箝竹之兒也。自篆至末。竹之用也。篇籍爲重。故首四字皆書契事。惟篁。箝。筍。竿。箇。當與節。茶類。列。籟。當與箝類。列。篋。籟。當在部末。義頗遠也。若箭是器物。豈當在首乎。玉篇次第大略同。惟將籟。箝。後。略。合。然。其。說。固。曰。凡。竹。筍。也。筍。小。籟。也。則。當。與。相。近。筱。下。云。箭。屬。小。竹。也。可。證。○呼。矢。爲。箭。猶。左。傳。呼。矢。爲。蒲。皆。以。其。質。名。其。器。然。自。是。後。世。語。許。君。必。不。用。之。

箕下云籟也。玉篇云籟箕也。吾鄉呼爲籟。其蓋許君時已作此語。然非玉篇可證。則箕籟也。與帝諦也。正是也。爲一類。無從肌揣其掄也。且吾鄉呼箕如奇。不如姬。似亦自古而然。箕其旣一字。卽當一音。毛詩其多讀。姬讀記何獨箕無奇音也。語在口中。得以不變。乃吾鄉呼

家爲姑。今爲強作解事者改之矣。吾猶及之。後生當不知也。

豐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者字起下之詞。必有詳說。蓋唐試明字科者以爲繇文難讀。刪之矣。而又不刪者字。遂成不了之語。且億說解中似此者多。是以窘迫無文采。安得起許君而問之。

盧下云。飯器也。案○下云。○盧飯器也。蓋○盧兩字爲名。士昏禮鄭注作筭。筭筭卽○之。或體。籬則緣筭加竹耳。不當於盧下直云飯器也。然玉篇○飯器也。盧飯器也。二字分訓。蓋二字疊韻。短言之爲單名。長言之爲雙名也。

椽下云。羅也。今本爾疋作椽。蘿然。小徐引尔雅。椽赤羅。晨風傳。椽赤羅也。孔疏亦引尔疋。椽赤羅。陸璣疏亦作赤羅。豈在許君後者尚見爲赤羅。而許君反見。椽本乎。蓋本有赤字。爲据尔疋。椽本者所刪也。釋鳥疏引說文曰。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木上。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二引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唐劉恂嶺表錄異引同。

園下云。苑有垣也。玉篇同。然元應引此句。以爲字林。然則玉篇自用字林。而今本說文則以字林改之也。故繫傳曰。苑其周垣也。園樹果

菜也。緣許說有園字，故解之也。夏小正園有見韭，園有見杏，是園樹果菜之證。是知初學記引之曰：苑有園，園猶有也。有藩曰園，有牆曰圃。誠說文古本也。說又云：一曰禽獸曰園，初學記未引此句。御覽引句首有養字，是也。圈養畜之閑也。養禽獸曰園，園所以樹果也。種菜曰圃，四字相次，說解相儷，分別之詞，有抑揚焉。今掄養字，不足見意。

釋蟲疏引說文曰：貝，爲海之介蟲也。取其甲以飾器物。案此句似當在象形句下。

普從並當作並聲。經義述聞曰：徐鍇傳云：有聲字，傳寫誤多之也。鍇不知古音，故以爲誤。鉉本遂刪聲字矣。孫叔敖碑陰：孫氏宗族，謚記隸釋曰：謚卽譜字。杜預春秋左氏傳敘地名譜第，釋文曰：譜本又作謚。言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

束下云木芒也。象形。案當增從木於象形上，各部皆然，不得以木芒也。句已見木字，遂略之也。

糅下云粲也。案粲下云糅粲散之也。當迻於此，而粲祇說之曰糅粲也。乃說文通例，然玉篇已如今本，而其糅下固云糅粲也。知此亦刪

之而連篆文讀也。

魏都賦注引說文窈窕深遠也。知凡重言連語之恆見者。讀說文人皆以其易知而刪之。然下引有經文者。易爲互勘。此不引經。則似獨字成義。凡連語必不能獨字成義也。

窈字下。鍊橋以爲挽。一曰嬾也。然所挽不止此。當云一曰嬾也。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穴。

釋訓疏作
甶非

音眠。知然者。呂夏傳。訛訛窈不供事也。釋文作窈。譌從宀。此部。此下云窈也。可證。詩爾雅疏。皆引艸木皆自豎立。以下六句。故知爲說文本文。玉篇。此下引史記。此窈偷生。又申之曰。謂苟且也。此蓋此之譌。皆與訾同。非此窈之義。玉篇廣韻。皆不收窈。集韻則收之矣。韻會。窈下引史記。此窈偷生。窈下引史記。器不苦窈。窈缺也。又偷窈。病也。知窈非吉祥字。故諸醜訓。皆歸焉。釋詁。偷勞也。注。勞苦者多惰偷。今字或作窈同。然則窈又與偷通。惟是故字從穴。音眠。句。恐係後人加之。窈不能音眠。是謂字從宀。音眠也。諸書亦多作窈者。恐係譌字。非說文本有窈字也。

後漢張衡傳。注引說文曰。皚皚霜雪之皃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

曰皚皚霜雪白之兒也。

仿字說解段氏補苴甚佳。原刪者之意，則以儻下云仿佛也，其爲連

語已見，遂以相似見不誤也。

大徐本亦有作誤者

分于仿佛兩字下，以期省字易讀。

幾令人無從尋其改易之迹矣。顧段氏欲詞之簡，不見異同之迹，今

案西京賦李注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仿佛相似。見不

諦也。甘泉賦猶彷彿其若夢。注引說文仍作彷彿，而諦作誤。又曰：誤

卽諦字。長門賦時仿佛以物類兮。注引楚辭時仿佛而不見，已與甘

泉賦引時彷彿而遙見不同。乃又引說文曰：髣髴見不審，誤也。少相

似字多審字。大約仿佛以長門賦注爲正，其餘以西京賦注爲正。段

氏用誤字者，以小徐爲主也。髣部有髣無髴，吾並疑髣字當刪。

偁下當云偁偁小兒，蓋讀者緣引詩已有而刪之。字分大小，此類蓋

極小之字。經祇一見，殆初作之時，本爲重言之用，更無它義，且獨字

不能成義也。然它字之下，當有未引經而妄刪者。

褚下云：一曰製衣。段氏改爲一曰裝也。鈕氏正之爲一曰裝衣是也。

然竊意製下當有一曰製衣，句以兩篆相連，注語相似而脫譌也。左

哀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許于春秋宗左氏故

疑其當有此義

顛下云頭不正也玉篇此下有又顛動也句似本之說文以顛下云顛也知之

顛下云癡不聰明也廣韻引作癡顛不聰明也玉篇亦然則今本掇字顧蒙下云豕怒從豕聲者顛之外大徐本有毅字說曰妄怒小徐本贖有重文賧說曰贖也則從豕聲之字卽有不聰明之義因念剛毅木訥四字一例皆有病痛在內故曰近仁今之解此剛毅者與中庸發強剛毅一例當卽是仁矣何近之云

勿部說解顏氏家訓引之曰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勿遽者稱勿勿氣度從容當爲許君原文惟勿當依韻會改爲息以息下云多遽息息知之然息固從囟勿卽囟字亦未始不通也吾嘗謂唐人習明字科者刪節許書以期字少易讀此其微矣然少雜帛幅半異五字者此又後人以周禮雜帛爲物割二字羸入自加幅半異爲之注解初不檢周禮鄭注也是猶解大圭終葵首者謂刻爲葵葉同陋段氏謂許爲長受其愚矣如我朝八旗正者四卽通帛也鑲者四卽雜帛也若幅半異似左傳之偏衣龙服不

成體制讀者欲其文省於前義增於舊故或刪或補而許書原文不可見矣聊發其憤懣於此不悉記也司常鄭注雜帛以白素飾其側案旗皆赤帛此則以白帛飾之也韻會息字下引之如家訓本字下又引如今本亦不可解惟其兩引篆文皆作勿不同今本當考

馬下云二其足案此句似不成詞馬下云一絆其足此殆亦二絆其足邪抑或此句即承後左足白而言而以二指其白處二乃指事非一二之二果如是則篆當作𠂔第指其後左足不當竝前足而指之也馬部此類凡三字前有𠂔後有𠂔

駙下云副馬也後漢魯恭傳注引作駙馬副馬也以副說駙知今本脫駙馬二字

鼠部鼯下云豹文鼠也元應引句首有即字是也爾雅鼯鼠鼯鼠郭注皆未詳又曰豹文鼯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唐書盧若虛傳又以豹文而形小者為鼯鼠則是以豹文而形大者為鼯鼠矣且以為本之許君實不知許君之句讀也說文無鼯鼯二字蓋本作文廷而其句讀則曰鼯鼠豹文以終軍讀豹文鼯鼠為誤也故云即以明之字林無即字蓋視為無用而刪之

也後之讀許書者卽亦沿之而刪矣釋獸一篇皆先舉獸名而後言其形色曰羆如熊黃白文又曰羆如小熊竊毛而黃是也設云豹文鼯鼠非爾雅例也故許君正之盧若虛雖得其解而爲調停之說亦無當矣又案郭序爾雅云豹鼠旣辨其業亦顯陸元朗之記注家也有樾爲文學注劉歆注竝前漢人苟如文選注藝文類聚以此事系之光武時竇攸不應其業顯於前漢而豹鼠之辨在後漢也
奄玉篇作柴引說文火戒切瞋大聲也今本少聲字又案奄字玉篇亦作奕猷

態下云從心能蓋挽聲字小徐誤以爲會意大徐遂增之曰從心从能非也史記天官書三能卽三台也左昭七年傳黃熊釋文熊如字亦作能一音奴來反廣韻十六哈能奴來切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名禹父所化也能通作耐禮記耐以天下爲一家孔疏謂又有直作而字者故離騷能與佩爲韻廣韻佩在十八隊耐在十九代知屈子讀能如耐也又態與時爲韻知屈子又讀能如而也三能黃能音皆近態何須委曲說以會意
汎下引爾雅原本蓋連引東至於大遠西至於汎國南至於濮鉛北

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而後人刪去仍留謂之四極以與西極之水極字相應可謂捉襟見肘矣漢人著書簡古而從容說文獨多局促不成語本注直不通矣大徐別本作謂西極者尤不通惟是許君不作邠國苟原文俱存則其異同可勝道哉惜也

漳下濁漳清漳皆言所出入南漳獨不言所入當依漢志補入沔曾下云水出鄭國案本部言出者必言所入此下似當依水經注補入沔二字若謂曾水原委不出鄭界則當云水在鄭國本部說解例固如此

賈下云雨也齊人謂靈為賈玉篇雷起出雨也齊人謂雷曰賈似卽本之說文蓋讀者鹵莽疑雷起出雨為不詞徑刪三字耳段氏說極是惜不補而又刪之

魀下云魀魚出東萊魀下云魚名玉篇魀下云魀魀魚也魀下云魀魀當據以增補諸城縣扶淇之水見水經注琅邪郡不其縣見地理志弗其山汶水所出見淮南子其字各異而聲則相似蓋夫其連文為青齊口語而此魚固出東萊故知玉篇為是也

東是卽入淮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獨按朱虛縣東卽吾安邱縣也吾安邱固無弗其山且入淮之汶原於沂山汶經縣城之北淮經縣城之東至東北境而合高誘所言亦未嘗不誤

禹貢鍾指曰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海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

媵下云壹也。一曰女媵。媵，汲古初印本無女字。媵，媵是重言，乃是名目。尚無訓釋。玉篇媵，專一也。又可愛之兒。然則說文之壹也，尚可不增專字而已明。而一曰媵，媵之下，不釋以可愛之兒，無由明也。說文壹下云專壹也。

與玉篇媵專一也同訓。然則媵乃專之分別文。

娶下云媿也。媿下云娶媿也。此連語乃名目也。玉篇人始生曰娶媿或即本之說文。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也。媿下當云媿媿弱也。而刑媿下當云媿媿弱也。而刑媿下當云媿媿弱也。而刑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其音雌者云。娑妓婦人不媚兒。其音賁者引說文。其音疵者云。娑妓女兒。其音齏者云。娑妓婦人小物。妓字一收音羈。云。妓娑女容。三言娑妓。一言妓娑。知此二字爲連語。顛之倒之。皆可通也。四紙又收娑字云。舞也。一曰婦人兒。又證知說文婦人小物也。與引詩屢舞娑娑。乃兩義也。娑娑卽娑娑之借字。娑下固引市也。娑娑矣。四紙亦收妓字。引說文而廣韻四紙渠綺切內之。妓祇云女樂。知唐韻亦必平上兼收。大徐習熟今讀。遂第用渠綺切耳。

邪。 瓶下云似小甗。甗下云瓶也。然則甗瓶一物。特有大小之分耳。瓶下當云似甗而小。與大口而卑爲儷語。蓋瓶卽是小甗。不得又云似也。又案玉篇甗甗。小罌也。說文雖無甗字。然左襄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也。與甗甗同音。皆謂其卑也。再以玉篇釋爲小罌。推之。則甗瓶甗三字類次。固一物也。其體皆卑。甗說曰罌。與玉篇釋甗以罌同也。甗從卑。瓶從扁。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知爲聲兼意矣。蠃下說解。段氏補蠃蠃二字。玉篇亦有之。

經義述聞云說文蝮蟻蝨毒蟲六字連文則蟻爲毒蟲明矣蕭該漢書朱博傳音義引呂靖韻集云蟻毒蟲也玉篇同

滕下云稻田初印作中集韻引同畦也釋丘疏引之曰滕埽稻田畦隄埽畔也

案此九字皆是許說滕埽者名目也稻田畦隄者訓釋也又加釋之

曰埽畔也者埽在下文說曰卑垣也非此所施故申說之且為埽廣

一義也知此句非邢氏語者以句下有案氏決之是畦乃種稻之處

其隄乃謂之滕非畦謂之滕也玉篇引如今本知其刪削久矣稻人以列舍水注列

田之畦時也案時印埽

鑿下云羊箠箠有缺口部匿下云讀如羊駟箠則多一字矣竹部箠

下云羊車駟箠也箠箠其箠長半分尤詳備矣皆當一律謂羊車之

駟之箠也集韻又有一曰田器句不知亦引說文否

車部輔下云人頰車也小徐本曰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從車甫聲人

頰車也案小徐本輔在轆下軌上是也自軌以上皆車之本物大徐

以頰車爲正義迨之輔下非也段氏依小徐其說皆精確特不悟其

已經刪削耳輔之本義僅見於小雅及僖五年左氏此傳許君必質

言之而後引經以實之段氏引權動篇車依輔輔亦依車使作車時

已有輔則不當言依。小雅孔疏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是也。左傳輔車相依昏亡齒寒乃連用譬喻本非一義與小決使導聞而藥之一類特易成其輔頰舌良其輔皆借用輔而不用輔之本字左又與昏齒連言人遂以二句為一義也筠以今事揣測之吾鄉以小車載大石者兩輻之間加一木柱其轂與牙繩縛於輻以為固輻得其助則輪強而不敗故曰員于爾輻也。易林萃之家曰輪破無輔正用詩義又復

之本曰輔車不備也之說濟曰按陸輔說皆定頰車豈可以儘言豈可與樣比類為言乎然則其氏亦知輔之本義後世乃失傳耳
 釋詁疏引臯字說於改為罪之下有二句云取非人自投於罔古文自為臯案臯蓋鼻譌此句為上文從自解也鏡橋不引此二句蓋秦以臯似臯字改為罪句既以為出文字音義故也
 了下云危也集韻引作了危也是也了危疊韻此刪之而連篆讀也
 段氏所引皆可據惜未據集韻增了字

醮下云冠娶禮祭此下小徐有也字玉篇冠娶妻也禮祭也明是兩義也字有何難讀而刪之亦可謂鈍賊也

說文引經詩為多而異文亦特多凡所引與毛詩異者段氏曰許宗毛而不廢三家也夫豈不謂然然敝曰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君既特表所宗主，而及其書中所偁，仍爲混同之詞，是無主也。況乎所引左氏，則第曰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矣。引國語，則曰春秋國語矣。有數處無春秋字，亦是刪削。與敘所云春秋左氏者，如響斯應，而引它經，則但偁詩偁禮，無區別之詞。非情也。然則引易而不本孟氏者，必別之曰焦氏易費氏易也。引書而不本孔氏者，必別之曰伏氏尚書也。引詩而不本毛氏者，必別之曰申氏詩轅固氏詩韓氏詩也。今本盡經刪節，而公羊國語獨得不刪者，蓋其字數少，因得存，或諸書區別之詞繁，如韓詩薛君章句云云者，遂被刪也。明堂月令亦得不刪，留之備用也。且敘云禮周官矣，而所引周官反加周字，所引儀禮反祇一禮字，此又刪改之明證矣。

及下但云禮不云周。

說文有引經而無說解者，有直以經文爲說解者，皆後人苟且刪削，非本文即然也。捕下云易曰捕牛乘馬，玉篇捕服也，以鞶裝馬也。案服也之訓甚古，或即本之說文。段氏所引捕服通用者甚備，可爲依據。至於以鞶裝馬，雖即說服字之意，然非許語，字從牛，必不言馬。此說文例也。趨下直云趨進趨如也，當用孔氏端好之說，又必出論語。

曰躡下云足躡如也。當用包氏盤辟兒之說，亦必出論語曰乏下云。春秋傳曰反正爲乏，當先說之曰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鄉射禮鄭注

注此說字義也。而後引左傳乃說字形也。射下云詞之射矣。玉篇作射之聲當先說之曰和也。毛傳而後引詩抑或後人見玉篇之說誤以爲板詩之本文，遂改辭之集爲詞之射，而自加矣。字以符詩句，蓋廿從二十并。當在部末，不應射在其下也。盼下云詩曰美目盼兮，段氏據一切經音義引有黑白分也一句，足徵它字下皆經刊落矣。競下云易履虎尾，競競恐懼，易履卦釋文出愬愬而曰馬本作競競，恐懼也。說文同然，則競下必云競競恐懼也。而後引易今以恐懼綴屬易文之下，局促不文，與勿下之雜帛幅半異，同一可笑也。糝下云詩曰不糝不來，當先釋之曰待也。本之爾雅郭注而後引詩以實之，再引爾雅以證之。漣下云雨雪漣漣，段氏既改之矣。潤下云水曰潤，下潤下乃兩義。洪範疏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廣韻潤潤澤也。而小徐本及玉篇皆曰水潤下，豈不渾同而無別乎？鯁下云烝然鯁鯁，鮫下云鱸鮫鮫。誠如段氏所疑，直是妄人增此篆矣。聆下云國語回祿信於聆，遂闕此則闕疑者也不與它字同。武下云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

戈爲武不但說義說形之詞盡皆刪去即所引者亦不當如此苟且也。絢下云詩云素以爲絢今馬鄭皆以文說絢許君必同之刪者以上下文諸字皆訓文采可以互見遂刪之也。絀下云論語曰絀衣長短右袂當先說之曰褻也而後引論語今本固作褻衣部褻下云私服是褻絀一字說之曰褻也乃以重文爲說解之例也然釋文不云褻說文作絀尚有可疑也以上凡十六事其鶴輔等字已別見者不復論段氏或辨之或和之尚不免受其愚夫不須訓釋之字許君尚以雙聲疊韻說之況諸字中有必須訓釋者而顧作屢詞邪其爲妄刪較然可知令人痛恨也。

陋儒之刪說文也每刪連語之上一字而連篆文讀之余於它篇亦多附見今復總記於此其第有名目者唵下云呬也當云唵呬也下竝放此嗽下云惝也篆下云差也袂下云梅也舳下云臚也篆下云臚也靖下云嶸也恍下云慨也悃下云愠也有於名目刪上字遂以名目之下字與說解爲一句者暫下云礧石也此一望而知者其須辨白者概出於後呢下云喔也據段氏所引則亦連語也小徐本呢在啞之後玉篇同然與喔同訓爲雞聲則大徐遂之喔後尚有可議

當先出呢字說之曰呢喔雞聲作小徐也再出喔字云呢喔也躡下云跋也跌下云踢也皆連篆文讀以跋下云躡跋也踢下云跌踢也知之段氏又各刪一字非也侵下云桂也侵桂之非桂猶棗之非棗爾雅云木桂則通第言桂則不通也段氏補棗而不補侵以下文即繼以桂字爲所蔽也約下云約也玉篇曰說文音狄約也恐所據亦已刪之本段氏所據或說當是亦連篆讀也然原文必引爾雅使人知約約爲何物也今爾雅雖作約然玉篇引奔星爲約約於約字下集韻四覺約約同字廣韻十八藥約下云約約流星滂下云沛也玉篇滂下云滂沱也以上亦名目之被刪者也迟下云曲行也玉篇云迟曲行也四字一句迟曲以形容其行之狀也屮部云迟曲隱蔽是其義也傲下云幸也蓋亦連篆讀玉篇云行險也中庸行險以微幸其詞自明故兩書各摘兩字用之不別加疏解作傲乃正字今本作微則同音假借今之學者改爲傲不知其非古所有也繇下云聯微也繇聯疊韻當爲連語文選非有先生論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注引說文曰綿聯微也此第引說解非連篆文引之知然者聯連同音通用引綿聯以釋綿綿連連引微也則釋不絕之意也蠶下云丁

螳也。段氏增螿字，而以螿丁爲螳之一名，是也。惜其無徵，不信。則請以玉篇證之。其虻下云：螿，虻也。螿，下云：螿，虻蟲，是也。小徐本諧下云：諧，大聲，連篆讀爲諧，諧，卽是行扈，喑喑也。大徐則又刪之本，故僅云大，聲耳。以上亦以名目之下字與說解混爲一句者也。乃小徐本程下云：程，品也。杈，下云：杈，枝也。大徐各少一字，此尤刪之而連篆讀之，明證矣。又有未敢決者，簡下云：簡，存也。似當連篆讀爲簡，簡，段氏依爾雅改爲簡，簡在也。於理自是。然玉篇引說文存也，似注中簡字爲衍文。在下云：存也，則兩字同義。玉篇既引爲存，許君正不必定用爾雅也。夫初刪之時，祇期便於讀者，而率意刊落，亦初無一定之規條。雖割裂不通，亦所不顧。然就原本刪之，猶可見其本來也。厥後羣相放效，奉爲聖書。家家迨謄一本，於是原本不可見矣。而說文之力本遜於經，不能使未刪之本，閉存於世。是以二徐所據，不過小異而大同也。

衍文

前下云：廁，古文銳字。此校者箋記語，傳寫誤入正文。凡類此者，竝當刪。示部說解從二之下，雙行注曰：二，古文上字。據此，則凡云古文

么字者皆爲後人加注此其明徵也特部首說解作大字故不混入正文部中字下再雙行書之則不便始相連爲一耳乃辛亥下竝云二古文上字亦混入正文

菝下云今作蔕小徐無此句蓋大徐所据各本偶有此校書箋記語不察而錄入正文耳若大徐所加即當云臣鉉等案

酉下云彌字從此此類語皆不通而此句不通有三焉弼部彌下既

云酉聲則此語無用一也

此爲凡云么字從此之通病

彌從兩酉猶可以彌概之箇箇二

字皆從酉漏之何也二也且諸字皆從酉惟箇從酉耳而反不言三也至於弼不作彌改易本字猶其小者此亦箋記語也或曰此類語連篇累牘並非一兩見何後人之不憚煩且豈盡無用乎曰有用爲讀書不能貫串者之用也彼刪之者旣以說文爲兔園冊矣特慮其徒難於檢校也即爲箋記以明之其徒樂其便也即相率而盡增之且於竝非一字者亦率然牽合之此所以連篇累牘也然如局字從古文及其說解上云從了下云從乃毛扈以爲複而刊去之初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蓋本作從了而讀者不知其爲古文及故未敢加注或以其形似篆文乃遂加從乃二字也設有知之者注曰了古

文及字省此疑矣不亦有用矣乎

鷓下五方神鳥也六句後漢五行志注皆引之神鳥下無也字是也明此爲題下事也又東方以下四方字之下皆有日字則有無皆通又鷓作鷓則本部所無





益下云從水皿皿益之意也段氏增水字竊謂皿字亦當衍其一蓋從水皿三字當作從水在皿上五字觀之字形固如是也水不能在皿上今然者盈溢之象也

矢部說曰從入案文似某字即謂之從某本許君拘墟之過然從入二字必係後人增何也下文云象鎡枯羽之形鎡謂人也枯羽謂刀也其丨即筈而漏言者此矢之大體鎡枯羽皆小言其小者大者可見也抑或闕佚矣篆蓋本作舟全體象形而乃截其入爲入字闌入會意乎一也入部之前食人會倉四部入部之後缶矢高亶京高畝畝八部篆文上體皆似入字故彙集耳然惟人畝二部言從入它部不言況矢字象形而割裂之乎非情也二也且人以象三合之說爲是畝亦全體象形上象棟字中高者棟旁殺者字下象戶牖它室屋字多矣獨此著其戶牖者米穀慮烝溼霉變也諸從場省聲者省天之下半而迨入於易之上殊嫌破壞蓋此言從入即預爲道地邪

臺下云從回象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從回必當刪。既以象字領兩句，則城臺之重回形著矣。兩亭相對，上古下，下著矣。冠以從回，是謂偏枯。且並非回字假借之義，是謂扭合。不然，臺字去回存亭，便是高之篆文。卓矣，何以不言從亭。

檣下云一曰鉏柄名。集韻引無名字。玉篇亦云鉏柄。吾鄉以爲恆言。許書不言某名也。

東下云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小徐無從木二句。案從木重複當刪。官溥說句似當在從日在木中之下。

巢部尋下云從寸白。白字衍文也。部首說中不出而於此，是謂失次。非字而出之，是謂失律。且此文從寸覆之句絕，謂以寸傾覆之也。寸何以能覆，故申之曰寸人手也。此二句釋尋下半之寸，從巢省。句釋上半之白，通兩意而言。祇是以手覆巢四字盡之。此所以收之。巢部也。安得於說寸字文中先闡入白意。段氏又增一曰非也。○又案此字篆說皆有訛誤。說曰從寸白而篆作將謂以寸之一逆于上而又直之邪。嚴氏謂篆當作據漢書相如傳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案文選上林賦說爲說文漢書文選凡三體皆有此嚴氏所

以不敢刪之也。然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見敗字注皆作𠄎是也。字從巢省，巢不可割木之上半以連於白也。至於說解則字隸巢部，即當先言從巢省字以傾覆爲義，故不全從之。所以見其爲傾覆也。於又手之曰無涉，傾覆者不必是巢，家國皆是也。特寄其象於巢耳。擬改之曰𠄎，傾覆也。從巢省，從寸，寸，人手也，所以覆之。

園下會意字當刪。

日下云從日一象形。案從日一三字衍文。日字全體象形。若從日一則會意也。又言象形是騎牆也。且日一亦不成意。豈可以小篆揉圓爲方，拗曲爲直而遷就其說乎？初學記引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字從○一象形也。又君象也。案作○有利有弊，字體不誤是其利也。然古文乃作⊙以用爲偏旁，則不便書寫，乃變外之○爲⊙，中之人爲一，而沿襲既久，遂並本字而變之。故許君曰：⊙並收也。如小篆即從○，則何以爲古文乎？其弊一，非字而出之，其弊二，至不虧二字與月下十六而月始虧相對不可少。君象句似可有○。⊙下云古文象形，此象形則誤增。日豈有兩形乎？

羸下云讀若唵唵，案唵字當衍其一。因下文有兩繭字而誤也。案此

字三義。迥不相侔。許君蓋亦疑之。衆微杪與以爲顯字同義。日中視絲則微杪皆見是顯明也。頁部顯下云。纍聲。此纍增之字也。積古齊頌壺頌鼓皆云不顯。魯休而頌鼎云不_〇魯休。一人之器而字作兩體。明乎其爲一字也。或曰衆口兒讀若唵。此爲一義。蓋謂此字從白。非從日也。或以爲繭則直以纍爲繭字。非讀若也。蓋謂日象繭形。然字固從絲矣。繹繭成絲而絲中仍有繭。殊非理實。乃又勉強解之曰。繭者絮中往往有小繭也。然未凍之先曰繭。既凍既治之後所餘者曰絮。絮中安得有繭乎。仍是曲說無理。增此唵字之人。則以誤讀繭繭連文。遂疑其爲儷語。捩佚而增之也。許君於所聞三義不能決。故並錄之。惟顯從纍聲。有可依据。故列於首耳。

守下兩言從寸。絲複混目。刪上一從寸可也。

真下云_レ音隱。段氏刪之矣。然上文疑下云矣。古文矢字。段氏又信之初不顧矢部無此古文也。不思此類語皆後人所增。惟示部云二古文上字。以其夾注也。段氏遂知之而退入注中。其依附古人之語。而曰古文某。且居中大書者。皆存之。不知依附而曰音某者。則刪之。以是術而捕盜。必其面刺竊盜字。乃敢捕之。

猘下引左傳猘犬入華臣氏之門今傳無之門二字古人之呼某氏即今人之呼某家論語季氏即李家三家即三氏也孟子之景丑氏宿同此左傳燕僖負羈氏乃焚其家非焚僖負羈一人也火部燕下引之少氏字與此多之門字正相當乃不解氏字者所爲非許書本然

狙下云一曰狙犬也暫齧人者一曰犬不齧人也玉篇犬暫齧人也

犬不絜也則說文當云一曰狙與上攴屬義異故必有此字犬暫齧人也一曰犬不絜也

絜古潔字以形譌齧因增人字耳此等字頗小不能用苦爲快狙爲存之例

黑下云四古窻字此語之謬凡有數端本小徐語而大徐闌入正文一謬四爲自窻之古文窻自在穴部說云通孔也即豳風之向今北方貧民多於北壁鑿孔以出煙即此物也而自古音聰說文韻譜亦收之東部注曰窻突今人亦呼窻突爲煙自仍呼如聰是煙所由出故黑字從之若自牖非出煙之具也然在說文則初無此說不加疏解而驟作此語則意是而詞非矣二謬大凡說解中古文公字皆後學箋記以其非恆用之字恐人不識而然然亦有誤者如爪凡也

凡持也。又手足甲也。同音而有動靜之分。故字下云從爪。子謂爪其子也。爲下云其爲禽好爪。謂好以叉把搔物也。爪絲爲系之。籀文絜爪木爲采。爪禾爲采。爪白爲旨。莫不皆然。是爪即俗用抓字也。蠱下云又古爪字。直以予王之爪牙借爪爲又。率意加注也。不知又字以會意定象形。爪字純乎指事。致不同也。說文逐字說其本義。與經典多用借字亦不同也。又手等字皆指在上。肱在下。而爪之指向下者。有所抓也。大徐注孚字曰以爪反覆其卵。即以爪爲又。其識與若輩同矣。凡此類語流傳已久。不便遽刪。然當退入注中。不可以混許語。或曰說解較之原韻已少萬餘字矣。子忍再刪之乎。應之曰。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狗之皮。已刪者無從據補。羸入者安能聽其竊據。非分也。

从下云兩從此。而兩下云從从。闕。豨下云幽從此。而幽下云從豨。闕。則其謬戾不待言矣。或且墨守之何也。惟夾下云宏農陝字從此。尚爲有用。以防流傳既久。與陝隘字混也。

媛下云爰引也。宋本作爰於也。皆非也。此亦箋記語。以爲從爰之證。小徐本從爰作爰聲。故無此三字。然亦在明昧之間。蓋上文人所欲。

援也。援字即當作爰。說文爰援下皆曰引也。是爰爲古文援爲後來分別文。或不知爰援一字。乃改爰爲援。不知人所欲爰也。解媛之從爰。再云爰聲。則聲義皆備矣。至於爰引也。已見爰部。既非別義。何須複說。此亦校者恐人不知而記之耳。而昧者遂改爰聲爲從爰。不料漏說其聲也。或又改依爾雅爰於也。則展轉迷謬矣。○段氏謂援爲欲引爲己助。蓋謂嫌於踰牆之樓也。然國語欲爲援繫焉。即頰弁施于松柏之意。意在卑己而尊人。乃是婚姻常語。不嫌也。

絲部并下云從絲省。省字又後人妄增。此是從古文𦉰。上下兩借耳。系部中𦉰凡二見。𦉰譌從𦉰。𦉰則不譌。𦉰下不言絲省。則此亦當然。○織絹从系貫杼也。織絹猶言織布帛耳。避不成詞。故加絹字。即玉篇之譌爲絹。知此字之本有矣。段氏刪之非是。而从系之从當依玉篇作以。知玉篇之緝爲譌者。緝而後織。不得連言織緝也。

段氏好言複舉字之未刪者。此惟六書正譌然耳。當許君時。篆文爲人所常見。且每字下皆有從某某之文。則字體分明矣。豈慮人不識而以楷照之乎。至於一曰之下。再出本字而後說之者。別一義也。小徐本多有。大徐刪之。殊爲不達。至於首一說。則繫之篆文也。推段氏

之意。蓋以今存說解少於原額者萬餘字。苟每字下加一複舉字則足額矣。然又恐人歎之。故不冒直言也。今於段氏所謂三字句者。概不復述。惟於所謂複舉者。區爲兩類。備省覽焉。其非複舉者。啁下云啁啁也。此疊韻連語也。迴下云迴迭也。段氏謂迴爲複舉。非也。又謂迭當作迭。亦似是而非。玉篇迴通達也。案說文簡通簫也。駟馳馬洞去也。術通街也。是從同之字。多取通義。知通達之說不可易。即知迴迭之說不可刪矣。達之或體迭。在迴上。說曰或曰迭。迭篆在迴下。說曰更迭也。一曰迭。然則迴達迴迭。皆雙聲字。迴迭直是洞達。與玉篇通達同義。與更迭之說無干。苟直云迭也。則迭以更迭爲正義。人必誤解。迴爲更迭矣。鞞下云鞞遼也。說見句讀。導下云導引也。不用引字本義。故必連導言之。如牽下云引前也。亦不單言引也。翺下云翺翔也。玉篇同。然當云翺翔回飛也。翔下當云翺翔也。今本則刪之。而以名目訓釋分之兩字下也。就下云就高也。似與孟子就下同意。禮曰俯而就之。論語曰就有道。蓋皆就字之本義也。許君之意。蓋亦如此。然尤京二字去此義皆遠。隸諸京部。即不得不說以高。而高非就義。則遷就其詞曰就高。此許君拘於部分之故。非竟訓就爲高也。仍

當爲三字句。賈下云賈市也。賈市蓋即買賣之謂。本皆靜字。而此注並爲動字。左傳我無強賈。論語市脯是也。設直云市也。則賈是人市。是賣物之所。猝難解也。至於箇下云行賈也。則用其本義。互勘焉。而自明也。郭下云郭海地。玉篇引作郭海郡是也。率下云率危高也。率危連語。猶言崔嵬。故小徐作率嵬。段氏據廣韻率慈郵切。以大徐用唐韻醉綏切爲誤。按說文韻譜所用者李舟切韻也。五支率姊宜反。然則唐韻迻入六支耳。大徐非誤。殷下云殷隘也。亦連語。宋書袁湛弟豹傳。殷隘豺狼之吻是也。段氏所據元應引說文云。殷隘傾側不安也。以爲夾入注語。不知正是完本也。隘下云殷也。乃是捭文說文於連語之在異部者。亦必詳其解於首字下。而次字下單出其語。此定例也。故殷下云殷隘。舉其名目也。又云傾側不安。則解其義也。苟如段氏說。則殷隘也。隘殷也。其義終古不明也。且此兩字。今作崎嶇。段氏亦能分用之乎。奏下云奏進也。玉篇作進奏也。進非奏之正義。故連言之也。委下云委隨也。疊韻連語。段氏於委下注逗字。非也。其誠爲複舉者。覓下云覓菜也。物下云物滿也。辭下云辭辭也。玉篇第云辭也。課下云課慧也。軒下云軒乾革也。數下云數盡也。桎下云桎

程也。倝下云倝左右兩視。玉篇但云左右視也。倝下云倝倝也。玉篇
第云倝也。惟倝倝之語與騷騷近。抑或連篆讀爲倝倝。邪屏下云屏
蔽也。吾竝疑此篆爲後增矣。歎下云歎食不滿。段氏疑歎爲嘽。譌然
玉篇廣韻皆云食不飽。知爲複舉字。抑或連篆讀爲歎歎。如晉語嘽
嘽之德。嘽嘽之財之比。邪。懔下云懔撫也。段氏改撫爲懔。然玉篇廣
韻皆引說文撫也。方言懔懔也。說文懔下亦云撫也。是不可改也。悔
下云悔恨也。柯下云柯搗也。以上十四字誠爲複舉。然以此爲許君
本文。則何以謁下云白也。玉篇同而小徐本則云謁白也。可知爲後
人增之也。又何以纂下云纂月爾也。段氏據釋文改爲土夫也。知後
人習熟爾雅之義。而不知說文之義。遂用全句易之。故注中重出纂
字也。知凡複舉者皆後人增也。如謂彼既刪之。則何復增之。則如局
下兩言從乃。守下兩言從寸。亦將謂爲許君本文邪。蓋凡竄易古書
者。其見皆井蛙。其刪出於有意。其增則出於無意。展轉遙寫。隨筆增
之初。不加審視。再有細心者。出奉爲典要。不敢復刪。此其所以長存
也。卽如段氏。驢下增之曰驢畜也。兔下增之曰兔獸也。較之所增。它
字尤爲可笑。設有不幸。諸本盡泯。而獨存段氏注。智者讀之。亦謂許

君昏耄而已敢以爲後增而刪之乎。○字源偏有小說序云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曰字說然則今之複舉字蓋校者以字說闕入

補正

二說並見方言玉篇廣韻則主項羽本紀言之二葉後十一行注

鈐鑄大犁也四葉後十五行是寶器也之下增此

參差讀如駢錯雖亦是雙聲然不與參差同我誤也五葉前十一行

有光爲賢之府而不連賢也十葉瞻字條中增此句

說文釋例卷十三

安邱王筠貫山學

誤字

段氏改誤字是者極多。小有疏忽亦所不免。余別得若干類。記之。其或意同段氏而小有發明者亦不刪也。

禮。禮吉也。嚴氏曰。吉當作告。釋詁。禮告也。筠案。大宗伯注。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當爲吉。禮表記。尹吉曰。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此告吉互譌之證。

𤇑下云籀文從宀。案。𤇑者。煙之古文也。當云籀文從𤇑。火部𤇑下云籀文從宀。案。是從古文而加火耳。其從宀之謬。更甚於𤇑。

瓊下云赤玉也。案。當依毛傳作美玉也。赤古作𤇑。美字爛。撓上半。卽似之矣。段氏所引毛傳甚備。而改赤爲亦。非也。說解中言亦者。爪部云。凡也。部中。凡下云。亦。凡也。凡部云。持也。部中。屮下云。亦。持也。蓋以屮從反。爪。屮從反。屮。字形既別。而義不異。故言亦。此亦字之承部首者也。段氏所舉鸞亦。神靈之精也。其注鳥部鸞字。已據諸書改亦爲赤矣。於此卽不當据之。又引章懷所引診亦。視也。乃王喬傳注也。傳

曰乃詔上方診視。注引說文曰診亦視也者。此因傳言診視嫌兩字連言。似有異義。故章懷自加亦字。以明其爲複語耳。非說文本有亦字也。光武紀寇恂傳。皆引說文註亦誤也。今本亦無亦字。是其證。瓊字上下直說以玉也。而無它詞者。凡十字。何以瓊獨繫部首而言亦。故知不然也。況下文璿美玉也。而引左傳之璿弁。今本作瓊弁。瓊之或體璿。今與璿同。穆天子傳注引左傳贈我以瓊瑰。又加注曰。旋回兩音。今本亦作瓊瑰。然則瓊璿通用。故集韻二僊璿下收瓊爲重文。則其同訓爲美玉也。不亦宜乎。

琬下云。圭有琬者。琬似當作宛。圭以說字之從玉。宛以說字之從宛也。宛下云。屈艸自覆也。死下云。轉臥也。蓋宛轉之意。如蠶下云。死蠶是也。典瑞注。琬圭無鋒銜。玉人注。琬猶圍也。亦近此義。

上下云。上下通也。玉篇作下上通也。是也。下文引而上行。謂自下通於上。引而下行。謂自上通於下。正分承下上兩字言之。若作上下通則義不分明矣。○中字說云。上下通四字句。謂一之上通於口之上下通於口之下也。二語雖同。而意則天淵。不可一例說之。

苦下云。大苦。苓也。案苓雖當作藎。然非譌字。乃借用也。藎。大苦。苓。卷

糞唅一條引史記天官書桺爲鳥注七星頸張素索隱云素唅也爾雅鳥張唅此張括爾雅之詞也張作張蓋所据本固然開元占經曰張朱鳥唅然則說文固作張後人以糞改之也說文亦無唅字

衛下云衛也玉篇同案跽下云衛也則衛下當云跽也即不然亦當作衛也牛部衛下云牛跽衛也則以衛說衛即以其重文爲訓釋也抑跽衛二字小徐本在躅下玉篇跽亦在躅下而衛又遠在跽下大徐遂之此者以上文蹕躅蹕三字皆曰跽也故耳牛之跽也與馬異不能高舉其足故別爲立名吾鄉謂之窩跽窩衛雙聲語轉也

譎下云言壯兒玉篇疾言兒廣韻譎嘆疾言蓋本作疾因譎壯也許下云面相斥罪相告許也段氏刪下相字非也面相斥罪謂面許也相告許者謂許之於上也乃兩義抑疑當作相告訴也譎爲許耳下文即訴字云告也此告訴之證也引論語訴子路於季孫此許之於上之證也

農之古文幽厶玉篇作𡗗豈曰變爲甘而稅一筆邪觀吳兩字之古文其口皆作𡗗宜隸變曰爲甘也甚從甘古文從口鞞下云車軸束也案軸似輶之譌玉篇車轅束也亦作蔡蔡下云車

歷錄束文也是知鞞鞞一字束之者革所束者木也故兩從猶煉鍊一字矣。鞞揉曲故束之軸無取乎束今都中呼鞞軸音近故不依玉篇作鞞也。廣韻與今說文同則其譌久矣。

鞞下云鞞內環鞞也。毛本汪本同。鮑本作鞞內環鞞也。鞞非字而集韻亦作鞞鞞蓋皆訛。玉篇作鞞鞞是也。蓋鞞者鞞端錯也。謂以銅冒其書也。書之內卽鞞。此處不應有環鞞。今之大車鞞旁作皮環鞞皆繫其上。蓋卽所謂鞞也。鞞爲鞞具之總名。其中之環鞞則名爲鞞。故別之。雖古人軸長。田單傳令其宗人皆短其車軸末而傳鑲龍知古軸末長鞞之內亦可作環鞞。以繫鞞然恐非是。廣韻云車環鞞也。似車上環鞞皆名爲鞞。又似車爲鞞之壞字。姑記俟再考。

支下云從手持半竹。案史下云從又持中。韋下云從又持中。則此亦當云從又持半竹。雖手卽是又而旣云從則是說字形。支字從又不從手也。

甞下云一曰若僞。段氏曰僞同俊。人部有俊無僞。案僞蓋僞之譌。僞徂充切。與甞而充切同韻。

魯下云薰省聲。案當作薰。魚部薰固從差省聲也。然魯字從魚不可

解許君委曲歸之形聲究當闕疑

翟下云小爵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鶴鶴雀也鳥部有雛然是

怪物李賢所引蓋卽翟下說也翟雀兩字為名玉篇云水鳥則表其

性也抑或本是水爵也水譌為小如鷺以水反譌為以小反之比後說終涉

牽強黃雀似雀故以黃列之鶴雀則大鳥也與雀迥異不當為區別之詞

雙下云佳欲逸走也從又持之雙雙也案字隸翟部而說解不見翟

字非例知雙雙為翟翟之譌蓋翟下云鷹隼之視也然則欲逸之佳

而有手持之不得遽逸而心終欲逸未有不翟翟者矣此分雙為兩

體說之不當用其全字也此人意中有震卦視雙雙因誤改耳○案

又持佳之字凡五隻下云規從又持佳持一佳為隻二佳為雙奪下云

手持佳失之也隻下云規隻商也從又持雀與雙而五隻雙但論所

持之數隻則因所長而用之然頗嫌左執殤宮右執鬼中也雙則欲

逸矣故其視異於常奪則真失矣故從奮奮字也亦有次第

爽下云此燕召公名集韻引此作北是也玨下云齊太公子伋諡曰

玨公釗下云周康王名未有言此者左隱五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

杜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周正思曰今汲縣西有古東燕城孔疏燕

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襄公二十八年北燕始見於傳。二十九年北燕始見於經。宣公三年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注。姑南燕姓。傳又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杜注。伯僚南燕祖。女部。姑下云。黃帝之後。伯緞姓。后稷妃家也。然則南燕立國在陶唐以前。召公立國在周初。故宜言北燕以別之。子雅放盧蒲嫫於北燕。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字屢見於經。傳而南燕字不見。先立之國無由知。後有北燕而預名爲南也。後加以南者。直以七國之燕強大而姑姓之燕無聞。故反言南燕以別於北燕。猶之既有後漢書。反於漢書加前字也。

幺部說云。象子初生之形。集韻引。生作成是也。包部說云。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兩成字正相應。包中之幺。蓋胎尙未成。故其體不備。幺則成胎三四月時。其體已備。但在胞中。四體不能展布。故象其拳曲而作幺也。若是已生。豈有此上下皆圓之子乎。原改者之意。蓋有釋畜幺幼在胃。謂成在生後。不知此成字在生前也。幺之上出者。豈象髮邪。抑聊與呂字別邪。笄下云。可以收繩也。玉篇同。廣韻所以收絲。然則可乃所之。繩亦

當作絲然猶可借其意用之

簾下云飲牛筐也。筲下云飲馬器也。竹器安可盛水。飲乃飲之。譌也。

玉篇筲。飲牛筐也。筲。飼馬器也。其食部。飲下云。食也。飼。同上。是飲為

正文。飼為後作。說文。飲。糧也。是猶食飯二字之皆有兩義也。此字人

多忽之。故匿字注。譌為飢。集韻引。筲下亦誤。案下則引作飢。齊侯。飲。教作此字。

籀下云。烏曹。誤。文選。韋曜。博奕論。注。引系。避太宗諱。本。烏曹作博。段氏已依

韻會。正此字。竊以李善在前。故復著之。

差下云。貳也。差不相值也。似當作差貳也。不相值也。月令。無有差貸。

釋文。貸音二。又他得反。蓋前乎陸氏者所据之。月令。作無有差貳。故

音二。或作無有差貳。故音他得反。陸所据作貸。掇拾前人兩音於一

處也。許所据。蓋亦作差貳。故連言之。不相值。則差貳之訓。釋也不然。

貳也。之下。再出差字。非屬詞之體。若如段氏改差為左。則當在從左

之下。不當在此。古書貳多譌貳。詳見經義述聞。

歐下云。音或從豆。從欠。案音天口切。豆徒候切。則當作從欠豆聲。

饒下云。飽也。小徐作饒。題也。文選。王仲宣詩。注。引作餘也。案餘下云。饒也。可知

論之籀文𠄎𠄎所從者𠄎之古文𠄎也。凡古文竹作𠄎，象竹葉形而此作𠄎，非也。玉篇作𠄎是。

𠄎下上言從了，下言從乃。小徐無下句。五音韻譜亦有。汲古後刊去之。今案當去上一從了。蓋先言之，則是主意，何以不入乃部？故知當去也。抑且乃字當作及。及之古文𠄎也。𠄎篆各本誤，韻會引作𠄎，說亦曰從𠄎從及。黃氏案語曰：𠄎從了從及。今本作𠄎從乃，誤。案此說最是。朱竹君鈔本，𠄎雖與各本同，而皿部盈，糸部𠄎，皆不誤。是可徵也。蓋市凡二字所從之了，爲及之第二古文。今𠄎二字所從之𠄎，則及之第一古文也。𠄎字說解以兩分立文，與𠄎字說一例。秦以市買多得爲𠄎，從及也者，與市字從出同意。買物必往而買之，故從及也。益至也。從了也者，及從後至也。及亦至也。本句承從及而進言之。旣得便宜，必源源而來，故益至也。市字從古文及，𠄎亦市也。故知當從及。若如大徐以乃爲難意，豈不迂曲乎。

又部無𠄎字，而𠄎下云從又，𠄎相背，豈𠄎字邪？蓋原文作從二，又相背，讀者緣𠄎下云從又，𠄎相承，遂改此文。竝未檢又部有𠄎，又部無𠄎也。觀𠄎下云從二，臣相違，不必更有𠄎字也。門下云從二，戶不

必更有曰字也。夾下云從大俠二人。左人不得以爲匕。北下云從二人相背。右人不得以爲匕。卽不得因之而謂匕。亦可讀爲人也。而彘之從二匕。不得如今之學者。不知後蹠廢之說。而冒昧改之爲彘也。畜從高省。夏從畜省。其上皆從入。而從之之篆。多作畱夏。或依隸作篆邪。然隸作夏。猶近似入字也。

相下云。其阜一曰樣。素阜當作草艸部。草下。大徐明辨之。此任校讎者之過也。官書政出多門。鼎臣當不任過。

籒下引詩作萼。俗別字也。段氏忽改爲鄂。忽改而從卩爲鄂。並改毛傳爲鄂。以證之。不知鄭注秋官雍氏。獲柞鄂也。注春官典瑞。琢有圻鄂。琢起郊。特牲注。又作沂鄂。釋名之垠鄂。卽圻鄂也。皆借字耳。廣韻則有萼。花萼也。圻。音銀。圻也。禡。穿也。皆分別之。如或三古亦有是字。古人必用之矣。蓋文字之製。取其有別。如仍無別也。則結繩可耳。惟無專字。是以借用。鄂。詳訟也。鄂。國名也。皆借耳。豈古所借不如段氏所借乎。況鄂字爲玉篇所不收乎。坊記注于於父母當和順不用鄂。鄂是禡。禡字亦作鄂也。

朴下云。相高也。玉篇木忽高也。兩書皆譌。當作檜高也。朴篆之下卽檜篆。二字同意。而檜之篆文作相。目下所引鄭太子忽。今左傳作忽。

是以說文譌相爲相以形譌也。玉篇則櫨省爲芻，又譌忽也。櫨祇是高，豈有忽然而高之理。

楚下云叢木，一名荆也。玉篇引同，然名當作曰。蓋此乃兩義也。云叢木者，泛言叢生之木，所謂平楚者是也。一曰荆也，則別一義。與艸部荆楚木也轉注，其不以實義居先者，林本是活字，鬱下云木叢生者，故楚繼之取同義也。

旄下云龜蛇四游，本之考工記。續漢書輿服志載記文作龜旄四游，通典禮二十六。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引竝同。今本周禮誤讀說文者，卽據誤本。周禮改旄爲蛇。詳見經義述聞

印林曰：說文參商星也。案商當讀爲唐，唐晉之封地。唐星猶言晉星耳。左氏昭元年傳：遷閔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武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夫閔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爲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參不爲唐星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字則曰：唐星原乎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爲商星混。

非許書本然也。說文賜下引商書曰賜谷。宋小字本改爲虞書。案心部引五品不穩作唐書。禾部引稭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唐書之誤。與唐星誤爲商星正同。筠案當作晉星。誤印林附會耳。又說文引詩不分風雅。引書宜宜分四代。且尚書大傳但言虞夏書。是知缺橋言許君引書但言尚書者是也。

囧部說解之窻當作窗。二字不通用。片部牖下放此。玉篇向字下引詩案向牖戶而釋之曰向窻也。是也。五經文字收窻而遺窗。殊爲疏誤。

痿下云痺也。痺非字。痿篆後繼以痺篆。云溼病也。然則痺當作痺也。玉篇痿下云不能行也。痺亦當作痺溼病也。說文音韃。案顧氏以痺釋痿。通二名也。再釋之曰溼病則其義也。其釋痺亦曰溼病矣。釋烏牝痺。夏官痺矢。釋文竝作庠。則今本誤。廣爲疒也。今方書中痿痺皆譌作痺矣。以此知之。

三體。置之或體。羅說曰從系。當云從組聲。不得沿置下且聲來而分之爲三體。

臬下云衆詞與也。引書曰臬皋陶。案當依廣韻作衆與詞也。謂衆人有所與之詞也。所引書今作讓于稷契暨皋陶。許君蓋据稷契是兩人。而所與者皋陶。故曰衆與。然許君誤矣。暨自是與詞而不分衆寡。

惟此及讓于及戕暨伯與皆有暨字者。稷契及戕皆一名皋陶伯與皆二名故以暨字殊別之。自是古人屬詞之體。淮夷瓊珠泉史記如此魚文法正同齒革羽毛惟木亦猶之此也。非謂注意在皋陶而以稷契暨之。注意在伯與而以戕暨之也。如謂其衆則不言讓于朱虎熊暨罷者以其皆一名也。君奭曰惟予暨汝奭其濟一與一亦言暨其不以衆與而異其詞也。明矣云衆者以字從取也。許君往往有此拘處。句讀別有說○虞書君臣皆名堯字一見後皆稱帝舜受禪之後始稱帝其餘無不書名。獨后稷稱官者。此後代改先代書之例也。周人以諱事神既尊后稷配天故於虞夏書所有棄字概改爲稷。惟帝曰棄一句緣君臣之義仍而不改。此聖人尊其祖而不敢不尊其祖之君蓋出周公特筆也。且所謂諱者不似帝堯帝舜直斥先君之名耳。非遇此字而卽諱之故頌歌於廟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商人以十干爲諱已見諱之兆端裁下云制衣也。各本及玉篇並同。案製下云裁也。則此亦當云製也。乃一字誤分爲二。然制下亦云裁也。豈此云制衣卽是裁衣邪。羸程二字說皆曰袒也。並當依楊下說作但也。然楊下之但也亦惟鮑氏刻本不誤。

裘下云。廩也。惟平津館本不誤。玉篇交部。廩形已小變。裘下云。圍也。則傳寫之譌。後收俗字中有廩字。云。裏也。形同。汲古改本而又譌。裘爲裏也。段氏作囊。依集韻入微也。

裘及古文求。說解皆誤。擬改之曰。衮。心皮衣也。從衣。從古文求。凡裘之屬皆從裘。求。古文裘象形。與裘同意。蓋裘之古文作衮。不作衮。故象形之說在裘下。若裘之古文求。去衣卽是也。故象形當在求下。又推改之之故。蓋謂裘而從求。則何不以求爲部首。不知如是。則釃字無所附麗。將反從部中之字矣。祇有纂。從希之籀文。釃。疏從云之古文。充。此外更無也。而弟從古文之象。革象古文革之形。酉象古文。非改之形。彼直忘之。而漫爲塗乙也。

屈下云。從後相。畱也。

向首當有屈尾二字

說文韻譜。畱作屈。玉篇。從後相。躡也。廣韻

二十六緝。屈下云。屈尾。尾下云。屈尾。前後相次也。三十一洽。屈下云。薄楔。三十二狎。屈下云。薄屈。總諸說而觀之。依說文韻譜可也。吳伯

和先生曰。屈尾者。如屋瓦之鱗鱗相次比者是也。

多部彰下云。文彰也。當作廷彰也。小徐本作文章也。兩字皆借。則通矣。又案大徐作文彰也。未出章字。下卽承之曰。从章。章亦聲。小徐作

文章也。已出章字。下卽承之曰章聲。其文法各與通例相符。無以決其孰爲眞僞也。

鬚下云髮也。當作髮也。髮篆惟汲古初印本不譌。立部彙平津館本注作彘。不譌。其篆作彘。猶恐是因注改篆。其序固云改篆不改注也。段氏刪鬼部累字。又改彘字爲彘。大謬。彘累二篆。次序不誤。而說解則當互易。彘下云古文似無以見其當爲累之注也。然累下云籀文從彘省。從尾省。聲則當在彘下。有明徵矣。彘者彘省也。公連於彘下。垂之筆是尾省也。再以髮彘二字說解。竝云彘籀文。魁證之。知爲籀文無疑也。古文累不言所從。案鬼乃鬼省。公亦尾省也。段氏和合兩字。而改爲彘。不顧其爲刻木彘彘字也。七篇部首或曰彘部篆作彘。與彘不同。案後目錄誠作彘。前目錄及書中正文則作彘。各本皆同。其從彘之字。凡十四。則祿字從彘。它皆從彘。蓋云象形。則刻木之形。可多可少也。要之讀書當潛心訂古。必有據。段氏每以所自改者爲據。不免孟浪也。玉篇作彘。似累本作彘。而說之古文籀文亦互譌。作髮彘亦譌。唐韻彘。密秘切。髮芳未切。其音相協。雖彘房六切。與彘盧谷切同韻。然會意字也。故說解曰讀若處。義氏之處。卽以明其不用彘聲。

也

磬下云。鼓象縣虞之形。及擊之也。小徐鼓下有聲字。案下有籀文。與裏從求聲一例。尚略妥。段氏改鼓為聲。六書正譌有聲字。雖未詳所本。而形甚合。或說文本有古文器。又以象虞。以象磬。股博而短。鼓狹而長。故以。象之。未必如今篆文之股。鼓齊同也。籀文加父。篆文又加石耳。又此篆從。籀從。它部字從之者。率作。蓋是也。豈下云。陳樂立而上見也。從少從豆。業字尤與縣虞意合。其上象捷業。鋸齒之形。其首皆直也。從華者。鐘鼎文或作。變四直為三。蓋華欲拉出之形。無分多寡也。

驥下云。馬之低仰也。段氏曰。低當作。吾謂仰亦當作。印。印即俗用。低昂字也。角部解下云。用角低仰便也。其誤猶此。而段氏未改。蓋氏印俯仰。各自為儷語。若作低仰。豈亦可作俯昂乎。

狄下云。亦省聲。當依九經字樣作赤省聲。亦有白狄。而許君必云赤狄。早為。此赤省聲張本矣。

恹下引詩以謹懣。懣懣當作恨。蓋恹上承恨。恨下云恹也。從知恨下本云。恨恹亂也。恹下本云。恨恹。今本經刪改耳。若夫懣者不憭也。憭者慧也。與亂意不協。玉篇懣恨相連。恹字遠隔在後。亦引以謹懣。懣集韻二十三。彙兩收。恨懣皆謂為一字。

灘下云徐州漫嚴鑊橋曰當作沅州漫以地理志爲據是也說文藪
字下及水部所舉九州皆依職方氏是職固有兗州無徐州也案荆
州潁湛鄭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湛未聞許君說潁湛皆曰豫州漫
湛下潁州爲章
此依韻會所引又豫州波澁鄭注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既都春秋傳楚子除
道梁澁則澁宜屬荊州許君說澁亦曰荊州漫亦引春秋傳以實之
是早與鄭駁同也顧鄭君屢引說文於此不引何也獨波字下無荆
州漫之語蓋滎波既豬馬融本波作播許君據本蓋亦同之爾雅洛
爲波無緣在荊州也乃兗州廬灘鄭君破爲雷雍而許君直據字說
之班志已先
之矣蓋爲經文所蔽而鄭君固吾安邱人也目見灘與沂流同原
東泰山經諸城北境安邱東境至昌邑入海無由西爲沅州漫也此
則許君之疏矣

沂下云溝行水也會意已見此下小徐本云從水行聲乃合互相備
之例大徐本云從行蓋後人改漏說其聲矣衍從水從行水字在行
字中間純是會意不兼聲而小徐本又誤作行聲甚矣粗心者之多
也

涔下云漬也當云涔漬也漬下云久雨涔漬也可證初刪涔字連篆

讀之。又以瀆漬音形竝近而譌。大徐遂遂淋字後之漬漚二字於此。而其誤成矣。蓋自滄至漚凡三十二字皆雲雨之事。惟漚字不決而玉篇亦在此類也。其說曰漚也。則與上漚下洽而淋漬漚則以水濡物之事。玉篇此部雖倒亂而漚及漬漚各從其類。幸不攙雜。

耳。麤下云水泉本也。玉篇水原本也。蓋說文作水麤本也。寫者誤作泉耳。

容下云占殘也。地坑坎意也。大徐無殘也。二字案殘字當有。而地字即也。字之譌。小徐又衍一地字也。其阮作坑亦非。

電之古文。案是籀文申之籀文固作冒也。又部屮下云冒古文申。別有說。陳之古文作冒。虹之籀文作冒。籀文或古文之誤。然籀文從古文亦不足異。而說之曰申電也。石鼓文作冒。從古文而小異。蓋古文象電形。籀文時而用古文。

時而整齊之作冒。非古文也。陞下說解韻會八齊引陞牢謂之獄。所以拘非也。八齊又引此句謂出增韻。廣韻十二

齊兩引牢也。所以拘罪人也。惟前引無人字。玉篇引亦有人字。案拘非語太纖巧。玉篇廣韻是而罪當作臯。它部說解未有用罪字者。殆

以字隸非部。遂改爲罪。又挽网頭耳。

靡乘輿金馬耳也。馬當作爲。詳見經義述聞。

戡下云刺也。說文校議引文選李少卿書功難堪矣。注引說文作戡。勝也。謂甚聲下當有一曰勝也。吾恐是後人改勝也。爲刺也。釋詁堪勝也。戡克也。釋文堪字又作戡。知古人用戡者。後人率改爲堪。不知釋詁二語相繼。勝卽是克。殆借戡爲勝任之意。斯改戡爲堪以別之。觀戡下引西伯旣戡黎爲戡引之也。鬻下引西伯戡鬻爲鬻引之也。改易之文多矣。戡要當是古今字。

旻下云讀若抵破之抵。攷工記鄭注旻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恐卽本之說文。旻從瓦方聲。苟讀如抵。則將從方瓦聲乎。況抵乃俗字。許君當不及見。

紹之古文絜。小徐不誤。說曰古文紹從邵。邵當作邵。二徐並誤。玉篇作絜亦誤。

綉下云系冠纓也。玉篇系作繼。是也。纓綉一物。但結於頷下者。謂之纓。繼纓之下而垂者。謂之綉耳。

綬下云絳綫也。說文韻譜作縫綫。是也。玉篇廣韻並同。闕宮傳曰。朱綬以朱綬綴之。綴卽縫也。釋文引說文綫也。說一字耳。段氏輒據以

刪絳字非也

縻下云牛轡也。玉篇牛縻也。轡乃縻之譌也。廣韻繫也。韻會引說文亦有一曰繫也。牛服軛無所用轡。周禮牛車必牽傍。至今猶然。有轡更爲累矣。許君汝南人也。今河南省造牛車時。卽以軛著於兩轅端。不待駕時始縛之。蓋自古然矣。吾鄉牛馬車不分。以木爲三隅。形如織女星。以代軛。亦不用轡也。且縻乃吾鄉之恆言。用諸牧放之時。不用於駕車之候。卽以說文論之。縱縻兩字相連。例當轉注。玉篇縱下云。以長繩繫牛馬放之。較今說文爲完善。抑此事也。吾鄉正謂之縻矣。牛部牽下云。象引牛之縻也。是說文固有明徵也。牧牛馬者。恐其風逸。椽弋地中。長繩繫之。牛馬可久得食。人亦得作它事。而羈縻勿絕之語。卽由此起也。

𠂔下云古文總。從糸省。當作古文總。從凶聲。𠂔卽古文糸。不得云省。𠂔從凶聲。細亦從糸凶聲。而與𠂔異字。不可不明著之也。

虫部蝻下云。從虫人食。食亦聲。案虫人食之詞。太詭異。巾部飾下云。從人從中。食聲。力部飭下云。從人從力。食聲。字在中部。力部。而先言從人。卽已非法。概當合併之。曰飭聲。食部飭下云。從人食。蓋校者忘

飢字是以觸處改之而其文理皆不通也竹部簋之古文匚其說雖未分爲二而又譌爲飢尚可謂其從古文凡而誤連其上匚固是形聲然以飢餓字加之祭器不祥亦不敬也竹部箴篔下之飢又譌飢已見前

二部恒下云上下一心以舟施施字不可解舟部服下云所以舟旋蓋與周旋同義則此舟施亦當作舟旋又案許君作舟旋似有區別之意蓋謂周旋折旋相對而言謂行步之間有方圓之異若左傳以與君周旋則戰陣非行禮之地故用此二字以爲泛言之名邪

鑣下云馬銜也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云馬勒旁鑣也案上文銜馬勒口中也革部勒馬頭絡銜也然則勒以革爲之所以繫鑣鑣與銜皆以金爲之鑣在口旁銜在口中三物一體故通其名而所在不可不別也選注是

季下云從稚省稚亦聲說文有稭無稚禾部植下引詩植稚禾麥今本猶作稭大田同惟載馳作稭小異

酉下云象古文酉之形酉當作𣎵

醉下云從卒當作卒聲上文卒字兩見足以明義矣但聲未著耳此不知許例者所改也

補篆

凡見於說文偏旁。而本篆下無此文者。概補之。以許君所言之大篆為首。而余所輯者附焉。其並此篆無之者。則以小徐所舉之七字為首。而余所輯者附焉。其說文所云古文以為△字者。則通用者也。概錄於末。而它書所引說文。今本無之者。不與焉。

𦸏 𦸐 𦸑 𦸒 𦸓 𦸔 𦸕 𦸖 𦸗 𦸘 𦸙 𦸚 𦸛 𦸜 𦸝 𦸞 𦸟 𦸠 𦸡 𦸢 𦸣 𦸤 𦸥 𦸦 𦸧 𦸨 𦸩 𦸪 𦸫 𦸬 𦸭 𦸮 𦸯 𦸰 𦸱 𦸲 𦸳 𦸴 𦸵 𦸶 𦸷 𦸸 𦸹 𦸺 𦸻 𦸼 𦸽 𦸾 𦸿 𦹀 𦹁 𦹂 𦹃 𦹄 𦹅 𦹆 𦹇 𦹈 𦹉 𦹊 𦹋 𦹌 𦹍 𦹎 𦹏 𦹐 𦹑 𦹒 𦹓 𦹔 𦹕 𦹖 𦹗 𦹘 𦹙 𦹚 𦹛 𦹜 𦹝 𦹞 𦹟 𦹠 𦹡 𦹢 𦹣 𦹤 𦹥 𦹦 𦹧 𦹨 𦹩 𦹪 𦹫 𦹬 𦹭 𦹮 𦹯 𦹰 𦹱 𦹲 𦹳 𦹴 𦹵 𦹶 𦹷 𦹸 𦹹 𦹺 𦹻 𦹼 𦹽 𦹾 𦹿 𦺀 𦺁 𦺂 𦺃 𦺄 𦺅 𦺆 𦺇 𦺈 𦺉 𦺊 𦺋 𦺌 𦺍 𦺎 𦺏 𦺐 𦺑 𦺒 𦺓 𦺔 𦺕 𦺖 𦺗 𦺘 𦺙 𦺚 𦺛 𦺜 𦺝 𦺞 𦺟 𦺠 𦺡 𦺢 𦺣 𦺤 𦺥 𦺦 𦺧 𦺨 𦺩 𦺪 𦺫 𦺬 𦺭 𦺮 𦺯 𦺰 𦺱 𦺲 𦺳 𦺴 𦺵 𦺶 𦺷 𦺸 𦺹 𦺺 𦺻 𦺼 𦺽 𦺾 𦺿 𦻀 𦻁 𦻂 𦻃 𦻄 𦻅 𦻆 𦻇 𦻈 𦻉 𦻊 𦻋 𦻌 𦻍 𦻎 𦻏 𦻐 𦻑 𦻒 𦻓 𦻔 𦻕 𦻖 𦻗 𦻘 𦻙 𦻚 𦻛 𦻜 𦻝 𦻞 𦻟 𦻠 𦻡 𦻢 𦻣 𦻤 𦻥 𦻦 𦻧 𦻨 𦻩 𦻪 𦻫 𦻬 𦻭 𦻮 𦻯 𦻰 𦻱 𦻲 𦻳 𦻴 𦻵 𦻶 𦻷 𦻸 𦻹 𦻺 𦻻 𦻼 𦻽 𦻾 𦻿 𦼀 𦼁 𦼂 𦼃 𦼄 𦼅 𦼆 𦼇 𦼈 𦼉 𦼊 𦼋 𦼌 𦼍 𦼎 𦼏 𦼐 𦼑 𦼒 𦼓 𦼔 𦼕 𦼖 𦼗 𦼘 𦼙 𦼚 𦼛 𦼜 𦼝 𦼞 𦼟 𦼠 𦼡 𦼢 𦼣 𦼤 𦼥 𦼦 𦼧 𦼨 𦼩 𦼪 𦼫 𦼬 𦼭 𦼮 𦼯 𦼰 𦼱 𦼲 𦼳 𦼴 𦼵 𦼶 𦼷 𦼸 𦼹 𦼺 𦼻 𦼼 𦼽 𦼾 𦼿 𦿀 𦿁 𦿂 𦿃 𦿄 𦿅 𦿆 𦿇 𦿈 𦿉 𦿊 𦿋 𦿌 𦿍 𦿎 𦿏 𦿐 𦿑 𦿒 𦿓 𦿔 𦿕 𦿖 𦿗 𦿘 𦿙 𦿚 𦿛 𦿜 𦿝 𦿞 𦿟 𦿠 𦿡 𦿢 𦿣 𦿤 𦿥 𦿦 𦿧 𦿨 𦿩 𦿪 𦿫 𦿬 𦿭 𦿮 𦿯 𦿰 𦿱 𦿲 𦿳 𦿴 𦿵 𦿶 𦿷 𦿸 𦿹 𦿺 𦿻 𦿼 𦿽 𦿾 𦿿

篆从艸。小徐無此文。而逸在前之菴。蒲。茝。三文廁其中。又重出苗字。蓋誤。大徐必有所本。非肥說也。說見列文次第篇中。今依艸部諸字之體。補作篆文如右。
上之古文二。下之古文二。○段氏改上下為二二。而以上下易。下亦似是而非。如果部首作二。則古文帝下云二。古文上字。此語何自

來哉門部𠂔從古文下。即據此兩證補之。說文凡從上者皆作二藏之攝文𠂔從上從丁者𠂔字從下者𠂔字二𠂔字見前曰大林鐘

中下補或體中。○用部說曰從卜從中。

茵下補或體米。○華部糞下云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案左傳殺而埋

之馬矢之中。漢書三遺矢皆作此矢。而說文則有專字作茵茵之中

與米相似。惟與蒲蒐切之米不別耳。

普下補或體𠂔。○𠂔部𠂔之古文作𠂔。孟篇作𠂔說解但言從𠂔則是

春聲不改也。今人皆謂𠂔即𠂔蓋是。

走下補古文𠂔。○本部𠂔從𠂔。皆古文。皆從𠂔。與又部說云從彳引

之。其意相似。故知可從也。平津館本作𠂔。蓋序所云屬顧千里

辨白然否者。非也。序又謂改象不改注於是目錄百字改為𠂔固不誤也。而注之博陌魏三體石經殘

字來作𠂔亦從𠂔。切不改為彼利切是百之音豈𠂔之音哉。況它字往往有誤改者乎。

囂下補或體𠂔。○艸部𠂔。高部𠂔。四口在左右。雖由地狹而邊置之

然。棗從重束棘從竝束。即不可通用矣。至於𠂔從斤斷艸。則變形以

會意。且艸必竝生。不得重疊。即無芹字。亦不可變𠂔為芹。而艸之不

可作𠂔明矣。○爾雅作𠂔。

𠂔下補古文𠂔。○絲部𠂔之古文𠂔。其下籀文。即已從𠂔。與小篆

同案牙之籀文作𪔐其左依然牙也。繻之古文豈以地狹省三點邪。抑古文本異邪。若蟲部𪔐𪔑小徐云不從牙案其形𪔒而連書之卽成串矣。集韻作𪔓蓋自是象形不可牽合也。玉篇作𪔔殆小徐所云書者多誤也。

言下補古文𪔕。○本部詩謀訊信誥訟之古文教部之古文其言𪔖皆作𪔗惟誦不然。諸籀文亦不然。玉篇言有古文𪔘或顧氏所據說文原有此字而形小誤。蓋從心從口會意所謂言者心之聲也。且言有作𪔙者是由𪔚而小變其形也。再由𪔛而小變之而𪔜之形成矣。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二也。因而會意字變爲形聲字亦未可知。雖玉篇有𪔝字亦作𪔞七浸切犬吐也。此吾鄉之恆言若言從心口遂與相混。然𪔝爲古字𪔞爲後作。古人亦未必有犬吐爲𪔞之語不足爲疑。況一字兩義者多矣。卽如言從口辛聲而音字從口距辛一形聲一會意而字形固不甚別也。

音下補古文𪔟。○火部熾之古文作𪔠亦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二也。𪔡下補重文𪔢。○火部𪔣下云𪔤聲。大徐曰說文無𪔤當从火从艸

熱省聲。筠案熱亦覷聲。不須言省。木部檝之重文。檝小徐本云。或從
藝。似是原本。大徐本云。檝或从艸。豈不賓主無分。蓋以說文無藝而
改之也。新修字義曰。藝本只作覷。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筠案漢書
藝文志。標題雖作藝。而書中則作藝。百石卒史碑同。許冲上書兩藝
字。汲古皆作藝。玉篇。覷種也。藝種蒔也。皆魚制切。夫音義皆同。安得
不是重文。廣韻集韻固皆以爲一字也。

燮下補籀文燮。

○燮下云。籀文燮。

此字雖燮之譌。然仍當作燮。

從羊。羊音飪。

許君不言音。此乃校者後記。

案此

篆攪而說存也。當補之而注之曰。籀文燮從羊。說文韻譜猶有此篆。
特其體小譌耳。大徐案語曰。燮字義大孰也。从炎从又。卽孰物可持
也。此燮蓋從燮省。言語以和之也。二字義相出入故也。竊謂此說大
謬。大徐所據之說。在炎部燮下。其說曰。大孰。此俗字當作孰下同。也。從又持炎。辛。辛
者物孰味也。大徐誤以燮之籀文燮爲炎部之燮。而又以羊辛兩字
或增或減。而均變爲夆。斯成巨謬矣。云此燮蓋从燮省。一謬。如所言
則在言部。而後可也。旣在又部。則先除又字。言與夆不同。則又除言
字。祇存炎字矣。何由知爲燮省。云二字義相出入。二謬。燮訓和。是燮
理陰陽之義也。燮訓大孰。則烹飪之事也。不幸而兩字同音。假借者

多而變字遂罕見。因其罕見而謂其義相出入，豈知假借不以義乎？然則說文韻譜猶存變字者，乃小徐之精詣，大徐雖爲之手書而未加審視。今繫傳本亦無變字，則傳刻者之過也。玉篇有之，而字作與，與字刻說文韻譜同誤。○又聞一友述吳伯和先生語曰：炎部變卽變之譌字，當從炎從又羊聲。果爾則是籀文爲獻，在欠部之例，或者籀文變從羊一語，本在變下。凡籀古文之在異部者，皆有此語。他字旣經合併，因卽刪去。此字訛從辛作變，與從羊之說不符，因得不移不刪。邪玉篇炎部無變，廣韻雖收之三十帖，而云出文字指歸，似二書所据，皆旣經遠併之本。其訛從辛，則自文字指歸始也。集韻以變爲變之籀文，不以爲變之籀文，未知所據。

爰下補古文𠄎。○本部假下云：古文役從人，夫第言從人，則𠄎仍是爰字也。殺部之籀文殺，其爰亦作𠄎。汲古初印本無殺，而知其可信者，周禮網字卽此字之譌文也。當依玉篇作殺。

几下補古文𠄎。○證已見爰下。案尺當作尺，說見會意篇中。而說文別本從𠄎者，亦或作𠄎。明几𠄎一字，雋字卽從之，非從弓也。尋下補或體尋。○尋之重文尋，說云尋或從爰。案二字皆形聲從爰。

何義哉。得從彡聲。彡與攴同部。則攴亦聲。說解又云與𠄎同意。固指工口而言。而𠄎亦從攴。可知得得一字。是寸部。𠄎此字矣。況𦰇篆惟五音韻譜不誤。它書皆少彡。它從得之字亦或少彡。良由隸變爲尋。遂放隸作篆。見𦰇之多一攴也。遂漫改其文曰𦰇。或從攴耳。當改說解曰。𦰇或從尋。尋下之從攴與彡下之從彡。尋下之從佳同一減裂。知非原文。

攴下補古文攴。○本部及別部之古文從攴者必作攴。是攴爲古文攴也。目下補古文目。○據懼之古文。側視之正是目形。


𦰇下補古文𦰇。○以爽之古文。𦰇百之古文。𦰇例推之。

𦰇下補古文𦰇。○據觀之古文。𦰇養之古文。𦰇。

羊下補古文羊。○證見上案。如此則上體全是角形。作羊則似角旁。有耳形。要是連者斷之耳。觀𦰇下云羊角也。可知。


重之古文重。下補重。重三重文。○攴部𦰇從之則作重。广部廢之古文重。從之又作重。斤部斷之古文重。從之又作重。似重爲本形。小變之則重矣。𦰇一畫則重矣。再反之則重矣。要之是一字非重之外。別有此三文也。○又案重似小誤。据金刻重作重。則是小篆從重者。古文從重。石鼓文重。從重。上半如重。下半卽重之入倒爲

以矣。金刻也。亦作。則之。即之橫書者也。


東下補古文。○據本部惠之古文意。玉篇同。積古齋。說叔大林鍾

專字。即專也。又無專鼎。警字兩見。覺字一見。即專也。筠清館周專。專



作

卮下補或體。○說云卮或從肉。小徐無此句。又恐是後人增。玉篇。齒疾移七移二切。人

子賜廣韻。則謂卮。齒一字。




竹下補古文。○本部。籛。冊部。皆從。此第象竹葉形也。雖

與竹之古文相似。然彼自作。惟筆畫多者。始橫於上而相同耳。

筭下補篆文。○口部啞。水部滛。皆從筭聲。案巫之古文作。則知

筭為篆文筭也。

架下補或體。○邕部。鬲下云。矩聲。

鹵下補籀文。○說曰籀文鹵。此字當依小徐作。上文鹵省聲。小徐又誤作。皆所謂扶醉人者也。不省。此亦篆文。說

而說解存也。知然者。小徐本臣部。說醜。而頤下云。籀文臣從首。吾即由此悟入也。○小徐以頤為指事。案臣字象形。加頁旁。則是以會意定象形。小徐不知指事。誤說甚多。故六書例解受其愚也。鹵即籀

文西。鹵下不云鹵聲。而云鹵省聲。鹵字依大徐省。在鹵下依小徐。似預為籀文。鹵地者。說文

於從重文者。往往不言不知何故。或不知者。改之。然鹵部在西部。後

不云從鹵。而云從西省。不應目光如此短也。或許君別有意。吾不測

耳。如卅部莖之或體作莖。豆部莖下不云莖聲。而云莖省聲。此其一端也。○玉篇作曲。又不收曲。

虎下補籀文𧇧。○據饗之籀文𧇧。又案繹山碑號字從𧇧。未嘗斷為兩體。獻字亦從𧇧。與說文異。

皿下補籀文𧇧。○據槃之籀文𧇧。說曰從皿。

富下補古文𧇧。○據築之古文𧇧。又從夏高者。亦作𧇧。博古圖有福鼻字。可據也。又京富高三字。在說文無異體。而博古圖京作𧇧。富作𧇧。高作高。亦可緣前三字一例補之。

章下補或體章。○說曰或但從口。案上文云從回象城章之重。既深切著明矣。則知此句非後人校異同而增之也。

嗇下補兩籀文𧇧。○據本部牆之籀文𧇧。

來下補古文來。○嗇之古文番。說解但云從田。不言其上從何字。沿篆文從來。故不再言也。來之左右四ノ。皆葉形也。許君謂象芒刺。以承字例推之。恐非。小篆以下半兩ノ。連之而又引長之也。○石鼓文作來。上一橫正平。與來同。

案籀文牆所從之來。作來。則知其首象穗之大。左右則四葉耳。象形篇中。吾以木字例推之。謂下象根。殆非也。

棟下補或體棟。○欒下云木似欄。余疋翼曰。棟可以凍。故名。考工

記恍氏凍帛以欄爲友釋文欄音練李又來踐反或音蘭集韻棟有重文欄

出下補或體出○崇糶隸教之類篆皆從出段氏皆改爲出非也字形微變說文多有出一義出從中一會意出則全體指事出舉事本出舉事末故出下從

一有所著也如人有所之自家而行也出則已在外矣故無所著則字形亦取無所著而已矣何須執泥漢印多作出雖繆篆亦足徵也夢英作出亦於理可通惟漢隸作出下從山斯不可訓耳

貴下補古文肖○女部窻下云古文妻從肖女肖古文貴字此等句皆後增而肖字竟無所見或貴下本有而今佚也玉篇作婁段氏依之作篆案玉篇或別有所本或係傳譌或

係今本說文誤皆未可知惟是肖肖之所以爲貴字者皆不可以六書求其故則仍之可矣不行見異思遷且校說文卽以玉篇改之設校玉篇必將以說文改之何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苟以炫博物而矜細心此今之學者之大患也○說文校議引汗簡亦作婁己亥七月聯玉圃見告曰都察院爰書中有安徽人肖姓者知今人尚有此姓殆可據也

賤下補或體鼻○數則皆從賤說見前躡字下又案多之古文作攷

不以其無異而不收也。雖然莊子曰：天子之御不穿耳，則穿耳自古有之。穿耳必綴以明璫，乃兩相麗之物也。以此推之，則頤為頸飾，蓋亦兩貝並垂，故其字竝而不疊，乃會意兼形之字也。當更詳之。

丞下補古文。勿易才。○據利之古文勹及黎字我字，說別見。

日下補古文。○本部及它部古籀文從日者，率作。○此乃之變體也。

○字惟說文韻譜不誤。○則與皂之象穀在裏中者同形，本不合六書。然既有此形，即列之。今人就字論字，不復思聖人因物製字

之本，固已久矣。全列多作。

昏下補或體昏。○說解云：一曰民聲，此篆挽而說存也。說文從昏者，

鷓頰昏闇，賒婚，緡蠶，鍔凡十字。從昏者，賒，啟，殽，凡三字。而別本蠶

或作蠶，從啟之聲，則又作昏。集韻昏聲並出，而後一曰民聲，向有卷其從氏者，賒，啟，殽，四字，餘皆從民。

不必以氏為是，而民為非也。段氏概改從氏，亦拘墟矣。或謂唐避太宗諱，始改民為氏，

則又耳食也。盤庚不昏作勞，傳昏強，疏謂孫叔然讀如本字。鄭康成

讀昏作啟，釋文昏馬同本，或作啟，音敏。爾雅昏啟皆訓強，故兩存。案

說文改彊也。啟，冒也。引書啟不畏死，與馬鄭不同。惟昏從民而讀如

敏，由平轉上，音讀易通，證知必有從民之昏也。

於下補古文出。○据旅之古文出从卽从則出卽於也。鐘鼎文從於者作出亦作出。但與止篆疑似耳。

旅下補古文米。○者下云米古文旅字。案旅之古文作米其形不相近。殆非米譌爲米也。積古齋戎都鼎都作米。諸女尊諸作米皆省形存聲字也。米米皆旅字而米尤與米形近。

月下補二古文月。○明之古文作月。乃象月形。繹山碑作月。已漸不象。今篆更無影響。二部恆之古文月。下徐本說曰古文恆從月門部。閒之古文閒外乃古文外也。從之無義亦當依閒字正之作閒外。蓋奇字也。○周蛟篆鐘月作月。

夕下補古文夕。○本部外之古文夕。多部之古文夕。豈從月半見之說不然邪。抑本作夕而傳寫變之邪。

牖下補或體牖。○許君引譚長說甫上日也。非戶也。蓋謂牖而從戶則夾襍也。今人牖內作戶以防盜。古蓋無此制。案譚說乃辨正之詞。不當列爲兩字。然流傳既久許君尚不改戶爲日。則分而爲二不亦可乎。○推牖所以從戶之故。蓋亦借賓定主之法。與眉同例。眉近目以目定之。牖近戶以戶定之。既有自字象形。則牖字必須會意。從片

者。牖不須全木爲之故也。然以木片爲之物多矣。故從戶而又加甫爲聲。小徐本作從片戶甫聲。大徐本竝聲字。無之皆有疑於此字。

象形篇吾謂戶當作戶據此諱長說亦可證日乃尤與日似也

疾下補古文廿。○竊下云廿。古文疾字。而十部廿下則無此說。疾之籀文𠄎。蓋是從廿而加智省聲也。吾向疑疒爲疒病之專字。而疾爲疾速之專字。觀𠄎廿蓋信。○智之古文鮑本作𠄎。毛本作𠄎。其形皆與𠄎似。或本係一字兩用。而傳寫有訛。從北從丘皆難解也。

及下補或體𠄎。○說解曰。柔皮也。從申尸之後。尸或從又。案申上似𠄎又字。或申卽又之譌。又用手借爲手意用之耳。尸蓋皮之省。以又申尸之後。是柔皮義也。尸或從又。當作及。或從又。此篆𠄎而說解存也。或後人疑其與𠄎相似而刪之乎。○余前因𠄎下云從皮省。遂億篆當作𠄎。今案𠄎及音義並同。玉篇以爲一字。是也。𠄎之古文𠄎從皮省。從入。及則從皮省。從又。又者手也。人之手也。與𠄎同意。𠄎之籀文𠄎。當作𠄎。卽於𠄎上加穴。以爲柔皮之竈。又加人。以爲柔皮之工。小篆改籀文之人爲北者。北從兩人相背。直是兩人字耳。展轉加增。取其茂密也。乃𠄎下云從皮省。不云從及。殆亦𠄎從蒸省聲。不云

蒸聲之比乎。抑後人誤改之乎。○痲之籀文痕從艮段氏改爲反而尸部反則改爲反自相矛盾未之思也。如反爲正文則又爲主義尸爲從義當入又部矣。獨不見啟字不入尸部巾部而入又部乎。玉篇尼弱也或作尼

廣韻二十八韻反尼展切柔弱又而克切弱也案此皆謂與更通然當爲借義說文更稍前大也不與反同字

昔下補古文川川。○頁部頁。下云籀文頁。下云或從贊作頁。下云籀文從贊設贊非字何以言從顧以子古文學例推之則當云古文頁而云古文首者玉篇作齧齧齧而入之首部又說文詣從首而博古圖作首等形故以爲首字其實頁部說云古文詣首如此則頁亦卽首字也。

髻下補古文髻。○晉下云髻卽髻也。然鬣下云象髮在向上。幾下云自有髮言象言有是非字也。乃孛下云古文字子從髻象髮也。言從則是字言象又似非字或髻卽髻也。一句非許君本文乎。與川同形而川髻音近因附會川字之聲以爲同聲姑存之而敢以爲古文者以其象形也。如以爲與川同形卽於川下加注曰古文以爲髻字第各自象形細心者自能意會也。

邑下補或體邑。○據邑下云從反印。

崩下補或體崩。○邑部鄰系部繡山皆在朋上。

嚴下補或體𠄎。○嚴之古文作𠄎。𠄎之籀文作𠄎。以此互推之。虢季子白盤作𠄎。

石下補古文𠄎。○磬之古文作𠄎。依汗自部中古文從𠄎。以例推之。

𠄎或古文自也。自𠄎同意。故得從之。

𠄎下補或體𠄎。𠄎○據是部邁字。恒之重文。忌說曰。或從心在且下。

𠄎之重文。替說曰。𠄎或目在下。此其例也。

鹿下補古文𠄎。𠄎○據日部暴之古文𠄎。

𠄎下補或體𠄎。𠄎○從𠄎之字。𠄎如本形。𠄎𠄎皆自在此上。今亦變

𠄎為𠄎。𠄎兩形。而𠄎𠄎或𠄎從𠄎矣。

心下補或體𠄎。○患下云從心上。貫𠄎去𠄎則𠄎矣。今之篆刻家多

作𠄎。非無稽也。

愈下補或體𠄎。○𠄎下云忽聲。大徐以說文無忽字。疑其當從𠄎。從

心契省聲。此句亦誤。小徐本契下云切聲。大徐從切。益疑聲之不詳也。然契若計切。又私列切。切恪八切。手古拜切。皆一聲之轉。筠案。𠄎非心病。不當從

心。孟子不若是忽。許君引作愈。丁公著讀忽如介。故以忽為愈之重

文。𠄎從丰聲。丰字之義。經典借介為之。

水下補古文𠄎。○本部有𠄎。𠄎。𠄎。𠄎。𠄎。凡七文。它部有𠄎。

澤𣶒凡三文皆古文也。象水之紋。故不必定作川。州從重川。則以中央三孔爲民所居之地。會意兼形。不患川之象形者與之疑似也。段氏依小徐皆改從川。似不必然。凡象形字。必當以物形求字。形不當泥字。形求字義。乃許君已云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矣。更何論餘人乎。

至下補或體𣶒。○據是部遂。

女下補古文𣶒。○本部𣶒。從之。案金刻女有𣶒。諸形。則

尨亦古文。尨父鼎有尨形。與中近似。

母下補古文𣶒。○侮之古文𣶒。說云古文從母。謀之古文二。作𣶒。

未有說解玉篇有母字云莫侯切。母慮也。然則𣶒當作𣶒。與𣶒皆

從母也。女之古文作𣶒。加乳爲𣶒。與母字說解正合。尨父鼎母作

𣶒。與𣶒形近。但曳於外耳。










民之古文𣶒。補𣶒。二重文。○閔之古文作𣶒。朱文藻曰。𣶒是





鐘鼎文。民字舊本繫傳作𣶒。嚴氏引魏三體石經作𣶒。所從之



𣶒與繫傳通論中篇之𣶒小異。

繼下補古文𣶒。○說云。一曰反𣶒爲繼。繼當作𣶒。比篆挽而說存

也。詳見省聲。



絲下補古文。○彘之古文。絲之古文。皆從。當作。中央仍是言字。汗簡古文從言者皆然。作者。下體牽連以見亂意。各本或作。或作。皆非也。



亘下補籀文。○垣之籀文。大徐如此。小徐從。沒古隸之利。故非也。說曰籀文垣從。不為



作解者。承垣下云亘聲求也。小篆作。省其半耳。許君說亘曰從


回。似誤。而校者又加注曰回古文回。則尤誤也。回象淵水及雷聲。祇






向一面旋轉。亘求亘也。展轉回環。上下求之。故象其兩面旋轉。而作

。指事之法甚顯明也。魏三體石經遺字。桓之古文作。右半





旨。仍是亘字。遂二於中。而之兩向者。變為之一向耳。玉篇宣有




古文宣。足知當作。但說文無從之字。故不破例補之。博古

圖。晉姜鼎宣作。

矛下補古文。○矛之古文。玉篇作。故知即。見前補

喬字下。

自下補古文。○岫之古文。从。阜有古文。而陳之古文

岫。陸之籀文。皆從。案之與之品同意。皆象山中巖穴

形非品字。戶則省之。籀文沿之。篆文厚卽臣。則又增單爲複耳。碣之古文。其右不知所從。左則阜字也。

五下補古文。悟之古文作。故億卽五。但文餘不殺似籀文耳。楚良臣余義鐘語作。是吾省口也。

下補古文。說云古文。獸下從。此亦篆說存也。桐柏廟碑獸字。三公山碑獸字。皆獸字也。竝從。




申下補古文。申之古文作。大徐本。四篇之古文亦然。誤也。五音韻譜本。朱竹君顧千里兩小徐本。之古文作。玉篇作。串








字作。亦可證。案下當再補古文。陳虹之古文所從者是也。段氏以說文無從。者遂改爲。體既小誤。又不可刪也。知者積




古齋。天錫。福從。又伯申鼎作。庚申父丁角作。與石鼓文合。皆當是別體。嘉禮尊。亦。釋爲神保是享。則從矣。甲午


簋。士。神。神。釋爲吉。錫明神。神鑿是德。蓋一句中重文。則作二於側。此則兩句也。故變其體而之爲兩體。明



矣。至於之古文。周公。鐘。元。衣。張仲。其。元。其。黃字。竝作。惟與系之古文相似。周公望鐘。元。吳彝。元。哀。無專鼎。頌

壺頌敦寰盤四器之元衣字竝作則之省也又與之篆文相似

酉下補古文○之古文汲古利改作非也玉篇作足知卽亦象尊壘中有酒形也

右所補者八十一文皆說文有正文者也故附列於艸部五十五文之後至於口字古籀文多作或作或作皆不足信故不錄也

本之古文作則象根形不得從三口根大則盤互之處有孔窮其下則銳故附象之

與十部字相似與前補疾之古文正同

劉○徐楚金疑義篇曰說文有瀏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筠說已見說文韻譜校

志○疑義篇曰說文有誌字而無此字筠案誌字在新附小徐存時大徐未作此書嚴氏謂新附在大徐前此亦一證也鈕氏樹玉曰言部詩心部意竝訓志志卽識之古文周禮保章氏鄭注志古文識白虎通禮樂篇引論語多見而志之

篆說文識職交易志當爲識之古文

志有職字可附由有考字可附而不列於前者以小徐業已舉之不欲以拙說與相擾越校領

此聚於

驛○疑義篇曰說文墉從驛省聲而無驛字筠案二徐本墉下皆云驛省聲豈驛之譌邪抑大徐以說文無驛字而改爲驛後人卽據大

徐本以改小徐本邪。鮮字從羊牛角。

希○疑義篇曰：說文有稀希等字，而無此字。或疑稀字從禾從文從

巾，文中皆象厯厯，稀疏兒。希字從稀省，亦未審也。筠案前說為是大

徐用其後說，非也。今說文希晞晞歛下，皆曰稀省聲，而晞晞係郝稀

締下，皆曰希聲，則改之未盡者也。昕下云讀若希，亦不作稀也。墨子耕粒為龍欣者

歐丁位田先生曰：欣與晞同，案此即昕之所以讀若希也。又象釋詁：欣與興也。欣義尚與興近。若興則安得有與義直以欣與與興皆雙聲字，可以為音，並可以為義，亦所讀若希之理。說文校議曰：希

卽蕭字。周禮司服則希冕注：希或為蕭，字之誤也。實則蕭希同體。筠

案益稷篇：締繡疏引鄭君說：締讀為蕭，蕭，緜也。司服注引書卽作希

繡，而曰希讀為締，或作蕭，字之誤也。夫鄭君說尚書，既破締為蕭，則

其說周禮也，必不以蕭為誤。然卽破之，而尚書本作締，引書必不作

希，不似今人自說而自據之也。且司服注又曰：皆希以為繡，又曰：希

刺粉米，兩用希字，而其義與蕭正同。又夏官弁師注：希衣之冕，五旒

其不以希為誤也。明矣。司服釋文：希冕，本又作締，竊謂作締者，正鄭

君之原本也。周禮與尚書同作締，故鄭君引書以證，而後正其誤曰：

締讀為希，或作蕭，字之誤也。仍謂當作希，蕭，而以締為誤也。習鄭學

者，直改周禮經文為希，乃倒注文曰：希讀為締，並引尚書亦改為希。

於是不可通矣。改易之迹顯然可見。非鄭君二三其德也。廣韻五旨
蕭下云。鍼縷所紘。周禮祭社稷五祀則用蕭冕也。詳其說是。隋時周
禮鄭注尚未改。陸氏在唐初所據已是。既改之本也。鏤橋所說正合。
而誤以鄭君爲誤。然非鏤橋不足開予心。安得不彌縫其闕乎。
詩采故釋
文編原本

又作蕭同。堆反。集韻五旨以蕭歸
希高一字。隋書有補冕印希冕也。

崔○疑義篇曰。說文有推灌等字。而無此字。當是推字之省。筠案。戶
部崔下云。高也都回切。小徐曰。今俗作崔。一人之說而不相應。或本
作當是崔字之省。而崔譌推邪。大徐本則有崔字。說曰。大高也。昨回
切。與崔義同音小異。而所補十九文初不列此。或其序所云集書正
副本羣臣家藏本有此字邪。催維皆從崔聲。

免○疑義篇曰。說文有晚晚等字。而無此字。脫誤筠案。錢竹汀謂免
免一字。然卽一字兩體。亦當列爲重文。終是脫誤耳。從其聲者。有晚
冕。繞。洩。鮑。勉。輓。七字。晚下云。從人免。夫人免。何義。豈亦順從。逃省之
義邪。殆本作免聲。或疑方矩切之不合。而刪之邪。又况輓。勉。二字。篆
從免而說。曰免聲。輓。母官切。勉。芳萬切。何晚從免而聲。與免近。輓。勉
從免而聲。又與免近也。卽曰此二字篆譌。則免從門免。婉從女免。皆

會意字。何其聲亦與兔近邪。恐錢氏之說不盡誣也。竊以片從半木。凡從飛而羽不見類。而推之兔免。究是兩字。免從兔省耳。既已逃兔。則人不見其全形。而省之太多。則人不知爲何字。故但省其尾。段氏謂不見足則非也。獨不見尤字。其足固何如者邪。

由○疑義篇曰。說文有油宙軸等字。而無此字。亦脫誤。李陽冰云。卽缶字同。今按古有由字。亦未審也。筠案少溫以缶爲由。與夢英以由爲由。正相匹敵。說文苗迪袖。笛笛。禺袖。卹。岫。宙。鼬。岫。岫。岫。岫。岫。皆從由聲者。加小徐所舉凡二十二文。豈應無本乎。曰。說文自有諸君不察耳。此弓部𠄎之古文也。𠄎下引書若顛木之有𠄎。𠄎而又云。古文言由𠄎者。此由篆之說解也。許君原本必出由篆。而說之曰。古文𠄎。又說之曰。古文尚書作由𠄎。旣說篆文。而說解又殘闕錯誤。不復可解。故小徐竝此刪之也。然則𠄎下云由聲奈何。曰。裘下云求聲。而古文作求麗下云麗聲。而古文作麗。與此正同。此眞段氏所謂妄人改者也。秬下云求象形。爲許君本文。乃求下不云古文。而云或作。又是妄改也。今案由字以會意定象形字也。與出生出同意。其形爲彼三字所占據矣。故從田而上出。田者所生之地。猶出從一生從土。

也。上出而無枝葉，以見其為細微之萌蘖耳。今文尚書作專，從弓，則再加一意也。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釋由，以宜釋儀，此與生同意之明證。玉篇有柚字，云木更生也。與由同。此雖由之俗體，然足徵由之為萌蘖，即足徵由為專之古文也。專下云木生條也。

廣韻與之重文作地集韻仍作柚似廣韻係寫誤。

𦉳 ○蔽從𦉳聲。大徐曰：說文無𦉳字，當是𦉳字之省，而聲不相近。未詳筠案。𦉳之或體聲從𦉳聲。𦉳從𦉳省聲。爾雅釋詁：𦉳，息也。釋文云：字林以為喟。然則𦉳固喟之重文也。玉篇又部有𦉳字，云苦懷切。𦉳息也。欠部又有𦉳，口怪切。太息也。案又者，手也。無由得喘息，義似作𦉳。為是，然而非字，終不可解。蔽之今字作蒯。玉篇：蒯，北朋切。斫也。更無從得聲。闕之可也。○六書正譌：蔽下云：𦉳象以手理麻形，似有理。然蔽固非麻也。其說曰：蔽，艸也。麻，𦉳之屬。管，蔽可以織席，可云證。龜成蛇矣。蓋先有理麻形之說在心。於是連蔽言管，以詩漚麻漚管黏合之。而曰麻，𦉳之屬，不知左傳管蒯與絲麻對言之。乃二物不可合。為一管，可漚蒯，不可漚也。吾鄉作豆油者，以蔽包豆，又以蔽作大繩，名曰緹。長者名連緹，與說文緹大索也。合但呼如根，不作古恆切。以

雙聲譌也。叢生葉長三尺許，較韭葉少闊耳。與麻絕不類，且字作蔽而取義於理麻，何其遼遠不相及哉。伯溫南人也，言北方物大抵揣度言之。○仲奠父啟，𦉳字釋為蒯，亦未詳所據。

奔○玉篇火部，奔下云主倦切，火種說文無奔字。𦉳下云闕，蓋從舟則與我義不協，焱又不，知何字，故闕之也。然𦉳併下皆云奔聲，𦉳之或體，𦉳併之今字作𦉳，與𦉳等字皆從朕聲。送從併省，籀文作遊，不省是展轉而從奔聲者甚多。何以本字顧闕邪？博古圖朕有𦉳，𦉳二體，考古圖𦉳作𦉳。○又目部，大徐新附朕字說曰：目精也。從目尖聲。案勝贖字，此兩字原本說倒今乙轉皆從朕聲，疑古以朕為朕，筠案勝贖從朕

聲而不從其義，既無以見其朕，朕之通，即曰由勝贖例推得之。則此二字與朕義無涉，正不知鼎臣此疑從何悟入。又案目部矐，盧童子也。矐，目童子精也。矐，目精也。朝鮮謂盧童子曰矐，是訓目精之字頗多。且遠徵於東夷矣。至若朕之為目精，或古無是語，即無是字也。許君不作矐，亦古無是語。趙高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必秦以前，即訓朕為兆。蓋朕我也，有我而后有人，有我而后有事，則朕固兆端託始者也。兆，即有微義。目精小而所施廣於兆，義有合，即

禾聲同法。𠂔非手爪字，乃是勿之反文，卽𠂔字也。知者，積古齋甲午
籀𠂔字。天錫籀𠂔字。曾伯𠂔籀𠂔字。皆釋作綏。𠂔從爪者，𠂔之省也。
博古圖齊侯罍鐘，差作𠂔，亦省𠂔爲𠂔。鄭邠叔綏賓鐘，𠂔釋作綏，則
綏之省文。從𠂔者，勿之反文也。小篆取配，始作𠂔。𠂔之聲似不
與𠂔協者，如唾從垂而讀湯臥切也。綏從妥聲，則復歸𠂔之本聲也。
𠂔○金部鑿下，引左傳𠂔而乘它車，今本作鑿，同音借用耳。說文足
部本有說，詳繫傳校錄足部跣篆下。

𠂔○𠂔下云，𠂔聲。大徐謂當從𠂔省，然𠂔卽𠂔之籀文也。則知𠂔亦
𠂔之篆文也。玉篇，𠂔步北切。黍豆也。𠂔丕力切。𠂔稜滿兒，廣韻廿五
德𠂔，蒲北切。黍豆潰葉也。廿四職，𠂔芳逼切。𠂔稜阻力切，禾密滿也。皆不
謂𠂔。𠂔同字。集韻二十四職，𠂔𠂔字，兩見，皆分爲二。其弼力切，內𠂔
𠂔下云，治黍豆也。或從禾，知大字作𠂔，從禾誤。再以筆力切，𠂔下云
𠂔禾下葉證之。更知從禾之誤。是惟集韻謂爲一字也。

𠂔○𠂔關𠂔皆從𠂔聲。玉篇同。瓜部，𠂔從𠂔省聲。第僅見說解中，尚
恐有改易矣。糸部，𠂔下大徐曰，今俗从𠂔。案𠂔及言部，𠂔皆余招切。
𠂔及𠂔部，𠂔皆以周切。𠂔爲𠂔之重文。音譌亦音由。惟𠂔與𠂔同音。

唐韻闕旨沈切說文韻譜廣韻並同玉篇之羨止究二切不可解若
 尤戾與蕭肴韻字多通不足為異系部或別有絲篆而今掄邪玉篇
 絲絲同字廣韻蕭尤二部皆收絲而遺絲集韻四霄絲絲竝出注云
 或作絲絲竝出注云古作絲欵欵竝出注云或作欵蹠及十八尤
 之邈皆與說文異是書所用者大徐本也而不同如此當再檢韻會
 曷○瑒搗鼓榻榻曷醞下皆云曷聲而口部有曷無曷手部搗亦曷
 聲小徐作搗云壽聲示部駟則云壽省聲然老部壽下亦云曷聲則
 壽省聲之不通可知矣玉篇有壽無曷壽下云誰也與說文曷誰也正同蓋如搗搗之比穆天子傳曷之人居慮郭
 注古疇字案曷下引虞書曷咨今本作疇說文校議曰廣韻十八尤
 引說文曷誰也又作曷則曷為正體曷為重文

晶○璠下云晶聲大徐謂當从雷省案雷下云晶象回轉形則鼎臣
 說亦似有理特是晶曷榻疊晶疊晶疊直書晶聲者甚多勳字則大
 徐晶聲小徐雷省聲調字大徐曷省聲小徐晶聲其重文譌字大徐
 本云或不省小徐本云調或從曷各自一律不能定其孰譌其說解
 曰累即曷之省功德以求福是聲兼義也固可言曷省然從晶得聲者甚
 多苟無此字則何似從晶聲哉且晶即今所謂藤也其物有縈繞之

義纍者索也。爲束縛之用。尊罍亦刻雲雷旋轉之文。然則從晶者皆取其回旋猶之從公者皆取層紮而高之狀。是不特從其聲兼從其義也。豈有非字而有義者乎。考之櫺下云。刻木作雲雷象。今日所存之古鼎亦多作雲雷紋者。察其形亦作回不作田。集韻雷有重文雷。今字則作雷。以及𩇛𩇛𩇛等字。大抵田回相間。晶蓋雷之古文也。玉篇雷部收晶字。云田間也。蓋別自一字。與此無涉。

一 以上十字無可附之正文。姑列小徐所舉七字之後。

中下云。古文以爲艸字。

𨇗下云。一曰此與馭同。

足下云。古文以爲詩大足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下又云一曰足記也是又以爲疏記字也。秦疏注疏皆可借

足矣。持古無疏名。故許君不云古亦以爲疏字。○玉篇全引此注。獨無或曰胥字一句。蓋是小注謂亦以爲足字句。別本作亦以爲胥字也。

𨇗下云。古文以爲頗字。

𨇗下云。古文以爲賢字。

𨇗下云。古文祓如此。祓當依玉篇作投。

𨇗下云。周書以爲討。

𨇗下云。古文以爲醜字。醜小徐作覩。非也。說見繫傳校錄。

隼下云。一曰鷄字。然集韻韻會皆作一曰鷄子。

爰下云。籀文以爲車轅字。

丐下云。古文以爲丐字。又以爲巧字。

哥下云。古文以爲哥字。

賜下云。古文以爲貨字。

顯下云。古文以爲顯字。

旅之古文。旅下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

鼎下云。古文以貝爲鼎。籀文以鼎爲貝。二貝字本並作貞。依茂堂楊齋改。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儉下云。古文以爲訓字。

臭下云。古文以爲澤字。

汙下云。古文或以爲沒字。

洒下云。古文以爲灑埽字。

且之古文。且下云。又以爲几字。

善之籀文。晉下云。一曰晉。卽奇字。晉。

以上二十三字通二十六字。乃古文通用者也。各依其以爲么字。

卽補列厶字之下。

說文無藏字。大徐新附。而曰漢書通用藏。豈經典藏字皆藏之譌邪。且案說文。腎。水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肺。金藏也。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胫。五藏總名也。此謂鳥倉。穀藏也。倉皇取而藏之。裹。一曰藏也。窠藏也。囚。下取物縮藏之。帑。金幣所藏也。亡。衰後有所俠藏也。區。踣區藏匿也。匿。藏也。嗇。來者回而藏之。璫。古者使奉玉以藏之。葬。藏也。窖。地藏也。匏。取其可包藏物也。府。文書藏也。庫。兵器藏也。廩。芻橐之藏。潛。一曰藏也。煮。藏魚也。戢。藏也。蟄。藏也。已。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已。陰氣已藏。凡卅見。而五藏庫藏包藏之義皆備。如果後人改之。豈應無一二未改者邪。或謂藏之籀文。壅。本從上。沒古刻。改從土。卽藏字。亦強爲之解。總之謂說文不載卽非正字而已。獨不見說文所載。正多不典之字乎。又說文無緞字。黑部黠下見之。吾欲輯見於序例說解者。分經典所有所無爲兩類。姑以此兩字發其端。○蓋許君錄篆籀所以存古說。解用漢字。所以適時。不可由隸生篆。猶不可改篆從隸也。吾旣因印

補

釜下云斤斧穿也詩釋文引作斧空也斤玉篇云斤斧空也空即孔

字讀者不解而改之然穿見周禮亦自雅飭在誤字篇

雨下補古文雨○本部從雨者凡四皆古籀文也玉篇雨古文雨在補

錢字條上

補正

輶以直木為之亦不須束玉篇之輶及說文輶字說之車竝當作輶

詩小戎傳曰一輶五束束有歷錄二音聲字條

積古齋吳彝𠄎𠄎字有三點𠄎字則無亦以地狹也然魯侯

簋𠄎作𠄎亦無三點又案𠄎所從之矩作𠄎從夫與規同亦異

文也十一葉後十二行

汗簡言字作𠄎即由𠄎變之而已令人不知為會意矣夢英書

貫休詩遂作𠄎更誤凡古文之不可解者可以此推之十一葉後十六行














小徐仍作𠄎鐘鼎皆作𠄎從古文卜也今𠄎與𠄎變𠄎同誤

十三葉支字條

金刻四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諸形十四葉前十行

煙下補或體𠄎○據籀文𠄎知左右可以交易十七葉前半底

此二條之闕

寅部古文上補籀文。夕部黃之籀文。夕既同篆文。知卽寅矣。改爲者。筠清館師寶父鼎作。積古齋戊寅父丁鼎作。繼彝作。寰盤作。皆上出也。貝部賈玉篇廣韻皆作。是其比矣。至于古文則積古齋甲午簋作。平安館丙申鬲作。或別有此體。或今說文傳訛。皆未可定。十八世後三行之後增此。

痛斥十九葉後三行

五帝本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正義引鄒氏曰。絺音竹几。反。案史記所用者。孟子之被衿衣鼓琴也。而趙注曰。衿畫也。爲天子被畫衣。黻絺繡也。趙氏不知絺紵雙聲。孟子借衿爲絺。又連裳言之。已是錯誤。僞孔作書傳。乃曰葛之精者曰絺。尤誤矣。史記所謂絺衣。蓋亦與鄭說同。十九葉後十七行增此。

釋木棧白桜。釋文桜本或作棲。字林人佳反。案妥蓋委之重文。或說文本收之委下。而後人疑而刪之也。妥從叒。差亦從叒。而齊侯甌差

作𦃟其𦃟與𦃟甚相似是以天官夏采云建綏鄭君据明堂位夏后氏之綏謂綏當作綏字之誤也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鄭注綏當作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注綏當爲綏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旌綏爲注旌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鄭君別綏綏爲兩字許君亦然恐委安本一字綏綏亦一字士冠禮玉藻之故書何以作綏夏采明堂位何以亦竝作綏不應說文如此之多也

二十二葉
綏字條末

說文釋例卷十四

安邱王筠貫山學

刪篆

說文兩見之字。大徐概以部分在後者為重出。何其不審也。許君於會意字。必列於主義所在之部。後人檢之不得。輒增於從義所在之部。此其所以重出也。茲以說文本重之三十八字列於首。而愚見所及附焉。其為段氏刪之而是者。與已見它篇者。不復書。

叡兩見於玉奴二部。玉部當依玉篇作齷。

藍字艸部兩見。後字當依玉篇作蓋。廣韻蓋下云。瓜蒞也。出說文。亦

确證也。右二字當入改篆欲重出者類。聚列於此。下文梘中款並同。

吁見口于兩部。當刪在口部者。于下云於也。與典謀於字同。不與毛傳于於也同。毛讀于於同音。明其為語詞。乃以今字釋古字。此則讀於

如本字。象氣之舒于。案鳥下云。取其助氣。故以為鳥呼。於即鳥之古文。可

知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皆古文。非借字。後人借于為語詞。乃加口

以別之。故與它字之兩從者不同。乃許君不以吁為于之重文。豈以

分用既久耶。何烏於則合之耶。玉篇吁在口部。與說文次序同。于部則無蓋剛之矣。○于之為吁。又可以芋

徵之。羊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羊。小徐曰：羊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筠案：許君說羊以大葉實根，而大義因之以起。小雅君子攸羊，毛傳：羊，大也。鄭改爲憮，許則宗毛，乃美而大之之詞也。

劇見刀支二部，其在支部者，爲戲之重文，當刪。戲，閉也。劇，判也。從刀與判義協，與閉義不協，且果有閉義，則於刀部劇下加語曰：或以

爲戲字足矣，必不重出。玉篇戲字注，不言亦作劇。

鞞見鼓革二部，在鼓部者從革，爲鞞之古文。段氏所據小徐本，革部鞞亦從革，知由鼓部迻補，當刪。愚案：顧氏鈔本，兩部皆從革，朱竹君

鈔本，則革部作鞞，鼓部反作鞞，則諸本異同，由寫者以意爲之，不可據也。據玉篇，當刪鼓部之鞞，說見同部重文篇。

柅字木部兩見，其爲屎之或體者，玉篇作屎，此與柔杼之爲兩字者同，不爲重出。

教見出放二部，當刪放部者，是部總數，它本皆文三。孫氏鮑氏翻宋本，皆云文二，知增教篆而未改總數也。它本改之，則泯其迹矣。玉篇放部，故下文或

在出部，其出部亦收之。

圭見出土二部，之部者蓋從古文圭省，土部者爲封之古文，又有古

文杜。圭蓋從土丰省聲耳。而其形不別。兩字皆不可刪。特以重出類聚。

尋見見彳二部。見部尋取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案此說謂見而後取之。故從見。云寸度之。亦手也者。寸從又。又即手。手所以取物也。度之也者。寸乃五度之一度。所以度物。此謂揣度。其當得與否也。彳部得行有所得也。從彳尋聲。此下出尋字。云古文省彳。案行有所得也者。猶云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重在行。故從彳。與尋義小別。

衆經音義曰。案衛宏詔定

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據此。則是衛宏始合二字爲一也。笠下云。從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案其下有重文互。與此正相似。乃從竹之下。不云從互。可以例知此字之誣矣。且云古文省彳。尤爲率意。古文在前。何由知小篆作得而預省之乎。說又見分別文。玉篇收之見部。亦不以爲得之古文。踞見足尸二部。當刪其在足部者。小徐尸部作屮。而曰一本從居。大徐作踞。用其一本是也。說文韻譜玉篇廣韻皆無屮字。集韻九魚始收之。卽據小徐本也。雖足部踞踞也。踞踞也。可證字之作踞。然踞踞也。正與尸部居蹲也。轉注可證足部當作蹲居也。卽可證足部踞踞也。之爲後增也。又足部跨踞也。此篆及說當刪去。而遂上文跨之篆。

說以居其位何也。自跲至踐凡八字同義。小徐跲字遠跳在前非也。以跨廁其間則不

倫。元應凡三引字林跨踞也。其一引之而云又躡也。此說文所以多

跨于躡字下也。其一先引說文跨渡也。而後引字林則知跨踞也。自

出字林以踞易居亦出字林。然無論渡也踞也。所說皆跨字。呂氏未

嘗改作跨。後人既多跨于前矣。即于此變體為踞。用字林踞也之說

竝改踞居也為踞踞也。因增踞躡也以相為連屬。然玉篇廣韻皆無

跨字。亦足見其杜撰矣。抑此渡也當作度也。疋部過度也可證。後人

以度越與制度疑似。加水以別之。實非涉水也。足部越度也。文選陸

士衡赴洛詩注引越渡也可證。彳部倚舉脛有渡也。玉篇亦云舉足

以渡也。而釋宮釋文引說文舉脚有度也。其以度為正亦視此矣。

吹字兩見於口欠二部。當刪欠部者。玉篇收之口部次序與說文同欠部則不收。

歛歛二字皆兩見於口欠二部。竝當刪其在口部者。玉篇嘯字注中不見歛字。勅字注云亦作歛。欠部譌作歛云於

糾切然見幼乃或功字。從之即不得於糾切。

右見口又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兩部皆收。次序亦竝與說文同。

美見厶羊二部。當刪厶部者。玉篇羊部美有重文美。厶部美下不出

美。而注中見之。集韻美下有誘誦而無美。

難見艸火二部。大徐以火部爲重出。案火部難或係譌字。廣韻二仙如延切內有𩇛字。注引石闕銘云。刑酷𩇛炭。其次此字也不與然燃相繼。而玉篇艸部難下云。艸也。又熱也。恐說文火部難爲後人增。而孫強輩卽據誤本說文。而增熱也一義也。正不敢必其爲𩇛之譌。直刪之可也。集韻以然𩇛爲一字。難鷄爲一字。廣韻有難無鷄。注竝云艸也。無熱也之說。

愷見心豈二部。當刪心部者。玉篇心部愷在快下。與說文心部次序同。豈部收凱字。云。凱樂也。或作愷。似說文豈部之愷。係凱之譌。然非也。豈愷古本一字。後乃分用之。故許君收愷於豈部。而不以爲重文。豈下云。還師振旅樂也。此義周官大司馬作愷。愷下云。康也。與爾雅釋詁同。而詩魚藻則作豈。此古本一字之證也。春官大司樂樂師皆言愷樂。釋文不言有作豈之本。或鄭君時已不知豈爲樂名。眡瞭之愷樂。釋文音洛。與說文愷康也相應。夫樂作則人喜樂。故豈爲樂名。卽爲喜樂。中古欲其有別也。故喜樂之豈加心。既加之後。而樂名因亦作愷。故許君必爲之區別也。樂名之義少見。故玉篇以豈爲語詞。用後世之訓。其部中收譏凱二字。則樂名及快樂也。何以統攝之乎。

小徐本祇字下引愷風亦不作凱。

恁見心食二部當刪食部者。

愷見心口二部經義述聞曰心部愷當依玉篇廣韻改作愷案玉篇愷先歷切愷也憂也廣韻二十三錫愷先擊切敬也。

沿兩見於水部據大徐說以沈之古文沿為重口部則是其字本作沿又是兩見水口二部矣然無論誤否總當刪沈之古文以口部沿

下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既已深切著明也從可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別有說解後人合併之多所刪也。玉篇水部沈無古文沿下亦不云同沈口部沿亦不云沈之古文

漣見口水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但收於水部云吐過切與唾同又土木切水在河西

否見口不二部當刪口部者抑又有疑焉干祿字書出否否二字云

上可否下否泰余秋室跋謂宋李文仲已指其謬又引吳任臣說謂

見宏明集今案玉篇分毫字樣出否否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

鄙反屯否竊疑顧氏顏氏所據說文或不部之否本作否乎從不從

短羽之几或縮之而為否或改之而為否乎。此說大抵不然姑存之以備補發○玉篇兩部皆收在口部者次序與說文同

孛見𠂔手二部大徐以手部者為重出非也𠂔部者云𠂔或加手他

重文下無言加者足知非原文也。

拳見韋手二部當刪韋部者即其作拳仿隸作篆亦知爲後人增也
玉篇韋部
注中見之

溼見水土二部當依玉篇刪水部者

章爲部首而又見土部玉篇以兩義皆係諸部首下則當刪土部者
數見支土二部大徐支部無之而土部加注云支部有數比重出則
是今本脫遺也及古後補於部末當刪土部者如歎爲嘯之籀文而

在欠部也玉篇土部琅注云補文
作敝而出敝於土部

螫蚌二字皆兩見於虫蟲二部虫部之蚌係及古後補然玉篇引說
文以蚌爲螫之古文不以爲蟲之古文然則虫部螫蚌並當刪也據釋
蟲

蟻食根蟲兩處釋文知唐本說文蟲部有螫蚌無注氏第
以蟻爲蠱之重文而不言蟻爲螫之字亦殊訛也

椶見木金二部當刪金部者

輟見車网二部當刪网部者

院見宀自二部當刪宀部者寘周垣也院堅也後人以院爲寘故附
寘下或謂自部院從自完聲宀部院從宀阮聲亦強爲之解也玉篇寘下
云或作院

院下云
亦作寘

示見子人二部當刪人部者而正子部示下之古文孟爲古文保玉

篇是也。或謂以孟為是則宗系可從孟聲于

劃見畫刀二部當刪畫部者。案畫之古文作番。而又有古文作劃。是從番而加刀也。界畫不宜用刀。刀部劃字之上為割。勢二字。割下云。剝也。勢下云。剝也。劃也。可知在刀部為正。而畫部劃小異者。此迻之者。用為古文。即字形從古文番耳。不足為疑。即劃亦兼從畫義。而刀為主義。畫則從義也。

見元申二部。元部當作𠄎。說詳繫傳校錄。

不見豕亥二部。豕之古文。玉篇作𠄎。與說文同。亥之古文。玉篇作𠄎。與說文異。似當作𠄎。從夕無義。且大徐作𠄎。說曰與豕同。小徐作𠄎。朱竹君韻十里本皆然。及古休之別改。篆近作𠄎。豕者。皆與古文近。說曰與豕同意。尚未知篆文果同與否。未敢議刪也。積古齋作𠄎者。與小

女部變字重出。汲古本五音韻譜皆刪媯之重文。說已見前。

言部繼字之後。既出誤註二字。後文論字之後。又出之。毛本刪為下者。然合併註下之圭聲佳省聲。則又漫無決擇也。

欠部之款。本不與喜之古文款同。毛本利改為一字。非也。

開字在門部。而毛本又補於木部。不分主從矣。本部自釐至菜三十七字。朱竹君本。朱文藻本。注刻本皆無。顧本則有開字在其中。

毛氏傳未益亦有之故補之也

鳴下云渴鳴也。段氏疑注。吾並疑篆所引之曷旦盍旦可旦皆可信也。兩字為名。其義並見。猶之寒號蟲。設加鳥旁。豈可通哉。

亦作鳴可知唐初說文本尚無鳴字也

月令曷旦釋文云曷本亦作號尚不云旦

鱸字當刪。爾雅鷺鷥以鷺一字為名。下文鱸鷺也。正與爾雅合。是不

當有也。且漢時或有此名。亦只當云盧鷺。盧者黑也。鷺之色黑。

駁下云駁鷺也。一曰駁鱸也。漢書上林賦作交精。然則亦當作交盧。

目部說中。盧字一見。精字四見。皆謂眸子。即睛。矐之正字也。謂之精

者。人之精神。注於眸子。謂之盧者。盧黑也。韓盧即韓之黑狗。盧龍即

黑水。眸子之黑。深於黑精也。爾雅鵙鷺。鵙既從鳥。斯交精不必從

鳥。猶蠖銜入耳。入耳亦不從蟲。刁鶴剖葦。剖葦亦不從鳥也。鳥鵙以

傳枝而孕。鼉以雄鳴。上風鷓鳴。下風而孕。或鴉亦交睛而孕者。與俟

考。鳴及此二字。恐當爾雅既增偏旁之後。校者即孱入說文。

鷓下云鷓風也。繼以鷓鷺鷺三字。鷺下引詩鷺彼晨風。羽部翰下云

一名鷓風。御覽引作晨。案秦詩晨風篇釋文亦作晨。不云說文作鷓。

而云鷺。說文作鷺。則說文鷺篆誤。而引詩作晨。不誤。釋鳥晨風鷺釋

文晨本或作鷓亦不云說文作鷓則說文無鷓字可知也由此知說
 文鷓鷓鳩三字原所以釋秦風而詩先言鷓說文先言鷓者毛傳晨
 風鷓也鷓是物名先解其名而後歎可說不似說經者之依文訓義
 也苟晨本作鷓則當先出而說之不當以毛傳之鷓踏經文鷓之上
 也繼以鷓字者爾雅疏引舍人曰擊鳥也蓋本作鷓許君所說者舍
 人注也說晨風既畢而後說疾飛兒之鷓於文順也寫說文者據爾
 雅或本改鷓字說斯後人增鷓字所幸歎下引詩猶未改也則鷓字
 當刪蘇武詩古詩十九首皆作晨鷓詩外傳亦然未必齊當詩有作鷓者

肉部脆在脆上案脆即脆之俗字也當刪廣韻十三祭脆此芮切引
 說文小與易斷也脆同上又七劣切十七薛脆與而易破玉篇說同
 十三祭小宗伯注今南陽名穿地為窰聲如腐脆之粹釋文出脆之
 脆而說之曰七歲反舊作粹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
 有脆字音十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脆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
 有粹音卒粹者牛羊脂脆者與易破恐字誤筠案說文脆脆相連而
 陸氏云字書無此字則後人增脆于說文可知玉篇已引說文脆字
 蜀都賦李注亦引之但小作少為異則玉篇為宋人改易可知不但已也諸書引說文皆曰從晨惟大徐本作从而玉篇同之且玉篇詞同說文而不冠以說文者多足正今本之誤其冠以說文

者多同。今本考朱竹垞序，其書得之汲古閣，並取聚傳類篇汗簡，錄補旁借曲證，恐毛氏張氏皆有改易，當求明刻本質之。

蓋周禮注本作腐臙之臙，陸氏作臘。

之臘，則已改之本也。今本作臘之臘者，蓋校者見兩本不同，欲存其

異文，故上字用臘之俗臘，下字用臘，即陸氏所謂舊作臘誤者也。玉

篇廣韻皆無臘，方言曰：榆鋪臘，恆帳縷葉輸毳也。經義述聞說之曰：

毳，古臘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作臘。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為

臘。筠案老子音義，臘，河上本作臘，則知臘者古字也。作毳者，省借也。

又本作臘，則已改者也。鄭君在漢末尚不作臘，況揚雄在前漢。荀子

在周末，其無臘字可知。許君為鄭君前輩，安所得臘字而收之？且其

篆從色，非從絕省，即其篆文之譌，亦可知。為後增矣。國語韋注：苦臘

也，恐亦非。原文說文人部，然意臘也。廣韻然字兩見，一引此文，一云艸部荅芥臘也。

臘當作臘。晁說之云：唐本說文，荅初劣切。集韻十七詳荅，殊悅切。與臘曼韻，黑部纂

讀若以芥為齋，名曰芥荅也。纂初刮切，與荅雙聲。集韻十七詳纂，則劣切，則亦曼韻。故讀如

之，而荅下亦改為芥臘也。魚部鯛，魚骨崑臘也。玉篇：鯛在後增字中。

云：魚名，廣韻同。知此篆即可疑，不獨說解也。集韻荅下收，臘臘為或體。

豆部六字，粒與豆同。蓋彛以類似附及，此其次也。乃以荅登從後世

穀名之豆者，介乎其間，次第殊為不倫。茂堂謂二字為漢製，是也。當

刪。秦以前由古籀生篆。其理順。漢以後由隸生篆。其理逆。許君敘言所本之經皆古文。豈有闌入後世字之理。即糸部弒下云樂浪挈令。觀其文法。知非後人附益。然亦當刪也。令甲必用隸楷。是亦以隸生篆。玉篇弒字亦在後收。雖未敢議刪。究可疑也。

覈之或體覈。當刪。從雨何義哉。正如霸字譌為霸矣。皆不知六書者妄作也。玉篇亦不收。

匕部匙。當刪。古人名匕名杌。豈有匙名。經無此字。而見於方言。則是漢人名之。因造此字。實則匕匙一聲之轉。其聲既變。即加是為聲。以別之也。增字者必附其義近之字。故此字率加於首。與部首相承。而說之曰匕也。不知許君先言相與比敘。即以匕之訓相次者承之。伎頃二字。乃匕杌譬況之義。印卓又以匕從反人。直由人取義。見字與相與比敘之義正相反。故在末耳。增此者可謂鹵莽也。玉篇匙有重文。疑次序在後。不似說文之在首也。包部胞字當刪。說文之勺。今之包也。故以包裹說之。說文之包。今之胞也。其說解全是胞義。玉篇包下亦沿用其義。而又曰今作胞。則胞之不出說文可知。彼增胞者。不敢目為包之重文。而別為訓釋。亦可

見其讀說文未貫通也。

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引周禮膳膏鰓。案鮭鰓與鮭腥同音。腥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以豕膏說臊。本之鄭司農。杜子春以爲犬膏。而以膏腥爲豕膏。許君又改爲犬膏。則鮭腥二字。誠許君所收也。鮭鰓二字。當爲後人羸入。鮭下云魚臭。尚合。鰓下云鮭臭。混鮭鰓而一之。何其支離也。蓋將別爲說解。則與從魚不合。故沿鮭字爲說。支綴其詞。然魚固無由鰓也。豈非因鮭作鮭以爲魚臭之專字。即因鮭作鰓。比而同之。不顧其安乎。所引周禮。仍是豕膏。初非魚也。且是以意爲之。周禮釋文亦不言有作鰓之本。○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牀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然則腥臊羶香。皆美臭也。故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而廂狸蜚皆變其名。羶臊腥則不變。是美惡不嫌同詞也。若特爲魚製鰓字。豈不多事乎。則羶何不別製乎。

逸篆

會意字必兩從。入於主意所在之部。乃正例也。然有一義委曲難明者。許君卽變例入其部中。以取軒豁。如甑不入臼部。

而入疋部。頃不入頁部而入匕部。以頁頁之義。易見疋匕之義難明也。列文變例篇中。已具言之矣。惟其中容有當入主意部者。且有似許君誤解者。姑獻其疑。竝好古君子要刪焉。吠字當入犬部。鳴字在鳥部。是其比也。惟是說曰。從口犬。文法不甚通。恐是從口友聲之譌也。段氏引字林作咬。繫傳曰。會意。或云從犬。案當作或云從友聲。蓋經典皆作吠。因改說文。而別本之從友聲。僅有存者。小徐姑存其說也。

易字在勿部。似當入日部。其說字形曰。從日一勿。即不甚可解。勿者旗也。將謂一旗展於日中邪。六書正譌謂。會易以天地之氣言。陰陽以山水之南北言。頗有理。竊謂從一者地也。勿非字。祇象易氣鬱勃湊地而出之形。日屬陽。又必日出之後。易氣乃可見。所謂狂夫見之。以爲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者也。舍晦即不見矣。

弱在多部。似當在彡部之末。其說曰。彡象毛。麓。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彡。案彡非字。不得言從。故疑其當從彡。彡者彡也。蓋謂弓之有力者也。迨其敝也。膠解筋散。狀如毛麓。故以兩彡象之。與部首以相反爲相成也。凡相反者。定在部末。

竊疑說文弱字斷闕。後人誤入彡部。說解亦所自作。故云。故從二彡。彡非字。而以彡文許君無此例也。

皿部醯字。玉篇在酉部是也。皿部皆械器。醯乃酒類也。說解中皿器也。三字亦可疑。將以部首說云。飯食之用器。故加此句以別之。邪則部中單訓爲器者正多。且有負戴器。固不第飯器也。若在酉部。則此三字尚可通。或說文爛捩醯字。後人掇拾於此。酉部醯醢醢三字。皆可從皿從酉。而以央必右爲聲。而不入皿部也。卽醯字可知矣。櫛之或體積。案龍賣聲不近。玉篇襦市欲切。與襦市玉切合。長襦也。連賈衣也。積同上。此下繼以襦字。云袴襠也。跣袴也。亦與說文不同。袴或卽今之套袴。祠同上。然則積固非襦之重文也。集韻三燭襦。殊玉切。重文作襦。積引說文短衣也。然則積乃襦之重文也。然短衣與玉篇之長襦相反者。雜記上子羔之襲也。繭衣裳。鄭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繭爲繭。孔疏謂衣裳相連。而繭續著_下之也。說文繭袍衣也。設襦卽是繭。則鄭不言大猶襦本短衣。玉篇加言長也。蓋襦製如襦。其連裳爲之。如深衣者。則謂之大襦。故玉篇云連賈衣也。是知積當迻之襦下。


鹽部鹵字。玉篇隸鹵部是也。然玉篇亦不與着鹹相繼。或是後增字。鹵莽者。增入說文。遂誤云從鹽省。然鹵部卽在鹽部前。不知何以如此粗疏也。似古無此名。故疑古無此字。

孫在系部似當在子部如係字亦會意而入人部是也然係者絜束也系爲主人爲從尚可入系部孫則子爲主系爲從也

鳧在几部案此字以鳥爲主意當入鳥部卽云几訓短羽與鷺之不能飛者近因以几爲主意鳥爲從義則鷺不已入鳥部乎鷺與鷺皆鳧屬不皆在鳥部乎猶可曰此數字皆形聲不得不入鳥部也然鳧下云舒鳧鷺也從鳥几聲則其乖刺亦有數端鷺下云舒鳧也其說甚是而遂以說鳧字則不可春秋繁露曰鷺非鳧鳧非鷺也案鷺形似鳧而不能飛故曰舒鳧猶鵝之名舒鴈矣鳧自是水鳥今呼爲水鴨者也而用尔足全句曰舒鳧鷺也彼本說鷺此則說鳧如此立文旣似以鳧爲舒鳧又似說鷺而於鳧無干也其誤一說文通例隸某部者必從某部之義卽會意兼聲而聲卽爲本部首者則亦先表其義而後及其聲如否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亦聲是也以此例推之亦當云從鳥從几几亦聲而乃曰從鳥几聲也其誤二卽此云几聲尤知其當在鳥部矣

几部也字下小徐本云一聲全書無此證語

否則說文漏鳧字後人補

之
旬在勺部案當在日部日其主義也且以古文徵之云從勺聲則

旬乃勻省聲。非會意字也。此因旬字以二字分於日之上下。有似𠄎字。遂爲所蔽耳。言部旬從勻省聲。而籀文作旬。不省目部。旬亦從勻省聲。皆可證。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云。旬均也。讀如罄。罄原隰之罄。易坤爲均。今本亦有作旬者。金部古文鈞作𠄎。儀禮。今文絢作約。然則古人借旬爲勻。則旬之從勻。不亦宜乎。

遠。𠄎部弗下云。橋也。從𠄎從彡。從韋省。案𠄎爲右戾。彡爲左戾。與橋意合。而韋字篆作韋。古文作𠄎。省之皆與𠄎形不相似。豈如弟之古文𠄎。從韋省。小篆𠄎。卽變爲𠄎。邪。然亦彡爲韋省。而非第指其𠄎爲韋省也。竊意弗字當入弓部。而說其義曰弓檠。說其形曰從弓。人象形。說其音曰讀若彌。何也。彌之古文作𠄎。從弗。詩頌佛時仔肩。孟子拂士。皆從弗。皆作彌字用。與許說橋也正合。而彌之所以從弱者。蓋亦與弗從弓同意。秦風之閉。蓋弗之借字也。毛傳。閉。紲也。釋文引鄭注。周禮曰。弓檠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疏曰。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筠案。今日藏弓。事正如此。而弗字之








形正與之合。弓檠所以備弓之枉撓。是橋拂之義也。是卽輔弼之義也。知其當讀若弼者。大部爺從弗聲。讀若子違。汝弼。韓詩外傳引詩弗時仔肩。案許君說爺曰大也。與毛公說佛曰大也同義。鄭箋則曰佛輔也。釋文謂鄭讀若弼。然則韓詩作弗者。借弓之閉以爲人之弼也。毛詩作佛者。加人。以爲人之弼之專字也。許君又收爺者。或出齊魯詩。大亦人形。從大猶從人也。




改篆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改者多審細。而艸率時或不免。余寡識學殖。尤陋。謹即其有據者改之。所改與段氏同者。或別有發明。乃錄之。然隨手札記。亦或忘段說而與之複。幸世之君子覽而正焉。

艸^上與^上當^上作^上。艸^上與^上從^上者五字。艸^上與^上皆不^上譌。從^上者六字。艸^上與^上皆不^上譌。從^上者一字。艸^上與^上亦不^上譌。當依此五字。正彼九字。蓋^上介從六。六篆作^上。從^上入。雖作^上介與他達切之介疑似。固猶是從^上入。從^上若作^上。則與楷書^上作^上亡。變入爲^上者類矣。○金刻作^上介不作^上。若^上之古文作^上。而^上與^上字從之。則作^上。凡從貴者皆同。以物形論之。

既爲一物，不當斷絕也。然巢亦一物，亦從日也。然則𠂔之變爲𠂔，得無因𠂔之隸變爲𠂔，與𠂔篆同形，因連之以爲別乎？五音韻譜作𠂔是也。

𠂔下云元聲誤也。𠂔之古文作。其部中有寔字，說曰：𠂔者如車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以此推之，則牽篆當作，乃從玄意兼聲，非從元聲也。殆校者忘玄字，改從玄爲元聲耳。又案寔下云：從𠂔引而止之也。此乃兩句引而止之謂也。既非莫狄切之，則非字也。非字則第可解其義，而不可出其字，故引而止之。上不出字，此必許君原文，校者疏略，故未妄增也。牽下說云：象引牛之縻也。其義本與寔近，而其文法又同。象引牛之縻之上，不得如小徐加字。

言部𠂔，說文韻譜作是也。此依楷法變之耳。沂字說文作，亦可證也。訴下云：斥省聲，亦當作席聲。其重文憩，謝所從之朔，亦由得聲也。訴旁直是斥，不當言省斥，乃尸之譌，又無從得聲。

訟之古文，谷古音裕，聲本不諧。況玉篇作，似篆本作，公從八而此從，八公意本近，否則從言從八從公，公亦聲也。八訓別與訟

義合。抑或偶於八上加八。重疊以為裝飾也。此字未可遽改。存之以

備觸發。金刻公有廿
廿六二體

𠂔之重文。𠂔從兩手。恐篆本作𠂔。反一手以見意。與𠂔分隸省耳。其

形自同。此乃以會意兼指事字也。若直從兩手。則汗簡拜之古文。𠂔

亦是兩手。其為所事何等。未可知也。說文雖從二臣相違。北從二人

相背。此例頗多。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𠂔字。度尚碑八分。𠂔字。吾

皆愛之。獄從𠂔。乃見兩犬守護之意。雖作𠂔。乃見兩鳥相悅之情。非

取字形配合可愛也。○齊侯鐘鐘拜作𠂔。汗簡似誤。

鬲部許各本誤從中。段氏改之矣。其改食部。錫為錫。尤為卓識。

𠂔當作𠂔。說云。氣上出。則。不當在旁。小徐說解中皆作𠂔。

玉篇亦然。

經義述聞曰。說文目部前有昧字。目不明也。字從午。未之未為聲。玉

篇音莫。蓋切。後有昧字。目不正也。字從本。末之末為聲。玉篇音莫。達

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昧。肺昧。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昧。目




暗也。入聲第十三部。昧。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蓋昧之言昧

也。說文。昧。闇也。玉篇。昧。莫潰切。正與目暗之昧同音也。昧之言眊也。





說文眇目不正也。玉篇眇亡達切。正與目不正之昧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昧。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昧。右畔誤寫午木之木。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明。筠案此蓋明人或毛斧季筆據今本說文改之。而莫達切之音尚不誤。可據廣韻。昧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吳郡賦注引昧目不明也。門撥切其字又訛從日。明當作𠄎。依悤字而略變之。蓋目字象形。不必兩也。𠄎則會意。不如是不足見左右視之意。博古圖有𠄎𠄎兩體。竝釋爲瞿。段之重文。段當依玉篇作段。但多一筆。其餘皆同也。段之從阜。耑省聲也。段字乃不分段。段者所改。彥當作彥。今本以其目連書直下。非也。而鐘鼎亦多作彥。省其目。雀鴛二字。說文韻譜作翟鴛。是也。玉篇翟鴛。母即雛也。或作翟鴛。鴛也。鴛音奴。鳥名。不收雀字。廣韻鴛鴦也。翟上同。不收雀鴛。月令田鼠化爲鴛。鄭注鴛鴦。母疏云鴛鴦。母爾雅文。今此註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釋文鴛音如母無也。蔡云鴛鴦之屬。又出母無二字。宋本作母無。爾雅釋文鴛音如鴛字。或作牟。音謀。母如字。李音無。舍人本作蕪。然則鄭注本作母無。爾雅本作牟。母許宗爾雅。而母譌母也。呂覽

淮南子並作鴛。集韻翟鴛下引說文韻會六魚鴛下云。說文本作翟。牟母也。從佳如聲。又云。今文作鴛。則是黃氏所據本無鴛字。


離有或體隼。玉篇鶡下云。或作隼。案此蓋古文作隼。後加鳥旁。說文之離。小徐韻譜作鶡。是也。後人多見離。少見鶡。遂譌耳。離字蓋後人所作。不應見於說文。佳鳥兼從。將介於長尾短尾之間乎。小雅翩翩者離。釋文云。離本又作佳。陸氏所謂又作佳者。殆古本乎。佳聲即安得思允切。抑此隼聲。亦衷從求聲之比。○大戴禮曾子疾篇。鷹鶡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案鶡即鶡。



鳥之古文。當依汗簡作。然當作。其一頭兩翅並同。惟足分有爪無爪耳。說詳說文韻譜校。且書中從然者多作然。亦當補然字。兩翼又各省一筆矣。不可如然之右翅省。左翅不省。無此鳥也。然秦碑即作然。則此字之譌久矣。




















骨部髀之古文。玉篇集韻皆作踔。是蓋足譌也。







肉篆作。與日月字混。朱文藻繫傳攷異作。是也。繹山碑作。日月作。苟有別焉。亦可從也。

腆之古文脊。玉篇作脊。重並異耳。段氏曰。從日蓋誤。








狀之古文  玉篇作勳則是字本作勳也。集韻作勳則所据者如今本。

 當依集韻作  從匚不從匚餘見誤字篇。

箕之古文   五音韻譜作   皆譌也。當作  上象形下從  兩手簸之也。  小徐本云籀文是也。  全象箕形。  則割裂上半以爲儿籀文漸多不顧其安。又與石鼓文之算相似。故知之。小徐以  爲古文則又誤也。  由古文  而變  卽由古文  而變耳。變  爲  至爲  莽與  變爲開相似。遂爲變篆爲隸之先聲。如隸作是是也許君說算字曰下其  也亦近望文爲義。算不須用物薦之。

異當作  從鬼頭之由得聲。乃從  者如鼻算竇瘕之類。上有所承斯作  不便變而爲田。猶之可也。若異  二字何妨存之以爲餼羊。今惟  從由卽從畏  二字者其誤亦猶此。

巫之古文  下半似艸似  非也。當依  字改從  。

甘部  當據繫傳音歷改爲  雖金刻蔑曆字邑  趨  皆作  椒  卣作  其甘小變上半皆是麻非麻非字且以歷推之亦可見讀若函似亦非是。阮氏以歷字代之以密勿說之。蓋蔑曆皆

假借字。雖非雙聲疊韻。然形容之詞。音必相近。函之於蔑。其音太遠。似阮氏說是。

豆之古文。豆。段氏據小徐本作𠄎。案不應上出。當依玉篇作豆。口者。豆之腹也。一者所盛之物也。小篆迻其一於上。如皿之一在皿上也。餘則古文篆文並同。見異而遷。不加精思。未有不誤者。豐之古文。豐。玉篇作。其亦可證。○金

刻有豆及豆。

𠄎之或體。盞。當作盞。說詳繫傳校錄。

𠄎當依食部諸古文作𠄎。乃足象穀在裹中形。篆文起筆上出。與𠄎

同誤。又曳其。而長之。遂似白字。非也。或曰不嫌於日部之𠄎乎。曰

日字古文以說文韻譜作⊙為正。今本古文作日。毛本作⊙。五音韻譜從古文

者作⊙。金刻從日者亦多如此。皆非也。日形非橢圓。⊙又似日中有黑子。是禛祥也。

倉字亦可證。五音韻譜作倉。乃依食字改之。非也。而食部諸古文。段

氏皆改從倉矣。不潛心也。夢英作倉是。

章之古文。𠄎。從日。非也。玉篇亦誤。巾部𠄎。從𠄎。中從○。是也。

革。𠄎。皆從○。象形。故知之。𠄎。𠄎。小異不拘。

𠄎。當從𠄎。凡從參者。從○。不從𠄎。𠄎。𠄎。𠄎。字。放此。段氏全本皆作

𧈧矣。想情人作篆未檢改也。

𧈧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𧈧_𧈧字。蓋_𧈧本作𧈧_{師寔教器蓋若}。象木𧈧字形。

若字蓋亦作𧈧_𧈧。即𧈧之重文。加口者如𧈧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

之𧈧木。它書作若木。並非同音假借也。即其籀文_𧈧。亦當作𧈧_𧈧。

是以玉篇_𧈧下有籀文_𧈧。若下亦有籀文_𧈧。足知_𧈧若之為一字。而

𧈧作_𧈧之非誣。而_𧈧作_𧈧之非皮傳也。蓋漢人猶多作_𧈧。是以八

分桑字作_𧈧。隸辨引二文無作_𧈧者。集韻類篇桑古作_𧈧。並足徵也。

_𧈧變為_𧈧者。猶艸變_𧈧。曲者直之也。若又字變為_𧈧者。則_𧈧

變_𧈧之外無有也。說文收若於艸部。從艸右聲。亦似誤。虫部_𧈧下云

若省聲。或當作_𧈧聲。○博古圖_𧈧皆釋為若。

晉當作_𧈧。繫傳考異不誤。籀文_𧈧即可證。

𧈧當作_𧈧。從六篇普活切之_𧈧。非七篇匹刃切之_𧈧。

晶當作_𧈧。且當為星之古文。許君誤。然星下云古_𧈧。復注中_𧈧。故

與日同。亦足徵也。特_𧈧。而注中亦非日字。○為定形。月_𧈧等字不

足據。況_𧈧。定當從肉。將又謂_𧈧亦肉之變體乎。

𧈧當作_𧈧。乃一極兩字兩牆之形也。古籀文之從_𧈧者。乃斷_𧈧為

門又連門爲門也。直成莫狄切之門矣。說解云交覆者對广祇一牆而言而广亦當作广。惟留字是玉篇冢寓二字無首筆。餘古文皆從山。知是時誤者尚少。當一切改之。積古齋諸鼎銘寶字多從門。大壺叔臣爵。泉伯彝。吳禾彝。自彝。寶字皆從介。向彝。向字同。尤象屋形。由爲鬼頭。而鬼部字皆從由。是從由矣。由部所轄三字亦誤從由。𠄎不當作𠄎。五音韻譜不誤從𠄎。不從𠄎。

豕下云繫二足。如篆是繫三足也。當作豕。豕亦當作豕。凡絆畜之足者皆絆其前兩足。事理有其至當。古今不能異宜。

希部繇之古文羽。當依玉篇作羽。繇從篆文希之二。羽即當從古文彖之二也。玉篇古文彖作彖。則亦誤。當作彖。又疑當改彖爲




彖





正文作彖。非此依目錄。


下云與禽离頭同。内部禽下又言之。蓋謂同其凶也。以古



文兕推之。當本作兕。禽出也。亦本作兕。由中斷之則爲凶。由兩旁斷之則爲凶。是以不同。而凶又變爲四。乃全不相似矣。石鼓文禽出字。禽彝作禽。太祝禽鼎作禽。其凶皆連而不斷。可證。象四足一尾。而兕兩足者。此疾走象也。走既疾。則恍惚祇見其兩足。犬兔皆

善走皆象其兩足。豈可曰犬兔從儿乎。而兕下說曰古文從儿。必望文爲義者所增也。

馬之籀文當依說文韻譜作。又玉篇先列影籀文。後列影古文。當依之。○再以駟之籀文。亦誤。例推之。馬之籀文似當作。而說之曰籀文。再出影。而說之曰古文。馬與昜同。有髦。其意若曰古文亦同於籀文。但有髦爲異耳。不然篆文馬亦有髦。但連於首耳。非無髦也。若籀文亦有髦。則三文所同。何以特記之曰有髦乎。然又恐駟字用爲偏旁。以地狹而省髦。亦未可知。姑發其端。以待決擇。玉篇之影少尾不可從。

薦篆誤。金石索。天乙閣藏石鼓文。薦字作。繹山碑作。當合兩文。而作出。既云一角。則石鼓但有兩耳。非也。其喙與胸當如鹿足尾。則改不改皆可。且知乃籀文。薦說文失收。


鹿當依石鼓文作。歧出者角也。角之外兩耳也。其上揚而右向者喙也。向左而下迤者項與胸也。說云鳥鹿足相似者。鳥二足而篆似一。鹿四足而篆似二。非省之也。善飛善走者足必屈。屈則相竝時多。見其仿佛而已。故不似馬象之類。平列四足也。


石鼓文作。下半與鹿同，亦有脊有尾。又案石鼓字甚明，劃說文無之。玉篇生冀切，獸似狸。


𠂔當作𠂔，反一犬以見相齧之意。獄獄當作，乃足見伺察守


護之意。吾於西嶽華山廟碑額字知之。○字見博古圖。

熾之古文，說文韻譜作是也。五音韻譜尚近之。汲古最謬。段氏


自造古文，多歧亡羊矣。玉篇作，故知小徐是也。


大云當作，凡從云者不可下曲。坤部𠂔云，譌作𠂔。


心部下云无聲。及古无譌充。繫傳曰：无音既，案所從者非小篆，乃古文



失，悉篆從无，直與籀之正文无同形，傳寫譌也。當作。若依石鼓





文字改之，亦當作。


𠂔當作。今本少一筆，至於由，譌為由，則田部畏字先譌矣。

下云疾雨也。案釋之以疾，則聲兼義，不當從暴。𠂔字當從暴。𠂔

字作。段氏注中，暴暴字皆改，而篆未改。此亦倩人之故也。

當作。注中否聲當作音聲。說詳說文韻譜校。

集韻引作。玉篇同以字例推之，亦當作。夢英篆是

絕之古文當作。說云二絲而篆從四幺，譌也。

篆竹當作篆𠄎，仍是從虫。少直其尾耳。以𠄎字知之。字書從竹作𠄎，非思耳矣。上文𠄎，則小徐既作𠄎矣。可從也。案虫，虫，虫，同物，卽同字。如古文以中爲艸字之比，不獨融蟲一字可證虫，虫一字也。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多。兩之者，省之也。一之者，以象其首尾之形也。至於字分三形，而又各有從之者，卽分三音三義。又孳育之一法也。而篆字之體，蓋本作𠄎，大首而曲身，蠕動不能條直也。後取配合，乃曲之爲𠄎，試思小蟲之屬，能盤曲如蛇乎。惟人觸之，則盤曲者多。乃曲之既久，一遇古文，輒直之似竹矣。此亦所謂扶醉人者也。○爾雅釋蟲，釋文云：本亦作虫，相承假借用耳。筠案此亦可證。

𠄎古字不甚象形，古文作𠄎，卽省之亦當作𠄎，不得徑似喜字也。此亦小篆不顧其安之一端矣。或亦如禽兕之類，本作𠄎乎。夢

英作𠄎。朱鈔小徐本作𠄎，則又上連而下不連。

酖當作𠄎。玉篇正作酖。說見前。旃下。

觀文

易曰：觀乎人文。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績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爲意會也。若文字必知

觀之之法則思過半矣。

天類之平看者。○₁是也。封起看者。○₂雨是也。雲生於地。下細而

上大與烟同形。雨說已見象形篇。

地類封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有當放倒看者。川是也。益鼎二字皆從₃。畫水者其形皆然。水紋忽起忽滅。長短不齊。非許君所云中。有微陽也。

人類多封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鋪看者。止足是也。放倒看者。目是也。非許君所謂重童也。

物類亦多封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丕字上象船。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不作舵者。舟有無舵者也。田以方者為輿。橫貫者為軸。植者為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不作輶者。黃帝觀轉蓬而造車。毛詩以權輿為始。故車字第有輪輿。從其朔也。兼容車之無輶者也。今河南猶多此制故說解曰。輿輪之總名。亦指字形無輶而言。博古圖或有輶。然其文作₄。是輪與輿皆平。非物情也。

事類亦有對起看者。出出穀是也。蒿字必平看。昇字亦平看。昇共舉也。兩人共舉一物。則手相近而肱相遠。上從曰。彼一人之手也。下從月。此一人之手也。兩人之指爪併力。是共舉之狀也。此字雖上下兩體。然以東西說之。南北說之。皆可。不可以上下說之也。段氏泥叉手之說。以說此字。誤也。況夙夕爲夙。辰爲晨。段氏又謂聖人以文字教天下之勤矣。如叉手也。何勤之有。



糾徐


大徐不必糾也。但依茂堂可矣。余前所札記。有可附者。卽附之餘若干條。小有發明。是雞肋也。姑存於此云爾。

言部說下云。從言兒。儿部兒下云。說也。其說固相比附。然小徐本作兒聲。是也。易曰。兒說也。孔子本以聲訓義。大徐疑其非聲。剛之耳。卽廣徵之。從兒之字。凡十六。從說省之字。一。祝從兒省。以祝能說神。且兄聲。不相近。故云然。若赦稅之類。祇可言兒聲矣。且說字卽如大徐之意。亦當云。從言從兒。不可云。從言兒。言者一人。兒者又一人也。亦足徵其既剛聲字。而又忘增從字矣。鳥部鵙。從說省聲。弋雪切。尤可證說下既剛聲字。遂改鵙下之兒聲爲說省聲也。喜說失熱切。談說。

弋雪切許君旣以說釋也。解說字是以喜說爲本義而大徐不知反以弋雪切之鴝爲說省聲也。且形聲祇取聲之諧。鴝從兌聲自諧矣。何取乎說省乎。不觀說命禮記引作兌命乎。

隸下云篆文隸從古文之體。大徐曰未詳古文所出。案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酉下云象古文卯_{今改}之形。彼處皆有古文。而此獨無者。非挽佚也。隸即古文。不必別求古文也。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用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遂啟大徐之疑。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弟酉下文法不同。可知其體初無異也。款款亦以崇柰爲聲。與此正同。而款爲或體。此從崇先於從柰之比也。鑄下云率聲。大徐曰率音忽。非聲疑。奔字之誤。案下文有或體。鑄從奔鼎臣無容不見。或其意謂本字旣譌。後人遂以正字爲或體。邪而不言何也。蓋鼎臣初不識卉聲。賁率二字之卉聲。大徐不改。奔葢下

小徐皆弁聲。大徐皆賁省聲。賁之或體贛下。小徐作賁聲。大徐作賁不省。一切改易。泯沒其迹。然賁從弁聲。則諸字之從賁聲者。與弁聲不異也。即不識弁聲。獨不見字之一貫乎。○鐘鼎文。錄作。擗作。

皆與奉不甚同。移下云多聲。大徐疑其不相近。案從多聲者。惟哆侈二字。廣韻與古音同。其趨侈哆移侈移邠侈侈侈侈。及從多省聲之宜。唐韻與古音異。與移之多聲者同。徐氏皆不疑。何也。

稷下云交聲。徐氏以爲非聲。竝四聲亦忘之邪。較駁皆從交聲。向下云從口。口或口之譌。直是通孔而已。當云象形。小徐通人氣之說支。○積古齋向彝作尙。以小篆言之。誠從口。然鐘鼎文中字作中者多。作中者少。亦初不一律。

兩部云讀若晉。此句無此卽亞部審字也。其下祇一闕字。小徐同。此必審字下說解。攬佚校者自加闕字。二徐因之也。使許君自定爲闕。則是無音無義矣。夫字義失傳。理之所有。若並音失之。則古人學由口授。無音之字。安得存其形乎。且安得有字同其讀乎。凡校書不可沿本書之例。乃使後人緣隙以用心。如氏部饜字。小徐本云家本無注。

繫傳云一本作許氏無此字。如此則人意了然矣。大徐乃沿許君之例而改注曰闕。遂似本文固然者。可謂不善學許君矣。水經注注與經用字不同例。故經注混淆者。戴東原能別出之。是可法也。

匕部頃。大徐曰匕者有所比附不正也。案許君以比敘釋匕。鼎臣緣之以生比附之義。非也。頃及上文歧字。自從部首說中一名柶之匕。故歧下云匕頭頃也。即以頃字承之。言人頭不正如匕也。脈絡分明。了然言下。不須橫生枝節也。

歎下云從欠。竅省。此下小徐有聲字。宀部竅從歎聲。讀若虞。書曰竅

三苗之竅。又部歎從崇聲。讀若贅。之內切夫許君引竅三苗。今本作竄。孟

子作殺。則繫之省借也。與歎之作管切者。本無不合。顧不曰崇聲。而

曰竅省聲者。則如大徐所說。然徑刪聲字。蓋不知說文之例。凡從形

聲字之省者。必兼意也。竅字。鮑刻大徐本。注刻小徐本。皆為又為欠。

心部癡。大徐曰。癡非聲。案土部瘞亦從癡聲。

效下云。夕聲。大徐改爲奴省聲。緣奴字從夕聲。大徐刪聲字。因並改此注。蓋不悟夕即奴之入聲也。

鈔存

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以志功候云爾。

大徐云。趨俗作躁。案論語作躁。且走部中。字趨。踊也。是即躍也。趨半步也。讀若跬同。是即跬也。趨僵也。是即踣也。趨下引左傳輔趨。今本作躒也。趨喪辟趨禮。皆作踊也。趨止行也。禮皆作蹕也。趨雀行也。是即跳也。蓋走足義近。故通用。不必以說文不收。即云俗也。玉部之璫。即禮之桓圭也。而說解亦曰桓圭。門部之闔闔。即今之縉紛也。而說解則曰闔紛。桓紛皆用借字。𦉰下云紛𦉰。即今之紛紜也。說文無縉紜二字。則知後人於連語。必使齊同。率然使之同。從糸旁也。

雒下云。鷓鴣也。鳥部無此二字。當依爾雅釋文作忌欺。

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說文引禹貢皆云夏書。此虞字誤。

祠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鄭本月令及作更。故

注說甚費力。及字殆原文也。

遄下引易曰。日事遄往。今損初九爻詞。日作已。即此徵日。已以之爲

一字而解已事爲己身之事者謬也。

營下引詩營營青蠅。小雅釋文。營營如字。往來兒。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案此則今本非誤。然爻部楸下。黽部蠅下。皆引作營營。與毛詩同。或元朗未細檢邪。抑營下。熒省聲。本作營省聲。故引營營青蠅以證之。讀者以篆文作營。誤謂引經以證篆文。遂改爲營營邪。凡字從然者。例言熒省聲。然禁下云。設繇。繇爲營。即云營。大徐作榮非省聲矣。故吾生此疑也。

鷓下云。刀鷓剖葦。食其中蟲。案此語相連爲義。乃爾雅云。鷓鷓剖葦。郭注。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是謂鷓鷓。又名剖葦也。夫以其能爲其名。固有此理。爾雅鷓鷓。吾鄉今呼爲啄木蟲矣。然必如爾雅立文乃可。若說文之說。苟以剖葦爲別名。則食其中蟲。何所承哉。且以能剖葦。故名曰刀。乃釋文。鷓丁堯反。已音凋矣。而字猶從刀也。玉篇廣韻。直從刀作鷓矣。夫漢書作刀斗。則刀乃刀之俗別文。形隨音變。初無足怪。而廣韻刀下。引風俗通。以刀姓爲齊豎刀之後。且曰俗作刀。顛倒是非。乃至於此。且寺人而有後也。則驟馬。騫牛。皆生駒犢矣。

紉下云帛雕色也。詩曰毳衣如紉。紉當依詩作莢。此引經以證字義。非以證字形也。後人改之耳。鄭箋曰：毳衣之屬有五色。其青者如騅。郭璞云：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案此兩騅字當依說文作騅。爾雅佳其鳩鴉。詩翩翩者騅。毛傳騅夫不也。案爾雅之鳩鴉當依毛傳作夫不。詩及毛傳之騅。又當依爾雅作佳。佳爲短尾禽之總名。無妨又爲夫不之專名也。說文騅隼一字。祝鳩也。騅玉篇作騅。是今說文掄一畫鳥佳兼從。則蕪雜也。即作騅亦不如作隼也。爾雅曰：蒼白雜毛騅。說文則曰：蒼黑雜毛。黑字似謬。是今所謂菊花青者也。紉下引左氏臣負羈。紉今本作絀。五經文字曰：緣廟諱變。可知唐以前無絀字也。

軌下引周禮立當前軌。大行人職軌作疾。疾乃疾之譌也。毛詩蓼蕭正義論語鄉黨邢疏引之皆作疾。疾胡古通。軌之向上曲處如喉。胡也。乃譬況之名。軌則有所的指矣。璵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璵兮。其璵猛也。瑩下又引之曰：如玉之瑩。案齊論多於魯論者。問王知道二篇。問王蓋問玉也。篆文王玉同形。許君所引蓋即其文。家語問玉篇則以戴記聘義經解仲尼燕居諸

篇輯成。王子雍所偽造也。

雉毘儻靈乳蠲虹耐八字下皆引明堂月令。與今戴記月令相似。似即鄭注所謂王居明堂禮也。王伯厚曰：儀禮古經五十六篇，篇名頗見於它書。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吳艸廬輯月令禮器，鄭注所引凡十事。逸周書有月令，今亡。吳淑南唐人。宋初獻事類賦，其中尚引王居明堂禮，蓋及見此書。王伯厚當宋末，即作揣測之詞矣。是古儀禮亡於南渡時也。

菹下引禮曰：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案逸周書作雒解曰：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許君所引，或即此文邪。公羊文十二年傳，疏曰：燾詁爲覆。若周書燾以黃土之類，是也。與今本異。段氏引白虎通，獨斷是二書。一在許君前，一在後。豐者，豐之俗體。衆經音義卷一，出罪豐字而說之曰：義鎮反，豐罪也。玉篇，豐下收俗豐字，亦一證。豐，隸繫部，繫字玉篇作繫，故豐又加一，作豐。後漢書周章傳，王無絕天之壘，亦是罪豐義。如惡俗作惡，石門頌作惡，帶經典釋文多作帶，自是隸書，不可以六書繩之。又作齎者，蓋

由疑一無義。妄億其爲文之譌。從之以諧聲。或且以疊爲古字。則從且何以解焉。疊音媿。大雅鳧鷖。即安得讀如門。蒙固讀如門也。漢志浩疊亦音門。門眉雙聲。故又借疊爲眉。疊疊又眉聲之轉。皆以聲爲用。不得牽連字義也。大徐新修字義出疊字而說之曰。當作媿。正不必然。

乳下引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禩。以請子。此與戴記詞相類。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襟下。其子必得天材。與許君所引文意正相連屬。

蠲下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戴記作爲螢。逸周書時訓解亦然。淮南子時則訓曰。腐艸化爲蚺。高注。蚺。馬蛭也。一曰螢。火蚺音谿。案螢。蚺。蛭三字說文皆無。蚺字書音牽。與蠲音近。然旰讀若攜。又苦兮切。筭古兮切。皆從斤聲之字。故高氏曰。蚺音谿。字書蚺音牽者。以唐韻。斤古賢切也。然竟不收谿音。則漏矣。蠲。蚺。蛭三字同韻。故各書不同。而螢則焚之分別文也。爾雅釋蟲。焚。火。即炤。焚者。屋下鐙燭之光。焚。火。細微其光。焚。焚。故借用之。

離下云。黃倉庚也。爾雅釋文引文釋云。離黃倉庚也。此習明字科者。

所刪連篆文讀之耳非黃栗留之比

擴下云所以几器五音韻譜几作支疑當作度內則鄭注度字釋文作廢云字又作度本亦作處爾雅祭山曰廢縣釋文廢本或作度又作竝然廢度竝三字說文皆不收案春官小史注故書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似當作匭蓋之古文也集韻收几軌于五音收度于四紙聲近可通古無度字故借几字用之

秦下云從禾春省春當作春篆從艸屯秦篆從午収

罪下云從网非當增聲字罪乃捕魚竹网也魚有何非而网之哉蓋自秦借罪爲臯遂與罷從网能一例觀之刪去聲字耳

漸下云水出丹陽黔南蠻中東入海五音韻譜云漸次也水出丹陽南入海此既加次也之說即刪原文以符其字數也然漸次之義與首部不相關會說文無此例本部自汜至海凡百五十字皆水名以下乃潮汐波瀾之類而後及沐浴汗液之類終以獻渝之類先實後虛先巨後細而假借終焉此次第之不可淆者說文諸大部皆然安得於漸字早有漸次之義且冠水名之上乎

概下云从手有所把也

下文說字形乃曰從手厥聲

帛下云織絹从絲貫杼也申下云从

曰自持也。三从字皆當作以。商下云从外知內也。別本固有作以者。乾之籀文作斲。斲部。斲下云闕。據此則斲亦斲之籀文矣。蓋說解。攷佚後人箋記闕字非許君本文也。然毛氏初印本作斲。不從斲。孫鮑二本同。毛氏利改。蓋依五音韻譜也。玉篇廣韻皆無斲斲二字。無從辨其孰爲是非。集韻二條則乾斲兩重文似兼采兩本廿八翰則斲斲分收

擡下云舉手下手也。案此今所謂揖也。揖下云讓也。說文辭讓字作讓此借用案儀禮

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此即今所謂拱也。拱下云斂手也。蓋與袖

手相似。拱而尚左。拱而尚右。平居即然。不必正立。拱手之有所致敬

也大抵拱者手不動。揖者手向前。厭者手薄心。擡則周禮之肅拜也。

田部畜下云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爲畜。繫傳曰畜養起於微也。篆田訓小謹故言微若從元則無由謂之微矣。即此語微之知所播本原從田

蓄下云魯郊禮畜从茲。田茲益也。案艸部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絲

省聲。五音韻譜作茲省聲元部茲下云黑也。元部之前爲東部。其古文作𠂔。部中窻

下云從東引而止之也。東者如東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牛部牽下

云引前也。從牛象引牛之縻也。元聲。今綜諸字觀之。乃恍然於畜牽

二字皆從𠂔。非從元也。即蓄之從茲。知非元部之茲。而艸部之茲亦

當收於東部。從二𠂔。無論絲省茲省。皆是四篇於蚪切之。𠂔無由知

其為省也。石鼓文作𧈧。雖不能決其從二𧈧而不當在艸部。則可決也。今人以木貫牛鼻謂之鼻楛。以鍤夾牛鼻謂之鼻筭。以鍤貫豕鼻謂之鼻楛。未見車馬之鼻者。或馬為牛之譌也。說云田畜則𧈧之而縻於田中。此事理也。故淮南子曰。𧈧田為畜。若段氏謂即𧈧原隰之意。則與六畜何涉。不知其從何得意也。魯郊禮畜作蓄者。重祭事尊異其詞。而其意則合時和年豐博碩肥腠為一義。茲益也者。不但牛𧈧為有益於田之物。吾鄉冬日賄牧人牛羊既飽之後。必驅之臥於己田中。至春田肥。勝糞種也。元𧈧二字。其上一俯一仰。形似易譌。故許君兩部相次。以明其異。使人於凡從此者可依類以求。庶不為也。五音篇海云。蓄音茲。從茲非音茲。魯郊禮茲畱。許君云魯郊禮畜從茲田者。若曰魯之郊禮之用畜字也。其體從茲田。此改為蓄而斷為四字句誤也。變畜為蓄猶之一

元大式之意 又益也。又字誤益乃茲之訓非蓄之訓也 此說雖鹵莽然足徵所據之說。文猶從茲益之

茲非二元之茲也。水部流下云益也。益與艸部茲為一字。遞加分別文也。而其篆則從二元之茲。益亦二𧈧之茲。而茲不當在艸部。益明矣。

隍下云。讀若虹蜺之蜺。可知沈休文郊居賦。雌霓連蜺。王元禮讀霓為五激。反乃漢音。固然。又案霓下云。屈虹蜺下云。寒蜩。本注則借蜺

為霓也。西京賦注。蟠霓高兒。霓五結切。東京賦以列設。霓皆為蜺。

敵適躡。謫鷗滴。麴摘摘。摘摘。摘摘。等字。皆從帝聲。楷書作商。惟禱字尚

是本形用者少故也。集韻以澆爲說文之澆。似今說文爲或見說文無澆而

以澆當之。豈知澆即滴字。古今韻略改士昏禮。鄭注三商爲三商可

謂武斷。其合盼盼爲一亦大誤竊意啻蓋蒂之本字。上聲下形。乃以諧聲定象形爲

象形之變例。廣韻商都歷切。本也。六書正詁曰：木根果蒂皆曰啻。東本根言

之似非自有氏祇二字矣二說似皆可據。正詁篆作啻，似勝說文從口。其楷書作啻不

商不啻似猶在明昧之間。大約果蒂其本義借爲不啻而轉爲翅音。

乃更作蒂字。艸部蒂瓜當也故尚書作啻。孟子作翅。所用不一。可知爲借矣。苟

以語時不啻而特造一字似非理之所安。惟是爾雅釋木棗李曰：寔

之初學記引孫叔然曰：寔去柢也。曲禮之言削瓜也。曰：士寔之孔疏

以寔爲脫華處。案脫華處不過皮瀆耳。蒂則苦於口不中食。仍以叔

然說爲是。顧兩書皆借寔不用啻。亦不用蒂。姑存之俟質。

思下云：凶聲竊謂兼取其義人之能記在腦。故有遺忘則仰而思之。

俗謂之問腦。

十五篇中目錄許君本文也。卷首目錄鼎臣所增也。故其作篆與夢

英似者多與十五篇目及書中正文或不同。夢英所書次第與今本

不同者凡八事。△會倉夢英作會倉△市帛白雨莆作雨莆市帛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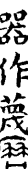










說文釋例卷十四

北丘作丘北臥身身衣裳老毛毳尸尺尾十五篇目錄及八篇正文皆如此作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身衣鼎臣所加之目錄同此包苟作苟包勺几作几勺血部後少一子部後多子部至其筆勢音注異者甚多姑舉其大異者言之聲下云陌包與汲古初印莫交切合利改里之切則不合疋下云山呂與所直切不合諺下印以競字謬収下云巨恭與居竦切不合殺下印以殺字謬白下云蒲革與七篇白黑之白同音謬重下云上絹與職緣切不合豐作豐九經字樣禮下云說文從冊與此正同然恐非是康下云乎南與胡感切不合倉克作倉不同白作白則非從入合二矣毳作毳似從兩人字謬至於前後十二部皆承匕部匕自可通也皆下云尸誘與百下云式九不同是與說文立異也包下云音包謬冉下云耳占則勝唐韻之而剡切冉蓋顛之古文也希作只說文希之籀文𠂔此少一筆鹵作鹵兼西之篆文籀文而從之鹽字仍從鹵也𠂔作𠂔與玉篇廣韻同蓋說文傳寫誤由作𠂔謬切以方九二謬印以由字三謬𠂔作𠂔謬𠂔作𠂔謬糸作糸與古𠂔字左方亦不似郭恕先與夢英書曰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案石本少一子部而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恕先言不讎又云子字合收在子部今說

文固在了部。豈恕先不檢說文而依約作札邪。兩人與鼎臣同時其所據本已乖異如此。今見兩種書皆謂夢英書部首五百三十九字是耳食也。

羸積二字說曰羊相羸積也。以音揣之。蓋與周禮之委積同意。羊性寒則散熱則聚時當酷暑則必互相登陟如積薪然磊磊落落白石山也。故夏夜牧人必數起歐而使之散恐其相覆壓以致疾集韻以為羊疫殆由羸積而生疫也。若以羸積為羊疫之名則許說曰相豈可通乎。陸下云羸羊相積也似疑下之羊相積也亦不必補羸字然玉篇陸下作積則說文涉上文而誤然積亦羸積之意。

補叔曆二字說

卷三形聲篇中謂叔字可從古聲占聲。今知非也。無論篆法何似皆是甘聲。吾前據齊侯鐘鐘作以為古聲。然是鐘誦字作旨從甘。必不可從古。又魯鼎亦作則知誦所從之曰与曰及曆所從之曰同。一甘之變文也。且之小篆豆變曰為曰與此正同。本卷改篆篇曆字。今案博古圖周淮父卣蓋作其甘亦作林亦作林。器作則林變為甘省為口。可知作林者皆林之省。周高克尊敢作邢叔鐘作繼彝誦作虞彝作皆是甘省為口也。○周叔敦敦詩曆以名介蔑曆之間較之畢仲敦敦曆

厩以段介其間尤不可解要之諸銘從甘明白博古圖釋文從日非也

補正

許引書鳥獸犇髦鄭注司裘云鳥獸毚毚此從隹者訛從佳也尸部尻腓也元應引同而曰腓音雖足知本作隹矣此從佳者訛從隹也





十一葉前四行




鐘鼎文其字有              


者最多知是正體其餘蓋皆隨手之變十一葉前十六行


然金文異字作              

似非從畀也十一葉後七行增此


畀之古文  似當作 師寰敦曰卹乃稽事稽字蓋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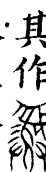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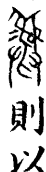










筠清館石下作向非也我有此器稿本器文作  故疑下半當作 上半無可據故仍之而



晉部牆之兩籀文亦當改從 十二葉前七行之後增此

禾部稊大徐篆作 說曰从禾从米康聲孫鮑二本篆是而說解非



小徐篆作 說曰從禾康聲篆非而說解是或體則二徐皆訛作




蕭說曰稊或省作 又與小徐正篆合而大徐則不合鐘鼎文皆作

蕭繹山碑整齊之而作蕭。漢隸及正書皆作康。是知公即米形。越絕書曰：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也。設正從米字，則當入之米部。稊又加禾義，反迂遠以爲或體可也。然本部以秝領，米部以氣領，他部亦兩例歧出，本不一律。此用爲平康康樂既久，借義奪正義，乃加禾以別之。惟爾雅釋器：康謂之蠱，正義僅此一見也。且鐘鼎米字初不作米。史燕簋字從米，而鐘鼎彝字最多。簋之古文也。石鼓文糜字亦從米。小篆彝字從米，而鐘鼎彝字最多。其作者，上象鳥形，下從収，以三點象米，或作，則以兩點象米。蓋米形只可以點象之，而積點不可以成文。此其所以作米。小篆變而連之耳。彝字有所附麗，不患人不知其爲米，故以點象之。康字亦有所附麗，而三點兩點不能成文，故作四點，使之左右匹配。猶之字，外象臼形，中象米形，其六正與康字同也。且鐘鼎他字亦有類此者。格伯敦谷字作，以爲口，邾太宰簋古字作，禽彝周字作，皆以爲口，乃由有所附麗，偶然變形，竝非是古米字。Y是古口字也。特說文此例甚少。後人昧焉，遂改爲。小徐又改正文，比重紕馳謬也。今當改復之曰。穀之皮也。從禾從古文康。蕭，古文稊，下象米形。庚聲。十二葉後八行之後，門字條之前。

𠃉 當依夢英作  本部  下云從反印可徵也漢印皆作

𠃉 為寫說文者所習見遂改之耳 十二葉內字條之後




鐘鼎文作  者有頭有髦四足一尾與小篆同  則髦或

二或一  則無髦說文古籀文蓋即此而頭小誤  不兩尾  皆

皆無尾可為石慶所藉口不必恐獲譴也 ○髦皆連於首今古

籀文不連亦非也 十三葉前十一行



積古齋嘉禮尊作  蓋從薦从収當是薦其時食之專字 十四葉內字條之本

舟字金刻作  亦省作  或作  十八葉前十四行




璠下孔子曰數句事類玉賦注引之亦云逸論語 十五葉前十二行


韻會引作如車馬之車是也 二十葉前十四行

改与 為白 者從少溫之謬說也 二十一葉後五行

筠清館然睽敦敢作  反文也其從甘尤明白周作書彝 

 中一字不可識上下二字則蔑曆也曆字從麻從甘皆明

白漢光和斛文云依黃鐘律  𠃉 字口文作  底文作  與曆

從麻而說文訛麻正同乃麻是字而麻則非字與淮父貞之  從

麻非字同得此錯誤之有證更快也 二十一葉補說

二十一葉補說
麻說後再補此

玉篇旨有古文口與日正同似以甘之古文誤系于旨下否則本作
旨而爛掬上半二十二葉
前三行

說文釋例卷十五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一三篇

疏家例不駁注即明知它說之是亦委曲駁之以通本注之說况自出己見以難本師乎余病其拘也故凡以實事求之而不合者輒出己說留質通儒儻昭所尤亦待啟發之憤悱焉爾駁段氏者附偶有所見亦附

示字說解總以觀示為義似祇得引伸之義非本義也周官以示為地祇之祇當是古義即部中序字亦當以神祇柴禴諸字列於首齋祝祈禱之類次之福祿之類又次之祲禍之類又次之而以祿之從二示者終焉部中之字皆主於神示以為言豈有部首主於觀示以為義者乎○竊以大司樂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推之古文𠄎所從之一即地形也川與气同意乃流動充滿湊地而出之狀也小篆作示下半板滯不足見意上半之二非古上字仍當是地土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是也又作祇者則以借為表示既久加氏聲以為區別耳許君既以觀示為正義於是不以祇為其重文然部中字惟祲字

有見吉凶義。祔字有示人義。餘皆神示義。遂以示神事也。一語綴於觀示之說之後。以爲部中字之統轄。亦可見許君之意。本非以爲必然矣。

鬯門內祭。用楚茨毛傳也。祔祔是門內。許連言祭者。詩言祝祭於祔。且以字從示也。云先祖所彷徨者。追遯之詞。詩箋云平生待賓客之處是也。郊特牲求諸遠者之義。許說所不及。郊特牲又曰。祔之於東方。注曰。宜於廟門外之西。此乃祭之明日。繹祭之祔。非祭日之祔。抑或許謂兩祔皆在門內也。釋宮。謂之門。

祲不止於赤黑。春官保章氏降豐荒之祲象。先鄭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喪。黑爲水。黃爲豐。然則祲與祥皆兼吉凶。許君列祥於福祿類。列祲於禍崇類者。以見於經典者。祥主善。祲主惡也。

禰下云。一本云。古文禰。毛本作禰。非。也。夫使新附諸字。皆出大徐手。則何以有一本之詞。蓋大徐以前本有新附字。鼎臣承詔存之。不刪耳。禰之或體祿亦從示。又玉部新附。琰字其字及注解。玉篇皆引之。亦足徵不盡附自大徐。否則宋修玉篇時。纂入矣。

琮下云瑞玉大八寸珎下云琮玉之琿案周禮典瑞琮字三見玉人
琮字五見言八寸者惟玉人琿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注人執
以見曰瑞則許所指者似卽此享夫人之琿琮也卽典瑞所云琿圭
璋璧琮以覲聘者也然二職皆無珎字惟典瑞曰珎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玉人曰珎琮五寸宗后以爲權珎琮七寸天子以爲權先鄭
曰珎外有捷盧也讀爲珎疾之珎後鄭則破爲組蓋許君所據作珎
故不用先鄭說也然典瑞之珎既統六幣言之而許君獨屬之琿玉
則是圭五寸七寸之珎琮以立言而誤言八寸也組琮爲權則非人
執以見之物而得稱瑞者與琥稱發兵瑞玉同意權亦取信於人之
物瑞下云以玉爲信也是也主珎琮而言者至尊所用之物與餘琮
爲諸侯邦交所用尊卑不同也且於珎圭璋璧琮琥璜之中而舉一
琮亦殊不該備也

璪下云公所執小徐本三公所執蓋或依鄭注改之也大宗伯公執
桓圭注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夏官射人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
卿執羔大夫鴈鄭君未注辨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案上文輯五
瑞是諸侯來朝五等之玉謂之爲瑞也及巡守則仍是五等之玉而

謂之爲玉。謂之爲贄也。射人之摯。皮帛羔鴈與尚書同。是射時所執。卽平時所執。不得三公。平時執桓圭而獨於射時執璧。是知璧者卽三公之所常執也。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三公八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八爲節。不得圭獨九寸。蓋三公論道。日在王前。無所用瑞。瑞者所以爲信也。故特用璧以備威儀而已。鄭君所言。蓋關周召之倫之爲二伯者言之。要以許君所言爲正也。

琚下云瓊琚。蓋經後人刪削也。詩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瓊玉之美者。琚珮玉名。有女同車。珮玉瓊琚。毛傳珮有琚瑤。所以納間。女曰雞鳴。雜珮以贈之。毛傳雜珮者珩璜琚瑤。衝牙之類。然則瓊琚云者。以瓊爲琚也。豈可以爲琚字說解乎。玉篇廣韻皆云玉名。亦非琚與珩璜一類。乃已成之器之名。不與琅玕珊瑚一類。爲生成之物之名也。

段氏改爲佩玉石也。尚當再酌。詩云瓊琚。瓊固是玉而非石也。毛傳仍當作名。說文則不言名。

琫下琫珌。嚴氏疑涉下琫之說。解而誤。琫下天子以玉。段氏謂當云天子以琫諸侯以玉。似皆非也。鞞琫珌之名。久不別白矣。左桓二年傳。鞞珌。爲公劉疏引作琫。說文無鞞。蓋字本作琫。涉鞞而誤。杜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刀削與毛許云刀室。義並同。釋文削音突。是也。古無鞞字。是音奉同音。故借削疏引少儀削授。誤以削爲音之削。

此晉人之誤不足論。乃篤公劉。毛傳下曰鞞。

上曰琫文義殊不瞭故許君別白之用瞻彼洛矣傳說琫曰佩刀上飾說琕曰佩刀下飾也若其辨尊卑之等威者則毛傳曰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璆琕大夫鏐琫而鏐琕士琕琫而琕琕許君則說琫曰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與琕下盪下說相應說琕曰天子以玉與琕下說不相應琕下引禮天子玉琫而琕琕盪下引禮諸侯盪琫而璆琕皆與毛傳同琕下引禮士琕琫而琕琕獨與毛傳異夫許君宗毛引傳而不及經者尙謂之詩如詩曰不醉而怒謂之興是也琫琕出於詩乃不引詩而引禮殆寓辨正之意乎琕下蓋本不引禮後人以毛傳補之故與琕下言天子以玉不符乃不謂之詩而謂之禮者則盪下琕下皆言禮故從其類也以物質貴賤推之玉最重故天子琕琕皆用玉金次之盪黃金也璆玉也是諸侯上飾讓天子而下飾則同鏐白金也鏐黃金也是大夫上飾讓諸侯而下飾同諸侯之上飾琕蜃屬也琕蜃甲也士用之竝不得同大夫之飾蓋天子最尊故上下同物諸侯以下則上下相變諸侯一金一玉大夫一白金一黃金士最卑但用蜃天子之飾上下皆美諸侯大夫皆下美於上無以帛裏布之嫌者所以讓天子諸侯也琕既云蜃屬則亦賤於蜃是

士亦上下異物而下美於上也。設士之珷亦用珷，既與諸侯大夫之下美於上者不合，而天子珷珷又直與士同，將何以辨等威乎？金部鐸下不引禮詩釋文，鐸本又作璫，而本部璫下亦不引禮，或禮亦如毛傳字在金部，故許忘引也。以字體論之，珷珷皆從玉，且鞞琫容乃肇自公劉，蓋初本以玉作之，故制字從玉，相沿以爲天子之飾，而諸侯而下，以次遞降，而皆蒙琫珷之名，且璫珷珷之非玉者，其字無不從玉也。戴東原氏以瞻彼洛矣首章鞞鞞有奭爲例，疑毛傳珷下飾當爲鞞，下飾珷文飾兒，案此欲與篤公劉傳合爲一說，非也。公劉初制鞞，但有琫成康彌文，又加以珷，故曰鞞琫者，言其與舊制同也。云有珷者，言始有也，與鞞鞞句用意不同。

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案艸字兩中，卉字三中，則中當專屬艸，且其說又曰古文或以爲艸字，尤可見不兼謂木也。然知木字非後人加者，木下云從中，足以明之。此自許君誤耳。木字全體象形，苟分上半爲中，亦將分下半爲巾乎？

熏下云，中黑熏象也。煙何由熏，初生之草，蓋北方茅茨檁之上，以艸爲竿，屋中炊煙，日日上出，故竿黑也。南方多於椽上排瓦，未必有此。

中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熏字所從之中即當作艸解。

莊下祇云上諱說文於上諱例不解其形義大徐解其形而未言其義玉篇云艸盛兒是壯兼聲意。

莠之亂苗非不可辨者繫傳校錄已言之請再詳言爲學者決疑焉。爾雅有赤苗白苗今人言紅苗黃苗又有青苗莠亦皆有之不辨也。然苗之葉闊而毛莠少其色松綠莠之葉狹而毛莠多其色油綠苗初生一莖復孳育數莖皆自根而生節閒無歧枝莠則每節有歧枝不族生也苗之莖圓莠之莖扁皆其可辨者也初耘再耘即嚴非種之鋤然不能盡三耘時則遙望而知矣且請以一事徵之余有姻戚居城中其田去城三十里委諸僕轉移執事者惡其饟之惡草具也相率盡去其苗桀桀十畝無一苗也無所可用以茨屋焉設不能辨彼安能盡留莠乎○余初謂古不名禾爲穀何讀說文之疏也釁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臯嘉穀實也禾嘉穀也糠穀之皮也此皆見於說文者也其見於經者魏風毛傳苗嘉穀也爾雅釁芑郭注皆好穀然則禾苗偁穀不一而足也穀爲百穀總名而其字從禾已可見矣且今人呼秫禾皆曰苗曰大田古人亦皆曰苗曰禾春秋大無麥

苗大無麥禾即可徵矣。說文稽是今之秬稽乃高粱之莖也。說解謂之禾稊。稊是今之稊艸乃穀之稽也。說解謂之禾莖。概呼為禾詞。不別異。若夫稻麥莖稊黍穰則分別言之矣。是知今之秬穀古人皆謂之禾也。

芎下云司馬相如說營或從弓印林曰長卿子雲皆漢時一代文豪而長卿不識字筠案毛詩用躬宮字皆與今東韻為類用弓字皆與今蒸韻為類判然不相入呂部躬有或體躬或亦長卿作邪。

蘄下云艸也蘄聲徐鼎臣曰說文無蘄字他字書亦無此篇下有菝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筠案又有菝字亦云江夏平春有菝亭何蘄菝音同菝菝形似而皆為平春亭邪雖未可遽云重出而蘄字所從之蘄非字吾疑非脫蘄字乃蘄字本不從艸也博古圖晉姜鼎作蘄伯碩父鼎作蘄史頊鼎作蘄叔液鼎作蘄考古圖周姜鼓二器一作蘄一作蘄遲父鐘作蘄伯夔類盤作蘄然則此字當是從單從旂旂亦聲且卽旂之古文旂建於車故從單而諸銘則借聲為祈字也知然者說文祈求福也伯碩父鼎銘用蘄勾百祿眉壽蘄勾連言明乎借蘄為祈也雖公緘鼎銘

用氣眉壽亦可證而齊侯罇鐘齊侯鐘皆云用尚眉壽尚卽旂也師器父鼎作𠄎尤爲明白帛絲彝作𠄎則斤用反文也斬旂均借爲祈以其同從斤聲也卽可以徵旂爲斬之省文也諸銘中從𠄎者卽說文𠄎字從𠄎者卽說文旅古文𠄎之上半鐘鼎旅字固作𠄎也其從出𠄎者卽譌爲從艸之緣起矣至所從之單字有單單單單四體或從全車或省上或省下或上下俱省然則說文所收單字第存其省上者耳單字見於春秋者姓也見於詩者蓋兵車也當爲本義惜失傳矣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絲之水以圍喪車是曰囙單囙單字郭未注案囙者明也指水而言單者車也指喪車言猶之璧離泮宮其名皆取義於水也此殆呼車爲單之明證乎○爾雅薛山斬薛白斬斬葦蘆蕪菱牛斬皆艸也則字之從艸宜也然說文薛下祇云壯贊則所据爾雅此四斬字不知作何字也獨菱下有一曰牛斬艸之文正同今本爾雅將無一曰句亦後人加之邪大抵斬字乃後人據爾雅增之故不顧斬之非字耳

葑下云須從也蓋卽釋草之須葑菘也彼文誤倒郭注云未詳蓋不察其爲寫倒也葑須雙聲葑從疊韻短言之爲葑長言之爲須從也

谷風毛傳葑須也。或脫從字。或毛讀爾雅與許異。桑中箋云蔓菁詩既詠葑不應爾雅不及原。其所以誤蓋由須葑蕪句法相似而起。說文無葑字。或所據本作飡。須蕪蔓韻須葑雙聲與茨蒺藜一類。亦長言短言而有二名也。鼎臣序云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從葑之作從葑蓋如鼎臣所斥且增益蓋在後五代時故鼎臣猶得聞之未必景純所據即如今本。

莪下云蘿莪蒿屬。案爾雅莪蘿郭注今莪蒿也。疏引舍人云莪一名蘿。陸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釋蟲又云蛾羅。然則我羅二字在今音為曼韻。在古人為恆言。故艸與蟲皆有是名矣。且以蘿下云莪也。例推之則莪下當云蘿也。蒿屬不當連言莪。

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茲省聲。汲古刊改為絲省聲。茲從二。元絲從二。糸皆不可割裂。其上半下半以為聲。且茲直是四篇於蚪切之。茲特以聲意皆不合而遷就其詞耳。竊意當作茲。從重之古文。虫虫專句小謹也。茲則二之謹而又謹也。謹而又謹。受益之道孰過於是乎。益則無不益。不必謂之從艸而拘執於艸木之多益也。自八分曲者直之。石鼓文作茲。即已不曲。而兹兹無別。茲遂不見經典。滋益反借黑水之滋。而茲之義愈晦矣。開母石闕銘兹字兩見。是從茲聲而不省。特是兹以山為少書骨為旁皆異於說文。苗下云艸生於田者。艸字非傳譌。以此字上艸下田。故云然。然許君

誤矣。經言苗者皆謂嘉穀。至今俗語沿之。艸芽不稱苗也。即如蘆芑。荅艸之屬。皆在本部。亦將以字從艸而謂之艸乎。

蔡下云艸也。𠄎下云艸。蔡也。玉篇。蔡。艸芥也。𠄎作丰。云。艸丰也。草莽也。生部。𠄎下云。或作丰。草莽也。此雖誤合。𠄎𠄎為一。然足徵蔡𠄎同意也。段氏改蔡字說曰。艸丰也。不為專輒。

蓄下云不耕田也。段氏引陳氏曰。不當作才。又自據韓詩說蓄反。艸也。謂不當作反。似皆得蓄字之義。而不悟許君之意。許君收蓄於艸部。以艸為主。田而有艸。是不耕也。爾雅釋地。釋文。蓄。孫音災。案孫叔

然。此音與許君同。而許君所以如此者。蓋謂蓄從田從𠄎。𠄎亦聲。蓄又加艸以表其𠄎之。由於多艸。故以蓄害為正義。易雜卦傳時與災為韻可知。蓄蓄

畬為借義。畬下引易曰。不蓄畬凶。凶今本作田。非坊記引作凶。許蓋同之。凶字亦與此文相應也。然此乃許君之誤。不必強為之解。蓄字當以田作主。釋地曰。田一歲

曰蓄。是此地向萊荒蕪。初耕治之。則向之彌望。皆艸者。既耕則反其艸而入地中。故韓詩曰。反艸。然依以改說文為反耕田也。則詞不可通。若夫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則年年耕之。雖仍有艸。可反固不似前之為艸所宅也。○小徐所疑是也。然尚未盡。蓄字當入田部而說

之曰從田卩聲而以蓄爲重文。今先蓄後留。蓄下乃曰從艸留。苟非先有留字。則蓄安得從之。乃留下又云蓄或省艸。若非先有蓄字。則留又何由省之。是兩字之先後不定也。故知爲傳習者所竄易矣。玉篇則分收於艸田兩部。小徐作從艸留聲。與表從求聲同誤。又云若從留則下有留字相亂。下者謂留之下半也。詞頭不達。然留卽虞其相亂。則留不允易相亂乎。蒹下引國語致茅蒹表坐。今本作置茅蒹。設望表案置蓋本字。致蓋借字。漢書叔孫通傳如淳注亦作置。至於表坐則非設望表之譌也。直緣許說曰束茅表位。率增二字耳。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位字從人。立安得有坐。可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蒹。許君曰朝會束茅表位曰蒹。乃述師說也。

茨下云以茅葦蓋屋。段氏刪以葦二字。非也。所引釋名固云以艸蓋

曰茨矣。甫田鄭箋茨屋蓋也。疏引墨子茅茨不翦而釋之曰謂以茅

覆屋。茨是動字。諸家言蓋言覆皆茨之正解。而墨子言茅。許君加葦

者詳之也。北方葦屋。檁之上以葦爲箆。箆上敷泥。泥乾而後覆以茅。

段氏不知葦用於何所。刪之猶可。若以字與蓋字相應。釋名亦有此

字。那可刪也。釋宮屋上薄謂之筵。郭注屋箆也。案爾雅此薄與苗爲

蠶薄不同。吾鄉以繩絞秫稻而連綴之謂之薄。亦以秫稻或葦爲箆。

多竹之鄉當以竹爲之。故茨薄皆從艸。筭筭皆從竹也。○甫田曰：如茨。此借動字作靜字用也。至於葺下云：茨也。則亦動字而考工記匠人曰：葺屋四分。疏曰：葺屋謂草屋。亦作靜字用。

蓋字下段氏曰：不知者不言論語謂之蓋闕。漢書謂之丘蓋。好怪而不顧其安。乃至此乎。論語蓋闕如也。闕字連如不連。蓋故邢疏曰：蓋當闕而無據。漢書儒林傳王式傳疑者丘蓋不言師古注最得其情。亦云蓋發語之辭矣。卽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殆以丘有空義。故爲此說。然亦未嘗連蓋言之也。今人割用蓋闕亦無不可。如孔彪碑可以託六遂爲詒厥友于之先聲。則以經典灼然。讀者可合本經而會其意。若以之說字則不可通。且王式傳直斥孔子名蓋。漢時尚不避聖諱。至於今日功令炳著。而猶以孔子之名作歇後語。非讀書人所宜出也。

茵下云：或以爲綴。此句在讀若陸小徐之下。段氏遂讀如綴。案玉篇云：草補缺。或爲綴。則是義非音。集韻引之亦以爲義。

葑下云：艸田器。段氏改艸爲菘。案論語疏曰：說文作葑。芸田器也。未知芸田器一句爲亦引說文邪。抑自加之邪。包注曰：竹器。玉篇承說。

丈之後亦曰草器名廣韻云草田器蓋是也何則芸必用鋤鋤可荷而無事於以杖荷之既以杖荷之則其爲方圓器而非長器可知也邢氏蓋據植杖而芸遂意揣其爲以筱芸之耳不知文人之意非爲芸田而來特以旣譏子路蹲踞拔草以示倨侮之意其事同芸因謂之芸非誠以鋤芸之也惟許君以字从艸而言艸不如包氏言竹多竹之鄉田器率用竹吾鄉則用榭條柳條糞稽之屬若以艸爲之薄則不勝任厚則重累故知包氏是也不於實事求是而見異思遷是自蔽之道也

蔟下云行蠶蔟行字未詳何意蔟蠶之時無取乎行也玉篇蔟巢也亦蠶蔟也或說文本如是後人刪巢也二字而亦字譌爲行乎秋官若蔟氏注引鄭司農云若讀爲槃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康成謂若古字從石折聲司農既有爵蔟之說許君當用之今本蓋後人所刪也廣韻卽祇蠶蔟一說亦可見

芥蔥以下五十五字其所以從艸者亦似有說其中芥蔥芑三字穀蔬由人種蒔故以類聚以及余所不知者姑置勿論至如葷莎蒔葎葎葎蒔蒔蒙藻菘蘼蒿蓬敢諸物無不族生類聚彌望蔚然草則有房

如蝟攢聚樹頭者也。卽葆蕃茸叢蓄菰。固是虛字。亦謂艸之叢茂委積也。若瞿尤爲衆艸叢生之候矣。斯其從艸也。固宜。斲之重文。斲說解以爲從欠。似非。若從斤。欠二字爲義。則艸之折也。斤斷之邪。欠摧之邪。義無統屬。是謂雜亂。且論其部位。是欠在艸中。而云艸在欠中。亦非。以字形見字義之法。案當爲以會意兼指事字。二非欠字。但以之界。艸之閒。以見其爲己斷。恐其傳寫既久。連艸爲出。不可解耳。如梁之古文。漆從兩木者。橋非一木所成。故木與木相續也。中加一者。亦界畫也。特彼從一。此從二耳。○又一重文折。豈以手持斤而折之邪。意頗迂遠。似是𠄎字誤連爲斲。左旁近似𠄎字。不知者增爲重文。以致今人皆作折。不復用斲矣。故說文無一從斲之字。

前漢地理志。清河郡。慙。題。顏注。慙古莎字。廣韻引同。誤以屬涿郡集韻不誤。心聲。殊不合。心蓋少之譌也。說文沙之。或體作沙。慙蓋從沙省聲。少字八分。蓋作少。與心相似。是以譌耳。故玉篇不收慙字。始知字體傳譌。以致聲意遠隔。由班氏作書。至今二千年。有縑素摹刻以傳之。猶尚如此。况倉頡至許君時。世代遼闊。何從得其譌誤之由哉。故許君於古文

多不說也。

水經注沁水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

荊下云芳也。釋魚。鯨。鱓。刀。疏以爲卽說文之鯨魚也。案詳謂之刀魚。而鯨鱓兩字皆不收。蓋所據爾雅作列蔑刀也。又知名列者卽名刀。特荊芳加艸耳。

蓬下云蒿也。釋草。疏韻會引皆同。然二物絕異。蒿直莖。其葉如秋華。荊有氣臭。不可食。蓬橫生。葉如鍼。無氣臭。可食。秋後歧枝散亂。其大如斗。根遇風而斷。遍野流走。故黃帝觀之。而作車。漢文謂之蓬顆。謂其圓轉也。莊子蓬心。謂其散亂也。玉篇亦曰蒿草也。陸農師則曰草之不理者。恐前賢畏後生矣。

歸下云薺實也。嚴氏曰。許讀釋艸。以歸字下屬。筠案釋艸。紅龍古。其大者歸。薺。薺實。如果下屬。亦當云歸。薺。薺實。不得直言薺實也。况其大者乃分別之詞。不能合龍古。其大者爲句。許讀必不異。可以上支。微之。釋艸曰莞。苻籬。其上蒿。說文。曉夫籬也。蒿夫籬上也。正與相應。其莖茄以下六句。說文無不與相應。惟荷作道不同則其大者之下。必當有字以爲之名。殆本作其大者。差乎。說文無差字。故疑傳寫加艸。又與歸字互換耳。特郭注不見歸。薺二字。無以決之。

𦍋三體石經作𦍋。案此形甚好。上艸下覆。下艸上薦。故上艸變爲竹字形。與爽坐之左人似匕同法。變文見意之妙也。從𦍋聲。故曰葬者藏也。石經又一字作𦍋。則身省矣。而加一與說文同。

采番蓋一字也。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番下云獸足謂之番。足以明之。采之重文作審。亦可證。蓋采爲古文番。爲篆文。則全象形。尤古矣。許說不然者。卽以采部承八部。而當時又以采爲古辨字。與番異音。故立說如此。其云讀如辨者。因聲得義。不止讀若已也。

徐下云黃牛虎文。讀若塗。案左傳楚謂虎於菟。菟徐同音。此虎文之所由得此名也。爾雅滌虎杖。蓋亦猶此說。文無滌及菟。爾雅黃菟瓜。菟菟說文竝作兔。而莽下云犬逐菟。然則菟卽兔之俗字也。

犮下云以芻莖養牛也。段氏改作以芻莖養圈牛也。謂本之選注。案文選七發注引云以芻莖養國牛也。國牛蓋卽周禮牛人所謂國之公牛。充人云芻之三月。蓋卽許說所本。作圈非也。○所引國語。犮豢連文。孟子亦芻豢連文。知爲古之恆言。故說犮曰以芻莖養牛也。說豢曰以穀圈養豕也。其詞相儷。特以字從牛從豕。故云然。不限定犬羊不在內也。圈爲養畜之閑。則不必豕始入圈。而以圈說豢者。取其

疊韻也七發注之國字似衍文

周語犧人薦醴賈逵本作儀人說文犧下引賈說以為非古字此其一證也又秦詛楚文有羔彘牲字

釐下云彊曲毛案彊曲似當作強屈即倔強也漢書劉屈氂傳顏注屈丘勿切又其勿切案屈氂者屈強之氂也王莽傳以氂裝衣師古

曰毛之強曲者曰氂以氂褚衣中令其張起也字或作釐音義同余故欲據劉屈氂改曲為屈據顏注強曲改彊為強也然此二事皆作

釐不作釐乃假借字也春官樂師注旋舞者釐牛之尾敬官旋人注旋旋牛尾釋文

釐舊音毛劉音來沈音狸或音茅或作聲或作釐皆同道遙游釋文釐郭呂之反徐季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旋牛案陸氏以聲釐釐皆同

是聲部所收二字皆其分別文也然祇是假借非同字王莽傳又云釐令即注類部也案讀曰詭啓下云從戶從口疑是誤倒蓋說曰開也本非開閉正義乃引伸之

義也玉篇引書曰允子朱啓明則開明者了慧之謂也了然於心者必了然於口故從口而戶可開闔故從戶比象之意若啓主謂開門

則當入戶部矣且以問字類推之幸而門聲諧耳不然口戶是開門則口門不亦是開門乎古字從口比象之義其說猶先言從口

口部首列噉字可疑自噉以下七字噉吞二字依小徐在後皆口之本物例當首舉

而噉何以在其上且其說曰吼也呼也呼在喘吸之間正得其次即

以呼為噉之譌亦是虛字也况說文無吼則噉或後人所加故不得

其次乎噉下有噉字

台下云說也小徐本說也蓋為尚書舜讓於德弗嗣作注也史記弗嗣作不

懌新附懌字曰說也經典通用釋索詩頌升庶徵說懌釋文本亦作繹那亦不夷懌釋文作繹云字又作懌書料材用懌先王受命釋文字又作毀然則經典借用繹數史記之懌或亦後人改觀太史公自序作不台可知徐廣曰今

文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作不台漢書音義曰古文台作

嗣筠案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台音怡說也然則台

以說為本義湯誓非台小子釋詁台我也則借義怡乃累增之字心

部怡和也即說義也舜之所以不台者以天下重器恐德不足以堪

也君奭序云召公弗悅其意蓋亦如此若謂召公不悅周公為冢宰

此自是王莽傳中之說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矣且篇中明是勉

留之詞作序者無容不見

噉下云聲也蓋以毛傳眾也不得其情故易之也上文主伯亞旅疆

以其人多矣故毛傳曰眾然其人既眾則食必有聲非謂饁之者眾

也君子習於禮食豈有聲此則野人故有聲也刻畫微不至謔亦善矣

趾之古文也。與又部下所云手之列多略。不過三同意。上象足指下象足跟。右上作「」者。足掌長而指短。然不能畫其掌於下。故曲一筆以見意。謂足指止於是耳。一引伸爲行止。再引伸爲止物。若基址自以趾址爲正。諧聲兼會意。人之趾。室之趾。皆在下也。且以部中字言之。踵壁。躉。走。又手也。止足也。織者手文。適其足。抑揚其走也。少。跽。二人則四止。四止相對則不能行。故曰不滑也。上二止倒。所以象相背逆之意。皆從足。趾之止也。峙。前。歷。屺。歸。皆從行。止之止也。堂。距。皆止物使之不動也。是從之之字。未嘗有基址意。卽本字無基址意可知也。再以前後各部言之。走爲疾趨。故從犬。止。犬能疾走也。屺則兩足箕張也。故曰足刺也。步則兩足忽前忽後也。故曰行也。然則許君於從止之字。概以足爲本義。而於止之本字。獨以足爲借義。蓋以止與屺。坐等字形相似。故爲是言。然艸木之根。曰柢。曰本。曰卒。無涉於從土之址也。况許君不收趾字。固以止爲趾之古文也。特審字形小誤。因致周章。不知止字當放平看。不似屺字當封起看也。足下云古文正從一足。足亦止也。此許君以止爲足之明證。特此爲引伸義。非手足之本義耳。

此字說解不言聲者。止匕聲。皆近此。若言從止從匕。又云止匕皆聲。非義所安。故不言也。此乃會意字。鼻與二字亦然。其自畀与鼻皆聲也。卽形聲字亦有兩體皆聲者。夔之齊。妻。軫之於。且。龔之龍。共。舒之。

予舍隸隸之臬柰崇與隸配之臣已釐之釐來皆聲也且有四體皆聲者疑之子止匕矢是也

匙下云是少也從是少非重複也是少也者解字義謂是者少也非者無所惜於其少故必是者少而後謂之匙從是少者說字形也

說文有迹無跡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案此則漢有跡

字而召南羔羊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從迹即蹤跡是秦時無跡字

也特鄭君云迹之言跡知其解迹字與許君同說文迹靜字也跡則蹤

跡之以求其處所動字也然以靜字作動字古人之常蓋漢末作跡

以分別之也

遲之或體遲從尸案尸乃仁之古文其聲頗遠汗簡尸部尸下云夷

見尚書尉字从此案夷與遲聲較近郭氏之言可信當依彳等字

說解於古文仁或从尸之下增一語曰古文以為夷字竊意此乃使

尸之使也說文無使字既夕禮使林釋文使音夷本亦作夷以形知之

過下云微止也爾雅過但訓止皇矣以按徂旅孟子引按作過毛傳

趙注皆訓止許君加微字者似以微說過再以止說微也案釋詁瘞

幽隱匿蔽竄微也訖微安懷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過止也兩文相

連訓微之蔽與過相類障蔽遮遏皆止物使不闌入也抑訓遏之微郭云未詳意者微卽微之譌乎形聲並相近也○釋詁訓微者六字許君說微曰隱行也是漢高祖微行之說既出釋詁隱字而幽匿二字之義亦與相近又引左傳其徒微之則瘞幽隱匿之義皆具惟不見竄字義而書序虞舜側微卽竄之謂許君說匿曰側逃也逃者竄也說尚書側陋卽見微之爲竄也是但遺微字訓蔽一義故於過下出之乎○段氏曰微者細密之意蓋以微細引伸得此義然微細之義當屬之敝乃敝妙之引伸義也

徙下云行兒爾雅徙則也今本釋言是則也郭注是事可法則筠案徙從彳與律同意爾雅之則也猶今日則例之則故從彳猶云放諸四海而準耳非泛言法則郭所據本少彳旁遂依文解之非也

齧下云齒相值也左定九年傳杜注齒上下相值也案人之上齒在外下齒少近內此其常也東郭書之齒獨相當值如羊齒然故以爲異而表之非段氏所云如彘犀也

跟音下下云步行獵跋也案夬讀如撥足刺夬也友音曳犬足則刺友也恐此注當作步行獵跟也蓋夬友同音而轉之則爲跟若以一跟

字而當獵跋二字之訓似不甚合抑所謂長言短言者邪吾鄉謂兩

足箕張為刺刃婦孺則言獵躡呼如

躡下云跋也跋下云躡跋也玉篇則躡下亦云躡跋也知說文為後

人妄刪而連篆文讀之也乃小徐本躡下亦云跋也而篆文則以躡

易跋其說曰躡躡也又躡躡中間隔以跋字不似大徐本躡跋兩篆

相連而及詩風狼跋毛傳跋躡也說文亦無躡下之釋文跋字或作拔同又

大夫跋涉疏引傳大夫拔舍又召伯所拔釋文說文作拔似古無跋

字祇借拔茛用之而別有躡字訓曰躡躡校者以經典有跋無躡

下說解又曰跋也遂凡其為譌而改之不知說解中時有見行之字

而篆則不收者玉篇亦跋躡分收不謂為一字

段氏謂足部當終於路字躡躡二字不當廁此是也玉篇躡字在後

增字中躡字雖在前躡字之下然曰躡躡切有躡躡國其人行腳跟

不着地是以躡予望之為本義與唐韻切亦異躡當作虛又躡下云

躡躡也說文亦連篆讀

谷部丙字似當自為一部不當云從谷省丙下云舌兒也舌藏口中

安得有兒舌而有兒必吐舌也一象唇口象舌八乃舌上之理舌出

脣外則弄舌矣。且云兒則是事。此字應屬指事。

句下云曲也。從口。以聲。句之從口也。在漢則有臚句。不知古義云何。而以不但聲也。以象糾繚之形。與曲也。正合。此亦會意兼聲字也。

許君以十字為會意是也。然恐是從五之古文。以正之以會意。非四方中央之說也。天數五。地數五。故數至十而畢。然謂數始於一。耦於

二。成於三。而終於九者何也。三三而九。故終於九。九者究也。許君云。屈曲究盡是也。算數至九而止。十則進於前位。而為一。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為生數。合天一天三

天五。是為九合地二地四。是為六。用九用六之數也。合九於六。是為十五。洛書縱橫之數也。惟數成於三。故一二三同體。至四則變。變則

分別矣。故從八以見別義。然八而有包其外者。四卯之形皆然。包之則合併矣。併八為四。且四與六間一五。五位居中。折轉觀之。四六正相對。故卯

卯形相似也。自一至九。五數居中。五者午也。故古文以象其四通八達之狀也。周禮壺涿氏。午貫。鄭注。故書午為五。賈疏云。十字為之。是

足明以十同體矣。五貫者。益不作。後人以小篆五易之。其意遂不可見。故鄭君依杜子春改為午。然仍存故書五字。使後人得緣以用心。是知以篆最古。必

如是。乃足象陰陽交午之形。至於十則從以而正之者。二五為十。是以同體。且十進而為一。故字從一。從一。是反於一之義也。

讎下云猶磨也。抑詩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

則其讎。今本作售。依釋文所引一本。賈貴疏曰相對謂之讎。引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

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案此蓋許君改毛傳也。讎與報對言當是一

義。訓用則不合。故許改之。鄭亦改傳。但仍係一往之詞。蓋言與德是

自施者而言。讐與報是自受者而言。一往一來之詞也。故許亦不與

鄭同。似勝鄭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蓋卽無言不讐之

意。而讐校之語亦由此出。特是說經者依文訓義則言猶說文直解

字之本義。未嘗言猶。而此獨用之者。意者卽由改傳而然乎。應當作應。

謨下引咎繇謨。不引在前之大禹謨者。本無此篇也。

諗下云問也。息廉切。玉篇加諛也。一義卽許引書諗人之義也。廣韻二十

四鹽諗諛諛。五十剡同。集韻五十七驗收諗字。引博雅證也。案說文

驗下雖云馬名也。然識下籤下皆云驗也。婁下云卜者黨相詐驗爲

婁。皆借驗而不作諗。是知諗問也。諛也。驗馬名也。皆無徵驗義。皆可

借聲爲徵驗義。同一借也。今人以諗爲徵諗之專字。是謂耳食。

諫下云鋪旋促也。似卽易不速之客之義。小足以速諸父。以速諸舅。

亦皆諫之借字也。其速之也。必在臨時。故曰旋促。速之古文警亦從

言玉篇云從也似卽促也之譌集韻引說文舖旋促也一日飾也似
一日句亦出說文蓋不解許君意者刪旋促二字而又譌舖爲飾也
諫字似無由得飾意

謂從胥聲段氏所引胥訓才知之稱者甚備可知形聲字有義者居
其大半而許君往往不言蓋必的確而後著之所以異於介甫也胥聲也

而謂之才知其爲段借太遠

計下云會也算也案山名會稽者大禹會計之所也孟子亦云會計
當而已矣然則會也卽是算也算也二字殆庾氏注乎集韻但引會也

記下云疏也段氏改疋也於理自是然失許君發明假借之旨凡說
解用本意者半大都難解之字也其易解者往往就以發明假借揚
雄解嘲已言抗疏是前漢已有奏疏之目而去部疏下云通也不足
關此意記字不待說而自明故曰疏也人斷不至謂記有通意也而
疏有奏疏一解由此明矣古者施之上曰奏記施之下曰下記而條
其事而書之亦曰疏記

諺下云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後漢書諸侯王表序有逃責之臺服虔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

曰洛陽南宮諺臺是也師古曰諺音移又音直移反據許說則是景王作之本名諺臺後世赧王逃之時人爲改其名也玉篇諺舒紙切又直移切諺同上案爾雅釋言諺離也然則諺臺猶云離宮謂此臺不在王宮內也

課下云與聲案眵部有與雖眵有在上在旁之分如喪之從哭可援爲例不爲異也惟與從大課從介小異而介亦大之籀文也又案介部有界與界形相近而不同與舉朱切界九遇切皆由眵得聲故也課亦由眵得聲而古罵切者則後世變音也斗部𣎵亦從與聲亦舉朱切嚴氏謂當作課

謔下云戲也引詩善戲謔兮案當以謔浪笑敖爾用憂謔爲正義字當從言虐虐亦聲卽觀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而謔之常出於虐明矣諄下云諄擾也段氏謂諄擾之諄乃複舉字刪之未盡者非也諄擾疊韻字吾鄉謂有急而疾言者爲諄擾或卽此意下文一曰諄猶乃別一義故又舉諄字而後以獐釋之不連讀對字當隸口部以應無方而入犖部似涉牽強然係許君原本非後人所逸不第玉篇亦在此部足爲據也

業部業下云賦事也。集部引同是也。賦事者謂賦之以事也。故讀若頌。頌借字。業正字也。玉篇賤事也。廣韻賤事之兒。竝非。雖字在業部。業訓瀆業。又僕字亦在本部。則賤字亦似有合。然業之從業。蓋取繇猥之義。乃瀆業引伸之義。事既繇多。即當分與眾人執之。故知賤字誤也。

収下云竦手也。是與拱同也。而部中字皆執持之義。則以人有所持。其手必竦而上。不復下垂也。

發既以搏飯為義。則字何不從収。米且此字不見經典。搏飯之義。許君或即由字形得之。有增采古文辨字者。斯改為采聲耳。

莠下云同也。從廿。此殆望文為義。當依革部例。作象古文之形。篆文由者。楷書多直之。篆文斷者。楷書多連之。如林。今作林。本字作再矣。惟從之者尚有相聯耳。

是既直之。而又連之也。此其篆亦有然者。𠄎本會意兼指事字。從兩。然必連書之者。孫本作𠄎。依小篆而斷之。顧千里所改也。理初斤其一。知半解。師心自用。信夫。 𠄎具兩手。是一人也。𠄎具

四手。是兩人也。兩人之手而相連。是共為一事之狀也。猶四足相梧為𠄎。是兩人不順理之形也。舛字亦為四手。而上兩手倒者。古謂之舛。今謂之擡。凡擡物者。兩人相對。即四手相向。以作力也。共但取義

舛。今謂之擡。凡擡物者。兩人相對。即四手相向。以作力也。共但取義

於同不必於手之向背求義也。

異字從冂而戴之籀文其異以從。𠂇或偶譌或偶變要無取於𠂇引也。

曰下云又手也從E。E曰是何等字而可言從哉。原文蓋本作從𠂇。又讀者疑其不肖乃依楷書曰字中分爲兩字而不虞其不成字也。案直當云從到収耳拱手則肱必折而居手之下故以冂象之手在上。肱在下也。又手則如其上下之常但指相錯耳故以冂象之。肱在上。手在下也。皆以會意兼指事而顧爲所昧乎。

革下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下云古文革從卉。卉年爲一世而道更也。曰聲。案革以從冂之故。得列於此。承上四部皆從冂也。許君以古文爲會意兼聲。小篆旣象古文之形則亦同之矣。許君誤也。苟如古文下說解則變革爲正義而皮革爲借義正。顛倒矣。部首下本以獸皮爲說而部中字又皆皮革之義。足徵此說之非。篆文古文雖分隸省然是通體象形。非兼會意。形聲於其間也。篆當以前目錄及小徐本作革爲正。許雖統言獸皮竊謂直指牛皮。卽其字形亦從半字變之也。鞞鞞鞞鞞諸物。它皮不堪用。惟牛皮爲宜。

故半爲生物有頭角足尾之形。既剝之後則頭角皆已截去。廿以象其項而已。雖與燕字上體相似。然燕以廿象其籥口。今侈之矣。革之廿則牛胡開張之狀也。牛腹本大。剝後尤見恢擴。故○之以象大於生時也。股雖可剝而不大。尾直不可剝矣。故仍作十。無異形也。且皮革一物。而字形則異者。皮爲初剝之時。柔與委隨。故作冫。是委靡之狀也。革則以物平張之。故與生時大略相似也。○知作革爲正者。皆彘。韋皆從口。皆象牛腹之大也。○復從畲而省田爲口。韋之篆文作韋。墓之古文作墓。皆省曰爲口。由此知革蓋本作革。故篆文省作革也。○曰皆可以象牛腹者。韋之古文作奠。篆文亦省曰爲口也。田字汗簡作田。殆由寫革字者。斷之爲革。故許君疑爲白聲也。○患之古文患。小徐本云亦古文。從白心。通論篇云古文心曰白爲患。白揭人心也。筠案曰下云又手也。小徐此說猶今人云捧心捧膽也。由患而省之。而又連之。卽成患矣。如革省爲革之比。不必云心貫也。○博古圖有革。革兩體。積古齋康鼎作黃。頌壺勒字從革。則知是省曰爲口也。

孚蓋卽今狝字也。古包孚一聲。而古文又從示作采。聲義皆同也。蓋

音變之後人以孚讀不協乃作菴耳韓詩變化在啄菴今京師諺語猶云孚雞集韻十過字芳遇切育也引方言雞伏卵而未孚或作孵

鬥下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關下云遇也然則戰關當用鬥春秋之穀洛關今諺所謂關筭皆關遇也之義說文兩義今人合之

又部屮下云冒古文申而玉篇屮下云古文申字別無說解繁二字聲義皆同而儿部說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彌部說云屮也古文亦鬲字麻部說云臬也與赫同皆先說其義而後言其爲某之重文古人之不苟簡如此然則冒古文申蓋本無冒字乃謂篆書之屮卽古文之申非解所從之冒也然則重文之在異部者許君蓋皆有此句而旣刪之後猶存古文申一語後人疑爲挽佚而增冒字也且其說字義曰引也固與臬也一例然宋本作神也神當爲伸之譌本與仁人也屮也一例卽以同音同義之字爲說解也雖然屮之加又與伸之加人同意似皆申之分別文不當爲申之古文

反下云厂反形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之蒲反卽蒲坂也說文有阪無坂疑反爲阪之古文乃通體象形非從又也卽觀古文反與石之

古文后相似亦可見矣。○厂反形。案此即呼旱切之厂也。石從厂而古文磬作𠩺則石又從厂。與𠩺之古文厂相似。𠩺又與𠩺相似。蓋山阜以上聳為常。其厂厓之旁出而下覆者是反其常也。故反從厂而引伸之即得反覆之義。

叔下云拾也。汝南名收芎為叔。案詩風九月叔苴。毛傳叔拾也。許君不引而用其鄉語者。豈謂叔字在古為掇拾之通名。汝南獨存於收芎邪。鄉語在人口中未嘗有字而確知其即此字者。如吾鄉俗語多存古音。古聖先賢之遺澤也。呼家為姑。今漸改為哥。呼箕為其。則不改也。呼山蜂為山蓬。單言蜂仍呼如未蜂窠為蓬科。徵蓬蒙蠱門之即蓬。孟子本有作蓬者謫也蒙也。歎歎本是口相就之義。而吾鄉言之則心有所惡欲吐之詞也。支之古文柰。未有說解。案支下云手持半竹。則柰上下有竹。豈不為全竹哉。非也。手握一支上下皆見耳。

歸字下未解從矣何義。案疑下云匕矢皆聲。而匕部疑下云矣古矢字。然矢部無之又色之古文𠩺亦從矣。蓋從矢以會正直之意。禮曰正爾容執爾顏是也。疑字之匕矢皆聲似亦當作矣聲。集韻七之出此誤二字注曰亦書作矣

以矣為北之重文也未詳所本

聿部說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案聿律弗筆一聲之轉而不律獨加不字蓋發聲也夏王不降周祖不密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蓋皆發聲也猶之無念念也云爾晉書汲郡人不準不音彪似發聲之不亦當讀如彪當問之

廣韻引不準於十八尤南鳩切內集韻十八尤不下五二日姓也辭也所謂辭也似即發聲又

以羅敷竹可共載不之不是詩不與數爲韻而十聲第以不爲柑之重文

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皆用竹筆書之其竹以油漬年久者爲佳削爲三棱以其尖作字一削而成者上也須修改者不中用也因此知筆字從竹之故兔毛筆始於蒙恬蓋前此但用竹也又因知聿卽是筆之故聿從聿卽是手持半竹與彳顛倒者彳重在竹特以手持之表其不連本榦僅存一支也聿重在手故曰手之走巧也聿加一者說文云一聲繁非也一與灑之一斲之二畫之口皆同意筆鋒尖而作字不能肖其形故以一斷之以見自此以下是尖鋒也故金刻從聿之字率作聿不加一也

聿衆皆及也字音又一聲之轉一從又一從目者聿言其近手之所及也衆言其遠目所可及也從尾譬况之義故從其省祇作後字用耳非真尾也

設下云擊空聲空蓋卽孔字考工記眡其鑽空史記張騫鑿空是也物之有孔者擊之則其聲設然矣設徒冬火宮二切卽此音可揣知也

殺之古文彘與彘之古文彘甚相似特爭一筆耳大徐本彘亥同字

汲古謂改則不同亥之古文作彘豕就似非

皮下云從又爲省聲案從又猶可會剝取之意若尸則何由定其爲爲省哉蓋皮猶之革同係象形特革已去毛則平張矣故象其正面而作革皮未去毛其性柔故象其側面而作皮卽觀古文笱有角形玉篇作笱非也亦可知爲象形非形聲也篆文卽由古文籀文而小變之又案

甕之古文卮其下從人是熟皮匠也其上與皮之上半無異然必皮省而非爲省也是則遷就之說有不可終日者矣及下云柔皮也或從又是及亦作反也卽冒之下半

麟下云羽獵韋絃案此或卽今之套袴有袂無要者也音而隴切與

襪音文冢切相近襪袴踦也

支部敗下云敗賊皆從貝小徐本賦敗皆從貝案賊從戈則聲不得

言從貝賦字又本在貝部不待言從貝賦與敗字義亦不類其從貝而不隸貝部者有既具貞斂則贖員貫寶賡凡十字無一與敗字義合知此語爲後人所加本作賊有知賊本從則者遂改爲賦蓋臆揣其爲形似之譌也故二徐本不同必非許君本文不得強爲之說

補正

尚書渾言五瑞五玉其果同周禮桓信躬蒲穀尚未可決蓋云日觀四岳羣牧是牧者其本職之正名也下云班瑞于羣后是后者岳牧及凡爲諸侯者之通稱也知是時本無公侯伯子男之稱而馬注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特以五數適合遂億度周制卽沿襲唐虞正恐相距千二百年未必同也二葉前十三行陳碩甫曰釋文及定本集注皆作諸侯璆璒正義本作璆璒定本集注皆作大夫鏐璒正義云大夫奉璒皆用鏐飾是正義本作鏐璒也

二葉後十四行

繹山碑戰字從單下許君收之四部誤也鐘鼎皆從卩小篆整齊之而作卩耳卩卩皆是兩馬形也馬部駢駕二馬也駮駕三馬也駟一乘也王肅曰夏后氏駕二商駕三周駕四許君說駟始云一乘

據周詩皆言四牡四黃立說實則前乎周者駢駢皆一乘也詩駕我
騏驎釋文引王肅曰駕兩馬者是周之中葉此制尚存于秦幽在秦
西公劉當夏商之際故有三單之制單駢疊韻蓋初名單後名駢故
駢字訓駕車者不見于經然管子四稱篇曰入則乘等出則黨駢雖
所言者朋黨無與車馬事然上句曰乘下句曰駢猶是從本義引伸

也四葉後
十四行

艸部藹艸也木部藹木也較然兩物矣易困上六困于葛藹釋文藹
似葛之草本又作藹周南葛藹纍之釋文本又作葛藹藹之玉篇艸
部藹其次弟雖不同說文而亦在艸名類故廣韻集韻皆以藹藹為
一字與易詩合即與說文訓藹為艸合也爾雅釋木諸慮山藹楫虎
藹玉篇木部藹藹次弟正同說文說曰木名故廣韻以藹藹為一
字集韻增以藹與爾雅合即與說文訓藹為木合也然爾雅釋草固
無藹而郭注山藹曰今江東呼藹為藤中山經注作藤此亦當
然同一郭氏所作也似葛而藹大又
注虎藹曰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索郭氏所說形狀正與
葛等特以藹大而入釋木耳以字體論之膠木之藹又作藹是藹亦
可為艸名也困卦之藹作藹膠木之藹亦作藹是藹不但可以為艸

名竝可以爲糾纏之通語也是何也南有嘉魚傳曰纍蔓也中山經曰卑山其上多纍郭注曰今虎豆狸豆之屬纍一名滕郭氏以爲虎豆是纍與纍同字也又謂之滕即廣雅釋草之藹藤與易詩同義且同字也然則藹通作纍纍者綴得理也猶之藤本借滕滕者緘也皆以其蔓延纏繞而命之名特或有專字或用借字不必分別而許君曰從木藹聲正與吾所輯分別文一類○爾雅曰山纍別於生澤中者曰虎纍別於其小者然又曰槲山槲即別說之曰大而散楸小而散榎曰葍鼠莞即別說之曰莞苻籬而獨不釋澤藹小藹者蓋藹之名古秦漢間別其大小而增之爲藹以山虎二字別之已足故集韻韻會引爾雅竝作山藹虎藹也

五葉對字條之前補此

入部余下云舍省聲案筠清館周居後彝舍余字兩見是舍從余聲鐘鼎余字作𠂔者甚多是作𠂔仍從余聲也𠂔從𠂔雖與說文從𠂔異然鐘鼎從𠂔者多作𠂔則此亦不足爲異

補千八葉采番一條之前

口口二字隸體相似而篆固不同然從口者無論聲意皆在外惟甘在內皆于物理合谷則口內之物也𠂔在口上則不合然部內有𠂔及古文𠂔𠂔之𠂔則在口之內夫𠂔舌兒也舌而有兒是弄舌也𠂔

之上。一是為舌。舌出口外必張口。張口則上阿始可見。或者古谷字本作囟。故囟從之也。囟則省欠為人耳。從口者。無論聲意皆在內。與物理合。邑或皆從其義。員韋皆從其聲。皆在外。于物理在離合之間。員字之。是象形。非字也。惟員字之音與口相近耳。口有圓圍兩音。此但與圓近。○九葉前十一行之後

鐘鼎文霸勒二字皆從革。今檢得頌鼎𠄎。頌壺𠄎。吳彝𠄎。頌敦𠄎。師酉敦𠄎。允簋𠄎。其與小篆異者。姑無論。同者則如大徐。不如小徐。惟足尾則無不曲者。足似不宜曲。尾之曲也。既死之物不能條直也。十六葉前五行









鐘鼎反字同小篆。從又明白。十五葉後三行反字條跋語

聿聿皆是筆。又可於畫字徵之。小篆聿。畫從聿。古文聿。由從聿。是聿聿一字也。今本小篆說曰聿所以畫之。段氏遂於篆文增一橫。誤也。韻會引作聿。所以畫之。可知今本篆是而說誤。設聿是手。特巾巾豈可以畫物者。十六葉後九行

說文釋例卷十六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四五篇

目下云象形。又云重童子也。蓋許君時目字篆文固如此。其從之者。又如此。許君之不改是也。然因其中央兩畫而謂之重童子。則誤矣。鐘鼎文有兩體。正象目形。其作者。蓋因黑睛與童子之色不甚遠。遂省之也。本部衆字。目部𠂔字所從之目。皆橫書之。其中二畫皆衰向者。亦以略存本形也。石鼓文從目者作。碑文亦從目者作。文亦然。攬者直之矣。而衰向者不改。漸而作篆者。講整齊。以爲偏旁。則難於配合。始變作目。而竝本字改之矣。而懼之古文。其目猶作棗核形。此古法之未盡泯沒者也。若夫重童子者。在古亦不時有何不象其大同而象其特異者乎。○鼻首等字。說解中無人字。謂通禽獸而言也。足下云人之足也。說卦有鼻足作足。爾雅有狗足言人以爲之別也。惟口目下言人。知篆當作。何也。人之口中闊而吻銳。獸尚微似鳥。則絕遠矣。人之目橫而眚銳。獸之目縮。鳥魚之目圓。字正象人目。與鳥獸之目絕遠。故曰人眼也不然。眼下云目也。則目下云眼也。乃轉注定例。加以人字。不成癡語乎。

矐下云兒初生瞽者玉篇小兒初生蔽目也段氏從之案瞽下云過目也又目翳也而玉篇第云目瞽見與目過同義不足兼目翳之義似顧氏知矐之義為翳而不知瞽之義為蔽目也段氏謂有物雍蔽之非牟子之翳也夫既非眸子之翳則是何物哉此亦不知物情也左傳莊公寤生顧氏補正引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吾聞故老云兒生三日始開目常也有至五日七日者今則墮地開目以為常亦氣漸薄也故矐下云瞽則瞽下所云目翳者為驗蔽其睛而非如方書所謂雲翳許君欲其互相筦攝故如此立文顧氏則瞽不用目翳義即矐下不得不改也

黑部有黧而目部矐下矐下皆曰盧童子方言黧矐之子謂之矐玉篇矐同

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矐矐知說文盧字係省借矐矐則後來分別字

矐下云虞書耄字如當作此漢景紀哀夫老矐孤寡鰥獨顏注矐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一曰矐不明之兒筠案孟子借旄顏氏又借髦一切經音義曰耄今作耗知假借之途廣矣

矐下云目不相聽也嚴氏曰聽當作視易矐釋文韻會八齊引作目不相視也筠案廣韻十二齊矐下引說文云目少睛當作精矐下引說文

云耳不相聽。又引方言云：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睽。十四點，睽下云：無耳，吳楚語也。三字之義較然明白，不相混淆。玉篇睽，睽下雖不引說文，而義同廣韻。睽，五滑切，與唐韻廣韻同部。其義則兼廣韻及睽下引方言之說。蓋說文耳部本有睽，篆既挽之後，遂以耳不相聽之義嫁於睽，故集韻睽下直云：耳不相聽也。蓋有以睽從目不當言耳者，乃改之爲目。又有謂聽不屬目者，而改之爲視。於是後之人見睽睽兩字，一從目，則曰目不相視；一從耳，則曰耳不相聽。若爲儷語，誰復知目少精之爲真許語乎？又以睽，睽近似玉篇遂以睽兼睽義。集韻亦然。蓋所據說文已挽睽字，故遷就其說，鍊橋遂謂睽卽睽字，而其誤成矣。

相下云省視也。引易以證從木之故，引詩以證省視之說。蓋許君亦有疑，故委曲解之也。釋詁：相視也。見於經者，大都訓爲視。故許君從之，收於目部。竊意入之木部，以目爲從義，而取大雅金玉其相，毛傳質也，以說之，似乎易爲說解。不至如此迂曲也。樸乃作而未成之質，相則未作之質。山有木，工則度之，相度其質之所宜，故從貝也。特質也。之訓不它見，故鄭君改用釋詁。王肅與鄭爲難，乃宗毛耳。毛公在

秦時當得聞古訓故竊欲依之

爾雅釋鳥翰天雞釋文翰本又作幹幹當作翰說文翰天雞也知用

為羽翰既久因改作翰以為別不虞其為說文翰音之字也說曰丹雞曰赤羽與下亦羽

合故翰音登于天雞曰翰音即借之也知易之翰音不當如王弼注者中子上巽巽為雞且鶴知夜半雞知將旦皆有子釋字蟲

天雞釋文作翰曰字林作強然則即是釋鳥之翰天雞又誤入於釋

蟲拘泥者以其在釋蟲也而改之為強且改釋鳥之翰為翰於是截

然為二字林因而收此字郭氏因而強為之解也釋草苾莖釋木

又有苾莖著釋蟲密肌繼英釋鳥又有密肌繫英而且桑扈竊脂一

篇兩見則翰天雞之重出於釋蟲無足怪也且妄知藉著繼繫之不

本為一體後人改之以為別也強字蓋魏晉閒始譌故說文不收而

字林收之然唐時尚存不譌之本陸氏竟毅然從之此亦經訓不終

泯滅之一幸也唐人以天雞賦試士老儒知有兩天雞率眾扣簾而

請不知試官所以告之者何如也

天官染人注雉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鬲曰留曰希曰蹲與說文雉下

說異者惟鬲作鬲希作稀耳今本鷓鴣鷓說文皆無鷓字雖有乃鷓

鳥也

雁下云從佳瘖省聲或從人人亦聲

石州曰人與雁古音判然不合人亦聲三字必非許語

此其可疑凡有

數端從疒之字多矣何由定爲瘖一可疑字本從人而說加或字似篆體本作癢不從人而別有一字從人爲其重文也二可疑亦有一字從兩聲者然曰人與瘖省皆聲可矣何必分之成騎牆之見三可

疑形聲字亦有省者從其義也雁能鳴不可謂之瘖安得從瘖省哉

四可疑竊謂雁字當是從佳從疒從人會意字也疒蓋疾病之正字

而借爲疾速之意烏莫速於鷹故從之也其從人則如小徐說

雇下引爾雅竊字無解說下引爾雅則解之曰竊淺也何不解於前

而解於後邪郭注桑扈竊脂以爲盜竊脂膏恐諸扈下竊字同此義

用本義故不說淺爲借義始說之也或且謂郭注爲非然秋扈竊藍

棘扈竊丹吾鄉多有竊藍項下作翠色俗名爲澱俗作花竊丹項下作

丹沙色非淺青淺赤色也郭注竊藍亦云青色不云淺青矣且俗呼

竊丹爲偷燕支烏謂其丹在頤不在頂背顯白之處有似偷竊俠藏

也鄉人豈知爾雅而附會盜竊脂膏之說乎抑說下之竊淺也不當

在從虎彘聲之下恐係後人以有貓有虎毛傳增之

雋下云從弓非也當從短羽之尺役之古文假殺之籀文鞞

左半依玉篇右半依說文

其字皆從爰。爰從尸，則𠂔卽古文尸也。小篆省一曲耳。雋之𠂔在佳下，蓋鳥之尾上肉也。尾肉必肥，故說之曰肥肉。而雋永之義生焉。首下云，𦍋從此。案𦍋下云，首聲矣。於此復言之，是爲贅。且𦍋字當依大徐說，以爲通體象形。若許說從兔足首聲，殊未安也。兼有尾，但言足亦滿。有角有頭，有足有尾，可以見其爲山羊矣。若割兔之足以爲意，則字體破壞矣。而𦍋下亦云寬從此。夫𦍋從此者，𦍋之外無從首者也。不計本卽字。若𦍋亦從𦍋，不得第言寬也。

羊下云，從𦍋，象四足尾之形，非也。下文固云牛羊之字以形舉矣。旣以形舉，何爲又兼會意？且有羊而後有羊角，乃羊字反從羊角，以成字，何顛倒也？苟不論事實而但論文義，則小徐本爲安。云從𦍋卽是頭角之形矣。再說字之下半爲四足及尾之形，大徐加以頭角，則複抑或從𦍋一句，第爲部分牽屬而言。象頭角足尾之形，乃以字形論邪。

羔下云，照省聲，與熊下炎省聲爲一類。蓋二字之從火不可攷矣。夫魚燕二字下不言從火者，以其尾形昭著也。羔之從火也，或古篆之形近似乎火。小篆整齊之，以致然耳。王煦乃曰，羔當作羔，從小羊會

意以鬯發與今皆變火爲小證之於字形亦似有合而義殊不然苟羔爲小羊而作羔何以牽亦小羊而字從大羊乎雖漢碑有作羔者不足據也竊疑羊仍是羊八則羔也羊多一胎生一羔盛乃生二羔

吾鄉呼爲雙頭羔美之也吾見潁州徐州雙羔則非異事而口北大羊亦未有一胎三羔者

字形有二羔從其盛也母羊尾歧出者非歧

出也羔隨母後搖尾左右招之耳尖字以兩點象披形羔字以兩點象羔形亦象形之變例矣

象之歧出者可變爲某則羊之直下者亦可變爲笑

鳥下云象形是通體象形也又云鳥之足似匕從匕誤也鳥下不言從匕是也卽鹿兆亦非從匕能鹿毘亦非從比可推知也

朋下云羣鳥從以萬數前漢宣帝紀二年詔曰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許君蓋承用此語

佳部雁下云鳥也從佳從人厂聲讀若鴈大徐曰雁知時鳥大夫以爲擊昏禮用之故從人鳥部鴈下云鷖也從鳥人

當鳥人義厂聲大徐曰从

人从厂二字義無所取當从雁省聲竊謂鼎臣兩說正顛倒矣繫傳校錄已有說今再說之二字久不別白矣故許君特異其訓釋以區別

之蓋謂擊當用鴈故特說之曰鷖而莊子殺其不能鳴者亦卽鷖也吾鄉於鷖之蒼翼者猶蒙鴈名矣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物大夫本

多親迎者尤多。六禮須用五鴈。帝都之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豈可得哉。竊意鴈以行禮。故其字從人。雁則從

鴈省聲。○經義述聞曰。爾雅舒鴈為素說文雁鳥也。鴈鵠也。然則爾雅蓋本作舒鴈。鵠似雁而不能飛。故曰舒鴈。若鴈即是鵠。不得又言舒也。鵠李

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鵠。對文則鵠與鴈異。散文則鵠亦謂之鴈。蓋不知寫鵠者猶鴈為雁也。抑或爾雅係後人改。

食不得饜而君。鵠鷺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鷺。有

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原注此鳧謂鵠也。漢書翟方進傳

雀飛集丞相府。顏注此鵠字音芬。本作鵠。此通用耳。鵠雀大而色青

出羌中。與說文鵠字說合。廣韻十六怪。鵠鵠雀也。今說文說誤當依此補之。改之。似鵠而青

分聲則遠矣。介分二字形似。易訛。顏注音芬。本作鵠。當作音芥。本作

鵠。故云通用。若聲不通。豈得通用。玉篇蓋亦誤合之也。

蚩下云專。小謹也。從么。省。少財見也。少亦聲。案許君說誤。而其所以

致誤之由。則由於以為東專同字也。故曰專小謹也者。專以釋東。小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堯典二生馬。注云羔鴈。封禪書郊

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鵠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天官食醫。鴈宜麥。

王制稻以鴈皆謂臠也。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順時往來。禮用鴈注亦云取其順陸陽往來。則以爲鴻雁矣。自春秋繁露以鴈爲鴻雁，而說苑白虎通

因之。

茂堂說鵞字極有理。然玉篇卽以鵞爲一字，說文韻譜亦收鵞於三宣與專反內。註曰作鵞非，是書所用者李舟切韻也。然則齊梁以前卽以鵞爲古鵞字矣。

鴝鵒二字說玉篇皆用於鴝下云鴝扶云切。鴝雀似鴝鵞同上。又鳥聚兒又飛兒後文又出鴝字，蓋後增。前漢黃霸傳京兆尹張敞舍鴝

謹以釋專，故玉篇曰小謹也。今作專是爲善讀許書者也。知然者本部虛下云

篇祇引礙也。足知以礙說定以不行說礙也。說類此者甚多，學者詳之若混爲一句則不可通矣。段氏刪之，又不解幺少而解所誤增之田

象謹形，皆是不知而作。案幺少皆小意，小而重之是謹小慎微之意。

然闕中央未說非如段氏云云也。請以從重之字證明之。重有古文

𠂔，除從重聲。𠂔聲之專，專六寸薄也。爲正衣與重同。及專豈皆引伸義。及重亦有專豈之義。小徐曰爲惠者心專是也。詔，斷之三字不論

震下云與牽同意，則知牽從𠂔也。由此推之，畜亦從𠂔也。淮南子當

作𠂔田爲畜，謂𠂔而繫之田中也。此皆從古文𠂔者也。殷下云揉屈也從𠂔，此從重引伸之義。重者如重馬之鼻，乃制伏之意也。制伏則

屈服矣。故揉屈之字從之。而廢字即從殷聲。非徒聲也。此如甘部曆

本音麻依小徐說而改之

從麻。麻調也。案麻無調義。取麻所從之秝為意。則廢亦取殷

所從之卮為意。與震之礙不行同意也。故其古文卮從卮九聲矣。此

皆從古文卮者也。由此斷之。震下云。東者如東馬之鼻。乃東之正義

其字形則全體指事。非如許說之會意兼聲也。今之牽牛及橐佗鼻

者。穿鼻為孔。以大頭木貫之。而繫之以繩。以象木之大頭也。曰乃

牛鼻。則繩也。其曲而上者。猶牽震之口曲而下也。第橫東字而觀

之。得其狀矣。東從古文豈。而增一畫者。所貫乃鼻中央。分隔兩孔之

肉。不貫鼻之兩旁也。古文簡質。篆文從而加詳。若夫卮及補篆篇之

貞卮卮。則皆屬變體。如東之亦作白東也。夫東之者。恐其風逸也。

故小謹之義。因之。專壹之義。亦因之。東之則有所繫屬。加惠於人。亦

其心繫屬於是人也。故惠從之。

本義。顏注所云。或以東為東者。此人格。實訓。礙故為東也。

○積古齋。高攸从鼎。申。八。釋為惠。公號叔大林。鐘。屯

甲。釋為惠。叔以字言之。申即東。而東非謚。當為惠之省。又東。明尊

曹字。釋為東。

元字之在經文者。祇天元而地黃一義。許君於字形不能得此意。乃

以後世幽深元遠之義冠之而其解字形也第曰象幽而入覆之作
仿佛之詞蓋幽從兹兹從二么展轉以通其義甚迂曲也又不直言

從入從么其亦不安於心矣古義失傳當從蓋闕白從入合二亦以此

占下云從半馬是也馬下云象形骨下云從馬有肉則非也以物理

言之先有骨而後馬生焉以事實言之經祇有大辟知馬為後世之

刑則骨字之作在前馬字之作在後骨無緣從馬也竊謂骨字以會

意定象形而馬占二字以遞省會意試以骨字大概觀之頭臂腹股

皆俱全骨形也特骨形不能确象呂為一節之骨家其節相續而中有筋連之易為象形骨字通指全體故不能一象之故從肉會

意骨在肉中也馬下云頭隆骨也其說雖未備然亦當注于骨下不

當注于馬下也馬字當云從骨省骨而去其肉是馬意也既馬則第

存骨矣骨而又剝殘之故占又從馬省也許說失其先後之序矣且

馬為極刑窮凶極惡乃加之骨為大體聖賢君相皆有之骨而從馬

至不祥也如謂骨隱肉中非馬不見則見垣一方良醫尚爾況于聖

人且豈可謂比干剖心乃作心字宏演納肝乃作肝字乎

殄之古文以蓋從到人以會靡有子遺之意案以到之即以也亦

從到人者以以字反之而後到之也古不甚論反正故以從反人而

部中𠂔𠂔卓三字直取人義

臙下云臂羊矢也繫傳曰蓋骨形象羊矢因名之也鈕氏樹玉曰少儀釋文史記龜策傳徐廣注引皆作臂羊矢也設如段氏言嚴人物之辨則不當更稱臂矣凌氏廷堪曰禮之通例載俎之骨共廿一體牛羊豕腊及鄉飲燕射之狗皆然前體肱骨三曰肩曰臂曰臙為骨之最尊故升賓主人與大夫之俎筠案段氏不知臂臙為二故作曲說也玉篇不收臙字而臙在臂下肘上正當臙字之次云奴到切臂節也節正羊矢之謂廣韻同以臙為臙者猶儒譌便也九章算術音義臙臙那到切臂節也或作臙非是

允下云從八象其長也案八者別也無由得長義蓋如示字所從之八直象兩手抱子形耳古文從八亦可徵矣

臙睡一義猶之鴟雖一物蓋古人言語如此如蟲名蛾羅高亦名莢蘿蓋既取氏聲字為名即再取疊韻之垂聲字為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為足為鳥也既取我聲字為名即再取疊韻之羅聲字為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為蟲為艸也而許以蛾羅為螳郭以蛾羅為蠶蛾且同字不必有別也

脂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脂蓋據左桓六年傳牲牲肥脂立說然似誤彼與棗盛豐備爲儷語肥豐一義謂其盛也脂備一義謂其多也下文以不疾癘蠹申肥以備脂咸有申脂此其明證且曰備曰咸則牛羊皆在其中豈可各立主名乎杜元凱注脂亦肥也襲曲禮鄭注然鄭不誤杜則誤者左氏統言之曲禮主豚而言也而鄭君解脂不解肥似亦小誤肥字當作脂膏解本文二十一皆下字是本物上字是美備如柔毛毛卽羊毛肥則柔也翰音卽雞聲肥則翰也而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尤其明徵矣卽注其辭也亦似誤說文其豆並也此蓋借以備舉惟豕豚一物旣分言之卽當有別豕曰剛鬣矣豚是小豕小者當長養之時易於廓落而無實故以充滿脂膏爲言也鄭注脂亦肥也春秋傳作脂夫旣別禮于左則字體必異經義述聞曰經當作豚曰豚肥注當作豚亦肥也方言郭注脂亦作豚音突筠由此知釋文云脂本亦作豚豚亦豚之譌乃後人據已誤之經注改不誤之釋文也又案肥字有兩義牛羊曰肥與腴腹下肥也同皆謂肥大也於豨下云垂腴也徵之至若膏肥也肪肥也將腸間肥也皆名目也乃脂膏肪肥四字說文不類聚者膏肪似是指人言以上下文皆人身體名也脂指獸言

上下皆畜肉字。且明言戴角無角矣。然云無角者膏則膏亦兼人畜也。此三字之次序。玉篇略與說文同。惟肥字說文在部末。玉篇在肖下。皆不可解。若夫肥字從卩者。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牯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鄭注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是知割烹各異其煎和。所以節制之。此肥所以從卩也。大徐曰。肉不可過多。故從卩。夫瘠不能使之肥。猶肥不能使之瘠也。鼎臣將何以卩之。得不謂之迂謬乎。

肱臄二文下。皆曰牛百葉也。如果一物二名。則臄下當云肱也。此說文通例也。索牛羊皆有百葉。或二牛字有一爲羊之譌。乃廣韻肱一收臄兩收。皆同說文。玉篇肱同說文。臄祇有鳥臄。胫一義。周禮醢人職。脾析。鄭注引鄭司農云。牛百葉也。無一言羊者。然爾雅齶屬牛。曰齶。羊曰齶。旣別其名。而惟其齶也。是以有百葉。不當別其名乎。牛羊食艸入胃。復吐而嚼之。再咽則由胃而入百葉。百葉生胃之後。短腸連之。其外光滑。其內遍生肉刺。纖如鍼。比如櫛。其狀摺疊如梵夾。故以百葉名。至今沿之不改也。其糞由是而下。或卽以百葉爲胃之別

名亦誣也。胃大於百葉內亦有刺，但差疏闊耳。段氏疏於物情，故時有謬說。說解又曰：「一曰鳥膾脰，玉篇以膾脰爲鳥胃，是也。今有此語，音小變耳。」此雖於齧屬無涉，而鵝固齧屬也。鵝及麋鹿之胃，皆所未見。素佗亦齧屬，爾雅無之。蓋漢時乃入中國。○嚴鐵橋據五經文字，謂脰爲後人補入。

筋下云肉之力也，從力從肉。此緣力下云筋也，故立文如此。其從肉之故，已在肉之力也。句中而筋在肉中，肉非筋之正訓，故在從力下。而下文又解從竹之故，小徐本從力肉竹已失其義，物之多筋者之下，又有從力象筋也。則校者逞力下說於此也。段氏作從肉力，不分主從，不潛心也。

刀部則字，詳揣其義，似卽今之法馬。吾鄉諺語謂法度爲規則，似係則之本義也。宋書宗室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

剗下云刺也，剗下云判也。內則剗之，剗之注，剗剗博異語也。案鄭君合二字爲一義，許君分爲二義，是也。剗之者，殺之也。易士剗羊，無血可證。剗之者，出其藏府也。易剗木爲舟，可證。故內則下文云實棗於其腹中。

刃字以會意定象形。許君收於刃部，非也。當入刀部。左右兩一，則傷痕也。以兩一記於刀之中央者，刀刺肉中，乃有刃也。兩一既爲傷痕，何以闊於刃？此物之情也。木石無血氣，以刀斫之，痕如所斫而止。人畜有血氣，傷之小者不痛，則刃如所傷傷之大者，則血氣憤興，少頃必溢於所傷矣。故傷痕闊於刀也。若謂從刃從一，則是有刃一面不見傷痕，而無刃一面獨見傷痕乎？亦非物之情也。

耕下云：「曰古者井田，案此語不了。」段氏依韻會增，故從井。句文義少完，竊謂此「扱畊篆」而說故存也。玉篇田部畊下云：「古文耕字，或所据者爲說文完本乎？」

髀下云：「角中骨也。」段氏据髀下云：「骨角定其殊別是也。」而謂當作角中肉也，則又不識物情。髀者牛羊之角，外骨冒內骨，雖相附麗而不能合一。其內骨名曰髀，髀不堪作器。茂堂在京師，獨不見東河沿以之砌牆。髀之本纍纍，外向乎髀，則中外如一，渾合無閒。麋鹿之屬皆然。

玉篇無髀字，不應說文收之。考工記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曰：「威謂弓淵。」鄭君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記又曰：「長」

其畏。疏曰：隈，謂柎之上下。案其說與角曲中之意相當。然則增此字者，欲考工之畏有專字也。衡之古文𠃉，玉篇作與是也。肉角之古文也。石鼓作肉，古蓋作𠃉，向右者變而向左耳。旨之古文𠃉，從干甘，吾意其從几，譌而爲𠃉。几，分左右，以向左之几變爲向右之几，正與角同。因揣𠃉之古籀文，𠃉上，𠃉上，𠃉上，亦半之卜，亦是鳥形，亦是向右而變爲𠃉之向。左蓋本作𠃉，其斷之也。取其易於書寫耳。博古圖籀字其半所從之匕亦變而向左齋下云屠齋，蓋狀角聲，以其聲屠齋，故謂之齋耳。非兩字爲名也。今之喇，以其音亦如屠。

竹下云：冬生艸也。猶云松柏後凋耳。竹於春秋皆生筍。段氏謂竹胎生於冬，豈據冬筍爲言邪？不知冬筍與雷丸一類，不能出地成竹。至春則腐於地中矣。此乃南方之物，何以不知？○說又云：象形，下垂者箬箬也。說誤。今人畫竹口訣曰：个个个，个个个，破蓋竹葉異於他物，其形左右紛披，故以个字寫之。篆文象在上之葉，非象苞筍之箬箬也。初生時，箬抱筍，無所謂下垂，稍長，箬墮於地，更不能長垂於節間也。○竹下說解已：箬箬連文矣。則是兩字爲名，而其序字也。箬以箬訓而箬又訓以竹皮，又似一物兩名也。玉篇箬字最在後，註曰：竹大葉。

似顧氏遺之孫強輩所補。

段氏以節為今之簿字。於義自合。而其實不然。專下云六寸簿也。段氏以為即簿字是也。籍下云簿書也。以今字說古義。必不列之篆文。而改其形矣。曹全碑悉以簿官。謂簿領而歸之公也。八分艸竹不分。後人欲其有別。故從竹。

籍籍二字可疑。案玉篇籍字次第約略。與說文相當。訓曰飯帚也。後隔百數十字。乃出籍字。引說文廣韻。虞模二部。韻會七虞。無籍字。其韻十庚

豐羅切內收之引說文

而五肴籍字下亦曰飯帚。且說文兩字下皆曰受五升。殊可疑也。似說文本祇一字。別本譌為米。而說解亦小有改易。校者集

錄一處也。今當仍合為一。其字作籍。說解曰飯筥也。受五升。從竹。捐聲。秦謂筥曰籍。陳留謂飯帚曰籍。宋魏謂箸筥為籍。而音釋則用所

交切。蓋稍捐二字。雖說文皆收。而即玉篇廣韻揣之。知其當從捐。飯筥說本相似。而以筥下籍也。推之。小徐作籍也亦足徵其為一字知其當作筥。至秦謂

筥以下三句。則別異名也。知其當相屬。若夫所交切。則以稍所教切。捐所交切定之。凡從肖聲者。不得入虞模部也。

簾下云榜也。蓋即篇下云關西謂榜曰篇之榜。故字繼籒之後。段氏

引廣雅榜擊也。欲與上文筮答同義。然此當是標榜非榜筆也。

說文闕笑字。大徐依李監而作笑。段氏依唐韻而作笑。此据段氏注言之其實汲古本作从大注刻小徐本

作天其言不與喜音不信不暇辨也恐皆非也。竊謂當作笑。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

用古文。似為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

眉開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氏印之狀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云笑喜也。字從竹從犬。犬聲。夫笑無緣從犬而終風與氓笑與悼勞

朝暴為韻則夫聲亦不合。可知是從天天聲之譌矣。女部媿下云一

曰女子笑兒。其字亦從天也。說文校議說文拈字皆謂即艸部笑字

是依艸附木之見也。笑乃艸名。字林不得有從天之說。既云從天即

不得於笑字下增一曰喜也。句矣。至儿之所以譌為竹者。箕之古文

𦵏。玉篇作筮。此其確證也。古文蠡說文長箋譌作彘。皮之古文笈從

竹。良之古文𦵏。不知所從。玉篇作笈。筮。此旁證也。又隸釋王政碑作

咲。玉篇亦有咲字。集韻以咲為古文。以笑為咲之省。竊謂咲乃累增

之俗字也。然證知本字作笑矣。

段氏增箇之重文。小謬也。所自作注。又無一不謬。請一一辨之。小之

形與中篆不異。丁篆作个。即是避中篆而然。鐘鼎文作下。即引而長

之亦不當斷今斷之故知爲避也不應个字獨不避此篆文之謬也其注之謬則據六書故謬一戴侗安見唐本說文蓋李少温妄改之本也據釋名謬二史記貨殖傳索隱出竹千今史記作半萬个而說之曰釋名云竹曰箇木曰枚方言曰箇枚也儀禮禮記字爲个又功臣表楊僅入竹三萬箇箇个古今字也小司馬所謂古今字蓋以說文收箇爲古字寫經者作个爲今字而段氏改所引釋名作竹曰个以成其私誣也據左氏一个行李謬三似無此語也據月令左介右介謬四戴記呂覽淮南注疏釋文無不作个者據支下云從手持半竹謬五如箇有重文个則介亦竹枚也云從手持个可矣而云持半竹也非如夕之從月半見片之從半木出諸本篆下則可通出之它字下則不可通也案个直是介之譌字而其所以譌者則以介个雙聲其聲既不難易依介之從人從八而變爲隸則爲介依介之形而變爲隸則爲个其形尤不難易也秦誓一介臣大學引作个此其確證吳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韋氏注一介一人方言曰介特也故謂之一介左昭三年傳又弱一个焉與之同意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趙注曰一介草孫疏曰一草介知介者丰也是同聲借

用之字也。儀禮注：个猶枚也。與吳語一介同意。且有單言介而其義卽是一個者。左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疏引方言：畜無耦曰介。劉炫以爲一麋是也。月令：左个右个。鄭注以偏釋之。高注：淮南呂覽則以隔釋之。竊謂个猶三閒五架之閒，个與閒介皆雙聲。屋字不可言一枚。知左右个卽左右介，但不可如段氏直謂月令作左介右介，且不可忽謂介个通用。則云月令左介右介，忽謂各分其半，則又云左个右个。經文不可信。口雌黃也。今見經義述聞已較段說視此加詳

次第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第則說文無第可知。錢下云：次第也。馳下云：重次第物也。且玉篇先出弟，而後出第。字說之曰：今爲第，則是第字之作。雖在顧氏之前，而其時未久，故曰今也。其竹部又出第字，則孫強輩忘其已收弟部而增之也。況弟本上下牽連，楷乃斷其上爲以。今變爲竹，極爲鹵莽，與笑變笑相似也。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弟。韋束之次第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韋束之次第也。但省其文耳。又曰：字從竹，弟，弟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其說曰：从竹，弟，猶可也。有從艸從弟之第字爲例也。乃其篆作第，則

是從竹弔矣。謬有甚於仲達者。○考古圖漢器銘作𦉑。從艸從弟省。惟熏爐銘尚作弟。則漢時尚無第字可知。

箕下云下其丌也。繫傳曰丌其下也。蓋疑為傳寫誤倒。欲乙轉之也。不知丌下云薦物之丌則此云下其丌也。猶云下其薦也而已。故算

下亦云下其丌也。不可乙轉也。

典下云莊都說典大冊也。此說若第說字義。則上文所說足以包之。而必別為一說者。恐是兼說字形也。莊都蓋謂典作𦉑。從籀文大介與丌相似。故許君采之。

段氏遂舉於巽下。又刪去蘇困切。若以為重文者然。其說數也。仍曰文七重三。非又不以為重文何也。

也。即觀其說曰巽也。從丌從顛。說文於巽部重文有此文法。而同部重文無此文法也。且謂孔子作巽。則尤不然。孔子彖傳未有以卦名

屬詞者。惟健而巽。巽而說。行巽而動。巽而順。巽乎水而上水。以木巽

火。巽而耳目聰明。止而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說而巽。皆不改易其

字。是凡有巽之卦。皆以巽卦之名與它卦之德比類為言。殊非屬詞

之體。可見卦名本用顛。而巽則顛之德也。况下云說也。亦以卦德說卦名。與巽巽也。同。似卦名之字。惟此二字為特異。但乾

健坤順。不過疊韻雙聲。尚難改易。而顛巽則其音正同。故寫者比而

同之。非孔子時即然也。是以許說曰：鬯，巽也。以鬯爲卦名，以巽爲卦德，正合孔子屬詞之體。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蓋巽入也。入木於鼎下也。其字亦作巽，不作鬯。五經無雙，非浪得此名也。且加一語曰：此易鬯卦爲長女爲風者，可知許君所見尚有不誤之本。故的指之以詔後來。苟是時無一本作鬯，許君能杜撰乎？蓋恐此易鬯卦一語不了，故知爲長女爲風者以定之。因它處言鬯者，不如此文尤

明確也。豈謂此處獨存此字乎？

釋文不言說
大作鬯亦疏

左部下。大徐曰：今俗別作佐，案今之左右說文作𠂇，又今之佐佑說文作左右。大徐之說豈不謂然？顧本部差字所從之左，正如今義小徐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是也。古人尚右，故左襄十年傳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而左遷左計左道，後世沿之也。若差所從之左，仍作左助解，豈差忒義乎？石鼓文已用左右爲𠂇，又許君務爲分別，讀者不必拘墟也。古文𠂇從𠂇，二其從𠂇，當如許君意。其從二也，或二三其德意乎？然竊疑直是從𠂇，兩𠂇相疊，不便書寫。故變下𠂇爲二，如石鼓之重文作二也。不然說文多從𠂇之字，何所自來乎？有從二又之爻，獨不可有從二𠂇之𠂇乎？○又案從右之字

盍但聲無義祐助也說雖第云右聲然右亦助也是用本義也若下云從艸右右手也則如今義矣。𦍋下云夷羊百斤左右爲𦍋左右猶言上下約計之詞也是知說文未嘗不以左右爲少又也。

𦍋下云從𦍋𦍋爲下𦍋非聲非意段氏疑當作𦍋省聲余之初見亦與闇合旣而思之凡言某省者率因義近而知爲省或據不省之古籀文而定爲省亦有其字筆畫太多而率意省之者。𦍋之一占地無多何取乎省而𦍋爲背呂之名。𦍋乃謬戾之義。𦍋與𦍋謬近而背呂則不近然今之𦍋字則反由𦍋而變不由𦍋而變何也。字書有俗𦍋字作𦍋索𦍋正初變之形。𦍋變爲𦍋昔字亦然。𦍋則變爲𦍋北又𦍋在下之一於上耳。豈𦍋𦍋音同古人本亦通借邪。何𦍋之形與差近而𦍋之義與差近邪。抑𦍋本象形卽少省之亦仍可象形遂用以爲聲邪。

覡下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再以巫下云女能事無形徵之知非互譌矣。玉篇巫下云男降神爲巫女爲覡再以覡下云女巫也徵之又知非互譌矣。然毛詩陳譜正義引楚語與說文同。甘下云從口含一一道也是以爲會意字也竊恐是以會意定指事

字。口是意。一則所含之物也。物則當屬形。而曰指事者。甘乃味也。味無形。故屬事。不定爲何物。故以一指之。甘爲人所嗜。故含之。口中咀味之也。卽如毒藥螫於口。必速咽之。故曰仰藥。豈能含而咀之乎。○甘訓美者。何統五味而言之也。萬物生於土。故五味之致精者。皆甘。五臭之致精者。皆香。今以某薑蔥蒜之類。彙集而擣之。卽轉而甘矣。是其驗也。酸苦鹹之類。少未有所試。辛物所以多者。金屬秋成熟之候也。

曰下云。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亦爲乙。非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半從牛羊同意。乙亦與乙同例。且旣云諧聲。又云象氣。騎牆之見。吾誰適從。皇侃論語義疏引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爲曰。與乙力於土爲地文義同。以此二句亦出續字。而說謂之說文。道光己亥余授一徒名曰觀。結平八歲亦以曰字爲開口吐舌。許君乃作此孩。童之見字。所云吐舌亦謂乙也。知後人各出私智。憑臆改竄。許君原文

不知存者幾何矣。如可嚮壁虛造也。則吾亦有說焉。曰部後爲乃部。部中從乃者皆作乙。乃者。曳詞之難也。則謂曰字從乃以見無易由言之意。將得謂之不通乎。曰從口。口之古文必作口。乃足象形。曰字以牟半二字推之當作乙。發言時氣由中出。不由旁出也。小篆整齊之耳。不足致疑。惟圖字吾甚疑之。白之。象氣出。圖從曰。又象氣出。則當旋轉。其乙不當旋轉。

其口角也。且吾意直當作𠄎何也。篆文運筆之法象形字不論左右向左者多。若指事則大都右轉。如牟不作半。日不作𠄎。是也。竊嘗思之。天道尚左。日星西行。地道尚右。江河東下。故𠄎天气也。則左旋矣。淵水也。則右轉矣。人稟天气。受地形。而究屬親下。故從地道。即如磴也。碾也。右轉乃行。猶曰人工使然也。轆禾之碌碡。牛馬曳之。苟使左旋。則不能成步。猶曰習慣致然也。至於囤積之蘧蔎。既無性情。又無牽制。然右轉之則愈高。而愈闊。左旋之則愈高。而愈狹也。即露積之。苦蓋亦以右轉為順。左旋為逆也。其情如此。其理可想矣。玉篇作𠄎。雖亦是左旋。猶勝黏連於口角也。

今下云象氣越亏也。乎下云象氣上越揚之形也。詩之用此兩字也。同許君之說之也。意亦同。而詞不同者。於其音別之也。越為發越。是其意同。而於今曰亏。於乎曰上。曰揚者。試言兮及亏。則口氣向下出。試言乎。則口氣向上出。故亏下亦曰舒。曰平。不曰上。字聲之中有形。段氏謂越亏皆揚也。失音理。

于下云於也。許意與爾雅同。與毛傳異。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事淺先釋爰而後釋。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郭注於乎。乃以乎。男則本文當作爰粵于曰也。與下二句次序同。惟以越代粵人遂忍之。

釋於猶上文云繇辭以辭釋繇疏引於乎不顯是謂郭注於乎連文非也大禹謨禹曰於是也郭又云皆語之韻絕則是于於皆可用爲句絕也若毛公之于於也則與今義略同與許君大異詩自葛覃有于字而直至采繁乃釋爲於知非于字概釋爲於也采繁傳之于於在繁繇萬之下是特釋于沼于汙之于故鄭箋補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燕燕傳之于於在釋遠送之下是不釋于飛于歸于歸桃天傳兩于字也鄭君承此師法故擊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箋首言于於也尚不定爲某于字又申之曰當於山林之下是不釋于以之于也谷風比予以毒箋之于於同此君子于役箋則以往釋之與采繁同矣由此觀之于飛之于祇如今義作牽連字不須釋也予以于歸之于釋爲往不釋爲於也惟于沼于汙于野于林爲有著之詞乃釋爲於也然皆用之句中未嘗用爲韻絕惟呂刑王曰吁釋文引馬融本作于墨子尚賢篇引作於此由郭氏爾雅正義引之高檢原書乃用爲韻絕者矣經義述聞引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王懷祖先生曰乎本字也于借字也筠案此則于字亦用

爲韻絕矣。此爾雅義也。卽許君義也。然吾意于當爲吁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爲嘆詞。于嗟乎騶虞。傳以爲美之。于嗟開兮。傳以吁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省借也。烏部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文作於。故大禹謨之禹曰於。僞孔傳以嘆釋之也。

旨之古文𠄎從千甘。太奢闊矣。字形誤也。當從人甘。猶仁之古文𠄎。從千心。亦當作人心也。旨從匕匕爲反人。古文從正人耳。原其所以變爲千者。如大黃布之文。或讀爲大黃布刀。或讀爲大布橫千。以其文作𠄎。故可刀千異釋也。古文多加𠄎飾。不可以六書繩之者。此亦當然。○若以爲形聲字。邪。千字從人得聲。則忒從千聲自諧。而忒從千則聲不諧。故億忒香皆係會意字。因念𠄎之古文𠄎。蓋仍從二。又第有重竝之異耳。加兩畫者。殆亦取字形茂美。猶之忒香也。吾曩以爲兩寸字。殆不然也。

鼓下云郭也。小徐段氏說之。皆不了。郭包城外。此則第取其匡圍之象也。鼓以木爲腔。上下冒以皮。其中空洞無物。故謂之郭。經義述聞曰。說文鞶乃鞶字之誤。玉篇亦誤作鞶。後人又加鞶字。

符案
在後

收字中是以知之

音七盍切而不知磬卽磬之誤也廣韻有磬無磬是其證矣又

曰磬從去聲而音土盍切上文言釋山左右有岸居馬居之講居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

同也筠案玉篇磬下云或作鞞然鞞下云鼓無聲與鼓意正相反已

爲本部結尾矣而又以磬之訓鼓鞞聲者繼其下殊乖全書之例案

上文磬土郎切磬徒合切兩字雙聲而相繼出之磬鞞當是連語磬

鞞亦雙聲吾恐卽是一字卽作磬亦未必是古字也

豈下云一曰欲也登也案欲也似卽見部覲字之義登似卽于豆于

登之登故小徐從俗作登蓋許君以字從豆故取登也之說若凱旋

之樂於豆無涉也

譏下云斲也段氏所改固得其義然說解中以今字說古字亦時有

之玉篇气部斲下云危也切磨也譏下亦云危也皆庶幾之意切磨

也者刀部剗下云刀不利於瓦石上剗之蓋剗斲通也廣韻引訖事

之樂不引斲也句字從豈豈以樂為正義則斲之義不當冠於首將

無後人以譏斲同從幾率加此說乎

登下云豆飴也今所謂豆沙也段氏所引方言郭注是所自作之說

非玉篇又有疏字似卽登字而迨其部位又加宀也疏豆爲豆沙甘

美以豆作之者不及也。玉篇登於物於目二切。疏於丸切。

豆字說解之從口。蓋後人誤增此字。通體象形。一象所盛之物。古文

豆物在豆腹之內。此迨於上者。猶皿之一象。皿形矣。若謂一是幕中

則中必下垂。今不作口。知不然也。口其腹也。且則柄與底也。且相連

為體。不可割裂。若云從口。即從口亦不合。則何不云從一邪。

虎下云。從虎。虎足象人足。象形。案上二句。謂其從虎。從人也。下一句

又謂其通體皆象虎。蹲踞之形也。下一說為是。特列虎部於虎部後

不得。不曰從虎。既曰從虎。則下半不得。不謂之人字。而虎與人絕遠

乃遷就其說。曰足象人足。夫虎之足與家所畜貓正同。與人何嘗似

哉。古文𧇧似從鹿。將無再遷就之。曰足似鹿乎。釋山碑作𧇧。見兩上下

相連。蓋是。且此字即由古文𧇧而省之。變之也。𧇧蓋象其毛。小篆

省之。而又變𧇧為𧇧。不可分為兩體說之。又古文𧇧似仍即𧇧。𧇧字

寫者譌𧇧為𧇧。左心譌𧇧。右力譌𧇧。遂分為兩字。校者竝錄之。故玉

篇祇收古文𧇧。知其第見譌本也。兕下云古文從兕與虎從兕同誤

虎部序字頗失。次當依玉篇而小。迨易之。乃合。以虎彪𧇧麟𧇧繼虎

之後。皆虎名也。再以彪𧇧𧇧𧇧繼之上。三字虎兒。下三字虎鳴。

也再以虢繼之而虢義去虎遠以爲殿焉特玉篇無虢字或傳寫失之虢字則當刪

虢部贊下云分別也從虢對爭貝據此說則當入貝部矣虢而爭貝無是事也苟以貝爲主義以虢爲比象之義謂人之爭貝如虢之猛則與分別之說尚有關會否則依玉篇用爾雅贊有力乃合部義而從貝則難解蓋此字義疑許君亦聊且說之不謂其必然也

五篇去魚切之ㄥ或卽ㄥ之古文也ㄥ固ㄥ之籀文矣雖ㄥ口奔上似不同者然旣爲飯器奔上則不適用所以不作ㄥ而作ㄥ者必後

人改之以與二篇口犯切之ㄥ相避不知ㄥ當作ㄥ乃足象哆脣形也說文韻譜ㄥ字下以楷書ㄥ字照之ㄥ字下以楷書曲字照之蓋

是也小戎以驅與曲爲韻ㄥ與驅音相近說文ㄥ爲部首說曰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古文作ㄥ部中ㄥ字說曰散曲也詳部首及此說解是

ㄥ二字皆突爲曲玉篇曲爲部首古文作ㄥ注云枉也章也不直也部中收ㄥ字注云蠶薄也或作籀案其字形字義曲下之枉也不直也與說文ㄥ

下之散曲正合ㄥ下之蠶薄與說文ㄥ下說又合然說文古文ㄥ自在ㄥ下不在ㄥ下也廣韻曲下云委曲引說文作ㄥ象器曲受物之

形而以蠶薄之說專屬之曲字。說文艸部曲。蠶薄也。玉篇作曲。從竹蓋誤。案委曲卽

歇曲。是以說文兩義合併於一字下。蓋因兩字同變一形也。廣韻邱

玉切。內又有匡字。注云匡匣也。其義固與囧異。而從匚從玉。形殊相

近。或是囧變爲匡。又改從小篆匚也。○以字形言之。說文之囧。玉篇

同。說文之囧。玉篇變爲曲。囧從囧。玉聲。以囧領部。而以囧屬之。其理

順。以曲領部。而以囧屬之。其理不順。以字義論之。囧者器也。其字象

形。匚則不象器形。而與矩形之一股一句正同。卽與歇曲之義正合。

或匚本係囧之古文。而誤迻囧下邪。匚取歇曲爲義。則是全體指事字也。

盍字隸血部。誤也。何取於血。而以大覆之乎。盍當爲蓋之古文。當入

皿部。說文每訓大爲覆。然則盍字乃器中有物形也。下有皿以承之。

上有大以覆之。其中之一。則所盛之物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

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皆當爲盍。孟子。蓋亦反其本矣。則盍反其本

矣。兩語同意。而一用蓋。一用盍。足徵其爲一字。乃許君收盍於血部。

鄭君又別蓋盍爲兩字。二君時代相亞。蓋是時分用久矣。似借盍爲

盍。訓曰。何不加艸以別之。久假不歸。惟許君猶能訓盍爲覆耳。

丹之古文彤。從井者。豈部首說解所云采丹井者邪。惟畫續毛髮之

字乃從彡或古文不拘邪抑何與下文彤篆甚相似邪。

青下云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許君以丹青二物迥異遂以青字

為會意顧不言本物而言其所生且以木青火丹之色而加諸丹青

之石甚迂曲也丹下云巴越之赤石而青下不云石而云東方色豫

為道地也李斯諫逐客書西蜀丹青不為采青自是石名大荒西經

有白丹青丹是青即丹之類字蓋從丹生聲也炭下云可以染留黃

蒐下云可以染絳梔下云黃木可染者鈕氏謂梔為梔之譌是也赭下云赤土也不言

其染物石部字皆不言染物然則古人染物取諸草木故石黃石綠

之類以兩字為名知古人不用故未嘗命之名也然則石為古人所

用以染者惟丹青二物故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也青字從丹以其

皆為石也不論其色之異生則聲也如今之養器青花所用以畫之

物名曰朱亦此理矣○如欲五方之色相儼也則聲色臭味皆有五

方而腥羶香焦朽酸苦甘辛鹹皆不分屬依說文論之則焦朽皆借

字也況五音之宮商角徵羽無一非借字則五色偶用一借字亦其

宜矣

青下云東方色也白下云西方色也赤下云南方色也黑下云火所

熏之色不言北方色者青以木生火說之白以二陰數說之赤從火不待說矣黑從炎與北方水行不叶故別為說也黃下云地之色也不曰中央色也者中央本是土而其字亦從田也由此推之許君說字義字形必相附屬其或小有拘執讀者當變而通之然不知許君意者妄為增改亦由此矣韓康伯注易曰黑北方色也惟其但解字義不拘字形是以如此

食下云二米也案大雅河酌孔疏爾雅釋言邗疏皆引說文曰饋一

蒸米也饅飯氣流也今本流作蒸案饅流同音相訓與例合而不甚明了吾鄉於已熟之物將食而再蒸之謂之饅釋文亦引字書饅又作

饋字書云一蒸米也筠案謂饋一蒸米也出說文蓋孔氏誤而此文

一米也不可解恐說文食下說本作一蒸米也蓋謂一蒸之而熟不

使太過爛如糜也

饗下云孰食也謂孰其食也周官內饗外饗固掌割烹煎和之事矣

如謂已孰可食則有母之尸饗其詞不順

舖下云日加申時食也玉篇同申部云吏以舖時聽事申旦政也亦

與此說比附丑部云時加丑亦舉手時也越絕書時加南方云日加

云時加詞正相類廣韻以下沿襲俗語遂刪之矣因憶日知錄謂古

分一日為十五時不分十二時然史記歷書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

卒於丑此非言十二時者乎。又案雞三號寅也。是十二時以寅為首也。爾雅之言歲名也。首言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未言在丑曰赤奮若。是十有二歲以寅為首也。其云正月為陬必為寅月。可推知也。甲麻起於甲寅。黃帝之六十一年也。是始有干支之歲。卽以寅為首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乃行自古之常道。且年月日時皆以寅起。不第正月建寅也。言夏者尚書載堯以來唐虞禪讓不改制。夏時卽唐虞之時。故言夏以要其終也。司馬子長當漢武時猶以寅為首稱。而說文則始子終亥。又匠人鄭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顧亭林曰時有十二而獨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言甲子也。筠案是時十二支以子為首。故以子統之。許君鄭君與陳琳時代相近。皆首言子。知自後漢起矣。吾鄉舖時謂之飯時。子飯謂之錄飯。皆與說文同詞。○釋天疏引漢書律麻志云。迺以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筠按孟堅必言甲寅足知歲以甲寅為首。言麻元者當以甲寅為首矣。乃後世言歷元者以為上古七曜齊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是並不

知漢事。何況上古。宜乎各家所推皆不合也。

△下云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案從入一句橫互其中。上下文理不貫。恐後人加之。蓋從入一則是會意象三合之形。則又是指事。騎牆之見也。且會合皆從入。入一豈有會合意乎。又案大徐云非從入一。故其本從△之字皆作△。小徐本則作△。從入一也。然則篆文傳寫多由後學以意見變之。其有不可解者。蓋以此矣。

合下云合口也。當依段氏作△口也。與匙下云是少也同例。以字形說字義也。入以三合爲說。合卽以△口爲說。意互通。故互訓。吾鄉猶有△合之語。左傳既合而來奔。蓋用本義。杜注合猶答也。

𠂔字從身。究嫌牽強模糊。當依鐘鼎文作𠂔。則弓形矢形以手挽強之形皆具矣。石鼓文𠂔字蓋初變之形。射字又仿佛其形而變之。要之𠂔𠂔皆指事字。𠂔射則會意字也。豈以從𠂔者有讞廩二字。故以爲正文邪。然何妨列𠂔爲古文𠂔。爲籀文邪。又案射字古音釋。漢音舍又音夜。故詩借射爲鞞。而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以古音釋之也。或曰舍也。又以漢音釋之也。記又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而官名僕射因之。仍呼爲夜音。蓋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爲推尋義理者所

忽其音得以至今不改。此亦從其多者論之耳。乃尚書尚主尚衣乎去。且與且有謂以去聲為正者。失原韻。十陽布羊切。內收尚字。云尚書官名。集韻亦然。玉篇。砥。畢。林。一切。矣。何。為。人。

來部說曰。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本草綱目引縫作麩。案當作

牟。而上文亦當作來牟。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傳曰牟麥。釋牟而不釋

來。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於是毛公意曉然。

可知。謂經言來牟者。牟來也。初不謂來牟為兩物也。且是詩也。韓詩

作貽我嘉麥。漢書楚王劉向傳。貽我釐麩。嘉者美詞也。釐來古同音。

則釐仍是來。而其意皆主謂牟。是秦漢閒人皆不以來為麥。許君特

正之曰。周所受瑞麥來牟。又恐人謂來牟兩字為一名也。乃區別之

曰。一來二牟。於是較然為兩物矣。初學記天部引漢書曰。來麩大麥也。括自天降。然則漢人多宗毛傳。

麩字可疑。其說曰。來麩麥也。尤可疑。恐此字係後人增也。祇當依詩

頌作牟。猶眸子古用牟也。牟者侷也。小麥之用。廣大麥之用。狹為來

之助。故曰牟也。目能見物。以牟子所寫之物形與物侷也。周頌釋文

云。字書作麩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所引與今本不同。孔疏亦引孟子則作麩。以馬子俗字之多。乃有麩字。則其不占可知。廣

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案陸氏謂字書作麩。所云字書亦不必非說

文。而麥字何以說文不收邪。且廣雅麩麩竝稱。是來字亦加麥矣。何

以說文亦不收邪。則或解之曰。來為本名。牟為借字也。然詩頌用牟

至孟子而後用楚而陸孔所據孟子本又不同則何以知古有楚字而省借作牟也與敘所云皆古文者殊不符也則又解之曰孳育寢多許君所收且及漢令甲矣則時有楚字卽收之不勝於用借字乎然毛傳曰牟麥而此說曰來楚麥也則必非許君語如別言之當云大麥如渾言之當云麥也乃以來楚連文將以其爲一物邪兩物邪增此篆之人蓋以周頌連言故亦不思而效之初不知周頌來牟兩見毛公不釋來字鄭箋意亦謂自天而來者牟耳許君不從毛義故訓來爲麥所以正其誤也特古人不作駁難語耳推其所以增楚之故良由誤讀周所受瑞麥來楚一語此楚蓋本作牟轉寫加麥彼謂來楚爲瑞麥之名也故云然耳不知下文申之曰一來二牟區別爲二非一物而以兩字爲名也詩疏引作一來二牟乃初譌本再譌爲縫令人無從窺尋矣惟本作牟故得譌爲牟而卽此字之作牟知瑞麥來楚之亦作牟矣段氏乃謂古不分別大小麥不見麥部說解中兩言小麥乎段氏至彼處固亦隨文解之不加辨駁也許君何由知來爲麥則以麥字從來故也然則以事實論之旣受此瑞乃立來牟之名卽造來牟之字

來字蓋特製若既有牟字借用可矣古人不必使齊同也

是來牟先作麥字從來已在其

後若楚轉從麥不將母生子子還生母邪稊字放此然來者麥也禾者嘉穀也木末稊從定是何物稊其無雜又有甚于稊者

穀麩麩下皆云餅籩蓋許君時麩已分南北如今日也渡江而南即

無大麩以藥為之故藥肆招牌之末必書麩料二字北方麩第以麥

為之其磨之大倍於常磨磨麥為粗屑水和之包以蓆葉置圓模中

以足展轉踐蹈之令融合無閒鬱之室中生衣乃成擊破視之其色

黃者上也可釀黍稻色黑者下也可燒蜀秫及麥其形中規而質厚

故許謂之餅猶食部言稻餅也西部解下云籩生衣也醋下云執籩也

古人用字亦有象形者古詩蓮葉何田田以田字似蓮葉形也亦有

諧聲者漢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柏無迫義祇取其聲耳東方朔

曰來來者棗也亦象形也字形相似耳叱叱者四十九枚也亦諧聲也且有

轉注荆者楚也楚國亦名荆商頌且統言荆楚是複語也古多複語

今人好為之分疏何也至於王莽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

也升劉伯升也則假借之可笑者也

交下云一曰交倻也倻本作倻倻非字故依段氏本案交倻乃連語非以倻釋交也玉篇第

云遲也蓋誤交倻即陵遲又曰陵夷豈可訓陵為遲為夷此由說文

一曰之下多再出本字而後釋之是以致誤

屐下云闕謂其形不可解也。玉篇有重文，爰从凡，凡疾也。與行屐屐意合，依之作篆，則當作爰，與屐相似。屐篆或譌邪，而玉篇固竝收之。

集韻及有古丈
爰即爰之譌文

鞞下引詩鞞鞞舞我，段氏改舞為鼓，於理甚合，而與許說不合。字在爰部，故說曰舞也。此舞字不誤，則引詩定當作舞矣。印林嘗以之質王伯申尚書尚書曰：此必不能明者，闕疑可也。筠案玉篇云：和樂之響也。今作坎，既云響，即知其作鼓矣。特字之從章，從夆，可解。從爰，則不可解耳。乃爰為啣蓋，而從爰，又豈可解哉。

𦏧下云斂足也，為其字從夂也。然不如爾雅郭注：踈翅上下為得其情。凡長尾之鳥，其飛無不斂足者。惟鵲鷦之醜，不能常布其翅，欲有所往，直前赴之初飛，必布翅少頃，必斂斂而復布，其斂之頃，可及五步之外，故消搖游謂之捨也。其力在肩，不在翮，然未有控於地者，蒙莊乃極言之也。

韋下說以相背為正義，以皮韋為借義，又以為形聲字，似皆誤也。革韋一物，分生孰耳。許君說此兩字，其可疑亦相似。本部中字無一非皮韋義，可知韋字不以相背為正義。惟鞞鞞二字，云收束也，云從韋。

取其巾也是皆取圍巾之義蓋轉而從韋所從之口取義也故居部未案韋蓋會意兼形字革從口徐依小籀文皮亦從口與韋之從口皆象皮形其從舛與甃之從北相似甃柔韋也北從二人相背舛從又中相背其意同大徐說甃曰北者反復柔治之則韋之從舛亦當然也又攷它部之從韋義者弟下云韋束之次第也鞞鞞皆皮革義鞞取圍巾義與鞞同未有取相背之義者違乃形聲字不可以爲會意也鞞下云井垣也廣韻同段氏改垣爲橋誤合兩物而一之司馬彪謂之井闌是也今猶呼爲井闌木矣以木爲匡週而於井防人之陷也其用與垣同其質則木而非土許說垣字乃譬況之詞桔槔則所以汲水二物不相涉也桔槔以兩木爲之植者立而不動誠如淮南所言衡者之腰當植者之頂繫之以繩衡之本繩以大石其末繫長繩以挂汲鏃曳其繩則衡俯而鏃入井縱其繩則石重墜而鏃出井矣淮南所謂俛仰說苑所謂重其後輕其前皆謂此也段氏案語又以桔槔爲鹿盧又非也兩物同用而不同制鹿盧之制亦有植有衡其植別以兩木斜挂之其衡如車軸別以圓木冒衡亦如車轂其圍當轂之大半其長如兩轂兩端以鐵穿固之亦如轂也用之則加膏如

脂車然穀之端以曲木爲柄執柄而絞之則硬而于穀之腰而餅出矣吾鄉用之河南及濟南皆用桔槔段氏蓋未見而所訪之人又各據所見爲言故不能別也

罍之從罍也罍及也凡言及者必自後及之是從兄之義也弟之所罍是爲罍矣

補正

雒部云雙鳥也既以雙說之矣部中雙下云佳二枚也夫二枚仍是雙鳥則雙不當爲雒之重文乎佳部隻下云鳥一枚也與佳二枚也爲儷語又云從又持佳持一佳曰隻二佳曰雙然後知雒讀若疇疇之爲言疇也雒主鳥之疇侶言也雙字雖隸雒部而以又爲主主人之用鳥言也少儀曰其鳥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左傳公膳曰雙雞是知非雌雄自具之雙因人用之而成雙卽知隻字由雙字而生禮之用一鳥者未嘗言隻是可徵也斗酒隻雞是三國時事古無此語穆天子傳曰乃獻白玉口隻郭氏無注傳又曰于是載玉萬隻注曰隻玉爲穀見左氏傳案僖公三十年傳曰皆十穀杜注曰雙玉曰穀說文曰二玉相合爲一珏或作穀案郭注意謂傳文省雙爲隻

也乃西山經玉山山下郭注引穆天子傳曰載玉萬隻以歸郭又解之曰雙玉爲鼓半鼓爲隻是又據隻字說之其說兩歧前說是也說文惟從雙省聲所引左傳駟氏惟今本卽作雙此省雙爲隻之證然與吾意不同蓋鳥及玉本不雙人用鳥而謂之雙制玉使同形而謂之雙皆舉事之異于常者而立此名若用一物是常事也不須立名然既制雙字卽對雙言之謂之隻兼省雙之一佳而字作隻吾故曰隻之字由雙而生也

三葉後十七行之後增此五葉後

金刻作〇直與么同

七行

奮部云鳥張毛羽自奮奮也凡說解之用重言連語者例有數種而加自字者甚少有但舉名目而不復訓釋者詰下云詰誦也以其爲恆言也有先舉名目後加訓釋者論下云論拏羞窮也以其非恆言也有一事二名者哺下云哺咀也分用合用皆可也有以字之借義釋正義者倉下云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是也有取義於偏旁者螟下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是也有一爲通義一爲專義者靡下云披靡也是爲通詞故不指言其物旒下云旌旗旒靡也指言旌旗則不可通用也有用同聲之字者矚下云目矚薄綴山也山與矚音

同而義異用之者以見凡同聲者即可借且因是借用皆在薄綴之下不似譌拏在羞窮之上也有以本篆之疊韻字代本篆者霆下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擬出萬物不言霆霆而言鈴鈴取其似雷聲又以同聲之擬說之而後其義始了也凡右所舉者無論詰詘之疊韻山山之重言皆不別加一字惟詒下云相欺詒也斗下云相糾繚也于疊韻字之上加相字與奮奮疊韻之上加自字其文法同矣蓋欺詒者必兩人糾繚者必兩物不言相則不明也其言自者惟苟部云自急救也正與自奮奮也同詞然其義仍有區別苟急雙聲苟救疊韻救誠也主施諸人者言苟則震動恪恭之謂主整飭其身而言故言自所以別於人也奮之言自則別于騫舉之後也詩曰不能奮飛奮于地而后戾于天奮不得即謂之飛如雁之類是已其飛也可以日夜不休已其初起于地也則鼓翅奮翼騰躍久之而後能上故曰


張毛羽自奮奮也

四葉後五行之後

蕘死人里也此說不合周禮蠹蕘是古義也薤露蒿里出于田橫門人是漢義也豈宜舍古而從今乎蒿里者蒿菜所生也改之爲蕘則薤露又當如何改之乎玉篇蕘在殍下次弟尚合

六葉珍勝二條之間增此


利古作𠄎。從𠄎聲者。黎鋤皆同。𠄎黎黎釋。黎黎皆省。𠄎為𠄎。惟邈大。徐作邈。朱鈔小徐本。又作邈也。何以諸字無從利者。而風部颯獨從利。其可疑已具於句讀矣。七葉後十五行 刻字條之前

〔〕之說無徵。金刻𠄎字。已見指事篇。八葉後 七行

史記五帝本紀贊。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

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湏池。第則俗改久矣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

安可不博觀乎。筠案徐廣。劉宋人也。據其說。則是時已有第字。○弟

之作第也。蓋鹵莽者變之。箕之古文上體與弟略似。玉篇變爲筓

上體則與第正同。皆不可以六書之法解之。十葉後 五行

康鼎。艾白內右康。卽艾伯入佑康也。頌鼎。屯右通彙。卽純佑通祿也。

十一葉 後三行

王汾泉煦說文音義。說𠄎字曰。左部𠄎。籀文作𠄎。檢說文偏旁。竝無

𠄎字。而𠄎字則更見疊出。疑籀文𠄎。从二左。傳寫脫一左字。遂从二

作𠄎也。山部嶮與隍連文。疑嶮隍一字二體。與𠄎从二左。更可相證

十一葉 後八行

鐘鼎文曰。字作。繹山碑猶然是小篆。未改古文。蓋乃指事。

字非乙聲也其所以作日者甘字古文有日出二形故日字以

一記於口旁不正口上許君作山者蓋如大徐說山字中一

上曲則字形茂美漢之作小篆者偶然曲之以為姿許君即據以為

說非李斯本然十二葉前

小兒磨墨皆右轉十二葉後蓋亦親下之故師必教以左旋雖亦有所依據而

未免矯揉矣十一行

鳥乃親上之物故爾雅曰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可知楚人尚左

之非周人尚右漢初猶然十三葉一行之末乃有證也

竊疑虎字不但非古籀文所無即李斯初定之小篆亦未必有也許

君說文成于漢和帝十二年距秦始皇元年凡三百一十七年矣流

傳既久安能無所增加虎字不見經典漢賦亦無用者蓋本無此字

案彝器款識虎字作虎者此小篆














楷書虎字之所由來也作虎者此石鼓


楷書虎字之所由來也然皆牽連書之未嘗斷為上下兩體即繹山























碑號字兩見所從之虎仍是款識之虎獻字所從之虎雖異

於號字所從然仍是虎字小變初非虎也且說文從虎之字之見款

於號字所從然仍是虎字小變初非虎也且說文從虎之字之見款

識者。虞作。虛作。且及。戲作。皆之小變。惟虞作及。戲作。則直從矣。要是偶然省之耳。卽自爲字。之後其音爲荒烏切。與呼古切。雙聲而兼疊韻。亦可證其非兩字。卽如老部中字。率從老省。而壽考孝三字。見款識者。省者固多。然作。則虎省爲。亦謂之從虎省可也。所舉款識中字皆出積古齋均清館兩書○十四葉後十一行

段氏本凡從虎者皆改爲。爲從古未有之字。十五葉前二行之本

五篇之。去魚切。十二篇之。丘玉切。本是雙聲。吾疑其卽是一字。下云。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下脫去說義之詞。但存說形之詞。曰象器曲受物之形。上文部說曰。受物之器。象形。兩部相比。推知亦是受物之器。許君又引或說曲。蠶薄也。雖仍是受物之器。然既區爲別義。則知形仰。孟當是飯器。此以字義推之。而知其可合也。有籀文。則亦當依夢英作。卽是籀文。同向右。同向上。分籒省耳。且之古文。籒之古文。及。籒之籀文。梧之籀文。論其器則口必向上。論其字則口皆向右。是以部字。集韻有籀文。則一側一仰。尚可通假。何

同此向上者不為一字乎。此以字形推之。而知其可合也。且以字音推之。亦有可徵者。從口聲者去也。與口今雙聲。而古疊韻者區也。詩小戎以收斂驅續轂鼻玉屋曲為韻。汾沮如以曲蕢玉族為韻。斯干以除去茅為韻。生民以去呱訂路為韻。則口當是同聲。乃許君分為二字者。口部無屬。囙部祇有兩字。從之者少。無所據以合之也。至于口篆弇口。象形篇中。吾謂其避口犯切之。口今知非也。△有或體。筭去字正書從△。玉篇口部直作△。寫說文者。以其與△之正書△同也。遂弇口作口耳。辛亥初秋作此及檢原本乃知已有說然今昔所見不同姑址存之。○十五葉前十一行

左昭二十年傳齊公孫青。字子石。十六葉前十一行

青字條與十八卷二十一葉一條當刪併為一。十六葉前十一行

吳越春秋曰。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又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

暎。時加禺中。十六葉前十一行

淮南子曰。大陰即太歲也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

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廣雅釋天。甲乙為翰。寅卯為支。以上皆如古法又曰。子周

丑狄。寅楚。卯鄭。則用後漢說矣。稚讓魏人也。猶述前漢之說。許鄭兩

君反遜之乎。○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言

於寅年寅月寅日生也。惟寅爲十二支之首，故以之自矜異如此。同上

說文釋例卷十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六七篇

木下云從中非也必從其義乃可云從中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從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一象榦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梅下云可食者區別之詞也後文某字乃是今之梅子而爾雅則無某字第曰梅柎故郭氏忽之注曰似杏實酢直如今語惟陸璣疏與許同意陸曰梅子青不可食柎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未言其可食與否知梅柎一類二種以材爲用非果品也當許君時梅某蓋已混淆故別之曰可者僅詞也若某字則直說之曰酸果矣

柔下云讀若杼故大徐引唐韻直呂切段氏乃以玉篇時渚切爲是則是許君非也段氏講古音何乃泥今音邪

樵下云酸小棗段氏疑之不知酸棗分大小亦分甘酢特較小爲大不與棗爭大也其木則有極大者

段氏祇見楓香故說楓字未確北方之楓木其實類樛但兩兩相對

而生俗以形似呼爲燕子南方之楓香木其葉似楓而實如栗房焚之有香氣非一物也如或楓人卽楓香則不當反遺北方之楓也倉頡籀斯皆生北方苟非橘柚錫貢將儕於荔枝龍眼不爲之專製字矣況無大用如楓者乎

榆下云榆白粉粉下云榆也陳風傳粉白榆也疏引孫叔然曰榆白者名粉許君榆下說似爲粉作注乃粉下不云白榆也則又似謂榆爲白粉者何也下文梗下云山粉榆有束莢可爲蕪荑者孫本荑作夷釋木無姑其實夷似與此相當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本草綱目蕪荑下李時珍引說文曰梗山粉榆也有刺實爲蕪荑其上文云梗名扁故此引梗以實之非字誤然梗字可無梗字見詩不可無也李氏又引楊蒲柳也其訓甚雅惟李乃明人何以所見說文與今不同然其所引來下之一來二來甚可信也

枚下云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攴詩曰施于條枚案此凡兩義云可爲杖者是禹貢柝榦栝柏之榦傳曰榦柝也疏曰柝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筠因今人以柝爲馬策而左傳云以枚數闔枚以策馬故

從支也。知此義以榦爲柘也。許君引詩則枝榦之榦。玉篇枚箇也。箇數之一枚也。木必一榦而后枝分焉。詩伐其條枚傳榦曰枚是也。然榦取諸弓非柘之別名故不列枚於柘字後。又非築牆耑木之本義。故亦不使與榦篆相儷也。小徐本可爲枚句在從木支之下蓋疑榦爲枝榦無不可爲不特可爲枚故逆之也○枚字說解甚可疑。說曰榦也將依僞孔傳榦柘也說之則與可爲杖句連貫矣。然自本至條凡十三字皆指木之一端而言而枚承其下不應是木名乃十三字中有榦字固木名也將無兩字本在前脫誤在此邪。將依毛傳榦曰枚說之則榦卽本也與十三字一例矣。而可爲杖句不應承其下。將依小徐本以可爲杖迨置從木支之下則從木支會意何以得榦也之義乎。姑獻其疑以俟君子。

杖下引詩曰桃之杖杖小徐本此下又引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杖杖此說詩之詞祇存首句也凡廿五字兩引詩曰非屬詞之體蓋兩本不同。掇拾爲一大徐用其一本故無凱風也。且引詩作夭夭釋詩反作杖杖皆足證段氏之說之精惜未列二徐異處而輒加辨正令人猝不可解耳。所以夭夭爲少盛兒者夭者屈也。白樂天詩借爲曷字用之。高錕皆訓不正俗作至蓋於字形得意木之嫩枝荏苒故

多天屈矣。

樹下云木也。段氏曰未詳。案此木吾鄉多有。用亦甚廣。葉似槐而微尖。叢生作長條。冬斷其條。置窖中以土埋之。至春裁之。則茂。當春斷而栽者不及也。一二年者中爲筐籠之屬。大一柝而短者中爲田器之柄。長者爲槍柄。其質堅而性柔。攢竹者不如也。

樛木二字。段氏依韻會所引。合併其說解。而刪樛字。嚴氏曰詩樛木釋文引韓詩作杻。引說文云木高不云下曲。則六朝舊本分樛杻爲二篆。韻會非筠案。毛詩有樛無杻。爾雅杻者聊。下句曰杻而無樛。廣韻十八尤收杻字。云高木。廿幽分收樛杻。各引說文集韻十八尤合爲一。廿幽分爲二。渠幽切。內又收杻云木下曲。玉篇亦合爲一。竊意樛字果係後人羸入。則何不依仿以爲言。如說爲杻之今字而說曰順也。而割一句爲二。且

樛木傳木下曲曰樛。不言高。蓋下曲爲葛藟累之所由。無取乎高也。蓋許君宗毛。樛下云下句曰樛者。取余足以說詩。謂詩及余足皆當作樛。不當依韓詩作杻也。卽繼之以杻字。而說之曰高木。謂杻字之訓。自指謂木之高者。於下句無涉。今余足下句曰杻。則同聲假借也。揮下云一曰犁上曲木犁轅。茂堂据集韻類篇無犁轅字。欲刪之。是

也。廣韻亦無之。玉篇則曰犂轅頭也。從知二字爲後人加注。謂揮一名犂轅也。茂堂謂卽耒耑非也。上文耜耒耑也以金爲之。故有重文。鉛揮則以木爲之。犂無轅樓。乃有轅。古無樓字。蓋通謂之犂。故曰犂轅也。椴下云種樓也。是卽樓也。

椴下云矜椴而矜字繼其下。則曰木也。案本部木名至櫟而止。以後皆本根枝葉之類。自柳以下。則器用矣。矜字上下凡十六字。皆田器。安得以木名廁其閒。玉篇椴字次第與說文相當。而矜字則在前。文桔柞二字之閒。蓋後人因矜椴之說妄逆於此。

榿下云瑚榿也。謬。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二器制自二代。安得混而爲一。禮記釋文連本又作璉。論語釋文無說。然則榿其本字。連則省借字。璉則涉瑚而從玉也。卽曰鄭君不聞其制。蓋許君亦不聞。遂連言瑚以定之。然獨不可曰夏后氏宗廟黍稷之器乎。

榿下云機持繒者。玉篇繒譌繪。段氏遂欲改繒爲會。而引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相也以明之。案此語自是綜於榿無涉也。說文綜機縷也。玉篇曰持絲交。二說相成。綜以縷爲之。持絲之交。忽上忽下。故曰出入不絕也。滕卽詩杼柚之柚。釋文云。或作軸。吾鄉猶沿此稱矣。

其持經也使絲不亂也。綜之持經也。則分經爲二。使絲相交也。設不交。則何以含緯乎。上部翹下云。機下足所履者。卽所以抑揚此綜也。織旣成。繒則滕去身遠。不便於織矣。故有複以卷之。小徐曰。複卽軸者。今人亦呼持繒之木爲軸。與持經之軸同名。然複以圓木爲之。兩端多爲通孔。卷繒之後。以直木轄孔中。使之不動。滕則以竹爲之。而木爲匡。名同而形固不同。案滕以轄制爲用。複以旋轉爲用。各與車軸相似。故均得軸名也。總此諸器而論。複最與織工近。滕在外。綜又在。外。翹在下。而上與綜相直也。

柎下云。闌足也。段氏疑闌當依韻會作鄂。案韻會自依常棣爲說。許以樂柎枹控柷類列。皆樂事也。闌下云。門遮也。閑下云。闌也。橫下云。闌木也。則闌者以橫木限之之名也。虞下云。鐘鼓之柎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虞以羸屬爲鐘。虞以羽屬爲磬。虞鄭注。橫曰筍。植曰虞。統言之也。許以虞爲柎。析言之也。虞祇是直木。別刻木爲鳥獸之形。以承之。其形必大於植。而後植之立者不搖。是之謂遮闌。其足矣。足者植之本也。今日壇廟中樂虞爲白鵝。以承之。知古者亦然。柎下云。擊鼓杖也。雖不定其爲原文。與否。然文義自通。段氏改杖爲

柄而又不刪擊字。何其不通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說文桴鼓柄也。西征賦注引說文枹鼓椎也。卽改之曰擊鼓椎也。亦通。若鼗鼓有柄。楹鼓亦可。強謂之柄。然豈所以擊鼓乎。凡段氏所引考之原書多不符。玉篇枹鼓槌也。

祝下云樂木空也。當作控樂也。與控下云祝樂也。轉注。今本乃分控爲木空。而又迄樂在上也。案祝樂控樂似非屬詞之體。然瑟下云庖犧所作弦樂也。簫下云參差管樂。筑下云似箏五弦之樂也。箏下云五弦竹身樂也。是凡樂器許君多謂之樂者。嚴氏據毛傳祝木控也。謂此當作樂木控也。似與許君語例不符。

橋下云水梁也。梁下云水橋也。案橋之見於經者。士昏禮。笄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廢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橋。井上桔槔。知古人未嘗以橋爲梁。而經凡言梁者。或謂屋梁。或謂魚梁。又不第橋梁也。呼梁爲橋。蓋始於漢。許君說橋。則弃古義。而用今義。說梁。又甚狹。夫梁旣入木部。則屋梁當爲正義。而凡梁皆統之矣。王煦曰。水部沔。廣韻集韻並音商。以此知其當作沔。梁。梁皆當從沔聲。是也不必從水。乃爲水橋也。蓋以事勢緩急揣之。當先

有屋梁而後有橋梁屋梁架空而過而橋梁之制相似因取其名矣許君誤也然橋水梁也梁水橋也文法鄙拙蓋後人所改也玉篇梁下亦云水橋也橋下云梁也又引

禮東序如橋街

楊下云左傳楊拙而篆文先拙後楊其說解又相似吾疑為誤倒然玉篇亦先出拙字引說文五滑切斷也一曰給也不知亦引自說文否今無此句朽下引左傳檇杙再出檇字云斷木也上下文次序亦與說文大同當再考之段氏疑欂為淺人增案鸚鵡賦順欂櫨以俯仰李注引說文欂櫨房室之疏也不引此櫨也之說亦可疑也或後人因櫨下云欂也與欂字形異所用又不同因增此文也




森字說解既以爽為模字集韻有爽又以大卅為兩字廣韻廿六緝卅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則不引說文案今本無

卅且數名之說不似說文語以廿下云三十并也卅下云三十并也是未定之論也非大部有爽十部有卅而今說

也竊疑森字當隸大部以許說豐也知之字形則從大霖聲霖即某

之古文霖也四變為卅者觀之古文籒其四亦作卅也霖之正文某

今入四五十厚毛詩氓篇謀媾與蚩絲淇丘期為韻其聲與無相近

也周鳧尊銘字正如我說又有兩體皆有無之無也而

字不從也

才字小徐以上一爲歧枝下一爲地非也段氏以上一爲地是也以將生枝葉指下畫又非也作此篆者皆上一長下一短地不能短於歧枝且已生歧枝何云將也故知小徐非枝葉不能在地下故知段氏非文登畢恬谿亨曰當作才圓點以象根之上大而下細其說近理而說解不見此意或者從一無以別於十字故加一以爲別邪至於將生枝葉則指一而言兼承初字之意艸木必生枝葉而一則無之者惟其初也故曰將六書正譌以爲材之正字而曰象其枝根斬伐之餘也從木省謂斷木字之四曲也頗爲野言

鍾鼎文字釋爲在當印才字省在之上而存才聲

也其短一附于長一不相礙

之部坐下云從之在土上是望文爲義也小徐本有古文坐字則坐乃是從古文省耳而從王之字說文多誤毀有古文毀則亦是從王省今隸土部是從土爲義矣何不隸毀於王部而以毀爲篆文乎乃至坐有古文坐而變壬爲工較之從土猶得其半者王從人從土尤爲背理是李斯改古文時業已嚮壁虛造何怪許說之紕繆乎封之古文作坐李斯直忘之邪○繹山碑經字從坐其川字上下牽連斯作土不便亦近於上下兩借矣後人離之作坐乃從工而後罪歸作俑也

出部黜下云繫黜不安也。易曰：劓黜，困于赤紱。易困卦上六釋文云：「劓黜，說文作劓黜。劓者劓之正文。本是借字。大徐作繫，或沿上文之。」
繫黜，例推而改之。其刪困于赤紱句，則大誤。繫傳引上六爻詞，與陸氏引說文於上六同誤。其九五釋文曰：「荀陸王肅本，劓則作劓，劓。」
木部楊下引春秋傳楊拙，今本作楊，是也。說文後出之，專字釋文又出說字，即就也。云：不安貌。鄭云：劓則當爲倪，倪乾鑿度云：至

于九五，劓則不安。易緯出於前漢之末，其作劓則，雖同今本，而其訓爲不安，則與荀鄭王同。知許君所述者古義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劓。不知爲借字，而據字之本義說之，而易義遂乖。余作句讀，已明劓則爲繫黜之借字矣。今再以本卦決之，見九五不得有劓則之象焉。」
王弼注曰：「用其壯猛行其威刑，是謂九五劓則他人也。夫九五陽剛中正，豈有暴戾之理？王說非也。」程傳曰：「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則之象也。本義申之曰：下旣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爲困矣。是朱子以困于赤紱承劓字而言。然象傳曰：剛揜也。本義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是以兩義說之。然按爻詞，祇如後義。卽如六三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而象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則祇重困同體之陽也。是知初六六三無困。」

九五之理且九四與初六正應矣。乃象傳曰志在下也有與也是不困四也。既不困四能越所應而困五乎。蓋九五受困于上受助于二。惟受困于上也。故五之繫黜卽上之艱碗。古今字也。惟受助于二也。故五之困于赤紱利用祭祀與二之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同其占也。夫受困于上則祇可言劓不可言剝。顧九五之尊誰敢劓剝之。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誰得而劓剝之。設曰劓剝則殘形之人其困于赤紱不足復言又何以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乎。且象傳曰志未得也。劓剝豈止于志未得乎。同人上六象傳同人于邱志未得也。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震上六象傳震索索中未得也。凡言未得者不至于凶則其詞意祇如旅四象心未快也而已。若劓剝則是凶咎矣。六于艱碗卽困于繫黜也。困君子者必自困。故同其詞也。猶三困二則象傳曰乘剛也。爻詞雖曰困于石兼四言之而傳不曰困于石承剛也。是知剛揜也者祇是揜乎其上也。所重者上困五三困二而已。而就二五論之則祇是自困。蓋五賢君也。二賢臣也。不幸天步艱難則二鞠躬盡悴五憂勤惕厲。故曰困于酒食困于赤紱不見爲人所困之意。惟二陷險中故曰征凶无咎。是所謂致命遂志也。五爲說體故曰徐有說。是所謂不失其所亨也。○段氏謂黜當从臬出聲。因不立臬部而誤於音理。是於字義則非其說。曰不安也。從出乃與不安合。

若臬者射準的也。植立不動之物。引伸爲陳時臬事。法令亦不可變動之事也。皆無不安意。○睽卦釋文。劓王肅作斃。魚乙反。案此借斃爲劓也。可爲旁證。○廣雅釋詁。危也。一條內有陘。劓二字而不相連。則是劓之一字。卽訓爲危也。一字獨立。不比劓。則二字連言。其爲假借。猶易見竊疑。此劓字是劓之變體。說文舠。船行不安。从舟。劓省聲。舠變爲劓。猶舠變爲朕也。

索字在尢部。便不可解。尢之說曰。尢。木然。是虛字也。惟尢。尢二字宜屬之。尢字兩義。已勉強相附矣。索乃物名。何以在此。將謂索不以絲爲之。則繩纆下。皆曰索也。纆。纆下。皆曰大索也。皆隸糸部也。吾鄉呼艸繩爲纆。不知古人以何物爲之。要不必爲此拘墟也。所引杜林說。尢亦朱。尢字尤可疑。與繩索何涉乎。或者本是部首。尢下說。誤。迨於此。若謂尢是匹刃切之尢。尢於艸木意有關。而何以連朱言之。抑或尢爲市字之譌。則玉篇尢。尢盛字。朱市字。皆作市。其形不別。將無杜林亦以兩字爲一邪。○段氏迨尢於索上。有理。愚意尢字亦當在部。尢其義與部首反對故也。而與玉篇次序亦不合。然玉篇自立索部。四百廿一而本部仍收索字。則古書之爲人竄易。何可致詰也。

毛下云艸葉也。段氏因垂穗之說，疑葉當作華。愚意當作艸木華葉也。采下云艸木華葉采，而古文揚卽從毛。然則毛其名也。采其狀也。不當有兩義矣。○毛字之下曲者，象根與屯同法，而不取屯意。未詳。或是偶然曲之，以爲姿。如中作中，及鐘鼎文曲字，其曲尾皆無深意也。

稭字下，茂堂補稭穉二字是也。其解多小意而止，則未是。稭，椒吾鄉倒言之曰椒稭，又呼椒如苟，而確知其卽此二字者，句音鈞，枸音苟。故知穉得讀苟也。多小意者，艸木受病，其葉拳曲不伸，狀如芟葉，無一平處而止者，自此遂止，不復能暢茂也。蓋二字雙聲，可以顛倒用，亦可分用合用。段氏所舉典皆當在一曰木也。下段氏謂木名，但謂單字據廣韻兩字下皆云曲枝果也。而言其實不必拘也。玉篇稭今作枳穉，今作棋。案本草作枳棋子，而曲禮內則之棋，則一字爲名也。鬚下云黍也。此以靜字作動字用也。鮑下云黍垸已復黍之，兩黍字並同。今人呼其汁爲黍，以黍黍物仍呼爲黍。據許君說，知古亦不別也。玉篇曰：鬚，黍赤黑色，非也。黍之新者蒼白色，凝者正黑色，無赤黑色之黍。至如塗之於器，則視其所刷之色爲色，非黍之本色也。

東下云分別簡之也。簡字發明假借。簡在帝心。簡厥修。皆是也。段氏偏信韻會非。

口部有數字似失其次。而玉篇亦同。竊謂圖因困當在部末取義遠也。

囙下云回也。似卽昏姻孔云之云。毛傳云旋也。回旋一義。旋下云回泉也可證。

囙之或體圖。下云又音由。嚴氏曰字林音也。見北戶錄。筠意直是字林增此字耳。吾見由鹿賦矣。吾聞吾鄉人呼鳥媒爲由矣。未聞言囙者。夫今無此詩。卽知囙爲古語。字從化故音訛。後人語曰由。故字作圖。字林以與囙同義。遂附之囙下。而冒訛音。不悟從繇聲者不得音訛也。段氏引廣雅囙圖也是也。二字同義而異音。字隨語變也。鄭注庶氏曰字從聲。

貝下云在水名蝓。段氏引虫部蝓毛蠹也。案毛蠹自是蛸字。爾雅云贏小者蝓。釋文蝓本又作函。知許君所據本作函。後人以旣改之。爾雅改說文也。

資貨也。齋持遺也。天官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

齋此與許說特字含遺字不合

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康成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筠案許君兩字各義不與鄭君同亦不用禮家說也

贅字下嚴氏謂當復取之下脫一曰肫也後漢皇后紀上注引贅肫也肉部肫贅也轉相訓小徐韻會作一曰最最卽肫之誤二說皆非郭后紀注所引卽肉部肫字說顛倒引之者紀言贅若引肫贅也則語意不明此引用之活法而說文本字祇說本義其借義第見它字下此簡而能該之法也一曰最者小徐本曰部最下云犯取又曰會韻會贅下云又會也引漢武帝紀毋贅聚卽此一曰最之訓釋也知許君用最義而不用肫義者字在貝部貝可以會聚而肫與貝無干也

邑部邦之古文𡩉許君未說凡古文之無說解者大都不可解者也惟此字則似本有說解而今挽之土部封從之從土從寸其古文作𡩉杜竊疑杜爲古文從土丰聲𡩉則迻古文之丰於土上而少一畫者上下兩借也封則又加寸耳許說曰從之小徐申之曰各之其土亦容有不必然者矣然則𡩉字蓋亦從丰省聲丰聲與邦同但易邑

爲田耳。卽依各之其土之說。則此亦各之其田。亦於邦義有合也。因念古人省筆。後人不知。遂致誤認之部。坐有古文坐。乃省ノ爲土也。封之古文坐。則省一爲出也。然必中直貫下。相借用之。以別於之部之坐。而今則無別矣。奈何。大徐本竝坐而佚之乎。有重一二字知。爲傳寫失之。岐從山支。大徐本有聲字非也。卽西京賦注所引山有兩岐之謂也。玉篇廣韻皆收岐。云岐路然爾雅釋宮二達謂之岐。苟是真岐。

其安如此

幽字段氏所疑是也。玉篇亦云在右扶風枸邑。是書以說文爲本者也。且以事實度之。太王去邠遷岐。以避狄也。豈有不出美陽縣境之

理

喈。今作叩。說文無叩字。僅見狗字下。百石卒史碑。叩頭字。屢見。蓋借用叩。則後人作耳。爾雅釋言。僂喈也。郭注。鳴喈。短氣。則是從邑。口聲之字。變爲從口。邑聲也。漢書成帝紀。可爲於邑。於烏一字。蓋爾雅本作邑也。注亦本作烏。邑後人妄加。口旁也。大徐云。爾雅所載艸木蟲魚之名。肆意增益。蓋不但爾矣。小叩大叩。蓋當用。叩其兩端。蓋當用。記。邾下云。江夏縣非也。春秋有邾。有小邾。豈可以漢縣擅其名乎。顧鄒

下云古邾國許君非忘之也豈可以邾改爲鄒而嫁名於漢縣乎且鄒亦與邾通邾亦作鄒顏讎由一名顏涿鄒一名顏涿聚聚乃鄒之省文也此鄒邾通之證何不併鄒於邾而鄒別爲說解乎不得說文古本讀之令人浩歎也○鄒下云南夷國亦非也詩之鄒在左傳之庸之前豈詩本作庸左本作鄒邪

日部曠下云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曠土部墮下云天陰塵也引詩墮其陰案毛詩終風且曠傳云陰而風曰曠疏曰釋天文孫叔然曰雲風曠日光段氏引釋名曰雲氣曠翳日光據此則風乃氣之誠曠曠其陰傳云如常陰曠曠然玉篇注同說文而竝不引詩廣韻注亦同而曠下引詩墮下不引詩推究毛傳之意兩章初不作兩說則其字必無異許君宗毛者也不應於三章從毛而四章獨與毛異蓋毛詩本竝作墮迨傳寫譌曠之後讀說文者於日部檢之不得誤謂漏落而增之卽用爾雅毛傳爲之說解許說非不用毛傳而去風字加塵字者解字與說經小異墮字從土說解不可漏土義也天陰塵者天陰而雨塵也言塵而風意寓焉而非謂本地之塵起玉篇引作天陰塵起似未是廣韻引亦無起字段氏据開元占經太平御覽所引改曠下說曰天陰沈也不知卽是墮

下天陰塵之說而塵沈聲似而譌耳蓋詩字之譌也久而唐及宋初說文本尚有未補曠字者作占經御覽之人猶知說文之壘卽詩之曠遂引之廣韻則不知矣故引詩於曠下也蓋占經御覽與說經同例韻書則與字書同例故知彼二書知之而廣韻不知也段氏殊孟浪

旦部云從日見一上一地也積古齋旦字婁見三作[⊙]兩作[⊙]較小篆尤精此乃會意兼象形字也吾聞之海人云日之初出爲海氣所吞吐如火如花承日之下摩盪旣久日似決然舍去者乃去海已高余居土國日出亦近似所言但土氣不如水氣之大耳金刻旦有物承日下正是氣形小篆變之不見體物之精

軌字可疑作旌未爲不可而斷以之左直筆以旦嵌其中與橐部字同法斯亦必同意恐是從旦聲仍與於同意故空闕其右方之下半以象旗杠形也許君以爲從旦者蓋於朝字從軌得之

於之古文汲古初印本作^𠄎與小篆無異刊改作^𠄎藤花榭本同與從中曲而下之說合然云中曲而下則當作^𠄎其左亦曲者旃下云旗曲柄是也云垂於相出入者以右半之曲而下者似入字也軌從

旦於聲去其旦則作𠄎矣。後人加左出之筆爲文飾。然吾謂此篆當依石鼓文作𠄎。說解當云：旗杠之植者爲杠，上之岐出者爲雕鏤之華飾。橫而右出者華蓋也。一部之於說曰：旌旗杠兒竊意此乃旂也。若以於爲旂而一爲杠，杠豈系旂之下乎？云於蹇之兒是虛字也。以虛字領部中之實字，非法也。且云從中卽不妥。旂旂豈有艸乎？凡云從者從其義也。不可以字形相似而云從也。吾謂於是全體象形字。○周宰辟父啟作𠄎，凡從於之字，鐘鼎文有𠄎，𠄎二體可用。旂下說段氏依韻會本亦可，而旂旗也。一句殊不合。旂旗二物，質不同也。本部說解，旂旒旒旋下，皆連言旂旗，皆無疵。以其爲虛字也。部首及旂游下，皆連言旂旗，以其皆有旂也。若以旂旗說旂，則人不知爲何物矣。依所引廣成頌，左傳杜注亦當說之曰：旂也。此下卽出旂篆，可以相發明也。說文校議曰：古唐類苑御覽載魏武令，引說文云：旂發石車也。則漢末舊本建大木上有此句。筠案與下文文義貫注於義爲允。

旂字說解與引經分兩義。說云：旂表者於音得意，與上文說旂曰旂。然而垂說旂曰旂，旂衆也。一類直以實字作虛字用也。是爲一義引。

周禮通帛爲旃。尔疋因章曰旃。足以解之。於字形得意也。古旗以赤帛爲之。旃字從丹而通帛無飾。故曰因章是爲一義。史記索隱御覽引說文作所以招士衆與廣韻引世本同。別爲一義。旃招雙聲。與孟子庶人以旃同意。彼處上文屢言招也。與旃表取本音不同。而御覽引爲說文者。或誤以世本爲說文。或出說文。庾氏注猶引經說者。卽蒙本經之名也。

施旒二字與它連。縣字不同。段氏倒置之非也。施之義久失。許君由欒施字子旌。乃知施之訓爲旗。而後以旒繼之。段殊不瞭。於部列文。似後人改易。其次部首說解。統言旌旗。是用羽者皆旌。屬用帛者皆旗。屬也。當以旗旒旃旛旃旛爲首。而旛附焉。皆旗屬也。旌旒旃次之。皆旌屬也。旛雖異義。而亦實字。亦附焉。旒旃二字次之。施旒旛旌旛。又次之。旒旛旛旛。義遠在部末。宜也。乃玉篇次第。亦與說文大同。蓋改易已久。

晶部壘下云。一曰星象形。從晶。徐小。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案此當爲部首。晶下之說。脫誤在此也。晶蓋當作晶。而又有古文作晶。云從晶者。謂晶也。云古。復注中者。謂晶於晶中加點也。故壘之古文作壘。

彙之或體作^{文亦當是古}也。云故與日同者乃牽合之誤。日部中古文及它部古文之從日者皆作[○]。金刻亦往往如此皆誤也。日之古文[○]。惟說文韻譜不誤。它本作橢圓形作棗核形竝誤。蓋圓圍以象日之體中之曲而橫者。天文家所謂無定之黑影。詞藻家所謂烏跋也。不可縮之注於中。若[○]亦以圓[□]象其體而以注中者象其中之光。績星圖者大星皆作兩層極大者中外兩層皆有四出之光次大者中作點與此文同矣。篆文日字拗圓爲方拗曲爲直[○]字則拗圓爲方而曳長其注中之筆遂混同無別。此作篆者不思之過也。然吾謂[○]皆當爲古文星字。迨加生爲壘而晶改爲子盈切訓曰精光遂各爲音義是以一人之形景分道揚鑣也。不思森艸之類艸木可以有^三而日安得有三乎。星之三也。況其多也。有以三十二星合爲一座者亦以三概之也。獨是參農二字獨從[○]。它星甚多顧不得與焉者。蒼龍七宿心最大白虎七宿參最大心固三星矣。今謂參七星而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皆以中三星爲參直下之三星爲伐相連以爲記認吾鄉農夫猶謂參六星京師則云三星也。故兩字獨從[○]。而所以特重此二星者皆敬授人時意也。毛詩夏小正取諸二星者爲

多。卽今之農人，莫不驗之，以爲田候也。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精光，又爲虛字，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統實，無是理也。今人日見水晶，遂若此字甚熟耳。不知古稱水玉、玻璃、玉者，皆是物也。西洋以藥燒爲玻璃，始別其名曰水晶。○周啟啟_音皆從_音。然亦注中不從日也。

段氏改朐爲朐，是也。然篆當作朐，否則作朐，其篆猶不合。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朐。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_{謂之朐亦謂之仄區}。

隱則侯王其肅朐，則侯王其舒肅者。王侯縮朐不任事，師古曰：朐音女。六反。案志以縮朐爲訓，釋許以縮朐爲名目，而初學記則引謂之朐，似記是。朐其名也。縮朐疊韻字，故可連名目爲解釋也。要之晦朔月見，乃司天之過，非關機祥。安邱城南有土阜，與縣堂相直，名曰印臺，陰夕中夜登之，見月，載在縣志，不知是何說也。

有字說解極可疑。王氏玉樹曰：不宜有也者，春秋釋例曰：劉啟賈逵，因有年大有年之經，鸚鵡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者皆不宜有之詞也。許從賈學，故用其說。筠案：究爲偏枯之論。又據集韻引作日有蝕之，無月字，而食作蝕。史記正義引有日蝕則朔月蝕則墜二句，蓋許君旣主不宜有之說，卽引日蝕以證之，而有字從月不從

日也。又因日蝕生月蝕。而後從月一旬。得黏連於其下。可謂迂曲矣。韻會引增韻從肉正合鄙意。有蓋又之重文也。尚書以有爲又。鐘鼎文以又爲有。明乎其爲一字也。繹山碑明字兩見。皆從月。中筆上下不連。能龍之從肉者。皆作尸。則上下皆連。有固作彳也。乙加又爲𠂇。再加肉爲肱。是其比也。有字從又從肉會意。又案脬從肉而讀如柔。故王氏煦曰。古讀肉如柔。韻會廿六宥亦收肉。然則又肉皆與有聲近。與此字從乙從止實則乙止亦聲者爲一類。

崩下云翌也。說文無翌字。羽部翊飛兒。非此字。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訓明爲明日之明。蓋許謂明日之專字作崩也。史記夏本紀蚤夜翊明有家。則翌亦作翊。而別爲昭明之義。廣雅崩遽也。則以崩爲今之忙字。

囧似卽目字。目之古文囧。形頗相似。它部從囧者。省之古文省。玉篇作省。通也又作省也。睦之古文齒。特省壘之土也。其餘當不異。觀之古文舊。玉篇亦作舊。冒之古文圖。其上不可識。其下則囧也。直之古文稟。玉篇木部譌作稟。夫此五字者。目義則近。囧義則遠。省睦冒直篆文本從目。觀雖從見。而省而從目。義亦同也。特玉篇齒不作省。圖譌

爲圖耳。段氏引漢石經明作明，則明之囧亦是目也。而許說不然者，今文尚書繫命，古文作囧命，既與繫同，自不得與目同也。蓋其與囧分別久矣。且既云讀若獷，蓋依放繫字以作音。又引賈說讀若明，是又依放明字以作音。從知許君於其音讀尚疑而未決，則其失傳甚明。而賈讀同明，直以盟之兩重文一從明，一從囧也。或卽以爲與明一字矣。三國曹圖字元首，如圖是目，乃於首有合，若是盲瞶，何由得者，且部中盟字亦於瞶無涉，竊疑當收於明，以象文盟，頷之，而以盟爲其重文，從明考，如明水，明火，明命之意，以神明臨之也。禮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亦可證。

夙下云：從夙持事，句絕。雖夕不休，句絕。卽是言從夕矣。凡會意字，固必兩言從，而牽連出之，不特言從者亦有。段氏增之曰：從夙夕，非也。夙夕二字亦不詞，以其說字義也。若晨下云：白辰爲晨，夙夕爲夙，則成詞者以彼處上文及此文解之，已明也。言非一端，不可率意說之。隨筆補之也。

段氏刪弓篆，非也。玉篇亦有此字，蓋弓爲未發，弓從二弓，則盛矣。乘從弓者，盛則華實垂也。其義相承，若謂弓音胡先切，則用爲聲之康，不當胡感切。夫切脚取諸唐韻，豈古音哉。弓從二弓，弓乎感切，則弓之音可知。段氏不駁弓之胡先切，轉以胡先駁胡感何也。

切而玉篇仍胡先切

廣韻弓有胡勇下感二切，似弓亦當胡勇

東部隸下云東也似東也之譌蓋字從東韋聲于非切與粵部鞞從
粵韋聲于鬼切甚相似恐卽是一字若字訓東則當從韋義從東比
象之義何以在東部小徐曰言東之象木華實之相累也沿東下云
木叢華實來而所據本已譌作束故曲解之多之籀文鍊說曰東聲
恐亦係會意總以東字少見遂譌耳走部趨字說曰走也入部內字
說曰入也皆以部首爲說解之例而隸之當云東也明矣○玉篇亦
曰東也廣韻直譌作鞞無怪其曰東也矣

彙下說從西之故云木至西方戰栗夫戰栗連語也不可泥字求義
若說粟以戰栗亦將說戰以戰栗恐不足以言臨事而懼適成爲畏
菴而已不可通也況戰栗乃粟字假借之義乃粟之本字早從其假
借之義以成字先後顛倒必不可通較之先有來牟借爲行來而大
徐謂麥字以行來之義而從又來麥固猶兩字也豈若彙以本字之
借義卽爲所由以成字之本義乎案西之篆𠄎古𠄎籀𠄎雖不可限
定古文不作𠄎特𠄎可作𠄎則𠄎亦可作𠄎恐彙字本從𠄎與彙字
同偶然變體爲𠄎則因𠄎亦易譌矣如以古文從籀文爲疑則說解
之古文桌小徐本固作籀文桌也玉篇作彙是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案齊國以天齊淵得名。天齊者如天之臍也。左傳後君噬齊亦不從肉。似齊為臍之古文。春官鬯人瓢齋注。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案此則鄭君亦不用臍。許君收齋于肉部而齊別為說解或誤。且魏三體石經作𠄎。竝出而無參差。小徐所云兩旁在低處亦望文為義。𠄎祇取便于書寫耳。鮑本作齊。又將謂有此橫生之穗乎。部中𠄎字當是從妻齊聲。妻者齊也。故訓為等。特無妻部可附耳。考古圖。𠄎𠄎字釋為冕齊二字。果如所釋。是即此𠄎字矣。

鼎部云古文以貞為鼎。案積古齋叔夜鼎。𠄎自非茲太子鼎。廟鼎。叔單鼎。自去貞。師。餘鼎。𠄎。𠄎。止考父鼎。𠄎。𠄎。皆釋為鼎。貞敦。蓋作。𠄎。器作。𠄎。則釋為貞。皆其證。下文云籀文以鼎為貞。則無證。大徐刪其有證者。留其無證者。誤也。疑當云籀文以鼎為貝。段氏所舉證是也。又積古齋季嬪鼎。𠄎。𠄎。𠄎。釋為錫貝馬兩。薛尚功款識亦有此銘。作錫貝錫馬兩。本不與上句顛倒。其詞段氏竝改上句之貞為貝。蓋非也。然韻會引此二語。在錯曰之下。則是小徐語不必為之深求。克下云肩也。以仔下云克推之。是詩佛時仔肩之意也。然曰象屋下。

刻木之形與說義不相比附。然知說形非後人改者。自弓以下五部皆草木等葉秀實之類。禾與木皆有束。故束部承之。因木及片鼎之下半似片而克部又當承木意。且其古文作𣎵與刻木彖彖字相似。故彖承之。知屋下刻木非誤矣。然何以得肩也之義則不可解。

禾下云嘉穀也。稼下又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莖節。則是下文之稽稈彖矣。於古無徵。似許誤也。且禾下云衆象其穗。既有穗矣。卽是秀實。豈惟莖節。玉篇曰。稼樹五穀。廣韻種曰。稼皆用七月毛傳意。植下旣引魯頌矣。則亦以稈爲禾稼之名。毛傳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稈。依此推之。許說植曰早種也。則當說稈曰晚種也。乃曰幼禾也者。以經多以稈爲幼。惟魯頌爲禾名也。抑犀聲之下。小徐本有晚種後孰者句。以此爲兼義。故退於下。大徐不知而刪之也。知非後人改易者。陸下引七月種陸而兩字相繼。植下引魯頌植稈而稈不繼。植而反在陸字後。與稈稠類聚也。玉篇次第注解亦如此。然稀下又有穡穆私三字。皆禾之別名者。此不見經典之禾也。穡以下則統名之禾。非專名之禾。故本部七實字之後。卽繼以五虛字。以後又列實字虛字。與它部例不同。然是許君拘處。此五字不專屬禾。禾欲其稠。穡欲

其稀而後文程彙則又專屬禾者也。臨淄人猶呼早種之麥曰植麥

穰下云耕禾閒也。段氏据周禮釋文改爲耨鉏田也。謂後人以字林

改說文是也。改者必多。特字林已佚不可悉知耳。而字林之所以不

同說文者表其異也。耘耨之法自古言之矣。而用犁非古法也。故呂

氏謂之耕。吾鄉於秫用此法。用力少而成功多。禾則不可者。禾之種

也。密於秫恐傷其根也。

案。轆禾也。轆者車所踐也。蓋蹂躪之意。玉篇。隼。旅。典切。轆禾。又音連。

與說文案字同意。段氏以杷勞當之。非也。古無礪礪。不知用何物。轆

之木部。拂下云擊禾連枷也。枷下云拂也。淮南謂之秧。是皆擊禾之

器。非轆禾之器也。杷說文作鑿。勞。今字作耨。鑿用木匡。鍤齒直下。剛

地用之。耨用條編。縮木匡之上。其形正平。柔地用之。段氏以轆為勞。

蓋以案列穰籽之間。揣測言之。廣韻廿八獮。輟車。轆物。或作碾。然則

今之碾。古亦謂之轆。卽用礪礪而謂之轆。亦其理也。段氏注糧字曰。

亦作糧。忽附此俗字何也。玉篇所收漢碑之俗字甚多。不可勝引。孔

庶禮器碑。食糧亡于沙丘。卽此字。白石神君碑。黍稷稻糧。且作梁字。

用矣。

𦵏似當依漢隸作𦵏。蓋此字與𦵏字一例特𦵏重在下之根。𦵏重在上之端。為不同耳。其說曰。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生形而不正者。初生必句曲。所以為𦵏也。若下半似而字則非根形矣。物之根必直下。而後有旁出者。木禾等字可考也。若夫而則頰毛也。毛生無定。故四之以見其多而已。𦵏則不然也。即觀段從𦵏省而作𦵏。第省其歧出者。亦可徵也。

𦵏下云葉似韭。此緣其字從韭。故以似韭黏合之。然𦵏之本如水仙花葉。正如葱。其滑為露所不能濡。故曰𦵏露華實亦如葱。尚與韭略似也。造字者以其同為葷辛之物。故從韭耳。如蟠乃小蒜。亦從韭矣。蓋分別部居。許君創之。故每字下必有黏合之詞。理勢自然。不須深究。

瓠下云匏也。段氏以七月傳壺瓠也。為假借。此以今義疑古義也。瓠字既在本部。則以是瓠剖之為瓢矣。蓋今呼細而長。堪為羹者曰瓠。大腹者曰壺。盧古蓋不別。故本草綱目引唐韻曰。瓠音壺。又音護。瓠。瓠瓢也。玉篇。瓠落胡切。瓠。瓠也。廣韻十一模。瓠下云。瓠。瓠瓢也。李時珍所謂唐韻蓋即此。然足徵唐韻亦必有胡音。大徐蓋習熟時語。祇

檢去聲故第引胡誤切也

突下云從求省頗迂曲似可云從又玉篇作窾廣韻四十八感亦作

窾廿一侵作窾所今切据其重文窾知為窾字○說解曰淡也一曰

窾窾漢韻小徐本作窾似窾窾說通刻本仍作窾窾淡在水部水名也則此所云淡者乃分別之詞謂

淡淺當作突淺也然又曰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廣韻亦收感部與

禱同音是不謂讀若深也乃玉篇式林切大徐引唐韻式鉞切皆與

深同音大徐本無讀若導服句或以其音不協而刪之也然探固從

突聲深則轉音石州曰古侵聲同韻非轉也要皆閉口音也何不協之有且窾突之說廣

韻感部先出之而後引說文深也似窾突不本說文而玉篇祇云窾

突又無深也一義廣韻侵部窾字祇云突也竝無窾字將無說文本

作突也初不指謂窾突或有增窾字者或有譌為深字者後人掇拾

之而加一曰邪

窾玉篇作窾普孝力救二切如昴從卯而詩風與稠猶為韻史記昴

或書作留類也即今留劉之從卯雖異說文音理自協段氏改窾而

不敢改昴將無以窾罕見邪集韻十八尤力求切內收昴字云星名引詩維參與昴然三十一巧美飽切內收昴及古文昴而又不作昴

疒疾蓋同音而各義也女尼切非是許說之從疒矢聲亦未然也疒

疾病之正字其字指事疾則疾速之正字當入矢部從矢疒聲言其速如矢也籀文作𠄎絕無病意亦可徵也蓋古人用字貴茂密故不用疒而一切用疾許君亦未能區別之

痍下引詩譬彼痍木案詩自作壞毛公以壞義與疾用無枝不連貫也故傳曰壞痍也此毛公改經字例也即如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夫壞尚可訓為痍調豈得訓為朝乎鄭君乃云讀為某毛公無此例壞痍也者言痍以聲譌為壞也調朝也者言朝以形聲竝譌為調也敘曰詩毛氏則毛公為許君所宗故引此兩詩皆直用毛公所改之字段氏曲說豈有當乎

瘍頭創也此緣死頭瘍也寫者誤增頭字段氏以為臄字是也左傳生瘍於頭若瘍專屬頭瘡則傳不言於頭矣

癢之籀文瘞段氏据篇韻皆作瘞而疑其誤非也隆從生降聲降從阜夆聲則瘞從夆聲自合且夆不成字玉篇廣韻誤也

瘞字下嚴氏引左桓六年傳釋文似有欲補之意而究不言補案陸氏既云說文作瘵則瘵字當補矣又引說文曰瘵瘵皮肥也則當并補瘵字而說之曰皮肥矣鍊橋不言補嫌其多邪不知當補與否不

論多少但論是非。痊是名目。小腫是訓釋。一曰族。族者。痊之別名。曰

族。族也。族。痊。雙聲。族。當如左傳之蠡。釋文力果切之音。痊。族。雙聲。短言

也是其比也猶之次疾。黎。藪。藪。須從。藪。疾。藪。須從。雙聲。藪。黎。藪。從。皆。疊韻。短言

之。則曰。痊。藪。藪。長言之。則曰。族。族。疾。黎。須從。藪。藪。既從。艸。即。疾。黎。須

從。不必。如。艸。痊。既從。疒。即。族。族。不必。如。疒。也。豪。無。所。闕。何。補。之。有。如

補。之。曰。皮。肥。則。藪。是。蔓。菁。須。從。便。不。是。蔓。菁。邪。釋。文。所。引。不。知。誤。以

他書當說文。抑為說文之學者所附益矣。如未從上小言等行之小者乃祛妄局所
致李少溫之說而爾雅疏直引為說文

兩五音韻譜作兩。蓋以兩。兩。從之。故使上出也。段氏改為兩。兩。則又

以兩字不上出也。此程子所謂扶醉人者矣。兩字必不上出。兩。兩。所

從之。兩。必當上出。兩。之。不。當。上。出。者。其。說。曰。再。也。從。口。闕。竊。肌。揣。之。

此指事字也。口為界。一以分為兩區。而入其中者。各占一區。則取意

祇在口內。何事於上。出乎。兩。兩。之。必。當。上。出。者。即。以。兩。下。說。解。從。一

兩。平分定之。此句小徐本作從一從兩。兩。平分也。蓋不知而作小徐

誤用之。必作從一兩。平分而字義乃見。從一者。上體也。從兩者。下體

也。苟不上出。則是一兩而已。何以見其為平分乎。必分之者。廿四銖

為兩。而十二銖為一。黃鍾之重。故分之也。兩。下。云。平。也。亦。沿。此。義。○

秦半兩錢作兩。漢好時鼎蓋作兩器作兩。

網字全體象形。說曰從口非也。網形上斂下奢。與口形大異。因其中有 \times 始平其上耳。石鼓文則作 \times 矣。卽如古文 \times 。小徐作 \times 而曰 \times 與口義同。固是誤認。然可知本形作 \times 。上象網。下象其目之鋪張也。要是形聲字。必不古於象形之網。玉篇網罔罔。下云同上。罔下云古文似得其實。籀文罔之加一也。小徐曰從口非也。一在 \times 之下。此網之下網也。以鉛或鍍爲押脚。或兼以木佐之。○從 \times 之字。罔外有 \times 。算之 \times 。其白地亦實。罔之 \times 。其白地皆虛。與 \times 同義。 \times 之 \times 是櫛形。與囟同。不必云從 \times 也。鼻之象皮縫及文飾者亦相似。衡之古文 \times 。則當依玉篇之 \times 作 \times 。仍是從角。其文向右耳。

罍下引詩可疑。毛傳曰罍深疑。毛公所據詩本作罍。罍古作突。說文突深也。恐卽述此詩。毛傳鄭君所據詩本作罍。故以爲罍之省。而說之曰冒也。明是兩字音義俱別。許在鄭前。何以豫同。鄭改乎。陸氏爲鄭作音。不爲毛作音。疏亦依違其間。謂同是罍字。毛說以深。鄭說以冒耳。恐皆未詳審也。說文所引之詩。吾疑爲後人據箋加之。且冒也之說亦後人以鄭箋易之。玉篇罍罍也。置也。似曾也之廣韻五支武移切。

內收罟案二字云罟也閒隔六字而后收罟字云罟入也冒也周行也然則罟罟直是兩字吾恐玉篇廣韻所謂罟即本之說文也本部自首至罟皆網名罟非真網罟以下六字皆從網引伸之義羈從網比象之義故以殿末若罟訓冒則當與罟置爲伍而在網名之中殊可疑也似是校者不知毛詩作突遂竝以鄭箋冒也改其說解武穆文引說文音

小徐本又訛爲周也大徐遂作周行也展轉迷謬矣

小雅畏此罪罟大雅天降罪罟段氏以爲皆罟罟案罪罟平列語甚平實若作刑罟之罟則迂曲矣且下二章譴怒反覆皆平列字不應首章用側串字更徵之畏此簡書是畏此之下皆平列字不用兩義也瞻卬罪罟不收卽是六章天之降罔傳云設罪以爲罟頗覺其迂也詩言罪罟猶易言網罟今多複語古人已然○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及罪至罔加亦複語亦以罪與罔對言○捕魚竹網余江行於港中恆見之段氏以竹爲衍字豈未見邪小徐本挽竹網二字不足據若去之而祇存捕魚二字則與灋字同訓義且罪字上下文訓魚網者凡十字捕魚則是虛字不當介乎其閒

罟下云釣也則是動字不宜廁網名類案其音與緡同而諸書皆不

謂爲一字。或者自罩至麗凡十字皆魚网名。罫罫皆捕魚事。皆不用網。特以牽連從網。遂附此邪韻。會引博雅。罫罫罫罫。廣韻亦曰罫網。則是网名矣。然與釋器。罫罫謂之罫。罫罫謂之罫。不合。說文亦无罫。殆所据本作繇邪。

帟字說解段氏改之。若將以復說文之舊者。不思古不名帟。此篆蓋六朝以後增也。玉篇巾部次第與說文異者絕少。惟怱作怱廣韻同。無帟。帟二字。帟字在後增。俗字中爲異案。常下云下帟也。帟下云帟也。恐是以今字說古義。後人見之以爲遺漏。故補入。而各附常帟之後。卽帟下云書兒拭觚布也。恐亦本在帟字說解中。旣補帟篆。卽割取以爲注。故成文義。而帟之下裳也。卽放常之下帟也。以爲詞則不成文矣。夫帟爲漢人之名。蓋兼上下不第。如段氏所引。繞領當爲在上者之名。而裳不兼上也是以云下。以別之。若夫常之居下。經典灼然。豈嫌於旗常之在上而別之乎。今云下裳是不詞也。是以顧氏亦不收。孫強輩始增之於後也。

玉篇無帟也。非無帟也。帟乃輒之譌也。說文帟字之次。與玉篇輒字之次。正相當。二篆相似。又皆訓爲領端。則帟爲輒譌可知。旣譌之後。

校者見不譌之本而不敢輒改故附之部末相倫切亦未必出自唐

韻直是大徐以意增之耳不然廣韻承唐韻之後而反無之乎集韻則有之知書籍

愈古愈可貴試思幌字在帶幘之下帔常之上以類相聚宜也若夫帚字之

下其義漸遠至於布字領下四字皆布名第以字皆從巾不便立布

字為部首耳直是別一部矣安得此下又有訓領端之幌乎讀至終篇乃檢段氏書則已先

我發之幸其同心亦不刪也

巾下云幘裂也似當云巾幘裂也然幘下云殘帛也不云巾幘也從

知巾幘為一事而兩名許君以幘說巾再以裂說幘而其裂也則由

於敝敗綻裂而非裂夫新帛故幘下又以殘帛明之此類頗多勿讀

為一句大徐先列切又所例切段氏祇用所例切而又曰廣韻音雪素廣瓶十三祭殘帛所例切十七解幘相絕切幘絹批花今製絞花

帚下云從又持巾埽口內泥字形而釋之又嫌於帚不以巾為之也

乃解之曰少康初作箕帚云初作者以見前此無箕帚祇用巾也可

謂迂曲矣說文言作者揮作弓杜康作林酒之類言初作者畏年初作矢伯益初作井之類作卽是初作我說似涉周納然卽用中以埽必不謂之帚既已作帚卽字因埽質之帚而製不必遠溯古初而迂迴其說於中矣○又業弓矢同物而

作者不一人蓋同是黃帝臣兩人共作也抑或彈起於古之孝子先用九杜康黃帝時人作者大抵在此後用矢為後起也若尚書垂之弓和之竹矢則獨擅其能者不同創始

時前此尚無蠶織安得有巾可用以埽乎竊意帚字以會意定象形

與果字同例市象眾艸之形尚恐無以見意乃加又字於上埽者必

俛故手在帚上也。帚彗同物字當同意。集韻韻會引說文彗從又持
𦍋𦍋古丰字韻會引說文有𦍋。今本脱也。又從彗之字大抵從𦍋。丰
訓艸盛則亦象衆艸之形也。其器在上故手在下。蓋埽梁棟牆壁之
狀既無巾字則直象形而已。其器在下故手在上。蓋埽地之狀總之
以手持帚柄而已。可知其同也。鄭君謂蒯爲萑荍杜元凱釋蒯以黍
穰鄭君之墓在吾安邱東鄉之礪阜吾鄉今用黍穰作帚而呼之則
曰荍帚也許君不言作帚之物爲其礙從巾之說乎。蓋緣帚帶下半
相似是以致誤。○吾因此疑妻字從彗省與婦從帚同意。妻之稱蓋
自夫言之故曰與己齊。說解中夫字小徐作己而其字即從向上之彗引而進之之
意也。婦之稱蓋自妻言之。詩曰三歲爲婦。史記曰自吾爲子家婦是
也。故其字即從向下之帚。卑伏之意也。爾雅繫夫言之皆曰妻。如妻
之父妻之母昆弟之妻是也。曲禮生日妻死曰孀。鄭注孀婦人有法
度者之稱也。尤可徵也。爾雅又曰子之妻爲婦。弟之妻爲婦。上言妻
仍繫諸其夫。下言婦則自尊者長者言之也。許君說妻字似不貫串。
大徐緣奏字上進之義以爲說亦恐未然。如謂省彗爲𦍋則省之太
多無由知爲彗省則彗係會意兼象形字。又字不省上半可以任便。

省之也。周邠鼓篚皮字，卽糞字也。以世爲圭，亦可證。

帑下云：金幣所藏也。從巾，許君益無如何而作是說也。帑藏之名，經

典無徵。蓋直自漢起。說文括字曰：自漢已太中張納碑始以爲帑藏之帑。許君不用經義而用時義，殆由其

字從巾云。金幣則尚有關係乎。竊謂巾非字，直象鳥尾形而已。小雅

樂爾妻帑，左襄二十八年傳以害鳥帑。孔疏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

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

帑爲言也。筠案疏說字義未說字形，當是下形上聲，由鳥而起。言人

已是借用，再用爲帑藏，又細弱之名之引伸。俗謂細軟是也。其中當

作巾，三正直齊。漢童謠：城上烏尾畢逋。逋，蓋鋪也。巾則其尾平鋪之

狀也。既有梟字從鳥頭，卽當有帑字從鳥尾。特梟所從者，誠鳥字之

頭而帑所從者非鳥字之尾，又別無它字從巾象鳥者。是以許君不

敢質言也。商兄丁尊，蓋有木器，亦皆鳥形。其中皆足也。非尾也。然

足徵鳥類之字有從巾者。業下云：從巾，巾象版，巾非佩巾，祇是象形。

與帑同也。然五經文字曰：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

以字林改說文。惜張氏不引說文義。

帷下云：鳥之白也。玉篇：帷，白也。鳥白也。案大雅作翬翬。孟子引作

鶴鶴羽部鬻下已引大雅矣似雖為後來分別字又案大雅釋文引字林鳥白肥澤曰鬻與說文鬻下說正同豈字林始收鬻字後人羸入說文邪抑陸氏因便引之不論時代先後邪

窠字從白玉篇收之白部而字作窠不知變通而今人固執從之不知玉篇時有誤字如保作保誤子為子也不知作保者正不誤也讀書何可耳食五經文字有窠九經字樣有保保皆平九

有又一字補證

積古齋康鼎艾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宰宏右頌平安館師奎父鼎司馬井伯右師奎父趨彝井叔入右趨甄鼓司徒單伯右內甄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曰入內也內入也非徒轉注而已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偕猶燕禮以臣為賓即立膳宰為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楚人尚左則是華夏尚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穴鼓曰井叔有穴即今字獨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箋竝曰又復也據許君訓又為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

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即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
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收物
猶檀弓謂執弓爲手弓也

補正

蓋枚之從支非意非聲故以可爲杖起從支勉強歸之會意二葉前二
行之注

樂天詩曰錢唐蘇小小聞道最天斜二葉前
十四行

似槐者名槐樹又有似柳者名柳樹二葉前
十六行

卮盛朱市之隸變一形也蓋漢初已然甘棠之蒂東門之楊之肺皆

卮盛義也以旣變爲市故加艸加肉以表之乃采芑斯干之朱蒂車

攻采菽之赤蒂可以直作市矣亦變之使與蔽蒂同形知是相沿已

久不加察也韓詩外傳作蔽蒂殆欲使之別于赤蒂乎六葉後三行
小注在○上


○今又思杜林說似謂索非從艸盛之卮而從朱市之市也蓋以艸



卮字與系懸絕難合爲一字朱市是服飾系可作衣其物相近故疑



其從市也然索以繩索爲正義古今無異說且作鞞以皮不以絲終

屬牽強故存爲別說乃不直去之者則以卮與系市與系其難爲黏

合正不分低印也六葉後五行
之末續此

鐘鼎無字。似是小篆分別之。九葉前

平安館。𠔁。𠔁。倒之作。則與物情不合。其吳尊亦作也。九葉前

筠清館所收。穴。敦曰井。叔有穴。積古齋所收。穴。彝則曰井。叔右穴。一人之器。而一作有。一作右。明是一字。且字作。下从。與上文十

有二月之不同。是為確證。○筠清館史頌。敦曰休。又成事案。又

卽有字。與周頌休有烈光同意。師寰。敦曰休。既又工。亦似是休。既有

功。十一葉前


又念字。元首。或取元首明哉之意。以明為一字。十一葉後

。鐘鼎文齊齋二字。祇此五形。漢光和斛始

有字。十二葉後

此據吾鄉諺語說之。直隸則鑼亦通呼為務。鄉甯但有務。而呼為抹

子。十三葉後

寤部從。𠔁部曰倚也。凡夢由臥生。臥必有所倚著。無論有病無病

也。故寤部所屬十字。無病者八。而無不從。玉篇本部多寤寤寤寤寤


四字。無一涉及病者。說文惟寤寤二字。皆說以病。𠔁部繼其後。而說




之曰。人有疾病者。部中字無非疾病也。乃小徐嫌倚也。之訓與疾病

不貫而改之爲疴遂大謬矣。疴隸作疒然玉篇疒女厄切又音牀廣韻二十一麥疒尼厄切又仕莊切十陽疒士莊切又女厄切集韻亦兩韻皆收二十一麥有籀文疒疒蓋聲也陽庚古通故凡從疒聲之字鏡橋斷爲卽此疒字也諸部從疒聲者壯牂牁牂及兩籀文牆牆牀狀疒牂牁及古文牂籀文牆從壯聲者莊及古文牂裝裝裝從牆聲者牆從牂聲者臧及籀文墜牂從牂省聲者將從將聲者蔣雙蔣從將省聲者牂牂及古文牀至於從牀省聲之牂乃不知音者所改蓋本作彡聲也夫此三十二字者其三十一字皆與士莊切符合惟牂士角切不合然猶是雙聲與女厄切必不可合也彡之篆當作彡故隸直其曲而作彡玉篇寢部但從彡不從彡也二徐皆斷之爲疒繫傳又特解一字而其誤成矣乃彡又變爲疒者此可以俗字證之玉篇廣韻牀有俗床字韻會塵同瘞且牆俗作廡玉篇廣韻廡下皆云同上不敢目爲俗字則以見於左氏也不知此是隸變堯廟碑作瘞韓勅後碑作瘞此初變之形也曹全碑作廡此再變之形也卽如莊字孫叔敖碑作疒嚴訢碑作疒皆有疒而無艸也廣韻收俗疒字吾鄉俗書卽作疒亦沿乎此矣○吾疑病字卽是病字加一耳

與走加宀爲寔同。音義皆不改也。惟爾雅釋天三月爲病，殊難解。或謂三月多病，是以被楔乎。釋文曰：本或作窠，有乎柄，況病匡詠陂病四反。篇海窠驚病也。與說文病同義。玉篇窠筆永切。穴也。則音義皆異。其說病字則與說文同。吾又疑寢寤二字不必分別。宀部寢臥也。籀文作寢，此寢不尸之寢也。本部寤病臥也。從寢省聲。然經典寢字未有涉及病者。卽檀弓曾子寢疾亦謂疾時居正寢耳。否則謂臥病耳。若寢疾是複語。下文又云病不嫌其太繁乎。玉篇云：寤臥也。引論語寢不言。又以寢寤爲其重文。其宀部亦收寢寤。十五葉疾一條刪去以此易之脈經卷八校語云：瘥一作瘥。說文有瘥無瘥。急就篇王氏補注引說文曰：瘥中寒體彊急也。玉篇瘥渠井切。風強病也。瘥充至切。惡也。與廣雅同。蓋卽采自廣雅。廣韻亦兼收此兩字。音義竝同。玉篇集韻瘥下有一曰風病。向案脈經云：頸項強急。又云：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不能自轉側。又云：不得屈伸。與說文中寒體彊急合。與玉篇集韻言風亦合。惟脈經屢云溼家則瘥病所重在溼。爲玉篇諸書所未及。要之字書可偶舉一端。醫書必當詳悉。亦不害其爲合也。脈經當以瘥爲正。六朝寫書用草字。因訛爲瘥。後人因別爲之音。猶尠訛爲尠。遂

音下甘反也。十五葉後

有古器二其文曰馬兩與說文再也之義合皆作漢器始有斤

兩字大率作惟菑川太子鑪作陶陵鼎外黃鼎皆作

其文皆上出十五葉後

而覆也讀若晉呼訝切案覆字三義反覆與傾覆為一義部中叟覆

二字是也掩蓋一義覆字兼之夂部爰下云包覆即此義也釋詁覆

察副審也又一義部中覈字是也竊意此三字皆從而則而當兼此

三義然傾覆乃反覆引申之義似非而字所有且呼訝切亦由雙聲

而變六朝音也古當讀如呼撫覆也撫當為而所孳育又賈字亦當

是而之繁增字與俗估字同謂反覆估定其價直也十七葉後

條之前增此

說文釋例卷十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八九十篇

僮下云未冠也與辛部童字之爲罪人者迥異矣。今人僮童互易。前人已辨其誤。然有一事可證。許君亦以童爲僮。目部之言目睛也。曰牟子者一見曰童子者五見。夫牟子者睛所照者與物侔也。童子者睛中之人。小如豆。故謂之童也。何取於臯人而僮之乎。僮下云人姓。伉下皆曰人名。倩下曰人字皆改易之文也。古聖之姓多從女。女部字以姓訓者尚必言其所由。況僮爲後世之姓。如更無它義。則是蠻夷姓也。孔子之孫字子思。燕伉亦字子思。則伉之義可知。伉下引論語陳伉。今論語作亢。當是亢字。子禽爾雅亢鳥嚙。可知取字之義矣。健下云伉也。則伉當以健爲本義。說倩以人字尤不可通。字生於名如所云古人名於字。子游古人名嘉。字子孔。豈如此泛然以人字說之乎。仞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言尋與仞異名而同實也。段氏以七尺之說爲是。引程氏說以實之。吾遂以兩手度牆。則其高廣固相等也。段氏

又引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以其詞之異徵其實之不同夫自廣尺
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無不廣深齊同
者獨至於澮則相較者二尺非物情也疏例不駁法不足取信段氏又以尺下說尋
仞並舉知其不同物又非也許以諸度量連言之耳若有意殊別之
則仞短於尋其次反在常下且云皆以人之體爲法常字固不以人
體爲法也周禮注每云倍尋曰常疏亦不言名常之由蓋即謂大常
也夏官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常案車軫四尺大常建於車人
長八尺維大常之節服氏立於地以此揣大常之度非一丈六尺不
得而維之也蓋常之長必一常於是爲倍尋之名耳○攷工記廣二
尋深二仞是以方言曰度廣曰尋杜注左傳曰度深曰仞也尋從又
從寸又寸皆手也謂伸兩手度之也仞從人人長八尺謂其如人長
也故爲山九仞夫子之牆數仞掘井九仞皆深數也言尋者惟大戴
禮舒肘知尋確是廣數而夷矛三尋枉尺直尋散文則通矣
仔下云婦官也當云倅仔婦官也漢書昭帝紀師古曰倅接幸也仔
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倅音接仔音余字或竝從女案本部倅下
云伙也伙便利也玉篇曰詩云征夫倅倅倅樂事也本亦作捷又

音接捷仔也然則音捷者欵也音接者婦官也而仔字只捷仔一訓竝無它義是漢字也

付下云從寸持物對人物字似無著或是從又持物對人物謂一也假下云非真也既非古義大徐因補借字說曰假也亦謬段氏和之特以借字盛行於今耳案又部段下云借也則假乃段之重文書之假手禮之祭器衣服不假左氏之不假易孟子之久假皆其義至史記始以真王假王對言故知非真也者漢義也即補借字亦當與段字異部轉注今曰假也則借亦為非真乎鈕氏說文續攷云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籍之謬又引墨子有假藉作藉而不作段而薛宣朱博傳贊作假借武梁祠石刻有借字然則漢人作借也然則補之者是以隸生篆也說文序例說解用漢字多矣不列於篆者多矣如敝下云妙也段氏改之大徐補借段氏又依之不知其兩無當也特是經典多用假吾即不敢謂為俗字而古之俗字往往加人旁猶今之俗字往往加口旁假從人而說曰非真豈不為備乎本部序字倫理不甚清無由揣知惟鼎臣補之而云資昔切不云子夜切猶可恕也

孟字助者藉也即所謂使其民如借也而字不作借初學記藉下引說文云藉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藉與今本不同

儀下云度也少牢下篇曰其胥體儀也鄭注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淮南倣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此皆用儀之古訓者也義下云己之威儀也經義述聞兩引之其一作威義非許君意也其一仍作儀以儀釋義謂古用威義漢用威儀也肆師

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故許君說誼曰人所宜也與禮記義者宜也正合敘文四用誼字皆與古法相應也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為義大司徒以儀

辨等小宗伯肆儀為位注竝云故書儀為義杜子春讀為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為儀推尋肆師注則司農子春皆知古人用義而改之為儀許君鄭君皆依之所以適時也然經

典中有用義字古訓未經改為儀者禮記大傳別之以禮義制之禮漢書禮樂志作義制之禮儀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緇衣則義不壹下文引詩其儀壹也此四義字鄭注未言其即儀字疏遂以宜也解之非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朝以

正班爵之義北堂書鈔引作儀僅有存者所當詳察不可隨文解義也俾倪二字小徐本倪在伎下侈上蓋大徐迻使相就是也竊疑說解

亦有闕悅俾倪疊韻蓋連絲字俾下當云俾倪益也倪下當云俾倪

也阜部陴下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是亦增益於城牆之上者也字又作埤塊睥睨說文無塊睥二字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俾埤同訓後人因埤作塊因睨作睥也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案隱俾滿計反倪五計反以義言之當作睥睨然爾雅釋魚之言龜也曰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鄭注

周官卜師用之賈疏以向左右睥睨申之是倪睨通也○人部次序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乖異無從得其脈絡

僞字下段氏所引後漢書出崔駰傳本文作悔不小靳注云靳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為價也段氏欲詞之簡今人猝不明白

佻下云小兒殊不可解嚴氏曰今越語作鮐飯不及壺飡注云大飯按從光之字皆大而云小未審也校議書眉有校語曰食乃飡之爛

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飡見梁孝王世家一飡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傳注如瀆曰小飯曰飡以上蓋挾秋農尚書語是書固假自尚書之字筠案廣韻

十一唐佻盛兒十二庚則如說文而作壺飡集韻亦同而作餐飡即餐之重文也玉篇作滄知其本作滄且引韋注佻大也大飯謂盛饌

則仍是大飯不及小食也
 僂下云讀若雞小徐作鷄僂雞鷄三字大徐皆引唐韻力救切玉篇

僂力救居幼二切然一曰且也之義當如段氏音聊集韻三蕭聊字下有鷓僂二字僂且也願也廣韻僂力救切癡行兒似兩義當分屬兩音。

段氏疑俗字是也小徐本咎俗相連恐係後人增入以義相屬也字從兩人即足徵其非古乃玉篇有之又不在此後收俗字中。

僂字說解後世語也祇毛詩屢舞僂僂一見此字而重言乃形容之詞凡詩形容之詞用本義者半不用本義者亦半賓筵其用本義邪案僂爲與之或體與升高也遷字從巛說曰登也仍與升高同義知爲一字恐僂亦是巛遷之異文云僂僂者謂其遷徙不常耳若謂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以遷僂連用證其不同則反以我爲讎賈用不僂本係一字而兩義今且改之爲兩體矣漢高祖本紀讎數倍尚不作

僂知僂爲魏晉以後字也

尹宙袁良純元五三碑皆假僂爲遷

僂字之次小徐繼僂大徐閒以僂字恐後人以仙字孱入變形爲僂也玉篇有仙字云出聲類李登晉人也仙字之作亦有年矣殆寫者嫌其不古而變之又改其音耳大約本部字多可疑段氏所疑僂僂二字定當刪蓋此部當以偶弔結尾人之終也以下不當更有字即

如僊字既訓長生則當與倭佺類列。樹字訓而訓市皆非古言也。○玉篇山部名五虧切人在山上今作危案危似當作产二字皆從人其山厂又同意也且恐名即山字隸異而篆同也蓋产山一字而危又产之累增字唐韻山呼堅切未必可據

𠄎下云未定也段氏謂當作定也以詩禮訓定之疑爲𠄎之譌玉篇作𠄎魚其切未定也亦作疑嫌也恐擬也又古文矣夫段氏致疑之由以𠄎疑二字形似如玉篇則是從矣非從矣也知矣非譌者以又古文矣一語定之說文亦有矣古文矢字一句似足徵其非譌然矢下固無此古文即云脱失而弁字之首即鏃也再加一以爲鏃則復即有之亦當是奇字也子部疑下又云矣聲而不云矣聲繫傳曰幼子多惑也止不通也士反比之也矢聲大徐引而倒亂之已不可通又自增矣古矢字一語遂致小徐反比之一語全無所著誣也然則𠄎下之矣古文矢字蓋後人所增故與疑下說解參差廣韻不收𠄎集韻收之亦作𠄎矣更足破古文矢字之說矣

此說與前說𠄎字亦異當再詳之

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比敘之匕從反人其篆當作𠄎部中𠄎印卓𠄎從之一名𠄎之匕蓋本作匕象𠄎形與勺篆作𠄎相

似其物本相似也。勺之柄在下，匕之柄在上。耳部中匙、伎、頃從之。此據也。匕頭頂也。而言其它部之從之者，此用比敘義。邑下云匕合也，亦同意。旨自

皆皆相義。至於鳥字，則許君牽合之別有說。由此觀之，其為兩義較

然明白。反人則會意，𠂇則象形。斷不能反人而為𠂇也。乃許君合為

一者，流傳既久，字形同也。即如篆文辛、辛，判然兩形。今合之為辛矣。

於是爭其畫之長短，苟非說文尚存，何由知其異哉？由篆變隸，其蔽

如此，則由古文遞變而為小篆，豈能無一混淆者乎？許君於介、小

異尚且別之，而此字偶然不別，不足異也。又案詩有捋棘、匕毛傳，匕

所以載鼎實，疏引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詩又云有捋天畢毛，以為

掩兔之畢。鄭以為助載鼎實。步天歌云畢恰似了又八星出用鄭說也則亦是匕也。疏引特牲饋食

禮曰：宗人執畢，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棘匕

之匕，其篆當與名𠂇之匕同。許君不及此義，何也？歧下引伎彼織女毛訓鼓為隅案續女三星近似又形但不如畢星

耳有柄○本部中字，但由反字著想，即得其義。

𠂇下云：𠂇象髮，𠂇象𠂇形，皆可疑。首下云：𠂇即髻也。然則𠂇為髻之

古文。許書未出此篆，猶或係後增。注解則此云：𠂇象髮，猶可也。至𠂇

形哉

段氏改自象自形則何部說既明白又非別義何事複說

又案子古作孛似齒即古凶字知不然者以鼠

下說解知之

卷十九孛字下別有說

殷下云從身從殸似當云身亦聲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

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紫身衣同聲故疑當云身亦

聲釋家言飯依當作歸身疊韻字也故許以歸說身

裹襄二字玉篇以為一字豈以當時已合用邪抑如袍裏之誤合邪

小徐本無裹字据其用大徐語又言切不言反知其本無也○本部

次序玉篇大同釋在褰之下禘在衄之下皆當依之

裕下引易曰有孚裕无咎有字諸家作罔故其說之也罔孚仍是摧

如裕无咎仍是貞吉則周公何事重複言之蓋作有為古本也初六

九四陰陽正應其情欲進又卦為晉則時亦當進故曰晉如也初無

位二三有位又間隔初與四之中彼嫉四之將羅致初也豈不阻撓

之故曰摧如也然不以摧而不吉也正應則貞貞則吉故為初釋其

疑曰有孚若曰無傷也有與爾孚者也但尚在外似莘野渭濱之

時不可躁進以取咎裕则无咎耳如此依許解之易義便通達不重

複故知為古本也如疑吾所說者貞與孚有複意則貞者言其分也

字者言其情也如睽六三上九亦陰陽正應不爲不貞惟其時當睽

也則三傷而上疑矣

余弟範曰初言有孚有聞之者故僅有也三言眾允無聞之者故曰眾也

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爲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即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人皆知卒爲人不知其爲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爲卒若刪衣字是訓卒爲人也以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爲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切之人故解之而不出其字段改爲一豈有當乎卒與禡相似亦屬指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言衣赤也褚音褚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考下云易省行象二句段氏改之非也蜥易緣物而行老人之曳踵似之故從易省然以四足之物而象二足之人殊疏闊也故變其文曰行象蓋許君亦不能確知考字之義故仿佛解之如此○筠嘗問吳伯和先生鐘鼎文以弋爲錫何也先生曰即易字象蜥易之形錫字之省借也先生名鼎臣北平進士官贛州知府罷職居貧吾嘗從

之問故今卒矣孤孫隨其婦翁南下乃有血疾追念先生為之黯然尸下云陳也象臥之形案當為會意字說解當云從形人觀部中字皆取人義可知蓋篆本作尸有從之者乃垂一足以美觀耳說詳說文韻譜校

居下云從尸古者從尸者尺尾屍三部尺又以尸象手尾又以尸象人無尾也履之尸則仍是人人部借下引免與僇功走部速下引作屨存部屨逆也與僇具也不同義此借尸為人之證也居從古大徐曰居從古者言法古也義是而語

未明蓋居者蹲也蹲非禮也然且不為大過者以其從古人也古者

荒陋不以蹲踞為非後人雖不用為禮節亦不盡廢也玉篇踞下引

大戴禮曰獨處而踞許說從尸古者之從說字形也居從古之從謂

人事也段氏不分別故改之

屍下云臍也此下即屍篆屍之或體為臍似無可疑者然肉部臍下

云屍也知此當云屍臍也漢武紀立后土祠於汾陰臍上顏注臍者呂其形高起如人屍臍故以名云若屍者臍也骨部臍

股也肉部股臍也是屍臍轉注今所謂尾蛆骨也屍臍股轉注今仍

連呼為臍股也兩體相近而有別蓋校者以下文即臍篆因改之故

玉篇廣韻皆引說文屍臍也即廣韻六脂引說文臍屍也大徐如此亦足證

此文之譌矣其二十三魂臀下引廣雅云臀謂之臍亦謂之臍也雖

曰散文則通然臍者屍之或體臀者屍之今字不得云亦謂之臍也

扉屨當入履部即不然亦當類列不當閒以屍屠二字

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或之者疑之也許君因尾從尸遂以當時貂

蟬之飾而擬諸古人不知非也許君說字義字形必使之相為表裏如肉下云蔽肉也字形如蔽肉故以鳥獸之肉為說若人肉無由作髻也血下云祭所薦牲血也以人血無由

盛以血也皆寓尊人之意而形義實有不比附者古義失傳也惟尾字設謂其從尸因致周章請以尸字諸義言之尸象臥之形臥時無取

乎飾系尾也尸象屋形人不可以為屋也反訓柔皮而從尸人之皮

不可柔也知此為獸皮矣而尻尻眉乃在人之後者也尾之在禽獸

後似之且反之為獸皮也又可即說解以為徵云或從又是肩篆亦

作肩也鬻柔皮也其篆文從瓦而說曰從皮省蓋當作而篆與





說皆譌也皮有三文皆從則尸字亦象獸皮有明徵也


不妨一字象兩形也如匕字既為比敘又為柶余又見其象畢載牲

體之畢矣且欲以尾強屬之人試問禽獸之尾天生之人飾系尾人

為之孰為先後瞭然可知而謂尾字為人而作乎字從到毛尾毛與

身毛同向後不見其到也云到者垂於身之後也惟麋鹿犬豕之竭

其尾者則真到矣○以尸象臥形推之知當作以從推之

知尾當從蓋皮之省文非尸也似許君誤合之古人於禽獸言皮

故傳曰譬之於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於人言膚故孝經曰

身體髮膚尾亦屬禽獸故字從皮省也屋從尸者直是從人至會意若尸已是屋則籀文屋當從尸從厂以象屋形無緣屋上架屋也屮屮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蓋以屋字從尸故云然非以字形與广相似也屮字必後人所加觀字形即可知不待援道在屮溺然即溺之矣然莊子屮亦俗字

尸下云在人下者凡從尸之字皆上體有字而尸在其下未有尸在上體及左右者故設言上體爲人而尸在其下也玉篇作人在下已失許意段氏作尸在下尤非云故詰屈者謂形字尸直尸字形曲也○從尸之字惟伊之古文卩及𠂔𠂔二字其人在下然卩從古文死部自作𠂔從尸則人部卩或誤𠂔從𠂔省即人以人質處而之所是惟𠂔字人在下耳若從尸之字無不在下者自兄以下十二部是也兄下云從人從口似非篆當作兄與兒字同例皆象人形父之篆作𠂔吾亦疑其象老人之形君臣父子兄弟似皆屬象形君臣子三字許說既云象形矣夷與古文𠂔上象𠂔肉中象身下象足也𠂔正面形恭己正南面也𠂔子臣足夷皆側面形凡側面形皆向左臣獨向右歸向其君猶之反身爲身也蓋此類字難爲確象既有兄之名即

作兒字以寄其聲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如謂兒能教弟故從口豈不穿鑿而不通乎○鐘鼎文兒字亦從口

兜下云兒象人頭也此句蓋後增其目光太短矣兒下云白象人面形則許說兜曰從兒省而象人頭意已寓其中且亦白象人頭耳兒則有首有足全人之形也安得云兒象人頭乎然則兒字何以從人曰兒有形而難爲象故以人表之而以白象之此蓋古文也故或體籀文皆形聲○古人無柰何之事不少即如頭名曰首作百以象之又名曰頁其名雖異其形不能異也於是從百加人而作頁字此即兒字之比例也

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玉篇粟譌秦取其聲蓋許君以其義難通遂欲歸之諧聲而聲又無可諧於是因禾生粟取粟爲聲豈以爲誠然哉然可證字從禾也周伯溫改禾爲木益誤矣玉篇毛部禿下云籀文禿字廣韻亦有未知所本如出說文則許君當據之以斷禾爲毛之譌矣何至回穴如此髮及眉須髯皆特立專名不以毛概之而禿者之髮但離離如毛而已故從毛以見意鐘鼎文年字作𠂔者多作𠂔者少是與禿字疑似也豈得以𠂔爲別乎○廣韻一屋禿下引說文云

無髮也。上象禾粟之形。文字音義云蒼頡出見禿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然則說文云王育說者。指上文象禾粟而言。禿人伏禾中之說。自出文字音義。蓋校者疑禾粟之說。遂取文字音義附益其下。而未知其審。一句又校者之詞。竝不出文字音義矣。

覲玉篇此咨切。盜視兒也。吾鄉或數人釀金。迭爲賓主。月額必飲酒。謂之當壽社。其獵食者謂之社覲。用玉篇音。不呼爲七四切也。至於俗語看覲。則照拂之意。說文之覲。覲拘覲吾鄉未有此語也。

覲字段氏据諸書改爲覲。竊疑或本有覲。覲兩篆。覲讀若低。覲讀若迷。民迷雙聲。故讀如之。即今人所用之低迷也。篆注譌脫兩字。合爲一耳。然玉篇初無覲字。存此。凡說以備觸發。

段氏以蚘爲古歎字。先得我心。惜引文賦不實。則請證明之。賦曰。或受蚘於拙目。李注。或於拙目受蚘。蚘笑也。蚘與蚘同。又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說文。蚘笑也。嗤與蚘同。古詩十九首注。又引作嗤笑也。筠案說文無嗤。蚘下又無笑也。一說。即云。悅誤。亦是借義。斷以作蚘爲是。賦作蚘者。乃壞字也。從山。非義。非聲。足以明之。毛氏本。胡氏翻。宋本皆作蚘。不可徑改作蚘。泯其異文也。歎嗤玉篇皆有。似歎少雅矣。各

書歎與嬉同音蓋失傳已久韻會嘖或作歎引文賦受歎於拙目然其字譌作歎

欠部之歎之本作歎也朱文藻鈔小徐本作歎汲古初印本作歎孫

鮑二本同絕非各本皆譌歎也玉篇歎字次第在歎上與說文在歎

下小異而由此上之爲歎歎下之爲歎歎大勢相同也自歎字以下

皆孫強輩所增俗字矣始收歎字虛紀切樂也與喜字音義同案喜有重文歎玉篇同說

文而欠部重出者猶之屨已見屨部而尸部重出也此自孫強之過

耳段氏嘗作汲古閣說文訂矣吾向見之今無此書何忽忘之繫傳校錄已有說茲

因段氏之誤聊復詳說焉

歎下云嘍也莫切口部嘍下云語未定兒案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

定也據此則歎下當云歎嘍語未定兒嘍下當云歎嘍也蓋此二字














雙聲乃連語也廣韻歎嘍歎歎也義雖不同然足徵其爲連語

諒下云事有不善言諒也言即詞也謂見作事有不善者則其鄙之

之詞曰諒也玉篇但云事有不善言也無諒字而自明蓋部首本是

虛字故所屬鴟諒二字之說曰詞曰言

頁下云古文詣首如此又云頁者詣首字也似謂詣首字古作頁頁

者然季頡鼎作淮父卣蓋作器作宰辟父鼓作齊侯鐘鐘作卣邠散作周散作戠散作寅簋作是首字作晉者七作賁者二無一作百者皆字從賁者六從頁者三無一從晉者信乎賁頁即首字又知顏之古文顏頰之古文頰頂之或體瓚所從者乃古頁字即是古首字玉篇故作齟齬也皆從此省甘爲口也又作則反文也作者可爲二字證也從知古文皆首如此謂頁爲首之古文也此許君本文也百者皆首字也小徐本百作頁是也然是後人箋記大徐疑其與上文重複故改爲百不悟其非許君語也蓋許君時頁百已分爲兩字故著明之

頰字玉篇在後收雜字中云面不平也其顧氏挽漏孫強補之邪抑即頰字之譌一字爲二邪又無頰頰作頰

頰下云昧前也讀若昧夫既以昧說之而讀又如之則頰也者謂不識機宜冒昧而前也與昧音義同故今皆借用昧見下云突前也知冒昧當作見頰

頰下云面前岳玉篇作頰頰並通蓋相人術所謂五岳朝拱也段

氏必從小徐誤本又引太白詩殊支離

管下云百同古文百也玉篇引之云與百同古文首也集韻曰古麻下云

與林同大徐本亦挽與字此以百部在前故曰與百同而又云古文

首也者謂古文則作管也古文有髮篆文省其髮與古文孛而小篆

作子同也

彡下云毛飾畫文也韻會引同玉篇亦同小徐畫下行之字段氏遂

謂為以毛淑畫之文然毛飾畫連文殊不詞大徐新修字義影字下

云非毛髮藻飾之事不得從彡所謂毛髮即此毛飾所謂藻飾即此

畫文判然兩事信而有徵如須髻者人之毛也而夙彪影彪諸字物

之毛因之彪亦因之形則用刑於毛矣此皆從毛飾一義之字也且

者畫之人聿者畫之事形彰者畫之色及其成也則彬彬有光矣而

鬱亦因之此皆從畫文一義之字也皆取它部從彡者明之惟如嫌毛飾字詰屈

請解之曰此儷語也以毛為飾畫之成文文飾本恒言相對言之不

嫌於杜撰也若段氏以毛飾為筆淑則虬戶銑溪矣廣韻廿四鹽下云毛

髻下云長髮森森玉篇長髮髻髻也兩書皆是不可互改也許君用

森者發明假借森犬走兒森森則是重言不用本意顧氏用髻者直

解之也。正如史記漢書之同文者。此用古字。則彼用今字。對勘之而自明。不煩解說矣。凡讀書當悉心以求其是。不可見有異文。輒爲改竄。

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蓋以后字右向。司字左向。因以爲內外之分。故從反。后云者。君內而臣外也。內猶北辰居其所。外則宣力於外也。故詞字說曰。意內言外。即在此部不入言部也。許君就字形得意而段氏以伺察爲義。蓋由伺古作司而爲是說。然是遷者之事。非社稷臣也。

卮字會意可疑。它器皿字。非象形。卽形聲。恐此字義失傳。許君姑以爲說耳。

卩字說中之山邦土邦澤邦。今周禮皆作國。後漢人固不遠避前漢。諱然設字本作國。何必改之。蓋許君所据本固作邦也。○說文言上諱者五字。秀光武帝名也。莊明帝名也。烜章帝名也。肇和帝名也。祐安帝名也。雖安帝之前有殤帝名隆。說文不云上諱。蓋百餘日而殤未嘗措之。廟立之主也。許君自敘說文成於和帝十二年。許冲上書。在安帝十五年。卽據安帝言之。上溯至光武。僅親廡四世耳。光武立

制以高帝爲祖文帝武帝爲宗又立四親廟以爲七廟當安帝時如故也凡廟祭者必諱說文不諱漢高文武何也且既云上諱矣而稼下云禾之秀實爲稼采下云禾成秀也莠下云秀聲私下云茅秀也蕭下云翟之未秀者葭下云葦之未秀者典字下引莊都說莊光改爲嚴光辨裝且改爲辨嚴矣罇下引國語罇本肇末肇下云肇省聲尚恐是後人增肇篆福下云祐也以小徐本備也爲是烜字不常用宜其不見而秀莊二字必非後人加也正不知漢人避諱是何等律令

御下云從彳從卸卸下云從卩止午大徐曰午馬也故從午案午馬之詞纖仄且非古義韻會引作午聲是也御亦從彳止卩而午聲也此兩字各自會意不必以字形相似而謂御從卸也卸主乎止其止有卩故從止從卩御則或行或止皆其職故從彳止卩者行止皆有卩度也今韻卸在禡部而禡之平上聲爲麻馬二部此音固古所無也無論家牙華等字古音在今虞部內即拏拏二字不猶虞麻皆收邪今韻午在麌部虞爲虞之上聲則卸御之從午聲亦可決也況乎古言說駕亦作稅駕說也稅也皆卸之祖禡也古必無卸字即說文

有之亦不知爲許君誤收抑後人羸入者矣

卷下云郟曲也居轉切玉篇九免力媛二切收也案此卷懷之卷也

又渠圓切膝曲也案此奉曲之卷也大徐引唐韻誤

肥下云闕闕其音也大徐引唐韻士戀切謂肥與顛同音且同義也

顛選具也玉篇曰古文作選夫選從巽巽從肥然則謂顛同選不即

舍同肥意乎廣韻肥具也則直同義矣蓋緣顛巽也巽具也選遣也

一曰擇也諸字義訓相近故直謂肥爲選字也

印下云執政所持信也蓋秦以來乃有印故以後世之制說之此於

事實爲宜乃若宣下云天子宣室也璽下云王者印也衮下云天子

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此三者皆不如古制然下

下云貨賄用璽下正用周禮何以土部說璽獨用秦制蓋漢承秦獨

以璽爲王者印之名故凡漢帝服御之物與古同名而異制者皆以

漢制說之以見說文爲漢一代之書也劉昭補後漢書輿服志詳於

冠冕而略於衣裳然亦可考證焉志曰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

邃延日月升龍絕不同於虞書然則漢帝之服但有日月升龍也許

云上鄉即升之謂而不及日月者衮之名取諸卷龍故也志又言太

常大旂皆日月升龍又云乘輿升龍又云賢仁佐聖黼黻文繡降龍路平是知古帝服之龍一升一降漢則君用升龍臣用降龍也志又曰秦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漢承秦故顯帝初服旒冕衣裳文章祀天地明堂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案此云十二章與前云日月升龍異者蓋此但指祀天地明堂而言前文則指朝服言也許君所說蓋自據和帝安帝言之不應五經無雙之人絕無依據而爲野言也惜余淺陋不能得確證姑發其端以俟邃於古者考焉

艸下云色艸如也論語曰色艸如也說解與引經同文豈將使人別攷經說乎木部字下已引論語色字如也豈齊魯古論之異文乎玉篇引說文色艸如也又引孟子曰曾西艸然不悅然則色艸如也非本之論語而所引孟子本爲說文所引也案論語注孔子曰必變色蓋依王勃然變乎色而言又勃如戰色鄭注戰色敬也孟子艸然趙注愠怒色王勃然變乎色注愠怒而驚懇要而論之勃如之敬乃嚴毅之色非縮朒之色故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冑字者草木盛也故得用之艸然以趙注爲是乃又曰愠怒而驚懇似勃如亦是愠怒色

與艷然同者乃本其情而爲言也情則愠怒色則驚愬驚愬與戰色同矣蓋玉篇所引爲說文原本後人見殘本又誤記論語率意加之也

玉篇以白爲冑之古文案又手曰白是徒手也在手曰冑是手中有物也尚微有別

段氏以勺爲抱子抱孫之正字蓋於字形得之又加引廣韻薄報切以證成其義然唐韻薄皓切則與保同音保下云養也周書保抱攜持段氏能以勺當保抱兩字乎且此兩切皆由勺取聲也玉篇亡粉切則由人取聲也尚未可率然定之也廣韻十八吻亦收勺武粉切集韻吻皓效三韻皆收效部者曰鳥伏卵是即抱字也

包部匏下云瓠也從包從夸聲此字似當隸瓠部而曰從瓠省從包包亦聲豈以瓠部之瓢省夸存瓜而瓠之義猶存若瓠省瓜存夸則僅存其聲於例不協邪然夸聲與匏甚遠

苟下云自急敕也吾向疑儀禮賓爲苟敬即此字今知段氏已駁或曰抑詩無曰苟矣即此字蓋戒之曰無易由言應者將曰吾何嘗易哉已自急敕矣然無曰已自苟也莫捫朕舌不覺而言逝也而言固

不可逝矣。如此則抑揚曲折，鄭箋以爲苟且似偶誤也。乃吳伯和先生曰：作苟則非韻。六書例解又謂苟日新，即此字。姑竝存之。印林曰：篆書九經抑詩作^①。

鬼之古文，魄從示，示神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周官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皆謂己之祖考。然則魄字當用於此神之者，尊之也。非魑魍之屬，皆可謂之魄也。

魑神也。玉篇：魑在後，增字中云：山神也。段氏所引山海經青要之山，魑武羅居之。正山神之說矣。郭注：魑即神字，恐係神之俗字也。鬼者歸也。神者伸也。魑從鬼，而又從申，於法不合。或後人即據山海經屬入。

畏篆疑當作由^②。說解之虎省，當作虍省。蓋畏字從由，除由則存^③。虎省謂^④也。除^⑤則^⑥爲何字乎？是知^⑦字上一畫曳而長之，中一畫拗而直之，斯成^⑧矣。不然，虎爪之爪，何以稱焉？且^⑨下第云：古文省，不言從爪之異，可知由如故也。爪如故也，但省人耳。蓋虍今作虍，校者疑篆文之人無所著也，而改之爲虎，未思篆文之^⑩乃爪之譌文也。豈從爪如本形^⑪，則向外^⑫，又向內，獨無作^⑬者。

篆類八從
威世畏畏

同字八未。畏。威。同字。其說可據。書則畫之。謫也。小徐本單作由。

嶽下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秦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當作王者巡狩之所至爾

雅釋山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

爲中嶽蓋許君所本也然而疏矣夫嶽者爲巡狩而立也虞書祇有

四巡知岳亦四而不五官名四岳亦其徵也而周禮禮記皆言五嶽

者此自是周制然以秦室益之而成五則非也釋山首五句曰河南

華河西嶽虞書自岱宗起以所巡之始言此以華嶽起以近帝都者言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乃周之五嶽故

以冠首特未指目之爲嶽故後人昧焉而增泰山爲東嶽五句於末

殆出於叔孫通尊漢制而蔑周制也知爲周制者華岱恆衡同於堯

典則以古帝所命四岳不可黜華而不計實則唐虞夏商帝都皆在

華山之東故可以華爲西嶽宗周則在華山之西西巡而東出使西

方諸侯越帝都而東就華山之下非情也故加一嶽而直命之曰嶽

職方氏曰嶽山於禹貢爲岍山地理志謂之吳嶽而封禪書有嶽山

而無岍山蓋沿周公改之也至於嵩高在東都封內卽會諸侯於東

都可矣何須就嵩高應劭覺之故風俗通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

故不巡焉夫不巡則何須此岳是調停之說也惟左傳周幽爲太室

之盟是有事嵩高之證然六王二公皆非巡狩之事且與祭之仍紂之黎竝數亂亡之君胡可法也蓋漢帝不學聞古有五嶽欲其排比

整齊而加中嶽又誤讀詩崧高維嶽謂嵩高之名適與之符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即以此遂以嵩高為中嶽然崧高毛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釋山節嶽四嶽

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毛公秦人則秦尚依古制言四嶽初不益以嵩高案吳嶽在王畿之內即謂此詩之嶽為吳嶽似無不可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為四嶽降神未免奢問

宗之言以四嶽大室竝數為九州之險則大室非嶽可知然不用本

朝之制而言四嶽者則以晉居唐虞故都沿襲古語既久猶其不行周時而行夏時也惟大司樂鄭注曰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

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據釋山首五句為說此為定論邢昺不知若加

以嵩高既不適於用易衡以霍又為漢武時事不應古人早與之同邢疏謂霍為衡之異名亦調停之說也郭注以為天柱山濬水所出

者是也此山今屬濬山縣吾父曾知其縣事縣印字作濬校官印字作濬亦馬伏波所云宜齊同也山之陰則為霍山縣大宋伯鄭

注又用爾雅後說惟霍作衡耳其所以乖異者大宋伯但言五嶽故用本朝之制大司樂連言四鎮五嶽必須據職方為說故曰四鎮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郭君既以此四山為四鎮即以彼五州之山鎮為五嶽矣衡是九州山鎮尚無嵩高則嵩高尚不得鎮一州乃得鎮于四嶽乎○唐虞本四嶽主周而五嶽之周禮本四鎮主隋開皇開而五也

广下云因广爲屋段氏改广爲厂是也余初治說文時固見及此广
广厂三部之相連卽以此也然許君誤矣广當與宀相次耳厂爲崖
巖山厓之下隋直而上橫出者是也广當依古文留字作广乃堂皇
之形一面有牆宀當作冂則兩面有牆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宀
以兩牆見其四面而中高者爲棟極左右殺者爲兩宇則广宀同也
故宀部古文有從冂者寫者斷之也有從冂者寫者卑其棟遂同宀
也段氏一切改之惟家阮
怨未改豈闕疑之道乎師奎鼎合飢彝命師寰鼓合
又金刻寶字從冂者不可枚舉朱仲子尊寶字從介尤象屋形于斯
父簠但從人則有棟字而無牆又皃字頌鼎作合從宀也頌壺作合
從广之反文也是尤宀广同義之證矣田爲鬼頭而鬼篆作合
當依繹山碑忠字作合今並改兩殺者爲平頂而突起一筆以見意
與广宀同誤然鐘鼎文亦多從冂則其變久矣凶則玉篇目錄猶作
凶知其誤未久故猶存仿佛九經字樣作合合段氏放之作合乃是
破頭無此理也

庀下云樓牆也玉篇又有屯聚之處四字然則此字意兼聲案增下
云北地高樓無屋者庀蓋同此制於其上爲埤坵遇兵發則聚人而

守之故曰屯聚也。若樓之壁或樓外之週垣未必別立專名。且亦無取於屯聚也。吾聞曹州人言明季時其地多守樓自全者。廛從六里八土者二畝半在田謂之廬二里半在邑謂之廛在邑故從里八者分也各分此里之土而居也。抑或卽主謂八家矣。孟子死徙無出鄉兩節乃言寓教於養上節言五畝之宅之妙下節言百畝之田之妙各以兩句領起上節使之親睦是使民聯爲一體也。下節使之知尊君親上是使民與君聯爲一體也。然不煩教化而成則聖人制田宅之精意也。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鄉田同井指在田之宅相友相助相扶持則統承之。夫謂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人或不信蓋未嘗深長思也。夫人之相交才與財而已古之才士不在田閒如有朱家郭解是盛世所必誅也。而百畝所出奉上與衣食而外八家相往來已竭其力故卽在邑居亦不能一邑概爲洽比也。故死無出鄉各戀其墳墓徙無出鄉仍與共井之人日相親暱人情日相習狎則愛慕生動而相連則詐僞息。故其友助扶持卽由此無出鄉同井之法自然而生乃立法之妙也。今之解此節者皆不及死徙無出鄉蓋由不知其妙。

廡屋從上傾下也廢屋頓也至爲明了段氏加注乃令人不解矣廡之從上傾下者棟宇墮於四壁內也俗謂之罨玉篇曰罨全字作廢也是也廢謂之頓者向下委頓者也俗謂之坐化廡由於梁棟之不堅廢由於基址之固

庸下云石閒見廣韻同玉篇石文見也案閒與聞形似文與聞聲同但不知孰爲轉譌耳

厝下云厲石也段氏改厲爲厝兼於毛傳增一錯字誤厝厲厝皆磨礪之名非有三石名爲厝厲厝也其爲物色甚多但柔者目爲厝剛者目爲厲與厝耳若以爲石名則非它物可代如段氏言則詩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石乎抑將曰他山之厝可以爲厝乎又傲以金剛鑽之類則又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金剛鑽乎且金剛鑽以之鑽水晶斯可耳吾嘗以之鑽玉忽微不入也雖粉之或可用然價不訾矣吾見治常玉者用玉田縣沙治玉子翡翠碧玳者用新疆之寶沙皆糜爛而用之吾鄉農夫得玉而自治之磨以沙石所作之瓮久而略成形模殆它山爲錯之比乎石部礪礪皆曰厲石則礪礪皆其名目矣廡下云丸之孰也吾鄉謂饒資滑易文字純熟皆曰廡化蓋卽此字

但語轉去聲耳。然玉篇胡官如之二切。一依丸作音。一依而作音。與奴未切異。又曰丸屬也。義亦異。抑或屬孰音近而譌矣。廣韻三收七之八。戈同說。大二十六。桓同玉篇。集韻

桓引說文之部。廼摩丸之孰也。如玉篇字記。

段氏改破為硨。非也。玉篇破磔相次。其先後各字與說文大略相同。而破在後。增字中。其破下云。破磔石聲。磔下云。破磔也是。今本說文說誤。

玉篇之礧說曰。嶽崙崎礧。石巖與說文之礧同訓。蓋一字也。惟音宜綺切。則今音耳。古我義同音。而玉篇後文又出礧字。則不知者所增也。集韻四紙合兩字為一。

篆下云。豕怒毛豎。大徐曰。从辛未詳。五經文字謂之從辛。辛非聲。非義亦不可解。竊疑辛祇象毛豎之形。故在豕上。如犖字。犖歡竝出之。意然欲謂省犖為辛。則說文無此破壞之省法。或者本從犖。說為辛乎。

篆字疑卽豕字重文。音義皆同。家之古文家亦可證也。

籀下云。從彘。大徐作豕亦足。微彘豕一字。省象形。案此會意字也。且當云從豕。不當以為

彘省。如馬之古文影。其足尾正如彘。不過筆勢小變耳。夫豚乃物也。

而從又持肉與祭同意然則古人之豕非大不食小豕惟以致祭也
殆亦貴誠之意乎。豕生三月而北壯
交既交則北暴長

糴下云糴糴也廣韻引之穀作穀段氏曰未知孰是案玉篇穀下云
糴子也或作穀是顧氏以穀穀爲一字廣韻用之在此文卽不爲異
然曰糴子固與說文穀小豚不同文選南都賦作穀而注則引穀字
說集韻十八藥糴猿類似犬食猴與說文穀食母猴之說合一屋收
穀穀穀下引說文穀下云豕名一曰狐子與說文小豚之說近然則
廣韻南都祇是同音假借。

豕部計數文二十重二段氏云小徐本文十七容有誤也其曰重三
必合糴糴爲一字矣愚案小徐少糴糴三文故曰十七糴在所少
正文中不得以此證糴糴之合且玉篇廣韻皆分爲二字集韻雖合
糴於糴而他官切內別出糴字引說文獸也似豕而肥段氏亦據釋
大補此說是不可
竟謂爲一字也

作篆者馬之尾當長鹿象豕之尾當短石鼓文繹山碑不誤今人率
爾操觚長短任意不體物情鹿字直無尾矣
驃下云黃馬發白色段氏以起白點斑駁釋之非也發某色乃北方

常語此謂通身黃而又通身白也發者別內外之詞比象言之則今染采有所謂烟裏火者赤帛發黑色也火裏烟者黑帛發赤色也若謂是起白點斑駁則駁下云馬色不純者是也紺下云帛深青揚赤色揚與發同意段氏謂揚當作陽非也桂未谷說文義證曰本書所言馬色曰頤曰頭曰鬣曰面頰曰喙而不及耳隋西域圖記曰大宛馬烏馬騮馬多白耳口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自別餘色與常馬不異是則耳色惟大宛馬有之也

駮下引詩駮牝驪牡段氏謂與不羝不來合稱詩爾雅同案此或許君誤記抑為習說文者刪節以致不成文理皆未可定而改牡為牝引釋文牝頻忍反下同為證則非也案釋文既釋駮牝之後即出驪牡云孫注改上駮牝為牡讀與郭異然則段氏改牡為牝正同孫叔然改牝為牡也且所云頻忍反下同者謂牝曰驂之牝同耳豈可證牡為牝乎

駁下云周文王時段氏改文為成案以下文西伯獻紂絜之苟有吉皇何不獻紂而用畫馬乎王莽傳注引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正作成王記之以為段氏助證勝於無徵不信也

駢下云驂旁馬此謂駢與驂異名同實而其義則謂在旁之馬也文選洛神賦注引作駢驂駕也北征賦陸士衡贈弟士龍詩注引皆作驂旁馬也凡李注屢引不同文者或是時說文本不一或偶以字林爲說大皆不可知然則以驂釋駢別二名也以旁馬釋驂說其義也說文多此等文法不可讀爲一句然如段氏驂下加也字則似與旁馬也爲各義

駢下引詩昆夷段氏謂今詩昆作混孟子亦作混不知何據案孟子文王事昆夷趙注引詩亦作昆夷且昆夷以聲爲義不須易字也說文河下言昆侖歟下言昆于依鮑本之本義作于壺下言昆吾其音皆相通轉皆如莊子之混沌乃頑鈍無圭角之兒也如金吾木吾卽今之骨朵槌亦雅之終葵椎也亦作圓形木部椀下云榘木薪也榘下云椀木未析也椀榘之音皆與昆近析薪者必順其理而此無理也根節盤錯縱橫相糾故未析云者不可析也惟可斯之以爲薪而已頑下云榘頭也卽此謂也今俗呼氣鼓頭矣故物之頑者有昆侖昆吾諸名人之頑者以昆夷爲名咽下引詩犬夷咽矣卽此所引昆夷駢矣也犬昆聲亦通轉指謂之犬亦以頑物命之

薦下云從豸省非也通體象形豈可割下半以爲豸省哉卽云以字

形言之。謂其下半與豸同。或以物形言之。謂薦亦長脊。然既畫成其物。一望可知矣。何須加此以燭亂之。蓋後人以解薦。今作獬豸。遂增此語耳。不然。上半似鹿。何不云從鹿省。固知非許君語也。

薦字當有重文。薦從艸。積古齋嘉禮尊。滂餘字可據。知其非収字者。薦者艸也。無事於奉持之禮。奉薦而進。則借義也。知說文當有者。禮記釋文。雜記出薦字。云音薦。本亦作薦。鄉飲酒義出薦字。云本又作薦。薦豕兼從。則蕪雜豕乃艸之訛也。禮記尚存此字。許君時焉得無之。

鹿下云鳥鹿足相似。從匕。鳥部云鳥之足似匕。從匕。二文相應。然在此則通在彼則否者。鳥象形字。胡爲又兼會意。且匕者栢也。鳥豈以匙爲足哉。故知彼文爲後人所增也。此文則通者。謬其詞也。鹿字下半似比。鳥字下半似匕。此文出於鹿下。不云從比。而云從匕。故謬其詞者。防作篆者有譌也。今存漢碑。凡從鳥之字。皆如馬足。許君恐人沿譌。故寄其說於鹿下。後人不知。遂增之鳥下也。凡獸之能疾行而不可堪任重者。其字率似比。而鹿能下。皆不言從比。爲其第象足形。與比字無涉也。乃菴下云從二匕。又申之曰菴足與鹿足同者。鹿下云足與鹿同。能

亦以防篆之譌而不云從匕者爲其左匕似人字也此與夾下云
下定似鹿從大俠二人同意夾篆之左人似匕字也左右夾輔故使二人相向
彘後蹠廢故前二足與後二足不同故云從二匕以見左方似人字
者乃是匕字反文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爲其詞不達恐人謂誠
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形也其立文與鹿彘能下不同
者彼純形此兼矢聲恐人謂與疑字一類匕矢皆聲也故云然耳顧
千里繫傳本作𠂔必其私改玉部璫字仍同大徐是以知之
段氏刪麋篆蓋誤尔雅釋文麋素卜反本又作速字林云鹿迹一曰
速鹿子陸氏雖不引說文然引書者從其便不必以說文在前卽必
引之未便以此斷爲許不收麋呂乃收之也或說文亦如字林本有
一曰鹿子句故得廁麋麋之間乎若謂速不妨專爲鹿迹之名則速
迹一字可云其迹迹乎夫獸跡鳥迹多矣尔雅爲麋鹿麋兔別其名
者表其異也迹爲其通語故每句言其迹而後舉其迹之名也若鹿
之迹卽曰迹則正如牛羊犬豕其迹皆謂之迹矣又何必區別之乎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刪改增補是者極多而證龜成蛇者
亦復不少

麇下云大麇也。段氏改麇爲麇。前乎說文有尔雅後乎說文有玉篇。皆可證也。乃麇下云麇也。別古今名也。經典無言麇者。則麇下云麇。屬定當改爲麇矣。而段氏不改麇字。下又云說文自麇至麇皆說麇。屬然則何以改麇說之麇乎。

段氏疑麇字後增。筠案論語釋文云鹿子。爾雅釋文出麇字。云音迷。本或作麇。音同。是麇卽麇之重文矣。然釋文又出狻麇。云字又作狻。牛奚反。則又與麇音義竝異。或說文本區爲二。或後人分之。尚未可決。

媿下云兔子也。媿疾也。乃兩義。故再出媿字。而後以疾說之。謂媿通。麇也。故爾雅釋文有兩音。匹萬反。則兔子一義之音。又匹附反。則疾也。一義之音。

狗下云叩氣吠以守。謂叩氣而吠以守禦。段氏欲倒作以吠。不知玉篇以吠守自通。此則吠字生於叩氣。倒之則不通也。叩氣者犬聲。硜硜促數。絲碎如斂擊也。六畜之中。他皆一聲而曳長之。犬獨聲聲密比也。

糝下云犬糝糝咳吠也。爲糝字作解。不曰糝糝而曰糝糝。豈非誤乎。

小徐本，**繆**在類之後。大徐遂之。此者以**獲**下云**獲繆**故也。然則**繆**下當云**犬獲繆**咳吠也。段氏說誤。玉篇二字類聚而先**繆**後**獲**。又以**獲**為久部之變。與許異。廣韻三十一巧。奴巧切。內收**繆**。獲二字。獲下引說文。又奴交切。其下巧切。內亦收**繆**字。引說文音哮。而**繆**下云**獲**亂。獲下云**犬驚**知為由**獲**。繆而後咳吠。非以**獲**。繆形容其咳吠也。咳殆駭之譌乎。玉篇繆下云**犬擾**駭也。集韻五交何交切。內收**繆**字云**獲繆**。駭犬吠聲。虛交切。內又收之。引說文如今本。力交切。內又收之。云**繆**獲犬亂吠。索獲即獲之俗文。又到之作**繆**。獲尼交切。內收**獲**字。引說文**獲**繆也。又加注曰謂犬吠。

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斛律光嗅塵而知敵之遠近。是人亦有然者矣。抑許君蓋誤。臭為腥臊羶香之總名。引伸為惡臭。二義皆讀為抽去聲作嗅字用者乃**羶**之省借也。說云臭而知其迹是直以為**羶**字矣。羶下說云以鼻就臭。此用臭字本義也。臭羶音義皆別。蓋許君以臭從犬不得其由。故委曲說之。非本心也。獻下說羹獻亦是類。下說尤可見。○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

則食彘。是所食之味與臭相應也。物必有味而後有臭，而別味以口。故味字從口，別臭以鼻。故臭字從自，自者鼻也。乃人之鼻不可謂爲犬之鼻也。從犬者，良爲狗良東北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猶味從未，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故許以味說未，意者良兼終始之義。故從犬以概夫羊雞牛彘乎。夫犬物也，臭味則事也，臭味無形不可的指，故以犬表之。○胜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皆氣臭之謂。乃臭字本義。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則惡臭矣。說見刪篆。

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似涉迂曲。案自類以下皆似犬，非犬之物或類亦其一種也。莊子天運篇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案莊子呼爲類，則類一字卽爲名。陸氏所舉師類於犬近似，云其狀如狸，亦猶猥似狸而字從犬也。或許君亦如莊子之說。今本則爛捩之後，後人杜撰乎。琴賦注引說文：灼明也。案灼灸也。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本作灼，然則李善所引卽焯字之說，非灼下捩此義也。彼知琴賦之

灼卽說文之焯。是以如此以意逆志。斯爲善說書者。今人拘文牽義。將於灼下補此說矣。

𦉰熙在部末。非其次也。玉篇。𦉰在焫之下。咸之上。熙在熹之上。當是。𦉰下云。從𦉰。又持火。所以𦉰申繒也。案𦉰爲仁之古文。去𦉰義遠。汗簡尸部。𦉰下云。夷見尚書。尉字從此。此說是也。𦉰蓋夷之古文。夷者平也。尉之所以平之也。是以從之。論其義。則又持火在前。𦉰在後。而先云從𦉰。二字當句絕。又持火一逗。乃云又持火者。以下筆先後之序言。且取詞之簡也。段氏解𦉰。又爲親手支離矣。𦉰變作尉。爲官名。因作𦉰。𦉰之器曰鈇。鈇說文不收。蓋古無此名。

龜下引左氏龜。龜不兆。乃合傳注引之。原文當不止此。爲習明字科者所刪耳。凡說解中詞旨局促。似後世字書者。皆當以此推之。今之習舉業者。率好刪節經書。故有幸得科名。未見全經者。況唐時科目多矣。乃進士明經。概不能試。而習明字一科。則其才可知。其師亦概可知。說文字林。卽功令也。猶苦其難讀。遂合兩書爲一說。文之訓古。而字林漸近。今乃於其不能解者。輒易以字林之說。且刪節字句。以省目力。故藥下云。治病之艸。總名而刪。爲治病艸。似有一艸名藥。堪

治病也澍下云上古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選注屋引惟此最備然它處亦無六字者乃刪爲六

字句陋謬不通誰執其咎段氏謂左傳本有不兆字不亦誣乎

爇下云火燥車網絕也考工記輪人注司農云牙世間或謂之罔是

漢尚無輞字段氏謂爲考工作注是也而所說殊謬賈疏謂古者車

輞屈一木爲之筠見甘肅車輞屈兩木爲之知賈說非誣記所謂內

外旁乃牙之內牙之外牙之旁也切地者爲外鑿以受蚤者爲內其

兩面之漆二分不漆一分者爲旁木之長短四面同也燥而爲環則

外必長於其舊內必短於其舊故不善燥者欲申外之短爲長則廉

絕矣廉絕者絕其理也欲屈內之長爲短則挫折矣挫折者如衣之

襞積也內外皆病瘦則旁必病肥當木理柔處猶如故當其堅處則

壅腫暴起矣此物情也段氏所說祇坐不善讀注

煨下云鬱煙也段氏謂鬱煨聲意皆同則當改之曰煨煙矣而倒之

曰煙煨猶壹壺何邪案易作細縵玉篇廣韻皆注煨曰烟煨又有氤

氲則段氏說自是而竊謂少失許君之意許君既引易天地壹壺矣

不應又作鬱煙卽連語多異文亦當作煙鬱也煨字之上煙煨二字

皆烟也則煨爲烟宜也乃不第曰煙而曰鬱煙則誠烟煨之所由成

矣。薦菸也。菸鬱也。藪韭鬱也。今人於花葉之色未變而失其性者謂之薦。而所以薦者則鬱之而氣不揚也。然則煜蓋猶執盆蓄火無燄而生烟鬱積之故也。於是氤氳四布矣。故段氏所說得其意矣。其詞

燂下云火熱也。謂以火熱之也。玉篇有重文燂似廉似林二切。燂者溫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省借。然吾鄉俗語溫之曰燂之呼爲似廉切不呼似林切。

隗字下段氏引廣韻隗香桂炆四字皆九畫而疑其皆八畫。筠聞人述翁覃溪言曰漢人八分運筆與今作楷書等。近人皆先橫後直取其易於配合也。吾以之正翟文泉文泉曰漢碑本兩種有如楷書者有先橫後直者不可膠固論也。因述桂未谷作八分雖橫之至短者亦作之必盡而後作其直。筠以四字皆九畫思之知其說不誣。日字夬字其折筆皆斷爲兩則香隗炆皆九畫矣。桂字兩直連書亦九畫矣。是古人固已言之。吾向者不察也。

小徐本燂字說曰取火于日官名。從火翟聲。舉火曰燂。周禮曰司燂掌行火之政。令此下有燂燂三篆而後以烜篆殿于部末。說曰或

與燿同筠案此說文斷爛烜篆佚而其說解併入燿下也燿下當云

舉火曰燿杜子春曰燿為弘火蓋即對司烜氏明火以為言許君不用而易之

從火霍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司

烜氏所司者明火也其篆當在燿上然取火于日官名此亦殘闕之

文當無官名二字後人聊且補之使成句讀也燿下不云舉火官名

則此亦不當言官名且官名司烜氏以一烜字而說之曰官名一不

通也秋官鄭注曰烜火也火是物乃可司今不解烜字本義豈烜之

一字足當取火于日四字乎二不通也且經曰掌以夫遂取明火于

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今以字之從火也而第言取火不言取水屈經

從字三不通也即如哲字先說其義而後曰周禮有哲蒺氏若如本

文許君無此語例也蓋烜字既挽之後校者見周禮有此字而其義

則在燿下不敢與許君為難而又不安於心故補于末而曰或與燿

同或之者疑之也此句非許君語也大徐遂使相就而改之曰或从

亘於是泯沒其迹矣鹵莽可恨如此秋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若衛

侯燬之燬故書燬為烜疑當云故書烜為燬謂經本作司燬氏也故下引司農說正之而改燬火為司烜氏若謂春秋故書作燬則此為周禮作法不宜謂正春秋且既依故書作烜又何必多此辨正也

司農曰當為烜夏官司燿注故書燿為焦杜子春云焦當為燿書亦

或為燿然則許君收烜燿二字正從司農子春說也故燬下不引司

燬氏燹下引周禮以明火蒸燹而不引司燹則以故書爲誤明矣豈作無稽之詞而合烜于燹乎

焮下云火光也以冉切焮下云火行也舒贍切玉篇焮胡甘切又天念切火光也無焮字而有焮字胡甘切火行兒其訓釋正與焮互易疑說文之焮卽焮之譌然焮焮二字廣韻皆不收二十三談焮胡甘切火上行兒五十五豔焮舒贍切火行兒五十六榛焮他念切火光則又以兩義統歸之焮矣若五十四闕談吐濫切譖談舌出則從舌炎聲非如焮之從炎舌聲也集韻二十三談以焮焮爲一字五十六榛又以焮焮爲一字其訓皆云火行然則說文之焮其爲衍文譌字未可決知闕之可矣不當如段氏改竄也

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說文曰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黃地之色也乃元下不云天之色也而曰幽遠也黑下不云北方色也而云火所熏之色也玉篇引韓康伯曰黑北方陰色則知說字與說經小異也說經者但取其義之相中而已至于說字則必使字形與字義相貫通象幽而入覆之之形不能得天之色之義也從炎上出囿之形不能得北方色之

義也故別爲之說許君非忽忘之也炎上出囟之囟當讀如蔥不可讀楚江切小徐韻譜一東囟倉紅反竈突異於四江之在屋曰窗雖陽虎之蔥靈卽是窗樞在古原無楚江一讀然卽今日變音之後吾鄉呼竈突亦呼爲烟蔥也

麤下云中黑也衆經音義引作面中黑子也今本稅二字玉篇作黑子也則通驚下云小黑子兩字相連其意相承麤爲黑子其小者別名爲驚也段氏引漢書顏注黑子今中國通呼爲麤子案麤蓋麤之譌文

黟下云丹陽有黟縣段氏改陽爲楊案地理志作丹揚其屬有丹陽縣郡國志則郡縣竝作丹陽未審段氏所據

囟下祇有窗牖一義而部中收息字云多遽息也則囟亦當有忙迫之義今作匆匆說文無匆字而蔥今作葱知匆卽囟之省文

集韻內有重文

則匆卽囟也同在部欲其意互見故於部首不說此引伸之義與它重言但以聲爲義者不同

如雖鳩之聲粗故曰關關扁聲者亦然如鴨聲亦關關也此卽作官官亦可得其聲不過古人偶借關字耳廣韻之官官卽由此作也

囟蓋以形爲義者凡息遽之事必係紛錯糾結窗樞之交互盤結似之息重囟義故不入心部又勿部說曰遽稱勿勿今好古者用之

而以匆匆爲無根之語恐亦未詳審也

夾下云持也從大俠二人案俠蓋挾之借字。下云袁溪有所挾藏也亦借用也。俠下云俾也乃任俠之謂。挾下云俾持也。俾下云門持人也。從莊氏校改證知挾持本作挾也。又案從大俠二人似當作從二人持大。蓋許君特據字形兩人字在大字掖下。故謂大俠之竊以周召夾輔成王推之。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屬大。

奔字從卯。段氏據漢書改爲奔。筠案漢書衛青傳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奔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奔亦同字。玉篇奔普教切。大也。窳音孝切。穿也。窳也。藏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三十六效。奔匹兒切。窳上同。說文害也。四十九窳。窳地名。力救切。案玉篇以兩音屬之一字者。詩小星以昴與稠猶韻。天官書以雷爲昴。蓋古卯卯音相似也。不得如段氏說。且段氏改窳奔爲窳奔而昴不改爲昴。且力辨惠定字之說之誤。何其無定見也。○卯不必定在巧韻。卯亦不必定在有韻。如茆字說文作茆。魯頌與酒老道醜爲韻。兩韻通押。亦可悟矣。卽說文引詩言采其菲。猶可謂今本傳寫誤。乃釋文曰音

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豈諸人皆未讀說文乎。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取義於卯。其說固誤。然非卯卯聲通。何自譌哉。充段氏之說。將有謂史記之雷爲聶字變體。其字當作雷者矣。周啟散。聶作^㒼。

奄下云又欠也。段氏曰未詳。又引方言奄息也。案玉篇覆也。大有餘也。二句同說文。又有大也息也。二義意者欠卽大之譌乎。然大有餘也。足兼之矣。或欠爲欠伸之意。卽所謂息也者邪。○申展也。案展下云所以展申繒也。亦以申爲展。

查下云奢查也。玉篇同語。雖難解。要當是連語。奢張也。夸奢也。查又從大。當是誇張之意。不得以其無所見而倒之爲查奢也。玉篇又云大口也。雖非以大口釋奢查。而查有大意。有明徵也。

壺下云昆吾。圖器也。十五年前。吾亦如段氏說。今思得之。昆吾者。壺之別名也。昆讀如渾。與壺雙聲。吾與壺疊韻。正與疾黎爲茨之于爲諸者。焉爲旃一例。

壺部壺下云壺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泄。似當云從壺從凶。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

壹自爲部云。專壹也。從壺吉聲。段氏曰元氣渾然。吉凶未分。筠案此

語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其識直出許君上矣。蓋專壹爲引伸之義。壹壹乃其本義。壹字當隸壹部，不當隸壺部。兩字皆從壺字之形，而義則從壺比象之義，非正義也。許君謂壹從吉聲，已覺牽率。苟壺不得泄，因有凶義，然則壹之從吉者，豈非以壺不得泄而有吉義乎？凡連語，或雙聲，或疊韻，不過形容之詞。若夫「日」即節奏也，「子」即躅躅也，則其爲形容也，以義不第以聲矣。至於壹壺，則義爲主，而聲爲從，乃合兩字以會意者，爲會意之極變何也？天地之生物也，理著於氣。氣吉則吉，氣凶則凶。視其所遇，莫爲莫致，則姑卽說文徵之，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心統性情，故有道心、人心之別。孟子亦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必杖思則得之，貞其力於操存也。然則一人之性情，而吉凶固已分矣。夫物非陽不施，非陰不生，故天施而地生，男施而女生，各正性命，陽之爲也，無所謂凶也。品物流行，陰之爲也，不能定其吉凶也。然則累人者，惟血氣矣，而吾謂人之所以能爲聖賢者，全杖血氣。血氣者，人之魄力也。克念作聖，不可限量者，恃有此具也。是以鯀星耿耿，終古不能爲日月也；細流涓涓，終古不能爲江河也。取而譬之，吉凶已定。

者也。惟夫用之吉則吉，用之凶則凶者，惟血氣爲然。而壹壹之時，卽將著於血氣之時，故壹之從吉者不爲吉，壹之從凶者不爲凶。許君說以形聲者，旣誤說以會意者，尤誤也。

圜下云：圜，圍小徐集韻類篇引皆同。毛初印本孫鮑二本五音韻譜皆作囹圜。蓋圍爲古字，圍爲後作。說解用之而不列爲篆文，口部圍蓋後人增也。而囹下不云囹圜，直曰獄也。亦經刪節。秦曰囹圜，不可割一字爲名也。韻會囹下云：說文本作圍，卽引囹圜所以拘罪人。又引前漢書東方朔傳：囹圜空虛以爲證。又曰：今作圍，則其所據小徐本無圍明矣。

鬣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段氏疑籀當作古，非也。籀文子作𠄎，上亦作𠄎，與鬣之上半同。彼說云：凶有髮，與此說云象髮在凶上，詞亦同也。

𠄎下云：凶取氣通也。玉篇引作取其氣所通也。語意乃完。段氏倒之，非也。凶與臍氣相通者，蓋道家泥丸丹田之說。漢桓帝紀左棺注引說文曰：寘，憂也。音工，奐反。句蓋中說大音臙今作心，苟官，卽寘字。今相傳音縮。玉篇寘有重文，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

惠之古文𠄎𠄎似當作𠄎𠄎段氏作𠄎𠄎是從囚也目囧二字往往互用直之古文𠄎𠄎當仍是從十從目特以木易𠄎耳吾因古文從木疑直字所從之𠄎蓋象矩形不當在𠄎部周髀經曰平矩以正繩繩者所以為直也有正繩之器而集十目以視之未有不直者矣古文從木其意不甚明顯蓋係奇字然木生而直矩之古文作巨或體作槩亦從木也吾不疑部首之𠄎即當解為矩形為許君誤說之者以下文亡𠄎二部皆從𠄎必曰𠄎曲隱蔽其義乃相附屬也

愼下云寬嫻當依列子釋大所引作闡心腹兒詩曰赫兮愼兮案毛詩瑟兮僖兮赫兮

𠄎兮傳瑟矜莊兒僖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𠄎威儀容止宣著也

據宣字似毛詩本作愼釋文僖韓詩云美兒說文云武兒𠄎韓詩作宣宣顯也爾雅

釋訓亦作𠄎郭注貌光宣乃合釋赫𠄎也釋文作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著案許君之說僖愼與毛傳異者蓋據禮記爾足恂慄威儀之說覺

傳未安而易之也寬閑心腹猶云心廣體胖赫是威愼是儀合而言

之猶云恭而安耳韓詩作宣乃省借今本作𠄎則聲借𠄎愼皆況晚

切也朱子以赫為盛大以𠄎為宣著亦本毛義然嫌於詞之不順也

則總說之曰宣著盛大之兒是謂詩人倒文以就韻也恐未然

釋文不云說文作愼

何其說也列子力命篇注引鄭君禮記注曰。啗寬綽兒蓋卽用許君之說。惜今注疏本佚之。

憲從客者。宋於周爲客之義也。尊賢不過二代。而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虞商旣然。知夏亦以爲賓客也。周獨名以三憲者。創名也。因憲字從客而取之。非爲三憲特製此字也。憲所以從客者。出門如見大賓也。

柚下云朗也。引詩憂心且柚。筠案毛詩自作妯。傳曰妯動也。與釋詁同。郭注引詩亦作妯。說文女部妯動也。收毛詩之字。用毛傳爲說。不過未引詩耳。何於柚下引詩而說曰朗也。改毛詩之字。改毛傳之說。若有駁正之意者。吾恐詩係後人所引。並未檢毛詩自作妯也。不然玉篇廣韻皆云柚朗也。不用毛傳而用說文。葉韻十八尤柚下皆曰動也。而不合爲一字。而鼓鐘釋文不言說文作柚。並不言本又作柚也。屨入之人。蓋以唐韻妯徒歷切。柚直又切。習熟時讀以柚與是詩韻協。故漫引於此。

怕下云無爲也。正用子虛賦怕乎無爲。段氏亦引之矣。乃改爲作僞。謂爲訓母猴不可用。夫許君於本字祇說本義。說解則假借居多。宋人方訾許君不知假借。忍再揚其波乎。且無爲也。字其說曰女陰。

名。或据秦權用段字。段氏何不用之。然吾不見秦權何等。琅邪刻石有兩也字。至今巋然山顛也。况僞下云詐也。段氏未敢改爲作也。但引荀子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昌明之。似將與蘇氏爲敵。不知己與堯舜爲敵也。乃於怕字下直云僞訓作也。以己之意爲許君之言。厚誣許君直自誣耳。

段氏改恠爲忮。吾甚信之。又考玉篇不能無疑。其恠字有重文。忙集韻作忮。從甲乙乞。燕字皆不合。似卽余制切之。𠂇變形爲𠂇耳。𠂇與一
別有說𠂇從𠂇而向。右曳之。是其比也。忮字別收之。云他蓋切。奢也。似本之。西京賦心彥體忮。然賦注云體安驕。秦似字本作泰。又曰泰或謂忮。習之忮。比忮字則與恠字同義。而其字從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索隱出恠邪臣而釋之曰。恠音誓。恠訓習。習於邪臣之謀。故爾雅云恠猶狃也。狃亦訓習。案此借恠惕字用之。段氏所引犬部狃。犬性忮也。本之小徐。然其字作忮。與文選同。吾終無以決之。姑發其端以待質。○段氏所据者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也。案四月傳。廢忮也。正義引說文忮習也。蕩箋此言時人忮於惡。釋文忮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其字一從犬。一從大。廣韻十三祭。時制切。內收忮字。

云伏習丑例切。內收愧字。云習也。餘制切。內又收之。十四秦收伏字。與玉篇音義同。集韻始有伏怵二字。時制切。內收伏。丑制切。內收愧。以制切。內收愧。伏而不同義。怵奢從太。不收伏字。然則怵伏皆伏之譌也。廣韻十四秦伏字下。固云又逝大二音矣。

夢下云不明也。文選江文通詩。沿牒懵浮賤。注引說文。懵不明也。案首部。懵目不明也。夕部。夢不明也。則懵懵皆通。玉篇。夢莫公武互二切。慙也不明也。懵牟孔切。心亂心迷也。則固卽一字。蓋古人注書於其異。夫不甚分別。李氏知江詩之懵卽說文之夢也。故引其說。而不曰說文作夢。本非作字書。故不必區別也。卽如瘠字。說文作瘠。瘠。選注。遇瘠字。卽引說文。瘦也。之說。而不曰說文作瘠也。要當知著書各有體裁。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不可見有異文。卽增補說文。或改易也。○周禮。遂人注。懵無知貌。釋文。懵本又作夢。是知漢人皆作夢。後人以時行字改之。

忌字下。段氏引毛傳。信誓忌忌。然又申之曰。謂旦卽忌之。假借字。案毛傳。故作旦旦。釋文云。說文作忌忌。初不言毛傳作忌忌也。疏引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亦未嘗云定本作怛怛也。段氏鑿空自欺而已。

表記
信誓

且豆釋文
字林作思

火部炙下引詩憂心炙炙段氏據孔疏釋文改憂心如炙心部悵下
 引詩憂心如悵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後人增入皆未可知
 段氏又改憂心如炎索釋文曰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炙段氏
 作炎固有據然釋文以作炎屬之韓詩而不云說文作炙又作炎孔
 疏云如悵之字說文作炙可知說文不作炎也且許君宗毛者也若
 如段氏說此詩作憂心如炎而雲漢亦作如炎如楚則經典不用悵
 字許君何必收悵字段氏之疑蓋自悵訓憂起謂如此則憂心如悵
 直是憂心如憂不可通矣不知詩人妙於語言許君則直指為解不
 相妨也悵字直分作兩字用乃是火燒心耳故曰如毛傳曰悵燔也
 即此意也且詩用如字有直有曲如山如阜直言之也如有隱憂曲
 言之也本以隱憂作詩而其詞則曰如有而後其憂之繇多而不可
 數固結而不可解躍如言下矣不可膠固以說詩也

連上血也今周易作法血連如入可釋之曰泣
 血泣血如邪竊意泣下也泣血也也豈當作兒

連下云泣下也引易泣涕連如
 可釋之曰泣涕泣下如邪玉篇

忘下云心疑也藥下云垂也文選魏都賦神忘形茹注藥垂也謂垂
 下也忘與藥同而聽反又引說文忘下說盧子諒詩藥藥芬華落似





























藥葉皆藥之俗字。玉篇又有蕊。如累切。草木實節生。案魏都賦用蕊於句中。既不能以韻定其音。而許君固云讀若瑣。故玉篇廣韻皆有桑果切也。而說文韻譜入之支部。五音韻譜入之紙部者。直以蕊藥藥等字皆如累切也。夫諸字說文皆無。祇有藥字。又從其義而非從其音。乃諸書以俗字之音定蕊字之音。段氏又以俗字之音為蕊字之古音。展轉迷謬。莫此為甚矣。

補正

今又思之。許君欲別段假假為三字。使之各適其用耳。段借也。此謂經典訓借之假。當作段也。假非真也。此謂漢人所用假字。是此義。假非真。則假非段之古義。假非真。即真非假。真亦非古義也。假至也。此謂易王假有腐之類。當作假。不作假也。然周頌鼎王各大室。尚書有苗格。是古借格。亦省作各也。似不必別。二葉前十四行
假字條之末

說苑指武篇曰。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劉中壘生前漢中葉已在漢武求仙之後。而其用僂字也。仍用毛詩義。三葉後七行
僂字條之末

許君既列人部。而又別出介部。且的指之曰籀文大改古文。則實有是字。人部而又別出介部。且的指之曰籀文大改古文。則實有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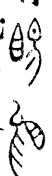
非出於杜撰也明矣。然  字鐘鼎偏旁率作  此蓋側身之象。上有首下有足。肱則為身所掩映故不別作也。  則判然為兩。無此人形矣。  蓋正立之象。有首有肱有胷腹有股。  則以股繼肱之下亦無此人形。且繹山碑六字不作  而作  所從之八尚同說。文鐘鼎文則作  與籀文大無別矣。竊疑  二字許君蓋采自古器偏旁本非獨立成字也。即以說文徵之人部中字偏旁在左者多在上在右者少在下者。焮焚兩字而已。  部中字無不在下也。其後從  之十二部無不在下也。況兒兒皆人之名。上體皆別作頭形。而以  為之足也。大部字十七。惟契字大在下。餘皆在上。從大之赤壺奢奢本亦在上。  部七字皆在下。從  之夫亦在下。惟立在上而鐘鼎作  仍從大也。宗周鐘  字所從之二人左合而右分。惟此足為說文證是鐘  字亦從  楚良臣余義鐘兄作  兒字兩見一作  一作  鐘鼎韻首字所從之  質即頁也已見本卷十八葉  從儿者六器  部之奚商庚爵作  屮屮則屮彝作  均不從  也。且豈惟鐘鼎足据哉。即說文亦初不一律也。  部收元兒允兒充五字其後繼之以

兒先兒兆先禿見覲欠歛次頁十二部皆從儿者也他部從元之字
五從儿者三其展轉從元從完之字凡二十三無不從儿也從
兒之字十七其從儿者十一從允之字十三從儿者九從充之字
一從兄之字二皆從儿先儿部各本皆從儿相其筆勢亦必不可
從儿展轉從兢從替之字凡十三竝同從兒者兆部之兜也固從
儿矣從兜之字一卽從儿先部從儿兢卽從儿其從先之字
九竝從儿見部部首卽從儿部內同覲部及部內亦同他部從
見者十一字從儿者二欠部六十五字從儿者三他部從欠者二則
從儿歛次二部皆從欠者也其文凡七而從儿者六頁部字皆從
儿從頭者同從頁及展轉從憇從憂之字凡九皆變爲目儿猶之允
及從允之字六其五從儿其爰及展轉從爰及俊陵酸之字凡十九
皆以部位配合涉筆之變不足異也說文從大之字及展轉從牽達
之字二十五從儿者惟夫立竝三部他部無一從之者從夫之字
九及展轉從規扶輦之字六而從儿者八夢英亦作儿從立之
字十二從竝之字一從儿者三耳繹山碑及夢英皆作儿且繹
山大夫作儿二是夫亦可讀爲大又是碑之儿變而作儿此

從大之字改爲從人而說文中只有改人爲大者初無改大爲人者猶之祇有改人爲人者初無改人爲人者也雖許君創始分人人大爲四部而各部之後皆有以類相從之部當必分別劃然斷無儿部之後忽而從人部之後忽而從大且同此一字展轉相從亦不當歧出今之歧出皆寫者之過然何厚于人何薄于人哉設以人示人曰人固有此中分爲兩之形也愚人亦必譁然不信也卽此足知其厚薄之故矣○𠂇亦作𠂇𠂇亦作𠂇皆省大爲人若謂所省者人耶則是省上半若謂所省者介耶則是省下半

四葉前八行之後增此

金刻賜字有



二形初不省借

五葉後七行

鐘鼎如此仍是向左

七葉前三行

然鐘鼎從口之字又多作

七葉前六行之末

冒昧雙聲正不必有專字

八葉題字條之末

聶氏三禮圖所畫袞衣衣長而裳短不是古制蓋亦趙宋一代之制

矣十葉後十行

隱公八年公羊傳何注引尚書歲二月東巡狩一節於如西禮之下

增二句云還至嵩如初禮殊為怪異堯都平陽至嵩不得言還且上

文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變文此亦不當言如初禮十二葉前十四行

爾雅郭注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猶分崧嵩為二乃孔子閒居

直引詩嵩高惟嶽矣或經後人誤改乎抑是篇即漢人所作乎十二葉後

段氏所謂孟子作混夷據孫宣公音義也凡此類當明徵其詞皇矣

篇串夷鄭注亦以為混夷釋文皆音昆十六葉前八行

南山經作其名曰類無師字郭注類或作沛案沛類聲相近沛師形


相近訛而又衍是即陸所据本矣十八葉後九行

筠清館所收漢印范曰剛弒右熨曰雒左印皆從火惟變又為

寸小異十九葉前四行




伽藍記述魏高祖習字謎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亦八

分先橫後直之證二十葉前三行

召伯虎款作視此少几似是有首有臂有足人形具矣加几

何為二十三葉前三行

鐘鼎作諸體未有從直者如以說文為用小篆

則秦碑作秦斤作秦量二一同斤一作不知許君所

本何書

右所引者其文義皆與說文惠字合與彳部德字不合金文亦不見惠字○二十三葉後四行

積古齋秦權銘仍作也秦斤銘則作毆筠清館秦量銘亦作也其字

作廿()與繹山碑同毆擊聲也也古匱字皆假借二十四葉後二行

說文釋例卷十九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十一十二篇

渭下云杜林說小徐本作杜林所說其在從水胃聲之下者溺字下桑欽所說句亦在從水弱聲下也謂渭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之說本之杜林也夏書以為出鳥鼠山者言其與杜林說異也渭首亭南谷去鳥鼠山甚近而必別為兩說且退禹貢在下者目驗確也段氏斷杜林說夏書句絕以為出鳥鼠山句絕則導渭自鳥鼠同穴夏書彰明較著矣何待杜林以為禹貢導言之杜林析言之同是一說但分詳略耳

漳字下段氏引地理志上黨沾下曰大黽谷若謂與許說大要谷異者案北地郡大要縣顏注黽即古要字也然則黽乃要之譌班與許不異白部要下段氏直引作大要谷而以今本作黽為說於此乃又不加辨正殊舛州

沈之古文沿玉篇不收注云亦作沈蓋俗字余前纂繫傳校錄即疑沿當作沿據大徐云口部已有也今見段氏改為沿而謂在古文則沿為沿水沈州在小篆則沿訓山間陷泥地又似不然竊揣沿之譌為沿也在大徐未校之前又在沿既校之後何也小徐書成於南

唐私書也。大徐奉敕校定風行海內，故習小徐者少。乃張次立於沿字下，引大徐說，而又引下文沿字緣水而下之說，知小徐本固作沿也。卽知小徐所據之本原作沿也。大徐蓋於集書正副本中見有作沿者而從之，故說之曰口部已有，不曰本部下文又有之也。而摹刻者仍照舊本，故今翻宋本無一本作沿也。沈之古文當作沿，固無可疑。雖然，卽沿亦後人增也。口部沿下云：山閒陷泥地，讀若沈州之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此非區別語，乃合併語也。讀若某卽爲其重文者，所在多有，固不得據之以定爲兩字。且九州之渥地，故以沈名，豈非沈州爲陷泥地，故以沿名乎？於彼已出，卽水部不當再出矣。段氏以變字再見爲比，不知亦重出也。如岌下云：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以此爲例，亦當於口部沿下說之曰：古文以爲沈水之沈，可矣。惟欲說沈州得名之由，故不爾也。且變字兩見，其訓猶異。若言部註誤二字，小徐艸部苗字，皆兩見，無異訓。段氏亦能別之乎？○沈之所以譌爲沈者，曹全碑作沈，蓋逐水於允上，而又易其部位，再省卽成沈矣。然是碑吮膿之吮亦作沈。

澆下云：黑閭澆，直當是黑驢澆耳。蓋驢字不見於經，或其初來自夷。

狄以其呼之如閭也。卽借閭字用之。大射禮記閭中。鄭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又引周書曰。北唐以閭。疏云。歧蹄以上。山海經文。筠案。爾雅釋獸云。秦人謂之小驢。則此字之作已久。故鄭君疑閭爲異物。然不妨北唐國以之獻于周。中國遂蕃息之。如吉貝棉。今爲常物。古亦異物也。自成王王會時。至周末亦八百年。不知何時已有專字作驢。而大射禮仍用借字作閭。亦無足怪。汝南爲河南之東境。東與安徽毗連。不應有此異物。而以之名澗也。

荷下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南。徐小竊揣許君原文必云。荷澤在濟陰定陶東。荷水在山陽湖陵南。用漢志也。今本爲後人刪節。而以荷澤水三字相連。文理不可通矣。段氏又刪澤字。尤誤。渠旣引水經注。荷水原於荷澤。正合許君因原及委之例。此乃說文。玆非說經。荷澤荷水何所偏主。而舉其一廢其一乎。且許君說解。皆係諸篆文。非如段氏河下云。河水。江下云。江水也。苟刪澤字。則荷字亦當刪矣。蓋自八至海百五十餘字。皆水名。說解皆直解之。惟澶淵以兩字爲名。說解出之。漳有清漳濁漳。南漳之分。說解出之。抑此荷字。正與漳字同例。漳分清濁。荷分川澤。故宜兩對立文也。且說解亦當言入沛。今言在

而不言所入不與小水漏流比乎。菏水爲貢道所經。徐州之達于菏。承青州之達于濟。許君既引禹貢。豈有不言所入者乎。

洋字下。段氏謂巨洋水。今日瀾河。案說文有瀾無瀾。玉篇有瀾无瀾。云瀾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泮亡爾切。亦瀾字。既別立亡爾一切。必別有義。此水今名瀾河水。上有邨曰巨瀾。愚民口耳相傳。不應與古大異。後漢書耿弇傳注。鉅昧水一名巨洋水。洋尤當作泮。泮昧音轉。故有兩名。洋之與瀾。聲韻遠隔。洋之與泮。形體易譌。恐漢志水經亦本作巨泮水。從亡婢切之。泮非從羊也。又恐說文本有洋泮二文。而以疑似。挽其一也。玉篇之泮亦上沂下濁。與說文次序同。此偶然同耳。玉篇此部甚雜。記

而洋下云水出崑崙山北。用山海經文。郭注穆天子傳引之。而曰洋音詳。顧氏不引說文。亦可疑也。

洧下云。西河美稷保。案本部例。皆直書郡國縣邑之名。惟縣與郡同名。始言某縣。況美稷縣也。不可言保。豈謂美稷縣有美稷保邪。抑保字上有挽文邪。

瀚漠海三字相次。玉篇亦然。蓋水原於西。委於東。故始入終海。百數十字皆水名。不可海下復有實字。中國之北以大漠爲界。南與東皆

以海爲界。惟西以山爲界。不在本部。海爲衆水所歸。故曰以納百川者。所以通結上文也。段氏以澥海漢爲次。欲澥海同意相屬。祇見小節未睹大體。且澥海初非連文也。

涓下云小流也。此爲一義。下引爾雅汝爲涓。則水名也。別爲一義。且當云涓涓小流也。混下亦當云混混豐流也。蓋讀者刪之。此等字頗小。其義甚狹。形容之詞。不能獨字成義也。偶記此二字。可以隅反。如水脈行地中。潢潢也。水潦漾也。以在句中。刪之不成句。故得存。

濺下云礙流也。說其本義。引詩濺濺則重言也。桂氏曰此引詩後入加之。大部處詩若詩施若濺濺。本書無濺字。當作詩曰施若濺。濺空大也。義合。是詩作濺濺。不作濺濺。明矣。重言與單詞同異各半。雖不似連語。純以

聲爲用。然以聲用者多。濺濺卽是也。毛傳施之水中。謂施畧水中。其聲濺濺然也。試聽魚網入水之聲。卽知之矣。段氏以濺與濺濺膠葛不清。故生謬說。卽如洗下云水涌光也。引詩有洗有潰。亦非本義。故毛公曰洗洗武也。潰潰怒也。加字而後說之。蓋毛詩重言別有此種。如采芑曰八鸞。瑒瑒傳曰瑒瑒聲也。詩又曰有瑒。翫瑒傳曰瑒瑒聲也。疏則曰又有瑒瑒然之聲。與傳解有洗有潰同法。凡詩云有某者。半卽重言也。

浩下引書洪水浩浩猶玉篇滔下引書洪水滔滔知古人引經典皆出自胸中不檢本也韻會謂說文引書浩浩洪水

濫下云一曰濡上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此二句相連成文引詩以證濡上及下之義段氏謂引以證汜也之義非也又謂濫淋聲近淋訓以水沃是謂濡上及下爲沃也如此則成沃泉縣出矣郭注從上亦非

也濫泉蓋如厯城之趵突泉故詩作檻泉不第借聲亦兼借義如有關檻偪束之故騰涌而上出也既上出則濡上而後順流而下故濡及下爲形容之詞本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也若沃泉則先上後下與此異

渾下云混流聲也案混下云豐流也水流既豐必作大聲段氏改爲溷失其義矣

灑下云漬也段氏引公羊齊人灑于遂傳灑者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謂傳及說文作積爲長筠案今傳文作漬用其一本也疏引曲禮四足曰漬鄭注異於人也漬謂相灑汙而死案齊人死而用獸死之詞甚之也謂其脂膏原野猶哀江南賦所云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者矣乃譬況之詞不必以漬之正解爲疑作漬長也

溥下段氏補是鄭注月令亦以潤釋溥矣竊思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惟其純也故不酷暑泛寒六月二陰生于下陽爲陰迫故溥者陰之爲也暑者陽之爲也如匪濼衣是溥意也十二月放此

涅下云黑土在水中也段氏引澱堙下說謂其相近不誤然未知其各別也澱之俗字作靛刈藍漚漬之以木杷擊之而成者也涅卽池中黑泥不由造作而成以之染布所謂泥青者也先用澱染深藍色而後以泥遍塗之暴乾則成矣許不云黑泥而云黑土者字從土也沙不從石而從水沙以水爲起訖故青烏家言沙水矣說曰水散石也又曰水少沙見義互相備也北方多沙河水至則彌望皆水也水去則彌望皆沙也涓涓細流而已故孟子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爲沙河言之苟爲土岸石岸則架木爲梁可以永賴何事歲修哉砾下云履石渡水也卽徒杠也段氏說誤泳下云潛行水中也汙下云浮行水上也蓋爲谷風泳之游之作注也毛傳釋泳而不釋游故許君補之蓋謂詩借游爲仔耳游從汙聲故借之左莊十八年傳閭教游涌而逸旣避巴人必當潛行蓋對文別散則通也此二者概謂之泐河之廣而泐之必且或潛或浮也

吾鄉俗語祇云泚矣

泚下云雨泚泚兒小徐本兒作也段氏從之非也許蓋謂泚泚雨兒耳吾鄉謂細雨之兒曰泚泚謂淚兒亦曰泚泚其音則雙玉篇亦有此音蓋六朝轉音也

泚下云讀若狐貉之貉段氏依之而曰當作貉君不見小徐本固云讀若狐貉之貉邪

泚字說解集韻廿九筱引之曰隘下也春秋傳晏子之宅泚隘一曰水名在周地安定朝那有泚泉其次弟與今本異然似較順序惟水名與有泚泉皆不似許君文法三十小又收泚注云隘下也一曰地名在楚一曰水名在安定上下二句皆如說文惟中句不合然周之泚水於經傳無徵而左莊十九年傳楚子伐黃還及泚杜注南郡都縣東南有泚城恐當年有泚水因以爲地名也說文周或楚之譌○石州曰安定朝那有泚淵乃班志原文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其地卽秦人投文詛楚處也

姚姬傳先生原曰涼當以漿人水漿醴涼爲正義訓薄爲借義而說文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筠案此說極精但恐係改易非許君

本文也。蓋說文各部中字，皆以類聚。涼字之上，卽漿字。又上之則澆。澆二字，皆酒漿之事。則涼字訓薄，殊不類也。況乎下文淡、薄、味也。此史記攻苦食淡之義，亦飲食之事。故卽繼以澆、澆、液、汁、澆、灑等字，皆指飲食言。而以溢之訓器滿者結之。此十二字，固一類也。安得涼字介乎其間，獨訓薄邪？詳其致誤之由，說文：涼，薄也。詩：職涼善背。借用涼，後人耳熟此訓，又以繼之。之淡字，卽訓薄、味。故不知桑柔爲借用，而改說文耳。然淡字之義，主於味，不主於薄也。

段氏信萍篆而欲刪萍篆，非也。字固艸水兼從。然以艸爲主，以水爲從。凡兩從者，必入主義所在之部。乃說文通例也。況玉篇收萍於艸部，又出萍字，云同上。是書以說文字居前，而後出見行之字者，偶然事也。其先出見行字而後及說文字者，乃通例也。猶之說文先小篆而后及籀文古文也。本部先菑于藺，先菑于藺，先藺于藺，如先蘊于蘊者，寡矣。是以月令萍始生，鄭注釋文皆作萍。今本乃作萍。爾雅萍，萍。釋文誤作萍。萍，而曰萍本或作萍。月令鄭注萍，萍也。釋文同。案此述爾雅之萍，萍，不當作萍。是知後出之字，習俗所便。故古人作萍者，今本率作萍。然而說文萍，萍也。萍，萍也。以此爲指南車，則諸書之誤。

可訂耳。

艸部荦莢也。小徐荦作莢。段氏仍作莢。而謂鄭君所據爾雅作荦莢。於此則曰荦莢也。又依小徐。祇取其便。已說耳。無定見也。即觀水。水。水。象從之。字。薄薄。薄。莢。無一在水部者。可決荦之為屬入矣。

顛下之頻感。嚴氏謂當作顰戚。戚字是。顰字非。蓋顛字隸。或易其部位而為瀕。或省之而為頻。以頻為頻數。以瀕為厓岸。而瀕又作濱。許則祇此一也。詩桑柔。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即感義。鄭以此比然說之。則頻數義。似毛為長。國步斯頻。蓋謂國運日蹙耳。召旻。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濱。釋文引張揖。字詁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稚讓說正與說文合。顛是水厓。故字從涉。然又從頁。則何也。故許說之曰。頻戚不前。此句特為從頁立的。豈可改為顰乎。且顰所以在此部者。即以頻有戚義。且顰即頻之分別文。特但分其頻感義。不能兼頻厓頻數義也。地理志引禹貢海瀕廣瀉。顏注。瀕水厓也。音頻。又音賓。顰下云。涉水顰感。嚴氏謂當作顰戚。則是也。各繫篆文為說。不可一律而論。

玉篇無涌而有涌。奴含切。無訓釋。又賴作洌。賈下云。雲轉起也。此形聲字耳。段氏必於員字求義。而曰古文云作員。太謬矣。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疏曰。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員。古文作云。

段氏或別有所據。吾不能知。若卽此三詩論之。鄭孔以云爲員之古文者。段氏以員爲云之古文也。鄭之古文指古本者。段氏古文則指一字之古今文也。且正月之云旋也。商頌之員均也。皆與云員本義無涉。段氏欲證雲起之從員。乃以雲之古文云取義。而其字從員不從云。則又謂古文云作員。循其說。則云員一字。卽雲實亦爲一字矣。又何以爲雲轉起之義乎。以博濟其私。而又漢諱所出。後生從之。有戴胥及溺而已。再檢員字下。則已刪鄭箋之古文。作云爲古文云矣。何其謬也。

雲下云。云象雲回轉形。此屬詞不得不然。雲爲恆用之字。故以冠部。從云。又不可無說。故云然。云豈足象回轉形哉。苟以云爲次。則易於說解矣。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者。其本生於地。其象著於天。故下銳而上廣也。此乃足象回轉形。漸而作字者。講結構整齊。遂倒轉之字。又斷其兩曲。以爲二字。古人已不顧其安如此。段氏謂二是古上字。受其愚矣。借爲云。曰。乃加兩別之。全非倉頡之意。不必曲爲之解。

玉篇鮓下云。又作鰈。段氏駁之。然集韻三十一業收鮓字。三十二洽收鰈字。部分相近。聲或可通。夫部狃下云。讀若比目魚鰈。不應本部

無鰈蓋鰓卽是也。玉篇鮭之下繼以鰈。鰓謂鰓同鰈。羽葉聲不相通。玉篇又別無鰓字。知鰓爲鰓之壞字。集韻鰈或作鰓。是也許君說以虛編。迷上林賦而不述爾雅者。吾鄉常食比目魚。許君汝南人。蓋未嘗見之。故疑爲異物。不取爲義也。猶之鳥部不收鷄矣。兼字之義本與此字近。又其名曰鷄。是以

字爲名。或本無鳥旁。後人加之。

鮭下云魚也。從魚。系聲。繫傳曰卽禹父名也。孤損反。玉篇鮭字次第略與說文同。注云古本切。大魚也。後文又出鮭字。云音鮭。魚名。廣韻二十一混縣下云。禹父名亦作鮭。尚書本作鮭。又收鮭字。引說文魚也。又曰亦作鮭。拾遺記夏禹篇曰。堯舜夏或使鮭治水。九載無績。鮭自沈於羽淵。化爲元魚。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鮭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元魚與蛟龍跳躍而出。又曰鮭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元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絲惟此從系字。或魚邊元也。蕭綺錄曰。以下言字體易譌。又引尚書堯殛鮭於羽山。及春秋傳其神化爲黃能。以入羽淵。而斷之曰。是在山變爲能。入水化爲魚也。則又爲兩可之說。無所適從。國語路史字竝作鮭。筠案篆蓋本作𩺰。從𩺰省聲。𩺰之楷作弦。非從串也。𩺰與系之古文𩺰相似。再變則成系矣。苟

從系聲。必無由得古本切也。曹全碑鰈作鯪。此鯪所以作鯪也。鯪又
鯪之譌矣。而作𩚑者則猶從𩚑也。玉篇之鯪則後人不知鯪爲鯪之
譌。因增於後耳。要之。王嘉所引之說必出於處士之橫議。彼分鯪字
爲二。而謂之化爲元魚。初不意鯪之從弜省聲也。吾知然者。以說文
𩚑位皆從弜省聲。決之。若從𩚑則不得譌爲系也。

鮪下云魚也。

大徐作魚名非也。本部註同。除鮪名外許書皆不言某名。

從魚同聲。一曰鯪也。案鮪爲專名。而又

爲鯪之兼名。乃鯪亦名鮪。非鮪亦名鯪也。段氏倒一曰句於從魚之
上。似未然。玉篇則目爲一魚矣。

鮪。鮪不互訓。蓋未可依廣雅以爲一物也。虞翻注易曰鮪小鮮也。今
鮪狹而長。色白如銀。夜躍出水尺許。大者僅長四五寸。聞故老云。吾
邨北柳溝河中。有如人長者。二曾捕其一。而旋失。不知幾何年矣。鮪
色黑。闊而短。七八寸者。時有。聞維水有大如箕者。形幾正圓。身既重
累。乃臥而游在下之目。遠盲矣。亦非常有之物也。又維水中鯉。鼻四
孔。其味美於他水所產。曾不得與松鱸四顯同著。何哉。

釋魚。鮪。鮪歸。注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案鮪。鮪歸三字。說文
皆無。以郭注婢妾二字推之。歸蓋本作婦。俗謂鮪婆者是也。釋文章

酉切非是。邢疏卽引說文鯪字解之。豈有郭氏尚作妾。許君反加魚者乎。此字似當刪。抑今諸城海中有所謂了頭魚者。總角歧出行則搖頭。以其輕佻。故得此名。亦妾魚之比。

段氏不知鮓爲何狀。諒嘗食魚翅矣。是卽鯪之翅也。其魚醃者乃中食肉作長絲。淡黃色。味獨淡薄。不似海中它魚之醃厚。故不行遠。段氏所以不見也。身首皆圓。首圍大於身圍。至小者長二尺許。尾作八字形。亦與它魚小異。色白與翅同。吾亦未見其生時何色也。

鮮下云魚也。羸省聲。說頗迂曲。固不妨有魚名鮮。南方所謂美人鱈。吾鄉卽乎曰鮮。然史記

陸賈傳之數見不鮮。未必爲羸之借字。鮮似會意字也。羊爲鄒魯大邦。魚爲邾莒小國。是鮮字合南北所嗜而兼備之矣。故凡言新鮮卽用之。未必當用羸。且衆美兼備爲難。故引伸之爲鮮少也。說文少義作尠。經典無之。而今譌作尠矣。○倉頡籀斯生於北方。凡古字必中國常有之物。不必遠徵貉國之異物也。許君偶有是言。不過據所聞如是耳。豈限定它處無之乎。

余於指事篇中。旣依許君之說。收不字矣。抑猶有疑焉。使不字第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則是虛字也。然古人造字。不爲文詞而起。必無

所用虛字。如之者出也。焉者鳥也。然者火也。而者毛也。皆古人之實字。後人借爲虛字耳。恐不字以常棣篇。鄂不爲本義。鄭箋云承華者曰鄂。香歸此語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釋文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一音方于反。拊亦作跗。案鄭破不爲拊。說文拊。搯也。搯摩也。義不相近。蓋作跗爲是。然說文无跗字。玉篇跗有重文。跗云方俱反。引儀禮曰綦結於跗。跗足上也。此句連鄭注引之儀禮所有不應說文無之。或說佚邪。且其字亦可作拊。收部弁下云。持弩拊。拊亦如常棣箋。從手。然攷工記弓人作拊。從木。然則拊乃拊譌也。木部拊下云。闌足也。足徵從付。聲之字有足義。卽足徵。鄭箋不當作拊。之以跗爲正。而亦可借拊也。然似常棣篇之不無須改字。蓋不字之形。卽鄂足之形。乃象形字。非指事字也。口正是花萼形。巾之中直爲枝莖。左右垂者爲細葉。凡葉之近花者皆細於它葉而下垂也。是鄂不爲其本義。後爲借義所奪耳。左成元年傳。三周華不注。杜注第云山名。釋文亦未爲不字作音。十六年傳。有棘韋之跗。注杜注。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案杜以屬釋注。知華不注卽華跗注也。卽鄂不也。華跗注者。上華下跗。相連屬也。不字本義於經僅兩見。是以毛公不釋不字。許君亦別作解釋。蓋皆疏

忽於其義也。集韻十虞。樹有樹不扶三重文。說曰。木房為樹。一曰華。下等。案本韻別收樹樹扶三字。皆有它義。而不字不別收。

至下云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此合不至兩部首解之。以證其所謂象形之故。不上去者。謂不字象鳥向上而去。至下來者。謂至字象鳥向下而來。所以言此者。兩字之義正相反。而字形則不與到子為云同。故復申言之。段氏斷不上去而至下為句。豈復成語。

段氏駁聖字快極。玉篇西部不收而收於西部云。穴鞮切。鄙也。蓋孫強輩所增也。廣韻作墨云。姓。出說文。又有蜀字云。姓也。梁四公子蜀闖之後。段氏合為一說。誤也。張說作梁四公子記。炫博耳。故四人姓名皆離奇。亡是公也。而廣韻謂其有後異哉。諸城今有四大奇姓。曰則音音古音音剄音音又聞有由兼上聲風湊平聲女音緊三姓。其字為字書所無。又何從

湖其遙遙華胄乎。風姓存于山東乃理之常。風益風之謠也。其他則不可意揣矣。

玉篇有溲字。在蓄鹹之間云。昌石切。苦地也。書曰海賓此字誤然。溲亦溲之俗字。廣溲

本亦作斥。又音虜。案顧希馮未必杜撰。而尚書釋文祇出斥字。不言別本有異。何邪。鹵部說固云東方謂之虜也。釋言溲矜鹹苦也。郭注溲苦地也。釋文溲音魯。疏引左傳表溲溲。今本亦作鹵。

蓄下云鹹也。與鹽字說解同詞。則亦必同義。嗔當為鹽之別名。且其

說曰河內謂之蓄與部首下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語正相儷聿部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而部中筆下云秦謂之筆亦以儷語分之兩字下與此正同曲禮鹽曰鹹齏與嘉玉量幣之類同上字皆美詞下字卽本名也段氏所改茲非鹹乃鹽之味而又疊韻正門聞也戶護也之例蓄下云鹹也則沿鹽來耳

烏下云外閉之關也外閉者向外閉之也門部關下云以木橫持門戶也許說關字與今俗語同玉篇亦然似是漢以後語關當以郊關爲正義經典不可勝數若外閉之關則禮祇謂之烏也

闔下云城內重門也段氏依詩正義改內爲曲案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引亦作曲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說文曰闔城闕

本亦作曲重門也蓋作闕爲正闕曲聲轉曲內形似屢譌成內也兩引皆曰

闔不曰闔闔說文闔下亦不曰闔闔乃下文闔字下卽曰闔闔也毛傳分釋之許忽不宗毛不知何故玉篇闔城門臺也則宗毛矣爾雅亦曰闔臺也又曰闔謂之臺恐說文係後人改

闔下云開閉門也蓋卽今蓄洩之石闔時開時閉之門也段氏以闔軋聲近說之曰謂樞轉軋軋有聲案官下云戶樞聲也是樞聲曰官

不曰闔也。吾鄉謂樞聲曰支官矣。且許說不曰開闔門聲也。知段說之不然。

闔下云所以止扉也。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闔。郭注門辟旁長檠也。段氏解之曰。門開則邊旁有兩長檠使其止而不過也。案此說是也。而後文又有說曰。闔居兩旁。每扉以一長杙上貫於過門板下。拄於地。故曰所以止扉。古謂之剡移。筠案今廳堂門不用。高者以長木掩兩扇之交。與段氏所說相似。然一而不兩。段云居兩旁。乃參合郭注爲之。非誠見此制也。且以爲剡移。尤誤。剡移亦作屨。屨廣韻五支云。屨。屨戶。高。于闔何涉乎。段氏又曰。闔與闔皆閉門。乃用之。則與郭注門辟全背。蓋由不知闔爲何物也。且不知謂之闔者。卽度闔之謂也。吾鄉中以物置物上。謂之闔。雖引伸之義。而非假借之詞。則且以北方事實證明之。凡門扇太大者。既開之後。無所附麗。恐其重墜。既久。不復正方。不利關閉。且恐大風驟闔其門。以擊撞而敝敗也。於是或以木或石。鑿爲幞頭形。一半卑處承門之下。一半高處倚門之面。是門度闔其上也。故謂之闔。○今爾雅作謂之闔。釋文一本作闔。案與說文合是也。釋宮又曰。術門謂之闔。不應兩物一名。

段氏說闕字曰俗語自由自便當作此字正不知此解從何悟入且焦仲卿妻詩舉動自專由由用也卽愚而好自用之謂也若改作自專闕豈可通乎況孔子曰爲仁由己由己卽自由也古語哉

耿下云從尪聖省者小徐省下有聲字承上耿尪言之耿訓光故從尪省文王聖人也故從聖省然與許君語例不同且耿字豈獨爲文王作乎韻會改爲從火忘其爲杜林說也段氏乃從之乎凡字皆左形右聲此句乃全不知六書之人所說然就本句言之則不誤左形謂從耳也右聲謂尪省爲火在右也小徐乃舉鳥部中字以駁之已謬大徐引小徐說又改之曰凡字尤鹵莽

段氏又改聊從卯矣不知卯字何辜

聒下云謹語也左襄二十六年傳聒而與之語杜注聒謹也

聒下云生而聾曰聒吾鄉謂癡曰聾又有語曰聾人三分癡則以癡爲聾或亦沿古語邪

耳部次第至爲明了自聒至聊皆耳之質自聖至聘皆耳之用自聾至聒則有耳如無者也自聵至聵則眞無耳矣聾非人耳且非眞耳也聵之從耳不可知故最後然猶有聵聵在其下者凡曼部首之字

以爲字例在部末也。

拏拏二字。段氏互易之名實紊矣。又謂玉篇有拏無拏。尤疏。玉篇手部第十八字卽拏。足牙切。手拏也。又二十三字。則拏字矣。引說文持也。甚爲易見也。

擊下云暫也。段氏據廣韻改爲斬取也。蓋是玉篇亦曰山湛切。斬取也。乃又曰又才甘切。引說文暫也。當係孫強輩據誤本說文增之。勿據以駁段氏。集韻敬刻疎三韻皆收擊云擊也取也引博雅次也

瘳下云引縱曰瘳。玉篇引同。爾雅釋文作引而縱之曰瘳。段氏訾之。不知正是完本也。引而縱之也者。猶言縱而引之也。引不離縱。縱不離引。乃是瘳意。段氏曰宜近而縱之使遠。則是竟縱之矣。何瘳之云。放紙鳶者是瘳象也。以爲引亦可。以爲縱亦可也。玉篇有二重文。擊掣不過說文無之耳。從制以會牽制之意。未嘗於六書不合。

段氏改擧爲擧。以玉篇爲據。案玉篇多足據。而本部及水口心三部大不足據。不知何人亂之。不特與說文異次。卽案其脈絡亦皆四分五裂。且玉篇字與說文異者多矣。段氏將以其形聲皆近。舉疑之乎。獨不思擧字下從手。旁又從手。說文偶有此等字。方不能埽除之。忍

再塗附之乎。且以舉字似舉而改之。而所改之字仍從舉。獨仗邱言一切以與天下人抗耳。何一謬至此。舉字音義皆同。蓋是一字。○玉篇舉取也。擇同上。出說文。案說文探核取也。未嘗有擇字。亦將以擇改說文之探字。且玉篇本

部以從手者居前。從才者居後。極馬說。度惟舉在擇下。揚上次序與說文合。耳可據此以定為舉之正字乎。

舉下云對舉也。段氏申之曰。謂以兩手舉之。故其字從手與左手與右手也。夫以兩與字區別之。則左右手之外別有手。是也。豈支提國人乎。且舉字除去𠂇半。賸𠂇是何等字乎。吾將分之為五手。博君子一察焉。凡舉動物必曲身。身曲則手向下。故以𠂇象之。臂在上指在下也。物既當向。則手平矣。故以𠂇象之。肘在後。爪在前也。若欲舉之過頂。則兩手不便。故以一手擎之。是以𠂇𠂇皆兩手而半祇一手也。除此三字。留與字為聲。不於實事求是之方。略相比附乎。然以此開小兒心竅。則可矣。究是繳繞破碎。許說云從手與聲。乃為平正通達也。許云對舉也。似是兩人然。扛下亦云。橫關對。舉項羽本紀。力能扛鼎。知其不必謂兩人也。

捎字下。段氏曰。取物之上。謂取物之顛也。即引方言。捎捎選也。以實之。案選者。束擇之意。上字當作美字解。

扞下云。從上挹也。讀若莘。吾鄉以為恆言。音義皆不易。揅字下。嚴氏謂說文無批字。楚詞當作坻。即土部坻字。其說楚詞自

是若但論批字固卽搥之俗字也文選琴賦引說文批反手擊也又引則作搥

揮下云奮也曲禮飲玉爵者弗揮釋文何云振去餘酒曰揮左僖二十三年傳奉匭沃盥旣而揮之杜注揮湔也疏云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案此二事爲揮字正義許說曰奮則何注振字可以解之杜云湔則在旣揮之後矣許書有指搗指麾而無指揮段氏以奮字本義爲說失之且謂揮義略同尤謬

掣似卽研之俗文段氏引易極深研幾蜀才作掣卽可徵也然小徐收之玉篇亦收之則有舉莫廢亦是恆情而必改摩下之研也爲掣也以成其說則殊不必玉篇掣下云掣摩也而摩字卽繼其下曰研也不作掣者殆亦謂研掣一字也段氏云毛詩爾雅如琢如摩周禮刮摩字多從手俗從石作磨不可通抑已過矣詩釋文云磨本亦作摩爾雅釋文雖無此語尚可以毛詩類推若周禮釋文旣不言有作磨者卽今俗本亦皆從手何至煩其辨正乎且謂掣摩之功精於研磨此則八股家伎倆矣況如琢如磨傳曰玉曰琢石曰磨與釋器同三章傳曰圭璧亦琢磨故疏引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以證玉亦稱磨

又引論語注切瑳琢磨釋文作摩云本又作磨以成寶器然則磨之所施無論為玉

為石總是所以成器非器既成之後撫摩之也如段氏以兩手切摩

為義能切摩玉石使成器乎必不然矣夫磨摩之所以通用者此形

聲字不能眩備之故也以手持石磨之故或從手或從石矣猶凍練

一字凍之以水所練者帛也焯淬一字所焯者刀之火而淬之則以

水也不觀其會通而故為低印不亦拘墟乎

拮下引詩拮据而据字在九十八字之前如云字有專義兼義連語

不必盡在一處則据下云鞞揭也與毛詩拮据攢揭也正同四字皆

雙聲也以鞞釋拮以揭釋据又各用其音近字也据之一字不能當

鞞揭兩字之訓然則許君本次必先出拮字而說之曰拮据手口共

有所作也此句非單說拮字也即以据字繼之而說之曰拮据鞞揭

也即承拮下引詩來而引毛傳釋之也再以揭字繼之而說之曰鞞

持也乃可使相為證明若然以解今本部意緒不甚分明必由後人

亂之玉篇則以從手者居前從才者居後猶其心部以從小者居前

從心者居後如此不通豈顧氏原本乎所恃以校說文次第者獨賴

玉篇而亦復若此無知者好改古書可痛恨也

扞下云折也。段氏似有疑。蓋未聞此語。吾鄉謂兩手執艸木拗而折之曰扞。恆言也。與扞義無涉。然扞字吾亦於經見之。初未聞此言。扞下云枝也。小徐本枝也。段氏謂當作枝是也。卽枝格之謂也。說文丰部則作枝。格女部媻下又作枝格。格篆下枝字。鮑氏本毛氏初印本皆譌作伎。與小徐本扞伎也同。譌再以抗下云扞也。證之足徵。段說是也。又謂當用檣柱之檣則非也。上文十七字皆言擊其受擊之人。必將枝格之。此扞抗二字所以承其後也。如曰檣柱則是大廈將傾。非一木所支之義。於本文無當也。

格下云擊也。後漢書陳寵傳急於箚格酷烈之痛。注引說文格擊也。案說文格下無擊義。知所引卽此格下之說也。作漢書者自借格。注漢書者自知其爲格。今不得改傳作格。亦不得於說文格下增擊也。之說。程子曰。與賢輩說話。如扶醉人一般。扶了一邊。倒了一邊。今之以它書校說文者。正中此病。故聊一言之。

晏字從女。日不成意。小徐本從女。晏省聲。則更亂道矣。引詩又無此語。大約此字固許君所收。既有宴匿二字。苟無晏則無從得聲也。其說解則恐後人增之。故玉篇晏烏諫切。竝無訓釋。以不常見之字而

說文幸有說解。顧氏乃不引之乎。集韻三十諫晏下引說文。又曰通作晏。三十二載。晏日出清明也。則與晏天清也。義近然。如此則字當在日部。而從女不可解。娟下云耦也。蓋卽相人耦之意。周禮宮正鄭注。侑猶勸也。段氏以助釋耦。似得其理而失其情。

姁下云鈞適也。謂男女併也。大徐本無謂字。謬也。此句乃是小注。鈞適者。均敵之借字也。恐人不知。故加謂男女併以釋之。或卽庾儼默之注語乎。

嫪下云量也。案俗語。揣度輕重。謂之故斲。廣韻有之。集韻作故捶。類篇作故捺。而廣韻故下云。故斲稱量。其捺下亦云。稱量捺嫪。或卽一字。

媿下云闌媿亦如此。闌媿似是名目。或卽駑駘也。闌謂闌穴。媿如左傳之僕臣臺。

婣下云婣婣也。段氏疑婣爲復舉字。案婣婣雙聲。當是連語。婣下云得志婣婣。則與玉篇廣韻所謂喜者同也。然吾鄉有婣婣之語。無婣婣之語。

姘下云婦人汚見也。大徐及玉篇無見字。然下文言見姘變。則有之。易瞭。段氏謂月事及免身及傷孕皆是。案傷孕見玉篇廣韻。免身未

詳所本。或段氏類推之。以此三事皆有血汚耳。然許君自謂月事於見字知之。見者非常事而有定期。如水之忽伏忽見者然。且傷孕未有不臥病者。豈待禁之而後不侍祠乎。段氏以忌產房說不得侍祠。殊支離。






媵下云女出病也。蓋謂女子下部病也。俗名下瘡。音翻亦謂之陰。挺茄。媵之爲言挺也。挺然而出也。媵佚者生此多食白薯亦生此。段氏欲增容字謂女出而病容挺。挺然病。豈待出而後見乎。廣韻之長好兒別爲一義。不得牽連。玉篇亦引說文女出病也。猶之婣女病也。玉篇齒約切。兼有婣約好兒一義。廣韻則祇有婣約美兒一義也。凡書之漸近今者。卽漸與古義遠矣。

小徐本媵從媵省聲。大徐作留聲。又曰留古囟字。當從媵省。何不檢其弟之本邪。抑後人据大徐之說改。小徐本邪。然所謂留古囟字。於說文無徵。囟祇有古文由耳。以予作孛。百作普推之。則留爲古囟字。甚合竊恐出卽出譌也。由字不足象形。吾甚疑之。蓋留缶字篆作由。後人疑篆書之由與楷書之留相似也。反改而爲出。乃與篆書之由相似。猶集韻以菑之或留與留缶字互易其形。夢英書部首留作由。

依楷書作篆文皆欲其相避而不詳察說文字體本有分別而以意爲之遂致展轉迷謬矣吾以近人有書必爲卍者因意揣之如此彼欲反古不思弋篆作卍楷書從弋者皆變惟必字猶爲近古也

字即從留而說曰象髮在自上不云從留也

然自部說

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字之象字音作大酉下云象古文之形其古文下皆詳說之古文可解而後小篆之從其象者可解也獨民下云從古文之象而古文下無說此悅佚也案此字小徐通論作察其形上下與相似中央與相似小篆又與臣象屈服之形者相似毋弟臣皆象人形則民蓋亦象人形也

ノ部ノ字段氏忽送難而解之難既粗疏解亦不甚了了則請設難曰又字從ノノ相交而ノ字不列又字前者何曰是有又部可例推也夆從又平相承而平字固在部末也曰其當在部末奈何曰部首之反文定在部末此說文通例也止部之末則少也正部之末則乏也彳部之末則彳也邑部之末則邑也尸部之末則尸也步从皆從止少而不列止部中行從彳于而不列彳部中邛從邑邑而不列邑部中卯從尸尸而不列尸部中以其各自爲部首也設不爲部首則

步次入止部而必列少之前行入彳部而必列彳之前卯入邑部而必列邑之前卯入尸部而必列尸之前何也反文亦為它字所從非從它字者也其在末也猶之在部首矣是以十反又𠄎反𠄎𠄎反人比反从身反身司反后、反厂而各自為部首者以其有所統也設無可統則亦在前部末也惟夫部未有反文而部中字有兼從其反正兩文者祇父部中夆而末干ノ部中乂而末、為它部所無也段氏之說尚不足觀其會通也

卒氏之從氏也從其義也乃卒之義曰本末氏之義亦曰本而氏之義則曰隴氏其義不相比附竊疑吾鄉諺語所謂氏葉者蓋氏之古義也小雅維周之氏毛傳氏本也

易為桂鑿之桂義說不異然似失毛公意

周禮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象邸皆借邸為之祿以禮用邸之意揚詩用氏之意亦謂周政總匯于尹氏耳非謂周王以臣為本也鄭君雖

根必名卒菽及桃李瓜壺凡核仁之兩瓣者受土氣則翻身翻身而后定卒定卒者根入地之名也其形肥白近似乎槩與它物之根其細如線者不同故卒槩字通用定卒則負土而出見乎地上者兩瓣平分是名氏葉易所謂甲坼者也氏葉之中再生萌芽久之而氏葉乃落故篆作𠄎象其下直而上大氏則下有所著謂之本也者謂地

上之榦也。卑則下貫地中。謂之木本者。謂地中之根也。本同而所指不同也。卽以姓氏推之。亦可知。氏本謂木。詩曰。本支百世。曰昔在中葉。傳曰。本根枝葉。爾雅左傳。又以甥爲出。皆以木況人。則氏取諸木。不爲誣也。且婦人稱姓。辨其族也。男子稱氏。分其支也。闕氏之氏音支。安定郡烏氏縣。氏亦音支。氏葉下。近乎本。上則爲枝之所由分。其於姓氏。不亦切乎。理初曰。此元音眇旨也。印林曰。杜撰。○卒下云。大於末。謂至末而大也。段氏改本大於末。非物情也。○氏之說解。先至也。而后本也。已失其序。大徐竝本也。刪之。益謬。良由部中字無從本。義者卽從至義者。尚是勉強牽合。故誤去之也。韻會八齊引說文本也。至也。次第最合。當依之。○許君之意。氏爲山脅欲落。氏則有一承之。是不落也。故以氏部繼之。而說之曰。至然。卒字卽在氏部。固說曰。木本矣。其義不類。何以從之。

韋下云。韋聲。秦風以韋與澤作爲韻。韋轉入聲。卽合矣。大徐曰。韋非聲。義當从榦省。榦枝也。案古呼枝榦之榦亦曰本。本未嘗有榦名。而榦專爲築牆。榦木之名。謂本爲榦。後人語也。且卽謂是古語。而字從榦省。因榦生枝。以爲有枝兵之意。亦殊回穴矣。段氏乃依之乎。

伐列人部。戍列戈部。本不必如此分屬。而其說字形也。又皆曰從人持戈。此似許君誤也。兩字同體。以形爲別。伐可云從人持戈。戍當云從人何戈。何也。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傳曰。伐謂擊刺。是伐字以擊刺爲正義。故其字人與戈竝。乃踴躍用兵之象。借爲征伐之名。蓋在後矣。戍非盛世之事。故我戍未定。及戍申戍甫戍許。爲宣平之詩。其字上戈下人。爲負荷之狀。傳所謂裏糧坐甲也。戈非正用之物。以爲備耳。故象人坐形。不持戈也。二字以會意兼指事。卽於字形爲別。若如許說是無別也。

段氏以或國爲周時古字。妙悟也。積古齋宗周鐘銘。南或釋爲南國。保三或釋爲保三國。南宮方鼎。卷末南或釋爲先相南國。皆其證。且或旣從口。國又加口。殊重複也。而謂各守其守。則相疑似尙未是。蓋國者遞相處遞相去。如晏子所云。爽鳩氏有逢伯陵。季荊太公居齊是也。故借以爲疑惑不定之意。無或乎王之不知也。孟子尙存

此古字

或之重文作或
亦可爲說

戩下云滅也。詩曰。實始戩商。案此與三以天下讓同。乃本朝臣子之詞耳。武王滅商。而太王實始之。武王有天下。秦伯以國讓。卽以天下

讓矣。後人以文害辭。疑當商家鼎盛。而太王闇奸天位。則不臣而亦不智。拜戎不暇。而欲圖天邑。商又不度德量力矣。於是委曲求通。不敢謂翦商爲滅商。豈許君之恚乎。且實始翦商。亦非侈詞。周之爲國。號也。實以岐周。前乎此者有豳矣。後乎此者有豐鎬矣。而建國立名。獨曰有周。追王之典。上及太王。聖人豈私其先人哉。許君訓戩爲滅。則直曰滅商而已。不須回護作遁詞也。秋官翦氏注。翦斷滅之言也。詩曰。實始翦商。許鄭說同。可以決矣。曹全碑。武王秉乾之機。剪伐殷商。

成下說解有誤。段氏斷句尤誤。大徐本一曰。田器句在從。從持戈句上。卽如小徐在下。亦不得連古文爲句也。蓋從從持戈。卽不詞。從相聽也。可云從相聽持戈乎。夾下云。從大俠。二人不云從大俠。從也。說文重文之在同部者。乃有古文籀文之說。其異部者。則全書不言。尙當爲訥之古文。収當爲拱之古文。皆一望可知。而許君分訓。而尙下且云言之訥也。卽以重文爲說解矣。乃部首同者。則必言之。雖不知許君何意。要之異部重文。槩不言也。且卽言之。亦當曰某之古文可矣。今云田器古文是。廢詞也。疑古文二字。或係衍文。或連讀若咸。謂古讀咸。今讀撮邪。鍊橋謂古文下有說文。蓋是。

武字說解與車部輔字說解同一苟且必後人刪節凡觀說解勿論長短其從容古雅者皆原文也勿遽而詰屈者皆唐之試明字科者所刪改也

我下云施身自謂也謂施之己身而自謂也務欲的確句遂與曲段氏說非

義下當云我亦聲

第字周散氏銅盤銘有之下半回環曲折不似弗字蓋小篆變古文時已有以意爲之不盡如古人意者不能盡據以推知其意也

丨部所以次我部後者戈以下三部皆從戈戊從丨聲丨部有丨故次於此也然則何不以丨爲部首而以丨屬之曰丨卽厯乃實字也

丨訓鉤識則虛字也不以虛字統實字故以丨爲首

部首據形系繼部中收字則以義相屬惟此二字則形似而已

亦列文之變例也

亡部匿下云側逃也案此堯典明明揚側陋之注解也史記引尚書每以訓詁易本文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疏遠卽是側隱匿卽是逃若阜部陋下云阨陝也與尚書義不甚合知許所據尚書作匿偽孔傳曰明舉明人在側陋者解爲一事誤史記固

以舉貴戚解明明也

无字難解許君以兩說解之皆於字形得意也本欲以道字解无字乃因道而生元字以无字之上貫異於元證其爲從元又以虛無之說黏合元无之皆爲道此谓无字從元也此與及從彳引之爲一類又以无字之形相似无則一足屈乃言天亦有屈以屈與无之意相黏合是又謂无字從天也此與允從大象偏曲之形爲一類蓋皆未定之論也

凶下云亡人爲凶小徐說是段氏所改理雖可通而亡人爲凶四字相連以其說說之則詞不通矣試思晉文出亡乞食野人伍員奔吳乞食溧水非亡人何以至此

詩維筐及筥傳曰方曰筐圓曰筥形之方者必正故借以爲匡正耳至於頃筐傳曰畚屬是頃筐兩字爲名段氏以半深半淺附會毛傳易盈之器之語又以不平說頃則目爲頃仄之器是順非而不澤也總緣其意以匡爲不正耳考工記輪雖敝不匡鄭以匡刺釋之矣而又曰匡枉也者謂記借匡爲枉也匡枉皆從圭聲聲通則義得借用如援美惡不嫌同辭之例謂借匡爲不匡則古亦有若爲快徂爲存

者。然察鄭意。乃借聲。非借義也。記曰。衆不匡懼。又借匡爲恒。段借之途廣矣。

匱籩二字下。皆曰。淥米籩也。籩下云。炊籩也。炊籩小。淥米籩大。其形則同。今謂之策籩。與此三字之聲無一同者。

匱匱二字下。曲部匱字下。皆曰。古器也。段氏曰。古器有名匱者。又曰。畢尚書沉得芻鼎。豈其器卽匱與。筠案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芻。說文引春秋傳鄭太子芻。今本亦作忽。畢尚書所得芻鼎。乃人名非器名也。

匱下云。甌匱器也。大徐掄匱字。荀子流丸止于甌臾。蓋亦謂地之凹處似甌匱也。

甌下云。甌甌也。段氏改爲令適也。於理是而事實則非也。釋宮令適據陳風謂之甌。則知甌也。令適也。比自古名也。禮運合土注。瓦令據釋文甌及

甌大。則知令甌者漢名也。許說甌曰。令甌。乃以漢語說古物。土部擊下云。甌適也者。則以古名說漢名。比皆欲人知今之某物卽古之某物。故交互說之也。甌擊說中之甌。當據陳風禮運釋文改爲令。若甌則不可改也。

甃下云井壁也。說似不完。易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虞仲翔曰：修治也。以瓦甃壘井，稱甃。案孔子以修釋甃。虞氏復以壘釋之。知甃爲以甃作井壁之名，非井壁謂之甃也。吾鄉至今言甃井矣。恐本文尚多後人刪之。

弓下云：以近窮遠。段氏謂以窮說弓，爲壘韻相訓。語最惑人。漢世或然耳。古音則弓在今蒸部，窮在今東部，未爲分疏。疑誤後學。○又謂椹質，許從鄭作甚質，改從爲同，乃妥。鄭固許之後輩也。

補正

北山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廩。郭注：閭卽踰也，似驢而歧蹠，角如麋。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又中山經輝諸之山，荆山，女几山，綸山，美山，風雨之山，皆曰其獸多閭。案縣雍山在太原，輝諸山在上黨，皆山西山也。荆山以下，皆河南山也。此固汝南有閭之明證。然河南卽東都山西亦與東西兩都毗連，旣多此獸。北唐何以貢之？賈疏引郭注爲經亦誤。鄭君安得見郭注乎？一葉後十五行

也

九葉前十三行

說文從非之字二十九。大徐本惟醜從非，而朱文藻考異亦從非。顧鈔小徐本則俳、褻、蕘、排、斐、醜六字皆從非。北而朱竹君本又皆從非。小徐祛妄篇出非字而引說文之解，又引陽冰云：「兩手相背也。」臣錯以為兩翅自可相背，不必從非。此亦異體也。案此說則李少溫謂易曰：「之左右而成非。」楚金不用，然謂之異體則非。非二體，是時皆有，不似改多為久，乃少溫所自造也。且知少溫所定說文二十九字，一切從非。二徐皆改之，閒有漏者耳。今有人謂據許君說解當作非，不知許說云：「從飛，下兩翅者。」飛之，其翅皆向上。非則上之，口向上，下之，口向下，乃得相背之義。若作非，則當為飛之重文矣。凡非二字，他字無與之相似者。故如此非，從二人相背以有非，皆從二人與之疑似也。此乃與非相類，至於從非而背之，則當與反而為非，倒而為非，類聚不當在飛。凡二

部中間矣。十葉後四行

召伯虎敦甲子作十，其則髮與凶相連，不別作之，即古文。

首作，其髮亦不別作。十三葉前三行

廣韻戍下云：「從人荷戈也。」蓋即本之說文。十四葉後六行

許君以或爲域之古文者。周戊彝天降介，喪于二或。案介當是奕之省文。可字蓋器同，似是剝落，當讀爲國。下文又云南或，東或。此兩或似域字。謂本國之封域。然銘多剝蝕，詞不連屬，頗難執定。上文云皇祖穆公，口夾口先王。或是夾輔周室之召穆公，則所屬當有南國東國。周齊侯甗之，周距末之，皆國字。蓋以域國二字同用，或故有所增，以爲別。然皆不從口，則以中央已有口字也。是知國字必是秦時作，不顧兩口之複，兼知形聲之失。一篇皆非古籀所有矣。十四葉後十四行

筠清館周大嗣工簠，口作山。周爰季良壺，作人。積古齋戎都鼎，作心。頌壺作山，頌敦作山，其文反正不同。而皆不從口。十六葉前十六行




積古齋智鼎，字作山，與說文山不同。十六葉後十六行

說文釋例卷二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三十四篇

糸下云象束絲之形。絲下云從二糸。是許君以糸為象形字。以絲為會意字。殆非也。絲則象形。糸則省絲。會意也。絲之為物。與麻同。苟無說文玉篇。誰復知。麻為古麻字。乎。麻之為字。以種必密。比故兩之絲。之為字。以其物必挈束。故兩之。凡以象其多也。且其字為已經凍治之絲。非蠶初吐之絲。何也。糸之古文為 。即知絲之古文為 。業已成線。兩股相糾也。小篆作 。下作三歧者。非三合繩也。上端屈絲而為線。故不散。下端則散矣。故三以象之。實則細絲甚多。不止三也。糸則省文。絲字耳。絲字業已。絲重用為偏。苟不便書寫。故省之。從糸者既多。即別立音義耳。試觀糸。絲。素。三部中。字其義並同。初無區別。而絕之。古文從兩絲。縑之。古籀文。彝之。古文。系之。籀文。皆從絲。則其無異義。概可見矣。恆言皆曰。絲不曰糸。知糸即絲矣。許君時或就字形解字。不由物形解字。故其說象形也。或未確。如禾字。從木。從眾。省其尤蔽者也。豈必為許君諱乎。

集韻七之。以絲糸為一字。後漢書字宏傳。以全素糸。羔羊之潔。業糸當作糸。素糸即素絲也。潔當作絮。古潔字。

繭下云芻省五經文字作從芻集韻作芻聲段氏以芻訓相當以繭
僅足蔽蠶之身為相當之意稍涉牽強竊卽字形揣之似兼象蠶蔴
形蔴蠶者先以杖枝置地加以條桑而後置蠶其上以苜芻芻蓋之
蓋繭字從虫絲會意而芻則以聲兼形也蠶以卵生而再眠之後卽
復胎生前子謂蠶無托杜非也且有性淫者身作黃色中道夭死間有不死者亦不能作繭矣名曰荒蠶大抵儒者體物率從書冊中得之不盡可信其名曰駒其長甚速與
其母同入蔴也蠶之腹中如銀者作白繭者也如金者作黃繭者也
映日以觀通明無礙是可蔴時矣聞是時食之甚美然未嘗食吾少
時恆見之今久不見也

段氏補繭篆是也不獨繼下云反繭爲繼可據卽從糸繼句亦明徵
也苟無繼字將何所從而改繼爲繼則大謬也古文絕作繭指事字
也反繭爲繼會意字也小篆又加糸耳互爲古文小篆加竹作筮也
求爲古文小篆加衣作裘也求爲古文來爲古文小篆加禾作秣作
秣也皆其比矣然則從糸繼之說似繼別爲字者何曰此或許君拘
處以繼列繼之上故云然抑或後人妄改矣是以互求象形一望知
爲古文而說解且曰或省也裘下云求聲求下反云古文省衣不通
一至此極則許君之誣可不辨而明也○段氏据韻會爲繼作注曰

繼或作豎當改之曰古文繼

締下云結不解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蓋縣也結不解蓋緣也而締下說則謂結之不可解者非以為物名也知然者自縲以上皆絲之色目自纏以下皆治絲之事自繪以下乃絲所成之帛自縵以下為帛之色澤以縵之無文者居首所謂白賁也自纏以下乃絲及布帛所作之物而緣即在其中若締遽以緣訓則失其次矣然知結不解為漢人語縵下云結也玉篇則亦曰結不解或即述說文而今本經刪節也

許君說續曰織餘也說繪曰五采曰繪繪畫也

眾經音義引如此

虞書曰山龍華

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案較然分為二字所以正古人之誤也尚

書作會釋文云馬鄭皆作繪馬說無徵或者如陸氏說若鄭注春官

司服引之曰作績釋文亦同考工記注曰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

後素論語釋文繪本又作績尚書傳曰會五采也

今說文繪五采縵也蓋後人即以用此說改之又自加縵字

五采成此畫馬由此推之書之作會馬本作繪許所據本亦同而後

鄭作績論語之繪許主之而先鄭後鄭皆作績其作績也以繪績為

一字異文也許之作繪也謂與績異義而考工之績為同聲假借也

又案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繪繡較然二字許不容不審而見於說文者衮下云卷龍繡于下常繪而言繡衣而言裳絺下云繡文如聚細米也正如尚書矣乃黼下云衮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屬龍于畫與尚書合而自與衮說背牽連山龍華蟲黼與尚書背與繪下引山龍華蟲作繪璪下引藻火粉米各爲一類者皆背以黼爲畫與尚書背與說絺以繡背竝與黼字從黼背黼者箴縷所紕衣也箴縷可以繡不可以繪不知何人任意改竄豈真如段氏說許君誤合繪繡爲一事乎則請以二事證之尚書釋文粉米說文作黼徐本作絺蓋宋人增入一句謂二徐說文有絺無黼也是黼部原有黼字知不為絺字之重文者黼補一字黼為部首補在衣部黼絺一字其在兩部宜也篆尚可刪說解豈不可改又璪下引璪火粉米大徐作黼米而小徐曰許引藻火粉米不謂藻字當從玉則璪火爲後人改明矣苟據璪說之則裳之藻乃綴玉爲之不但非繡抑且非繪古聖乃爲此不衷之服乎幸而繪字說引見元應書得以正之其他則無引者不知原文果何如矣○又案許君以繪爲畫可以尚書作會決之謂許君用本字尚書則省形存聲字可也卽謂

尚書爲古文假借字。許君之繪，則後起之專字，亦可也。詩會弁如星，鄭君引同，而許君引作黼，蓋亦猶此。要之繪，必是畫，卽不得與績合，更不得與繡混也。○漢書食貨志，緣以績爲皮幣，顏注，績，繡也。績五采而爲之，案謂績爲繡，乃出于好古之顏氏，不詳何本。

縛下云白鮮色也。縞下云鮮色也。色字下皆似有揆字，本部自繪以下皆帛名，不應二字獨主言色。自綠以下二十五字，乃言色，其末紵、紱二字，皆云白鮮衣兒，縛、縞不與類列，知非色也。穀下云細縛也。縛字承之，則縛卽是穀。內司服注，素沙，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案鄭以沙穀說沙，卽是說縛。與許說穀以細縛正合。玉篇縞下云練也。說文練下云凍，繪也。紵下云白紵，縞也。則縞卽是繪。廣韻縞，素也。素部云白綴，繪也。禹貢傳，縞，白繪。段氏改兩色字皆作危，竊疑危卽梘字，省文梘乃染黃字，故別爲說，而縞俟覽者再考之。縞下云，援臂也。綦下云，攘臂繩也。玉篇，縷帶也。援刻木作後，今改臂也。收衣袖，綦，廣雅，綦謂之縷。然則縷，綦一物也。段氏以擗衣出其臂說，援臂似可。然援臂本以說縷，則段說不可也。若是擗衣之說，則字何以從糸乎？竊意許君此說，直爲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作注解耳。是以綦下直云，攘臂，不云縷臂也。玉篇之說，至爲明了。帶也者，釋其形也。

援臂也者謂纒一名援臂也而又以收衣袖綦申之表其用兼通其別名也然則馮婦攘臂乃是束縛其臂以便於搏耳豈擅拳捋袖之謂乎惟是纒綦二文之間隔數十字豈攘之上為縑紉之屬其質用絲秦說曰繩而其上六字皆曰繩則綦之質用繩因殊別之與乃纒下縑網二字說皆曰維而維字則又在綦字下三字之後將無後人倒亂之乎姑發其端以俟知者

綱下云維絃繩也案今之綱有上綱有底綱語云提綱挈領者謂在手之綱也綱舉目張者謂底綱也苟舉其上綱則目皆閉矣綱之下口圓底綱用兩繩週於下口以鉛或錐為押長二三寸視綱之大小為之度押身兩渠而兩繩即傳兩渠之中別以細繩縛鉛押之兩端則合三為一矣所謂縑者蓋即此也云維綱中繩者謂維夫綱之中之繩也玉篇作維絃中繩意亦同也許說綱云維絃繩也者則專指底綱何也絃冠卷維也絃與纓同用皆帀於項則綱亦帀於綱也又射侯亦有綱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筠案康成云繫指綱之在舌外者記云出司農云連則通在舌內舌外者言之蓋九

節之侯。上舌七丈三尺。下舌五丈四尺。遇大風則布必裂。故以繩著於侯之邊。以固之。其出者則繫於植。兩尋一丈六尺。兼著於侯者計之。則上舌之綱八丈九尺。下舌之綱七丈也。以侯綱之週而於侯。知網綱亦指其週而於網者也。下文緝字則但謂侯綱之紐與綱無涉。段氏兼網言之。非也。

紵下云補縫也。吾鄉謂衣之當肩者破補而縫之曰紵。音旦補它所則曰紵。一字分為二也。又縫下云緞衣也。衣部齋下云緞也。吾鄉謂衣小坼對合縫之。近似織補者。然謂之緞。今語雖沿古義。亦未知正合古人意否。段氏謂緞其邊則未聞其語。但以同聲之字意揣說之也。緝紵互訓而皆曰馬。今語馬用緝。驢羸用紵。紵加橫木為其肩狹於馬也。是古通名。今異名也。





































自緝至紙四十字。玉篇與說文不過小異。惟絆下紉上之緝。玉篇作緝。先酒切。絆前兩足也。後收雜字中。又出緝字。相俞切。絆前兩足也。廣韻虞有二部。皆收緝訓義同。蓋二部聲通者多。說文自從須。玉篇自從酉。其後收之緝字。則孫強輩不知而增之。集韻有部。以緝為緝之重文。緝下云彈彊也。謂彈弓之彊也。彈弓無簫。故異其名。

絮下云敝絲也。段氏以孰釋敝，非也。敝敗之絲，不可織者，乃用以褚衣耳。今猶呼褚爲絮也。

紙字如段氏所說，則紙是漢字矣。不知紙是古字，今所用之紙，則自漢始有之耳。蔡倫傳自明，段氏所引，失其區別。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筠由此知古用帛爲紙，故其字從糸。倫所作仍沿古名耳。段氏乃曰：造紙昉於漂絮，支離其說乎。○王隱晉書：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卽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之紙爲今紙。案此說甚明了，紙爲古字，帛則漢字也。

紵下云：績所緝也。案緝績轉注，而以紵介乎其間，正恐人不解。故如是列字，如是立說也。前已緝者，今又績之。如紡線者，初紡爲單線，再紡爲合線也。

絲部纏字，段氏据廣韻改作纏。如說文果作纏也，則玉篇何不言之。

惟從喜亦殊無義。或說文傳譌。或許君別有意。吾皆不能知。此字要當依石鼓作。從。車即車字。其文不同者。說文車有古文。而及部。從之則作。說文之。石鼓既。字從之則作。是。同也。故知。即。矣。薛尚功鐘鼎款識引石鼓作。乃誤以石泐處認爲一畫。或謂是從止。則將謂。爲車字乎。車部震下云。礙不行也。從。引而止之也。車者如車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同意者。謂牽從古文。非如今本之。元聲也。震牽皆御馬牛之事。則轡之從。正其類矣。五經文字出。轡二字。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段氏注車部專字。又引之。是殆謂轡。又當作。矣。將從廣韻之說文。邪。抑從張參之說文。邪。亦人舉子不定。後人何所適從哉。吾謂轡字近之。祇多一畫耳。夢英書學字作。即此形也。至於說解所云。與連同意。吾又疑連爲。譌。玉篇出。字。而曰一本作。豈是時說文兩本不同體。邪。許於。字下說從。從止之意。而不說從。之意。牽下云。象引牛之縻。固說。矣。則。下不說將本無。邪。抑所云與牽同意。即兼說。邪。車連形似。固易譌也。轡以控制爲用。從。正合。靈飛經作。其下從。與。之古文。下半合。何後世書體尚與

石鼓仿佛而說文與之背馳非情也變亦多一志總由後人認車爲車耳○桂氏曰石

鼓文作周憬功勳銘作戀夏承碑作戀隸變止爲心也毛刻左

傳禮記韓詩外傳並作戀惟字文周豆盧恩碑作戀一切經音義引

字書戀馬縻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字從絲從走馱案走當爲𨾏玉篇

作𨾏云一本作𨾏馱謂𨾏省作𨾏戀亦從𨾏省

虫𨾏蟲三字一也虫象形則𨾏蟲當爲會意然三部中字皆物名則

部首會意不可通也惟三字各有從之者斯分屬之而三字之音義

亦因之各異然從其聲者融融一字虫融融下皆云從蟲省徒冬切

可想見矣是以三部中字虫部有蠱蠱蠱蠱皆從虫𨾏部有蠶蚤蠶

蜜蚊蚤蜂皆從虫蟲部有螫蜂虻蜚皆從虫即此可知其無別矣惟

是蟲字點畫已多再加偏旁不便書寫是以部中祇五字而虫𨾏二

部無有從之者也糸部字多絲部字少亦猶此矣

蠶蟲也此爾雅蠶與父守瓜之句讀也郭注渾解之邢疏鹵莽乃曰

蠶與父一名守瓜如許說則蠶其名與父其別名蠶與權同音權與

爲恆言故蠶一名與父若守瓜則言其性也

樹上屋下作窠之大蜂吾鄉謂之馬蜂讀蜂如峯又謂之山蜂則呼

如蓬蓋古音也。孟子逢蒙，龜策傳作蠡門，莊子作蓬蒙，山西人讀門如蒙，故孟津作盟津，它處亦多呼盟如蒙者。講古韻者言部分亦未必然也。

螿，蛇醫。段氏所引諸書皆謂卽蜥易。筠案尚是兩種。蜥易者，吾鄉所謂蛇蟲也。螿，蛇者，吾鄉所謂馬蛇也。大於蛇蟲，因謂之馬。猶言馬薊牛藻矣。故老云：斷蛇爲兩，馬蛇能合之。此蛇醫所由名矣。如螿，銜入耳，方言以入耳爲或名。此皆本以說其技，後卽以之爲名者也。蛛下云：蛭，蛛至掌也。本之爾雅。二徐本同。惟大徐一本無至掌，而汲古亦擠刻之。蓋係刊補無者是也。爾雅釋蟲：蛭，蛛至掌。郭注未詳。釋魚：蛭，蟻。郭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蟻。案蛭蓋一名蛛，一名蟻也。以其爲蟲，故入釋蟲。又以其居水，故入釋魚。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故倉庚一物而釋鳥，四處分見也。至掌云者，乃是解說。郭注往往以說解爲別名。如蠨蛸長踦，乃蜘蛛之長股者，名蠨蛸也。猶之螿飛螿，不可云螿一名飛螿也。蛭，蛛至掌，與螿銜入耳，正相似。螿銜，意入人耳也。而至掌，郭云未詳。今以意揣之，似當作抵音紙掌，抵至音近，或借或譌也。蛭，蟻卽今之水蛭，大者名馬蟻，人入水則黏著人身。

以嗜人血。以手擗之，則彌堅牢，不可解脫。惟以掌急擊之，則應手拳曲而墮落矣。所謂至掌大抵如是。戰國策蘇秦抵掌而談，是拊手之意。故凡搥至為抵諷也。許君以蠛蛭蝮三文類列，殆亦謂為一物。特蠛下云蛭，蛭下云蠛，不以蛭蝮為說，尚有可疑。當再詳之。

許君曰：蝮，蝮也。而蝮字不連記於此，殊不可解。是部過讀若桑蟲之蝮，是許君以蝮為桑蟲正名也。下文蝮齋蝮則類記。玉篇次第亦同說文。惟作蝮蝮為異。蝮下云：桑中蠹蟲也。蝮下云：蝮齋蝮，木中蟲也。齋下云：齋蝮蟲，其別桑中木中而通曰蝮者。桑白蟲入藥，而今凡木中蟲通呼為蝮也。齋蝮連類而及者，其形同也。然蝮以足行，蝮以背行，足反在上，田野又有如蝮者，名地留蟲，亦以足行。

強下云：蝮也。蝮下云：強也。玉篇強下云：米中蠹小蟲。此沿今本郭注之誤，邢疏引方音注曰：今米穀中小黑蠹也。蝮下云：強蝮蟲，是以兩字為名也。強蝮雙聲字。

蛾下云：羅也。大徐曰：爾雅，蛾，羅，蠶也。蝮部已有蠶，或作蠶，此重出。段氏曰：許意此蛾是蝮，蝮部之蠶是蠶，蠶，筠案此說是也。爾雅釋文：

蝮本亦作蛾，俗作蟻字。二句疑案說文。蟻，謂羅也。此句足徵羅，蟻或作義，句謂書蟻字直作義字，乃省借也。蝮化飛蛾也。竝非蝮字。附言此者乃辨正之詞，謂蝮部蠶字非虫部之蝮，即蝮字也。特傳寫釋文者，誤蠶為蝮耳。廣韻四紙蝮

下引爾雅。蟻下云上同。蛾下云上同。見禮讀蛾子時。夫許君以蠶蛾螳蚘

為次。則蛾為古螳字無疑。然疑說文本無螳字。今有者。後人增也。彼

見爾雅。蛾羅郭氏以為蠶蛾。遂謂說文掇螳字。又見蠶蚘二字下。皆

曰螳。遂漫增之。不知許君時以今字說古字。使人易了。大徐增十九

文。段氏又改說解用正字。皆未達也。据釋文。爾雅螳本作蛾。正與說

文符合。其改為螳者。雖漸違古義。然猶知蛾即是螳。未嘗以為蠶蚘

也。蛾從我聲。古讀五何切。與蠶無異音。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知

義之古音亦五何切也。蛾羅疊韻段氏謂之雙聲者。誤用魚綺切也。故義亦名蘿。知名我者

即可名羅也。段氏以螳從豈聲。不合強勉傅合之。不知為後人增也。

如果許君收螳字。則說之曰蛾。或從豈聲足矣。豈有或體而自為音

義者乎。段氏曰。當是螳一名蛾。誤分為二語。又倒置。至於蛾蚘部位既殊。即是兩字。似此者多矣。然

玉篇蠶下云。亦作蛾。虫部蛾祇有蠶蛾一說。不別收蠶字。則亦為郭

氏所蔽。其識亦如大徐也。

段氏說蛸字曰。至小暑而子羣生焉。誤讀月令。小暑至四句各事。故

注曰。皆記時候。非謂小暑至而螳娘生也。小暑至一句。乃七十二候

之一。豈二十四氣之小暑乎。逸周書芒種之日。螳娘生是也。即小差

亦不過二三日。通卦驗云：夏至誣也。況能至小暑乎？螳螂之生，如有絲絲繫屬，蟬聯而下，其長數寸。螳螂成羣，蟻附其上。余目驗之，又螳螂之雌者，其大倍於雄。至秋而交，交合甫畢，攫雄而食之，幸免者少。不知古籍中言之否也。

蝥下云：蝥，強半也。汲古刊改作姑蝥。強，蝥。鮑氏本作蝥，爾雅：蝥，蝥。強，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釋文：蝥，郭音半。亡婢反。本或作

半。說文作羊字，林作蝥。弋丈反。搔，蝥字。蓋即今蝥也。案說文：蝥下云：搔，蝥也。

而陸氏以爲出字林。豈今本說文爲後人，以字林羸入乎？玉篇不收

蝥，其蝥下云：弋掌切。蝥，搔也。又音羊。此音或即謂強蝥段氏以爲強羊當音陽。說

固有徵然。漢晉相去時代爲近。郭音亡婢反，而爾雅本亦有作半者。

蓋許郭所見同爲不譌之本也。鮑刻說文作蝥，則後人加之偏芻。此

玉篇所以不收，亦卽爾雅所由譌爲蝥也。蝥別自成字，本與強半無

涉。而半羊以相似而譌，卽加偏芻作蝥。蝥仍以相似而譌，遂以疴蝥

之詞爲強半之名也。陸氏謂說文作羊，蓋見譌本。段氏從之者，蓋以

強羊疊韻，意揣其當然也。上文強下云：蝥也。玉篇亦以爲米中蠹，知

強半又名強蝥。

蠋下云細要純雄無子爲引詩張本第指螺贏言耳高注淮南竝蜂言之非也螺贏之腹長四分許而細如絲者三之二末則圓如珠是誠無子蜜蜂馬蜂皆有子特其雌雄逾秋分節乃見雌者面白螫毒化爲兩色黑而柔忍不螫人矣又蜜蜂不能自釀有物如蜂微大而色黑無螫毒代爲之釀俗呼爲蜜博士深秋逐之有強留者羣嚙殺之不知古籍中有此物之名否博雅君子幸告我也

蝦蟇吞蟹螯少頃洞腹而出

先蛎後蜻段氏謂後人倒之有理抑或蜻蛎蜻蛉同字故使蜻字居中以關上下兩字也

曹風毛傳言蜉蝣朝生暮死言其雌者也淮南言不過三日言其雄者也初生荒地中不害稼形如蠶黃如金肥如凝脂當是時也吾鄉謂之荒蟲子已滿腹乃出地而生角翅卽蜉蝣矣旋生子而死天牛則木蝟蟲所化木蝟蟲形同荒蟲但不可食爲異化爲天牛其死之速如蜉蝣但蜉蝣色黃黑天牛如漆或有白點要是一類詩人未必區別之吾鄉呼爲山水牛正義所引陸璣疏是也郭注謂生糞土中則是齋螬未聞其化爲甲蟲也

蜡字說李燾本作年終祭名段氏歸咎於唐韻之鉏駕切案義之改不由於音也吾鄉呼蠅初乳之胆曰白蜡亦鉏駕切古無家麻韻卽八蜡亦當七慮切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可證○蠅胆也集韻引作蠅蜡也案如蠅者蜡長大則曰胆耳一物也

吾家距海百里而遙聞深秋時老雀羣入海仍奮而出三出三入化為蛤矣羽蟲純陽介蟲純陰陽極變陰天之道也○云秦謂之牡厲可疑今作牡蠣蓋非下文蠅字秦即有之亦由販賣而得無緣別命以名也牡蠣附石而生謂之蠔山孔孔有肉近似蜂房海人挑取之旋於海溼淪之不得歸家而後淪也其味極美留汁食之販肉於它所三十里外所食皆此也如嚼蠟矣秦安得有此下文之蠅蓋吾鄉所謂走蠅負殼而行不似牡蠣之族處而定居販至吾鄉固生活也蝸蠃疊韻蓋連語爲名本部多類此者不知段氏從何悟入以蝸爲復舉字爾雅曰蚘蠃亦將刪蚘字乎俗語曰蝸牛曰螺絲皆必刪一字而後可乎

虫部序字當以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分類序之而以怪物附後形容之詞或在末或在怪物前皆可乃前有蝮蚊蠓蚩四字後

有螻蚘三字皆形容之詞。閒廁其間恐非許君本次無從得其脈絡也。

螻之重文螻與瓊之或體璫同體聲皆不諧蓋皆出自長卿。

段氏謂俗作螯尤誤。說見蟹下玉篇螯蟹螯或作螯然則廣韻之蟹屬或字譌且均為俗字不必低昂也。

爾雅邛邛距虛郭注以為一物說文蛩蛩獸也集韻引作蛩蛩巨虛

獸名也。螯下又云與蛩蛩巨虛比。集韻蛩下引孔叢子北方有獸名

螯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駞驢二獸見人來必負螯以走二獸非

愛螯也。為其得甘草以遺之。螯非愛二獸也。為其假足也。又引史記

注邛邛青獸如馬距虛似羸而小乃引郭璞曰距虛即蛩蛩互言耳

與爾雅注又不同子虛賦螿蛩蛩麟距虛亦以為兩物穆天子傳蛩

蛩距虛日走五百里玉篇蛩巨虛也廣韻三鍾蛩蛩巨虛獸也說文

云九魚乃云駞驢畜似驪也。又不連言蛩蛩。

靈下云一曰螟子。段氏謂食穀心之螟之子非也。夏多陰霧則秣葉

之陰生此蟲小如蟻蝨其色白黑青綠不一。吸禾之精名曰蜜蟲。見

日則化秣葉如油。色漸赤而實亦不能堅好未秀者即不秀矣。久陰

則不化。蛻而為蟻。蟻在葉而不謂之蟻。子者。螟。蜜。平入。疊韻也。此葉味甘。牛。喜食之。名實相副矣。段注鳥部集字引此文作一曰螟字非也

蟲以風化。而風字從虫。是以從之者轉而為所從也。蓋風雲雷雨。惟風。雷為無形。然雷猶有回轉可象也。風之飄忽。何以象之。其來無始。其去無終。何以會之。形不可象。意無從會。乃至諧聲。必先有以寄其形。而後聲附焉。風將以何為形哉。風無形。而所化之蟲有形。故轉而以其子定其母也。周禮有觀字。說者以為古文。殆會。萑并意也。然必先有風。而後有觀。若從萑從虫。即雜亂不成意。故知風為古文也。至於古文。同。凡字略可識。即不可解。其從日也。殆如腆之古文。譽。狀之古文。馭。從肉者。變而從日。同一不可解。故許君無說。不可說也。流傳既久。字體沿譌。許君亦何由知之。

龜鼈之類。以它為雄。此語與細要無雌同意。非無雄也。龜鼈皆有雄。而不能交合。鼈之交也。多見之者。雄覓一蛇。來與雌交。雄輒入水。跳擲不已。似欣喜也。

經義述聞曰。說文鼃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鼃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去去。去與諸為韻。鼃與諸去為合韻。去去之

言祛祛也。安舒兒也。又引爾雅郭注之去蛟。本草之去甫。又引玉篇
醜字注之。鼃醜以爲當作鼃醜。舉四聲篇海所引玉篇作去醜。以證
其本作去。而曰去與蛙鼃古今字耳。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爲出入。去
醜魚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爲疊韻。則曰去甫。幽部自爲疊韻。
則曰蝮鼃。去醜轉爲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
作蟾蜍是也。又轉爲屈造。夏小正傳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筠
案右說已可無疑。特說文醜爲鼃之重文。而爾雅作醜。玉篇有醜。無
鼃。尚可疑。將謂去旣作鼃。遂譌爲鼃邪。則其說解旣不似後人語。且
有歎字從之也。廣韻一屋收鼃。

坤下云。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案云。從土申聲可矣。許君曲爲之解。段
氏又極力助成之。非也。卽其所引說卦傳亦正在西南。不能在正西
也。術家以辰戌丑未爲土。土寄于四時也。而卦位在未者。火生土。
土生金也。術家又言坤艮土者。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物
非土不生。故艮亦言土也。

坡下云。陶竈窻也。此穴部之窻。通孔也。非囟字不可改。
擊下云。瓴適也。一曰未燒者。者字依玉篇案瓴適今謂之塼。隸辨載永初官

鑿文曰永初七年作官鑿所收博文七其銘不言爲何物獨此文自名爲鑿也此乃已燒者也後漢書酷吏周紆傳常築鑿以自給則未燒者也吾鄉間有之多以麥穰和泥模作之益都則皆築成

段氏引斯千傳反紡專也從釋

文也漢始名鑿爲專故借專字用之王篇有博輒今當用之漢博文有作磚者則從石非理要之俗名祇可用俗字不可復借專乃爲通人也

垺下云讀若臬二徐同段氏作冀不知据何本又謂其冀切當作几利切案臬其冀切冀几利切大徐及說文韻譜並同段氏蓋因改作冀而竝疑其音也且此句大徐在自聲下其序乃合通部皆然間有不然者亦當逆之段氏好依小徐不顧其安也埵塢下竝放此

坏下云丘再成也嚴氏曰水經河水篇注引作丘一成也御覽卷三十八亦引作一成釋山一成坏自部陶再成丘也明坏非再成其致斯誤者禹貢至于大伾孔傳作再成顏注地理志沿之校者遂取以改說文矣筠案段氏注亦主此說是也然不言許君改爾雅之故卽不明後人改說文之故原改者之意蓋以許君言坏丘一成而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則是丘非坏釋山一成伾則是坏非丘將依爾足作丘一成則當改說文之篆爲敦矣將依說文坏丘一成又當改爾足之山三襲爲丘三襲且當改入釋丘不當在釋山矣將改爾足曰丘

一成爲坏丘。則下文如覆敦者敦丘正是一成之象。敦字固不可改矣。幸有孔傳可依。斯以爲心安理得耳。不知許君改爾足之山一成爲丘一成直以坏字從土之故。丘山不以大小分。而以土石分。峯巒靖嶒者謂之山。陵阿高大者謂之丘。說字小異於說經。坏旣從土。故許改山爲丘也。試觀釋丘曰。上正章丘。宛中宛丘。釋山曰。上正章宛中隆。其詞正同而分屬之。則丘山有別而無別。故可改也。若一則不可改爲再也。玉篇引說文亦曰。丘再成者也。不知爲顧氏之誤。抑毛氏張氏所改矣。

垂下云遠邊也。漢書武帝紀。朕將巡邊垂。用正字。不作陞。

堀下云兔堀也。玉篇无堀而有壙。口忽切。壙地爲室也。段氏以堀易堀而刪兔堀之說。蓋是。○圭從重土。例在部末。今堀字在末。非次也。大徐本竝圮垂在圭下。尤非。

董之古文。𠄎。玉篇同。段氏依難字古文改之。案難之古文三。其從𠄎者。與黃甚似。何不從之。又一古文從登。漢之古文從或。𠄎。皆可依以改之。將何所適從乎。且董之第一古文作𠄎。而難字小篆或體古文凡五字。無一從之者。卽難之古文不從董之古文。足知董之

古文不得依難之古文所從者而改之也。許君於古文往往無說解。流傳既久，盡從蓋闕之例也。且豈獨古文，莖爲小篆，說曰從黃省者，以有古文不省爲徵也。然黃固不作莫，初不依黃字而改爲莖也。黚下云黃黑色也。段氏改爲黑黃是也。上文赤黃，下文青黃白黃，皆其例。而引周南毛傳則非，抑毛傳先誤矣。二章虺隤，疊韻字也。三章元黃，雙聲字也。四章瘠矣，則直言其病，然則虺隤元黃皆瘠也。凡雙聲疊韻例皆形容之詞，不可泥字生義。黑馬雖病不能黃也。若鑿求之，則廣西有蛇見馬，則其首築地而尾卓立以射馬腹，馬遂斃矣。然則虺隤者，豈非爲虺所中而隤乎。爾雅虺隤元黃病也。斯爲平正通達。○古人用連語，但取其聲。故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又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恍忽猶與，皆雙聲也。可顛倒用之，亦可分於兩句用之。乃至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分於兩章用之。經義述聞說是，不得以元爲春草色也。勞字本不可解。許君勉強說之，終屬支詘，闕疑可也。金之古文，金玉篇同，仍與小篆同。不過筆勢小變耳。小篆以今之丁連于上，古文以丁書於右，兩韻譜作金，非也。

鏡下云景也。鑑下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鑑蓋當以鏡爲正義。許君兩說皆借義。蓋鏡鑑雙聲。字隨語變。周秦以前書無言鏡者。此語蓋自秦漢起矣。世傳漢鏡其銘多假竟爲鏡。猶經典假監爲鑑也。

鐙字下段氏駁二徐膏鐙之說。其注一部主字也。引釋器瓦豆謂之

登。郭注卽膏鐙也。段氏解之曰。膏鐙說文金部之鐙錠二字也。其形

如豆卽今之鐙盞是也。然則駁徐氏卽自駁也。蓋緣豆部彝字旣以

爲淺人妄增之字。遂欲以鐙爲祭器之正字。彝字下段氏以生民之登。公會大夫禮之鐙爲假借字。遂致兩

歧也。其引劉端臨說曰。詩爾雅皆作登。釋文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

玉篇有彝字。俗製登字。改經非也。夫豈不謂然。然彝之變爲登也。省

尸爲又。而又遂於上耳。祇是隸變不足深辨也。若以它書所無爲徵。

將它書所有卽可改經乎。則玉篇有甗云。瓦豆也。廣韻亦云。瓦器矣。

竊疑生民爾雅之登似卽登之正義。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

之執鐙。則借用膏鐙之字。說文豆部之彝則以用登爲升。旣久。製此

以爲分別字也。許君以登入火部。說曰。從火豆象登車形。蓋豆旣非

乘石不可履。以登車。因謂之象形。然豆旣非登車之形。卽以豆象車

形。火在豆上爲登車之形亦不可也。愚意登字當入豆部。說之曰禮器而以彘爲其重文。特從火難解。許君不列於豆部蓋即以此將謂豆哆口似人箕張邪。抑古義失傳邪。然其不當以登車爲正義則又可徵之籀文。登夫登車執綏固用手。然手終在上足終在下也。今収在下火在上失其序矣。蓋兩手在豆之旁奉薦而進之狀也。再徵諸它字之從収者。夏彝從収皆豆登之類也。奉承奏從収祭禮恆用之字也。則登之從収固於祭義有合也。

釦下云金飾器口。段氏以錯證之而以鍍金解之。案此蓋今之鍍金非鍍金也。卽以錯徵之。金錯刀今有存者。或捩所錯之金則一刀二字成雙鉤文。此鍍金之明證。所引漢書西都賦元墀釦切章懷注引前漢書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顏注切門限也文選此賦切作砌注云釦砌以玉飾砌也說文釦金飾器。據此則今本多口字飾不必在口殆後人以字從口而增之砌固無口可言今飾器者固緣其口亦緣其底也廣雅曰砌記也且計切案說文無砌字殆范蔚宗用古字昭明用今字耳顏注門限蓋疑砌不可言沓冒也未必可據又西京賦設切厓隙李注切與砌古字通案砌乃似厓隙門限豈似之乎。段氏喜僻典不可從也。

鉶下云鉶鉶也。玉篇鉶樂器也。爾雅釋樂注。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鉶。鉶刻以木。周頌作圉。然則鉶其本名也。鉶以其有鉶銛而名之也。圉則同音借字也。玉篇不連言鉶鉶者。二字疊韻長言之則兩短言之則一也。段氏豈不知此而不指言之者。由其字從金而鉶以木作之不相協也。

錡下云鉶鉶也。案器之有鉶鉶者惟鋸。業下云捷業如鋸齒。又曰象其鉶銛相承矣。乃錡鋸二字又不類列。不識錡爲鋸之古名與否。然古必有鋸伐木。丁丁尚可用斧。孟子亦曰斧斤入山林矣。若方策之方。非鋸豈能解爲薄版乎。乃廣韻引古史考。謂孟莊子作鋸。豈其然乎。周時不言鋸。秦漢書乃言之。豈宜古有其物無其名乎。終疑錡爲鋸之古名也。幽風錡錡。傳文之鑿屬木。屬毛。韓互易。案鑿屬者鑿卽登。謂鑿孔而以木連屬之也。木屬者。謂以木夾持而連屬之也。若說爲斧鑿之屬。則木屬不可通矣。然則上文旣云隋登曰斧矣。何以變其文也。曰錡錡蓋同類之物。故使之相對立文也。鋸以木爲匡而含其鏤。將無所謂木屬者與。乃仲達早已不知爲何物。今何由知之。段氏以榑鉶二字說同。而鉶下說有立字。遂生分別。非也。蓋古名爲

耨漢名爲鉏。故經典所有鉏字，皆地名人名，未有以耨訓者。蓋鉏鉏爲其本義。左傳有人名鉏吾，吾卽鋸之省借也。許君自用漢義耳，不必曲爲之解。且坐耨立耨，其器初不須區別。今人於苗之初生，蹲踞耨之，苗與艸皆有芟夷，所謂立苗欲疏。亦惟未梳然耳，它穀皆不然。不第嚴非種之鉏也，再芸則立矣，而所用則皆鉏，無復名耨者。

鑿下云，相屬。集韻謂卽今耨字是也。但集韻耨亦音陂。四十禡，又收之步化切。內引廣韻耕也。又把下云，田器也。篇海之耙，卽杷字也。音垠。許讀鑿若撫，亦非古音。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讀罷若婆也。玉篇廣韻音義同說文。但廣韻作鑿耳。集韻亦有此體。罷亦從罷省聲。

鋸下云，大鎌也。又曰，鎌謂之鋸。張徹說其說不別，而區爲兩義。吾前纂繫傳校錄已疑之。今見段氏引方言，錐謂之鋸。廣雅作鋸，因疑說文或錐譌爲鋸。若夫大鎌，則不可改。自鎌以下四字皆說鎌，不得如孫鮑二本作大鋸。鋸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但許君屢用方言，而鎌錐兩義皆出方言，不應又屬之張徹也。意者說文兩本義同而詞異，校者掇拾之邪。

鎮下云，博壓也。謂其鎮壓者廣博也。鉏氏据衆經音義引及玉篇廣韻剛博字。如周禮職方氏言山

鎮是已。金體重，故從之。不必謂上下皆物名，不當閒以虛字。遂說以

纖佻之詞。

指段氏說而言。

段氏說鏝字誤引國策尤迂闊矣。木部椈下不云木朽也。則鏝下說之鏝朽也。鏝字本滯拙，恐係後人增。但玉篇廣韻皆云泥鏝，不引說文。無從校之耳。鏝之器以金作之，以木為柄。其朽之時，則用木片盛泥，而以鏝塗之於壁，故椈鏝同字，猶煉鍊之同字矣。

鏝下云：一曰大鑿，平木者。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鏝，大鑿中木也。又自申之曰：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鏝也。段氏依以改之，是也。而其說殊誤。鑿以金為刃，以木為首，圓鑿而納尖木，故李氏曰：以木通其中也。

鑿字說中見蹇字。足部掄之耳。段氏調停於聲意之間，謂當作脛林。雍以脛築地而行，非物情也。足新斷，痛極矣，安能築地，亦以一足踈

踈而行耳。今左傳作鑿，同聲假借，何不通之有。

足部踈下云：輕足也。當作蹇也。大徐樞云：輕也。誤。

鏝或從彖作錄。印林曰：衆經音義卷十一卷十七引張揖字詁，古文錄攢二形，今作攢。案說文無攢，攢二字錄之為字，望而知為形聲。然古音彖聲元部，從聲東部。伊古以來，二部未嘗相通，而謂彖聲之字。

可爲從聲字之重文乎。細審說文此處，蓋有掄誤。廣韻四江，鏃，短矛也。隄，同上。則鏃之重文當作隄，而錄自爲一字，其重文當作攢，方言九矛，吳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或謂之鏃，或謂之鏃。廣雅，鏃，弛矛也。攢，謂之鏃。玉篇，矛部，攢，鏃也。攢，同上。廣韻二十四緩，攢，鏃也。二十九換，同。集韻二十四緩，亦同。二十九換，鑣，攢，小稍也。又鑣，鏃也。一曰，小稍是攢，與鏃，同爲矛之短小者。錄與攢爲一字，則正當次鏃字下。乃自玉篇金部與今說文同。集韻三鍾，鏃，錄，鏃爲一字。四江，鏃，錄，隄，同爲一字，皆廁錄字於其閒，而緩換諸韻並不收錄字。蓋其沿誤久矣。張氏所見說文當猶未誤也。

鏃下云車軸鏃也。案軸之在藪中者，週遭多鑿小方槽，各納方鏃其中。今謂之荐，乃鏃之轉音也。釭下云車轂中鏃也。案以大鏃穿陷諸藪之內，外兩端與轂之端正平，今猶有古玉釭頭矣。皆一目了然之事。而段氏皆以鏃，釋之。此君久在京師，見車多矣，何不目驗之。○玉部，琮下云似車釭。周禮玉人職曰：大琮尺二寸，射四寸。注曰：射其外，鉏牙。案釭亦有鉏牙四出，陷諸藪中，以爲固，但不能如琮之射四寸耳。而段氏曰：車轂空中不正圓，爲八觚形，又誤也。若爲八觚，以含

其軸將何以利轉乎。

鉄字下段氏引後漢馮魴傳注引說文云莖刀筠案固作剉刃不知段氏據何本然此君好爲不信不足倚任也。

𠂔下云平也象二𠂔對構上平也廣韻引構作舉无象字及上平也三字案𠂔篆作𠂔二𠂔對構則當作𠂔不得作𠂔故許君云上平謂拗其曲者而直之也故云象二𠂔不云從二𠂔也然𠂔從入一說曰犯也則非有物名𠂔𠂔旣非物不可構也故楚金曰𠂔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覺許說之未允矣竊詳對構之說疑𠂔爲𠂔之省如不從木無頭之例𠂔下本有兩說從𠂔聲則篆當如今本作𠂔一曰從持二爲𠂔則篆當作𠂔是許君於𠂔字固不能無疑也孔廟禮器碑𠂔官聖妃後文又有𠂔官字尤爲明劃今諸書有作𠂔官氏者有作𠂔官氏者故疑二字義相近凡兩物𠂔者必大小齊同此平之義所由來也獨是有義則必有聲而從𠂔聲者𠂔在齊韻𠂔在寒韻𠂔在先韻𠂔在青韻四分五裂正不敢必古賢切之爲正音也卽以有讀若者證之𠂔讀若攜手𠂔讀若刊𠂔讀若研𠂔讀若蒹惟無在青韻者耳是許君所自言者初不一律也從其聲者凡二十四字開字則

大徐義小徐聲如是之多不能不立干爲部首而其音義殊難解說闕之可也段氏似忘干作干委曲說之且曰干卽竿之省則尤多歧亡羊矣若謂是干戈之干而以龍盾之合爲說則二千猶可對構也博古圖商持干父癸卣銘有干卣釋曰孫持干是干戈之干


几下云踞几也似謂几之體卑如人之蹲踞者然蓋魏其武安傳猶言避席膝席是漢初坐猶如古必無高几許君時或已有高几而其非古制也特說曰踞几所引周禮五几皆非今之高几也

勺下云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韻會引同再以斟下云勺也證之是勺卽酌也衆經音義引說文勺料也再以木部料下云勺也杓下云料柄也證之是勺卽杓也玉篇以爲飲器廣韻十八藥兩收之音酌者挹取也音芍者引考工勺一升案說文蓋本兼兩義而以料也爲正義既云象形器用乃有形且禮龍勺疏勺蒲勺一勺之多皆器也蓋勺與匕分大小而形則同故顛倒以爲兩字勺之柄在下魁在上中有實匕則魁在下柄在上中不加實以爲區別惟勺之中有實也故引伸以得挹取之義

尻字下段氏駁顏氏家訓非也孔子之名字必無傳譎之理且尼丘

山名。如作屺丘不可通也。猶宛丘陶丘之不加丘旁矣。

且字全體象形。許君說誤。謂一爲地尤誤。上平者其面也。兩直其足也。兩橫其枕也。几之枕一而兩之者。畫几者畫其前面。兼露其旁面。此亦當然。玉篇古文作且。則祇一枕。或小篆取字形茂美。因而重之也。下則一拊也。拊闌足也。植者爲足。橫於足下者爲拊。別用長版四合爲正方以承足也。禮圖固然。鼻圖則拊在兩頭不合爲方也吾鄉猶有此制矣。段氏說非也。①且蓋古俎字。借爲語詞。既久始從半肉定之。經典分用。許說亦不合爲一。而其說解則俎形也。

𠂔下云且往也。昨誤切。此字之義。則部首且字千也。一切之義。其聲則又部首且字子余一切之轉聲。而說云且往。又與鄭風且往觀乎同詞。然則且部所屬俎𠂔二字皆且之分別文也。玉篇作𠂔。蓋從處省聲。廣韻作𠂔。從虛聲。虛本從且聲。兩且重複。說文亦有此例。斤之爲器。今無此名。或卽鑕也。字又作鑕。然則篆文當作橫者其首也。向左而下。迤者其刃也。植者其柄也。首以鏤爲刃。刃闊三寸許。長四寸許。爲隋釜。納展其中。展也者。屬於刃之木之名也。展之中央鑿孔而納柄焉。篆文疊其柄與首者。首則展大於刃。柄則上方而

下圓也。其刃橫不似斧刃縮去木皮木節皆用之。江南木工但用斧不知鑄爲何物。故段氏亦不知也。

斫斫二字下皆云斫也。釋器斫斫謂之定。注鋤屬。疏引廣雅定謂之耨。釋器又云斫謂之鍤。注鍤也。案吾鄉鋤方而鍤長皆所以發土。鉏入地淺。薅艸用之。鍤入地深。種菜用之。斫本是器名。而斫下云擊也。則言其用者。以本部訓斫者六字。故言擊以統之。其實木部耨下云斫謂之耨。石部礮下云斫也。皆卽今本爾雅斫謂之鍤。皆作器名解也。然斫斫當爲一物。許說則似兩物。玉篇廣韻皆以斫爲鋤。以斫爲鍤。未知何故。然金部鍤亦云大鉏也。○斤斧斫皆直入木。鉏鍤皆直入地。故皆以斫說之。

斫下云從斤。𠂔酒器也。在此則非本義。蓋匠之墨斗也。故或體作𠂔。亦謂以𠂔中之墨畫之。先以繩墨定其體而後斫也。○小徐本作𠂔聲。案斫所從之𠂔大口切。從斫聲之鬪。都豆切。恐斫之本音非竹角切。殆大徐以今音繩之。以爲不諧而刪聲字。文選景福殿賦以趣附注斫爲韻。李注引說文曰斫竹句切。案虞模尤侯多通。故𠂔之平聲在尤部。句之平聲在虞部。而句本音鉤。又在尤部也。

所下引詩伐木所案所許古通幾所卽幾許何許卽何所也而許字古音如許故三國志呼許褚爲虎癡許虎褚癡音相諧也段氏謂所所爲鋸聲案舉大木者呼邪許所所益亦呼聲也吾見磨木爲香之肆其所木必呼呼聲如許

斷之古文詔說文從卣不言從召召非義非聲恐係斤字之譌說文通例於古籀文之全異而不可解者則第云古文籀文或加如此二字其可解者析言之其半異者則指言其異而其半之不異者不言今詔字全異而用半異之法將無召爲斤譌乎又一古文割從刀與從斤義近亦可例推也玉篇亦如說文則其從召久矣

斛下云挹也用詩大東毛傳喪大記虞人出木角鄭注角以爲斛水斗案斛水斗者挹水之斗也是自古相傳之義毛公許君鄭君同也乃陸氏釋文說斛字曰水斗也又引隱義云容四升也則是以斛爲水斗之名鄭注文理不通矣此是陸氏之過非許君有漏義也

軒下云曲輶輶車大徐本輶作藩蓋以本部無輶而改之案漢書景帝紀注曰據許慎李登說輶車之蔽也又引左傳以藩載樂盈檢艸部落下亦無車蔽之說知非顏注字誤後漢輿服志注引說文樞文

書蕃。蕃箱也。志之正文又云。黑櫛文畫輻。其文法與注所引說文同。知注櫛蕃爲櫛輻之譌。是說文本有輻篆而今佚之。否則是。以漢制明古制也。

輻下云。輻車前衣車後也。輻下云。輻小徐作輻車也。文選任彥昇策秀才文。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輻車前衣車後爲輻。與今說文同詞。而段氏橫加也字。遂絕車後爲輻作一句。豈可通乎。蓋輻輻兩車相似而有不同。故曰其前如輻車其後如衣車。則謂之輻也。後漢輿服志注引字林云。輻車有衣蔽無後輻者謂之輻也。段氏所引宋書禮志引字林。輻車有衣蔽無後輻。其有後輻者謂之輻。然則所謂輻車前者。謂其有衣蔽也。衣車後者。謂其有後輻也。惟其皆有衣蔽。故輻下云。輻車也不復區別。左定九年傳正義總引之曰。輻輻衣車也。乃隳括其詞。不得據以改說文。

輻字。廣韻曰。車輻免。釋名亦以爲伏免。段氏不從。蓋由許說車軸縛縛字生疑也。案伏免有輻輻兩名者。蓋其制之異。自古而然。輕車曰輻。考工記加軫與輻是也。大車曰輻。易壯于大輿之輻是也。又小畜大畜皆言輿說輻謂其自脫也。輻則待人脫之不能自脫矣。且輪之

與輗。輗之與輦。輗之與軛。軛之與輅。軛之與軛。皆一物而別其名。則由大車小車器械異制其形不同其名斯不得不別也。何獨伏兔無異名乎。請以今制明之。乘車皆用輗。輗軸爲渠。兩木著于車底而向下夾持其渠。兩木之爪出軸下。可以革縛之。輗下云車伏兔下革也是也。任載之車亦有然者。皆輪自轉。軸不與之俱轉也。而又有軸與輪合爲一體。相隨俱轉者。則其輪先異。所云無輻曰輗者是也。其伏兔以一木爲之。圓其中以含軸。如縛之者然。故許君說輗曰車軸縛也。乃比象之詞。非眞以革縛之也。故脂車者用輗。則膏其釭。用輗則卽膏此輗也。或遇大石阬坎。往往自脫。不如輗有革縛之之固也。終覺廣韻釋名爲長。

輦下云直輗車輗也。輗爲鞵之或體。說云車衡三束也。曲輗輗縛直輗。輗縛其文相應。無可疑也。段氏謂輗當系曲輗車。夫此猶牯爲駮牛。駮爲牯馬耳。散文則通。何足致訾。又謂廣韻作直輗車爲是。則何不更以玉篇證之。其輗下云或作輗。而輗下卽云直輗也。與廣韻輗下云曲輗車正同。然而玉篇輗下。固云車衡三束。與說文同矣。其輗雖譌爲輗。亦曰直輗輗縛矣。從知其輗下云直輗。謂直輗則用輗也。

猶其注傲曰行險謂行險以傲幸也。廣韻之直轅車蓋亦同此。而由今日觀之則直成歇後語。蓋其著書時有說文在前從而鈔之。偶省數字。彼其意中記有說文固自以爲明了也。而入後人目中則見爲不明者。意中無說文故也。漢書鈔史記尚或不免此失。而況餘人乎。轅之說比附。若云直轅車則是直轅之車名曰暈矣。段氏不覺其不通乎。又謂此處列字次第應論車轅不應論衡縛。然則下文卽繼以軛字不卽持衡之物乎。

軛下云轅前也。此轅謂直轅。馬曰衡。牛曰軛。衡以中央著鞵端。軛以兩端著轅端。軛亦作鬲。鬲厄。車人爲大車作鬲。釋名鬲。扼也。所以扼牛頸也。古詩牽牛不服軛。此皆分別其爲牛車也。毛詩韓奕作厄。則小車也。通言之也。軛衡皆有鞵。故下文鞵鞵二字說解皆承軛言之。因便也。至於轡則惟馬用之。故軛下云衡不復云軛也。段氏說不了。

木部鬲下云大車扼當作軛

軍下云從車從包省。段氏謂當作從勺是也。而倒置之則非也。凡在某部卽先言從某以明主從也。惟主義兼聲者乃退在下耳。

輶字段氏謂卽玉篇之輶字誣也。玉篇輶之忍切而無訓釋。是書字同說文而有音無義者。亦閒有之。不得別以輶字當之也。且輶口莖切云車鞭。段氏蓋因廣韻輶口莖切遂謂與輶同耳。然廣韻口莖切內有聲字云車鞭。又車堅牢則玉篇之車鞭爲車鞭之譌而聲輶當爲一字。殷肯正一聲也。說文玉篇聲下皆云車堅也。

輶字下段氏引考工記注而駁之曰。輶不專謂輪蓋以記不言輪而注言輪耳。然其文固在輪人職且上文云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然則萬之以眡其匡正承上文匡非專謂輪而何。乃段氏不引前而引後蓋以許說云車戾不云輪戾因記言輪不便故引其不言輪者預爲道地耳。不知釋文不出正文匡字而出注之匡刺又不爲匡作音訓是不謂說文之輶卽考工之匡也。何須回護。

纂所眷切玉篇山員切吾鄉呼如纂與此二音皆不同。

輶下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付蓋附著之附。玉篇附字下云說文以附益爲坳。从土。傳寫。

當云从土傳寫

此附作步口切附婁小土山也。筠案輶下說又

知附著之附作付也。

附下云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然則其從付也。卸附麗之意。線下云附著也。鼎下云附耳私小語也。則用附

卸車之後不可當道

礙人必令附字下空閒之處以人輶其輶忽逆忽順而屢推之而後

得至於所附。平時車右推車，必推其軫。此則推其輶，故曰反推也。吾鄉此事，其語如蛤，然以使船傍岸，謂之攏岸推之，必有呼如葦者矣。段氏說怪誕。

軾蓋大車之軾也。段氏謂崇其闌與三面等，誣也。今人且爲兩面籍矣。豈古人而使之不便乎？

輓下云大車後壓也。案今大車恐其軾也。後有木措之，恐其輕也。前有木措之，皆用于止車卸載之時，所以紓馬力也。云後壓者，謂車之後所壓耳。段氏曰鎮大車後，不知何故鎮之也。○改壓爲厭，是也。而謂本之玉篇，又誣也。玉篇作馱，攬，尸與加土，同一譌也。此君好爲不信柰何。○說文校議曰：一切經音義引作大車後掩也。嚴氏曰：掩亦蔽也。筠案釋器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集韻引壓作屬似誤

輶下云紡車也。絲部紡下云網絲也。玉篇云紡絲也。今人抽棉爲線，謂之紡，而縲繭爲絲，謂之輶。依許言之，則兩名一事。其事曰紡，其器曰輶也。若依今語解之，則絲不待紡。○又案網絲也者，謂網其絲也。以靜字作動字用也。結網者往復而結之，輶絲者往復而縲繞之，故借以爲言也。

段氏改輻爲輻。据玉篇廣韻以輻爲正文。輻爲重文也。然是書多先見行字而後說文字。猶說文先小篆後籀古也。亦或先列說文字。猶說文以籀文人冠部也。總以常用者爲主而已。且玉篇先較後輻。先軌後輻。段氏不用而獨用輻字者。喜其可以發異論也。夫隸變以來。從奐者或譌需。而從需者又或譌需。卽如儒字。乃兼有儒僂兩字之音義矣。文選陸士衡挽歌注。又引說文作輻。段氏何不收爲重文乎。隕下云下隊也。嚴氏據諸引作隊下也。筠案當作壞隊下也。句出玉篇。當卽本之說文。蓋以壞說其異名。再以隊下說其義。此說文例。玉篇不然也。知壞字自爲句者。玉篇土部墳壞也。與隕同。是其證。隕下云敗城阜曰隕。重文作墮。段氏未注。案春秋定十三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郟。杜注。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此敗城之說也。許說連言阜者。以字從阜耳。阜無事於毀之。卽毀之亦非重大事。不須爲之立專名也。墮下云讀若相推落之墮。吾初據墮下云落也。欲改墮爲墮。旣思墮落。蓋自落。墮則推落之也。隕下云崖也。玉篇作厓也。文選西京賦。設切厓隕。注引說文隕厓也。然厓下云山邊也。崖下云高邊也。蓋卽一字。不高可以爲山乎。段氏

分別之似未是。隩下云水隈崖也。段氏改爲厓。

隔下云障也。障下云隔也。二字轉注相聯屬。段氏舍本部之轉注。遠求異部之轉注。迂矣。且其以西京賦注爲徵。不知說文塞下云隔。李氏卽顛倒引之。此注家常事。且以取便也。賦曰隔閼華戎。如引隔障也之說。則不甚明了。故舍此取彼。況隩下云塞也。卽以隔障二字繼之。同意可以互見。許君亦謂讀之者心皆細目皆長也。又案兩都賦注引說文。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此乃土部塙字說也。李氏直引以說隩字。不別之曰說文作塙。可知引用之活法矣。不得因此而疑隩下說譌也。其詞較今本完善者。或今本經刪節。或以僞孔傳易之也。

隈下云水曲隩也。文選謝靈運斤竹澗詩。注引作山曲。誤。七發注引作水曲。非所據。本少隩也。二字蓋水曲句絕。隩也。乃廣其名也。玉篇廣韻選注。小徐皆知說文句讀。蓋有師授。今人率不知也。

隙下云壁際孔也。段氏依選注。刪孔字。似未然。且江文通郭宏農詩。又引作壁縫也。何不依之乎。

隩下云小障也。後漢書樊準傳。注引說文。塙小障也。卽此隩字之說。

而塢則俗文也。長笛賦作鄔。注又引此說。而曰在阜部。案古人作注於其所引字說。少有似此的指其在某部者。蓋以字既作鄔。恐人於邑部檢之也。邑部鄔下云太原縣。非此所施。從阜旁者。或在左。或在右。從邑旁者。或在右。或在左。或在右。長笛作鄔者。猶隲字。今春秋傳作鄔。鄰字。鄰閣頌作隣也。

榦支二十二字之作也。初必為一物一事而作。而後借之為榦支用也。

也。周易百果艸木皆甲坼。坼一本作宅。宅蓋毛之借字。毛艸葉也。謂木則戴甲。艸則土萌也。爾雅魚腸謂之乙。魚尾

謂之丙。魚枕謂之丁。案丁即今之釘字。鐘鼎文作●者。自其頂而觀之也。

也。作●者。自其側而觀之也。從而曳長之。即成个矣。顧彼連而此斷者。與中篆相避也。禮記請庚之。其味辛。壬有謂象人荷物者。中一

為人。上下兩一為物。一則擔荷之杖也。器字當用六書正論之說。即

觀籀文癸從矢。與矩同意。亦可見子者人形。丑。古杵字也。又而如卜。

與豕馬同。其義明白。春下云。從収持杵。臨曰。上午。杵省也。恐午即是

古杵字。象形也。虹之籀文以。從。云。電光也。一變而昌。再變而

申矣。從曰。自持之說。與要下人要。自曰。文法同。是望文為義也。酉。古

酒字。部中字無一非酒事。且其為字也。外象尊壘。中似水字。與占從

酒字。部中字無一非酒事。且其為字也。外象尊壘。中似水字。與占從

水半見谷從水敗兒同法蓋既已爲酒不復可從水迨與𠄎合爲一字反加水作酒以爲別許君依之是兩失也它部從酉者三字釐下云酉所以祭也酉下云經酒也從酉皆直以酉爲酒詭下則又云從酒省說也字字固在本部若酒從卯酉之直則不可通矣

古文亥爲豕故已亥譌三豕要亦正譌三耳豕亥一字初不譌緣已既爲三斯不能讀爲亥也夫此諸說許君豈未嘗

見及哉其於一二三八字不猶分別說之不與四五六七九類聚

哉顧自爾雅卽以此二十二字類聚而其中又有經典不見它義不可強解者而太一經甲象人頭乙象人頸諸說猶可易爲聯屬則亦

聊且從之而已然其說解曰木戴孚甲乙象春艸冤曲子象人形已

爲蛇未象木重枝葉酒酒下皆云就也又云八月黍成八月爲酉月故言此以結合之然黍之成熟稟則立

秋造則處者不能至八月可爲耐酒亦以酉爲酒而𠄎字之說與𠄎字相儷無復酒意

是許君固心知其不然矣後之學者何必好古而失之愚哉



甲下云頭元爲甲元爲天色頭圓象天色亦象之十干亦以甲居首

也小徐本蓋是宜與元似空又與宜似因而轉譌不可從也吾不知大一經爲何等志其詞

似與繕書類蓋後人疑其難解故以意改之

戊寅父丁鼎戊作戊字形似斧蓋古兵有名戊者立戟父戊彝作戊

則與小篆形近

庚字說解似指事又似象形。若論字形，直是從収，干即依繹山碑。蕭字作，亦不必非収干也。兵之古文，亦可云從人，庚聲。而說云從人，升干，則會意字也。然曰人，升干，則以人爲主，似戰鬥字，不似器械字，亦可疑也。

子下云萬物滋以滋，說子同音爲訓也。言十一月之所以屬子也。又云入以爲稱，段氏改入爲人是也。謂子爲男子之美稱也。下云象形，即象人形，少溫在襁，緜中之說，是也。言各有當，不可牽合爲一段氏以朋黨鳥呼之類，況之，則子月爲正義，男子爲引伸之義，倒置矣。又以象形兼萬物滋言之，尤誤。獨不見部中字一切屬人乎。







穀下云一曰穀，督也。各本同。小徐且以愚闇釋之矣。段氏謂各本刪穀字，不知所見何等本也。然所著汲古閣說文訂，有至今不改而以爲改者，不知何以目昧也。

去下云去，即易突字也。此後人因許君引易無去字，遂加此注。後又寫入正文。大徐又遂此句於充字下者，蓋疑去字不能譌爲突，充突之形尚爲略似，故遂之。總之以爲易之突字譌耳。釋文初不云突說文作去，陸氏甚了了也。蓋許君旣以不順，忽出說去之義，又以從到

子說去之形恐人不解到子之形何以得不順忽出之義乃引易以申之而易文初無子字意乃又解易曰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乃是遞相解釋非欲改易之突爲去也引經解義非引經證字特忽突疊韻去突同音故用爲訓釋耳如此明晰而讀者尚謂去卽易突字人之難曉如此而後來據爲典要惠氏改易固謬段氏曲解亦非設許君有此言卽引易當作去如其來如不費爾許詞矣玉篇去下云此亦作突流下云今作突皆此一語誤之王莽作

楚如之刑則其謬誤在許君之前當與敘所云奇人受錢同斥許君必不燭其說也近有集鄭氏周易者引扶官掌正義所引此文之鄭注疏本作突也乃改而爲流又自標經文亦作流竟與許君同遭此厚誣矣

丑下云時加丑段氏改時爲日非也此自是漢人語說已見鋪字下
丑字隸丑部不可解玉篇在肉部以爲肘之古文於理可通廣韻則云食肉用說文也

寅及古文皆不可解積古齋寰盤戊寅父丁鼎人繼彝皆與篆文相似甲午簋與古文相似仍不可解疑爲

𠂔土之譌

𠂔𠂔二字蓋特爲干支而作非如它字之借用也許說曰𠂔爲春門萬物已出𠂔爲秋門萬物已入其詞甚直不似解它干支字之委曲矣蓋以日言之則𠂔𠂔爲出作入息之時以月言之則𠂔𠂔爲東作

西成之時。猶之宿有二十八。而彙農與壘同體。亦特製之字。不似它宿用借字。必候此二宿。以爲農時矣。而非卯之意。難於仿像。以製字。故寄其象於門。門開則出。物與事無不出也。門閉則入。物與事無不入也。與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同爲比象之詞矣。苟以會意常例論之。卯字兩戶相背。當是開字。卯字兩戶相連。當是閉字。乃別製開閉字者。知此特爲干支作也。

巳字下凡兩說。前說用也。從反巳。此許君謂其當屬巳部也。巳巳也。巳止也。用則行而不止也。字形反巳。字義亦反巳也。賈侍中說。巳意已實也。象形此賈氏謂其當屬戊。己之己部也。己篆作己。己則屈己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已實之象也。如謂己意之巳。仍是巳午之巳。則巳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那可也。

巳下云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段氏謂以本字爲說。解所據者。祀下云祭無已也。以巳釋巳。遂謂其同字耳。不知說文之例。用某字爲聲。卽用某字之義爲義。然非會意兼聲。竝非形聲兼意者。往往有之。如禘下云諦祭也。以帝之說曰諦也。迅下云疾也。以凡之說曰疾飛也。鬲下云齒分骨聲。以列之說曰分解也。蹻下云舉足行高也。

以喬之說曰高而曲也。跣下云蹈也。以步所從之少說曰蹈也。詁下云訓故言也。以古之說曰故也。話下云合會善言也。而籀文作諱。以會之說曰合也。毅下云妄怒也。以彖之說曰豕怒毛豎也。鞞下云戾也。以韋之說曰可以束枉戾相違背也。以上九事皆徒聲無義者。而又非分別文一類。且有似乎省聲者。趁下云低頭疾行也。而鎮下云低頭也。是金聲卽有低頭意。而必不可謂趁從鎮省聲也。趕下云止行也。而繹下云止也。數下云盡也。盡則當止。經典皆借畢爲數。而畢自是田罔。不得云趕從繹省聲也。諏下云聚謀也。叢下云聚也。以聚亦從取聲也。而不得謂諏叢從聚省聲也。粗檢首三篇已得若干。設檢全書而細覈之。當得百數十事。從知字起於聲。聲卽是義。吉祥字必無悔吝聲。夸奢字必無狹小聲。此音理也。然則祀自從巳午字而祭無已。自是已止字。從可決也。且檢從巳聲之字。起迄改圮汜阨圮圯凡八字。徒聲無意。固無可憑。卽婚之籀文夨。本不可解。夨則以已象其手足均不足定巳午之非。卽已止字。乃若從巳聲者。莒台異猷矣。摺侶允能凡九字。除徒聲者不計。如猷爲猷之或體。已非聲。當是義。蓋謂猷足卽當止也矣。下云語已詞也。汲古初印本已作以。夫以

已釋呂而字又作以足徵以已皆呂之變文初非已午字故史記用以已字者漢書即用呂字也孟子無以則王乎以無已則有一焉證之知以之卽已又曰陶以寡以者太也又可知以之卽已也況乎已部收召字而已卽以呂爲義說文此類多有之工部云巧飾也巧字卽在本部也入部曰內也內字卽在本部也旱部云厚也桀部云磔也橐部云橐也西部云覆也見部云視也火部云燬也欠部云凍也其說解之字無不在本部而且古磔橐視四字卽繼部首之下而與老考轉注又非一類其目眼舟船頁頭岸犬狗手拳虫蝮卽是一物者不復計又況箕下云歛也部中祇一歛字也歛下云歛也部中祇一歛字也歛下云綴聯也部中祇一綴字也午下云梧也部中祇一梧字也與夫已部祇一已字卽用爲義者尤比例之至明者矣如以已已爲一字則及綴爲分別文歛歛屬轉注而箕之爲歛午之爲梧必不能強合爲一也○寫下云誰也說已見前彌下云厲也此以異部重文爲說解之例不與此同○考古圖鄒子鐘以用字作己已止字作己與段氏說合又毛詩孔疏引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或借似爲己也說文似作己字從召而讀詳里

切亦可爲段氏說證

醢下云泛齊行酒也。廣韻同。玉篇泛醢齊行酒均不可解。闕之可也。段氏謂是行敝之酒是俗所謂行貨也。恐古無此語。酌下云盛酒行觴也。或者行酒卽謂行觴。水經注江源可以濫觴。將無亦可作醢觴與濫觴蓋卽曲水流觴之謂。極形其小也。

韞下云酒味淫也。醴下云酒味苦也。

集韻引

汲古刊改苦爲長。玉篇韞

酒味苦也。醴酒味不長也。廣韻韞訓如說文。醴訓如玉篇。案說文兩字當互易其說。解。韞部韞長味也。從韞者。醴含深也。醴深視也。深乃長義之引伸。知玉篇廣韻醴訓不長者非也。然知說文作淫不作長者。蟬與鱣皆余箴切。與淫同音。故知說文作淫以音說之也。至從韞聲之字。未有訓苦者。卽以玉篇爲據矣。此由寫者以二句相似因互訛耳。

醢字。玉篇又一說云。醢醢也。或作醢。是醢亦通醢。與醢醢爲一物三名也。然玉篇醢亦蒲桂切。與唐韻蒲計切同。與醢亡一切不同。蓋顧氏謂醢字通作醢。不謂醢字亦兼飲酒俱盡義也。醢下云私宴飲也。玉篇祇云私也。承用常棣毛傳。然則許君以私說

醜再以宴飲說私。遞相訓釋。本是兩句。段氏所說。正合許意。而改易其文。則不得其句讀也。○又案私宴飲也。嚴氏據諸引。以此為字林。而謂說文本作酒美也。案玉篇。餽私也。酒美也。知酒美為兼義。如或以為正義。則當與醇醪為伍矣。自醕以下十一字。皆飲酒之字。不應有酒美之字。又食部。餵。燕食也。醜。私宴飲也。常棣。毛傳。醕。私也。兩私字。皆備言燕私之私。燕食與宴飲一義。餵從食。故云食耳。其下即引飲酒之餵。是不但食也。毛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飲。知醜與私皆燕之別名。小雅。如食宜餽。說文無餽字。蓋以餵醜攝之。集韻。餵或作餽。醫下云。毆。惡姿也。小徐作恚醫之性然此。二句一義。下句申上句。天下之精於一菟者。其性多乖戾。醫其一也。蓋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亦其性本泥。乃精小道耳。又云。得酒而使。從酉。二句一義。使如君臣佐使之使。藥中用酒者多也。非謂醫愛酒。如段氏說也。○醫字似當以酒正。四飲為正義。而以食醫疾。醫為借義。酒正注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醕為醴。凡醴酌釀。醕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疏曰。從毆者。去羽。從酉者。去水。案此則注疏。疏者。去水。案此則注疏。

君以為會意也。抑司農之說。酒正以內。則而曰醫與臆亦相似。上言音聲與酒相似

案此說似誤。祇當是從酉毆聲。不當以為從省。亦不當如許。字皆本作酒。字皆本作醕。酉

則此亦謂音聲相似也。釋文臆，本文作醜，說文無醜字，或亦借臆爲之。陸氏所引又本，或未可據。

或許君亦謂四飲之醫，當用臆之借字乎。

已下云已爲蛇亥之古文，下云亥爲豕，或十二肖屬，是時已有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所引說文，近人以其爲唐本也。往往信之以改今本，然不可信者居多。謹分別說之。五經文字之可信者，僖下云見虞書，與說文人部說合。窮下云古孝反，見考工記力救反，見春秋。足徵分窮窮爲兩字之誤。冪下云與冪同，足知說文不收冪之故。鬻下云說文字林竝作𦉳，知所見本無鬻。今本依禮增之也。帑下云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金帛所藏乃後人以字林改說文也。繼下云從繼反，絕爲繼，足正今本之誤。全下云從亼下工，今經典相承用下字，或作全，訛亦足正今本之誤。我下云從戈從手，手古垂字。繭下云從帛，帛音繇。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說竝見前，其不可信者，𦉳下云作𦉳，訛然從𦉳聲，自諧無取乎加言也。羹羹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之羹，或係後人羸入。若羹字必不可解，費誓作柴誓，玉篇柴柴同出，而引說文自在菜下也。寂下引說文，然說文作宋，辭辭辭下云上說文，中古文，下籀文。案說文辭有籀文辭，不受也。辭有籀文嗣訟也。安得合爲一字。又下山危反。

行遲也。此說文又字音義也。又下云竹几反。後至也。此說文又字音義也。部首既譌。而兩部中字遂無不訛者。是可以彖字證之。夂部有平。彖從又從平。其理爲順。又部無平。若作彖。則下半從非字之平。其理不順。再以舛部證之。設說文兩部互訛。則字當作舛。其部當在夂部後。不當在又部後。再以又久久三部次第證之。三字相似。其形遞減。若又久久爲次。則不足見意。𠃉部云音遷。說文作𠃉。案說文有𠃉無𠃉。旁旁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省邪增邪。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益盍下云上說文案說文作𠃉。豈可以大爲久。久古冰字也。九經字樣之可信者。焜下云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焜。今經典相承作燬。案爾疋釋言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疏引方言齊言焜。廣韻同。然則郭氏旣云齊人語。則爾疋本是焜。火也。引詩亦本作焜。與說文同。後人以今詩改之耳。此足證爾疋之譌。亦足證說文有燬之爲後人增也。鬪下云說文從二夂。夂音戟。足徵屈字之爲後增。泉畏下云鬼頭虎爪人可畏也。知說文篆本作𠃉。今本乃仿隸體改之。且云虎爪人較今本多人字。乃爲賅備。吾前謂畏從虞省。蓋不誣也。其不可信者。書名字樣從手不從木。已知其字學之疏。故其

誤倍于張氏。案榛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案說文。案栗榛蕪。初非一字。棊刊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棊識刊削亦非一字。扑下云。說文。作撲。案說文。自作支。又卽是手。卜聲。固同也。筮互下云。上說文。下隸省。似今本互字。係後增。然互象形。必是古字。且桓字從之也。禮下云。說文從冊。與夢英同。蓋別本。豐乃祭器。冊則典冊。意不甚協。積古齋嘉禮尊作𠄎。案𠄎與𠄎形似。蓋本作𠄎。小篆加口爲豐。猶𠄎。加山爲豐也。忼亢下云。易曰。忼龍有悔。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忼。慨也。是忼卽今慍字。又引易者。乃借義也。亢。人頸也。是亢卽今吭字。豈可比而同之。又豈可不指言易。而泛言經典。將經典亢字。竝當作忼乎。蛇蛇下云。蝮也。上說文。下隸省。案此是隸變。不得言省。且說文正文作它。云虫也。廣韻同。玉篇云。蛇也。卽以重文爲說解。寫下云難也。其例同。雖虫下云。蝮也。唐氏似不誤。然言各有當。此虫不可以爲蝮也。說見象形篇。緡絢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段氏已駁之。輜輜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輜從留。留。在艸部。從𠄎。從田。留。岳之篆。作由。從之者。或作由。苟作輜。是從留矣。與夢英作留相似。舌舌下云。上說文。下俗字。案舌乃昏之隸省。非舌之俗字。高高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鐘

鼎率作高。非由隸省。覓弁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覓之重文。𠩺。隸變作弁。若覓無由省爲弁也。晨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晨爲曞之重文。大火星也。借爲晨字耳。曞曞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案說文。曞。參竝收。參則隸變。何云不同。鼎下引說文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爲木。離爲火。篆文木如此。析之兩向。左爲片。片音牆。右爲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案又易以下。蓋唐氏語。然旣象析木。又分爲片。片則是會意矣。騎牆之見也。說文亦無片字。𠩺。要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本非從女。案要自由𠩺。𠩺變之。𠩺變而者。猶𠩺。𠩺變粟也。下半本從女。𠩺字與說文𠩺不同。變爲夙者。殆初變爲夙。如𠩺。變恐也。又縮之。斯成夙耳。𠩺下云。按周禮。女子入于春橐。男子入于罪𠩺。𠩺字故從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案說文隸有篆文隸。出變爲士。敖字亦然。只是隸變。何足致訾。然猶得曰重文後增。唐本所無也。至於隸字在隸部。安得從又。持米。且春橐乃與米字黏連。而秋官罪隸所司無芻禾之事。與地官舂人橐人。全無交涉。特以女子二句儷語。附會爲說。得不謂之迂謬乎。大抵唐宋人所

引說文或彼此不同。或一書而屢引不同。可知其時別本甚多。不歸一律。直由魏晉以後傳述說文者。不知爲說經之鈐鍵。而視爲雜湊之字書。故有許君不收之字。而以意增之者。不解許君之說。而以意改之。或以字林改之者。是以爾雅疏所引赤字說。陋謬不通。亦謂出自說文。然則張氏唐氏所引。猶之此也。豈盡闕其讀書粗疏乎。

道光丁酉三月二十二日始輯此書。百日乃畢。割裂竄易數過。又艸一過。十一月十二日乃畢。已閱二百三十日矣。十月中攜至掖。以質翟君文泉。文泉曰。拙著隸篇。但從舊說之是者。不加駁難。君何以不然。余曰。是吾所望而不至者也。說文駁伯山二事。嘗疑其非許君語。然而不能學者。則體例致然。既非注釋全書。而偶摘一事言之。不出所以說之之故。則人不知所謂矣。且著書者。每勇於駁古人。而怯於駁今人。謂今人徒黨衆盛。將羣起而與我爲難也。然使羣起難我。我由之講其非。以趨於是。則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義之詞相難。則人皆見之。而我亦無所失矣。況乎螢光自照。蟻封自高。得之所得。聊爲怡悅。詎謂與斯世競短長哉。許書故在。請自研窮。我之說。或能啟翼之。非謂竟可障蔽之也。知我罪我。或可

與許君遙質之爾王筠記

補正

此說不及我說之直捷取其集思廣益耳

五葉前
十行

積古齋平安館所收漢鐙皆膏鐙也其銘皆作鐙

十一葉
後一行

二徐本兩體金刻皆有又有斤斤斤斤斤斤諸體我說無徵

十五葉
後一行

今之耳食者皆緣此語作附益字者皆以坴為正體不知說文亦作

附作付又不知左傳傳于許之借傳假借之途廣矣何其拘墟也

十八
葉前

嘯賦注云籀文為𦉳在欠部選注所有者此兩事而已

十九葉後
十二行

積古齋習鼎
鐘鼎癸字有此五形

二十葉
前六行

積古齋用寶千
師遽敦既生霸

西

是用為卯酉字者齊

者○惟酉為古酒字也故酉從之酉部之尊古器銘作

西是用為酒字

然正考父鼎季嬭鼎寔鼎嘉禮尊周壺皆作

西寔尊寔

招觚作

西師旦鼎作

占作

西門枝

父舟罈作

西康鼎作

惟酉是酒故可以尊盛之也

但古銘卯酉字無一作卯者則當以爲假借。二十葉
前十行
五經文字之作在代宗大厯九經字樣之作在文宗開成皆在開元
文字既行以後且張參與李少溫同時將毋用少溫所改之說文乎。
二十四葉
前五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初製版

景說文釋例 (全一册)

定價 國幣 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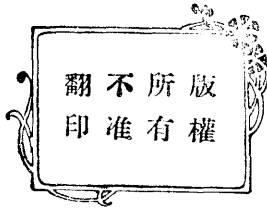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廣 注 古文辭類纂

桐城 姚鼐選纂 精裝二冊

姬傳先生爲桐城文派正宗，其文宏肆緊嚴，源流兼賅，學者風從。本編所選：溯自昭明文選，而下如唐文粹、文苑、宋文鑑、明文典諸書。全書凡七十四卷：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所選各家之文，最爲謹嚴。全書用仿古字版排印，詳加評註，以便讀者。

實價一元四角

寄費掛號
二角三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405B

5660